中国古典谴责小说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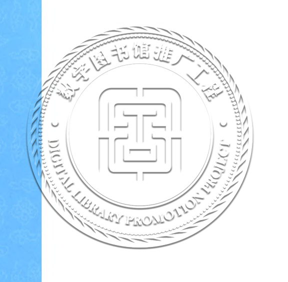
九尾龟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古典谴责小说精品

警世阴阳梦
儒林外史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孽海花
老残游记
九尾龟（上、下）
繁华梦（上、下）
宦海沉浮（上、下）
荒唐世界（上、下）
生财有道
睡狮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古典谴责小说精品

九　尾　龟



下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谴责小说精品/王伟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2

ISBN 7-5059-3205-5

Ⅰ. 中… Ⅱ. 王… Ⅲ. 古典小说：暴露小说-中国-选集 Ⅳ.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888 号

书　　名	中国古典谴责小说精品（1—12 卷）——九尾龟（上、下）
作　　者	（清）张春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威　刘伟　刘晖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保定满城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860 千字
印　　张	35.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05-5/I・2424
全套定价	500.00 元

第 87 回

卖风情陌路遇萧郎
感华年高楼圆好梦

只说章秋谷被那两位太史公留着吃了晚饭，忽然想起贡春树约他在阿娟那边吃酒，便苦苦的辞了出来。两位太史公留他不住，只得由他。

章秋谷大踏步走将出来，出了抚署头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贡春树寓所。一路慌慌张张的走过来，到了道前街，想着抄小路走近些，便回过头来，抄入南面一条巷内。这个时候已经八点多钟，路上十分黑暗。章秋谷心中性急，便不顾好走不好走，低着头放开脚步，飞一般的向前直冲，猛然听得对面马蹄声响，耳边有个人吆喝一声。章秋谷抬起头来，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对面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也是飞一般的直冲过来。那马把头一昂，早已碰着章秋谷的肩项。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躲避不及，退让不来，这个骑马的人，一时又叫勒不住，这匹马正在放开四蹄，腾云驾雾的一般向前跑去，哪里收得住！眼看着十分危险，两下都急出一身冷汗来。好个章秋谷，真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把身体往后一仰，伸出右手来，霍地把马口内的嚼环揪住，轻轻的一个转身，早已转到马头的左首，把手内的嚼环用力一拉，那马便停住四蹄，屹然不动。秋谷睁开双眼看那马上的人时，只见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穿着一身时式的衣服，面上显着一副油滑

样儿。秋谷伸过左手，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这个少年身体一歪，坐不住鞍鞯，扑的跌下马来。秋谷正要骂他几句，忽听得对面一家人家的门内发出一种轻清婉妙的声音，低低的叫一声“好”。章秋谷听了这一声脆生生、娇滴滴的声音，好似那乳燕呢喃，春莺宛啭，不由得心中一动。闪过眼光往对面仔仔细细的看时，恰好这个地方，有一个路灯闪闪烁烁的照着，只见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余岁的女子，朱唇半启，香脯微开，眼波莹莹的，正对着秋谷细看。却生得不长不短的身材，不瘦不肥的态度，云鬓宝髻，皓腕纤腰，润脸呈花，圆姿替月。比赵家之飞燕，宜喜宜嗔；方洛浦之灵妃，倾城倾国。掩着半个脸儿，立在门内，后面还立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丫鬟。章秋谷不看犹可，一看了这个女子的样儿，觉得眼光一闪，好似一道电光射将过来，闪闪烁烁的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来。一时间，章秋谷的眼睛里头，好像有十百千万个美人的影儿，前后左右的耀着他的视线，登时一个心七上八下的，在腔子里头乱跳，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从心窝里头发越出来，把那方才的一团烈火，都不知化到哪里去了。只得勉强定一定神，对着那骑马的人正色说道：“你跑马有跑马的地方，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马项上又不带响铃，就是这样的横冲直撞，你难道不懂规矩的么？今天幸而遇见了我，没有受伤；要是撞着了别人，哪里有这般急智！闹了人命出来，你又怎么样呢？”秋谷口中虽然在那里和人说话，一双眼睛却不住的望着门内溜过来。那女子见了，知道秋谷已经有意，对着章秋谷低颦一笑，飞了秋谷一个眼风，却故意别转头去，举起一双纤手，把头上这云鬓慢慢的整理一番。这个时候，章秋谷心中的快活，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不出来。秋谷只觉得心花怒开，心窝奇痒，浑身四肢百体无一处不畅快，四万八千毛孔无一孔不熨贴，比那寒士登科，穷人暴富，觉得还要快活些儿，哪里还顾得和那骑马的人说话？那骑马的人在旁边看了这个情形，也觉得十分好笑，便对着章秋谷说道：“我

的马项上虽然没有响铃，你的走路却也太慌迫了些。我们两下都有不是，也不必再去提他。”依着这个骑马的人的意思，无故被章秋谷在马上掀了一跤，心上好生不服，还要想和他理论几句，但看着章秋谷这样的身材灵便，手脚玲珑，晓得他一定是个精通拳棒的惯家，便也不敢去惹他。说了这几句话儿，便不问情由，腾身上马，把缰绳一拎，这马放开四蹄向前便走，口中高声说道：“得罪得罪！我要先走了，今天这一撞倒便宜了你，你一个人在这里吊膀子罢！”

章秋谷心上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个骑马的人和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儿，只呆呆的看着那门内这女子。两下眉来眼去，卖弄风情，直至那骑马的人上马走了，说了几句取笑话儿，方才抬起头来看时，听得马蹄得得，只看见一个影儿早已走了一大段路。秋谷自己也觉得心中好笑，只见那门内的女子也用手帕掩着樱唇，对着他嫣然巧笑。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知道大事将成，心上要想一个和她说话的法儿，却一时想不出来。只见那女子对着秋谷，瓠犀微露，媚眼横斜，举起手来做了一个手势。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计，竟大踏步走进门来，对着那女子笑道：“对不起，请问一声，刚才我不见了一点儿小东西，给那马平空的一冲，不知落到哪里去了，可好容我在这里找一找么？”说着，便抢步过去，深深的一躬到地。那女子也不回礼，只微微一笑，背转脸去。红上桃腮，春生宝靥，口中说道：“这个不妨，只顾请便就是了。”那丫鬟在背后插口说道：“倒客气得很。”那女子举起手来，轻轻的打了丫鬟一下道：“不许多说。”

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便故意蹲下身去，两手在地上乱摸，渐渐的一步一步直挨过来，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脚下。章秋谷趁势撩起她的裙来，把一只左手在她脚上碰了一下。那女子“格”的一笑，口中说道：“在这个地方规矩些儿，不要这般罗唣。”秋谷也笑道：“在这个地方要规矩些儿，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不规矩呢？”那

女子听了，一言不发，瞪了秋谷一个白眼，回转身来，往里便走。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色胆如天，竟是不分好歹，跟在那女子的后面闯将进去。那女子虽然觉得章秋谷跟在自己后面，却头也不回，带着丫鬟一直的走进去。

章秋谷跟进门内，仔细看时，原来不是大门，好像个人家后门的样儿。那女子放轻了脚步，走过一层院子，转一个弯，便是一个扶梯，那女子走上扶梯。秋谷大着胆子，也跟上去。到了楼上，章秋谷举目看时，见是一并三间的屋子，上首一间，垂着门帘。那女子掀开门帘，走了进去。章秋谷也走进来，又是深深的一躬。那女子到了这个时候，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低着头还了个万福，背着保险灯远远的坐下。

秋谷到了房内，先看屋内的样儿，只见一张楠木大床朝外摆着，不多的几张桌椅，疏疏落落的排着，梳妆台上却排着几部小书，笔砚瓶花，位置放得十分齐楚。上首一带略略的有几件箱笼陈设，当门排着一张小小的条桌，上面还摆两盆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怡荡，衬着这个灯下的美人，名花倾国，相映生辉。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觉得一个身体有些虚飘飘的样儿，如入天台，如登仙府，便不分好歹，走过去拉了她的纤手，拉她立起身来，向灯下并肩立着。再从头至脚的看时，只见她头上低低的挽着一个髻儿，插着不多的几件簪饰，穿一件密色皮袄，衬一条玄缎长裙。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一捻凌波，纤不容握，穿着一双宝蓝绣花的弓鞋，绚丽非常，丰神绝世。真个是说不尽的千般婀娜，写不出这万种风流。章秋谷见她羞怯怯的低着头，不肯开口，便先问她的名姓，方才知道她姓楚，小字叫做芳兰。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朝她又打一躬道："我章秋谷的一双眼睛阅人多矣，从没有遇见你这样的一个人。真是天上神仙，人间珠玉！"芳兰听得秋谷这样的赞她，便回眸一笑，对着秋谷低低的说道："你不要只管打恭作揖的，做这许多怪相，人家要说你是痴子的。"秋谷紧紧的一把

搀住了她的手，觉得兜罗一握，入手如绵，口中还对他说道："别人叫我痴子，我一定的不答应。惟有你就是叫我痴子，我也很高兴的，还恐怕我没有这般的福分呢。"

正说着，忽听得下面人声喧嚷起来，好像有三五人的脚步声音，望着楼上，直走进来。章秋谷吃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认着又是什么仙人跳，有意诱他进去的，便推开了芳兰的手，揎拳捋袖的要相打下楼来。芳兰一把把他拉住道："不要紧，你不用着急，这是我父亲在外面回来。他们都不到这间房里的，你只坐在这里不要声张就是了。"

秋谷听了她的话儿，便悄没声儿的坐在那里，不敢开口，心上却还很有些儿疑惑。侧着耳朵往下面听时，果然听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会，却没有一个人上来。只听得有人说道："老爷回来了，给老爷预备点心。"听得有个人答应一声。又听得有个人叫"来来"的声音，又有几个人答应"嗻嗻"的声音。闹了一会，渐渐的没有声息。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暗想："这个样儿，一定是个本省的候补官，所以有这般势派，但是他女儿为什么又是这样呢？"想着，便问芳兰道："方才回来的可是令尊么？"芳兰点一点头。秋谷道："你们令尊是什么班次，想来是这里苏州的候补人员了。"

不料章秋谷一句话儿刚刚出口，芳兰早忽地变了脸儿，烦恼起来。一霎时粉面生红，蛾眉紧蹙，对着秋谷把手摇了两摇，默然不语，眼波溶溶的好像要流下泪来。秋谷见了她这般模样，便也不好再去问她，两个人默然相对。秋谷又放出眼力，细细的注视她的面庞。只见她虽然皓齿明眸，雪肤花貌，却眉目之间明显着一段牢骚，十分幽怨，好像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暗想："方才问她父亲是什么功名，便登时心上这般不高兴起来，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等会儿待我来把她好好的盘问一番，看她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想到这个地方，觉得芳兰这般模样很有些儿可怜，更兼见她含情带恨，脉脉无言，眼眶中噙着两行珠泪，好似

那风吹杨柳，雨打芙蓉，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正是：三生慧业，一见倾心，刘郎之丰度依然，凤女之深情如许。琛钗暗堕，春融翡翠之衾；宝髻宵慵，香暖珊瑚之枕。有分教：巫云楚雨，十年小杜之狂；玉软香温，一枕高唐之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88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贡春树开筵宴良友

且说章秋谷和楚芳兰邂逅相逢，良缘偶会，这一夜的恩情美满，鱼水和谐，海誓山盟，缠绵缱绻，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些故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只讲章秋谷过了一宵，早是红日东升，鸡人报晓，秋谷恐怕迟了不能出去，便急急的起身。芳兰也不留他，只握着秋谷的手说一声："后会有期，前途保重。"说到这里，那声音早有些哽咽起来，咽住了喉咙，说不下去。秋谷见了，不觉牵动了自家的万斛愁肠，半生心事，也陪着她凄楚起来，便安慰她道："我们以后还可以想着法儿，大家见面，你不必这个样儿。"芳兰也不开口，只对着秋谷摇一摇头。秋谷摸不着头脑，便在身上取出一张仁和的庄票，刚刚五十块钱，放在芳兰手内，口中说道："这一点儿，算不得什么，你留着赏人用罢。"芳兰一见秋谷手内的一张银票，不知又是怎样的平空凄楚起来，眼圈儿红了一红，止不住泪珠滚滚，就如断线珍珠一般，往下乱滴，呜呜咽咽的对着秋谷说道："你若把我还当个人，请你不要把我这般糟蹋。我这般命苦，难道你还忍心糟蹋我么？"说着，几乎要放声哭将出来。这一下，把个章秋谷也说得十分难过起来，想着天壤茫茫，置身无地，青衫落拓，红粉飘零，扬意不逢，知音难得，才名画饼，忧患如山，就也不知不觉的洒了几点英雄眼泪。

停了一回，芳兰含着一汪珠泪，把那一张庄票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对着秋谷说道："你还是走罢，在这里挨一会儿也不中用，倒弄得两下心中难过。"秋谷听了，觉得还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儿，又恳恳切切的对着芳兰说道："你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为什么我昨夜这般问你，你咬定牙齿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的风来？我们两个人一番相遇，也算是个意外的姻缘，你有什么心事，什么话儿，何不讲出来？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或者我有什么可以出力的地方，也未可知。不是我自己夸口，我章秋谷一身侠骨，万斛奇才，无论你身上再有什么天大的事儿，也要为你想一个万全的方法！"芳兰听了，叹一口气道："多谢你的盛情，肯为我这般的出力。但是我的事儿是苦在我自己的心里，叫做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就是和你说了，也没有什么法儿。我只恨着我自家命苦。两年以前，没有遇着你这样的一个人；到了如今，也是无从说起的了。"说着，只见她把牙关一咬，貌然决然的对着秋谷说道："你去罢，我不留你了！"

秋谷听了芳兰的一番说话，觉得一字一句里头都含着无限的辛酸，迸着许多的血泪，心上已经明白了几分，知道她自家心上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说不出来。想着她不肯要钱，又不便勉强她，要想送她一个戒指罢，秋谷向来又是不带戒指的。想了一想，便从身旁取出一个金表来，表上还带着一条黄澄澄的金练，递在芳兰手内道："你好好的收着，算个我们的纪念罢。"芳兰看也不看，口中说道："你方才送我五十块钱，我尚且不收，如今又送起金表来。你把我当作什么样人？难道我也是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只晓得向你要钱不成？"这几句话倒把章秋谷说得闭口无言，只得转口说道："这是我错了，这是我错了！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么样呢？"芳兰听了，便把秋谷手内用的一方全白丝巾拿了过来，放在自家袖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丝巾换给了秋谷；又在自己手上脱下一个赤金嵌宝的戒指，也替秋谷带在左手小指上，叮嘱他不

要送给别人。秋谷见了，只得在表练上解下一个全绿的翡翠猴儿来，放在芳兰手内。芳兰方才受了，又催着秋谷快走。

秋谷看看表上已经将近八点钟，没奈何，只得一步懒一步的要走。芳兰握着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道："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两个人后来再得相逢。我们两人要好一场，我只有一句话儿相劝，你是个读书人，家里头只要有一碗粥吃，千万不要出去做官；就是连粥都没得吃，情愿在家里头饿死，也千万不要出去做官；你若是记得我这个人，务必把我这几句话儿到处劝人，叫人知道这个官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说到这个地方，说了半句，再也说不下去，眼中又流下泪来。秋谷看了，实在代她凄惨，却又找不出什么话儿劝她，见那丫鬟立在旁边，眼圈儿也揉得红红的，秋谷便从袋内取出十块钱给她，口中说道："昨天辛苦了你，你拿去买些花戴罢！"一面说着，一面把手内的丝巾为芳兰揩拭泪痕。芳兰珠泪纵横，玉容惨淡，停了一停，方才长叹一声道："咳，苦呀！"这一声好似那巫峡哀猿，衡阳孤雁，章秋谷听得十分酸鼻，不由得又落下泪来。芳兰一言不发，放开了秋谷的手，把手指着扶梯，叫他下去。章秋谷一步一回头的走下楼来。那丫鬟在前领路，喜得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后门，那丫鬟便自掩门进去。

章秋谷走到街上，回过头来看时，楼阁依然，玉容深掩，倾城何处，梦境都非，心上觉得十分怅惘。低着头往前走去，走了几步，又抬起头来看时，只见六扇黑漆大门，和那昨夜的后门，也隔得不多几步。大门上贴着一张朱笺，写着楚公馆的几个字儿，上面还写着许多官衔。秋谷见了，把舌头一吐，心上已经明白了五六分，便急急的走回贡春树寓所来。

贡春树刚刚起来，洗脸漱口，见了章秋谷，便嚷道："你昨天晚上往哪里去了一夜，害得我在阿娟那里直等了大半夜。一班客人都空着肚子等你一个人，究竟是个什么原故？"秋谷听了，微微

的一笑道：“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很。你且不要乱嚷，等一回儿和你慢慢的说。”贡春树听了，走近身来，把秋谷脸上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回，笑道：“我看你的样儿，一脸的不尴尬，既带着一团高兴，却又有些牢骚郁勃的样儿。一定是昨天晚上到仓桥滨去寻你的老相好，吃了败仗回来了。”秋谷笑道：“你不要这般混说，难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汇票不成？”春树听了，呆了一呆，不晓得秋谷讲的是哪一路的话儿，一时顿住了口，说不出什么来，只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的脸儿。章秋谷见了他这个样儿，只笑得拍手打脚的，口中说道：“今天你也居然有给我难倒的时候？”贡春树实在不懂什么叫做打汇票，只得也笑道：“今天算我输了，你且把这‘打汇票’的三个字儿细细的给我讲一讲。”秋谷哈哈笑道：“你也总算是个上海的老白相，怎么‘打汇票’的这句话儿都不懂是什么讲究，真是个不中用的饭桶！怪不得金小宝要说你中看不中吃呢。”春树听了，不觉脸上红了一红，道：“这句话儿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金小宝自己告诉你的不成？”秋谷把一个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口中说道：“岂敢！不是小宝自己朝我说的，难道是我说谎不成？”贡春树不听这句话儿犹可，一听了这句话，脸上越发的红起来，把秋谷呸了一口，道：“你这个人真不是个好人！”秋谷见春树有些当真着急起来，不由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你不用这等疑心。虽然小宝对我实在有这句话儿，却是我和她两下取笑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儿。我和你这样的交情，决不剪你的边。方才你自己说我到老相好那里去打了败仗，如今我不过回敬了你几句，你就要急得这个样儿。难道只许你和我取笑，不许我和你取笑不成？”贡春树听了，自己也不觉好笑起来，对着章秋谷说道：“算了，不用说了，就算我说你不过，怕了你如何？”秋谷道：“你本来说我不过，为什么要就算？”春树道：“你这个人，怎么一个字眼儿上都不肯将就些儿吃一点亏，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罢？”秋谷道：“这是如今世界上优胜劣败的公理，没有什么

说的!”春树道:“优胜也罢,劣败也罢,你且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细细的和我说来!”

秋谷方才把昨天遇着芳兰的情节,一字不遗的和贡春树说了一遍。贡春树方才明白道:“原来你果然有了这般奇遇,今天罚你在阿娟那里吃一台酒,罚你的无故爽约。你道如何?”秋谷道:“罚我吃台把酒算不得什么事情,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说着,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如何的盘问她,芳兰如何的死不肯说,临走的时候,芳兰又是怎样的依依不舍,好像以后不能见面的一般,一一的和贡春树说了。又道:“看她的丰姿体态,绝没有一丝一毫轻贱的样儿。不知她心上究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没奈何方才把她逼到这般田地。但是既然如此,要和我再图相会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听她的口气,又像有什么阻碍一般。难道第一次没有阻碍,第二次倒有了阻碍么?你为我想一想,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原故?”贡春树听了,心上也觉得很是诧异。两人猜想了一会,终久猜想不出来,便也只得由他。章秋谷的心上究竟还觉得有些依恋,一时撒不下来,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紧要的大事一般,很有些儿闷闷不乐,连午饭都不高兴吃,只略略的吃了些儿便放下了。

到了晚上,依着秋谷的意思,还要到芳兰那里去候她,希冀她和昨天一样出来。贡春树因为已经约好了一班朋友,再三的不肯,硬拉着他望庙堂巷阿娟家里去。秋谷一面走着,一面口中说道:“这个地方,都是些候补人员的公馆,怎么会住着这样的人家?”春树道:“苏州地方,那些半开门的私窝子,门口贴着个公馆条子,假充候补官公馆的多得很呢!”说着,已经走到一家门首。看看大门上,倒也贴着一张公馆条子,上面写着“余杭马公馆”的几个字儿。贡春树便当先走进。秋谷同春树的几个朋友也跟在后面走进来。走过了小小的三间花厅,便是三间上房。春树不分好歹,领着众人直闯进去。只见房间里头空空的不见一个人。春树高声叫

道："客人来了，怎么人都没有，快给我滚一个人出来！"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早听得房后莺声呖呖，转出一个丽人，正是：春风无恙，可怜白纻之歌；旧雨不来，辜负蓝桥之约。不知出来的是什么人，下文交代。

第89回

闯房间流氓横索诈
惩无理名士怒挥拳

且说贡春树正在嚷叫"滚出一个人来",早听得房后莺声呖呖,转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丽人。未曾走到,早有一股香水的味儿和着那一阵的脂香粉气,芬芳馥郁的直透入众人鼻观中来。秋谷见了,知道一定就是阿娟,只见她轻移莲步,慢拢湘裙,直走到贡春树的面前,故意嗔道:"阿贡,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啥格滚出来勿滚出来,倪倒一径覅滚过歇,勿晓得那哼格滚法,请耐滚拨倪看看!"说罢,回转头来,把一双俊眼前后左右的四围的飞了一转,方才把手掠一掠头上的鬓发,对着众人笑道:"各位老爷请坐哩。"章秋谷听了,便先叫一声好。阿娟又飞了章秋谷一眼道:"倪是勿好格,请俉笃各位包涵点。"章秋谷也打着苏州白讲道:"阿呀,耐勿要客气哩,依仔倪看起来,是样样好,式式好,格末叫好得来呒淘成。"阿娟听了,把头一扭道:"好哉好哉,勿要勒浪钝哉。耐格位老爷,啥实梗格介。"秋谷也不再说,只是上上下下的细细的看她。只见她穿一件铁青色摹本缎的皮袄,下面衬着一条品蓝绉纱的裤子,湖色缎子的弓鞋不盈四寸,蛾眉掠月,宝髻堆云,丰采惊鸿,佩环回雪。那一双俊眼就如一泓秋水一般,秋剪双瞳,横波欲活,一颦一笑,顾盼生姿。虽然算不得什么倾城倾国的丰神,却也态度鲜妍,容光飞舞。暗想:"贡春树的眼力总

算不差，但是和昨日的芳兰比较起来，却还觉得差了些儿，赶她不上。”正想着，忽听得阿娟开口对他说道：“格位老爷尊姓，阿就是章老爷？”秋谷还没有开口，春树在旁边接下去说道：“不错，这位就是章老爷。”阿娟道：“阿呀，章老爷，昨日仔啥勒勿来介？阿贡搭仔几花客人，等得来大家格肚皮才要饿杀快。阿是倪间搭小场化，章老爷勿肯过来？”秋谷不等她说完，便指着她的脸道：“你这个人真有些岂有此理！”阿娟听了不懂，道：“啥格岂有此里、岂有此外介，倪才勿懂哩！”秋谷道：“姓贡的和我们一样是客人，为什么你见了他，口口声声的叫他阿贡，难道我们就不是客人么？”阿娟听了，对着章秋谷把嘴一披道：“阿呀，章老爷勿要扳倪格差头哩。”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外面许多脚步的声音直拥进来，不由分说，竟一直闯进房内。贡春树和那几个人早吃了一惊。章秋谷不慌不忙，举目看时，只见七八个短衣窄袖的流氓从外面乱闯进来。都是身上单穿着一件皮马褂，敞着了怀，把一条腰带系在外面，一个个揎拳掳袖，怒目横眉，好像要寻人打架的样儿。为首的一个约有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目凶横，对着章秋谷一班人点点头道：“对不起，你们已经来了多时，如今请你们到外面去坐一坐。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开个心儿。你们要是懂事的，快快的给我出去，万事全休。如若不然，哼哼，那时却莫怪我们粗鲁！”有几个客人听了这班流氓的口风，明晓得他是有心寻事，一个个心上都怕起来，立起来站在地下，你看我，我看你的，要想逃走出去。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一面承当！”说着，便向众人喝道：“你们这班奴才，平空闯进来做什么？还不给我快些滚出去！你们睁开狗眼，认认我是个什么样人，不要想昏了你们的头！”章秋谷这几句话儿方才出口，那个为首的流氓早勃然大怒，高声叫道：“你们看看，他倒骂起人来。不给他一个厉害，他也不知道！”说着，便俯身下去，在快靴统里头掣出一

把冷森森、明晃晃的尖刀拿在手内，大踏步走近章秋谷的身旁，睁开两眼，厉声说道："老实对你说，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来的。你们通共出了一块钱来打个茶围，你们打算要坐到什么时候？老子们有的是钱，今天也要来打个茶围，你们好好的出去，是你们的便宜！"说罢，把手内的小刀用力往桌子上一插，只听得铮的一声，那把小刀插进桌子约有一寸深。这一来，把那几个贡春树的朋友吓得魂飞魄散、骨软筋麻，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下直透起来，一个个只吓得浑身乱抖，一句话也不敢说。更兼那一班流氓耀武扬威、七舌八嘴的嚷道："老大，还有这样的工夫去和他讲话，只拖了他们出去就是了！"章秋谷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只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微微的冷笑。那为首的流氓见了秋谷这般模样，心上焦躁起来，便对着秋谷喝道："出去不出去？"秋谷微微的冷笑道："我正要看看你们这班奴才有什么本领。我不出去，看你们这些奴才可有什么法儿？"

那为首的流氓听了章秋谷这般说法，不由得心头火发，鼻孔烟生，抢过来一把抓住了秋谷的胸前衣服，想要撵他出去。早被章秋谷伸出右手，接住了他的手臂，轻轻的一拧。这班流氓本来都是些鸦片烟鬼，大风都吹得倒的，哪里当得起秋谷的神力！被他轻轻的把手臂一拧，拧得他"阿呀"一声，身不由己的跪在地上。秋谷顺手一送，早把他跌了一个狗吃屎，倒在地下，爬不起来。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一齐怒道："什么东西，竟敢这般可恶！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说着，便七手八脚的拥上来。章秋谷见了，觉得实在好笑，慢慢的立起身来，把两手一拦，当头的两个流氓立脚不住，跌倒在地。后面的人看见了，就立住了不敢上来。秋谷哈哈笑道："像你们这般没用的东西，也敢出来讹诈！你们胆大的只顾上来！"一班流氓听了，面面相觑，不敢动手。那起先跌倒的三个也都爬起身来，呆呆的站在一旁。秋谷对他们说道："你们怎么样，怎么七八个人一个都不敢上来？你们这班没用

的奴才，不要在这里现世，快些给我滚你妈的蛋罢！”那一班流氓听了，不敢开口，只得垂头丧气的出来，连那方才插在桌子上的一把小刀都不敢拿，一哄的都走了。

秋谷见他们走了，回过头来看那几位贡春树的朋友时，一个个都吓得屁滚尿流，唇青面白。贡春树站在秋谷背后，虽然也有些心上惊慌，却向来知道章秋谷的本事，料想这几个人不是章秋谷的对手，所以也还不至于十分胆怯。只有阿娟一个人，见那班流氓拥进门来，早吓得香汗淋漓，花容失色，不顾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连忙趁着大家扰乱的当儿，躲进床背后小房里去，和两个小大姐，紧紧的把房门关上，不敢出来。直至章秋谷打退了一班流氓，她在里面听得明白，心中大喜，便开了门出来，对着众人说道：“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坯，也勿知啥格路道，倪拨俚吓得来人也吓杀快！”又对着秋谷说道：“谢谢耐帮仔倪格忙，今朝区得耐勒浪倪搭，赛过救仔倪格性命！”秋谷笑道：“不要说是这两个人，就是来得再多些儿，也不放在我的心上！”贡春树是见惯的，不以为奇，只有那几个人在旁边看着秋谷的样儿，气宇安闲，丰神潇洒，好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般，如今见他三拳两脚的打退了一班流氓，觉得心上十分诧异。大家都对着秋谷说道：“今天幸而秋翁先生和我们同在一起，没有吃他们的亏，如若不然，今天就不可问了。”秋谷也随意谦逊了几句，趁便走过去，拉着阿娟的手道：“你以后不要叫我章老爷，只要叫我一声二少就是了。不信你问阿贡，我在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人，都是叫我二少的。”阿娟听了，斜着眼把秋谷一看，只见他朱唇粉面，猿臂蜂腰，举止安详，丰神俊雅，眉宇之间，觉得另有一种英气，奕奕照人。不觉面上一红，别转头去，口中说道：“晓得哉，格末就是二少。”秋谷又低声对她讲道：“我今天和你打退了这班流氓，你该应怎样的谢我？”阿娟听了，也不开口，只慢转秋波，暗中飞了秋谷一眼，横波一转，脉脉含情。秋谷见了，倒把头低了一低，放开了阿娟

的手，回过身来，刚刚同贡春树打了一个照面。春树对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剪别人的边也还罢了，怎么剪起我的边来?"秋谷听了，也笑道："我和你两个人认得了多年，你几时见我剪过朋友的边?难道我章秋谷也和你姓贡的一般，不顾朋友的交情，一味的混闹不成?"

贡春树还没有开口，早被阿娟走过来，拉着他的手不依道："啥格剪边勿剪边，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倪勿来格。"说着，便坐在春树身上，扯着他一个耳朵，口中咕噜道："倪勿要，耐下转阿要实梗。"春树被她扯住了一个耳朵，扯得他口中叫道："你有话好好的说，不要这般动手动脚。"秋谷对着阿娟笑道："你好好的扯他一下，问他以后还瞎说不瞎说。"阿娟果然听了章秋谷的话儿，用着气力把他的耳朵扯了一下，扯得个贡春树抱着头，直跳起来，口中乱叫道："耳朵耳朵，扯掉了耳朵是没有价钱的!"阿娟一面格格的笑着，一面口中说道："啥人叫耐实梗呀，耐下转阿要实梗瞎三话四哉!"春树挣脱了阿娟的手，连忙走过一边道："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我又不来管你的闲帐，你何必就要这般着急?"阿娟听了，不由得着起急来，红着脸，赶过去要和春树不依。春树见了，连忙抱着头逃过这一面来，对着阿娟把双手乱摇道："算了算了，总算我的不是，讲错了一句话儿。我还要留着耳朵摆个样儿呢!"一句话，把大家都说得笑起来。阿娟也笑道："耐自家勿好哩，耐下转阿敢哉!"春树朝着阿娟恭恭敬敬的打了一躬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小生不是!"说得秋谷哈哈大笑，对着阿娟道："他既然这样的自家认错，你就饶了他罢!"阿娟听了，方才一笑走开。春树见了，又拍着手道："到底章二少说的话儿，比我灵应得多。"阿娟瞅了春树一眼，道："狗嘴里勿会出象牙，啥人来理耐呀!"

春树正要开口，秋谷止住道："时候已经不早，叫他们摆起台面来罢!"春树听了，便和阿娟说了几句。两个大姐走过来，调开

桌椅，摆上菜来。原来苏州的规矩，私窠子是没有什么摆酒不摆酒的，有时候客人要摆酒请客，便自己去叫菜。今天这一席菜是贡春树在三雅园叫来的，肴馔十分精致。正是：桃花春水，谁家有蛱蝶之图；珠箔银屏，何处是天台之路？要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第 90 回

银汉仙槎刘郎惆怅
秋风莼菜张翰归来

上回书中说着章秋谷和贡春树在阿娟那边晚膳，一时间，觥筹交错，履舄纵横。那几个客人，也每人叫了一个和阿娟一样半开门的私娼。只有秋谷不认得这些人，无从叫起，贡春树要为他代叫一个，秋谷执意不要，也就罢了。当下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直闹到三更左右，方才散席。大家都辞了主人先走，只有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已经微微的有些醉意，还坐在那里。只见阿娟走过来，和春树咬了一回耳朵。春树沉吟一会，道："一时找不出地方，搬到哪里去呢？"秋谷听了，不晓得他们说的什么，便问春树道："什么搬不搬的，你们哪一个要想搬家？"春树听了，便把这里头的情形和秋谷讲了一遍。

原来苏州地方的规矩，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开着一个门面，每每有许多地方上的流氓跑到堂子里头去，想她们的好处。一班倌人见了这一班流氓，一定要送他几块钱，还要对着他们说上许多好话，方才肯好好的出去；如若不然，这班流氓就要糟蹋她们的房间，得罪她们的客人。这班客人，都是一班有身家的，见了这班流氓，如何不怕？自然大家都吓得不敢再来。这些流氓一味的拚命混闹，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拿着了钱才罢。除了租界上的堂子，这班流氓怕吃巡捕官司，不敢去闹，其余城里城外的

那些开堂子的人家，都是他们的衣食饭碗。这些倌人见了那班流氓，没有一个不是怕得心惊胆战，非但一毫不敢得罪，而且还要好好的敷衍他们。若是那一班半开门的私娼，本来没有多少客人走动，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也就没有法儿；万一个给他们打听了出来，一定也要带着几个人进来罗唣，想要讹诈客人们的钱。阿娟住在这个地方还不到一年，所以起先他们还不知道阿娟是个私娼，如今被他们晓得了风声，便大家闯进来，想些好处。不料刚刚碰着了章秋谷，非但想不着好处，倒反吃了一个大亏。但是一时间虽然有个章秋谷挺身出来把他们打退，慢慢的他们一定要来翻本。到了那个时候，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这里保护她们，只剩了阿娟一个人，哪里受得了他们的糟蹋！所以阿娟和春树计议，要想搬到阊门马路上去做个幺二住家。春树想着，一时找不出这样的一处房子，有些踌躇起来。

当下春树和秋谷说了这个缘故。秋谷想了一想道："也不必搬到城外去，你不是有几间房子在胥门里头么？现在正还空着，没有人住，你何不就借给她住了？将来有起事来，你是个房主人，也可以出来讲话的。"春树想了一会，点一点头道："这个主意倒也不差。只得暂时搬去，避过他们的耳目也就是了。但是这班流氓地痞是到处有的，万一搬了过去，又有人去吵闹起来，这便怎么样呢？"秋谷道："那倒不要紧，只要客人们出进的时候，自已小心些儿就是了，哪里顾得许多？就使再有流氓闹事，你如今是她的房东，也可以出来说几句话的。"春树听了，觉得秋谷的话不差，便打定了主意，又和阿娟说了些体己的话儿。秋谷要催着他回去，春树道："时候已经不早，我们大家在这里借个干铺罢。"秋谷听了，拿出表来看时，果然已经三点多钟，便依着春树，在阿娟那边借了一夜干铺。到了明天，贡春树要请章秋谷到仓桥滨高桂林家吃酒，曾太史和邓太史两个人又写了一封信出来，约秋谷进城吃饭，秋谷一概都回了不去。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两位太史公，只

说已经动身回去。

秋谷自己一个人却走到道前街巷内楚公馆的大门外面，来来往往的走了数十余次，要想候着芳兰出来，见她一面，再续前缘。哪里知道呆呆的等了多时，只看见有几个家人出入，连芳兰的影儿也看不见。一直等到二更以后，方才无精打采的回来。到了第二天，又去那里候她，刚刚走到楚公馆的门口，心上吃了一惊。只见大门上挂着红绸，中间的屏门开着，大厅上点得灯烛辉煌的，却静悄悄的不见有什么人。秋谷在门外踱了一会，想不出什么原故，见门口没有人，便轻轻的蹑步走进。早听得有几个人的声音，在门房里头谈论得十分热闹。秋谷侧耳听时，只听得一个人的声音说道："我们老爷做起事来，总有些鬼头鬼脑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原故。你们想，今天小姐出嫁，总算一件喜事，为什么要这般藏头露尾的，不叫同寅们知道？好像把小姐送给人做姨太太的一般，你想可奇怪不奇怪？"秋谷听了这几句说话，心上好似触着了电一般。再仔细的听下去时，又听一个人说道："我们老爷真是瞎了眼睛，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给这样一个姑爷，又黑又丑，还是一脸的大麻子，走起路来，一只脚又有些拐的。老爷不知怎样的平空拣中了他，不知小姐看了这样的姑爷，心上怎样的烦恼呢。"说着，又听得一个人接下去大声说道："你们讲的都是些隔壁帐的话儿，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我们老爷的性情，本来最是势利不过的，见了他有财有势，所以连忙要把女儿嫁他，将来一则好向他借几个钱，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自己弄个差使。只可惜我们这位小姐这样的才貌，却嫁着了这样的丑人，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口里去了！"众人听了，都哈哈的大笑起来。

章秋谷听到这里，心上早明白了七八分，觉得一股酸气从丹口底下直冲到鼻子里来，一个心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么味儿，也不再听下去，大踏步走了回来。真个是银汉仙槎，桃花人面，牵

牛西北，孔雀东南，凄凉巫峡之云，懊恼高唐之梦，红楼隔雨，魂销梦尾之春；珠箔飘灯，肠断相思之字。章秋谷当下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来，春树见了，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秋谷懒懒的也不开口，便上床睡了。这一夜的千般别恨，万种离愁，螺肠九回，蛛丝百结，思佳人而不见，望秋水兮萦回，这些情思，也不必去提他。

只说章秋谷在家里头动身的时候，预先和太夫人说明，说到苏州去一两天就回来的。如今在苏州一连耽搁了五天，还要想到上海陈文仙那边去打个转身。算起日子来，已经十分急促，便别了贡春树，立刻上了轮船往上海去。轮船走了一夜，天还没有亮，就到了上海。秋谷在大餐间里头直睡到八点钟方才起来，一直赶到陈文仙那里。文仙迎着笑道："我只道你今年不来的了，你倒居然没有失信。你们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么倒都肯放你出来？"秋谷把别后的事情约略告诉了陈文仙一遍，只瞒了苏州的事情没有提起。秋谷坐了一回，便问起陈文仙年底有多少开销。陈文仙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这里倒没有什么开销，就是年底下要用几个钱也看得见的。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帐，以及你堂子里头的酒帐局帐，只怕通算起来，倒也不少呢。"秋谷故意假作吃惊的样儿，口中说道："我这一次来，一个大钱都没有带，这便怎么样呢？"陈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你看你看，又来了这样的假话，只好对着人说上一次两次，人家或者还有些相信你的话儿，到了后来听得惯了，耳朵里头的老茧都听了出来，哪里还有人相信？我劝你不要这样的装腔作势罢！"秋谷听了，自己也好笑起来，便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银票交给陈文仙道："我今天就要动身回去。一班朋友那里，我也不去惊动他们。还有那些店帐和堂子里头的帐，我核算起来，大约差不多也有七八百块钱，你等他们来了发票，便一一的和他们算清了，省得拖欠他们的钱。堂子里头，这一节本来不多，只有公阳里的陆丽娟、西鼎丰的梁绿珠有几台

酒、几个局，你叫车夫去抄了局帐来，就叫车夫送去。我今年自从娶你进门以后，堂子里头没有去住过夜，所以没有欠什么钱。”陈文仙看着秋谷，微微一笑道：“只怕不见得这样的克己罢。”秋谷也笑道：“看你这个样儿，难道要我跪下来赌一个咒不成？”陈文仙道：“你们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儿，见了家里头妻妾的面，一味的甜言蜜语，拚命哄骗，等到转过身来，便把方才的话儿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秋谷道：“我向来不会骗人的，你看我平日之间可曾骗过什么人？况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我又何必要骗你呢？”陈文仙听了，笑了一笑，也不开口。秋谷又问她新年里头要钱用不要钱用。陈文仙道：“我一个人住在上海，要用什么钱？自从你回去以后，我通共只出了一回门，是出去买洋货的，连马车都没有坐过一趟。你不信，只看那马车行的帐单就是了。”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欢喜，却故意说道：“新年上没有什么事儿，虽然我不在上海，你一个人也好出去坐坐马车，吃吃大菜，或者戏园子里头去听听戏，借此消遣消遣，开个心儿。不要呆呆的坐在家里，闷出病来，倒不是顽的。”陈文仙道：“我本来不喜欢这些顽耍的事情，况且你不在这里，我一个人出去，有什么兴趣？”秋谷听了陈文仙这般说法，自然甚是放心，匆匆忙忙的叮嘱了陈文仙几句，便上了原来的轮船，赶回苏州，又乘上常熟的轮船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了。

太夫人见秋谷回来，不免还要埋怨他几句，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秋谷随口掩饰了几句，便过去了。秋谷到了家里，少不得要料理年事。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还有许多亲戚请秋谷去吃年酒，一连应酬了半个月，方才清静些儿。光阴如矢，日月如飞，早又过了一个二月，这位章秋谷在家里住得腻烦起来。勉强过了一个三月，实在忍不住，便又禀告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顺便算些帐目。太夫人心上本来不愿意秋谷出去，但是眼见他恹恹悒悒的，过了一春，提不起一些高兴，恐怕他闷出病

来，便轻轻易易的一口应允。秋谷大喜，便急急的赶到上海来。正是：桓司马重来灞水，风景依然；习凿齿再到襄阳，山河无恙。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又有什么事情，下文交代。

第 91 回

开花榜名妓占鳌头
掷金钱瘟生游北里

且说章秋谷得了太夫人的允许，再到申江。崔护重来，觉得殊有些人面桃花之感。章秋谷这边的事权且按过一边，在下做书的再提起一个人来，把他的事情讲给看官们听听。

只说东方小松自从到了广东之后，两广总督李制军很是器重他，请他办理摺奏。刚刚李制军衙门里头有一位总文案，却是个广东候补道，姓陶，单名一个继字，表字伯瑰，本是浙江山阴人，和方小松是亲戚。这一回李制军下了一个札子，委他到上海去采办军装。这位陶观察也久慕上海是个有一无二的繁华世界，满心想要去见识见识。但是陶观察这个人也是个没有阅历的土老儿，上海地方从来没有到过，知道方小松是久住上海的人，便托他介绍几个本地的朋友。方小松便写了两封信给他，一封是给章秋谷的，一封是给辛修甫的，信里头的话儿，无非是说陶观察现在到上海采办军装，托他们两个人推情照拂。陶观察收好了信，便禀辞了李制军，上了轮船，不一日，早到了上海。在三洋泾桥泰安栈占了一间官房，便带了小松的信来找辛修甫和章秋谷。刚刚章秋谷已经回去，只有辛修甫还在上海。

在下做书的做到这里，便忽然又有一位爱说话的朋友来反驳在下道："你前集书中的东方小松，明明是复姓东方，为什么你的

书中有时候叫他东方小松，有时候叫他方小松，难道一个人有两个姓不成?"在下哑然笑道："你这位老先生，光景没有吃过花酒，到过堂子罢!"那位宝贝听了不懂道："我和你讲的方小松，怎么牵到吃花酒上去了？堂子里头的花酒我虽然没有吃过，我还记得几年之前，有人同着我去打过一个茶围的。"在下听了，止不住哈哈的笑道："原来如此，那就怪不得了！你不晓得上海堂子里头的规矩。譬如这一个客人姓方，那班倌人自然叫他方老爷，或者叫方大少。若是这个客人的姓有两个字儿，那班倌人嫌着两个字儿的姓叫得不顺口，便和他截掉一个字儿。比如这个客人双姓东方，倌人们有些事儿就叫他方大少，或者这个客人双姓欧阳，倌人们就叫他阳大少。这位东方小松在堂子里头的时候，一班倌人大家都叫他方大少，所以在下做书的，也就省一个字，把他写作方小松。古今来中国外国都有省文的一条规例，并不是在下做书的自相矛盾，前后不同。算不得什么漏缝，你老先生不必费心。"那位朋友听了，方才闭口无言的去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这位陶观察到了上海，虽然没有什么熟人，却是大家都知道这位陶大人是从广东来采办军装的。就有一班洋行里头的滑头买办想要招揽生意，便大家都去拜他，又大家请他吃花酒，吃大菜，看戏游园，开口大人闭口大人的，拼命恭维，百般巴结，把这位陶大人巴结得十分欢喜，一个身体虚飘飘的，好似在云雾里头一般。这班人又荐了两个倌人给他：一个叫做姚红玉，住在东荟芳；一个叫做薛金莲，住在福致里。姚红玉听了别人的说话，说这位陶大人是广东来买军装的，只要巴结上了他，一定有些好处。姚红玉便尽心竭力的巴结这位陶大人，不上几天就落了相好。只有薛金莲虽然做着陶观察的生意，却只是冷冷淡淡的样儿，并不十分巴结。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有些厌故喜新的脾气，虽然和姚红玉有了相好，却嫌她过于迁就了些，不上一个月，早已有些厌了，一心一意的要转薛金莲的念头。

说起这个薛金莲的出身来，本来是个大兴里的野鸡妓女出身：模样儿既不见得十分俊俏，身段也不见得怎样轻盈；既不会应客飞觞，又不会调丝度曲。却不知怎样的交了花运，做了几年野鸡妓女，却生意十分兴旺，慢慢的倒也积了些钱。这薛金莲既有了钱，便居移地、养移体，无缘无故的平空想升起长三来。好在薛金莲有的是钱，便在福致里租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房子，铺起房间，拣了一个日子，烧路头进场，邀了那一班做野鸡时候的老客人来，吃了几台酒，倒也十分热闹。无奈那一班老客人都是些上不得台盘的，也有机器厂里头的机匠，也有马车行的马夫，哪里有什么钱？常常的吃花酒，一时又找不着什么别的客人。只有一个恩客是广东香山人，姓郑叫做郑小麻子。薛金莲和这个郑小麻子虽然十分要好，无奈郑小麻子也是个穷光蛋，拿不出一个钱的。薛金莲见生意清淡，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这个时候，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在那里要出花榜，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那主笔点头应允，临走的时候，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头拣了几张钞票出来，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那主笔接了，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请高升些，请高升些！"薛金莲听了，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那主笔接了过来，满心欢喜，把那几张钞票翻来覆去的数了一遍，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口中说道："你只顾放心，这件事儿交给我，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儿就是了。"薛金莲听了，点一点头，连送也不送，由他自己去了。隔了不多几天，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个一甲第一名状元。那几句评语里头说得十分热闹，什么藐姑仙子无此清扬，越国西施逊其都丽。上海的一班人看见了这张报纸，觉得很有些儿诧异。上海的事情，就是取一个花榜状元，也要论些资格的。如今这张报上平空把薛金莲取做状元，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人，

便哄然一声，你也去叫，他也去叫。也是薛金莲的花运当阳，财星发达，这一班叫她的客人，大家都十分赏识她：不说她不会应酬，却说她很有些儿大家丰范；不说她不能唱曲，只赞她还带着些闺阁娇羞。这样的一来，就一传十，十传百的，把一个薛金莲高高的抬到天上去了，连薛金莲自己的心上也有些不相信起来。

说也奇怪，讲起薛金莲和郑小麻子两个人的历史来，真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原故？看着薛金莲这样的一个人才，上海滩上不要说长三书寓，就是野鸡幺二，面貌比她好的，也不知多少。却不知怎样的，一班客人都把她当作天仙化人一般，只要和她有过相好的，一个个都是魄荡魂迷，心输意服，也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再说起这个郑小麻子来，更加奇怪。大凡上海滩上的倌人，只要是风头十足，有些[illegible]蓄的人，哪一个不要做个把恩客，自己寻寻开心。但是倌人们不做恩客便罢，要是做起恩客来，自然总要拣个把少年貌美的客人，方才合着她们的意思。这个郑小麻子，生得一个五短身材，两个眼睛抠了进去，一个鼻子高了起来，一脸漆黑的麻子。这样的一副尊容，却又不知怎样的，偏偏对了薛金莲的胃口，把他当做天字第一号的恩客，并且还讲明以后嫁他。这个郑小麻子，非但一个大钱没有，而且还要常管着薛金莲，不准她接客。偏偏的薛金莲看看这个不对，看看那个不对，单单的看中了这样的一个郑小麻子。无论什么事情，都肯听他的话儿。这个里头，也不晓得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依着在下做书的摹拟起来，这两个人虽然外才不足，或者内才有余，一个就是那鸡皮三少的夏姬，一个就是那大阴专车的嫪毒，也未可知。

闲话休提，只说薛金莲的应酬功夫虽然不见得怎样的周到，却当了几年的野鸡妓女，阅历的客人多了，一见了陶观察的面，便料定了陶观察的性情，你越是待他冷淡，他越是转你的念头。更兼薛金莲这个时候已经很有几个钱，虽然知道陶观察有钱，也不去想他什么念头。偏偏这个当儿，郑小麻子要想娶她回去，拼命

的和一班客人吃醋，不许她留一个客人。所以陶观察死命的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薛金莲只是含含糊糊的，也不答应，也不回绝，弄得个陶观察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枉是着急非常，不得到口。若是换了别个人呢，也就丢开了她，再去想别个的念头了。偏偏这位陶观察又是十分拙性，只说薛金莲的骨气不差，一定要想弄她到手。一连吃了十几台花酒，碰了七八场和，又送了她一个金刚钻戒指。薛金莲虽然受了他的戒指，谢也不谢一声，还只是这般冷冷的样儿。

陶观察没有法儿，只得来托辛修甫，要请他在薛金莲那边做个说客。辛修甫哪里肯答应？只对他说道："我看你的相待薛金莲，也算得尽心竭力的了，怎么薛金莲的待你，总是这样爱理不理的样儿？看起来一定是她心上不愿意和你要好。你有了钱，哪里不好做个相好，何必一定要做她呢？"陶观察听了，呆了一会，方才说道："据我看来，她的待我，也不见得怎样的冷淡，或者你的心上不欢喜这个人，所以觉得她有些不合，也未可知。"辛修甫听了，暗暗好笑，却当着面又不好十分的驳他，只得含含糊糊的说道："照你这样说来，或者是我一时看错，也是讲不定的。"陶观察又道："今天我想在薛金莲那里吃个双台，再约几个人碰两场和，为她绷绷场面。但是我在这里不认得什么人，要请你为我转请几个客人。"修甫听了道："转请几个客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我去牵马拉皮条，那是我一生一世没有学过这个行业。这个生意还是请你照应了别人罢！"陶观察听了，也觉得好笑，只得对他说道："你不肯便罢，我也不敢勉强，但是等会儿晚上的局，你自己一定要到的。还有王小屏和陈海秋，请他们一起过来。"修甫听了，点头答应。陶观察便先去了。原来小屏、海秋都是辛修甫介绍和陶观察相见的，相见之后，大家倒十分投合，所以陶观察在薛金莲那里吃酒，也把他们请在一起。正是：桃花轻薄，才开半面之妆；柳絮颠狂，又作漫天之舞。要知后事如何，但听下回交代。

第92回

红倌人安心施巧计
曲辫子拼命害相思

且说陶观察在薛金莲那边请客，辛修甫为他代请了几个客人，一同走到福致里薛金莲家。只见陶观察和着几个人，正在那里碰和，见了辛修甫进去，连忙立起身来招呼。有几个和陶观察不认得的人，都是辛修甫邀来的，彼此通过了姓名，便又凑了一场和，两边打得十分热闹。辛修甫素来不爱碰和，便随便坐下，留心四面一看：只见房间里头只有几个娘姨大姐在那里应酬，却不见薛金莲的影儿。修甫暗想："这个时候还早得很，难道已经出了堂唱么？"心上想着，口中也不去问他。坐了一会，一个人觉得无聊得很，便对陶观察说道："你们在这里碰和，想来还有一会儿，我到西安坊去去就来。"陶观察听他要走，连忙立起身来，一把拉住了，再三留他坐下。

辛修甫走不脱身，只得转过身来，看着他们碰和。看了一会，八圈渐渐的碰完。辛修甫留心看那薛金莲时，依旧不见出来应酬，心上就觉得很有些诧异。暗想："哪有客人来碰了八圈麻雀，倌人还不出来应酬的道理？"忍不住便悄悄的问陶观察道："怎么我们来了多时，八圈牌都完了，倌人还不出来应酬，是个什么原故？"陶观察听了，呆了一呆，方才说道："或者是她出局去了，也未可知。"辛修甫笑道："堂子里头哪里有这般规矩？就是出去应局，也

要到客人面前招呼一下，打个转身。哪有一声儿不响就去出局的理？”陶观察想了一想道：“或者她没有出去，在里面有什么事情罢。”辛修甫道：“那越发岂有此理！倌人们挂着牌子做生意，应酬客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要是客人来了不肯应酬，又做什么生意呢？”陶观察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只搭讪着叫娘姨们摆起台面来。一面请辛修甫和众人写好局票，发了出去，一面起过手巾，请那一班客人入席。那一班客人，连着陶观察自己算上去，通共十一个人，今天的酒，本来是个双台，十一个人坐着，还是十分宽绰。辛修甫见大家已经坐定，薛金莲依然不见出来，那班娘姨连一句客气话儿也不说，径自上来斟酒。陶观察倒还没有什么，辛修甫和陈海秋等一班客人见了她们这般怠慢，一个个心上不快活起来。辛修甫实在熬不住了，便冷笑一声，对着那一班娘姨道：“你们先生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们来了半天，没有见着你们先生的面！只怕上海地方的堂子没有这个规矩罢。”那班娘姨听了辛修甫发起话来，大家都呆呆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不出一句话来。停了一会儿，一个娘姨方才开口说道：“对勿住陶大人搭仔各位大人，倪先生来浪吃饭。”修甫听了，又冷笑一声道：“我们来了这大半天的时候，难道你们先生一径在那里吃饭的么？一顿饭要吃到这个时候，你们先生真真是个饭桶了。”几句话，把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一个大姐听着辛修甫的口风来得厉害，便回转身来，一直跑下楼去，直等到客人叫的倌人一个个都到齐了，还是不见薛金莲的影儿。

一班客人个个都觉得有些气忿，有几个不好意思发作出来，只有陈海秋十分性急，便嚷着说道：“客人们差不多都要散了，怎么倌人还不见出来，这是什么原故？”陈海秋叫的东尚仁范彩霞，坐在陈海秋后面，把陈海秋拉了一把道：“勿要哩，别人家格事体，阿关得耐啥事？嘆嘆喤喤吵勿清爽，用勿着耐实梗格起劲碗。”陈海秋道：“你不晓得，我们已经来了半天，连倌人的影儿都没有见

着，要不和她顶真一下，她还把我们这班客人都当作一些儿不懂的曲辫子呢。”范彩霞听了，把嘴一披道：“好哉好哉，勿要勒浪像煞有介事哉。”

正说着，薛金莲从外面走了进来，见了陶观察和辛修甫等一班客人，也不开口，扬着个脸儿，待理不理的把嘴唇皮略略的动了一动，也算打过了招呼。辛修甫见了薛金莲出来，以为她一定要说几句对不起的客气话儿，或者在众人面前斟一巡酒，胡弄局儿的过了场面，也就过去了。哪知她坐在陶观察背后还没有坐到五分钟的工夫，“霍”的立起身来，对着陶观察只说得一声“倪出堂唱去”，竟自头也不回，转身便走。满台的客人见了薛金莲对着陶观察这般模样，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儿，一个个都眼睁睁的看着陶观察，又不好意思问他。

陶观察见薛金莲走了，倒一些儿没有怪她的意思，好像没有这件事的一般。辛修甫本来在那里和龙蟾珠讲话，见了薛金莲这样情形，实在气她不过，冷笑道：“好大架子的倌人，我倒从来没有见过。等会儿等她来了，我倒要来问她一下，吃把势饭的人懂规矩不懂规矩！”陶观察起先听了陈海秋的一番话儿，心上已经有些不很高兴，又被辛修甫这样的一说，心上更不舒服，只得对辛修甫道：“我们当客人的人，逢场作戏，原是出来寻开心的。倌人们应酬不到，做客人的只要原谅些儿，也就是了，何必这样的顶真呢？况且我们赏识的是她的人，不是赏识她的应酬，就是应酬差些，却也不妨。我劝你将就些儿，不要挑她的眼罢。”这一席话儿夹七夹八的，只把一个辛修甫气得个发昏章第十一，对着他说道：“我原是和你代抱不平，为你争这一口气儿。你既然自家愿意这般，那也不必说起。本来人家捉你的瘟生，与我什么相干？”陶观察听了，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只支支吾吾的说道：“你们不要只顾一味的说她不好，其实她也有她的好处。据我看起来，她那一派的形容举止，很有些儿良家女子的样儿。”辛修甫不等他说

完，早哈哈大笑道："罢了罢了，我也不来管你们的闲帐，你也不必这样的掩耳盗铃！"正还要说下去，忽然一阵香风，早见姚红玉急急忙忙的走进来，宝髻垂云，蛾眉掠月，不施脂粉，只淡淡的在嘴唇上点一点胭脂。走进来就坐在陶观察背后，玉容寂寞，半晌无言。陶观察正在一肚子的不快活，见她来了，就盛气对她说道："客都散了一半，你还来做什么？"姚红玉抬起头来，把两个指头在陶观察头上一推，咬着牙齿说道："耐格个人……"说了一句，就咽住不说，眼中早掉下泪来。停了一停，方才说道："耐自家想想，良心到仔陆里去哉！"陶观察听了她这般说法，究竟抚心自问，有些对她不起的地方，便也淡淡的安慰了她几句，姚红玉便起身走了。辛修甫见时候不早，便同着他的相好龙蟾珠一同到西安坊去，大家一哄而散。

陈海秋新做了个范彩霞，也在那里想转范彩霞的念头。这个范彩霞更比不得薛金莲，是个大名鼎鼎的倌人，和那四大金刚的名气差不多，哪里看得上陈海秋这样一个人？但是范彩霞平日之间，最爱的是姘马夫、姘戏子，在客人那里千方百计弄来的昧心钱，依旧给那一班马夫、戏子骗得干干净净，更兼她向来服饰奢华，用钱挥霍，一年的进款哪里够她的用度？拖了一身的亏空，再也弥补不来。这个陈海秋是范彩霞那里用钱最多的客人，所以范彩霞当着他的面儿，却也不肯得罪他，只不叫他近着自家的身体。凭着陈海秋怎样的用钱，总不肯露出一个字儿留他过夜。陈海秋想来想去，想了无数的法儿，报效了许多的和酒，只指望范彩霞留他住夜，哪里知道闹了几个月，依然还是一个不成功。陈海秋焦躁起来，他也去寻着了辛修甫，和他商议。辛修甫也想不出什么法儿，想了一回，方才对陈海秋说道："只有这一个法儿，却不知用起来中用不中用。这个范彩霞是著名倒贴的宝贝，现在差不多将近过年，这个宝贝一定是过不去的。你趁着这个当儿，除了还帐之外，格外借给她几百块钱，这件事儿一定到得手来。你说

我这个主意可好不好？”陈海秋听了大喜，便拍着手道：“你的主意果然不差，我就照你这个法儿做去，一定没有不成的！”修甫道：“虽然如此，但是我保是保不来的，只好碰你自家的运气罢了。”陈海秋听了辛修甫的话儿，高高兴兴的竟到东尚仁范彩霞家来。走进房门，见范彩霞一个人无精打采的坐在那里，房间里头连娘姨大姐也不见一个。范彩霞见陈海秋走了进来，勉强赔着笑脸，立起身来，自家动手和陈海秋宽了马褂，拉着他坐下。陈海秋刚要开口，早见娘姨阿金、大姐阿玉两个人勾肩搭背，一路嘻嘻哈哈的笑进来。见了陈海秋，阿金便道：“咦，陈老几时来格？”陈海秋道：“我刚刚来的，你们什么事儿这般高兴？”阿玉听了，又掩着口，吱吱格格的笑起来。

范彩霞皱着眉头道：“勿得知啥格事体实梗格高兴？”说着，便拿过一支金水烟筒，袅袅婷婷的走过去，和陈海秋并肩坐下，亲自为他装了几筒烟。陈海秋见范彩霞忽然这般的要好起来，心上十分欢喜，觉得浑身的骨头都有些痒飕飕的，便顺手把范彩霞抱了过来，坐在自己的身上。范彩霞趁势把纤腰一扭，一个身体便倒在陈海秋的怀中。陈海秋鼻中闻着范彩霞头上的一股头油香气，不觉色心大动，低下头去，脸贴脸的揉了一揉。范彩霞故意嗔道：“勿要实梗哩。”海秋也不理她，只仔仔细细的眯着一双眼睛看着范彩霞的脸儿，目不转睛的只顾呆看。范彩霞被他看得别过头去，口中说道：“啥格好看呀，阿是勿认得倪？”说着，便又格格的笑。阿金在旁边说道：“勿要实梗高兴哉，今年年底下格开销，耐阿曾自家转转念头，勿要到仔格格辰光弄勿落。”范彩霞听了，叹了一口气道：“横竖总归弄勿落，叫倪也呒说法。”阿金道：“陈老搭耐一径要好煞格，耐还是搭陈老商量商量罢。”范彩霞听了，也不言语，只把一个脂香粉腻的脸儿紧紧的贴在陈海秋肩上，瞟了阿金一眼道：“耐倒说得实梗容易，只怕陈老勿见得相信倪呀。”说着，横波斜溜，宝靥生春，向着陈海秋嫣然一笑。陈海秋被她一阵揉

搓，心上早糊里糊涂的，没有了主意。又被她这般一逼，更加心荡神迷，捉摸不定，不因不由的说出几句话来。正是：风情霞思，莺花南国之诗；纸醉金迷，云雨巫山之梦。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93回

花低月亚虚度春宵
凤去台空可怜良夜

且说陈海秋被范彩霞一阵巴结，巴结得十分欢喜，便不因不由的问道："你今年的生意怎么样？核算起来，够开销不够开销？"范彩霞听了，便长叹一声道："勿要说起，房饭铜搭仔菜铜，才欠得一塌糊涂，外势格帐收煞收勿下，格两日倪也呒啥念头转，只好弄到陆里是陆里格哉！"海秋道："你的客人有钱的也多得很，为什么不去问他借几百块钱来开销一下，也就过去了？难道他们还会不答应么？"彩霞听了，把头一扭道："阿呀，耐倒说得实梗容易，耐阿晓得故歇格班客人用起铜钿来，才要称称斤两，格末叫来得精明。俚只要勿漂仔倪格帐，已经算俚好格哉，耐还要去问俚借啥格铜钿，格末勿客气，两个去换俚一个。陆俚有啥个个客人才像耐陈老实梗介。"陈海秋听了这几句话儿，满心欢喜，口中却对她说道："我也不见得一定就怎样的大量，你不要在这里灌我的米汤！"范彩霞道："倪是勿会灌啥格米汤格，要末耐……"说到这个地方，把脸一红，飞了陈海秋一眼，低着头微微一笑。这一笑，就把陈海秋的一个身体酥了半边，动弹不得。又听得范彩霞朗然说道："格号闲话，啥人高兴去搭俚笃说呀。洋钿拿勿着，白白俚坍仔自家格台，想起来啥犯着呀？勿比耐洛勒浪倪搭，赛过搭倪自家人一样，搭耐讲仔，也无啥稀奇！"说着，更把一个身

体，紧紧的往陈海秋怀中贴了一贴，附着陈海秋的耳朵低低说道："耐一径啥格勿来介？倪有几几化化心浪向格闲话要搭耐说。"这一来，更把陈海秋弄得遍身瘫软，好似雪狮子向火，融化了半边，张开了一张大口，再也合不拢来。停了一回，方才向范彩霞道："你有什么话儿，何不趁着这个当儿和我讲个明白？"彩霞听了，暗暗的好笑，本来是随口讲的一句话儿，哪里真有什么话说？只得瞪了陈海秋一个白眼道："耐格人啥实梗性急呀，晏歇点慢慢里搭耐说！"陈海秋听了，这一刻儿的心上高兴，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他不来，只对着范彩霞呵呵的痴笑，笑了一会，方才向着范彩霞道："你过年要借多少钱？只顾问我拿就是了！"范彩霞听了，便道："勿瞒耐说，倪间搭过年格开销，一塌刮仔总要五百洋钿。"陈海秋不等她说完，便接下去说道："五百块钱什么大不了的事，也值得急到这个样儿？"说着，便叫阿金去抄局帐。

阿金走了出来，不多时，拿着一篇局帐走进来。陈海秋接过去看了一看，只见通共三十几台酒，一百几十个局，并不多也有四百块钱的光景。陈海秋看了，便从身边取出一张一千块钱的汇票来交在范彩霞手内，口中说道："这一千块钱，除了你借的五百块钱，还有四百块钱的局帐，这余下来的一百块钱，就算了手巾送礼的开销罢。"范彩霞见了，登时满面天花的伸手过去把票子接了过来，口中却还说道："谢谢耐借仔几化洋细拨倪，总算耐搭倪帮仔一个忙，勿然是今年年底下倪直头一塌糊涂哉。"陈海秋听了，便低低的问着范彩霞道："今天晚上，你打算怎么样呢？"范彩霞听了，不由得春压眉梢，红生宝靥，一言不发的只看着海秋笑。陈海秋又问了一声，范彩霞嗔道："晓得哉！耐格人啥是实梗格介，晏歇点……"说了这三个字儿便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下面相帮高声叫道："姓王格叫到一品香，姓陆格叫到金谷春，姓洪格叫到谦吉里。"范彩霞听了，故意眉头一皱，立起身来，口中咕哝道："格排断命客人，格末叫来得讨厌，倪格碗把

势饭，也吃得恨尽恨绝格哉！”说着，便又去陈海秋耳边说了几句，不知说的是些什么。只见陈海秋连连点头。范彩霞换好了衣服，对着陈海秋道：“陈老，对勿住，倪出堂差去，耐勿许去格啘！”陈海秋道：“你出去应局，料想不是一刻儿的功夫，我去一去再来罢。”范彩霞听了不依道：“倪勿要，耐搭我好好里坐来浪。”说着，回过头来叫阿玉道：“耐搭倪看好仔俚，勿要放俚出去。”陈海秋哈哈的笑道：“好得很，索性把我当起犯人来了。”范彩霞又吩咐了阿玉几句，自己同着阿金走了。

陈海秋坐着等了多时，范彩霞还没有回来。这个时候已经将近年底，堂子里头没有什么客人。陈海秋一个人坐在那里，呆呆的等了又等，等得陈海秋焦躁起来，跳起身来要走，又被阿玉死命的拦住，不放他走。正在扭结固结，忽见阿金气喘吁吁的走了进来。陈海秋以为范彩霞回来了，登时又坐了下来。只见阿金走过来，对着他说道：“先生勒浪谦吉里洪公馆里向代碰和，格格客人格末叫气数，碰仔八圈，倒说再碰八圈，定规要倪先生搭俚代碰。倪先生恐怕陈老勒浪等仔心焦，叫倪赶转来搭陈老说一声。先生说请陈老勿要性急，俚就要转来快哉。”说着，又叫了阿玉，两个人到后房去，嘁嘁喳喳的讲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阿金便要要紧紧的走了。陈海秋本来等得十分焦躁，一定跳起来要走，却听了阿金的几句话儿，不知不觉又软绵绵的坐了下来。又等了一点多钟，看看身边的表时，差不多将近两点钟了，直把一个陈海秋等得意懒心灰，神疲气索。要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决然的走了罢，眼看着这样的到口馒头，觉得有些舍不得。想了一回，心上转一个念头道：“她既然特地叫阿金回来把我留在这里，自然就要回来的，如若不然，她又何必这样的骗我呢？”正想着，阿玉端了一个茶碗进来递给海秋道：“陈老吃一点点杏仁露。”陈海秋正在口喝，接过来一口气就喝了一个干净，歪在炕上，觉得有些睡意朦胧的，上眼皮找起下眼皮来，便不觉朦胧睡去。

这一觉不知怎样的直睡到红日三竿，方才觉得有个人在他身上乱推乱搡的，搡了一回，海秋猛然惊醒，睁眼看时，只见范彩霞和娘姨阿金、大姐阿玉一班人都立在面前。范彩霞一面推着，一面叫道："陈老，辰光勿早哉，啥格实梗好困介？"陈海秋擦了一擦眼睛，坐起身来，心上还有些模模糊糊的，把昨天晚上的事情早忘记了一半。看着范彩霞呆了一会儿，方才仿佛有些记起昨天的事来，却不知道范彩霞什么时候回来，自己又怎样的会一觉直睡到这般时候。想来想去，不得明白，只得问着范彩霞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晚上直等你到四更时候，你还没有回来，不知怎样的我自己也困倦起来，直睡到这个时候。"范彩霞听了，几乎要笑出来，恐怕被陈海秋觉着，连忙别转头去，忍住了笑，打了两个呵欠，方才开口说道："倪拨格个断命的客人，一径要拉牢仔搭俚碰和，煞死格勿肯放，倪心浪向牵记仔耐，几乎急杀快，一直搭俚碰到仔天亮，刚刚完结，倪转来仔也呒拨几化辰光。"陈海秋见了范彩霞这样的一个人婷婷袅袅的立在面前，两鬓惺松，春情满面，那两边颊上隐隐的透出两朵桃花，越显得皓齿明眸，丰神绝世。想起昨日的事情来，自己觉得十分懊恼，暗想："好容易得着了这个机会，看着一个大肥的河鸭盖在锅子里头的，梦想不到会出了这样的岔儿。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红日满窗，料想是不能的了。"便似笑非笑的对彩霞说道："我昨天晚上上了你的当了！"彩霞听了，不觉面上一红，春色横眉，娇羞上脸，走过来附着海秋的耳朵道："耐勿要噪哩，教倪阿要难为情？"陈海秋听了，便不开口，立起身来，胡乱洗了一把脸，便走了回去。

到得晚上，陈海秋一个人又跑到范彩霞那边来，一团高兴的要想在她那里请客。哪知到得范彩霞大房间里头，范彩霞的影也不见，只有大姐阿玉一个人坐在那里。问她先生哪里去了，阿玉把嘴往后面一努道："倪先生来浪生病，耐进去看看俚嘘。"陈海秋听了，十分怪诧。刚才自己走的时候，明明的范彩霞还是有说

有笑的，并没有什么毛病，怎么一会儿的工夫就会生起病来？想着，便自己走到后面房间里去看她。只见范彩霞拥着一条湖色绉纱的绵被，和衣睡在铁床上，娘姨阿金正坐在床沿和她密密切切的讲话，见阿玉同了陈海秋进来，便道："阿呀，格搭地方龌龊煞格，耐还是外势去坐歇罢！"陈海秋道："不要紧，我听见你无缘无故的生病，所以来看你一下，你们何必同我这般客气？"彩霞听了，瞅了阿玉一眼道："倪呒啥病呀，耐末总要实梗瞎说瞎说。"阿玉道："耐自家昨日仔夜里向出堂差受仔风寒，一径勒浪吵肚里痛，倒要叫倪瞎说，倪倒一点点才覅瞎说嚡。"陈海秋听了便问："为什么肚子痛，大约是昨天晚上受了寒罢？"范彩霞摇摇头道："倪格肚里痛是老毛病呀，日常格辰光一径要发格，到仔一个……"范彩霞说道这里，看着陈海秋一笑，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海秋看了，不懂她是什么意思，正待问时，阿金从旁边接口说道："陈老，耐勿晓得，倪先生一径有个痛经格毛病，一个月里向，到仔归格辰光，就要发一转肚里痛格毛病。郎中先生勿知请仔几几化化，总归医勿好。"阿金说到这里，范彩霞伸过手来打她一下道："耐格号人，总归欢喜实梗瞎三话四！"阿金道："陈老亦勿是啥别人，搭俚讲讲，也无啥稀奇碗。"陈海秋听了，心上大大的不高兴，明晓得自己的事儿又是不成功的了，却又不便说出什么来，只得默默无言，闷在心里。范彩霞见陈海秋一言不发，知道他心中不乐，便把纤手对他招招，叫他走过来，坐在自己身旁，和他低低的讲了几句。又对着他笑道："对勿住，只好屁股里吃人参，后补格哉！"陈海秋听了，只得点一点头。又坐了一会，范彩霞催他回去了。

在陈海秋的意思，还只当着范彩霞不是有心骗他，不过自家的运气不通，所以刚刚碰得这般凑巧，指望以后还要和范彩霞怎样的蛱蝶双飞，鸳鸯颠倒。哪里晓得上海堂子里头倌人的伎俩，真真的好似那九尾神狐，通天魑魅，那些哄骗客人的方法，千变万

化，层出不穷。这些做嫖客的人，又一大半都是些曲辫子、土老儿，哪里是她们的对手？正是：碧城十二，苍茫情海之波；弱水三千，缥缈蓬莱之路。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94回

陈海秋痛恨范彩霞
章秋谷重游安垲第

且说陈海秋要想转那范彩霞的念头，白白的借了五百块钱给她，只指望要得些好处，哪里知道中了范彩霞的圈套？花了无数的钱，毛也没有捞着一根。起先还只说范彩霞当病好之后自然相就，还天天跑到东尚仁去看她。

范彩霞的病本来原是假的，一天一天只得含含糊糊的搪塞他。一直到了二十八的这一天，陈海秋也有些觉着范彩霞对着他不是真心，心上十分气愤，一口气跑到辛修甫那边，气呼呼的把范彩霞骗他的事情告诉了修甫一遍，又埋怨修甫道："总是你为我出的主意，如今弄得羊肉吃不着，惹得一身臊，倒上了她的恶当！"辛修甫笑道："主意虽然是我出的，我本来和你说明，保是保不定的。况且这件事儿是你自家不好，所以上了她的当，与我什么相干？"陈海秋听了，跳起来嚷道："原是你出的主意，怎么倒说是我自家不好呢？"辛修甫道："如今世界上的事情，第一贵重的就是金钱，只要有了钱，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做得到的。她们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喜欢的是钱。她银钱没有到手的时候，要想骗你的钱，不得不好好的巴结你；等到银钱已经到了她的手中，就是你吃了她的空心汤圆，你也没有什么法儿。哪个叫你急急的先把五百块钱送到她的手中。她不哄骗你，难道倒哄骗我不成？她们吃把势饭

的，好容易遇见了你这样的瘟生，不好好的敲你一下竹杠，专靠着几个叫局吃酒的钱来开销这个门户，那她们就都要喝西北风过日子了！”陈海秋听了，觉得辛修甫的话实在不差，便道：“这件事情，果然是我一时大意，上了她的当。但是我平空吃了这个亏，难道罢了不成？毕竟要想个法子，把她弄得伏伏贴贴的，自己降心相就，方才出得我这一口气儿。你可有什么主意没有？”修甫想了一会，想不出来，便道：“我在这个里头究竟还是个外行，可惜章秋谷不在这里，他便想得出那些千奇百怪的法儿。他常常对人说道：‘天下的事情，除了穷苦的人没有钱用，害病的人医治不好，这两件事实在没有法儿；别的事情，凭你再是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事，也有法儿好想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人只要有了思想，哪有做不来的事情！’若是他在上海的时候，只要和他商议一下，一定想得出一个主意。如今他既然不在这里，我又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儿，只好随后再说的了。”陈海秋听了道：“你的说话不差。从前我做花筱舫的时候，花筱舫有心和我过不去，就是章秋谷在里头提兵调将，出了个主意，在陈文仙那里碰和，把花筱舫叫了来，大大的责备了她一顿。这件事儿是我生平第一件畅快的事情。如今可惜章秋谷已经回去，若是他在这里，一定要为我出个主意的。”辛修甫忽然失声笑道：“天下的事情真是无独有偶的。你们两个人，真算得一对大大的瘟生！”陈海秋听了，觉得好笑道：“好好的和你说话，你又要取笑起来，像我这样的客人，哪里算得什么瘟生？那位陶观察才是个有一无二的瘟生呢！”辛修甫听了，更哈哈的大笑道：“岂敢岂敢！我说的本来就是那位陶观察的事儿。你们两个人，一个要转范彩霞的念头，一个就想要充薛金莲的恩客；一个受了薛金莲的怠慢，一个就入了范彩霞的牢笼。有你们这样的一对客人，便有她们那般的两个妓女。你们两个人岂不是同病相怜，无独有偶么？”陈海秋听了，实在自己解说不来，只得笑道：“好了好了，不用说下去了！就算我们两个人都是大大

的瘟生，你只把陶观察的事儿讲给我听罢！”辛修甫听了，便把陶观察那一天同着他一同到福致里去还帐的情形和陈海秋一一的说了。

看官，你道陶观察什么事儿？原来陶观察也和陈海秋一般，要想和薛金莲攀相好，薛金莲哪里肯依？陶观察想来想去想不到手，便也想着趁着这个年底的当儿，送一笔钱给她，或者薛金莲感激涕零，竟肯以身图报，也未可知。陶观察定了主意，便邀了辛修甫同去开销局帐。辛修甫听说薛金莲三个字儿，心上便有些不大高兴，却又不好意思不去，只得同着陶观察往福致里来。到了那里，陶观察和辛修甫两个人坐在房间里头，足足的坐了两个时辰，把个辛修甫等得火星直冒，薛金莲方才走了出来。陶观察便从衣袋里头取出两卷钞票，先拣了一卷，递给薛金莲道："我的局帐菜帐，大约不过三百几十块钱，这里头六百块钱的钞票，你且收了。”薛金莲谢也不谢一声，大模大样的接了过去，把那一卷钞票看了一看，又瞅了陶观察一眼，便把那一卷钞票一张一张的抖了开来，在那里一五一十的点。陶观察见了，倒不觉得怎样，辛修甫心上不由得动气起来，冷笑一声道："你当心点儿，仔细看一看，陶大人的钞票都是假的，你不要上了陶大人的当！”薛金莲听了辛修甫的这几句话儿，也有些觉得辛修甫是有心骂她的，便抬起头来，看了辛修甫一眼，把钞票放了下来。陶观察又把那另外的一卷钞票递过去道："这是四百块钱，给你留着新年上用罢。”薛金莲见了，也不伸手来接，只把嘴望着烟盘里头一努道："耐放勒浪末哉！”陶观察见她不肯来接，只得依着她的话放在烟盘里头。薛金莲停了一回，方才冷洋洋的道："格个钞票拿得来做啥？阿是算送拨倪格？”辛修甫听了，不待陶观察开口，早接过去说道："这个自然。不是送给你的，难道是送给我的不成？”薛金莲微微一笑，口中说道："格末陶大人，请耐勿要实梗费心，留仔自家用用罢。倪穷末穷，过年格开销还开销得转勒哩，用勿着耐陶大人实梗要好。”陶观察

听了，心上愕然，不懂薛金莲是什么意思，便道："你为什么不肯受，可是嫌少么？"薛金莲道："勿瞒耐说，倪是用俚勿着，唔笃的贵相好姚红玉极煞勒浪，耐还是拿得去送拨仔俚罢。"陶观察听了，只道她还在那里和姚红玉吃醋，便笑着说道："你的器量怎么这般的狭窄？你自己想想，我待姚红玉是什么样儿，待你是什么样儿，你何必还要同她吃醋？"薛金莲听了，把嘴披了一披，鼻子眼里哼的笑了一声，立起身来，把右手的一个中指一直送到陶观察嘴边，大声说道："阿是倪要搭姚红玉吃醋？阿唷阿唷！耐勿要勒浪瞎三话四哉！倪搭姚红玉末吃啥格醋？啥格叫吃醋？耐倒搭倪讲讲看！倪搭耐亦勠攀啥格相好，为仔啥格事体，要搭姚红玉吃醋介？格号闲话讲出来，赛过放屁，唔笃听听看，阿要像煞有介事！"陶观察平空被薛金莲教训了一顿，并不生气，还是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说道："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总算是我错了何如？"薛金莲听了，又瞪了他一眼道："生来是耐错啘。啥格吃醋勿吃醋，瞎说瞎话！"陶观察听了，又把那烟盘里头的一卷钞票取过来塞在薛金莲手内，口中说道："吃醋不吃醋，不必再去提它，但是这个钱，是我送给你的，你为什么一定不收，可是瞧我不起么？"

看官听着：世上的人，只有嫌着钱少的心肠，哪有倒反嫌着钱多的道理？何况薛金莲是个堂子里头的人，见了白花花的四百块钱，又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哪肯不受？不过平日之间摸着了陶观察的脾气，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明晓得这四百块钱是飞也飞不到哪里去的，落得摆些身份，不要他的，也好装装自己的腔。如今见陶观察这般说法，便趁势说道："格末谢谢耐送仔倪实梗几几化化格洋钿，不过倪有句闲话要搭耐讲明白仔。格个洋钿，是耐自家情愿送拨倪格，倪是从来勠问耐借过歇啥洋钿，耐歇歇点跑出去搭别人家讲起来，只说薛金莲过年过勿落，要问耐借洋钿，格是倪定规勿成功格嘘。"陶观察道："这个自然，我又不是个小孩子，哪里会这样糊涂？"辛修甫在旁边听着薛金莲这些说话，已经

气满胸膛，更兼看着陶观察这般模样，越发气得不可开口，暗想："天下怎么竟会有这种人，糊涂到这般田地？"待要发作几句，忽然心上转一个念头道："他自己情愿受她的怠慢，与我什么相干？更兼这位陶观察是个糊涂蛋，对着他说了薛金莲待他不好，他非但不知感激，而且倒反还要生起气来。我何必自寻烦恼，去管他们的闲事呢？"想到这里，气早消了一半，立起身来，对着薛金莲冷笑道："陶大人有了钱，怕没有地方去用，特地恭恭敬敬的送到你这里来，你何必和他客气，不是落得受用么？"说着，又向陶观察道："你请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儿，我有些小事要先走一步，不得奉陪。"说罢，往外就走。陶观察还想留他，辛修甫回过头来道："我要再在这里坐一回儿，胀破了肚子叫哪一个为我抵命呢？"说着，急急的走了出去，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章秋谷到了上海，便先去看陈文仙。两个人别后重逢，自然是欢畅非常，互相慰问。春云乍展，玉镜刚圆，宝扣亲除，银钩暗荡，证相思于此夜，人面依然；问洞口之桃花，渔郎无恙。秋谷在家过了一夜，直到明日十点多钟方才起来。这个时候正是四月初的天气，春归南浦，绿满林皋，大家都换了单罗夹纱的衣服。秋谷便对陈文仙说道："今天礼拜六，我也懒得出去，我们雇一辆马车到张园里看看如何？"文仙听了，便也点一点头。吃过了饭，秋谷早叫人到善钟马房去雇了一辆胶轮亨斯美快车来，放在门首。秋谷换了衣服，看着陈文仙装饰好了，穿一件白罗夹袄，戴一头翡翠簪环，淡淡蛾眉，弯如新月；盈盈媚眼，静若澄波。慢慢的移步出来，同着秋谷一同坐上车去。秋谷拔出鞭子，理顺丝缰，只把右手的鞭子一扬，左手的丝缰一抖，那马早放开四啼，泼喇喇的向前跑去。新马路到张园本来没有多少路，风和日丽，草软沙平，秋谷的马车一路如飞跑去。到了张园，秋谷循着曩例，把马加上一鞭，抢到安垲第门前停住。秋谷在车上轻轻的一跃而下，陈文仙也跟着下来。秋谷站在安垲第门首，抬起头来四面一望，只

见绿荫遍地，碧草如茵，一阵白兰花的香气夹着晚风，直送到鼻管里来。正是：愔愔夜静，春宵之玉漏方长；款款情深，别后之相思如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95回

当冤桶观察开心
吊膀子张园受辱

只说章秋谷同着陈文仙到了张园。两个人一同走进安垲第去，四围看了一看，见那些男男女女来吃茶的人倒也很多。男的一个个都是画扇轻衫，女的一个个都是纤腰皓腕，来来往往的，十分热闹。秋谷同着陈文仙拣一张桌子坐下，泡了一碗茶，坐了一会儿，觉得没有趣味，便招呼堂倌把茶留下。那几个堂倌本来都认得秋谷的，便诺诺连声的答应。秋谷便同着陈文仙走出来，四面闲逛。到了外面，觉得空气清新，神气为之一爽。秋谷因为自己半年不到这个地方，便抬起头来，细细的四面观看。只见还是那几处的亭台楼阁，花木池塘，并没有添出什么来。秋谷同着陈文仙一面讲话，一面慢慢的向前走去。只见板桥几曲，流水一湾；树底残红，春魂狼藉；枝头新绿，生意扶疏，已经换了一派初夏的景候。各处走了一回，陈文仙只累得香汗淋漓，微微娇喘。秋谷见陈文仙有些走不动，便搀着她的手，一路走回来。已经日色西沉，归鸦噪晚，安垲第门外却马龙车水的拥挤非常。都是那些堂子里头的倌人，一个个敷粉涂脂，争娇斗艳。那天上斜阳的光线一丝一缕的直射进来，飐着这些倌人头上的珠翠，便觉得光华飞舞，耀得人眼睛都有些花花绿绿的，看不清楚。

秋谷同着文仙正走到安垲第门外，将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滔

滔滚滚的一连来了两辆马车。前一辆车内坐着一个四十多岁、方颐大耳、乌须白面的人，看他脸上的气派，好像是个当道贵官的样儿。只见这个人跳下车来，立在门首且不进来，等着后面一辆马车过来。马车里头走出一个满头珠翠的倌人，这个人连忙要上前去搀她，那倌人把眉头一皱，嗔道："勿要哩，算啥介，耐搭倪先跑进去。"这个人听了，恭恭敬敬的答应一声，便依着那倌人的话儿先走进去。这个倌人在外面略略的站了一站，等着那前面的人已经走了几步，方才慢慢的走进来。秋谷见了，对着陈文仙道："这个倌人，分明就是那濂溪坊的薛金莲。怎么对着客人这般模样？"说着，便同着陈文仙跟在那薛金莲的后面，也走进去。见她走进安垲第，四面走了一转，那男子也跟在她的后头。薛金莲在前走着，头也不回，径自拣了一张桌子坐下，刚刚紧靠着章秋谷、陈文仙的那张桌儿，正在章秋谷的对面。那个男子见薛金莲坐了下来，便也想在薛金莲旁边坐下。薛金莲登时变转脸来，把手在桌子上一拍道："耐勿要坐勒倪搭，坐勒格面去末哉碗。"那男子听了，也不动气，连忙就走到旁边一张桌子上坐下。堂倌泡上茶来，那个男子又跑到薛金莲面前，问她要吃什么点心不要？薛金莲皱着眉头道："耐格人总归实梗鸭矢臭，一日到夜吵勿清爽，吵得倪头脑子也涨杀快！"那个男子听了，便又跑到那边坐下，还只顾目不转睛看着薛金莲的脸儿。这些情形都被秋谷、陈文仙看在眼里，文仙悄悄的对秋谷说道："耐看格个曲辫子曲得来！"秋谷看了薛金莲看待客人这般模样，心上很觉得有些愤愤不平，便对陈文仙说道："天下真有这般的奇事！做嫖客出了钱，到堂子里头去顽，原是要寻开心的。都照着这个宝贝的样儿，那就是自寻苦恼了。最可怪的，倌人们吃这碗饭，原不过是为两个钱，怎么薛金莲看待客人竟是这般模样，岂不是笑话么？"陈文仙道："她怠慢她自己的客人，与我们什么相干，何必去管她的闲事？"秋谷道："哪个去管他们的闲事！不过我在旁边看着，心上气愤不过，这般

讲讲罢了。”

正说着，忽见一个倌人从秋谷后面转将过来，丰态清扬，妆梳雅淡，山眉水眼，雾鬓风鬟，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走去，忽然回过头来，把秋谷看了一眼，不觉失声叫道：“阿呀，二少啘，啥辰光来格呀？”秋谷听了，连忙仔细看时，认得她不是别人，就是辛修甫的相好西安坊龙蟾珠，连忙微微含笑的立起身来，招呼她坐下。龙蟾珠又回过头来和陈文仙打了一个招呼，方才就向上首一张椅子上坐下。龙蟾珠向来因为章秋谷是辛修甫最知己的朋友，每逢秋谷同着辛修甫到她院中的时候，龙蟾珠应酬秋谷格外尽心。秋谷在朋友的一班相好中间，最赏识的就是龙蟾珠。说她沉静过人，丰姿出众。如今见龙蟾珠殷殷勤勤的和他讲话，便也随意应酬了几句，又问她这几天可见辛修甫？龙蟾珠道：“辛老有一礼拜勿到倪搭来哉，耐看见仔俚，请俚到倪搭来。”秋谷随口答应了一声。龙蟾珠又道：“二少，耐格贵相知，今年才调仔头哉，一个来浪久安里，一个勒浪迎春坊，看见仔倪一径勒浪问耐呀！”秋谷笑道：“我如今还有什么相好，你说的是什么人？”龙蟾珠笑道：“陆丽娟搭仔梁绿珠，勿是耐格相好，是啥人格相好呀？”秋谷道：“那算不得相好，不过应酬朋友，随便叫几个局罢了。”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得陈文仙在对面咳嗽一声。秋谷不知道什么事情，连忙抬起头来看时，只见陈文仙把嘴往那边一指，秋谷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边台上的薛金莲，对着自己目不转眼的只顾呆看，两只眼睛水汪汪的，腮边颊上早现出两朵红云。秋谷见了，知道她在那里吊自己的膀子，但方才见她待那同来的客人那般怠慢，觉得自己也是个嫖客，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上很有些恨她。凭着她在那里弄眉挤眼的卖弄风情，只当作没有看见的一般，由着她一个人去做作。陈文仙和龙蟾珠看了，把手巾掩着嘴，格格的只是要笑。龙蟾珠忽地对着秋谷悄悄的把手往对面一指，低声问道：“耐阿认得俚呀？”秋谷也低低的说道：“濂溪坊的薛金莲。”

龙蟾珠摇一摇头道："倪勿是说俚呀。格个坐勒薛金莲左首格客人，耐阿认得？俚搭辛老一淘格朋友呀。"秋谷摇头道："修甫的朋友我一个个都认得的，却从没有见过他。或者是修甫近来结交的朋友也未可知。"

看官，你道这个寿头码子的客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在下做书的就是不说出来，看官们也一定知道，自然就是那位广东来的陶观察了。当下龙蟾珠又把薛金莲和陶观察两下事情细细的和章秋谷低声说一遍。章秋谷听了，越发心上有些不舒服，看着对面的薛金莲眉开眼笑，把眼风只顾望着秋谷溜来，秋谷只是洋洋不睬，不去理她，却故意对着陈文仙、龙蟾珠两个人大声说道："我最恨的是那班野鸡妓女出身的倌人，凭你怎样的花运亨通，香名鼎盛，那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总还都带着野鸡妓女的下贱样儿。她自己虽然不觉，旁人的眼睛却看得很清楚！"几句话，把陈文仙和龙蟾珠说得都格格的笑起来，明晓得是有心骂薛金莲的。薛金莲正在那里吊膀子，吊得出神，忽然听了章秋谷这般的一番说话，一句一字好像是有心骂她，枭她的痛疮，这一气非同小可，只气得她目瞪口呆，心窝冰冷，一天的高兴都不知哪里去了。赌气立起身来，往外便走。陶观察见了，连忙也跟了出来，两个人上了马车，一直回到濂溪坊去。薛金莲碰了章秋谷一个大大的钉子，无可奈何，便把陶观察来出气，只说出去坐了一趟马车，有些头痛，埋怨着陶观察道："倪原说格两日探仔牌子，勿出去哉，耐定规拖牢仔倪一淘出去，故歇害得别人家头脑子里向痛煞快。"陶观察见她生气，哪敢多嘴，只低声下气的安慰她。

看官，你道薛金莲为什么平空除了牌子，不做生意？原来薛金莲和那郑小麻子两个人搅在一起，搅得火一般的热，盟山海誓的说要嫁他。好在金莲的娘是亲生娘，薛金莲总算是自家身体。做了五六年野鸡，升了书寓又做了两年，倒也为她挣了不少的钱。金莲一年以前早已和她的娘说明将来嫁人，不要她的身价。如今见

金莲要嫁人，也不好一定怎样的阻拦她，心上却嫌着郑小麻子是个穷光蛋，便和薛金莲说明了，不要身价，只要郑小麻子自己拿出一千银子来做院中的下脚开销，犒赏经费。薛金莲听了，明晓得郑小麻子是一个大钱没有的宝贝，平日的零用都是自己给他的，哪里拿得出这一千银子？自己虽然有钱，究竟一千银子数目大了，白花花的拿出来，也觉得有些心痛。想了一会，便想出一个主意来，立刻叫娘姨金珠到泰安栈去请陶观察，请他即刻就来。陶观察听得薛金莲忽然来请他过去，好似奉着了九重纶綍的一般，连忙飞一般的赶过来。正是：落花有意，空留金谷之春；流水无情，不逐胡麻之饭。欲知后事如何，下文再表。

第96回

借洋钱硬捉瘟生
呼将伯欣逢故友

且说陶观察听得薛金莲叫人请他，心中大喜，便立时立刻的赶到福致里来。薛金莲见了，殷殷勤勤的亲手为陶观察脱了马褂，推他在炕上坐下。这是陶观察自做薛金莲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这一阵巴结，只把一个陶观察巴结得坐立不安起来。薛金莲等他坐了一回，方才对他说道："陶大人，倪今朝请耐来，有句闲话搭耐说，勿得知耐阿肯答应勿肯答应？"陶观察听了，连忙说道："有什么事情怕我不答应？你只顾讲就是了！"薛金莲便走过来，和陶观察并肩坐下，一只手搭在陶观察的肩上，口中说道："倪格两日要嫁人哉，耐阿晓得？"陶观察吃了一惊，连忙问嫁什么人，薛金莲道："就是归格姓郑格广东人，来浪倪搭也是五六年格老客人，故歇夹忙头里，倒说要讨起倪起来哉。依仔倪自家心浪，老实说，有点勿高兴，吃着倪格旡娒已经去答应仔俚哉，故歇也叫旡说法。不过倪来浪间搭欠仔几几化化格债，故歇一塌刮仔才要还，倪旡拨洋钿来浪，格陆请仔耐陶大人来，搭耐商量商量，勿得知耐阿肯搭倪想想法子？"

看官且住，陶观察虽然糊涂，究竟也是个人，天下哪有倌人将要嫁人的时候，还要和客人借钱的道理！况且这位陶观察，在二月里头的时候，想要把薛金莲娶回家去，无奈这件事儿觉得自

己不好出口，特地到浙江原籍去接了太太出来，在大餐馆里头叫了薛金莲的局。这位太太就当面和她说明，说陶观察要娶她做姨太太，身价银子不论多少。哪知薛金莲一口回绝，咬得斩钉截铁，不肯答应，陶观察也无可奈何。以前既然有过这样的一重过节，如今薛金莲要嫁别人，怎么竟会和陶观察当面锣、对面鼓的这段明讲，可不是在下做书的有心掉谎么？但是这件事儿实在是真真实实、的的确确。在下做书的不敢掉一个字儿的谎，这叫做理所必无，情所或有。看官们莫提闲话，且听正文。

只说陶观察听了薛金莲的话儿，凭你再是怎么天字第一号的瘟生，心上究竟有些儿不快，低着头，只在那里沉吟。薛金莲见了，知道陶观察心中不悦，便拉着他的手，低低说道："耐阿是听见仔倪要嫁人，来浪动气？二月里向格事体勿关倪事，是倪格呒娒勿肯答应呀。陶大人，耐勿要来浪瞎转啥念头，老实搭耐说，倌人嫁人，陆里肯告诉别人？倪为仔耐陶大人比勿得别人，一径待倪要好煞，赛过是倪自家人，告诉仔耐也呒啥要紧，陶大人阿对？"陶观察被她一阵米汤灌得满心欢喜，觉得自从在薛金莲院中走动以来，薛金莲总是板起了一副吃生葱的脸儿，耳朵里头从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番委婉温柔的好话，不知不觉的脱口答应出来道："你要多少银子，只顾向我拿就是了。"当下陶观察立刻拿出一千五百块钱的钱票给了薛金莲，又和她亲热了一回，方才被薛金莲催了回去。

隔了一天，薛金莲已经除了牌子，陶观察又跑了来，要和她同坐马车到张园去。起先薛金莲不肯，只说除了牌子，不便出去，倒是她的娘在旁边看不过，催着薛金莲同他出去。薛金莲没奈何，只得同着陶观察坐了两乘马车，到张园去坐了一坐。恰恰的章秋谷同着陈文仙也到张园，他们两个人的情形被章秋谷看得明明白白。薛金莲无意之间抬起头来，猛然看见了章秋谷，觉得这个少年意气非常，风华出众，长眉挹秀，凤目含威，好像眼睛里头从

来没有见过这般人物，不由得心中一动，想要吊起章秋谷的膀子来。哪里知道章秋谷心上正在恨她，哪里还肯和她要好！薛金莲落了一场没趣，口里头又说不出来，这且按下不提。

再说起张园里头的章秋谷来，见薛金莲恼羞变怒的起身去了，不觉回过头来，对着陈文仙和龙蟾珠哈哈一笑。陈文仙和龙蟾珠也笑了一会。章秋谷坐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趣味。见大家都纷纷的上车走了，便也别了龙蟾珠，同着陈文仙上车回来。到了新马路公馆里头，早已是夜气沉山，灯光照夜。坐了不多一刻，忽然听得外面擂鼓也似的敲门，当差的走出去把门开了。早听得陈海秋的声音一路大叫进来道："秋谷兄，怎么你到了上海，不来看看我们朋友，却先去逛起园来，这是什么道理？"秋谷听是陈海秋，便也在楼上急急的走下来，彼此相见，打了一拱，知己重逢，故人相见，自然心上都十分欢喜。陈海秋还没有坐下，便道："你怎么回去了这许多时候？把我们这一班旧时的朋友都撇到脑后去了，是不是？"秋谷道："哪里有这个话！我回去之后，家里有些家事，外面又有些应酬，忙得不得分身，并不是忘了旧时朋友。你有什么话，坐下来讲，怎么尽着站在那里？"陈海秋听了，方才一屁股坐下道："成天的望你不来，把我的眼睛都几乎望穿，肚子都几乎气破！"秋谷听了，诧异道："怎么你望我不来，眼睛几乎望穿也还罢了，怎么好好的会几乎气破肚子，这是个什么原故？"陈海秋摩着肚子，口中说道："不要说起，说起来就气死人！我吃了人家许多的亏苦，一向闷在心里，说不出来，专等着你来了，好为我想个法儿。"秋谷听了，心上已经猜着了几分，知道他一定是在堂子里头吃了亏了，便问道："究竟什么事儿？你且先和我讲个明白。我章秋谷虽然赶不上那黄衫客古押衙，却也自负满腹经纶，一身侠骨，只要可以为你出力的地方，凭你什么天大的事儿，也不在我的心上。"

陈海秋听了，便把自己和范彩霞的事情和他讲了一遍，怎样

的想她的念头，怎样的想不到手，怎样的辛修甫为他出主意，怎样的被她借去了五百块钱，到得后来，终究还是不成功，详详细细，原原本本，说得十分明白。秋谷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道："这件事儿来得十分奇怪，怎么早不出局，迟不出局，偏偏到她留你住夜那一天，就有人要她代碰起和来？这还不是她们做成的圈套，不必说了！但是你平日之间并不一定怎样的贪睡，怎么刚刚的那天晚上你就会糊里糊涂的睡了一夜，直到明天早上才醒呢？况且你那个时候，一个心正在那里七上八落的，预备着怎样的偎红倚翠，又是如何如何的惜玉怜香，哪里就会睡得着？不要是她们叫你睡的罢！"陈海秋听了，一时听不出秋谷话中的意思，便道："你这个话儿错了，我不是个孩子，哪里能由着她们指拨！"秋谷道："不是这般说法，只问你未睡之前，吃过她们的什么东西没有？"陈海秋猛然醒悟，拍着手说道："是了是了，我未睡之前，吃了她们一碗杏仁露。我正心上诧怪，怎么无缘无故，平空这般的死睡起来？这样看起来，是她们有心在杏仁露里头放了什么东西，把我吃得这般沉睡，方才圆得过她们的谎来。你说她们可是这个主意不是？"秋谷道："这个自然，何消说得！但是她们可是这个主意也只好暂时骗你一下，长久下去是不行的。难道你就不会另外想一个法子，上她的手不成？"陈海秋道："不瞒你说，法子也不知想尽了多少，到得归根完结，还是一个不成功。"章秋谷道："你这个人，真真是个大大的饭桶！你在范彩霞那里的资格也算得很老的了，就是想她的念头，也是份内的事情。你只要装着吃醉了酒的样儿，睡在那里不走，或者趁着狂风大雨的晚上赶到她那里去，借个干铺，难道她好把你推了出来么？"陈海秋道："岂敢！这些事儿，我都一一做过的了。我跑去借干铺，她叫我睡在大床里面，叫个大姐睡在中间，她自己和衣睡在床外，要想动她一动都不能的。我有一天又装着吃得烂醉，睡在那里不肯回去，她却叫个大姐把我扶到大床上去睡了，她自己却坐着不睡，拿出一只

牙牌来过五关。娘姨劝她上床来睡，她也不肯，一直等到五更鸡唱，红日东升。我没奈何，只得起来问她为什么不睡，她只说为着我吃醉了，睡在床上，恐怕上床来睡，惊醒了我。我听了也无可奈何，又扳不着她什么错处，一时发作不来。你想叫我有什么法儿呢？”

秋谷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儿，便道：“法子是有一个在这里，但这个时候也不必和你说明。等会儿我会见了修甫他们一班人，再说给你听不迟。但是我昨天到此，并没有出去拜客，你怎么会知道我已经来了？并且还知道我昨天到张园去的呢？你今天可看见修甫没有？”海秋听了，便道：“我正忘了，修甫在龙蟾珠家请你吃酒，我正为着这件事儿要和你商量，等会儿在稠人广众的地方讲起来，我面上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在修甫那里讨了这个差，特地自己赶来请你。现在客人已经齐了，你就赶快同着我一起去罢。”

秋谷听了，便走上楼去，换了衣服。陈海秋本来是坐了马车来的，秋谷便坐了他的马车，同到西安坊来。原来这一天正是礼拜，修甫在龙蟾珠家摆酒请客，王小屏、刘仰正、陈海秋、陶观察等一班人统通都请在里头。龙蟾珠见修甫来了，便告诉他在张园遇见秋谷的事情。修甫听说秋谷来了，不觉大喜，便要写请客票叫相帮到新马路来请。陈海秋听得章秋谷已经到了，格外起劲，便对修甫说了，自己赶到新马路来请章秋谷。当下陈海秋同着秋谷到了龙蟾珠院中，走进房间，见了辛修甫等，大家执手欢然，十分喜慰。秋谷略略招呼了一回，一眼见了陶观察也在这里，想起昨天张园里头的事情，不觉几乎要笑起来，连忙别过头去，忍住了笑，和他打了一拱。辛修甫上前介绍说：“这位就是陶伯瑰陶观察，去年在广东来，有东方小松的信给我们两个人介绍，刚刚那个时候，你已经回去多时，不在这里。”辛修甫说着，陶观察便在身边取出东方小松的信来，递给秋谷，秋谷接过来看了一遍。大

家都说了几句客气话儿，方才一同坐下。正是：瘟生无用，浪挥曲院之金；名士多情，又入笙歌之队。以后还有许多事实，章秋谷初到天津，范彩霞降心相就，味莼园名妓争风等，都在下书中再行交代，如今却要暂时搁笔了。

第 97 回

莺飞草长望断萧郎
添酒回灯重开夜宴

上回书中正说章秋谷在西安坊龙蟾珠家与陶伯瑰陶观察相见，陶观察取出东方小松的信来，递在章秋谷手内。章秋谷顺手拆开，看了一遍，大家又客气了一回。

辛修甫见客人已经到齐，便和众人代写局票，一个一个的写过来。到了陶观察面前，辛修甫问道："你是不是还叫薛金莲？"陶观察听了，叹一口气道："薛金莲已经嫁了人，我就叫三马路的胡玉兰罢。"章秋谷听了，跳起来回道："怎么！薛金莲已经嫁了人么？"陶观察听了，只点一点头，并不开口。章秋谷诧异道："我昨天下午还看见你同着她在张园安垲第吃茶的，怎么会嫁起人来？不要你上了人家的当罢？"陶观察听了，又叹了一口气道："我亲眼见她嫁人的，怎么会上人家的当？"秋谷听了，十分诧异，不懂这个里头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便细细的问了陶观察一遍。陶观察也把薛金莲如何问他借钱，如何前天已经除了牌子，如何今天嫁人的事情，一一的都告诉章秋谷。秋谷听了，哈哈笑道："如此说来，总算便宜了她！"陶观察听了，不懂秋谷的话是什么意思，只眼睁睁的看着秋谷的脸儿。秋谷正要开口，忽然陈海秋接过来说道："算了算了，你要想替人出气，也要看着各人的自家情愿。万一这个人不愿意要你为他出力，你又怎么样呢？"说着，不由也

哈哈的笑起来。秋谷听了也笑道:“你又不是人家肚子里头的蛔虫,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呢?”

正说着,辛修甫走过来,对着秋谷说道:“你还是那去年的两个旧相好么?”秋谷道:“我到了上海,统共只有一天,哪里又有什么新相好?”辛修甫点一点头,又问陈海秋道:“你呢?叫什么人?”陈海秋道:“叫西鼎丰林媛媛……”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章秋谷早拦住他道:“好好的范彩霞不叫,叫什么林媛媛!”说着,又对辛修甫道:“你不要管他,只顾写范彩霞就是了!”陈海秋连忙说道:“你这个人,岂有此理!我刚才和你说的话儿,你难道没有听见么?”章秋谷微微的笑了一笑道:“你不要多问,只依着我的话儿去做就是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自然有个法儿。”陈海秋听了,便逼着章秋谷,要问他是个什么法儿。章秋谷一言不发,只看着陈海秋微微冷笑。陈海秋一连问了几声,章秋谷只是不答。陈海秋急了,走过来把秋谷推了一把道:“怎么样?你今天变了哑子么?怎么这般问你,总是一个不开口?”秋谷听了,方才对他笑道:“你要我帮你的忙,就是这个样儿。须要听着我的指挥命令,并且不准你无故多言;如若不然,就烦你另请高明,我也没有功夫来管你的这些闲事。”陈海秋听了,没奈何,只得咕嘟着一张嘴走了过去,口中咕噜道:“好好的讲明白了不好,一定要把这样的闷葫芦给人打,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秋谷见陈海秋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觉得很有些好笑,便也立起身来,走过来附着陈海秋的耳朵,低低的说了几句。陈海秋听了,心中大喜,回过身来,深深的向秋谷打了一拱,口中说道:“多谢费神!”但是陈海秋还没有说出来,秋谷朝着他把手摇了一摇,叫他不要说穿。陈海秋点头会意。

正在这个时候,辛修甫来请他们入席,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大家依次坐下,龙蟾珠过来,斟了一巡酒,唱了一段《文昭关》,便立起身来,对着大家说声:“对勿住,请宽用点,倪出堂差去!”便

扶着大姐阿小妹的肩头，姗姗而去。这里龙蟾珠刚刚出去，那边范彩霞恰恰进来。莲步未移，香风已到。章秋谷的坐位刚刚对着房门，恰好和范彩霞打了一个照面。只见她穿一件闪光纱湖色夹袄，下面衬一条淡蜜色春纱裤子。髻云高拥，鬓风低垂，檀口含朱，蛾眉挹翠，身材娇娜，骨格轻盈。走进门来，先抬起那一对秋波，四周围飞了一转。刚刚转到章秋谷面前，忽然呆了一下，不觉出声道："阿唷二少唲，几时来格呀？"秋谷也笑着朝她点一点头道："我们一年不见，你竟居然记得我这么一个人！"范彩霞听了，不觉面上一红，别过头去，见了陈海秋，待理不理的叫了一声"陈老"，一屁股就坐在陈海秋背后。回转头来，再看章秋谷时，只见章秋谷的一双眼睛，正好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范彩霞见了，"嗤"的一笑，不因不由的飞了章秋谷一个眼风，两个人便密密切切的谈起来。

正谈得高兴，早听得门外弓鞋细碎的声音。门帘一起，走进两个丽人，手挽着手的并肩进来。秋谷连忙举目看时，原来就是自己叫的两个倌人。一个久安里的陆丽娟，一个迎春坊的梁绿珠，婷婷袅袅的走到前面。只见陆丽娟身上着一件玄色外国纱夹袄，衬一条淡淡的浅蓝闪光纱裤。蛾眉欲蹙，皓齿微呈，丰彩惊鸿，佩环回雪。再看那梁绿珠时，只见她穿一件本色春纱夹袄，衬着一条湖色裤子。秋水横波，春山敛黛，风鬟雾鬓，皓腕纤腰。两个人手挽手儿立在一处，恰好两个人的长短都差不多。当下梁绿珠和陆丽娟两个人走进门来，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两个人齐叫一声"二少"，便轻移莲步的走过来，坐在章秋谷身后。梁绿珠先开口道："二少，耐倒好格，啥勒倪搭一径勿来介？"秋谷笑道："我刚刚昨天到的上海，忙了一天，哪里有工夫到你们那里去！"梁绿珠听了，把嘴一撇道："耐呒拨工夫到倪搭去，吃花酒倒有工夫格！"秋谷道："这是应酬朋友，算不得吃花酒。"梁绿珠听了，飞了秋谷一个白眼道："应酬朋友末有功夫格，到倪搭去末呒拨工夫，阿

对?”秋谷听了，一时竟回答不出什么来，只得哈哈一笑道:“算了算了，不用挑眼了，就算是我的不是，何如?”陆丽娟听了，对着秋谷微微一笑。梁绿珠还在那里自己低低的说道:“生来是耐勿是啘。”陆丽娟趁着这个当儿，握着秋谷的手，低低的问道:“耐阿是昨日来格?倪搭仔耐长远勿看见哉，耐身体浪向阿好?啥勒一径勿到上海来介，倪末一径心浪向牵记煞。”秋谷听了，对着陆丽娟笑道:“多谢多谢，承情得很!”说着，把手紧紧的握住了陆丽娟的纤手。四目相视，脉脉含情。秋谷正在出神，恰被梁绿珠扭过身来，附在秋谷耳朵上悄悄的说道:“恩得来，阿要窝心!”秋谷出其不意，倒被她吓了一跳，便也回过头来，一把握着梁绿珠的手，左顾右盼，心花大开。正在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肩头上有人一拍，抬起头来看时，只见范彩霞睁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对着自己脸儿，似笑非笑的说道:“二少，倪去哉，晏点有工夫来请到倪搭去坐歇。不过倪搭小地方怠慢煞格，勿得知耐二少阿肯赏光勿肯赏光?”说着又对着秋谷飞了一个眼风。秋谷听了，便也打着苏白回答她道:“阿唷，先生勿要客气，啥人勿晓得范彩霞先生是上海滩浪天字第一号格红倌人!”范彩霞不等他说完，把眼一瞟道:“好哉好哉，勿要钝哉!”一面说着，一面往外便走。走到房门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嫣然一笑，急急的走了出去。章秋谷见了，不由得叫一声好。梁绿珠接着说道:“勿要瞎拍马屁哉!阿是刚刚格马屁还勳拍足!”秋谷听了，也觉得好笑，正要开口，恰恰的陶观察要和他划拳，便把这句话儿岔了过去。

秋谷和陶观察划了五拳，秋谷输了三拳。秋谷自己吃了两杯，梁绿珠代了一杯。陶观察打了一转通关，便立起身来，对辛修甫说别处还有应酬，匆匆的要走。辛修甫见他要去别处应酬，不便留他，由他一个人去了。秋谷等梁绿珠和陆丽娟走了之后，便也起身要走，辛修甫道:“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秋谷道:“事情是没有什么，但是等会儿要去看两个人。”辛修甫笑道:“你无

非要到陆丽娟和梁绿珠处打两个茶围，等一会席散之后，我们一同去就是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去也是碰不着的。”

秋谷听了，觉得不差，便也依着辛修甫的话儿，坐了一会。大家散席之后，同着辛修甫、陈海秋、王小屏等一班人到陆丽娟院中坐了一会。丽娟有心要拉拢章秋谷，竭力应酬，尽心巴结，奉承得章秋谷十分欢喜，在她那里坐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又同着众人到范彩霞那里去坐了一会。范彩霞对着陈海秋还是那般冷冷落落的样儿，却打起精神来应酬秋谷。秋谷被她殷勤不过，也只得略略的领略些儿。陈海秋在边旁看了十分难过，口中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得催着秋谷，叫他快走。秋谷也无可不可的出了院门，便别了众人自家回去。

到了明天，秋谷还没有起来，陈海秋已经来了，坐在楼下书房里头等了一会儿，章秋谷方才下来。陈海秋一见章秋谷的面，便嚷道：“你这个人，真真的岂有此理！我托你的事儿，你不肯为我想个法儿也还罢了，你自己倒和她吊起膀子来！天下哪有这般道理？”秋谷听了，笑道：“你不要这般性急。我既然答应了为你设法，自然总有一个好好安排。至于吊膀子的一层，并不是我去吊她，却是她来吊我的。这样的就口馒头，我也落得寻寻她的开心，难道我当真要去吊她的膀子么？你若怕我剪了你的边，在旁边吃起醋来，这件事情就办不来了。”陈海秋听了，也笑道：“我也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我和她又没有什么交情，哪里会吃什么醋？不过你既然答应为我设法，何不把这个法儿和我讲个明白，也好等我心上欢喜一下，何必一定要叫我打这样的闷葫芦呢？”秋谷听了，低着头想了一想，方才对陈海秋说道：“这件事情有个绝好的法儿，在这里管教大大的糟蹋她一下，出出你的闷气。但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思怎样？”当下章秋谷对着陈海秋说出一番话来。有分教：望断蓝桥之路，无奈萧郎；强寻巫峡之云，难为神女。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98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东尚仁叫局碰和

且说章秋谷对着陈海秋说道："这件事儿，虽然我和你做个军师，究竟要你自家定个目的，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呢？"陈海秋道："我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只要你为我出这口闷气也就是了。"章秋谷道："就是你要翻她的本，出口气儿，也有几等几样的法儿。你老实说，你究竟心上怎么样？"陈海秋道："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主意，你的意思又怎么样呢？"秋谷道："依着我的心上想起来，你不过因为范彩霞看你不起，有心骗了你的钱，又不肯留你住夜，只要好好的想个主意，把她大大的糟蹋一下，出出你的气儿，你说可好不好？"陈海秋听了，沉吟了一会儿，把头摇了一摇道："这个主意虽然不错，未免便宜了她。据我的意思想起来，她既然不肯留我住夜，我如今偏要……"陈海秋说到这里，觉得有些说不下去，便顿了一顿说不出来。章秋谷听了，心上早已明白，故意问道："便要什么？说下去。"陈海秋面上一红，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道："算了罢，你不用假装糊涂了。"秋谷听了，哈哈笑道："照你这样说起来，无非还是想要她留住夜。上海的倌人也很多，就是面貌比她好的也还不至于找不出来，何必一定要看中这个范彩霞呢？"陈海秋听了，面上红了一红，一时间回答不出来，停了一停，方才慢慢的答道："我也并不是一定要和她怎样，不过我在

她面上花了无数的钱，她竟把我当作个天字第一号的瘟生，好像是理应孝敬她的一般，你想可恨不可恨呢？如今我的意思，要你和我想个法儿，叫她自家俯就，一则出了我的一腔恶气，二则也好借此坍坍她的台。只不知可做得到做不到？”秋谷听了道：“有什么做不到！你只要依着我的话儿行事，我叫你怎样你便怎样，到了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自然有一个叫她不得不如此的法儿。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陈海秋听了，心上甚是喜欢，却故意做着不相信的样儿道：“你不要这样的拿得千稳万稳的。范彩霞这个混帐东西比不得别人，我不信你就有这般手段？”秋谷听了，冷笑道：“你不信就罢，请你自家去另想法儿，与我不相干！”陈海秋一听秋谷推托，心上又着急起来，再三的央求秋谷为他想法。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自己的主意细细的和他说了一遍，喜得个陈海秋直跳起来道：“这个主意，拿得定她一定上钩的么？”秋谷道：“这个自然。若是换了别人，我不敢说她一定怎样，至于范彩霞这个东西，我久已知道她的历史，还你百发百中，手到拿来！”陈海秋听了，十分欢喜。又坐了一回，说了些天南地北的闲话，方才告辞去了。

章秋谷从这一天起，接连拜了几天客，应酬了几天。这一天下午，刚刚在金谷春大菜馆里头走出来，劈面又撞着了陈海秋，便拉着秋谷一同到东尚仁去。秋谷一路走着，同陈海秋讲道：“你拉我到东尚仁去，你不怕我要剪你的边，和范彩霞吊膀子么？”陈海秋也笑道：“凭你怎样吊法，我总不吃你们的醋就是了。”两个人说说笑笑，一路到东尚仁来。到了范彩霞院中，两人走进房内。范彩霞刚刚起来，正在那里梳洗，见了陈海秋进去，只微微的朝他点一点头，忽然抬起头来见章秋谷在陈海秋的后面，登时满面添花，立起身来，口中说道：“阿唷二少，今朝陆里一阵好风吹仔耐来哉呀！几日天勿见哉啘，唔笃格位姨太太阿好？”章秋谷含笑点头道：“多谢多谢！托福托福！”一面说着，一面走到范彩霞后面，

把一只手轻轻的在她肩上一搭道："请坐请坐，你只管办你的公事，不要客气！"范彩霞回头一笑，两颊生红，对着秋谷笑道："倪无啥事体呀，耐二少是难得请过来格客人，今朝赏倪格光，到倪间搭小地方来坐歇，总要客气客气格碗。二少爷阿对？"范彩霞一面说着，一面已坐了下来，指着靠窗的一张椅子对章秋谷道："二少坐哩。"章秋谷听了，也随随便便的坐下，却细细的抬起眼睛来打量范彩霞时，只见她身上穿一件半旧的熟罗短袄，春生宝靥，红上眉梢，一缕漆墨的头发，一个娘姨替她解开了，直拖下来，差不多直垂到地，透出一股冰桂兰麝的味儿。胸前的两颗钮扣没有扣好，微微的露出里面杨妃色的抹胸。扣着一件黄澄澄的金练，衬着那纤腰婀娜，云鬓惺忪，觉得无限娇娆，十分妖艳。章秋谷看了这般的一副样儿，也不知不觉的心上怦怦欲动。范彩霞一面梳头，一面偷眼见了章秋谷这般模样，越发的眉梢眼角卖弄精神；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免不得也要略略应酬。只把一个陈海秋丢在那里，既没有人和他讲话，也没有人去理他，好似老僧入定一般坐在那里，无声无臭。章秋谷始终意不在此，便立起身来，对陈海秋道："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还是约几个人来碰和罢。"陈海秋听了，道："也好，我们就去约了陶伯瑰和辛修甫碰一场和，但不知他们来不来？"范彩霞听了，接口道："耐写仔请客票，叫相帮去请请看末哉。今朝辰光勿晏，陶大人搭仔辛老勿见得出去格！"说着又飞了秋谷一眼，好像打个照会的一般。陈海秋写了两张请客条子，叫相帮去请辛修甫和陶伯瑰。

相帮去不多时，早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客人上来。陈海秋和章秋谷方才立起身来，辛修甫已经匆匆走进。秋谷笑道："请客的还没有回来，客人倒已经来了。"辛修甫见了陈海秋和章秋谷，也略略的讲了几句套话。这个时候，范彩霞的头已经梳好，便立起身来应酬了修甫几句。等了一会，陶观察也来了。范彩霞便叫娘姨大姐调开桌椅，取出一副乌木牌并一副筹码来，问陈海秋筹码怎

生配法。陈海秋还没有开口，陶观察抢着说道："自然打现的，哪个来打什么筹码！"秋谷微笑不言。范彩霞听了，便把筹码拿了过去，把那一副牌倒在桌子上，拣出东西南北四张放在中间。秋谷顺手拿过一张牌来看时，原来是象牙牌面，雕得甚是精致，不觉顺口赞道："好讲究的牌！果然这个地方和别处不同！"范彩霞听了，只道是有意赞她，便抬起头来，又对着秋谷一笑。秋谷却没有留心，见范彩霞对他一笑，心上方才明白，心上倒觉得有些不得劲儿，便搭讪着问辛修甫叫局不叫。辛修甫道："我们四个人碰和，我看不必叫局罢！"秋谷道："叫几个来觉得热闹些。"辛修甫听了，便也答应。秋谷便代他们写起局票来。辛修甫叫龙蟾珠，陶伯瑰叫胡玉兰，陈海秋也叫了一个西鼎丰的林媛媛，章秋谷不消说，自然就是梁绿珠和陆丽娟了。当下大家讲明，打五十块钱一底的二四。大家扳了坐位，便碰起来。碰了几副，叫的局已经来了。梁绿珠和陆丽娟坐在秋谷身后，默默的看他发牌。起先的几副牌，平平的都没有什么输赢。陈海秋碰了两圈，便叫林媛媛为他代碰。刚刚遇着他的庄，一起手便是中风开了个暗杠，陶观察又打了一张东风，林媛媛又碰了出来。转了几转，秋谷见林媛媛的牌只打了一张万子，便和陶观察同修甫道："庄家是万字一色，你们留神一点。"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陶观察忽然打了一张发风出来。媛媛见了，把牌摊出，计算起来四百和牌，给她和了一个倒勒。辛修甫等大家清了帐，便问陶观察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打出一张发风。陶观察道："我自己要和，怎么不要打这张发风呢？"秋谷听了，心上觉得很有些好笑，很想问他："你自己想和，如今可想到了没有。"却又为着和他认识没有许多时候，恐怕他动气，便也微微一笑，并不言语。

哪知自此以后，林媛媛的牌风大旺起来，一连庄上和了几副。接着辛修甫和了一副两翻的索子一色。不到四圈牌，章秋谷已经输了一百四五十块钱。陆丽娟见了，便要为秋谷代碰，秋谷便立

起身来，让她去碰。陆丽娟碰了两圈，输得比秋谷更多。秋谷诧异道："我平日碰和，从来没有输得这般厉害，今天什么缘故忽然这个样儿？"便叫陆丽娟立起来，还是自已坐下去碰。范彩霞见秋谷一霎时的工夫已经差不多输了三百块钱，便走过来，站在秋谷身后指手画脚的指点。她只见秋谷起出牌来，都是七不搭八的，没有一张好牌。范彩霞见了，皱着眉头，把头连连的摇了几摇。忽然上家陶观察发出一张二索来，范彩霞说一声："吃！"秋谷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范彩霞不懂秋谷的意思。转了一转，陶观察又打出一张九万，范彩霞道："碰！"秋谷还是只当没有听见，径去摸牌。范彩霞在旁边看了，忍不住问道："二少，耐碰错哉，碰和勿是实梗碰法格，蛮好格九万，啥格道理勿碰呀！刚刚只要听仔倪格闲话，吃仔二索，碰仔九万，故歇和也和脱格哉。"秋谷道："我有我的道理在里头，用不着你为我着急。"范彩霞听了，哪里肯信，口中只在那里咕哝道："阿有啥碰和勿碰九万格道理，唔笃大家听听看。"秋谷听了道："等一回儿碰完了，再和你细细的讲这个里头的道理，这个时候没有工夫。"说着又历碌掳牌。范彩霞仍旧立在秋谷后面看他。对面辛修甫打了一张七万，秋谷说一声："碰！"便打出一张八万。范彩霞见了，嚷道："格只七万随便哪哼吪拨碰格道理，豪燥点勿要碰！"秋谷微笑道："这个道理你不懂的，不要来和我混闹！"范彩霞听了，愈加不服，把身躯一扭，走到烟榻上一屁股坐下，对着梁绿珠、陆丽娟两个人说道："倪看今朝格二少有点输昏仔头哉！"正是：樗蒲陆博，偏多制胜之方；蹴毬弹棋，亦有神明之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 99 回

叉麻雀名士讲牌经
卖风情倌人吊膀子

且说范彩霞见章秋谷碰和这般碰法，心上大大的不以为然，口中咕噜着说道："倪从来覅看见碰和实梗样式！"秋谷听得范彩霞这样的替他着急，心上也觉得有些好笑，便对她说道："我的碰和和别人不同，另外有我的法儿。你不信，你只走过来好好的看一下子，就知道这里头的道理了。"范彩霞听了，便又走过去，站在秋谷后面细细的看着。这番秋谷的庄，恰和了一副，又接着连了一副七十二和的筒子一色。接着辛修甫和了一副，轮着林媛媛的庄。范彩霞在秋谷背后，看着他起牌来也是平平常常的，不见得怎样好法。碰了两转，上家陶观察发出一张五索，秋谷不吃，顺手去摸起一张东风来，打出一张四索。范彩霞看了也不开口，只把秋谷的衣服一拉，秋谷微笑摇头。一转过来，秋谷去起出一张三万，成了三四五万的一搭，便又打出一张六索。辛修甫见了，诧异道："你与其拆掉四索六索，为什么不吃他的五索呢？"秋谷笑道："照这样的一副牌，就是和了也不过一个平和，有什么稀罕？"等了一回，辛修甫发出一张南风，秋谷碰了出来，发出一张九索。这个时候林媛媛早已碰了，三张白板放在桌上。一转过来，转到陶观察发牌。陶观察却顺手发出一张东风来，林媛媛见了大喜，扑的把牌摊出，口中说道："难末咦敲着仔唔笃一记哉！"大家举目

看时，原来是东风和一索对碰和出，是一副索子一色，里头还有三张八索、三张七索，又是个对对和。林媛媛屈指一算道："对对和要外加一番，刚刚咦是一副倒勒。"林媛媛正在高兴，不提防章秋谷伸过手去，把那一张东风抢了过来。林媛媛嚷道："作啥呀，拿倪一张东风抢得去？"秋谷不慌不忙把自己的牌摊在桌子上，口中说道："请你们看看我的牌怎么样？"辛修甫和陶观察大家举目看时，只见齐齐正正的三张八筒、三张一万、三张三四五万、一张东风、还有三张南风，已经碰在桌子上。修甫见了，诧异道："你是独等东风么？"秋谷不答，只点一点头，把陶观察方才打的那张东风和自己的东风放在一起，只把一个背后的范彩霞喜欢得笑得吱吱格格的，一张樱桃小口再也合不拢来。辛修甫和陶观察见章秋谷拦了林媛媛的和，心上自然高兴；只有林媛媛咕嘟着一张嘴，十分扫兴，瞪了秋谷一眼道："倪勿来，勿作兴实梗格，耐要拦倪格和，为啥勿早点说呀？"秋谷笑道："你的手脚十分神速，对面的一张东风刚刚打出，你已经飞一般的抢了过去，叫我哪里来得及！"林媛媛听了，也觉好笑，便把自己的牌一推，历历碌碌的掳起牌来。

秋谷方才对着范彩霞讲道："何如，这一下子你有些明白了么？你刚才看着我不吃二索、不碰九万，以为错了，你不知碰和这样东西，虽然是一件游戏的事情，里头也有些儿反败为胜的道理。大约上家的牌风很旺，便不当吃的吃他一下，把上家的牌落到自己手里头来；或者下家的牌风很旺，便当吃的不吃，把下家的牌提到自己手里头来。我刚才看见下家的牌风好得很，所以故意不碰不吃，有心搅他一下，果然给我一下子搅了过来。你想方才要是吃了上家的一张五索，自己三六万等张，这一张东风岂不是给下家拿了去么？下家要是拿着了东风，早已和出来的了，哪里还等得到这个时候？"章秋谷一面说着，林媛媛和辛修甫、陶观察都停了手，呆呆的听。

范彩霞听了秋谷的一番说话，不觉连连点头。想了一想，便又问道："既然耐说勿碰勿吃，为啥好好里有仔八万九万，要碰对家格七万呀?"秋谷道："今天的牌，只有他们两家的好些，所以对面打了一张七万，我拆掉了自家的八万九万，去碰他那张七万，本来是不应该碰的；如今我碰他一下，或者可以把对面的好牌碰过这一面来。这也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法子。"

辛修甫和陶观察听了秋谷这一番说话，觉得甚是津津有味。辛修甫便问秋谷道："据你说来，碰和里头也有这许多奥妙，但是除了这几个法儿，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秋谷道："碰和的方法，第一不要让下家多要自己的牌。看着给他吃一下子没有什么要紧，就是和了出来，无非是十和二十和的牌，也算不得什么，人家往往在这个里头不很留心，随随便便的混打，却不知道虽然人家和一副小小的牌不算什么，你要是一连给他和了几副，牌风一顺，他的牌就忽然间大好起来，真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是再要和他的牌，凭你怎样也扣不住的了。那班碰和的饭桶，自己输了钱，还要抱怨自己的牌风不好，哪里想得到别人的牌风为什么这般好法，就是自己不肯留神闹出来的。大凡碰和的人，虽然要顾自己手里头的牌，却也要顾着台面上的牌风怎样。到了那差不多大家等张的时候，只要留神看着台面上的牌，已经打出去的是几张什么，合着自己手里的牌算计起来，别人等张是等的什么牌，大约总有几分拿手。总之，不论自己的牌风好与不好，只要少发生张，不开大炮，一定不至于出什么乱子的。至于讲起自己的发牌来，那是碰和里头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在自己牌风不好的时候，自己不好混打；就是自己的牌风很好，也要自己留神些儿，不好乱发，一个不小心给人家和了去，凭你自己的牌再大些儿，也不值一个大钱，倒反把牌风弄得大坏起来。如今那些碰和的人都是这个样儿，倚仗着自己的牌风很好，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随手乱打，打到后来，总是输得他一个要死。这几句话

儿虽然没有许多窍妙，碰和里头的方法也就差不多了。”

辛修甫、陈海秋和范彩霞等听了，都是心领神会。只有陶观察听了，有些不以为然，便道：“据我看起来，碰和一道，原不过是我们借它消遣的事儿，何必要这样的在里头讲究。况且我们一班人，大家聚在一起玩玩，输赢都不算什么，用不着这样认真。你们看我的话可是不是？”秋谷接着说道：“这个话儿自然不差。但是这个‘赌’字的字义，本来就是彼此争胜的意思。无论什么人，你不沾到这个‘赌’字便罢；要是沾到了这个‘赌’字，凭你亲戚朋友、父子兄弟，都没有一些儿退让的心肠，一定要自己胜了、人家输了，心上方才快活。至于我们的打牌，本来算不得赌钱，不过是个消遣的法儿罢了。但是虽然消遣，大家心上未免总有些争胜的意思，断没有一个人上了赌场，只想输不想赢的道理。不过我们的赌钱与别人不同，没有那些死想赢钱的期望。赢了固然很好，就是输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至于说我们大家赌起钱来，一定的希望着自己输钱，那也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儿讲讲罢了。”陶观察听了，和辛修甫都点头称是。

陈海秋一个人在炕上躺了一会，觉得有些困倦，便立起身来，叫林媛媛让他坐下，几个人又碰起来。等到完了八圈，差不多时候已经六七点钟，叫来的倌人一个个都走了。大家算起帐来，陶观察一个人大输，输了一百三十多块钱；辛修甫也输五十块钱；陈海秋只赢了二十块钱；章秋谷非但把方才输的都捞了回来，还透赢了一百六十几块钱。秋谷对着范彩霞道：“何如，你说我打错了牌，如今你相信不相信？”范彩霞听了，嫣然一笑，也不开口，只对着秋谷微微的朱唇一动。秋谷一笑，别过头去对陈海秋说道：“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要上灯，我看你就在这里吃一台酒罢。”陈海秋听了，点头答应，便和范彩霞说了，叫她预备一台菜。范彩霞听了，自然欢喜，连忙叫娘姨下去招呼。不多时，早已摆得齐齐整整。陈海秋又请了两个招商局里头的朋友，大家闹了一会。这

一台酒差不多直吃到十点钟的光景，方才大家回去。范彩霞趁着陈海秋送客的时候，一把拉住了秋谷的手，低低的问道："耐明朝几点钟来？倪有两句闲话要搭耐说。"秋谷微微笑着答应她道："明天我一定同了陈老爷过来就是了。"范彩霞听了，把头一扭，把一个指头轻轻的在秋谷头上点了一点道："耐格人啥实梗介！"正还要说下去，刚刚陈海秋送过了客进来，酒气冲冲的，口中说道："彩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送送客人？"范彩霞把双眉一皱，连忙扭过身来，答道："倪勒浪啘。刚刚章二少搭倪说两声闲话，夹忙头里向客人去哉。"秋谷趁着这个时候，对陈海秋说道："我们回去罢，明天就是我们原班四个人，在这里再碰一场和，可好不好？"陶观察和辛修甫自然答应。秋谷便别了众人，自己回新马路去了。

自从这一天章秋谷在范彩霞那里碰过了一场和之后，陈海秋天天约着他们三个在范彩霞院中碰和，又天天请客在范彩霞院中吃酒。秋谷也有时约着他们几个到梁绿珠、陆丽娟家去碰和、吃酒。

陆丽娟自从认得了这位章秋谷以来，觉得章秋谷华采非常、丰仪出众，好像自己相识的客人里头没有一个赶得上章秋谷的，便十分巴结起来。章秋谷也爱着陆丽娟的性格温柔、风情旖旎，几天工夫便有了相好。一个是江南名士，倜傥非常；一个是越国佳人，深情如许，自然的十分恩爱，格外缠绵，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它。不多时早到了五月初三，转瞬之间已经是端午佳节。榴花照眼，暑气迎人。那班堂子里头的娘姨大姐，一个个都在四马路上穿梭一般的来往不绝。更有那起抬轿子的乌龟，挑着送礼的东西满街上乱走。有些漂帐的客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躲得个无影无踪，累得那班娘姨大姐寻得一个发昏。秋谷恰早早的把那些堂子里头的酒局帐和那些店帐，都开销得清清楚楚。到了初三那一天，为着陆丽娟叫他去吃司菜，便约了辛修甫和陈海秋两个人同

去。到了陆丽娟那里，只见陆丽娟梳好了头，正和个大姐在那里说笑。见了秋谷进来，便笑微微的叫了一声“二少”。正是：倾城名士，重翻子夜之歌；暮雨朝云，又入高唐之梦。欲知此后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100回

打茶围乌龟送礼
出奇谋嫖客施威

且说陆丽娟见章秋谷同了辛修甫、陈海秋三个人一起走进来，便立起身来含笑招呼。

秋谷同着辛修甫、陈海秋进房坐下。房间里头的人见章秋谷很肯花钱，便十分巴结。一个娘姨叫做金宝的，便叫相帮拿进四样节礼，放在章秋谷面前，笑道："送到二少公馆里向去，长恐唔笃姨太太心浪勿舒齐，就来浪间搭送仔罢。二少勿要客气，一塌刮仔受仔末哉。"秋谷看那四色礼时，见无非是些火腿、粽子、鲜藕、枇杷之类，便也对着金宝笑道："别人的姨太太要吃醋，我的姨太太是从不吃醋的，你只顾放心送去就是了。"秋谷的话还没有说完，早见陆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唔么勿要听俚格瞎三话四，俚笃姨太太凶得野笃。"秋谷听了，诧异道："我章秋谷自从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怕过妻妾，你这句话儿是哪里来的？倒要讲给我听听。"丽娟嗤的一笑道："勿要勒浪海外哉，故歇末说得像煞有介事，晏歇点跪起踏板来，吃勿消格阿晓得？"秋谷听了，实在不懂丽娟是什么意思，只呆呆的看着她。丽娟看着章秋谷的脸，忍不住又笑道："昨日仔阿记得，极得来呒淘成？"秋谷听了这两句话儿，心上方才恍然大悟，哈哈一笑道："原来你为着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儿，所以好端端的平空说出这许多的怪话来。你却不知道

昨天所以一定要回去的缘故，是我在家里头出去的时候，和她们讲明白了一定回去的，恐怕她们在那里呆等，所以定要回家，并不是不肯陪你。”陆丽娟听到这里，不由得面上一红，啐了秋谷一口道：“啥人要耐陪呀？说说末就是实梗瞎三话四！耐怕勿怕跪踏板勿跪踏板，才勿关倪啥事。”说到这里，秋谷大笑道：“我从没有跪过什么踏板，或者看你面上给你跪一下子，也不可知。”陆丽娟道：“倪是呒拨格号福气，唔笃听听看，说得阿要诧异？”说着，也忍不住笑起来。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卷钞票来，随手拣了三张十元的放在烟盘里头，道：“送礼手巾和司菜的钱都在里头。”金宝接了过去，谢了一声，又向秋谷道：“格末格个节盘，阿要送到二少公馆里去呀？”秋谷连连摇头道：“算了算了，我不过这样的说，哪个要你们送去？”说着，相帮送上手巾，口中说了一声：“多谢二少。”秋谷只略略点头，一会儿金宝走了出去。

陆丽娟走到秋谷身旁，悄悄的说道：“刚刚耐啥事体，要拨俚笃几化洋钿呀？”秋谷道：“连司菜的钱在内一共三十块钱，也不算什么。”丽娟嗔道：“一塌刮仔出仔廿块洋钿好哉，耐就是多拨点俚笃，俚笃也勿见得见耐格情，推扳点再要说耐瘟生，格号铜钱冤冤枉枉出俚做啥？老实搭耐说，该应用格辰光，自然掯脱两钿无啥要紧；勿该应用格辰光，耐也勿必摆啥格架子，难下转勿要实梗，阿晓得？”秋谷听了陆丽娟的这一番说话来得十分诚切，知道她倒是一片真心，心上很觉得有些感动，便也悄悄的附着她的耳朵道：“你的话自然不错，但是我在你身上，不要说是这几个钱，就是再多些儿，我心上也高兴的。”陆丽娟听了，心上自然十分欢喜，却故意说道：“倪勿要，耐下转阿要实梗勒。”秋谷还没有开口，早听得陈海秋嚷道：“你们这两个人，真真岂有此理！到了这个地方，便两个人密密切切的讲话，把我们两个客人干搁起来，理也没有人理。就是有什么说不尽的话儿，等会儿到了床上，

凭着你们去怎样讲法就是了。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当着我们的面做出这种样儿，难道故意做给我们看的么?”陆丽娟听了陈海秋取笑她的话儿，不觉涨得满面通红。秋谷回过头来对陈海秋道:“海秋不要胡说!人家在这里好好的讲话，你又要取笑起来!”说着，见陆丽娟低着个头，口中咕噜道:“随便唔笃去说啥末哉。”秋谷便握着她的手道:“我们老夫老妻，哪里还怕人取笑。凭他去讲些什么，我们不要管他就是了。”陆丽娟听了，更觉不好意思，挣脱了手,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耐格个人实头吪拨仔淘成哉，说出格号闲话来，阿要气数!”说着，自己也不由得嗤的一声笑起来。

秋谷正要和她讲话，只见大姐阿金妹走进房来，向陆丽娟使个眼色。丽娟见了，就走过去低低的吩咐了她几句。阿金妹走了出去，一会儿相帮早端上菜去。本来堂子里头的司菜，照例是一碗鱼翅、一碗整鸭、一碗鸡、一碗蹄子，秋谷一眼看去，见那四样例菜之外，又另外加了一大盆鲥鱼、一盆白汁排翅、一碗清炖火腿、一碗鲍鱼汤，还有四个碟子:一样凉拌腰片、一样凉拌鸡丝、一样凉拌猪肝、一样虾米煮黄瓜。这几样菜，都是章秋谷平日最爱吃的。另外两把酒壶，装着满满的两壶花雕，还有一瓶薄荷酒，一齐都放在桌子上。秋谷见了，把眉头一皱道:“今天你怎么忽然和我客气起来,平空的添这许多的菜做什么?”陆丽娟笑道:“倪为仔格两样菜无啥吃头，所以另外点仔几样，总算是倪一点意思，耐勿要客气哩。”说着，便取过一个玻璃小酒杯，倒了一杯薄荷酒放在秋谷面前。又问辛修甫、陈海秋道:“辛老，陈老，唔笃两位吃啥格酒?”陈海秋本来酒量很大，要了薄荷酒，辛修甫不会吃酒，便要了花雕。陆丽娟斟了辛修甫、陈海秋两个人的酒，口中说道:“怠慢唔笃，请宽用一杯。”章秋谷便叫她过来，陪着同吃。陆丽娟便也坐在章秋谷下首，自己斟了一杯酒，四个人浅斟低酌起来。这一席虽然没有什么别的客人，却大家都十分高兴，说

说笑笑，不觉已是下午三点多钟。秋谷便对着陈海秋道：“我们回去罢，那个家伙只怕差不多要去的时候了。”陈海秋听了会意，便同着章秋谷、辛修甫出了陆丽娟的院中，一路回去。

这个时候，陈海秋正住在后马路一家谦泰土栈里头，这个土栈就是陈海秋一个人开的。当下陈海秋邀了辛修甫、章秋谷一同到得谦泰土栈，坐在陈海秋的卧室里头，陈海秋叫家人泡上茶来。坐不多时，果然见范彩霞那里的大姐阿小妹同着两个相帮拖拖带带的送进四样节礼来。见了陈海秋，春风满面的叫了一声“陈老”，陈海秋只点一点头。阿小妹道：“陈老今朝啥勿到倪搭去呀？倪先生勒浪牵记耐呀！”陈海秋听了，冷笑一声道：“用不着这般的客气，只要我到你们先生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做出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儿，已经是好的了，什么牵记不牵记？像我这样的惹厌客人，哪里配你们先生牵记！”阿小妹听了，呆了一呆，笑道：“陈老末哩要实梗瞎三话四哉，倪先生搭耐蛮要好，啥辰光搭耐阴阳怪气呀？像陈老格号好客人，再要说惹厌，是真真天理良心呒拨仔淘成格哉。”说着，回过头来对着秋谷和修甫道：“二少搭仔辛老想想看，倪格两声闲话阿对？”辛修甫和章秋谷听了，只好点一点头。海秋又道：“算了算了，不用多讲了。你今天无非是送礼和讨帐的两件事情。”说着，便开了保险箱，取出一大卷钞票来，放在桌上，随手取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交在阿小妹手里头，口中说道：“这几件礼物，我也用它不着，就烦你们和我带了回去。这二十块钱连节盘和手巾的钱都在里头，今天交给你，省得我又要叫人送来。”阿小妹接了钞票，口中说道：“陈老啥实梗客气，一样物事才勿受呀！”陈海秋对着她连连的摇头，只说：“你不要和我客气，我这里委实用它不着。”阿小妹道：“格末谢谢耐！”相帮也跟着谢了一声。

陈海秋又问阿小妹道：“我的酒局帐抄好没有？”阿小妹听了，便从身旁衣袋里头取出一篇开现成的酒局帐来，还有一张范彩霞

的大字名片，一齐交给陈海秋，口中还在那里说道："陈老慢慢交末哉呀，啥洛实梗要紧介。"陈海秋接过来一看，见通共二十六台菜钱，十九场和钱，一百二十多个局钱，还有那一天陈海秋在她们那里碰和，没有带钱，就问范彩霞借了一百块钱做本钱，后来没有还她，一古脑儿合算起来，差不多要六百多块钱。陈海秋看了一看，把那一篇帐单放在桌子上，正色对阿小妹道："你今天是想要钱的是不是？"阿小妹道："陈老末总归实梗瞎疑心，洋钿勒浪陈老格搭阿怕会少。"阿小妹正还待说下去，陈海秋接着说道："如今不必空费这些口舌，总之一句话儿，我今年欠你们先生的局帐，一个大钱也不能给她。"阿小妹听了，呆了一呆，还只认是陈海秋和她取笑。却见陈海秋正颜厉色的对她讲道："我姓陈的并不是没有钱，钱很多在这里，但是凭着你们先生这样的一个人，要想用我姓陈的钱，只怕还嫌太早些儿。"说着，便把桌子上的那一大卷钞票，一张一张的摊了开来给阿小妹看。一古脑儿统统是五十块的，只有几张十块的在里头，合计起来，这一卷钞票至少也有二三千块钱在里头。把一个阿小妹只看得目定口呆，眼花缭乱，觉得自己的一双眼睛花绿绿的，只顾随着桌子上的一卷钞票前后左右四围乱转。直等得陈海秋把那些钞票仍旧放在保险箱里头去，方才把心定了一定，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听得陈海秋又对她讲道："你回去只把我这几句话儿讲给你们先生听就是了。"阿小妹呆了一会儿，心上不知道陈海秋究竟为着什么。转了一个念头，只得开口说道："阿呀，陈老为仔啥格事体实梗动气呀！阿是倪先生得罪仔耐哉？阿好讲拨倪听听看，到底哪哼格一件事体？"陈海秋听了，便瞪着眼睛对阿小妹说出几句话来。正是：落花堕劫，魂销南浦之歌；飞絮沾泥，肠断西楼之梦。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101回

扣局帐陈海秋发标
留夜厢范彩霞中计

却说阿小妹听了陈海秋这一番说话，哪里摸得着一些头脑，只眼睁睁的看着陈海秋，满心疑惑。只听得陈海秋朗朗的对着自己说道："这件事儿，与你不相干，我也并不怪你。都是你们先生一个人的不好。但是今天你既来收帐，不得不和你讲个明白。我只问你，你们先生既然挂着牌子，在上海滩上做生意，吃了这碗把势饭，可懂得把势上的规矩不懂？"阿小妹听得陈海秋的话风厉害，心上也有几分明白，却也不便和范彩霞分辩什么，只得赔着笑脸道："倪先生有啥勿好格地方末，请耐陈老包涵点。"陈海秋不等她说下去，接着说道："包涵不包涵的话儿，如今不必提它，只讲现在的话。讲起你们先生来，在上海滩上做生意，拼着自家的身体给客人糟蹋，为的是些什么？无非为一个'钱'字罢了。自从我和你们先生认得以来，差不多将近一年光景。酒也不知吃了多少次，和也不知碰了多少场，一古脑儿合算起来，差不多也花了二三千块钱。像我这样的客人，老实说，上海地方虽然不少，却也不多。为什么你们先生见了我的面，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儿？连好好的一句应酬话儿都没有讲过，不要说什么住夜不住夜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又在她身上花了这许多的钱，难道和她攀个相好都够不上么？老实和你讲，既然吃到了这碗把势饭，就有把势

上的规矩。你们先生在我面上这般模样，简直是不讲情理，硬欺我是个瘟生。她既然把我当作瘟生，不讲情理，我倒今天也要回敬她一下。你们先生要想向我要钱，钱有在这里，六百多块钱的帐一个大钱也不少她的。不要说是六百，就是六千也现成在这里，但是要想拿我姓陈的钱，也要有些本领，看有什么本领来拿我的钱！”

阿小妹听了一大篇说话，心上不由得吃了一惊。要是别个人的帐，几十块钱的事情或者百八十块钱，也还不算什么，偏偏陈海秋这一节的帐比别节格外多些。明知道范彩霞平日十分挥霍，到了节边，很有些接济不上来，专望着陈海秋这一笔钱来抵挡节底下的开销，哪里经得起这样一来！呆了一会儿，只得立起身来，走近陈海秋身边，拍着他的肩膀，笑道："陈老勿要动气，倪先生一径搭倪说，客人里向只有陈老末是个好人，耐勿要缠错，倪先生搭耐一径蛮要好，不过面孔浪像煞有点难为情，说勿出留耐住夜格句闲话。陈老耐也总算是倪搭格老客人哉，勿要实梗瞎想心思哩。倪先生吃仔格碗把势饭，要真真实梗样式，洛里好做啥生意呀！”

陈海秋听了阿小妹的一番说话，要是换了别的时候，早已被她说得心动的了，这个时候，却心上拿定了主意，不肯听她的话儿。只对着阿小妹冷笑道："不是这般说法。我以前的时候，已经和她说过几次，要在她那里住夜，她只是装聋做哑的不肯答应。我又不是白住不出钱的，为什么要受这般的怠慢呢？你回去和她讲，叫她只顾放心，六百块钱暂时放在这个地方，到了那个时候自然给她，这会儿叫她不用心焦，就心焦也不中用。”阿小妹听了，一时也讲不出什么来，只得说道："依仔陈老格心浪末，要倪先生哪哼呢？”陈海秋道："依着我的心上么，也不是什么难事。我从前再三的迁就她，她却装腔做势的把我这般冷落。如今只要和她转一个身，叫她收了那以前的架子，到我这里来自家俯就，也就罢

了。你快些回去，把我这番说话和你们先生讲个明白，叫她自家斟酌。”阿小妹听了陈海秋这般说法，知道无可再说，只得怏怏的走了回去。

去了不多一会，阿小妹忽然又赶到谦泰土栈里头来，见了陈海秋便道：“倪先生请耐到倪搭去，有闲话搭耐说。”陈海秋道：“这会儿我有公事，没有工夫。你们先生请我去，料想也没有什么要紧话说。如若真有什么要紧的话儿要和我讲，请你们先生自己到我这里来就是了。”阿小妹见陈海秋一定不肯去，便匆匆忙忙的往外便走。陈海秋见阿小妹走了，对着章秋谷伸出一个大指，口中说道：“你的主意，果然不差！”这样的一逼，等会儿一定自己要来的了。但是她来了，我又怎么样的对待她呢？”章秋谷听了，又细细的教了他许多的法儿。陈海秋大喜，磨拳擦掌的专等着范彩霞来。等了一会儿，早听得辛修甫口中说道：“来了来了！”陈海秋立起身来，举目看时，只见范彩霞扶着阿小妹的肩膀，从对面屏门外面冉冉的转将过来，那几步路儿，就如风吹杨柳一般，走得十分圆稳。陈海秋见了，故意别转了头，装作没有看见。当下范彩霞走进房来，先招呼了辛修甫和章秋谷，又半嗔半喜的瞅了秋谷一眼，方才走近陈海秋身旁，低低的叫了一声“陈老”。陈海秋回过头来，把范彩霞打量一番。只见她穿着一身玄色外国纱衫裤，下面衬着一双品蓝缎子挑绣的弓鞋。头上只挽着一个懒妆髻，春山淡淡，秋水盈盈，脂粉慵施，铅华不御，低着一双俊眼，好像有些不快的样儿，娇怯怯的站在一旁，把手扶着陈海秋的椅背，口中说道：“耐啥事体实梗动气？就是倪有啥勿好末，耐好好里搭倪讲末哉，倪是无啥要紧，耐气坏仔身体啥犯着呀！”陈海秋听了这几句软软款款的话儿，不觉心中一动，连忙忍住了，淡淡的答道：“你不要和我客气，像我这样惹厌的客人，你哪里看在眼里？”范彩霞听了，把一双纤手握着陈海秋的手说道：“耐勿要实梗哩，冤枉仔倪作业格哩。倪一径搭耐蛮要好，耐勿要听仔别人格闲话，

扳倪格差头，耐自家赛过像格哑子一声勿响，倒说倪……”范彩霞说到这个地方，不觉面上一红，低眸一笑。又说道：“故歇勿要说哉，一埸刮仔才是倪勿好，今朝请耐到倪搭吃酒，总算倪得罪仔耐，赔耐格礼，故歇就请过去末哉。”陈海秋被范彩霞自己赶过来，轻轻的三言两语，已经心上岌岌欲动；现在听得范彩霞邀他过去，便抬起头来，看秋谷的眼色。只见秋谷微微的把头一点，陈海秋便也答应。范彩霞本是马车来的，便拉着陈海秋同车回去。秋谷也有马车，同着辛修甫同坐一车，一路风驰电掣的到东尚仁来。

一刻儿的工夫，早到东尚仁门口，大家下车进去。这番不比别的时候，范彩霞竭力巴结，拼命张罗。就是房间里头的人也换了一副样儿。秋谷见了，由不得心中暗笑。当下范彩霞和陈海秋并肩坐在炕上，咬着耳朵说了一回。早见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调开桌椅，摆上菜来。原来今天这一席酒，是范彩霞和陈海秋赔礼，专请陈海秋的。范彩霞见碟子排了上来，便问陈海秋还有什么朋友。陈海秋还没有开口，秋谷在旁说道：“我看今天这一席，不便请什么外人，只请了王小屏和陶伯瑰两个何如？”陈海秋听了，点头称是。当下写了请客票，叫相帮送去。请客的去不多时，客人来了，大家入席畅饮。这一席酒，因是范彩霞专请陈海秋和他赔礼的，肴馔十分精致。范彩霞殷勤相劝，满场飞舞，八面张罗，打起了全副的精神竭力应酬。海秋高兴非常，大家也都开怀痛饮。到得酒阑人散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十一点钟。

辛修甫和章秋谷略坐一会，便都立起来要走。陈海秋也跟着往外就跑，却被范彩霞赶上前一把拉住道：“勿许走！倪还有几几化化闲话要搭耐说！”陈海秋故意笑道：“你留我在这里做什么事儿？我们先讲明白了，再说别的话儿。要我再像前一次的一般吃你的空心汤圆，那是再不上当的了！”说着便又要走，急得范彩霞一手拉住陈海秋的衣服，不肯放手，面上却一阵阵的红起来。陈海秋故意逼着问她道：“留我在这里究竟怎么样？我上了一次恶当，

再不上第二次的了。”范彩霞听了，口中实在说不出来，顿了一顿方才说道：“耐格个人，啥格实梗假痴假呆介。”说着，阿小妹也赶过来帮着挽留。陈海秋道：“你讲的话不中用，我信不过你的话儿，一定要叫你们先生自己和我讲个明白。”范彩霞到了这个时候，明晓得陈海秋有意作难，无奈生剌剌的讲不出口来。又见章秋谷和辛修甫两个人都望着她嘻嘻的笑，越发不好意思。没奈何只得把金莲一顿，对着章秋谷道：“二少帮仔倪留留陈老哩。”秋谷笑道：“我和你把陈老爷留在这里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留住了他在这里干什么呢?”范彩霞听了，又羞又怒，又不敢发作，只瞪了秋谷一个白眼道：“耐也装起马虎来哉，故歇倪想起来，总归是吃仔把势饭格勿好，真真叫呒说法。”说着别过头去，眼圈儿一红。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知道作弄得她够了，便对陈海秋道：“她既然这般留你，你就今天住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陈海秋道：“你不要弄错了夹壁帐，她哪里是当真留我，不过当着你们的面儿，讲句好看话儿罢了。”这一句话，说得范彩霞发起急来，对着陈海秋道：“天理良心，耐再要讲出实梗格闲话来，只好随耐去说啥格哉。倪闲话说到实梗样式，耐勿听末，倪也呒啥法子想，只要耐自家想想，阿对倪得起!”说着，扭过头去，不觉流下泪来。章秋谷见了，不由得哈哈的笑道：“算了算了!”一面对着陈海秋道：“我们先走一步，明天来看你罢。但是你要小心些儿，不要打了败仗，给她赶到地板上去睡，是与别人不相干的。”陈海秋听了，忍不住也笑道：“不要混说。看你这个样儿光景，是长给人赶到地板上去睡的。”范彩霞听了，也笑起来，拭了眼泪道：“说说末就是瞎说一泡，真真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正是：酒阑灯灺，缠绵午夜之情；送客留髡，宛转中宵之语。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102回

酒阑人散软语缠绵
送客留髡深情缱绻

却说陈海秋见章秋谷同着辛修甫要走，想着这样的一来居然坍了范彩霞的台，出了自己的多时闷气，大功告成，心上十分得意。更兼范彩霞紧紧的拉着他两只手不肯放松，把一个身体差不多全个儿都扑在陈海秋身上，一个脸儿就紧紧的贴着他的肩膀，面粉口脂，暗香飞越，陈海秋鼻子中间觉得有一阵阵的香气直透进来，更觉踌躇满志。却故意再说一句道："你虽然殷勤留我，但是这件事情，是要各人自己愿意的，你要是不愿意，勉勉强强的敷衍一下，我也没有什么味儿。你究竟心上怎样，倒是讲明白了的好。"范彩霞听了，不由得皓齿微呈，蛾眉欲蹙，含怨含颦的说道："谢谢耐，阿好推扳点，就是实梗仔罢。"说着，眼圈又是一红，眼眶里头水汪汪的含着一汪珠泪，好似那梨花带雨，芍药当风。陈海秋见了范彩霞这般模样，觉得自己心里头也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得劲儿，那以前的旧恨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看着范彩霞这样的赔着小心，觉得她又是可怜又是可爱，不由得微微含笑，看着范彩霞的脸儿。这个时候，陈海秋心上的那一番得意，在下做书的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说章秋谷看了他们两个人的一番情景，知道这个时候的陈海秋，已经入了范彩霞的温柔圈套，便趁势对陈海秋道："我们两个人走了，你们两口儿好好的装枪备马预备登场，

我们要少陪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范彩霞也忍不住笑，只用衣袖掩着嘴格格的要笑出来。秋谷也不等陈海秋再说什么，便拉着辛修甫一同走了。

这边范彩霞好容易把陈海秋留了下来，自然也拿出浑身本事来笼络他。只见锦帏半掩，罗帐四垂；街鼓沉沉，清宵细细。杨柳怀中之玉，软语温存；梨花颊上之痕，风情熨贴。这一夜，陈海秋的满心得意，范彩霞的格外牢笼，说不尽的万种绸缪，千般旖旎，一直睡到明天十二点钟，两个人还是春梦迷离，睡得十分甜蜜。

陈海秋正睡得恍恍惚惚的，好像耳朵里头有个人在那里叫他。睁开两眼看时，原来就是章秋谷满面春风的站在床侧，一手撩起帐子，哈哈的笑道：“怎么睡到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想是昨天晚上辛苦了，所以这般困倦？”陈海秋见了章秋谷的面，打了一个呵欠，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看那范彩霞时，枕着自己一只手臂，还微微的睡着。星眸双合，香梦沉酣。陈海秋见了，觉得十分可爱，顾不得章秋谷在旁看着，不由得把自己的脸去贴着范彩霞的脸儿，紧紧的揉了一揉。秋谷看着，不觉叫一声“好”。这一下子早把个范彩霞惊醒，睁开俊眼，早见了章秋谷笑眯眯的站在那里，羞得个范彩霞脸涨通红，无地可避，连忙没头没脑的把头缩进夹纱被窝里面去。听得章秋谷笑道：“你不要不好意思，上海地方的倌人哪一个不是这个样儿？为什么见了我，就急到这般模样？”范彩霞听了，也不开口，只把被窝兜着自己的头，好像没有听见的一般。陈海秋坐起身来，穿好衣服，跨下床去，往床后转了一转，便向章秋谷说道：“你怎么今天这个时候就来了？”秋谷道：“这个时候还早么？差不多已经将近十二点钟，你们两个人还在这里睡觉，未免太舒服了。”陈海秋听了一笑，也不言语。接着范彩霞遮遮掩掩的从床上溜下来，秋谷走过去，拉着她的手道：“恭喜恭喜！”范彩霞红着个脸，头也不抬，撒脱了手，一溜烟逃到床后去了。停

了好一会，才慢慢的走出来，见了章秋谷，觉得有些羞怯怯的，再也抬不起头来。挨了一会儿，范彩霞方才问章秋谷道："耐阿曾吃点心，阿要叫俚笃去叫得来，搭陈老一淘吃？"秋谷笑道："我是吃过的了，多谢盛情！不必这般客气，你还是料理你们的陈老爷罢。"范彩霞听了，把眼一瞟道："耐格个人，总归呒拨好闲话说出来格。陈老末陈老哉啘，啥格是倪格介？"秋谷哈哈一笑道："你们昨天晚上恩到这般地步，今天早上睡到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恨不得两个人挤作一团，并作一块，还说不是你的？难道不是你的倒是我的不成？"说得陈海秋好笑起来。范彩霞委实不好意思，只得说道："随便耐去说啥末哉。"说着，便低低的问海秋要吃什么点心。陈海秋道："叫他们去叫一碗一钱六分的生炒鸡丝面罢。"不一会，相帮端上面来，陈海秋吃了，便同着章秋谷起身想走。范彩霞哪里肯放，道："耐格辫子毛哉，搭耐打好辫子去。"说罢，取过梳篦，自己和陈海秋拆开辫发，慢慢的梳。秋谷在旁看着，只见范彩霞把陈海秋的几根头发梳得通了，用刨花水刷了又刷，刷得没有一根松的，方才顺着头发一路一路的编起来。一面编着，又用刨花水刷那松出来的头发。一根辫子直打了半点钟的工夫，果然亮油油的十分好看。秋谷在旁看着，不觉说一声："打辫子的本事果然不差！"范彩霞回过头来，把手在自己头上打个手势，微微的对着秋谷一笑。秋谷见了，连忙把头摇了一摇。陈海秋打完了辫子，要和秋谷同走。范彩霞一把拉住，问道："晏歇点阿来？"陈海秋道："自然来的。"范彩霞道："晏歇点要来格哩，绰仔倪格烂污，是倪勿来。"陈海秋道："等会儿晚半天一定来就是了。"范彩霞听了，方才放手。

陈海秋刚才举步，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停住脚步笑道："几乎忘了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说着，便从衣袋里头取出几张庄票，对范彩霞说道："我的酒局帐合算起来，通共六百十几块钱，如今统通给你。"说着顿了一顿，又道："节底下你的开销怎么样？"范彩

霞沉吟一会，方才说道："倪闲搭节底下也呒拨几化开销，有限煞的，收下来格局帐拿得来开销开销，刚刚正好。"陈海秋听了，便拣出一张一千块钱的一张即期庄票，放在范彩霞手中道："你和我给他们四十块钱下脚，多下来的送你买几件衣服罢。"范彩霞欢欢喜喜的接了过来，口中说道："陈老再要实梗客气，放来浪陈老搭末一样格碗。"陈海秋摇摇手道："节底下比不得平时，大家都要开销的，你也不用和我客气。"范彩霞听了，方才接了过来，谢了一声。

陈海秋便同着章秋谷走了出来，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到了马路上。章秋谷对着陈海秋笑道："好贵的打辫！打一条辫子足足的一千块钱。"陈海秋听了，也笑个不住。当下章秋谷同陈海秋两个人坐上马车，一路讲着闲话，一同到辛修甫公馆里头坐了一回。辛修甫留他们两个吃饭。吃过了饭，又谈了一会儿。秋谷取出表来看时，见刚刚正指三点。想着昨天约着陆丽娟坐马车到张园去的，便辞了辛修甫，说要和陆丽娟去坐马车。辛修甫道："我也要到西安坊去，我们一同出去罢。"章秋谷道："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大家到张园去玩玩？"辛修甫道："也好，我们大家在张园会罢。"说罢，便换了衣服，就乘了章秋谷、陈海秋的马车，先到了西安坊，辛修甫便下车进去。秋谷候马车到了久安里门口，因陈海秋要到东尚仁，秋谷便跳下马车，自家进去。

到了陆丽娟院中，只见陆丽娟早已梳好了头，换了衣服，在那里等候。见了秋谷进来，便笑吟吟的迎上前来，挽着秋谷的手笑道："耐倒好格！昨日仔讲明白仔三点钟同倪去坐马车，故歇三点钟敲过哉。"秋谷微微笑着坐下来，叫相帮到善钟马房去叫一辆自拉缰的亨斯美来，一面和陆丽娟道："你还是一个人坐，还是和我一起坐？"陆丽娟道："生来一淘坐哉碗。"秋谷道："和我坐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万一给人看见了，说你做我的恩客，便怎么样呢？"陆丽娟听了，把秋谷一推道："随俚笃去说末哉，倪

是勿怕格。就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也勿关俚笃啥事。”秋谷笑道：“你当真不怕人家说我是你的恩客么？”陆丽娟嗔道：“耐格人啥烦得来？阿是勒浪讨厌倪，勿要倪搭耐一淘坐？”秋谷听了，正还要和她取笑，只见马夫阿荣跟着一个相帮走上楼来，对着秋谷道：“二少爷，马车来哉。”秋谷听了，便立起身来，同着陆丽娟一同下去。走到久安里门口，只见一匹小小的川马，浑身漆黑，神骏非常，驾着一辆双轮马车，停在弄口。秋谷先叫丽娟坐上车去，自己也跳上车来。阿荣递过丝缰，秋谷顺手接过，轻轻的一提，那马已跑开四蹄，向前便去。秋谷见四马路一带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便带住丝缰，慢慢的走。到了大马路一带，地方宽阔，秋谷把缰绳紧了一紧，拔出鞭子来，只轻轻的在马背上一掠。那马见了鞭子的影儿，便电掣风驰，飞一般的向前直驶。

一会儿早已过了泥城桥，直到张园门首。秋谷的马车一直放到安垲第门前停住。秋谷和陆丽娟下得车来，走进安垲第。四面兜了一转，却不见一个熟人。正要回身出来到老洋房去，早见迎面走进两个人来。一个男的穿着一件湖色单纱长衫、玄色外国纱马褂，带着一顶极细的草帽，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却有些滑头滑脑的样儿。一个女的，倌人打扮，一身银灰色闪光纱衣服，长挑身材，鹅蛋脸儿，皓齿明眸，丰容盛鬋。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进来。秋谷猛然见了这个倌人，觉得她十分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般，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个倌人和秋谷擦肩过去，眼波澄澄的正和秋谷的眼光碰个正着，登时也呆了一呆。秋谷这个时候身不由己的跟着这个倌人，缩进安垲第来。陆丽娟不知为的什么事儿，只得也跟着进来。正是：飘零红粉，偏多迟暮之悲；落拓青衫，谁有穷途之泪。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103回

味莼园遇旧感前游
金小宝寻春逢浪子

且说章秋谷看着那倌人的模样，觉得面熟得很，却想不出她叫什么名字来。见那倌人同着那个男子走进安垲第，四面看了一看，便拣一张桌子坐下。秋谷也拣了对面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个倌人。那个倌人也秋波澄澄的看着章秋谷。两下正看之间，忽见辛修甫同着龙蟾珠款款行来。龙蟾珠一直走到面前，含笑招呼道："二少！耐阿是来仔一歇哉？"秋谷也含笑让座。哪知龙蟾珠这一声"二少"，猛然把那对面的倌人提醒，不觉失声道："阿唷！勿壳张是二少？多时勿见哉碗。刚刚倪碰着仔耐，像煞有点面熟蓦生，肚皮里向想来想去，总归想勿出，是陆里搭看见歇格。故歇想仔出来哉，实头是二少。"秋谷听得那倌人和他讲话，说话的声音十分熟溜，不觉也恍然想起道："原来是你，差不多一年勿见，几乎大家都认不出来。"

看官，你道这个倌人是谁？原来叫做祝小春，也是上海滩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以前秋谷做陈文仙的时候，祝小春和陈文仙很是要好，两下常常来往，和章秋谷言来语去的，很有些儿意思。陈文仙见了，虽然不怪秋谷，但未免总有些儿吃醋的意思，对着祝小春总是淡淡的，不很应酬她。后来祝小春做着了一户好客人，包了她一节，又在苏州做了差不多半年。如今回到上海来，再

筑香巢，芳名大震，就在清和一包了楼上三间房间。

章秋谷和她一年不见，两下见面都模模糊糊的，想不出来。当下章秋谷见了祝小春，便也和她讲些闲话，又说说陈文仙的话儿。小春道："文仙阿姊跟着仔耐，总算是俚格福气！故歇辰光，倌人要嫁格好好里客人倒勿容易哩。"秋谷听了，正要回答，忽然一眼望去，见那个小春同来的男子满面怒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秋谷见了，知道是和他吃醋，便微微一笑，对着祝小春道："我们改天再谈罢。"小春听了，还没有开口，早见那男子恨恨的催着小春道："这里没有什么味儿，我们还是到弹子房去罢。"祝小春还不知道什么意思，随口答道："刚刚来得勿多一歇，等倪坐歇再去末哉。"那个男子听了，哪里肯依，只在那里死命的催促。祝小春还在那里延延挨挨的不肯走，忽然看见章秋谷对着她微微含笑，把嘴往那边一努，祝小春方才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只见那个男子已经气得满面通红，恶狠狠的催她要走。祝小春心上方才明白，冷笑一声，只得跟着他一同出去。章秋谷这边的事，权且按下不提。

只说那四大金刚里头金小宝，自从贡春树回去之后，心上觉得好生眷恋，便天天坐着马车到张园去兜个圈子，借此消遣。这一天金小宝正坐着马车，从四马路兜转泥城桥，望着张园静安寺一路跑去。将近张园门口，忽然见一个西洋装束的少年，年纪不过二十多岁，穿着一身极细的黑呢衣服，身材伶俐，举止轻扬。坐着一辆自行车，好似星飞电转的一般，从背后直赶过来，抢出金小宝马车的上首。见了小宝，飞一个眼风，微微一笑，把身体往前一伏，两脚用力向前一送，只见那一辆脚踏车就如箭一般的直赶过去。金小宝看了，不知怎样的觉得心上微微一动。一转眼的工夫，马车早到了张园门口。小宝一眼看去，早又看见那方才的少年男子站在道旁，把那一辆脚踏车倚在一棵树上。见了小宝的马车过去，对着小宝微微的又笑一笑。接着跳上脚踏车，飞也似的又赶过金小宝面前，直到安垲第门口，方才一跃而下。等金小

宝的马车停住，下了马车，轻移莲步往内便走，这个少年男子，便也在后跟来。金小宝见了，明知道是有心吊她的膀子，便偷着回头过来，细细的打量这少年男子，只觉得他细腰窄背，骨格风华，面貌倒也不俗。小宝看了，便也对着他嫣然一笑。这一笑不打紧，只把这个少年男子喜欢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越发的紧紧跟着，一步不离。见小宝拣一张桌子坐下泡茶，他也在隔壁桌子上坐下泡茶。四目相对，你来我往的，就好像空中的流电一般，渐渐的两下都有些意思了。等了一会儿，只见那少年男子叫过堂倌来，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堂倌走过来对小宝道："这里的茶钱有了。"小宝回头一笑，尚未开口，早见那少年男子抢步过来，对着小宝点一点头道："小宝先生，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金小宝听了，觉得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却又没本事不答应他，只得把那一点朱唇略略的动了一动，就算答应过了。那少年男子又对着金小宝道："我姓牛，堂子里头的人，大家都叫我小牛。"小宝听他说到这里，禁不住"嗤"的一笑。那少年也不理会，接着说道："我们老太爷放过美国的参赞大臣，如今已经故了。我久仰小宝先生的大名，本来想要去看你。如今刚刚我们两个人在这里遇见了，也是三生有幸!"金小宝听得他说出来的话儿十分巴结，心上早有几分欢喜。横波一转，笑口微开，便对着那小牛道："牛大少，请闲搭坐歇。"小牛巴不得小宝有这一句话儿，诺诺连声的坐了下来。金小宝和他谈了一会，觉得这个人很是知趣，便存个和他款洽的念头。

看官，你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原来果然是出使美国大臣牛康伯的儿子，叫做牛幼康。牛康伯放了一任美国钦差就死了，只有牛幼康一个儿子，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万银子的家产。牛幼康从牛康伯死后，隔了几年渐渐长成，却生得十分清秀，读书也甚是聪明。只有一件毛病不好，见了一个女人，就如苍蝇见了血的一般，瞒着家里头的人，在外死命的嫖。偏偏的牛康伯那位夫人治家整肃，严厉非常。牛幼康除了问他母亲要几个钱零用之外，捞不着

一个大钱。没有法子，便只好靠着自己的年轻貌美做个幌子，到处去哄骗那些倌人，只说他还没有娶过正室，要娶她去做正室夫人。从来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班倌人见了这样的一个标致少年，哪有不爱的道理？更兼倌人们最不愿意的是嫁给人家做姨太太，最欢喜的是有人娶她去做正妻；牛幼康对着这班倌人，便把这些说话来哄骗她们，骗得那些倌人一个个都随手而转，大家都想要做牛幼康的结发夫人，把个牛幼康就当作天字第一号的恩客，非但不要他用钱，而且还肯倒贴他两个。无奈上海的倌人，十个里头倒有九个是穷的，牛幼康虽然不要化什么钱，却也弄不着什么大好处。也是金小宝合当晦气，偏偏撞见了这个宝贝。

闲话休提，只说金小宝和牛幼康谈了一回，金小宝掏出一个打簧金表来，看时已经五点一刻，便立起身来要走。对牛幼康说道："倪先去哉，牛大少晏歇点请到倪搭来！"牛幼康恭恭敬敬的答应一声道："我就立刻过去和你请安。"金小宝笑道："阿唷，请安是勿敢当格，牛大少啥实梗客气呀！"牛幼康道："小宝先生那里比不得别处，只要肯赏我的脸，容我到那边去坐一回儿，就是我的福气了。"小宝听得牛幼康这般说法，自然高兴。从来世上的事情，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何况牛幼康又是个堂堂一表的青年，自然的更加有效。金小宝便对牛幼康说道："牛大少勿要客气，搭倪一同转去阿好？"牛幼康听了大喜，便同着金小宝一起出来。金小宝坐上马车，牛幼康坐着脚踏车跟在后面。一路上，牛幼康卖弄精神，故意把脚踏车放得慢慢的，和马车同走。一霎时早已到了惠秀里门口，金小宝同着牛幼康进去。牛幼康到了金小宝房间里头，便四周看了一看，口中啧啧叹羡道："好精致的房间，不是小宝先生，也配不上这样的房间。"金小宝道："倪间搭是勿好格，小地方龌龊煞，请牛大少包涵点。"牛幼康看了一回，向小宝说道："这样精致的房间，我想要借你这里请几个朋友，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小宝道："牛大少要请客末蛮好，只怕耐牛大少勿来照应，阿

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牛幼康听了,十分欢喜。走到小宝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多谢小宝先生赏我的脸!”正是:高唐云雨,谁偷韩掾之香;醋海风波,妒煞宓妃之枕。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104回

跳空槽滑头得志
翻醋罐名妓争风

却说牛幼康走到金小宝面前，深深的打上一拱。金小宝见了，连忙把身体扭了过去，格格的笑道："牛大少勿要哩，拨别人看见仔阿要难为情。"牛幼康笑道："老实说，若是换了别人，不要说叫我给他打拱，就是翻过来他给我打拱，我还有些不高兴呢。如今在小宝先生这里，不要说打个拱，就是叫我天天给你叩一个头，我也没有什么不情愿。"小宝掩着口笑道："倪陆里有格号福气呀！"牛幼康道："我没有这般福气是真的，怎么你倒说起这样的笑话？"金小宝对着一班娘姨大姐笑道："唔笃大家听听看，说得阿要好听？"小宝口中虽是这般说法，心上却着实高兴，便也应酬了牛幼康一番。牛幼康更加得意。两个人谈了一回，牛幼康写起请客票来，叫相帮送去。不多一刻的工夫，请的客人陆续到来。这一席酒直闹到二更天气，一班客人方才散去。

自此以后，一连几天，牛幼康在金小宝院中请客，拼命的奉承金小宝，把金小宝奉承的心上迷迷糊糊起来，不多两天的工夫竟落到了牛幼康的圈套，留他住夜。牛幼康便又把那一套骗人话儿说给金小宝听。只说自己尚未娶妻，要把金小宝娶为正室。金小宝听了他的一番谎话，心上虽然欢喜，却又有几分疑惑的意思，不敢相信。暗想："牛幼康这般家世，家里头又有太夫人在堂，哪

里肯娶个倌人回去做媳妇?”金小宝心上有了这个意思，对着牛幼康却不便说出来。无奈这牛幼康哄骗倌人的本领实在不差，慢慢的骗来骗去，竟把金小宝骗得个死心塌地，一心一意的想嫁起牛幼康来。看官，你想四大金刚里头的金小宝是何等的人物！本来打定主意不想嫁人的，就是贡春树和她这样的深情缱绻、恩爱缠绵，也没有要嫁他的意思。这样一个阅历深沉的人，却给牛幼康一阵鬼混，鬼混得活动起来。这牛幼康骗人的本领可想而知的了。

闲话休提。只说金小宝自从和牛幼康落过相好以后，便不肯要牛幼康花一个钱，就是牛幼康自己身上的开支，都是小宝和他代付。一班娘姨大姐见了牛幼康这般模样，没有一些儿好处到她们身上，一个个心上都觉十分不快，渐渐都放到脸上来，见了牛幼康的面，大家都不很理他。小宝的生意本来是很好的，小宝为着一心一意想嫁牛幼康，见了别的客人都冷冷的不很应酬。客人里头也有知道这件事情的，讲出去给人听了，登时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小宝身上的一班熟客，慢慢的都裹足不前起来。依着小宝的意思，叫牛幼康立刻娶她回去。无奈牛幼康讲的本来是一片谎话，哪里有个影儿？便一天一天的支吾过去。

这一天，牛幼康正和小宝坐着说话，忽见小宝的梳头娘姨绰号叫做强盗阿金的满面怒容走进房来，对着牛幼康瞪了一眼，便一屁股坐下。小宝觉得诧异，还没有开口，早听得阿金大声讲道：“倪间搭故歇是鬼也呒拨一个来格哉，格扇招牌挂俚做啥？探探脱末拉倒哉啘。”小宝听了，心上早已有些明白，便皱着眉头道：“呒拨客人来勿关耐事，用勿着耐来唤唤喤喤，算啥格样式介，规矩也呒拨格哉。”阿金冷笑道：“耐有客人呒客人，生来勿关倪事，不过倪刚刚来格辰光，讲明白生意浪有拆头格，故歇勿要说是拆头，连拆脚才勿着杠。屋里向几几化化人，才靠仔倪一干仔吃饭，一塌刮仔拿仔三块洋钿一月，陆里开销得转？倪要去哉，梳头娘

姨末耐自家另外去寻，勿关倪事。"金小宝猛然听了这一番没情没理的话儿，只气得气满胸膛，花容失色，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停了一回，方才咬着牙齿，把金莲一顿道："耐要去末去哉啘，阿有啥人来留耐呀？说出格号放屁格闲话来，阿要气煞仔人！"阿金立起身来，淡淡的说道："倪是娘姨，生来勿好管耐格事体，只要耐勿要上别人家格当好哉。"小宝越发生气道："就算倪上仔别人家格当末，也勿关得耐啥事。耐搭倪滚出去！勿要勒浪吵勿清爽。"阿金道："去末去末哉，呒啥稀奇，耐勿要反啰，倪倒要张开仔眼睛，看看耐格拉牛府浪格少太太笃。"小宝听了，气得浑身乱抖，拍着桌子，口中乱骂；阿金口中也有些不干净的话骂出来。小宝气到极处，叫进相帮来，立时立刻的把她撵了出去，又把她的东西铺盖一古脑儿都丢出门外，方才气平了些。想着这些口舌，是为着要嫁牛幼康起的，便叫相帮立刻把牌子除了下来。相帮心上虽然不愿意，却又不敢不听，只得除下牌子送进房间。金小宝见牌子已经除了，便催着牛幼康央媒择日，讲明不要他一个钱身价。牛幼康还想支吾，金小宝哪里肯听！牛幼康只得暂时答应，心上却在那里打算脱身主意。过了一天，问小宝借了两副金镯子，只说有人要照样打造，要借去看个样儿。金小宝绝不疑心，慨然交付。哪知这一下子就如断线风筝，出笼黄鹄，一连去了几天，连个影儿也不见来。

小宝自从和牛幼康认得以来，两个人没有一天不见面的，如今忽然几天不来，小宝还十分记挂，只道病了，很觉得不放心。叫个人到牛幼康家里头去问信，又问不出来。细细的在外面打听了几天，方才知道牛幼康有一天同着朋友在戏园里头看戏，遇见了祝小春也在包厢听戏，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吊膀子，竟吊上了。牛幼康当时跟着祝小春回去，只摆了一台的酒，轻轻易易的就有了相好。从来男子的性情，都是得新忘故的。牛幼康看了祝小春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觉得都比金小宝高些，便把以前哄骗金小

宝的那一番手段都移到祝小春身上来。一连在祝小春院中住了几天，金小宝那边竟是绝迹不去。这个信息传到金小宝耳中，金小宝不听犹可，听了这句话儿，这一气非同小可，觉得眼迸金花，耳鸣钟鼓，登时地转天旋的，心上就有些恍恍荡荡起来。想着他骗了两副金镯子去还没有什么稀奇，最可恨的拿了自己的金镯子，倒反去送给祝小春，真是有生以来从没有上过这般恶当。呆呆的气了一回，要想就是这样的割断了罢，毕竟心上有些割舍不得，便叫手下的娘姨大姐到祝小春那边去请。无奈到了那里，小春院中的人总回说不在这里。一连去了七八次，都是这般。小宝气得无可如何，只得忍着，再叫人细细探听。想着牛幼康躲在祝小春院中不便去找，只好趁着他们两个人一同出门的时候再去找到了他，和他理论。小宝为了这件事儿，心上二十四分的抑郁，也不梳头，也不出门，恹恹闷闷的过了几天。

这一天下午，小宝吃过了饭，一个人坐在那里，捧着一支金水烟袋，呆呆的只顾出神。只见一个大姐阿囡匆匆的走进来，对着小宝说道："今朝牛家里搭仔祝小春，两家头一淘坐仔马车到张园去哉。"小宝听了，跳起来问道："阿是真格呀？"阿囡道："自然真格啘。刚刚一大里向马夫阿龙来搭倪说格，阿有啥假格呀？"小宝道："耐豪燥点叫阿龙拉一部马车来，倪两家头一淘去。"阿囡答应着去了，不一刻马车早已放到门口。小宝把头略略的拢了一拢，薄施脂粉，换了一件衣服，立刻同着阿囡坐上马车，赶到张园。先到安垲第内略略的看了一看，便到老洋房照相馆去兜了一趟，不见牛幼康的影儿。小宝见找不到，心上甚是懊恼，只得又到弹子房来。刚刚走进门口，就看见牛幼康正高高兴兴的同着几个人在那里打弹子，祝小春立在牛幼康一起，两个人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在那里说些什么。金小宝走进门来，一眼看见了牛幼康，不觉怒从心起，蛾眉紧皱，粉面通红。抢步上去，冷冷的对着牛幼康说道："耐倒好格，几日天勿到倪搭去，倒一干仔勒浪舒

齐。”牛幼康猛然见了金小宝进来，由不得心上大吃一惊，带耳根连脖子都胀得通红。听了金小宝的几句话儿，一个字儿都回不出，就如一个木偶一般，呆呆的站在那里。金小宝又冷笑道：“请耐同仔倪一淘转去，倪有两声闲话要问问耐。”牛幼康听了，好像没有听见的一般，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金小宝道：“去哩，阿曾听见呀？”牛幼康听了，还是一个不动。气得个金小宝赶过去，伸出右手拉住牛幼康一只耳朵，拉着便走。拉得牛幼康抱着头叫声“阿唷坏”。金小宝正拉着牛幼康的耳朵要走，忽然祝小春抢上前来，一手拉住牛幼康，一手拦住金小宝，高声说道：“耐是啥人介，拉仔牛大少到啥地方去？有啥闲话好讲出来拨大家听格啘，拉拉扯扯算啥样式介。”金小宝正一肚子的没好气，也大声说道：“倪末就是金小宝，牛大少是倪搭格客人。倪同俚转去有闲话搭俚说，勿关耐事，用勿着耐来多管。”祝小春冷笑道：“啥人说勿关倪事介，牛大少末是倪搭格客人。耐要搭俚说闲话末，到俚府上去请末哉，故歇勒浪归搭末，就叫勿成功。”说着又对着旁边的众人说着：“唔笃大家看看，也呒拨实梗样式格啘，勒浪归搭地方，几几化化格人，动手动脚，真真面孔才勿要格哉！”金小宝听了，气得大骂道：“耐格人千人格烂污婊子！倪搭格客人，做得好好里来，浪拨耐格烂污婊子拉仔过去，再有面孔搭倪瞎吵。”祝小春听了，也大怒道：“倪是烂污婊子！耐阿是人家人呀！大家才是一样格，呒啥海外。耐说倪拉仔耐格客人，阿是倪到耐屋里向去拉格呀？上海滩浪客人末也勿是做一个倌人，倌人末也勿是做一个客人。挂仔牌子末，只要是客人末，大家好做格。耐格客人末哪哼呢？阿是耐格客人，就勿许倪做格？老实说，勿要说倪覅拉耐啥格客人，就算倪拉仔耐格客人末，耐也只好两只眼睛望着倪。耐有本事末拉牢仔客人，勿要放俚出来，故歇自家做勿牢客人，客人跳仔槽，再要说出实梗格闲话来，阿要鸭屎臭。”金小宝听了祝小春这番说话，一时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她，只得也骂道：“耐自家勿要面孔，

拉牢仔客人勿放，再说别人鸭屎臭。”祝小春微微冷笑道：“唔笃大家听听看，到底是啥人勿要面孔，耐是勿挂牌子格住家呀？倒有面孔到归搭来拉客人格。就是四马路浪格野鸡末，也勿糙至于实梗样式啘。”这几句骂得十分刻毒，金小宝怒气冲天，放了牛幼康，伸出手来把祝小春劈面一掌。祝小春不提防她要动手，出其不意，“拍”的一声，左边脸上着了一下。只打得祝小春粉面生烟，星眸出火，大声骂道：“勿要面孔格烂污婊子，再有面孔打人！”说着，便也伸出手来，一把扭住了金小宝的胸前衣服，还她一掌。小宝急忙一闪，立脚不定，身体向前一晃，扑的倒在地下。祝小春扭住了金小宝的衣服不肯放手，一同跌下地去。两个人就在地下滚作一团。阿囡立在旁边，见小宝倒在地下，想要抢过去帮时，早被祝小春跟来的一个娘姨拦住。就这个一转眼的时候，人丛里早转出一个人来。正是：嗔莺叱燕，何来娘子之军？绿舞红飞，不数鸳鸯之队。不知这个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下回交代。

第105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讥浪子

却说金小宝和祝小春两个人正滚在地下，人丛里早挤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究竟是谁，料想列位看官也不用在下做书的饶舌，一定知道是章秋谷了。

只说章秋谷走上前来，轻轻的把金小宝同祝小春两个人在地下扶了起来，一手拉着一个，口中说道："你们有话好说，何必动手动脚，失了体统！"祝小春还没有开口，金小宝早听得是章秋谷的声音，心上就吃一惊。抬起头来看时，果然就是章秋谷。只羞得个金小宝满面通红，心头乱跳，几乎要急出泪来，恨不得有个地洞让她钻了进去。低着个头，再也不敢抬起来。只听得章秋谷朗然说道："你们为什么这般急闹？把这件事儿讲出来给我听听，或者可以和你们说句话儿。"祝小春听了，便抢着把自己和金小宝的事情对秋谷讲了一遍。秋谷点一点头，又问小宝道："你这般生气，究竟什么原故？"小宝没奈何，只得也把这件事儿略略述了一遍。秋谷听了，便正色向牛幼康道："尊姓是牛，想来是牛钦使的少君子，还没有请教台甫是哪两个字儿？"牛幼康见章秋谷两只手两边挽着金小宝和祝小春，心上很不愿意，却又说不出来。如今见秋谷问他的号，没本事不答应，只得顺口答道："不敢！贱字幼康。"章秋谷正颜厉色的对他说道："牛幼翁，不是兄弟大胆，说

句放肆的话儿。这件事儿，她们两个人都没有错处，都是你老兄一个人不好。你既然借了小宝的两副镯子，不应该一连几天不去，怪不得小宝动了疑心，出来找你。小春见自己的客人平空被别人拉了去，不晓得这里头还有这样的一回事情，出来讲话却也不能怪她的不是。如今事情既然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你老兄打算怎样呢?”说着，便回头向祝小春、金小宝两个人说道:“据我看来，你们两个人平日之间又没有什么仇恨,何必为这点儿小事大家吵闹?况且说起来，无非为着客人身上的事情，传说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听，不如你们两下都看在我的面上，讲了和罢。”祝小春听了，抢着说道:“倪好好里搭俚讲闲话，俚倒勿问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拨出手来就打格，是啥格道理，倪倒要问问俚笃。”秋谷笑道:“不必说了,你们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她虽然平空打你一下，你也把她拉了一跤，大家只算得一个扯直。依着我的话儿，大家只当没有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这个时候的金小宝心上觉得好生惶愧，偏偏这样的事儿又给章秋谷来撞见了，又羞又悔，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恨不得立时立刻跑了开去，无奈一只手被章秋谷紧紧拉住，无可如何。听了章秋谷的一番说话，巴不得两下讲和，便抬起头来，含羞说道:“二少格闲话蛮准，大家只吮拨格件事体末拉倒哉啘。”祝小春起先意思还有些装腔作势的，不肯答应，如今见了金小宝先答应了，觉得自己占了上风，便也高高兴兴的点头应允。

秋谷见两下都答应了，心中自是欢喜，回过头来，对着牛幼康说道:“老兄还借了小宝的两副镯子没有还她是不是?”牛幼康蓦然之间听了这一句话儿，不觉面上一红道:“那是有的，兄弟连日有事，没有工夫，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带去给她。”章秋谷微笑道:“小宝那事，你老兄的去与不去，我们旁人不能一定要你怎样，至于这个镯子的事情似乎应该赶紧还她，方才是个道理。如若不然，给别人传说起来，不说你老兄一时匆促没有工夫，只说你老

兄这般家世，还要吞没倌人的东西，未免有些不好听。”牛幼康听了，心上十分不快，待要发作几句，又发作不出来，只得红着脸说道：“这是哪里说起，我兄弟也何至于做这样没出息的事儿，如今明天就叫人送去就是了。”秋谷听了，知道他心上不快，便又对他说道：“论起理来，这件事儿与旁人不相干，不过照理上看起来，应该是这般办法就是了。”说着便放了祝小春，携着金小宝的手说道：“我们还到那边安垲第去坐一回儿。”金小宝答应一声，轻移莲步，跟在秋谷后面。陆丽娟和辛修甫、龙蟾珠等也一起跟来。秋谷临出弹子房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和祝小春打了一个照会，笑微微的说道：“我们隔天再见！”祝小春见章秋谷携着金小宝的手，和她同走，那样儿甚是亲热，不觉心上也有些酸溜溜的起来，对着秋谷把嘴撇了一撇，也不言语。秋谷会意，只是微微的笑，也不去理会牛幼康，同着金小宝一干人，竟转到大洋房来，重新拣了一张桌子，五个人团团坐下。

金小宝虽然坐在桌子上，只是面红耳热的，不好意思。秋谷见了，便对小宝说道：“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道理，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金小宝听了，巴不得这样，便立起身来，和辛修甫、陆丽娟等打了一个招呼，同着秋谷一直的走到草地上去。秋谷恐怕小宝走不上来，便慢慢的走。走了一段，小宝已经觉得有些娇喘微微。秋谷搀着她的手，在树荫里头歇了一会。小宝忽然抬起头来，朱唇微动，好像要和秋谷说话的样儿。却又脸上一红，低下头去。秋谷见了，已经猜料了七八分，问她有什么话说。小宝延挨了一会儿，方才吞吞吐吐的说道：“谢谢耐！今朝格件事体阿好……”金小宝说到这两个字儿，顿了一顿，说不下去。秋谷接着说道：“你只顾放心，贡春树那边，我决不提起就是了。其实这件事儿，也没有什么稀奇，吃了把势饭没有法儿，就春树知道了，也不能怪你。”小宝听了，抬起头来望了秋谷一眼，樱唇红绽，笑口微开，低低的对秋谷说：“格末谢谢耐！倪吃仔格碗把势饭，也

叫呒说法。”秋谷和她取笑道：“我记得那一回你和张书玉两个人吃醋，也在这个地方。一班马夫七手八脚的把你团团围住，还是我挺身出来，为你们两个人讲和，方才了事。”说到这里，金小宝脸又一红，顺手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闲话讲明白仔哩，格是张书玉搭倪吃醋呀！倪几时搭俚吃过啥格醋介？”秋谷笑道：“就算我说错了，是张书玉和你吃醋，如今又在这里和你同祝小春讲和，一连为你当了两次苦差，你应该怎样的谢谢我呢？”金小宝听了，不觉低头一笑，也不开口，把手去掠着头上的云鬓。秋谷再问一遍，小宝方才格格的笑道：“耐搭贡大少是好朋友呀！”秋谷笑道：“我和春树虽然是要好朋友，但是春树是我荐给你的，两下比较起来，我的资格又要比春树老些。”小宝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只怕呒拨实梗格规矩哩。”秋谷道：“堂子里头，什么规矩不规矩，真讲规矩的人不到堂子里头去玩了。”小宝没有说话，只看着秋谷微笑。秋谷见小宝薄施脂粉，丰韵天然，不觉心上很有些眷恋的意思。忽然转过念头来想道：“小宝是春树的相好，我和春树的交情比不得别人，到底有些不便。”正想着，忽听得小宝讲道：“倪转去罢，辰光勿早哉。”秋谷听了抬起头来看时，果然霞彩满天，斜阳欲没，四围暝色，一片苍烟，便也同着金小宝转进安垲第来。

只见范彩霞、陈海秋也来了，坐在辛修甫一班人一起。秋谷见了范彩霞，朝她点一点头，便问陈海秋道：“你们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陈海秋道：“我正要来的时候，刚刚有个朋友找到东尚仁去，和我讲话直到这个时候，方得脱身。”说罢，陆丽娟已经立起身来，对着秋谷说道：“倪去罢。”这个时候，金小宝悄悄的拉一拉秋谷的衣服，附耳说道：“耐一淘到倪搭去。”秋谷便对陆丽娟说了，叫她自己坐车回去。陆丽娟听了，未免有些不愿意，勉强答应。秋谷便同着金小宝要走，辛修甫叫住他道：“等回儿请你在西安坊吃酒，你有别处应酬没有？”陈海秋也要请秋谷和修甫在范彩霞院中吃酒。秋谷想了一想道：“今天虽然有两个人约我吃酒，

但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知己朋友，就不去也不要紧；或者我跑到那里略略的坐一会儿，就到你们那边也好。”辛修甫、陈海秋听了，都点点头答应。秋谷便同着金小宝走出大洋房门口，叫马夫把马车放过来。秋谷因为自己坐的是亨斯利两轮车，便叫金小宝把马车换给陆丽娟坐。金小宝的大姐阿囡便和陆丽娟一车，秋谷自己拉缰和小宝同坐。陆丽娟满心委屈，却又不便说什么，只着着实实的盯了秋谷一眼。秋谷见了，觉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对她不起。想着也顾不得许多，只得由她。自是：双星无那，银河七夕之槎；一笑相逢，洛浦飞仙之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106回

危崖勒马虚度清宵
宝镜孤鸾枉辜良夜

且说章秋谷同着金小宝上了马车，秋谷把丝缰一带，从老洋房弹子房那一面大宽转兜过来。马车跑过老洋房门外，只见老洋房门口站着一个淡妆素服的丽人。头上打着一条油松大辫，发光可鉴，膏沐照人。身上一身本色单罗衫裤，胸前簪着一朵红花。下面的裤管高高吊起，露出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穿着一双大红缎绣花弓鞋，真个一搦凌波，不盈三寸。那一身打扮，好像是个髦儿戏班里头的人。见了章秋谷自己拉缰过去，便嫣然微笑，送了一个眼风。秋谷的马车飞一般的过去，只觉得两下的眼睛一错，眼睛里头霍的电光一闪，秋谷的马车已过去了三五丈远的地方。依着秋谷的心上，要想把马车再兜转老洋房门口，细细的认她一认，怎奈那匹马四啼飞动，就像星光电掣一般，一时勒它不住；更兼那边的地方不大，马车一时间转不过身来，又有一个金小宝同在车上，似乎觉得不好意思，只得由着那匹马的性儿，往前跑去，心上却十分惆怅。不由得问着金小宝道："方才老洋房门口站着的一个女子，好像也是个倌人，你认得这个人不认得？"金小宝听了，微微含笑，对着秋谷摇一摇头。秋谷不知不觉的说出一句道："可惜！"小宝含笑道："耐可惜啥物事呀？"秋谷道："方才那女子模样长得很不错，可惜你又不认得她。"金小宝斜着一双俊眼，笑道：

“耐格人阿，真真是苏州人打话，叫声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秋谷听了，不觉也好笑起来。

两个人一路说着话儿，不知不觉的马车已经到了惠秀里门口。秋谷扶着金小宝跨下车来，小宝要留秋谷进去坐一会儿，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跟着小宝进房坐下谈了一会。秋谷要走，小宝不肯放他道：“倪两家头难得碰头，刚刚坐得一歇，啥咦要去哉呀？”秋谷本来心上很爱小宝的，但是秋谷的性情，喜欢这个倌人，却不是一定要和她落水，不过大家有些意思罢了。如今见了金小宝这样苦留，便道：“既然如此，我这会儿还要到别处去应酬一下，回来我到西安坊和东尚仁的时候，我们同去何如？”金小宝道：“俚笃咦勿请倪，同仔耐去，算啥样式呀？”秋谷道：“那怕什么！你和辛修甫、陈海秋认得也不是一天了，就算个闯席的客人何妨？”金小宝想了一想，方才应允，又叮嘱秋谷道：“耐去仔要就来格哩。”秋谷道：“这个自然。”说着，便立起身来走出门外，跳上马车，赶到东荟芳黄菊英家，是一个什么吴淞钓捐局委员姓邓的朋友请他的。秋谷只略略的坐了一会，又到别处应酬了一转，惦记着小宝等他，便辞了主人，径到小宝院中来。只见小宝换了一身男装衣服，穿着一件湖色单罗长衫，单纱一字襟半臂，胸前一个花球，香风扑鼻，面上的脂粉一齐洗掉，梳了一条大辫，脚下也换了一双夹纱衬金的小靴，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见了秋谷便笑道：“耐看倪改仔男装阿好？”秋谷自头自脚细细打量一番，口中赞道：“真个是巫山神女、姑射仙人，可惜我没有这般福份。”小宝听了，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勿要瞎三话四哉，倪去罢。”说着，便移步下楼，同着秋谷坐上马车。只转一个弯，便到了西安坊门口。

秋谷同着小宝一同进去，辛修甫一眼见秋谷同了一个男子进来，没有看得清楚，只道是秋谷同来的朋友。立起身来一看，方才知道就是金小宝改的男装。金小宝见了修甫，却恭恭敬敬的打了一个躬。修甫大笑起来，口中说道：“今天小宝先生居然肯赏我

的光，实在意想不到。”秋谷坐下来，便问局票写了没有。修甫道：“都写好了，只等你一个人。”秋谷拿过来看了一看，见自家名下仍旧是写的陆丽娟和梁绿珠，便点一点头，交给娘姨发出去。修甫见客已齐了，便叫起手巾，大家入席。依着辛修甫，要请金小宝会首席，小宝不肯，和章秋谷并肩坐了。不一会，叫的局一个个陆续到来。别人都没有什么，只有陆丽娟见金小宝和秋谷并肩执手，密密切切的讲话，心上有些醋意，低头不语。梁绿珠和秋谷没有落过相好，心上倒没有什么。这一席，大家因为还要翻台到东尚仁去，便略略吃些，都不尽量。上过了头四道，大家一哄的都到东尚仁范彩霞院中来，又闹了一会，已经十二点钟了。陆丽娟走的时候，悄悄的问秋谷道：“耐宴歇点阿来？”秋谷沉吟道：“来的。”陆丽娟道：“格末倪来浪等耐，勿要绰烂污哩。”秋谷点一点头。等着席散之后，秋谷同金小宝依然双双回去。到了小宝院中，小宝见秋谷有些醉意，便自己开了一瓶荷兰水给秋谷吃了，方才两个人促膝深谈。小宝便把自己本来不愿嫁人的意思和这一番上了牛幼康圈套的原因，细细的和秋谷讲了一遍。叹一口气道：“上海格客人，总归靠勿住，就像贡大少末，故歇看看好像呒啥，慢慢里也勿知到底哪哼。”说着，不觉有些凄楚起来，眼角里头盈盈的含着一汪珠泪。秋谷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看着小宝的样儿，似离似合，眉目含情，便握着小宝的手道：“我们两个人……”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又叹一口气道：“只好做个朋友罢。”小宝听了，眼波溶溶的看着秋谷，看了一会儿，不觉也长叹一声，低下头去。秋谷见了这般模样，觉得一个心七上八下的不妥当，好像要直跳出腔子外来。暗想：“若是小宝一定不肯放我走时，我也只得应酬一遭的了。”小宝挨了一会，抬起头来对着秋谷说道：“二少格闲话勿错，倪也勿好……”说到这里，那下半句竟说不出来。秋谷咬一咬牙齿，硬着心肠道：“时候不早，我要回去了。”小宝也不开口，只点一点头。秋谷正要走时，小宝又道：“耐慢慢交走。”秋

谷便立定了，等她说出什么来。小宝停了一停道："耐身上阿冷?"秋谷摇一摇头，就走出房门，小宝也送出来。秋谷对她摆手，叫她进去。小宝不语，一直送下扶梯，走到门口，看着秋谷上了马车，方才进去。

秋谷回到新马路公馆里头，差不多已经天亮，陈文仙还一个人坐着等他。见秋谷回来，便立起来，打了一个呵欠，笑着说道："我晓得你今天晚上一定回家，所以没有睡觉。"秋谷见桌子上排着一本牙牌神数，又有一副牙牌放在桌上，便道："你在这里起牙牌数?"文仙笑道："等了你半天，你不回来，一时气闷，借着这个消遣，也不知灵与不灵。"秋谷道："这些事情本来是骗骗小孩子的，哪里会灵?"文仙道："你不要不信，世上鬼神的事情都是有的。"秋谷听了，知道文仙妇女性质，迷信甚深，一时劝化不过来，便也只得由她。只问一句道："我不在家，你冷静不冷静?"文仙笑道："你回来就不冷静了。"秋谷道："却是对你不起，我在外面这样的打茶围、吃花酒，却要累着你深更半夜守在这里，其实我们如今是自己人，可以不必这个样儿。"文仙道："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自己人，你又何必和我这般的客气呢?"秋谷听了，没有话说，便也微微一笑，相携就寝，一夜无话不提。

过了一晚，章秋谷到九点钟方才起来，便有许多朋友都来贺节。秋谷倒应酬了一回，免不得也坐着马车到各处去走了一转，猛然想起昨天答应陆丽娟到她院中去的，便吩咐马夫一直放到久安里门口。秋谷下了车，径到陆丽娟院中来。陆丽娟见了秋谷，似笑非笑的说道："阿呀！章二少，贵人勿踏贱地，哪哼跑到仔倪搭小地方来哉，勿要踏错仔门堂子哩。"说着，便别过头去。秋谷见丽娟脂粉不施，玉容寂寞，知道她为着昨天金小宝的事情不快，便抢步上去，拉着陆丽娟的手道："昨天晚上对不起，累你空等一回，不知怎样的糊里湖涂就忘了这件事儿。"丽娟冷笑道："本来倪自家勿好，倪搭实梗格小地方，陆里请得动耐格位二少。"秋谷道：

“你不要生气，我和你赔个礼儿好不好？”说着，就对着陆丽娟打了一拱。陆丽娟别转了头，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口中说道：“勿敢当，倪也覅生着格副骨头。”说罢停了一停，又道：“倪看耐昨日仔直头有点浑淘淘哉，拨别人家迷昏仔，陆里还记得到倪搭来。”秋谷道：“你不要疑心小宝和我有什么相好，我和她两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哪里有什么别的事情？况且小宝的相好客人姓贡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也不肯做这样的事儿。”陆丽娟听了，哪里肯信，冷笑道：“耐格号闲话只好去骗骗三岁的小干件，耐去搭金小宝哪哼哪哼，勿关得倪啥事。倪也勿好来管仔耐，叫耐勿要做俚，不过耐就搭倪讲明白仔，也旡啥稀奇。啥事体定规要瞒牢仔倪勿搭倪说，耐倒搭倪讲讲格个道理看。”秋谷看了陆丽娟娇嗔满面，情不自禁便婉婉曲曲的对她说道：“老实说，我就是和金小宝落了相好，我也不必瞒你，但是委实的没有这件事儿。你只想我和你认得差不多也有一年，哪一件事儿是瞒过你的，你不信只顾去问辛修甫、陈海秋他们一班人，究竟可有这件事情？”陆丽娟听了，还有些似信不信的，秋谷又安慰了她一番。坐了一会，忽然又想起昨日在张园老洋房门口遇见的那个人来，想要想个法子去找她。盘算了一回，想着那一身打扮一定是个髦儿戏班里头的人，只要今天再到张园去一趟，到楼上去看髦儿戏，一定找得着的。想罢，便对陆丽娟道：“我还有些事情，去一去就来。”陆丽娟道：“格末耐格双台几点钟来吃呀？”秋谷想了一想道：“今天端午朋友们的台面很多，就要晚上十点钟罢。”陆丽娟听了，点一点头。秋谷便回到自家公馆里头，和陈文仙说了，要同她到张园去，文仙欣然答应。略略的梳掠一回，换了衣服，同着秋谷直到张园来。正是：看花载酒，十年杜牧之狂；对影闻声，一枕西楼之梦。未知章秋谷到了张园，如何去找寻那个女子，且看下回交代。

第107回

游张园初看髦儿戏
访萧娘又遇意中人

只说章秋谷同着陈文仙到了张园，只到安垲第去转了一转，便要到海天胜处去看髦儿戏。陈文仙道："这个地方的髦儿戏没有什么看头的，我们何必去看它。"秋谷也不瞒她，竟是直言拜上的把昨天的事儿和陈文仙说了一遍。文仙听了，只是微笑，也不言语。

两个人同到海天胜处，走进戏场，拣了一张桌子，并肩坐下。秋谷刚刚坐定，便抬起头来，往那戏场上看时，只见场上正在那里做《探亲相骂》的一出。那扮城里亲家的花旦叫做玉兰花，却也生得眉目玲珑，身材娇小，很有几分可爱，却不是昨天见过的那一个。秋谷留心看了多时，总不见她的影儿，秋谷心上有些疑惑道："昨天看她的打扮，明明是髦儿戏班里头的人，怎么今天竟没有这个人的影儿？"正想着，忽然觉得陈文仙把自己衣服轻轻一扯，秋谷回过头来问时，文仙对着秋谷把嘴往东边一努，悄悄的说道："你看那边一个是不是你昨天遇见的？"秋谷顺着文仙指的一方看将过去，只见离自己的座位不远坐着一个丽人。明眸皓齿，宝靥云鬟；小蛮杨柳之腰，樊素樱桃之口；正在那里和同坐的一个少妇交头接耳的，不知说些什么。虽然不是昨日的那一个人，却也彼此相衡不相上下。秋谷瞧了一会，把一双眼睛不住的周围上下，仔仔细细的打量她。正看得高兴，忽然那女子回过头来，和

章秋谷正打了一个照面，见了秋谷这般模样，不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红上眉梢，春融眼角，低下头去微微一笑。章秋谷见了，虽然明知道这一笑不见得就是有什么吊膀子的意思，却由不得心上的一缕情丝便有些摇曳起来。

这个时候，刚刚一个人在外面大踏步走进来，见章秋谷呆呆的坐在那里，便抢步上去，伸出一只手来，在秋谷肩头上一拍。秋谷正在那里出神，被他这一拍，猛然吃了一惊，直立起来看时，原来就是张园的总经理人，姓李号伯惠。秋谷同他向来认得，却没有什么交情，便随意和他谈了几句。李伯惠就在秋谷后面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秋谷问他髦儿戏班里头的花旦是哪一个，李伯惠道："就是方才做《探亲相骂》的玉兰花，还有一个叫做月月仙，却面貌生得很平常，只好算个配角罢了。"章秋谷听了，便把昨日在老洋房门口遇见那个女子的事情一一和李伯惠说了，又把她的面貌、打扮细细的和李伯惠讲过一遍，问李伯惠可认得这样的一个人。李伯惠听了，想了一想，也说不认得。

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惆怅起来，觉得咫尺山河，玉人何处？正低着个头，细细的心上在那里摹拟那个女子的体态，忽地听得那坐在左首的女子对着同坐的少妇口中说道："我们回去罢，这个戏没有什么看头。"这两句话儿莺声呖呖，直送到章秋谷耳朵里头来，章秋谷听了，不觉心中一动。早见这个女子款款的立起身来，同着那个少妇，香风飘拂的一步一步走过来，恰恰在章秋谷面前经过。起先隔着一张桌子，秋谷看得还未十分清楚，又不好意思走过去打量她；如今见她从自己身边走过，自然要细细的领略她的丰神。只见她俊眼流波，长眉却月；春云作态，秋水为神。那一种清华秀曼的丰姿，隐隐的都在眉目中间现出。更兼秾纤合度，修短得中；步步金莲，亭亭倩影。慢慢的走过来，走到章秋谷面前，不由得偷转秋波，把章秋谷看了一眼。哪里知道章秋谷正在那里目不转睛的看她，两下的眼光刚刚的碰一个正着。那女子见了章

秋谷也在看她，连忙别过头去，装作没有理会的样儿，急急走了过去。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好像被那女子眼睛里头的电气吸了过去的一般，不管三七二十一立起身来，把陈文仙拉了一拉，立时立刻的跟在那女子后面，往外便走。那女子一面在前走着，却也频频回过头来看着后面，一直走到安垲第门外，那女子便立定了脚步，觉得已经有些娇喘微微的样儿，把手掠着头上的鬓发，略略的立了一会，便叫了一声："我们的马车在哪里？"叫着，早见一个马夫跑过去说了几句话儿，便飞一般的向前跑去，不多时早拉过一辆皮篷车来。那个女子和着那个少妇两个人，手搀手儿的一同上去。这个当儿，章秋谷站在一旁，早已将自己的马车叫了过来，同着陈文仙坐上马车。把丝缰一抖，紧紧的跟着前面的皮篷马车，跑出张园门外。

只见前面那辆马车走不多时，忽地带转马头，把丝缰略略一偏，竟望刺斜里爱文义路一带直跑过去，秋谷也拉马车紧紧相随。前后两辆马车、八个马蹄好似追风逐电一般。秋谷见这一条路上行人甚少，便使一个手段，把手内的丝缰轻轻的往前提了一提，拔出鞭子来，在马背上微微的一掠，那马放开四蹄，好似那羽箭离弦、弹丸脱手，一霎时早赶过皮篷马车的前面，跑上二三十丈地方。又把马头带转来，在皮篷马车的右边直擦过去。只见那女子坐在马车里面，对着秋谷微微展笑，启齿嫣然。两下的马车霍的电光一闪，早已两边错过。章秋谷等她的马车已经过去，依旧勒转马车，缓缓的跟在后面，一直盯到新马路人寿里门外，前面的马车方才停住。章秋谷也把马车停在一旁，吩咐陈文仙在车上暂坐一会。自己跳下车来，看那女子同着那少妇一同下了马车，走进弄内第三家，门口贴着"平江伍公馆"几个字儿。那女子走到大门里面方才回过头来，看着章秋谷还一个人跟在后面，不觉"嗤"的一笑。听得"呀"的一声，两扇大门已经闭上，把一个章秋谷关在门外。真个是：阳台春杳，巫峡云封；苍茫银汉之波，惆

怅蓝桥之路。一个人立在大门外面细细的认了一认，便回转身来，同着陈文仙一同回去。陈文仙见了秋谷这般模样，心上未免有些醋意，却不便说出来。

秋谷只在自己公馆里头坐了一坐，想着今天端午，不但有许多朋友请他吃酒，就是自己也有两处台面，恐怕迟了来不及，忙忙的又跑了出来，各处应酬了一回，方才到陆丽娟院中吃了一个双台，直闹到两点多钟方才散席。陆丽娟要留秋谷住在院中，秋谷执意不肯。陆丽娟见留不住，心上就不愿意起来，把秋谷打了一下道："耐要去末去末哉，呒啥人来浪拉牢仔耐，倪格搭小地方，陆里放得落耐格位大人！"秋谷听了，还没有说出什么来，阿金妹早接过来说道："今朝节浪，俉笃两家头，自然要双双对对、团团圆圆末好婉。"秋谷笑道："不瞒你们说，今天端午，我们姨太太一定在公馆里头等我回去，所以我不肯住在这里。"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陆丽娟抢步过来，推着秋谷的背道："耐豪燥点搭倪请出去，好去陪俉笃格姨太太，晏歇点姨太太动起气来，勿要害耐吃生活。"章秋谷见陆丽娟粉面生红，蛾眉微竖，认真动起气来，只得回转身来，拉着陆丽娟的手并肩坐下，对她笑道："你不要生气！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你就明白了。我章秋谷顶天立地，自然不是个怕姨太太的人，但是既然把她娶到家中，自然要处处和她同心合意，方才是个道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和她说过今天一定回来，如今不回去自然没有什么要紧，但何苦哄她一个人在家里冷冷清清的坐等一夜呢？我今天不肯冷落了姨太太住在你的院中，到了别的时候就也不肯冷落了你住在别人院内；如今我不肯辜负姨太太，别的时候就不肯辜负你。要是今天我听了你的话，住在这里，丢掉了姨太太，难保到了那个时候也听了别人的话儿住在别处，丢掉了你。你只要细细想一想我的话儿，自然气就平了。"这一席话，说得陆丽娟一场烈火不知化到哪里去了，低着头一言不发。秋谷见了，便又和她并倚香肩、低偎檀口的问道："我的话

儿可是不是？”陆丽娟听了，一时转不过口来，只冷冷的回答道：“算耐会说！一口嘴翻来覆去，总归是耐一干仔格闲话。”说着不觉横波一笑，立起身来，把秋谷推开，口中说道：“耐转去罢，明朝要来格嘘。”秋谷见了，知道她已经心平气和的了，便也趁势说了几句闲话，搭讪着走了。

回到公馆，见陈文仙一个人在灯下支颐独坐，好像心上在那里想什么事儿。秋谷笑着问她想些什么，文仙道：“我在这里想今天张园里头的情景。”秋谷听了，心上已经有几分明白她的意思，便拥着陈文仙在大床沿上坐下，默然相对。文仙也不开口，停了一会儿，秋谷忽然问道：“我遇着的妇女也不知多多少少，没有一个不爱吃醋的人，怎么你在我身上竟没有一些儿吃醋的意思？这是什么原故？”文仙听了，微微笑道：“老实和你说，天下但凡是个女子，没有个不吃醋的人。就是我，自从嫁你之后，见你还是那般拈花惹草的性情，我心上也不免有些不快。但是我和你相处几年，很知道你的性情，虽然外面这般模样，心上却还有些把握，不是那般不分好歹、不知黑白的人。只要你有了别人，不要得新忘故也就是了。”说着，不觉微微的叹一口气。秋谷听着陈文仙这几句话儿说得楚楚可怜，觉得心上好生抱歉，跳起身来对着陈文仙打了一拱道：“总算我一生幸福，娶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正是：夜阑灯灺，罗帏之私语轻轻；倚影怜声，卧后之清宵细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108回

情切切密意慰檀郎
意绵绵深情回倩女

却说章秋谷对陈文仙打了一拱，陈文仙连忙立起身来，背过脸去，口中说道："为什么平空的又要打起拱来？"秋谷笑道："我自从把你娶到家中之后，还是这样的拈花惹草、到处留情，你却从没有和我闹过一回、争过一句，仔细想起来，觉得很有些对你不起，所以今天朝你打一个拱，总算和你赔个不是。"文仙听了，也笑道："自己人何必还要这般客气，打拱作揖的，不要折了我的福份。"章秋谷道："若要论起理来，你的嫁我，既没有要我的钱，又不是贪我的势，我娶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总算心满意足，没有什么不合，不应该再在外面这般胡闹。但是我天生成是这般的性情，实在无可如何，你也只好将就一点的了。"陈文仙道："我也知道你性情如此，和你争论也是不中用的，倒反大家存了意见，只要你把我这个人长长的放在心上，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忽然反面无情起来，也就是了。"秋谷道："这个你只顾放心，我也不是这样负心薄幸的人物。难道我们认得了这几年，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不成？"文仙听了，斜着一双俊眼，微微笑道："我也知道不会这般薄幸，所以凭你在外面这样混闹，没有什么不放心。如若不然，老实说，我也不至于这般冒失。"文仙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秋谷接着说道："可是不嫁我么？"文仙含笑点一点头。秋谷又道：

"我家里虽然现有正室，我待她却很平常，没有和你这般熨贴。但是我在你面上，虽然别的没有什么，却免不得东去吊个膀子，西去做个倌人，自己想起来，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陈文仙"嗤"的一笑道："算了罢，不用灌米汤了。"秋谷正色道："我向来不说假话的，况且在你面前说假话做什么？不过我想起来，你当初嫁我，我没有出一个大钱的身价，一古脑儿只和你付了几百块钱的帐，又委屈你做我的姨太太……"秋谷正还要说下去，文仙秋波澄澄的看着秋谷说道："你当真的过意不去么？"秋谷道："自然当真过意不去。"文仙道："你既然心上过意不去，天长地久，以后的日子多得很，只要你放在心里头，慢慢的来就是了。"秋谷听了，拉着她的手笑道："不用慢慢的来，今天就要给你赔礼。"文仙面上不觉红了一红道："赔礼是不敢当的，你去和陆丽娟赔礼罢。"秋谷哈哈的笑道："你好没良心，刚才在陆丽娟那里费了无数的唇舌，方才肯放我回来，你还要说这样的话儿。"文仙听了，不懂秋谷说的什么，连忙问时，秋谷便把方才陆丽娟留他在院中住夜的事情同着自己开导的话儿，细细的告诉了陈文仙。文仙听了，虽然不说什么，心上却十分感激。正在这个时候，章秋谷忽然觉得窗外一阵凉风直逼进来，打了一个寒噤，抬起头来看时，只见那几扇玻璃窗上已经隐隐的透出晓光来。秋谷道："我们只顾讲话，连天明都不知道。"文仙到了这个时候，身上也觉得有些翠袖生凉，罗衣风冷，便也同着秋谷上床就寝。这两个人，一个是离支侧挺，栽成婪尾之春；一个是桃李无言，嫁得金龟之婿。镜盟衫誓，玉软香温，帏中之小玉频呼，枕上之深钗欲堕，十分欢乐，十分熨贴，就十分的恩爱缠绵。这些琐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讲它。

只说章秋谷自从在张园见过那个女子之后，心上觉得十分的放她不下。自己亲自到人寿里去打听了好几回，方才知道那天看见的就是"平江伍公馆"里头的小姐，那同她坐在一起的少妇便是这位小姐的舅母。这位小姐的父亲叫做伍圭甫，本来是苏州人，

在上海南市开了一家糖栈。娶妻周氏，生了一男一女，得病死了。伍圭甫有一个内弟，死的时候年纪很轻，遗下一个寡妻，无儿无女，便住在伍圭甫家里，靠着这位姑奶奶度日。自从周氏死了之后，伍圭甫不知怎样的，勾勾搭搭竟和这位舅太太勾搭上了。隔了一两年，伍圭甫又在堂子里头娶了一个倌人做姨太太，娶到家里头没有一个月，就和这位舅太太吃起醋来，两下闹了个天翻地覆。伍圭甫恐怕传出去风声不雅，便把姨太太搬到南市去住，把自己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托给舅太太照应。另外在人寿里租了几幢房子，用了一个厨子、一个梳头娘姨，还有小姐的奶妈也跟着住在一处。伍圭甫一个月里头也回来住十多天，把这位舅太太竟作了他的外室。这位小姐长到十七岁上，便出落得态度清华，丰神婀娜，皎若中秋之月，娇如解语之花。一班少年子弟见了伍小姐这般丰貌，一个个好像失了魂魄的一般，免不得一个个都要和她挤眉弄眼，卖弄些吊膀子的手段。无奈这位伍小姐虽然破瓜年纪，情窦已开，却向来不出大门的，哪里知道什么吊膀子不吊膀子，更兼着这一班油头滑脑的少年，也看他们不上。这位舅太太虽然已经年过三旬，却还很喜欢抹粉涂脂，画眉掠鬓，衣妆时世，体格风流，看上去也不过像个二十三四的样儿。时常也同着这位伍小姐出去坐坐马车、游游张园，也有时到戏馆里看看夜戏，这位舅太太十分高兴，伍小姐却是随随便便的。

这一日也是天缘凑巧，刚刚在张园遇着了章秋谷。伍小姐见了秋谷长身玉立，白面丰颐，顾盼非常，风华出众，觉得平日之间眼中从没有见过这般人物，不觉肚子里头暗暗的喝彩，又见秋谷同着陈文仙两个人在一起，好似那珊瑚连理，玉树交枝，一个丰采照人，一个容光飞舞，合起来恰是一对儿不相上下。伍小姐心上暗想道："这一对少年男女，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心上就也略略的动了一动，不免偷转秋波，着实的多看了几眼。及至秋谷自己拉着马车，在她马车的前后左右兜了一个圈子，又连连的朝

着伍小姐飞几个眼风。伍小姐是个绝世聪明的人，哪有不领会的道理，不由得对着秋谷一笑。直到马车已经到了人寿里门口，伍小姐同舅太太差不多将要走进大门，回过头来还看见章秋谷远远的跟在后面，伍小姐心上虽然明白，只说这个人有些痴气，却没有什么歪念。倒是这位舅太太见了章秋谷这样的一个人物，未免动了个怜才爱貌的心肠，心上觉得好生眷恋，对着伍小姐又说不出来。这边的话权且按过一边。

只说章秋谷自从知道了这些消息，便一心一意要想做个跳粉墙的张君瑞，把一个好好的伍小姐就当做西厢待月的崔莺莺。无奈这里头没有个传书递柬的红娘，这件事儿哪里弄得成功？一连在伍小姐家门外徘徊了几天，不要说没有见着伍小姐的面，就是伍小姐的声气也没有一些儿听见，找不出一个空儿。想要发一个狠丢掉了她，只当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无奈千思万想的，心上总放不下来，觉得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有无数伍小姐的影儿团团围住，哪里撇得开？自己心上诧异道："天下竟有这般奇事，我章秋谷生平看见的妇人女子也不知多少，就是和她一个样儿的也很多，怎么我在别人面上从没有这样的痴心眷恋，独独的遇着了她就是这般模样？这是个什么道理？"想了一会，也想不出个缘故来。又是这样的去守了几日，依然找不到一些门路，没奈何只得放过一边。无精打采的在公馆里头过了几天，也不出去。向来章秋谷到了夏间，差不多天天要坐马车到花园里头去玩的，如今心上有了这件事儿，只成日的坐在公馆里头，连大门都不出。陈海秋同陶观察等一班人也时时来邀他一同出去，秋谷心上不耐烦，只推有病不能出门，恹恹闷闷的过了几天，当真发寒发热的生起病来。陈文仙着了忙，又不便怎样苦苦的劝他，只得尽心服侍。过了两三天，秋谷觉得好些。早上起来，吃过了一碗荷叶粥，和陈文仙讲些闲话。文仙趁势劝他道："你一个男子汉，何苦为着这样没要紧的事情自己生起病来。你想老太太通共只生你一个儿子，要是知道你

在这里生病，不知要怎样的着急呢!”秋谷听了，竦然道:“你的说话委实不差，我也知道我这个单想思害得无谓，却不知怎样的心上总是放她不下，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正说着，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走上楼来，穿着一身淡湖色洋纱衫裤，上身却衬着一件杨妃色汗衫，梳着一条乌光漆黑的油松大辫，一双天然脚，穿着一双皮鞋，好像个女学生的打扮。倒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张圆圆的脸儿不施脂粉，素净非常。手里头拿着一个筠篮，篮里头装着无数的鲜花，香风扑鼻，原来是卖花的苏州阿七。阿七走进房来，见了章秋谷，微微的叫了一声“二少爷”，对着文仙道:“奶奶，今天要买些花不要?”文仙素性最爱花的，便拣了一个茉莉花球和一条茉莉花条，又拣了几剪珠兰、几剪白兰花。阿七便坐下来，七搭八搭的和文仙攀谈，文仙却不甚理她。忽然蛾眉一皱，颊上的两个酒涡微微一动，便走近秋谷身旁，附耳说了几句。秋谷登时喜上眉梢，连连点首。文仙便走过去，坐在一张美人榻上，招呼叫阿七过来，问她道:“你在这里卖花，新马路一带公馆里头的花，一古脑儿都是你的是不是?”阿七道:“不错，这里新马路附近几个有名的大公馆，什么姨太太、少奶奶、小姐头上戴的花，都是我一个人送去的。有时自己园里出的花还不够分派。”这一来，有分教:蜂媒蝶使，偷来御苑之春;倚玉偎香，销尽温柔之福。不知陈文仙和阿七说些什么，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 109 回

梦巫山良宵圆好事
忆倾城名士苦相思

却说陈文仙听了那卖花阿七的话儿，心中大喜。便又问道："人寿里有一家伍公馆，你可知道么?"阿七笑道："他家大小姐是我买花的长主客，天天带的花都是我送去的。"文仙听了，再要问时，章秋谷坐在床上，连忙和她递个眼风，陈文仙便不开口，故意做着无心的样儿，和阿七说了一阵闲话，方才付了花钱，打发她去了。

文仙见阿七已经走了，便向秋谷笑道："如今走内线的人倒弄了一个在这里了，但不知这条内线怎样的一个走法?"秋谷听了，默然不语。文仙忽然笑道："那个时候，你常常自家夸口，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人生了重病要死和穷人没有钱用这两件事儿想不出法儿，除此之外，凭你再有天大的事情，你也有对付的法儿，怎么遇着了这样的一件小事就把你难到这田地，甚至生起病来？今天这个主意还是我为你想出来的，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秋谷听了，也笑道："这个里头另外有个道理，并不是我想不出一个法儿。我自从那一天和她相见以后，想来想去只有买通婢仆的一个法儿。无奈我又有一股脾气，那一班低三下四的人，我又不肯赔着小心和她讲话。心上总想凭着我的一身本事、全套工夫，或者不用别人帮衬，竟会成就也未可知。

哪里知道提心吊胆的候了好几天，钻不着一些门路。如今说不得，只好请个帮手帮帮忙的了。”说罢，便自己心上算计了一回，又和陈文仙商量一会，定了主意。

等了一天，等得阿七来了，秋谷便和她夹七夹八的讲些闲话，问她家里头还有什么人。阿七叹一口气道：“我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一个哥哥，母亲是早已死掉的了。父亲同哥哥两个人，都是坐在家里不会挣钱的，一天倒要吃半块钱鸦片烟，只靠着我一个人卖花度日。”秋谷又问她卖花的钱可够用不够用，阿七道：“平常的时候，也还勉强敷衍得过，若是天气不好，没有什么人要买花，就要过不去了。”秋谷笑道：“卖花的利息是很好的，你何不租些空地，开一个大大的花局子呢？”阿七也笑道：“二少爷说得这般容易，我们做这个卖花的生意，连自己的用度还有时候顾不来，哪里有这许多的钱来开什么花局子？”秋谷答道：“这个不妨，我有一件事情要托你为我帮一个忙，只要你肯答应我，借一百块钱给你做本钱好不好？”阿七只认是秋谷有心和她取笑，面上一红道：“二少爷不要取笑，我们这样的人，哪里能为二少爷帮忙？”秋谷趁势抢步过去，握住了她的手道：“我不和你取笑，实在有件事儿要和你商量。”阿七见秋谷握她的手，发了急道：“二少爷不要这样，给奶奶看了什么意思？”秋谷笑道：“奶奶早已走到楼下去了，你不用这般胆小。”阿七听了，抬起头来看时，果然陈文仙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房里头只剩下她和秋谷两个人，阿七不觉满面通红，心中乱跳，想要撒脱了手跑下楼去，怎奈章秋谷天生神力，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怎肯放松。阿七挣了一回不得脱身，只得红着脸央告秋谷道：“二少爷，多谢你放我下去罢，等一会有人走进来看了这般模样，叫我这个脸放到哪里去？”秋谷道：“你只顾放心，包管没有一个人进来。”阿七和秋谷扭了一回，心旌大动，面上一阵一阵的红云直升起来。秋谷是个花丛老手，这些门径哪有不知道的理？霎时间并蒂花开，鸳鸯梦稳，云痴雨滞，未妨瑶岛之春；

李代桃僵，且疗相如之渴。

过了一会儿，秋谷正和阿七款款切切的讲话，忽见门帘一启，陈文仙笑盈盈的移步进来，对着秋谷和阿七笑道："恭喜恭喜!"这一下子只把个阿七羞得红云满面，坐立不安，背过脸去，恨不得地上生个大洞好让她钻了下去。文仙款步过去，挽了她的手，拉她一同坐下，笑道："你不要这般怕羞，上海滩上这样的事情很多，不是你一个，算不得什么稀奇。"秋谷也道："我们这位奶奶，不比别人，不要说是醋，连酱油都不吃的。"文仙瞅了秋谷一眼，又宛宛转转的把阿七安慰一番，阿七只是低着个头再也抬不起来。原来这个阿七本来是个有名的私货，借着卖花做个名目，在几家公馆里头直出直入，带着勾搭些少年子弟，做那不要本钱的生意。这一班少年见阿七生得体态轻盈，性情流动，便起了她一个绰号叫做桃花阿七。秋谷素来知道她的名气，很有些想拉拢她，如今借着这件伍小姐的事儿，一举两得，把这个卖花女子当作个窃玉偷香的青鸟、传消递息的红娘。阿七虽然入了秋谷的罗网，却哪里知道秋谷的这一般意思?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人，你吹我唱的把阿七哄了一番，好似骗小孩子的一般，渐渐的把个阿七哄得抬起头来，却依然还是满面含羞，一言不发。停了一会，方才羞羞涩涩的对着文仙讲道："奶奶刚才到哪里去的，我上了二少爷的当了……"一句话刚刚说出，面上又红起来。陈文仙又百般的寻着话儿去应酬她。阿七到了这个时候，也只得老着面皮讪讪的和文仙坐在一起。坐了一会儿，阿七起身要走。秋谷拿出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来给她，阿七假意不受，文仙勉强为她放在衣袋里头，看着她下楼走了。回过身来，蛾眉半蹙，星眼横斜，似笑非笑的看着章秋谷说道："别的且不必说它，这床枕席便怎么样?"秋谷笑道："我知道你这般性格，没有糟蹋你的大床。"文仙摇着头道："我不信，哪有这般干净?"秋谷道："你为我这般迁就，我心上已经二十四

分的感激，哪里还忍心哄你。”说着便对文仙做了一个手势，文仙方才信了。

自此以后，阿七一连两天不来，急得个章秋谷叫了自己的包车夫去寻她，去了多时方才寻着了，一同回来。阿七走上楼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趔趔趄趄的走进房门。见了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都笑哈哈的看着她，登时脸上又红起来。秋谷叫她坐下，和她讲些闲话，趁势问问伍小姐家里头的事情。阿七道：“伍小姐家我有二十多天不去了，听说她家老爷病重得很，伍小姐和舅太太都到南市去看他，就住在那边公馆里，这个时候还不知她们老爷的病怎么样呢。”秋谷听了，心上恍然，方才明白那几天形影不见的缘故。便对阿七说道：“据你说来，伍小姐和你很熟络的，我要托你想个法儿到伍小姐那里通个信息，不知你办得到办不到？如若事情成就，一定重重的谢你！”阿七听了，连忙摇头道：“这个办不到的！这位伍小姐向来安分，从没有和人勾勾搭搭的事情，这个生意免劳照顾了罢。”秋谷道：“你不要这样有心推托，我自然有个绝好的法儿在这里。”说着，便如此这般细细的教导了阿七一遍。阿七沉吟了一会儿，方才说道：“我只好和你去误打误撞的撞一回，闹出事来却不与我相干的。”秋谷道：“这个自然。”便又取出几张钞票来交给她。

阿七接了钞票，欢欢喜喜的去了。去了好半天，笑嘻嘻的回来，对秋谷说道：“真正是你的运气！伍小姐刚刚由南市回来不多几天，我已经暗暗的和她的奶娘王姆姆通了线索，你交给我的钞票我只给了她一张十块钱的，她已经千恩万谢的甚是喜欢，说她一个人不敢答应，要和舅太太商量，叫你好好的配一份礼去送给舅太太，只要她收了你的礼，这件事儿就有七八分指望。你今天赶紧去配好了礼物，交给我明天送去。”秋谷听了，心中大喜，跳起身来朝着阿七就是深深一揖，慌得阿七连忙躲开，却把一个纤指在自己脸上一连划了几划，做个羞他的样儿。秋谷微微一笑，也

不理会，只向陈文仙说道："我想这一副入门的礼物，太重了恐怕事情办不到，白花了钱；太轻了又不好看。我想去剪一件外国纱衣料，再搭一个嵌宝石的戒指，且送去试一试，看她怎样的一个说法。"文仙道："衣料、戒指，我这里都有现成的，你拿去就是了，不必再去花什么钱。"秋谷摇一摇头道："别的事儿拿你的东西还不必讲它，今天为着这件事情要拿你的东西，哪有这般道理？我自己心上也觉得过不去，还是花几个钱到外边去买的为是。"陈文仙说道："你说的通是痴话。我和你是什么人？你和我又是什么人？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不是笑话么？"说着，不由分说拿了一个首饰匣子出来，叫秋谷自家去拣。阿七在旁边看了匣子里头的首饰，金珠照耀，翠玉玲珑，一样一样的光华四射，晔晔照人，不觉口中啧啧叹赏，心上却十分羡慕，只说奶奶真是福气，有了这许多首饰，就戴一世也戴不尽。文仙听得她这般说法，便随手取一个三钱重的金戒指，替她戴在手上。阿七还假意不肯受，谦逊了几句，也便谢了一声收了。秋谷见文仙决意这样，也就拣了一个嵌红宝石的，约摸着也值四五十块钱。文仙还要叫秋谷拣一个嵌钻石的拿去。秋谷不肯道："就是这一个已经够了，哪里用得着这般华贵？"文仙方才把首饰匣子收了起来。秋谷又拣了一件玄色外国铁线纱的衣料，用红纸包得端端正正的，连着戒指匣子交给阿七。

阿七拿在手内，径往伍公馆来，找着了王姆姆，暗暗的把这两件东西交给她。王姆姆走到小姐房里，见这位小姐正横在一张大理榻上，朦胧睡着，舅太太正在窗前闲坐。王姆姆走近舅太太身旁低低的说道："请舅太太到外面去说句话儿。"正是：灵犀一点，未通鸩鸟之媒；彩凤双飞，讵有鸳鸯之翼？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10回

传眉语喜遇秋娘
托微波暗通青鸟

只说舅太太听了王姆姆的话儿，不知什么事情，便跟着王姆姆走出房来，低低的问她什么事情。

原来这位舅太太少年守寡，独宿空房，每当哪花朝月夕的良辰，不免总有些倒凤颠鸾的情思。更兼性情活泼，态度风流，到了那消遣不来的时候，也就不因不由的做些尴尬事情出来。这个奶妈，从小的时候便是舅太太娘家的丫环，后来荐到伍家做了奶妈，和舅太太十分合式，这些风流孽障的事情，也都是她一个人和舅太太传递消息，伍公馆里头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如今阿七恰恰的找着了她，要她去走舅太太的门路，真正是合着了油瓶盖，刚刚正好。

闲话不提。只说王姆姆见了舅太太，把一件衣料和一个戒指都拿出来给舅太太看了一看，悄悄的说道："这两件东西，有个姓章的送给舅太太的。"舅太太听了，错会了意，只道是人家看上了自己，要和她攀个相好，先把两件东西看了一看，觉得十分可爱，便道："我和他向不相识，他为什么平空的送这两件东西？"王姆姆道："自然他有事情，要求你为他设法。你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收了下来再说。"舅太太故意说道："他要求我有什么事情？要是办不到，怎么好混收人家的礼呢？"王姆姆道："自然是办得到的

事情，你只顾收就是了。”舅太太听了，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点一点头，又问王姆姆道：“这个人是何等样人，有多少年纪，你认得不认得？”王姆姆道：“我不认得这个人，只听说今年二十二岁，是个乡宦人家的少爷，据他自己说端午那一天，在张园老洋房里头见过舅太太和大小姐的。”舅太太听了，知道就是那一天跟在后面的人，登时两颊生红，芳心暗动，对着王姆姆说道：“不错，见是在张园见过一次的，但是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平空又会想到我的身上呢？”王姆姆听了这两句话儿，知道舅太太缠到隔壁去了，连忙说道：“他的意思想着我们这里的大小姐，要请舅太太为他想个主意。”舅太太到了这个时候，方才知道他不是想的自己，一场欢喜扑了个空，不觉一团醋意直上心头，啐了王姆姆一口道：“你的讲话总是这样模模糊糊的，不分个皂白出来，叫人哪里听得清楚？”王姆姆听了心中暗笑，也不去和她分辩，只问她一句道：“舅太太看怎么样？”舅太太皱着眉头道：“大小姐的性情，你是向来知道的，哪里肯做这样的事情？况且她父亲把她重托我们照应，我们怎么好把这些事儿来引诱她？情理上也讲不过去，快些把这两件东西去送还了他，叫他不要胡闹！”王姆姆听了，默然不语。停了一会儿，方才说道：“据我看来，上海这样事情也多得很。舅太太有什么主意，为他想个法儿，也好落得他两件东西，连我也好得些好处。”舅太太方才的这番做作，原是和伍小姐吃寡醋吃出来的，其实自家心上也很想见见这个人。如今听得王姆姆这般说法，正中下怀，便道：“收了他的东西，就要为他设法，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但是想不出一个好的法儿，便怎么样呢？”王姆姆道：“这倒不要紧，他说只要舅太太同着大小姐再到张园去玩上一趟，他见了舅太太，大家慢慢的再想法子。”舅太太听了大喜，便问这个带信的是什么人。王姆姆道：“是卖花的阿七。”舅太太道：“你叫她回去和那姓章的讲，明天在张园相会就是了。”王姆姆听了，便出去和阿七说了。阿七十分高兴，连忙回去报信。

这里舅太太走进房来，见伍小姐横在榻上，已经微微睡去，把一弯玉臂当作枕头，星眼朦胧，云鬓不整，额上略略的有些香汗，好似那梨花挹露，杨柳涵烟，那一种娇柔婀娜的丰姿，真个是倾国倾城，无双绝世。舅太太看了，未免有些自惭形秽起来，暗想："这般风态，我见犹怜，怪不得姓章的要这般钻头觅缝的转她的念头。"便叫了一声道："起来罢，这个地方有风，睡不得的。"伍小姐被舅太太唤醒，便坐起身来道："这几天十分困倦，心上总觉得有些不畅快，也不知道是什么原故。"舅太太道："那几天你父亲病重的时候，你连日连夜的服侍，辛苦了些，所以这几天这般困倦。"说着，伍小姐便叹了一口气。原来伍小姐到了这般年纪，情窦已开，自从那一天见过章秋谷以后，虽然没有邪念，却总觉得心上有些不快，横也不好，竖也不好，也不知心里头想些什么，连伍小姐自己都讲不出来。如今听得舅太太提起父亲病重的事情，觉得自己一个身体，没有一些着落，虽说倚着父亲做个靠山，但是一个人说不定的，万一父亲死了，叫自己去倚靠着哪一个？想到这里，便不知不觉的长叹一声。舅太太趁势说道："这两天我看你总是这般闷闷的，好像有了什么心事的一般，明天我们还是到外面去散散心罢，尽着这般恹恹闷闷的，不要弄出病来，不是玩的。"伍小姐听了，也无可不可的点头应允。

隔了一天，果然舅太太哄着伍小姐梳洗停当，叫了一辆马车在门口等着。依着伍小姐的意思，要同着兄弟同去玩玩。舅太太道："他好好的在书房读书，何必又去叫他出来？小孩子分了读书的心，将来要不肯用心读书的。"伍小姐听了，觉得不错，便也不说什么，同着舅太太坐上马车，径往张园来。

到了大洋房，舅太太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端端正正坐在进门左首的一张桌子上，眼睁睁的向外看着。舅太太见了，笑吟吟的送了个眼风。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觉得这位舅太太也在那里转他的念头，不觉心中暗笑，没奈何只得也还她一个眼风，却

细细的打量伍小姐今天的妆饰。只见她跟在舅太太后面，低着头款款行来，脸上觉得瘦了些儿，略施粉黛，淡淡的点一点胭脂，越觉得光采照人，丰神绝世。秋谷见了伍小姐的面，不因不由的心上觉得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伍小姐刚刚走进，抬起头来已经看见了秋谷，也不觉秋波一转，两颊微红，暗想："今天怎么这般凑巧，刚刚遇着了他。"正想着，只见舅太太已经拣了秋谷身旁的一张桌子，轻轻坐下，伍小姐便也一同坐了下来。凭着章秋谷目不转睛的呆看，伍小姐只是有意无意的不很兜搭。章秋谷无可如何，只得和舅太太眉来眼去了一回。舅太太却十分高兴，卖弄精神，忽地立起身来，对着秋谷把嘴微微的一动，又向伍小姐道："你在这里坐一坐，我去一会儿就来。"说着，往外便走。秋谷会意，也慢慢的跟出来。舅太太走到门口，秋谷疾行几步，和舅太太擦肩过去，秋谷口内只低低的说"一品香"三个字儿，舅太太微微的把头一点。秋谷一直走出安垲第，假意四面望了一回，回身走进，又坐了一会。只见伍小姐无精打采的立起身来，对舅太太道："我们到别处去玩玩罢，尽着坐在这里气闷得很。"舅太太听了，点头称是。两个人一同走出安垲第，到老洋房弹子房去打了一个转身，又在照相馆拍了一个小影。章秋谷在后面紧紧的跟着，伍小姐一面走着，也不免回过头来偷窥秋谷。伍小姐心上只觉得这个人跟前跟后的，很觉得有些痴气。秋谷直等得伍小姐和舅太太两个坐上马车，自己方才跳上车去加了一鞭，在后面紧紧的跟着。到了分路的地方，秋谷把丝缰一带，"霍"地调过马头，回头过来又和舅太太打个照会，便先到"一品香"去了。舅太太见了这般光景，连忙把伍小姐送回公馆，打发马车回去，一面重匀粉黛，再画蛾眉，对着伍小姐只说去看个亲戚。伍小姐因她向来是这般惯的，也不疑惑，只说一句："舅母既然还要出去，为什么打发马车回去？"舅太太支吾了伍小姐几句，一溜烟竟到"一品香"来。

刚刚走上扶梯,便看见第六号门口牌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章字。舅太太走到门口,探进半个身体望时,恰恰和章秋谷打个照面。秋谷见了,连忙立起来笑道:“恭候多时,请里面坐罢。”舅太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一笑。秋谷又让一遍,舅太太方才轻移莲步,走进房来。还没有坐下,秋谷迎着舅太太兜头就是一拱,舅太太也手捧胸膛还了一福。秋谷请她坐下,先开口道:“对不起!劳动得很,今天总算赏我的光。”舅太太也道:“昨日多谢章少爷送的戒指、衣料,平空的怎么这般客气?”秋谷道:“那一点儿东西,算不得什么,如今正有一件事情,要仰仗大力,不知周奶奶肯答应不肯答应?”舅太太故意问是什么事情,秋谷趁势走近舅太太身旁,把一张椅子移了一移,竟挨着舅太太并肩坐下。舅太太只把身体略略的侧了一侧,口中也不作声。秋谷低低说道:“这件事儿若换了别一个人,我也不便和她真说,如今既然承周奶奶赏我的光,将来总是一条路上的人。”秋谷说到这里,看着舅太太一笑。舅太太不觉把头一低,秋谷便伸手过去挽着她的纤手,舅太太只不开口。秋谷附着舅太太的耳朵,把自己的意思细细讲了一遍,舅太太起初只是摇头不肯答应。秋谷又把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布置、怎样调度,说得井井有条。舅太太听了只得点一点头,口中说道:“我且去探一探她的口风,再想法儿。说着,只见细崽进来,请舅太太点菜,舅太太随意点了几样,细崽便走了出去。正是:相思永夜,文君绿绮之琴;刻意伤春,杜牧青楼之恨。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第111回

赋高唐东墙窥宋玉
隔巫峰云雨恼襄王

却说章秋谷心上暗想："要想转这位伍小姐的念头，一定要把这位舅太太巴结好了，方才好借着她做个昆仑奴。"更兼看着这位舅太太虽然已经年过三旬，却也生得身段玲珑，丰神俊俏。心上虽然有些勉强，面上却做出十分欢喜的样儿，只说舅太太面貌怎样的纤秾，肌肤又是怎样的娇嫩，看上去还只像个二十多岁的人一般。

看官听着，大凡天下的妇女，都喜欢别人恭维她的美貌。那一班妙龄已过的半老徐娘，又最喜欢别人说她年少，就是她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只要讲了这般的一句话儿，泼天的仇恨也要消去一半。

如今这位舅太太看着章秋谷这样一个唇红面白的美少年，讲的话儿又刚刚搔着她的痒处，自然的十分欢喜，百倍缠绵。两个人谈谈说说，甚是投机，一直吃到差不多九点钟方才吃毕。舅太太立起身来要走，秋谷一把拉住道："今天周奶奶既然来了，说不得只好委屈些儿。我们到虹口礼查去罢，它那里枕衾都有现成的。"舅太太面上一红，打了秋谷一下。秋谷笑道："这一下打得十分爽快，等会儿请你多打几下何如？"说得舅太太嫣然一笑，瞟了秋谷一眼道："我向来不住客栈的，况且我今天还有些事情，要回小房

子去。”秋谷喜道：“原来你有小房子在那里，何不早些和我讲个明白。”舅太太道：“我有小房子，也不与你相干，为什么要和你说？”秋谷呵呵笑道：“就算我讲错了，何如？”舅太太似笑非笑的瞅了一眼，也不言语，往外便走。秋谷急忙忙拿过帐单来，签了个字，同着舅太太一同走了。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半老徐娘，一个是江南名士。鸳鸯颠倒，春风半面之妆；云雨荒唐，锦帐三生之梦。掩灯遮雾，对影闻声，轻躯昵抱之时，玉体横陈之夜。这一番情事，好像天外飞来的一般，章秋谷做梦也不曾想到。

一宵已过，舅太太回到伍公馆去，要想寻些闲话打动伍小姐的春心，便对着伍小姐提起章秋谷来。只说这个少年好像疯子一般，只要一见了你的面就跟前跟后的，不肯放松一步，不知他转的什么念头。舅太太半真半假的说着，只指望要打动伍小姐。哪知伍小姐听了这些说话，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舅太太说了几次说不上，只得暗中回复章秋谷，叫他另想法儿。章秋谷听了，心上十分烦恼，暗想：“这样一个天香国色的佳人，哪有不知爱情的道理。大约一向在家里头，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有些糊里糊涂的不明白。”想来想去，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自己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说不得大着胆子试它一试的了。”章秋谷这边的事按过一边。

只说伍小姐坐在家里过了几天。刚刚这几天的天气十分酷热，一轮烈日，万里无云，只把个伍小姐热得娇喘微微，浑身香汗，心上觉得甚是烦躁。到了晚上，还是这般酷热，院子里头没有一些儿风。舅太太便道：“今天热到这般田地，我们还是到张园去坐一会儿，看看焰火罢。”伍小姐听了，便也答应。舅太太登时妆束，立刻叫到一辆马车，两人坐了，径到张园。在草地上拣了一张桌子坐定，就觉得微风吹袂，凉气人怀，一天暑气不知销到哪里去了。舅太太和伍小姐坐得不多一刻，忽然天上起了几阵大风，西北上一阵阵的乌云直推上来。伍小姐见了，有些害怕起来，催着

舅太太回去。舅太太心中暗喜，坐着马车一同回来。马车走了一会，忽然停住不走，说车轮破了。两个马夫跳下来修了一会，还没有修好。舅太太忽然皱着眉头，双手捧了肚子叫声“阿呀”，伍小姐连忙问为什么，舅太太道：“一时腹痛起来，要找个地方解手。”伍小姐道：“这个地方到哪里去解手？舅母只好忍一会儿，回去再说。”舅太太道：“刚刚凑巧，有一个亲戚在这里，我去一去就来。”说着，便跨下车来。又道：“你一个人坐在马车里头不便，不如你也同着我一起进去坐一会儿，等他们修好了马车再走。”伍小姐听了，心上有些不愿意，还没有开口，早被舅太太不由分说扶下车来。伍小姐抬起头来，只见天上电光乱闪，四面的乌云都拢在一起，黑漆漆的好不怕人。伍小姐是最怕雷响的，恐怕一个人坐在车上，打起雷来无从躲闪，只得跟着舅太太走进巷内，又走进一家人家。

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女子笑吟吟的迎下楼来，便让伍小姐和舅太太楼上去坐。伍小姐见了这个女子，心中暗暗称奇道：“看不出这个女子，倒生得十分秀丽。”当下舅太太同伍小姐跟着这个女子上楼坐下。刚刚走进房间，舅太太一个转身走到大床后面去了。这个少年女子也对着伍小姐笑道：“请在这里坐一坐，我去去就来。”说着，飘然去了。伍小姐刚才进来的时候，也没有留心楼下的房屋是个什么样儿。如今到了楼上，仔细看时，只见一并两间楼屋，一间便是客堂，左首一间卧室，却铺设得十分精致，点着保险纱罩灯，一张红木大床挂着湖色秋罗帐子，壁上也挂着许多字画。伍小姐正看间，忽然耳朵里头听得房门一响，连忙回头看时，见房门已经闭了，又听得门外落锁的声音。伍小姐摸不着头脑，心上十分诧异，暗想：“这个地方不像个好好的人家，为什么平空把我锁在这里？”想着，不由得着急起来，连忙叫道：“舅母快来！”哪里晓得一句话儿方才出口，早听得床后脚步的声音，一个少年男子三脚两步的抢出来，对着伍小姐深深一揖。伍

小姐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问道："你是什么人？快些放我出去！"章秋谷不慌不忙，慢慢的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也断不敢在小姐面前放肆。我自从那一天在张园又见过小姐之后，已经眠思梦想的想了多时，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方才把小姐请到这个地方。小姐请坐，有话慢慢的讲。"章秋谷虽然这般说着，伍小姐哪里肯听，只急得香汗直流，芳心乱跳，口中只叫"舅母哪里去了"，几乎要哭出声来。秋谷见伍小姐急得这般模样，心上老大的不忍，只得又道："小姐，不要这般胆小，我说过不敢放肆，小姐只顾放心。只有几句话儿和小姐说明白了，自然好好的送你回去。"伍小姐方才见章秋谷突然在床后走了出来，急得眼花缭乱，哪里还敢抬起头来看他，如今听得章秋谷言语温和，并没有一毫强暴的模样，方才略放下了一二分心。暗暗的偷眼看时，原来是两次在张园相遇的人，不觉心中又是一惊，只得腼腼腆腆的说道："我和你向不相识，你把我关在这里做什么事情？我是好好的人家人，你不要弄错了！快把我舅母请出来，和我一同回去。"秋谷道："小姐请先坐下，令舅母一会儿就来。"伍小姐哪里肯坐，禁不得秋谷再三央告，只得勉勉强强的坐下道："你有什么话说，快些讲了，放我出去。"章秋谷也坐下来，慢慢的把自己思慕的情怀、相思的苦况，自头至尾，说了个一字不遗。又道："不瞒你说，我眼睛里头的女子也不知见过多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般的一个人，今天特地把你骗到这个地方，和你见一见面，就是立时死了，也不枉我章秋谷为人一世。"就着，便立起身来，一步步走近伍小姐身畔。伍小姐起先听了章秋谷的一番话儿说得十分诚恳，心上倒也有些感动，如今见章秋谷走近身来，不知他要做什么，吓得连忙立起来，口中叫道："舅母在哪里？快来同我回去！"秋谷摇手道："小姐不必乱叫，叫也没有一个人来的。况且我已经讲明，不敢得罪小姐，只求小姐赏一个光，和我讲一句话儿，我也不敢再想什么别的念头。"说罢，便伸手想要握伍小姐的纤手。伍小姐吓得金莲倒退，脚步

踉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秋谷见了伍小姐这般模样，不敢去勉强她，只得退后一步道："小姐心上不愿意，我也不敢一定怎样。但是我为了你，也不知费了多少的机谋，呕了许多的心血，已经成了个痰中带血的症候。小姐一定不肯，我也没有什么法儿。"说着咳嗽一声，吐出一口痰来，秋谷把手巾接着，直送到伍小姐面前。伍小姐偷眼看时，果然那一口痰沫里头，丝丝缕缕带着许多鲜血，不由得心中大动，登时两颊生红，低头不语。秋谷见了伍小姐这般模样，知道事情有些指望，索性立着不动。伍小姐低着头，又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只见他丰度端凝，仪容俊爽；玉山朗朗，琪树亭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秋谷趁着这个机会，抢步过来一把携着伍小姐的手。伍小姐又叹口气道："我和你又没有什么冤仇。你何苦这般害我。"秋谷朗然说道："这个怪不得我，是你自家不好。"伍小姐勃然变色道："怎么是我自家不好，难道我叫你这般的么？"秋谷道："不是这般说法，谁叫你面貌生得这般秀丽，方才惹出这般的事情来。若是生得将就些儿，就没有这些波折了。"伍小姐听了，也不觉回头一笑，脉脉含情。秋谷趁着这个当儿，便要放肆起来。伍小姐哪里肯依，凭着章秋谷千方百计的哄她，伍小姐只是不肯，口中只说："你要为我想想，教我将来怎么样呢？听你方才的口气，已经娶过正室的了，哪里好这般一厢情愿的混闹？你们做男子的都是这般性格，把我们做女子的不知当作什么东西！难道只有你们是人，我们就不是人么？"说罢，不由得流下泪来。正是：金堂永夜，三年心字之香；宝幄春温，一枕西楼之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12回

度良宵名花开并蒂
歌白纻病渴过三秋

且说章秋谷见伍小姐流下泪来，心上好生怜惜，替她拭了眼泪，口中说道："我章秋谷平生忠厚待人，断不负心的人物。你想你和我素不相识，你又不知道我家里头的情形，我就是花言巧语哄你一场，你也没有地方去问，何必一定和你讲真话呢？但是我想起来，我想着法儿，用了诡计，把你骗到这个地方，心上已经觉得二十四分的对你不起，若再要有心哄你，我自己心上实在过不去。你只要听这两句话儿，就晓得我不是有心哄你的了，只恨我自己没有这般福气，销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五年之前遇见了你，那就不是这般说法。"伍小姐听了章秋谷这番说话，不知不觉的心软起来。沉吟了一会儿，只是摇头不语。秋谷见伍小姐始终还是不肯，心中着急，暗想："天下竟有这样铁心石肠的女子，凭着我的这般才貌、全副工夫，竟是打她不动。这便想个什么法儿呢？"想了一想，只得又对伍小姐道："小姐但请放心，这件事儿，将来没有什么乱子出来便罢，万一个闹了什么乱子出来，我章秋谷情愿与你同死同生，决不辜负你的一番情谊。"章秋谷说到这个地方，由不得心上一酸，便也长叹一声，眦泪欲滴。伍小姐听了，还在那里沉吟不决。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一阵大风从窗外透进来，吹得人透体生凉，毫毛欲竖，接着一个雪亮的闪电，

白光一闪，直照得满室光明。这一下子只吓得个伍小姐四体皆酥、芳心乱跳，“阿呀”一声，连忙夺了手，把自己的耳朵紧紧掩住，口中乱叫：“舅母快来。”一霎时的工夫，那天上的雷声早排山震地的响起来，砰硼訇訇震得人两耳欲聋。秋谷看伍小姐时，只见她吓得缩在椅子上缩作一团，两手掩着耳朵，还在那里浑身乱战。秋谷见了，心上十分怜惜，趁空儿走过去，轻舒两臂，把伍小姐搂入怀中，口中说道：“小姐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不妨事的。”说着，不觉的斜倚香肩，低偎檀口，轻轻款款的安慰一番。伍小姐到了这个时候，心上害怕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工夫去和他推拒。自己的两只手儿又紧紧的按着耳朵，不敢放松，只得把头低垂，细腰紧贴，伏伏贴贴的一动也不敢动。章秋谷心满意足，公然把伍小姐拥在怀中。

这一阵疾雷闪电，倒像和章秋谷做了个媒人的一般，你道凑巧不凑巧？当下过了一会儿，雷电已过，雨也渐渐的止了。伍小姐方才放了两手，抬起头来，见自己的一个身体竟坐在秋谷身上，不觉面上通红，挣着要走下地来。章秋谷哪里肯放，不免渐渐的就要得步进步起来。私语温存，香肌熨贴，春情欲荡，欢意初融，伍小姐到了这个时候，无可如何，只得半推半就的默然不语。但见：玉钩乍放，罗帐四垂，宝扣初松，明珰代解；汗湿梨花之颊，风回杨柳之腰；娇喘微微，清宵细细；半含雀舌，春融檀口之酥；低照云鬟，暗度麝兰之气。臂上之蛇医早褪，心中之凤卜初谐；宝髻惺忪，蛾眉宛转；东风羯鼓，催开上苑之花；瓜字年华，落尽深红之色。过了一会儿，章秋谷走到门口，递了一个暗号。早听得门外“呀”的一声，房门开了，舅太太轻轻走进。

伍小姐正对着镜子整理云鬟，见了舅太太进来，又羞又气，满心委屈，口中又说不出来，只说了一声：“舅母到哪里去的？”一面说着，不知不觉的两行珠泪直挂下来。章秋谷深深的劝慰一番，舅太太也解说了几句，伍小姐心上总觉得有些忽忽不乐。临走的

时候，委委屈屈的看了秋谷一眼道：“我上了你的当……”便咽住了说不下去。秋谷见了没奈何，只得自家引咎，说了许多的好话，伍小姐方才同着舅太太一同回去。章秋谷也同着陈文仙回到新马路公馆来。

看官，你道伍小姐的马车为什么坏得这般凑巧？原来是章秋谷现做成的圈套，和舅太太商量定了，故意叫舅太太这般做作。这个地方就是舅太太的小房子，又怕伍小姐心上疑心，故意叫陈文仙充个屋主人，等得伍小姐登楼坐定，舅太太在后面偷偷的转了出去，陈文仙在外面锁了房门，章秋谷预先躲在床后，到了这个时候，方才直跳出来。章秋谷因为伍小姐的事情费尽了心机，总是不能到手，便千方百计的想出这个法儿来，果然伍小姐落了他的圈套。其实这件事还是伍圭甫自家不好，平空的和这位舅太太勾搭上了，把女儿托她照应；又糊里糊涂的娶个倌人做姨太太，两个泼起醋缸来，把好好的一家人家分作两起。糟蹋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这也总算伍圭甫的晦气。

在下做书的写到这里，忽然有一位前辈先生来和在下说道：“你这部小说，名目叫做醒世小说，自然是唤醒迷途，惊回春梦的意思。那些嫖界里头妓女骗人的事情，只说是唤醒那嫖客，不要安心沉溺，拼命挥金，说说也还罢了。至于这位伍小姐和章秋谷的这件事儿，不过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窃玉偷香的公案，何必也要编在这部小说里头，还讲得这般详细？难道演说这些轧姘头吊膀子的事情，也算改良风俗么？你倒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听。”在下做书的听了那位老先生这般说法，不慌不忙的对他说道：“老先生不消疑惑，请听在下一言。你老先生责备在下的一番说话虽然说得不差，但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伍圭甫有些主意，不去和那位舅太太兜兜搭搭，也不至于把一家人口平空的分作两家。伍圭甫和舅太太没有牵连，章秋谷又哪里走得着这条门路？这叫做水腐而后蠛蠓生，酒酸而后醯鸡集。在下做书的所以把这件事情细

细的演说出来，也好叫这班住在上海的大人先生看个样儿。从来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先要整束了自家的品行，方才可以保得家里头没有暧昧的事情。这正是在下做书的劝人为善的意思，怎么你老先生倒反是这般说法，只怕错会了在下的意思罢?”那位前辈先生听了在下做书的这一番说话，方才顿口无言，颠头播脑的走了开去。

闲话不提。只说章秋谷自从和伍小姐有了相好，章秋谷自己心上自然十分欢喜。又为这件事儿陈文仙非但没有吃醋心肠，并且也帮着章秋谷在里头出力，章秋谷甚是感激，自此以后在陈文仙面上不免也加了几分恩爱。依着章秋谷的意思，要想和舅太太讲明白了，买通了伍小姐家里的佣人，到伍公馆里头去和伍小姐重寻旧好。伍小姐恐怕泄漏出来不是玩的，再三的不肯。章秋谷只得约着伍小姐，仍旧到舅太太的小房子里头相会。伍小姐一个月里，只肯出来一两次，只说时常出来恐怕给人晓得。好在伍小姐家里用的一个梳头娘姨晚上回家去的，这件事情影也不知。王姆姆受了秋谷的贿赂，同他们打成一路。还有一个粗做娘姨和一个灶下的厨子，都是牛一般的蠢货，哪里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儿，外面竟没有一毫消息。只有章秋谷一个人，近几时来艳情深溺，香梦沉酣，好像个穿花蛱蝶一般，应酬了这一边，还要应酬那一面，不知不觉的相如病渴，沈令衣宽，面上的丰采竟销减了好些。陈文仙十分着急，婉婉转转的劝了几回。秋谷自己也觉得有些精神不济，向文仙要镜子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我章秋谷上有老亲，下有少妇，一个身体关系非轻，以后须要自家留意些儿。”想着，便依着文仙的话儿，在家里安息了几天。不觉金风乍起，玉露初凌；凉生枕簟之秋，露冷屏风之影，早又是初秋时节，暑气潜消。正是：西风昨夜，凄凉团扇之歌；秋雨茂陵，惆怅相如之病。

以后的书中情节，章秋谷初到珠江，安垲第大开胜会。康中

丞挂冠归隐，赵姨娘看戏轧姘头。许多笑话，无数新闻，都在下集书中出现。在下做书的，到了这个时候却要歇息一会，和你们列位看官暂时告别了。

第 113 回

久安里旧雨续新欢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上回书中说起章秋谷在家养病，养了十多天，觉得精神好些，坐在公馆里头，又觉得气闷起来。想着陆丽娟那里差不多有两个月不去了，便出了门，径到久安里陆丽娟家来。

陆丽娟本来和秋谷很要好的，见秋谷多时不来，叫娘姨、大姐到秋谷公馆里头请了几次，秋谷只说有病不能出门。如今见秋谷来了，十分喜欢。一个大姐正在客堂里和相帮说话，见秋谷走进门来，连忙迎上来，搀着秋谷的手道："二少多时勿来哉，今朝啥格好风吹到仔倪搭来介？"一面说着，拉着秋谷走上扶梯，口中叫道："先生，二少来哉。"陆丽娟听了，连忙走出来，接着秋谷笑道："恭喜恭喜！耐格毛病好哉？倪一径来浪牵记煞。"说罢，同着秋谷进房坐下。陆丽娟见秋谷的面貌比以前消瘦了好些，便道："耐面浪瘦仔几几化化哉。啥自家勿保重点呀？"秋谷笑道："这个生病是没有躲闪的事情，叫我何从保重起呢？"陆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只要少赶点正经好哉。"秋谷听了一笑，也不开口。陆丽娟见秋谷坐在炕上，自己也就挨着秋谷身旁坐下道："耐勒浪生病格辰光，倪心浪一径勒浪搭耐发极，叫金宝搭仔阿金妹去看看耐末，总归说得勿清勿爽。倪想自家到耐公馆里向来末，怕倍笃姨太太心浪勿舒齐，真真牵挂得来，难故歇阿好哉介？"秋谷听了，

微微一笑道："算了罢，不用灌米汤了。你们当倌人的，做的客人也多得很。要是客人病了，你就要急到这个样儿，你一个人哪里来得及?"陆丽娟听了，嗔道："俉笃大家听听看，说出格号闲话来，阿要讨气！倪好好里搭耐讲闲话，耐咦是格副架形，真真良心才呒拨格。耐勿要勒浪勿相信，倪拨点末事耐看看。"说着便走过去，在妆台抽屉里头拿出几张纸来，放在章秋谷手中。章秋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接过来看时，只见几张纸上都批得花花绿绿的，原来是问病的课单。什么三马路吴鉴光，城隍庙知机子。批的病情都是十分危险，说了许多罗罗唆唆的话儿，什么冲犯家宅六神，故而致病，头昏心痛，寝食不安；又是什么幸有青龙星化解，转危为安。一派都是这些梦话。秋谷看了十分好笑，心上却有些感动，又被陆丽娟撅着嘴咕噜了一阵，只得安慰了她一番，方才罢了。

当下秋谷便在陆丽娟家摆了一台酒，请的客人无非是辛修甫、陶伯瑰、王小屏、陈海秋等五六个人。大家因为和秋谷多时不见，这一席酒吃得十分欢畅。陈海秋叫的是范彩霞，到了席上，见章秋谷虽然瘦了好些，却还是那般的神采飞扬，丰姿秀发，一顾一盼，卓荦不群，更觉得格外倾心，十分属意。也不知递了许多暗号，飞了多少眼风。秋谷却不过情面，只好将就应酬。陈海秋坐在席上，连影儿都不知道。范彩霞直到走的时候还和秋谷咬了一个耳朵，方才走了。这一夜，章秋谷自然住在陆丽娟院中，不回去了。碧天如水，珍簟新铺；沉沉锦帐之云，闪闪银缸之焰；檀奴久别，妖娇非常；凤女多情，轻盈如许。这些闲事都不必管它。

只说章秋谷住在陆丽娟院中，一宵已过。起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钟。秋谷正在梳洗，忽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客人上来"。秋谷听了，心上甚是诧异，暗想："怎么这个时候就有打茶围的客人。"正想着，只听楼下来的客人已经一步一步的走上楼来，口中问道："有个姓章的章二少在这里不在?"秋谷在里面听得清楚，知道是

贡春树的口音，不觉心中大喜，连忙抢了出来，叫道："春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贡春树见了秋谷，也连忙走过来执手问讯。两个人知己相逢，心上自然高兴。秋谷同春树进房坐下。陆丽娟刚刚起来，见了贡春树丰神濯濯，仪表亭亭，不由心上吃了一惊。秋谷对她说道："这位便是我平日和你讲过的贡春树大少。"陆丽娟听了，知道是秋谷的要好朋友，便也殷殷勤勤的应酬一番。却偷转眼睛细细的把章秋谷和贡春树打量一回，觉得两个人还是章秋谷的气概胜些。这里秋谷和春树谈了一会儿，便问贡春树到上海来有什么事情。春树道："一则和你多时不见，特地来看你一趟；二则顺道看看小宝，却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秋谷又问春树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来。春树道："我先到你公馆里头，你的姨太太叫个大姐下来和我说的。"春树一面说着，一面细细的打量陆丽娟。看了一会，向着秋谷笑道："你这位贵相好着实不差。你几时起认得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秋谷道："还是去年娶了文仙之后做起的。你看长得怎么样？"春树道："真是天仙化人。也不知你几生修到的福份。"陆丽娟听得春树赞她，心上自然欢喜，微微一笑，也不开口。春树又道："我看起来，和文仙也差不多。"秋谷道："这两个人里头却有一个分别，一边是一味的丰采清华，一边是一派的风神流丽。两下比较起来，似乎还是文仙胜些。"春树听了，点一点头。陆丽娟在旁边听得秋谷这般说法，心上有些不快活，便道："倪是勿好格，陆里比得上倍笃格位姨太太！"秋谷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得笑道："你不要听错我的话儿，我说的是你们两个人各有各的好处。你话都没有听得明白，就要泼起醋来。你这个吃醋似乎觉得过分些。"说得春树一笑。陆丽娟不好意思，便赶过来和秋谷不依，口中说道："耐格人直头吪拨仔淘成哉，啥格吃醋勿吃醋，瞎说一泡，只要倍笃姨太太勿吃别人格醋好哉。"秋谷笑道："你只要心上不吃醋，我讲我的话儿，用不着你这般着急。一定这句话儿说着你的心病，所以要急到这般模

样。”陆丽娟听了，趁势往秋谷怀中一坐，想要伸手去捏他的腿。见贡春树对着她微微的笑，丽娟面上一红，连忙缩住了手，把秋谷打了两下，便立起来，自去梳洗。

春树坐了一刻，忽然对秋谷说道：“我正有一句话儿要问你一个明白。”秋谷便问什么话儿。春树道：“去年你在苏州的时候，和我说什么打汇票不打汇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正要问你时，被你一阵议论打断了话头。你也始终没有讲出来。究竟是什么的一句话呢？”陆丽娟听了，在那里掩着嘴格格的笑。秋谷也笑道：“你这样一个聪明人，又是个老上海，怎么竟不懂这句话儿？这原是苏州人的一句俗语。男女对垒交锋，男人打了败仗，就叫做打汇票。你久在苏州，难道这句话儿都没有听人说过么？”春树听了，心上方才明白，不觉也笑起来。笑了一会，又问道：“我究竟不懂这句话是什么的一个意思。打败仗就直捷痛快的说打败仗就是了，为什么要叫做打汇票？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呢？”秋谷道：“那些钱庄里头每逢要用钱的时候，一时没有现钱，便打一张汇票出去，叫他明天来拿。好像男女交锋，男人打了败仗，说句好看话儿，说明天再来，就是这个意思。”春树想了一想道：“这句话儿也没有什么意思。”秋谷道：“本来不过是句俗语，又不是什么名人大儒的格言，何必去考究它的意思呢？”春树听了，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道：“你住在常熟，可知道钱纫秋的事情么？”秋谷道：“这件事儿差不多通省都传遍了，哪一个不晓得？我去年不是和你讲过的么？”春树道：“她近来在南京自尽你可知道不知道？”秋谷惊道：“有这样的事情么？不要你听了谣言罢？”春树道：“哪里是谣言！我还带着金星精给你的信在这里。”说着便在衣袋里头取出来，递给秋谷。秋谷连忙接过来，拆开封皮，看了一遍，叹一口气道：“这也总算个奇女子。可惜我们须眉男子都不能和她出来打个不平，讲起来也实在有些惭愧。”

看官，你道这位钱小姐如何的会在南京自尽？这个写信给秋

谷的金星精又是个什么人？原来钱小姐自从办过她哥哥的丧事以后，心上只恨着祁祖云祁观察一个人，平空叫阳湖县县尊出差提她到案，在大堂上出头露面，羞愤非常。心上早存了一个必死之心，一心一意的想要报仇。知道本地的那些亲友都怕祁家势焰熏天，不敢惹他，便自己带了一个老家人到湖北寻族弟钱子瑶。见了面哭诉一番，要叫钱子瑶和她告状。钱子瑶本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如今听得平空的要叫他去和别人作对，心上已经害怕。更兼祁祖云是个观察公，又把祁侍郎牵在里面，吓得把头项一缩，舌头一伸，哪里敢答应。钱小姐没奈何，只得自己做了一张冤单，要想到南京总督衙门去告。钱子瑶再三央求她，叫她不要惹事。又派了两个老妈，不由分说，竟把钱小姐送到长江船上，要她回去。钱小姐心上本来想要到南京去告状，便上了船，直到南京。在城里的一家客栈里头住下。正要自己坐着轿子到制台衙门去击鼓，忽然回心一想："如今打官司，有句俗语叫做'八字公门荡荡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地方官衙门里头尚且如此，何况制台衙门。自己身边又没有钱，这个官司哪里打得赢？更兼世上的人情，自然是官官相护，哪一个人肯帮我一个民妇，为我出力？与其抛头露面，忍气吞声的受了许多委屈，依然还是扳他不倒，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这一来，有分教：花残月缺，三年嫠妇之哀；烈魄贞魂，一夜西风之恨。不知以后如何，请看后文交代。

第114回

弃尘寰烈妇捐躯
征挽联豪绅仗义

且说钱小姐想了一会，想不出个报仇的法儿。想着难道白白的受他一场羞辱不成，越想越气，越气越恨，不由得叹一口气。又心中自己打量道："我本来是拼着一条性命和他打官司的，如今事势如此，没有法儿，不如趁个空儿，决意自尽。或者我死之后，有那些热肠侠骨的人出来和我报仇也不可知。"想定主意，便预先偷着空儿，细细的写了一篇遗嘱，和那一张冤单一并放在一处。觑了一个便，竟是关起房门悬梁自缢。真是：彩云易散，皓月难圆；三尺青绫，泪洒杜鹃之血；一场春梦，灰飞蛱蝶之魂。那同去的老家人和那钱子瑶派来的两个仆妇，到得明天十二点钟的时候，见钱小姐的房门还是紧紧的关着，叫着也不答应，知道事情不好。打开了房门进去看时，已经高高的挂在梁上。老家人和仆妇猛然看见，吓得魂魄齐飞，六神无主。三个人六条腿，好像钉住了的一般，连喊叫都喊叫不出。

这件事儿霎时间已经传得大家知道，都赶来探听什么事情。依着店主人的意思，要去报官相验。幸而有几个明白事理的客人把那老家人叫出来，问明了前后情节，知道是个烈妇，十分叹息。连忙拦住了店主，叫他不要报官，只叫老家人出名进个呈子，把这里头的情节略说几句。只说气忿自尽，恳求免验。那班做地方官

的，天天伺候上司还来不及，哪里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看了这个呈子，自然照例批准，不必提它。

只说老人家递呈回来，就在客店里头草草的买棺装殓，扶着灵柩回来。常熟地方的一班绅士，除掉了祁观察手下的那几个走狗以外，都一个个嗟讶不已。也有几个热血的人，想要出头设法为钱小姐报仇。无奈钱小姐是自家自尽的，没有凌辱威逼的实迹。这位祁观察又是个有名绅士，势焰熏天，炙手可热的，大家都不敢去惹他，只得叹恨一回，也就罢了。只有一位绅士叫做金星精的，听了这件事儿，心上十分痛恨。想出一个法子来，自己恳恳切切的做了一篇《钱烈妇行述》，刻了几千本，各处分送。又发了许多传单，请了本地方的绅士，大家商议要为钱烈妇设祭开丧。那些绅士里头有几个很有热血的人，自然大家赞成。有几个唯唯否否、没有宗旨的人，一则却不过金星精的情面，二则心上也有些感动，便也都点头答应。只有那几个向来做祁观察走狗的人，一个都不来。金星精也不管他，便教众人具了一个公呈，自己到常熟县知县莫大令那里，和他说知，请他到开丧的那一天去拈香致祭。原来金星精是个二甲进士出身，由刑部主事推升了刑部郎中，向来声名很好，又是个江苏有名的才子。莫大令不好不答应，只得依他。金星精又各处去为她征祭文、征挽联，拣了一个日子为她开丧。

章秋谷在家的时候，和金星精时常往来，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金星精此番做了这件事儿，心上十分得意，便写了一封信给章秋谷，细讲一番，正还没有寄，刚刚这个时候，贡春树到常熟来游虞山，就住在金星精家里，住了几天，贡春树要到上海去看秋谷。金星精便把这封信交给春树，托他转致秋谷。秋谷看了这封来信，又看了那本行述，心上也甚是不平。春树便对他说道：“金星精要叫你做挽联，你做不做？”秋谷道：“挽联自然做的。但是这个挽联虽然没有什么难做的地方，却措词很不容易得体。”春树道：

"我看见兵部主事姚小知的一副对子，倒讲得很痛快。"秋谷问是什么联语，春树念道：

凭天道，断不令凶人漏网。

愧吾辈，未能为匹妇复仇。

春树念毕，又道："你看这副挽联怎样？"秋谷道："痛快是痛快得很，但是这'匹妇'两个字儿用得欠斟酌些。这样一个贞烈的人，不该应竟称她'匹妇'。你细细想一想，我的话可是不是？"春树听了，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毕竟你的心比我来得细些。"秋谷细细沉吟一回，取过一枝秃笔，随手拉过一张局票来，兔起鹘落的写出一副挽联道：

一死等鸿毛，百万同胞齐俯首。

双星圆碧落，两行清泪奠贞魂。

写完说道："这只好明天写好再寄去的了。"说罢，递在贡春树手中。春树看了一看，点头叫好道："你的笔墨实在超脱非凡。"秋谷笑道："又来了，又来了。我们知己朋友，怎么是这般谬赞？"春树道："并不是什么谬赞。好的自然是说好，坏的自然说不好。难道知己朋友就应该作违心之论的么？"秋谷听了一笑。春树问道："听说新到一班马戏，你去看过没有？"秋谷道："我差不多病了一个月，如今方才痊愈，没有去看过。"春树问秋谷什么病，秋谷一时讲不出来，顿了一顿。春树便笑道："不要是害了相思病罢？"秋谷也笑道："什么相思病不相思病，不过是受了暑气，又带着感受新凉，所以有些不爽快罢了。"春树道："今天晚上我们就去看好不好？"秋谷还没有答应，陆丽娟抢着说道："蛮好。倪几家头一淘去。"秋谷也便答应。陆丽娟问秋谷吃什么点心，秋谷摇一摇头，早有娘姨金宝端上一碗煨好的莲子来。秋谷也不推让，随意吃了些，便对春树说道："你还没有午膳，我们同到一枝香去好不好？"春树道："雅叙园的菜就很好，我们何不往雅叙园去？"秋谷道："雅叙园的菜虽然不差，却没有大菜馆的精洁。"正说着，陆丽娟

接口道："贡大少勿嫌怠慢末，就勒浪倪搭用仔便饭罢。故歇格大菜也呒啥吃头。"秋谷听了，便问春树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春树道："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在这里吃也好。但是叨扰了丽娟先生，心上未免有些抱歉。"丽娟忙笑道："贡大少勿要客气，倪搭不过怠慢点，呒啥好菜。"贡春树道："丽娟先生也不必这般客气，我就老老实实的叨扰了。"丽娟听了，便和娘姨金宝附耳说了几句。金宝便走出去。

停了一会儿，早摆上四个碟子来。丽娟亲手去取一瓶巴德温来，取过两个玻璃小酒杯，斟了两杯酒，请秋谷和春树坐下吃酒。秋谷看那四个碟子时，见是一样凉拌虾仁、一样粉皮鸡丝、一样醉虾、一样糟虾，收拾得十分精致。春树见了道："多谢盛情。你们何必这般费事？"丽娟笑道："呒啥物事，请俉笃随便用点。"秋谷便邀着春树随意坐下，两人对酌。秋谷教丽娟同吃，丽娟便也坐在旁边陪着他们。等会儿，相帮又端上菜来，虽然不多几样，却甚是精洁。秋谷因自己咯血，还没有痊愈，便不敢多吃酒，只吃了两杯就不吃了。贡春树酒量甚好，一连干了几杯方才吃饭。

饭后，春树略坐一会，便要同着秋谷去看金小宝。秋谷自然答应。两个人同到惠秀里来。金小宝见了贡春树的面，自然欢喜，携着春树的手道："耐倒好格，一径搭倪说去仔就来，去仔就来，倪末一径勒浪牵记耐。"贡春树见了金小宝丰姿不减，华采依然，也觉得眉色飞舞。二个人四目相视，倒说不出什么话来。金小宝见了章秋谷，想起那一天张园的事情。觉得很有些儿惭愧，面上红红的，也不开口。秋谷会意，便立起身来说："我还有事情，等回儿我来同你们到马戏场去。"

贡春树和金小宝两个人，小玉重逢，韦郎久别，自然说不尽的相思况味，讲不完的别后情怀。见秋谷起身要走，也不相留。

秋谷从惠秀里出来，到自己公馆里头打了一个转身，又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坐了一会。有两个朋友写条子来，请秋谷吃酒。秋

谷因日间吃了两杯酒，觉得有些头晕，便辞了不去。叫陆丽娟熬了些荷叶粥，略略吃了些，便同陆丽娟两个人坐着马车，先到惠秀里去看贡春树和金小宝。金小宝再三再四的邀着秋谷和丽娟进去坐一回儿，秋谷推却不得，只得略坐一会。催着贡春树和金小宝上了马车，直到跑马厅对面马戏场门口。

秋谷先跳下车来买了四张头等票，同着众人进去。拣了四个座位，大家坐下。那马戏场里头的一班看客见了他们四个人进来，两个男子都是丰采清华，衫裳倜傥，好似那琼树当风；两个女子又都是容光焕发，态度娉婷，好似那花枝照夜，大家的眼光都不知不觉的注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细细的打量一番。秋谷和春树都没有留心，不去理会。

这个时候，刚刚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骑着一辆自行车登场献艺。空中绷着一条绳索，这个女子坐着自行车，竟在绳上飞一般来来往往的行走。那一辆自行车好像贴在身上的一般。满场的人都热烈拍手。那女子献了一回技艺，便进去了。里面又走出一个涂着花脸的洋人来，一面拍着手歌唱，一面哈哈大笑，口中叽哩咕噜的讲了一会。秋谷虽然略略懂些英文，却苦不甚精，听不出他说的什么，大约都是自己讥诮自己，引人发笑的话儿。停了一停，里面又走出一个洋人来，和这个涂脸的洋人互相对答了一会。这后来的洋人就去伏在地上。正是：春风良夜，勿惊虎豹之威；灯火深宵，曼衍鱼龙之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115 回

看马戏忽逢荡妇
闻狮吼惊散鸳鸯

且说那个后来的洋人和那涂脸的洋人讲了几句话，就去趴在地上，趴得伏伏贴贴的，四平八稳，好像个乌龟一般。那个涂着花脸的洋人便抢步过来，一个筋斗在他背上打了过去，接着又是一个筋斗打过来。跳来跳去的，跳得十分高兴。忽然地上的洋人跳起身，照着翻筋斗的脸上就是一拳，只听得“拍”的一声，翻筋斗的“扑”的跌倒，睡在地上，不肯起来。秋谷看了十分好笑。一班看客也都拍手。等了好一会儿，那涂脸的洋人方才在地上爬起来。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支点着的香烟，放在口中慢慢的吃，里面又赶出一个洋人来，对他连连摇手，叫他不要吃烟，不由分说，把他手中的纸烟抢了过去，往地下一扔。那涂脸的洋人候他走了，又取出一支来，放在口中。又赶出一个洋人来，夺了过去。一连夺掉了七八支，也不知他在哪里拿出来的。到得后来，四五个洋人都走出来，把他身上藏着的纸烟一古脑儿都搜了出来，长长短短的也有一二十支。哪里知道这几个洋人刚刚转身，这个涂脸的洋人不知怎样的又取了一支出来，一面吸着，摇头晃脑的，甚是得意。那几个洋人正要抢时，他在腰间取出一根三节棍，随手乱打。大家被他打得急了，跑进去拿了许多军器出来，什么腰刀、铁叉等类，混打一场，把他赶了进去。随后又有一个少女骑着一匹

黄马出来，身上只穿一层绝薄的紧身衣裤，都连在一起。远远望去，好像不穿衣服的一般。马背上也没有鞍辔，四围绕着戏场乱跑。那女子在马背上或坐或立或跳，颠颠倒倒的做出许多身段。只听得四围一片拍手的声音。一套做完，只见推出一个虎笼来，就在场上用铁栏四围护住。两个洋人开了笼门，把个老虎放出笼来。两个洋人便百般的和它玩耍。一会儿把头放在它的唇边，一会儿又把手伸进它的口内。看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

这个时候，章秋谷觉得这个玩意儿没有什么意思，便抬起头，细细的打量那些座中的妇女。打量了一回，虽然有几个面貌还好，却都不过平平常常的，算不得什么倾国倾城。看到西北角上的一面，忽然见两个俊俏大姐拥着一个少妇。头上戴着满头珠翠，只觉得珠光夺目，宝气照人。虽然相貌平常，却生得体格风骚，神情流荡。眉梢眼角，大有风情。秋谷见了，未免回头来多看几眼。那少妇见秋谷看她，便也卖弄精神，把一对水汪汪的秋波只顾望秋谷这边溜来。秋谷正呆呆的看，忽然被陆丽娟用力在身上拧了一把。秋谷被她拧了一下，猛吃一惊，回过头来，还没有开口，陆丽娟早附着秋谷的耳朵低低的说道："耐格个人实头少有出见格。搭别人吊吊膀子还勿要去管理，啥格戏子格姘头耐也吊起膀子来哉？"秋谷听了，只说是陆丽娟有心吃醋，方才说出这样的话儿。便也悄悄的回答她道："你又不知她是什么人，怎么知道她是戏子的姘头？"陆丽娟又低声说道："耐格眼睛到仔陆俚去哉？耐自家看哩。"秋谷听了，连忙再往对面细看，果然见斜刺里头还坐着一个少年男子，也在那里和那少妇眉来眼去。那少妇一面对着章秋谷笑盈盈的飞个眼风，一面又喜孜孜的和这个少年男子打个照会，竟有些左顾右盼、应接不暇的样儿。那少年男子坐在那边，见了章秋谷这般模样，心上十分不快活，瞪起眼睛望着秋谷。秋谷仔细看那少年男子的样儿，分明是桂仙戏园的武小生柳飞云。见他朝着自己怒目而视，心上自然明白，不觉甚是好笑。却又自己心

上想："世上竟有这样风流放诞的妇人，双管齐下的吊膀子，未免有些过份了。"想着，便别转头去，不去理她。在身边拿出表来看了一看，对陆丽娟道："差不多已有十一下钟，我们大家回去罢。"

陆丽娟还没有答应，忽听得对面有个女人的声音叫声"阿唷"，接着有几个人都乱嚷起来，又夹着大家哈哈大笑的声音。章秋谷不知道什么事情，连忙举目看时，原来那个铁笼里头的老虎忽然撒起溺来。那马戏的戏场原是中间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圈来，就算是个戏场，圆圈外面四周围都排着一层一层的椅子。最近的椅位就算头等，略远些的便算二等三等。那坐在头等的和那戏场的圆圈不过相离四五尺地方。偏偏的这个老虎走到圈边，撅起一条虎尾撒起溺来，好似那一道飞泉，从空直泻，直射出七八尺远，刚刚的把那位少妇和坐在两旁的两个大姐、还有坐在一起的几个女子，都溅得一头一脸，脂粉淋漓，衣裳湿透，连口内也溅了好些。这班人都是爱洁净的，怎禁得这样一来，大家都叫声"阿唷"，又羞又恨，恨不得要哭出来。一时却又无可如何，只好把自己手巾去头面上乱揩乱抹，哪里抹得干净？一班看戏的人见了这般光景，忍不住大家都哈哈大笑，只把这几个女子笑得无可如何，哭笑不得。出来的时候，原想倚着面貌出去出个风头，如今倒反出了这般的一个大丑。没奈何，只得大家掩着脸儿，急急的往外就走。武小生柳飞云也紧紧的跟着出来。

章秋谷看了，也不觉十分好笑，便也同着丽娟和春树、小宝四个人一起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只见两个大姐扶着那少妇，站在门口。见了小宝，连忙别转头去。小宝也只作不曾看见，却低低的向秋谷说道："耐阿认得俚？就是康家里格姨太太。勒浪外势轧姘头，轧得一塌糊涂。底子也是倌人出身，叫王素秋。格辰光为仔搭倪抢客人，炒仔一泡，一径到仔故歇，有辰光碰着仔倪，还是格副架子形。耐想阿好笑？"秋谷听了，点一点头，心中想道："原来这个宝贝就是康己生的姨太太。康己生在江西巡抚任上，也

不知弄了多少造孽钱，自然该有这般的报应。”说着，早见两个穿着号衣的马夫赶过一辆绝精致的橡皮轿车来，那位康姨太太还回过头来，对着柳飞云看了一看，使个眼色，方才上了马车。

一路回到虹口康公馆来。康姨太太下了马车，急急的走回卧室。那些丫鬟仆妇见了她们三个人都是这般模样，身上的衣服一齐湿透，面上的脂粉更是斑斓狼藉的一块红、一块白，好像个妖怪一般。大家都吃了一惊，不敢动问。康姨太太一肚子的没好气，发泄不来。一面忙着换了衣服，打水洗脸，一面打鸡骂狗的闹了一回。众人都不敢开口。康姨太太洗了一次，还恐怕洗不干净，又换过一盆水来，把上好的香皂在脸上细细的擦。擦了又洗，洗了又擦，一连换过了三四盆水方才罢了。正还要打开头发也洗一下，忽然一个念头，便问众人，老爷到哪里去了。众人都说在内书房。康姨太太听了，便不管头发不头发，“霍”的立起身来，吩咐众人不许声张。自己一步一步的悄悄走到内书房门口。先侧着耳朵一听，果然听得里面有人在那里低低的讲话。康姨太太听了，心头火起，不由分说，径直闯进去。这位康大人平日原很怕这位姨太太的，今天知道她去看马戏，要到十二点钟回来，这个时候只有十一点三刻，算定不得回来，正搂着个年纪很轻的苏州娘姨在那里密密切切的说话。不料一时间这位姨太太走了进来，两下都大吃一惊。这个娘姨见了姨太太进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飞一般的后面逃了出去。康大人目定口呆，坐在椅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康姨太太眼睁睁的看着康大人，看了一会儿，方才把两个指头狠命的往康大人额上戳了一下，咬着牙齿道：“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性情，死也不肯改的。这样的一把年纪，还有什么脸见人！”康大人听了，只得赔着笑脸道：“你不要这般多心，我和她又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方才不过和她讲几句话，你又何必这般动气？”康姨太太冷笑一声道：“亏你讲得出这样的话来！一个做主人的，为什么要和娘姨干这些鬼鬼祟祟的把戏！也有这样不要脸的人来勾

搭主人！有你这样的主人，自然就有那般的贱货！”说得康大人闭口无言，只是老着脸呵呵的笑。康姨太太数说了一回，便要连夜把那娘姨赶出公馆。康大人觉得心中不忍，只得再三替她央告，涎着脸缠了一会，只说：“这会儿为着这件事情赶她出去，人人有脸，树树有皮，万一她脸上下不来，逼出些意外的事来，我们虽然不怕，却也何苦呢？不如只当没有这件事儿，过几天借一件别的事情叫她出去，岂不干净？”康姨太太先还不肯，当不得康大人苦苦的拦着，只得罢了。

列位看官，你道这位康大人是个什么人物？原来就是在下做书的在前头讲的那位康己生观察。这位康观察自从捐官以后，不多几年，他那位老太爷就病死了。康观察丁了三年的忧，在家里头没有什么消遣，又不好明公正气的去嫖赌，只得悄悄的叫媒婆和他做媒，娶了两个姨太太。又把自己家里的一个丫鬟名叫彩云的收在房里，也算做小老婆。这三年丁忧期间，只成日成夜的和这几位姨太太滚在一起。好容易盼得三年服满，便赶进京城去，要想走了门路，去选个好好的缺。正是：膏粱子弟，不知稼穑之艰；纨绔郎君，忽起簪缨之想。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16回

谋补缺观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却说康观察自从他老太爷死后，在家里头守制三年。这几年里头也不知闹了多少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早把他老太爷的一份家资去了十分之五。康观察想着尽着这样的坐吃山空也不是个长局，算来算去，只有还是去做官。自己本来捐了个候选道在身上，不如趁着自己年力富强的时候，到官场里头去混一下，或者混得出什么好处。打定了主意，便带了几万两银子的汇票赶进京来，拣了杨梅竹斜街的一家高升店住下。先拜了几天同乡，要想找个门路，却一时找不出来。康观察十分焦急，便有几个同乡京官和他说道："你要找门路，不用到别处去混找，只要去找吏部的书办。找到了和他商议，没有不妥当的。"

看官听着，原来这个各部的书办，京城里头都叫作部办，最会营私舞弊，纳贿招权，差不多比那各部尚书的权柄还要大些。你道这个是什么原故呢？一个小小的书办倒反要比尚书的权柄大些，这句话儿讲出去给人听了，哪一个肯相信？岂不是在下做书的有心说谎么？原来这个里头另有一个自然的道理在内，并不是在下做书的平空掉谎。看官们请休性急，待在下做书的一一道来。那各部尚书虽然权重，却都是由别处调来的。三年也是一任，五年也是一任，部里头的情形不熟，办起公事来就只好将就些儿。这

班部办却是世世代代世袭下来的。从小的时候，就把本部的历年档案记得烂熟在肚子里头。那些部里的司官哪里有他这般本事？我们中国的向例，办起公事来都要照着例案办的。没有例案可援的，便要请旨办理。每每的堂官接了一件公事，便交给那班司官，叫他援例办理。司官哪里记得部里的这些档案？就只好来请教这班部办了。这班部办趁着这个当儿，便上下齐手的作起弊来。譬如这件事情部办已经得了贿赂，明明可以驳斥的，他一定要想着法儿引出一个例案来，叫你核准。要是这件事情部办没有得到钱，明明可以批准的，他也一定要找出一个例案来，叫你驳斥。你想，一个部里头的历年案卷堆积如山，也不知有多少，除了这些部办，别人哪里记得尽许多？哪怕你一样的两件公事，同是一天的日期，同是一般的情节，他得了这一边的钱，就拉出某人某人的旧案来，照例核准。那一边没有走他们的门路，他就有本事又去拉出某人某人的旧例来，平空驳斥。那班司官只图省事，哪里还去管他们的得贿不得贿、作弊不作弊？那班堂官又都是尸居馀气的，过得一天便是两个半日。就是明知道他们在外面作弊，无奈本部办公都仗着这班部办，一天也离不了他们，也就只好眼开眼闭的装着糊涂，不去多管。看官，你道这些部办可厉害不厉害？在下做书的做到此间，便又有一位友人不相信在下的说话，对着在下说道："你这个话儿我就有些信不过。那部办不过是部里的一名书吏，哪里就会这么厉害起来？就算那些尚书、侍郎不知本部的情形，不熟本部的例案，那班司官也有二三十年还在一个部里头当差的，难道就没有一个熟悉例案的么？"在下做书的听了，笑道："你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也细细的想一想这个里头的情形再说别的。你想他们那班部办，从小儿不做别的事情，只捧着这些例案，当他四书五经一般死命的揣摩简练。还有父兄在那里细细的教他，自然熟能生巧，好像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一般。至于那班司官，从小儿先要揣摩八股，又要学些词章，还有什么策论表判的，已经

闹得他一塌糊涂的了。再到后来中了个进士，分了个部曹，他心上又在那里算计如何如何的钻谋外放，如何如何的打点升官，成日成夜的把那一团卑鄙势利的思想横放在肚子里头，连那以前没有做官之前藏在肚子里头的一点良心都没得干干净净的了，哪里还有工夫来留心这些事情?况且他们那些司官们在部里头当差,哪一个不想放个外官？哪一个不想高升上去？不是打算一生一世在部里头混的，比不得那些部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的也是本部，穿的也是本部，用的也是本部。有百年的部办，没有百年的堂官和司员。你只要细想一想，就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位友人听了在下这一番说话，低着头想了一想，便道：“照这样的说起来，一个部里头只要用个部办就够了，又何必要什么尚书、侍郎呢?”在下做书的听了，叹一口气道：“我们中国的事情，向来如此。你认着那些尚书侍郎、大人先生，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大本领么？只要有部办的学问已经是好的了。那班不如部办的还多得很呢？就是如今的那班地方州县，难道一个个都是熟悉民情、谙练吏治的么？官场滚滚，宦海茫茫，我们又从何说起呢?”在下的那位友人也就长叹一声，默然不答。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康观察听了同乡的话儿，便同了一个同乡的内阁中书叫做张伯华的,同着他去找到了一个有名的部办,姓刘号叫吉甫，住在绳匠胡同里头绝精致的一所宅子。康观察到了门前，停了车，心中想道：“这所宅子倒像个什么一二品大员的住宅。若不讲明了是个部里的书办，外面哪里看得出来?”想着，等了一会，才请了他们进去。在一间客厅上又等了好一会，方才见这个刘吉甫匆匆的走了出来。见了张伯华，笑道：“咱们多日不见了，一向可好?”张伯华连忙立起来，康观察也跟着和他客气了一阵。刘吉甫略谈了几句，便问康观察道：“咱们一向少亲近得很，今天同伯华兄光临，不知有什么见教的事情没有?”张伯华便道：“这位康己翁有件事儿，要奉求你老哥为他想个法儿。老哥如不嫌

亵渎，请屈驾到饭庄子上坐一会儿，我们好慢慢的商议。”刘吉甫笑道：“不瞒你老哥说，兄弟今天还有些穷忙，不能出去。那饭庄子上的饭也没有什么吃的。我说句放肆的话，今天你们两位既然赏我兄弟的光，竟请不必客气，就在这里吃个便饭，不过没有菜，简慢些儿。”康观察还没有开口，张伯华知道刘吉甫的性情向来爽快，便也点头答应。刘吉甫说了几句话儿，就说一声“失陪”，竟自走了出去。出去了好一会，方才进来。张伯华便把康观察的来意对他说了一遍。又说：“这件事情总要请你老哥推我的情，帮个忙儿。至于谢仪一节，只要请你老哥吩咐一声，自然如数送过来。”说着早已摆上饭来，四盆四碗，还有一壶酒。虽然样数不多，却十分精致可口。刘吉甫让他们坐下，一面吃着，一面细细的盘问康观察的捐官是在哪一案的，什么年份，交了多少银子。康观察一一说了。不一时吃完了饭，大家洗漱已毕，只见刘吉甫侧着头，口中不知念些什么，又抡着指头算了一会，忽然笑道：“果然早得很呢。”便对着康观察道：“依着老兄的这个班子，若要照例轮选起来，只怕还要好几年呢。如今在你前面，还有四个压班的。要等这四个都选了出去，方才轮你得着。这还是没有岔子的说话。要是半路上跑出一个压班的来，那就还是一个不中用。如今外省道员出缺的又很少，就是出了缺，又都是一次部选，一次外简的。像你这个班次，只怕三年五载候不着也不算什么。”康观察听了，心上着急起来。便和张伯华附耳说了一回，叫张伯华托他设法。张伯华正要开口，只听得刘吉甫慢慢的说道：“这个缺，比不得什么州县，事情大了。上头的一班堂官们在这里头也很留心。今天要是换了别人来和我讲这个话儿，我兄弟也不是轻易答应的。无奈我和伯华兄相识多年，难道说这点儿情面都没有？在你们二位老兄份上，做兄弟的自然要和你们两位设法效劳。依我看起来，只要把你老哥的名次和那几个压班的倒个过儿，回来外省出了道缺，就挨着你老哥轮选。这是妥当不过的事情。大约迟则三月，早则

月余，你老哥就好到任。至于谢仪的一层，不瞒你们两位说，我兄弟平日之间也专爱的结交朋友，不是那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人物。这件事儿，一则多蒙康己翁见爱，不去找着别人，却来找我；二则我和伯华兄知己朋友，情面难却，并不是想什么钱。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首尾，不得不点缀他们一下。至于我兄弟自己身上的什么谢仪不谢仪，咱们自家兄弟，竟请不必客气就是了。”张伯华知道刘吉甫的脾气，便道：“多谢老哥费神。但是究竟怎样的一个数目，还要请老哥核算一下。”刘吉甫听了，便取过一面算盘来，滴沥搭拉的算了一阵。便对张伯华笑道：“里里外外的使费，一古脑儿要三万五千两银子。这还是看你老哥份上。别人拿了五万银子，我还不见得答应他呢。”康观察听了刘吉甫的话儿，心上吃了一惊，暗想：“自己通共带了三万银子，家里头的钱所存不多，如今他一开口就要三万五千银子。”心上有些踌躇不决起来，一时间答应不出，只看着张伯华的脸和他使个眼色，正是：衣冠扫地，侍中之貂尾何多；犬马登堂，灶下之羊头如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117回

严选政部办吃虚惊
出奇兵名优施巧计

且说康观察听了刘吉甫要三万五千银子，就不觉心上一惊。便立起身来，走过去悄悄的和张伯华说了一遍。张伯华便赔着笑脸对刘吉甫道："兄弟还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儿要和你老哥商量。"刘吉甫听了，心上也有些明白，便道："你有什么话儿，只顾讲就是了。难道咱们这样的交情，还有什么通融不来的事情不成？"张伯华听了，便拉着刘吉甫，两个人在一起坐下，婉婉转转的讲道："方才你老哥讲的数儿，康己翁知道很便宜。他心上也十分感激，哪里还有不愿意的道理？无奈他也有一个苦情，要你格外原谅他些。他现在只有三万银子，还有五千一时凑不出来。又知道你老哥办的清公事，不是和市上买东西一般，可以争多论少得的。他的意思想先付三万银子，还有五千银子请你为他暂时垫付一下，随后再缓缓的归还。但是这事儿已经承了你的盛情，为他谋干，没有什么好处到你身上，也还罢了，倒反要你为他垫起钱来。他自己讲不出，托我和你说一声儿。不知你心上怎么样？"刘吉甫听了，心上也知道康观察的意思，想要少出五千银子，却又不好意思一定怎样的和他争论，索性说得好听些儿。想要不答应，无奈张伯华的这番说话实在说得情理兼到，推却不来。只得微微一笑道："伯华兄，咱们大家都是明白人。打开槅子讲亮话，还是这么样罢，

如若康己翁得了个好缺，这五千银子是不能少的，总算给他们吃个喜酒，或者缺分平常，不见得怎么好，这一笔钱也就不必拿出来了。总算我姓刘的结个朋友，何如?”张伯华听了，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同着康观察说了几句客气话儿，两个人一同回去。

康观察就把那一张三万银子的汇票拿了出来，交给张伯华，托他明天送去。张伯华起先不肯一个人送去，定要同着康观察一同送去。康观察道：“你这个人，何必这般拘执？难道我还信你不过么?”张伯华听了，方才接了过来。想着几万银子的事情不是玩的，便不等明天，立刻又坐了车，赶到绳匠胡同来。见了刘吉甫，把银票交代清楚，便要告辞。刘吉甫苦苦的留住，对他笑道：“这一笔钱，咱们在里头经手的人照例有个九扣的，一共三千银子。咱们两个人两下平分。方才你们两个人同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有提起。”张伯华听了，自然乐得收领的了。两个人谈了一会。张伯华问起康观察的这件事情怎样一个调法，刘吉甫便也细细的把调换的法儿和他讲了一遍。张伯华低头想了一想道：“这样办法，我看不见得怎么妥当罢。万一上头查了出来，又怎么样呢?”刘吉甫笑道：“这个法儿，在当时是一万年也查不出来的。除非后来查拣别件公事的案卷，一个不防备，查了出来也或者有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心上知道自家错了，断不肯认真追究的。要是认真追究起来，我们虽然要担不是，他自己先有了个失察错误的处分。所以那班堂官就是明知道我们作弊，也无非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历来都是这个样儿。”张伯华听了，也微微一笑道：“照你这些说话看起来，难道那班堂官就没有一个弊绝风清的么?”刘吉甫道：“也有时遇着了个难说话的堂官，不许我们作弊。我们又有一个挟制他们的法儿：会齐了全部的大小书办一同告退。他们那班堂官离了我们，是一件公事也办不来的。这样一来，他没有法儿，也就只好听凭我们去怎样怎样的了。老实对你讲罢，我们本部里头的公事，要准起来，件件都是准的；要驳起来，件件都是驳的。”

张伯华听了不懂，连忙问什么道理，刘吉甫道："一样的两件公事，今天准了你的，明天却驳了他的。也有今天驳了你的，明天却准了他的。所以我们在部里头当差的人，没有作不来的弊，没有准不来的事情，也没有驳不来的案件。只怕撞着了个不顾前后、不受情面的堂官，一味的和你混闹起来，那就糟了。"张伯华听了，口中不说什么，只心中暗想："怪不得这班部办这般厉害，也有这些道理在里头。"想着，便起身告辞。又到康观察寓中坐了一坐，便也自己回去。

康观察自从出了这三万银子以后，天天坐在寓里头等候消息。隔了一个多月，刘吉甫来给他报信说："如今浙江杭嘉湖道缺出，恰恰是应归部选。你的事情我已经为你打点得好好的，你只要预备谢恩就是了。"康观察听了，心中大喜，呆呆的等了两天，连店门都不出。这一天，康观察刚刚起身洗脸，忽见刘吉甫大踏步走进来，脸上的神色十分不快。见了康观察，只说了一句："你的事情坏了。"康观察听了，心中大惊，连忙问什么事儿。刘吉甫拍着手道："你的事情，我已经为你安排得停停当当的了，哪里知道昨天晚上忽然被堂官查了出来，如今正在那里查核例案。这件事情闹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不过认个无心错误便过去了。但是你白白丢掉三万银子，叫我怎么对你得起呢？"康观察听了，一时只急得目定口呆，做声不得，连忙问道："好好的怎么又会被他们查了出来？"刘吉甫道："也是合该有事。我们本部的一个同事和堂官的侄少爷有些亲戚，前天喝醉了酒，无心露了口风。今天就闹出这个乱子来。"康观察听了，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便问可有什么解释的法儿没有。刘吉甫道："法子是有，只不知道你肯不肯？"康观察道："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哪里倒有什么不肯？只不知究竟是个什么法儿？可妥当不妥当？"刘吉甫道："这会儿且慢些提起，去请了张伯华来，我们大家商议一下再说。"康观察听了，也不好一定再问，只得叫人立刻去请了张伯华来。刘吉甫和他交

头接耳的商量了一会，定了主意，方才和康观察说："只要如此如此。"康观察听了，呆了一会，道："别的不必说它，倒是这几千银子，一时哪里去找呢？"刘吉甫一面笑着，一面从靴统里头取出一个小小的靴页，拣出两张银票，递给康观察道："承你老哥瞧我得起，咱们总算是个知己朋友，要是这点事儿都不预先为你打算一下，那还算什么朋友？"康观察接过银票来看时，只见齐齐整整的三千一张，二千一张，心上方才放心。便也随口谢了刘吉甫几句。刘吉甫哈哈笑道："算了，不用客气了。咱们如今就去讨个信儿罢。"说着便催着康观察套起车来，三个人一同到了一处地方。

大家下车进去，里面早迎出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少年来。生得粉面朱唇，细腰窄背。这个时候，正是十一月天气，这少年穿着一件淡蜜色缎子猞猁皮袍，迎面钉着一颗珍珠，光辉夺目，脚上薄底缎靴。一见了他们三个，便满面添花的说道："三位老爷请里面坐。"把他们邀进一间绝精致的书房。坐下先问了康观察的姓名，便对着康观察略略的把腰弯了一弯，好像要请安的样儿。刘吉甫连忙一把扯住道："康大人是自己人，不必客气。"那少年听了，回起身来，也略略的朝着他们两个点一点头，笑眯眯的，口中说道："你们两位是常来的，我就大胆放肆了。"刘吉甫连忙笑道："老佩，今天你和我这个样儿，可是该的么？你把我们当起客人来了，快快的请坐了好讲话。"那少年听了，微微一笑，便轻轻的把身躯一扭，一个转身便坐在张伯华下首。那转过身来的时候，两面的衣裳角儿都是纹风不动，真个的一身身段，圆转非常。

那少年坐了下来，先应酬了康观察几句。刘吉甫便抢着说道："老佩，你不用尽着应酬。咱们今天到你这里，有一件正经事儿要和你商量。"说着，便把自己的椅子往那边挪了一挪，紧靠着那少年身旁坐下，低低的说了一会。又招手儿叫张伯华过去，三个人又说了一会。只听得那少年笑道："这件事儿交给我就是了。"刘吉甫听了大喜，便走过去，向康观察要出那一张二千银子的银票，

塞在那少年手中。那少年又笑道："咱们还讲这个么？"刘吉甫道："这一点儿算什么？只要你肯为我们帮个忙儿，就承情得很了。"那少年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好不收，只好暂时收了再说。你们也不必回去吃饭，省得来来去去的费事，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等一会儿好不好？"刘吉甫听了，连忙答应。又跑过去和康观察附着耳朵讲了几句。康观察自然欢喜。

看官，你道这个美少年又是个何等样人？就是在下做书的不讲，列位看官料想心上也有几分明白。原来这个少年是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红相公。什么叫做红相公呢？就是那戏班子里头唱戏的戏子。这少年便是四喜班里头唱花旦的佩芳。京城里头的风气，一班王公大人专逛相公，不逛妓女。这些相公也和上海的倌人一样，可以写条子叫他的局，可以在他堂子里头摆酒。无论再是什么王侯大老，别人轻易见都见他不着的，只要见了这些相公，就说也有，笑也有，好像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一般。成日成夜的都在相公堂子混搅，那窑子里头简直没有一个人去的。就是难得有一两个爱逛窑子的人，大家都说他下流脾气，不是个上等人干的事情。正是：清歌妙舞，伶工傀儡之场；豪竹哀丝，太傅东山之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18回

闹相公尚书中计
告病假巡抚归田

且说刘吉甫同着张伯华和康观察在佩芳那里吃了一顿便饭。佩芳嘱咐了康观察许多说话，又教导了他许多礼节。这位康观察虽然外面的仪表长得不错，心上却很有些儿糊涂。只听着刘吉甫和佩芳两个人的话儿，连连点头。坐了好一会儿，只见一个小孩子飞一般走进来，向着佩芳做个手势道："来了，来了。"佩芳"霍"的立起身来，叮嘱刘吉甫同着康观察宽坐一会，"等会儿再来叫你。"说着便匆匆的去了。康观察同着刘吉甫、张伯华闷坐在书房里头，连一声儿都不敢响，只听得里面嘻笑说话的声音。足足的等了半天，只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走了进来，口中说道："请康大人快些进去。"刘吉甫听了，连忙推着康观察立起身来，叫他进去。

康观察是已经习过仪礼的，心中虽然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得劲儿，却自己拿定了心，放大了胆子，一步一步的走过了一层院子。院子里面另外还有三间精室。听得上首一间屋内，有个老头儿的声气在那里和佩芳讲话。佩芳一面笑，一面讲道："你管了这个吏部，不论京外各官，都要在你手里选出来的，是不是?"佩芳说罢，只听得那一个老头儿也笑着说道："这个自然。"佩芳道："可惜我只会唱戏，不会做官。如今我有个亲戚，是个进京候选的道员，要

想拜在你的门下，托你照应他些。”说到这里，便咳嗽一声，康观察听了，连忙抢进房门，刘吉甫也跟着进去。举眼看时，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方面大耳，一部花白胡须，正搂着佩芳坐在身上说笑。忽然抬起头来，见他们两个人平空的走到面前，心上十分诧异。正要开口问时，康观察早疾趋而进，双膝跪下，叩首有声。刘吉甫也跟着一同跪下，都在靴统里头取出手本来，恭恭敬敬的递上去。那老头儿见了他们两个这般模样，摸不着头脑，连忙推开佩芳，想要立起身来。不料佩芳紧紧的一把拉了他的胡子，对他说道：“你不要慌，这就是我的亲戚，他要拜你做个老师，你就收了他罢。”那老头儿听了，睁着眼睛，一时讲不出话来。佩芳早伸出手去，接了康观察和刘吉甫的手本。又把康观察手内的一个红封套接了过来，抽出三千两银子的一张银票，不由分说，竟替那老头儿揣在怀中。口中笑道：“这是人家孝敬你的贽敬。”这一阵播弄，竟把那老头儿播弄得目瞪口呆，开口不得。定了一会神，方才说道：“这个使不得。”刚刚说了这一句，佩芳接上去说道：“有什么使不得？你不用累赘，只收了就是了。我在外面已经和他们讲明白了，你不答应，就是剥我的面子。”原来这个老头儿就是现任吏部堂官白礼仁白大人。这位白尚书别的都没有什么，只有个爱玩相公的毛病儿，见了相公们就如性命一般，一天不和相公在一起也是过不去的。这个佩芳更是他向日最得意的人，天天完结了公事，一定要到佩芳寓里来玩的。如今见佩芳家里平空的走出这两个人来，明知道这两个人一定是买通了佩芳，要来走他的门路。心上想要翻转脸来，喝令他们出去，一则佩芳撒娇撒痴的死缠着他，定要叫他答应，不好意思一定怎样；二则自己也是个一品大员，本来不应常在外面这般混闹，万一个闹了出来，自己身上也有好些不便之处。更兼白尚书分明认得刘吉甫是本部的书办，自己是个堂官，如今在这个地方给他撞见了，脸上好像有些过不去的样儿。一时间心上七

横八竖的不得主意起来，只得对着佩芳说道："你这个孩子，不问什么事情，专要这般的多管闲事。"佩芳道："他们两个都是我的亲戚，怎么又是我多管闲事呢？"白尚书听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得说道："你也不管是什么东西，受得受不得，就这样的混出主意。"佩芳道："这是他拜师的贽敬，有什么受不得？你们做官的人，拜老师，送贽敬，是通行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算不得什么大事。"白尚书听了，料想今天不答应是不行的了。又见康观察和刘吉甫两个人还直挺挺的跪着，不敢起来，便道："你们且先起来，有话好说。"二人听了，方才立起身来，垂着手站在一旁。白尚书只随随便便的问了几句话儿，佩芳对着他们使个眼色。两个人都会意，便请了一个安，退了出去。隔不多时，果然一道谕旨出来，浙江杭嘉湖道就放了康观察。康观察自然欢喜，忙忙的预备谢恩，预备召见。忙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便到浙江去到任。

事有凑巧。刚刚那位浙江巡抚常恒常中丞，虽然是个旗人，却和康观察家有些世谊。康观察又放出浑身本事来巴结这位常中丞，常中丞十分欢喜，格外照应。到任不多几时，刚刚藩台调了江西，常中丞又和这位臬台不合，就委康观察署理藩司。康观察忙忙的到任接印，心上十分得意。不想过了两年，常中丞死了，康观察就调了直隶天津河间道。做了两年，康观察不知怎么的又走了一个军机大臣的门路，给了他一个密保，就升了云南按察使。康观察嫌云南路远，就又钻营了个门路，调署江西布政司。也是康观察的官运亨通，不到一年就升补了湖南布政司。接着江西巡抚出缺，里头一班军机大臣知道康方伯对江西的情形很熟，就传旨出去，把康方伯升授江西巡抚。

康中丞在江西足足的做了五年，忽然有个御史参奏康中丞帷薄不修，官咸有玷；并且说他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怎样怎样的放纵家属，怎样怎样的败坏伦常，要请皇上认真查办。这个信息传到康中丞的耳朵里头，不觉又羞又恨，就有人劝他趁着这个当

儿告个病假，奏请开缺，随后慢慢的再想法儿。康中丞听了，心上还有些不决。刚刚那位军机大臣又打个电报给他说："近来参你的人很多，不晓得究竟是什么原故。事关暧昧，又不便一定怎么的和你深辩。不如暂时告病，以后再想法儿。"康中丞得了这个电报，没奈何，只得立刻电奏请假。不一日，京城里头回电来了，准他开缺。康中丞只得快快的带着家眷回到江苏。也不回无锡去住，在上海虹口买了一所高大精致的洋房，自家住着。

看官，你道这个岔儿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原来康中丞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有两位堂房姊妹住在衙门里头。这两位小姐的性情却生得十分古怪，一天到晚只知道同人玩笑。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是康中丞手下的亲兵和抬轿的轿夫，碰着这两位小姐心上高兴，也要和他们玩笑一回。康中丞虽有几个妻妾，那几个姨太太只晓得争风吃醋，大家闹得个一塌糊涂。这位太太又性情懦弱，弹压不住，凭着这两位小姐这般放纵，也不去管她们的闲事。这两位小姐见没有人说她，索性两个人都改了男装，出去混闹，也不知她们做的什么事情。天津一府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两位小姐的大名。这几个连衔参奏康中丞的御史公，原是翰林出身，都是淮安府人，总算是康中丞的大同乡。康中丞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这几位太史公一同进京，路过天津，要想向康中丞借些旅费。康中丞一毛不拔，不肯应酬。如今这几个宝贝都考取了御史，想起不肯借钱的仇恨，便大家联名参他一下。如今暂且按下。

再说起这位康中丞来。自从告病开缺以后，原想略略的等过一年半载，再想法子去走京城里头的门路。不想时机不顺，那位军机大臣忽然得了一个急病，呜呼死了。接着，康中丞的后任春华中丞为着库款的事情参了康中丞一下，说他办事颟顸，虚糜公款。幸而没有什么实迹，康中丞又已经离任，这件事情便也成了烂案。康中丞经过了这样的一来，一时找不出起用的门路，只得

缓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两位小姐虽然已经出嫁，无奈天生成的薄命，嫁过去不到两年，男人都一齐病死了。这两位姑太太不肯住在家里，都搬回娘家来住，比以前闹得更加厉害。康中丞也不去管她。从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两位姑太太闹到后来，连那几位康中丞的姨太太也学起她们的样儿来，成天的涂脂抹粉，打扮得妖妖娆娆的，出去坐马车，看夜戏，吃大菜，游花园，闹得外面的名气沸沸扬扬，十分难听。康中丞虽然有些知道，却也无可如何，只得缩着个头，凭着她们去怎生闹法。上海地方原是天地间的一个极乐世界，康中丞虽然年过五旬，看着这些粉白黛绿的妖姬，过着那般酒地花天的日月，自然的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便自己也在嫖睹场中混闹起来。看中了个倌人叫做王素秋的，花了七千块钱的身价把她娶了回去。这个王素秋也是个数一数二的个中老手，哪里肯嫁康中丞这样的一个拱肩缩背的老头儿？本来原想借着他滗个浴的，不想到了康中丞家内，康中丞宠爱非常，竟把她当作正室夫人一般，把家里头上上下下的事情一古脑儿交给她一个人管理，真个是一呼百诺，要一奉十，不敢有一些儿违拗她的地方。正是：荀香何粉，三千选佛之场；锦帐银床，十二金钗之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 119 回

思湿浴名妓嫁衰翁
约空房家奴私爱妾

且说王素秋自从嫁到康中丞家，原想趁一个空，卷了金银珠宝，逃走出去别抱琵琶的。想不到既嫁之后，康中丞待她甚好，很有些怕她；更兼看着那几个姨太太的样儿，成日的描眉画眼，卖弄风骚，绝不像个好好的人家人，康中丞只当没有这件事儿，说也不说一句。王素秋见了这般模样，心中暗想："既然他不管闲事，乐得安安顿顿的不用私逃，省得逃了出来耽惊受怕。况且这样舒服的日子，就是逃走出去，也未必过得着。"想定了主意，便索性拿出浑身手段来牢笼这位康中丞，只把个康中丞骗得骨软筋酥，心输意服，渐渐的由爱生畏起来。一天一天的下去，一个成了篾，一个成了铁。康中丞只要见了这位姨太太的面，就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王素秋又使出本事来笼络那几位姨太太，大家面子上都十分要好。更兼她现在当家，那些姨太太都要到她一个人手里来讨生活，自然免不得大家都迁就她些。王素秋拿着康中丞不心痛的钱在众人面上挥霍。不到一年，早已把康中丞公馆里头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班人都收得伏伏贴贴。大家不怕康中丞，只怕这位姨太太。要是得罪了康中丞，只要是姨太太喜欢的，康中丞也不能一定把他怎样。要是得罪了姨太太，一定立时立刻的发作出来，康中丞哪里敢回护？

康中丞的正室夫人穆氏本来和康中丞性情不合，自从娶了这个王素秋以后，老夫妇更加不睦，也着实吵闹了几场。穆夫人賭气不管事儿，自己回到母家去，和康中丞音信不通，好像毫不相干的一般。康中丞也自由她，不去理会。王素秋见了，心上自然更觉得意，渐渐的自己也做些暧昧事情出来，只瞒着康中丞一个。每每碰着心上不高兴的时候，便坐着马车出去看戏。有时对着康中丞只说到亲戚家去，差不多要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方才回来。康中丞还只说她是个正经人，哪里知道这些秘密。

康中丞未娶王素秋之先，本来已经娶过四个姨太太，都是依着次序排下去的。称呼第一个娶的就叫大姨太太，第二个娶的就叫二姨太太。娶到王素秋，已经是第五个了。本来合家的人都叫她五姨太太的，偏偏的她又倚着康中丞十分宠爱，言听计从，硬要跨过这几个姨太太的前面去，逼着家里头的人要叫她大姨太太。其余的几个都排在她的肩下。众人听了，自然不敢违拗，只得听从这位大姨太太。平日之间，本来最爱看桂仙戏园的戏。一连去看了几次，就看上了武小生柳飞云。两下眉来眼去的，很有几分意思。倒是柳飞云知道她是康中丞的家眷，不敢造次，恐怕弄出事来。

刚刚的事有凑巧，康姨太太在马戏场中看戏，又遇见了柳飞云也在那里。康姨太太心中大喜，便对着他搔头作态，做出十二分丑态。正在得意，不想那不知趣的老虎偏偏又要撒起溺来，撒得她一脸一身。心上又羞又恨，哪里坐得住？只好急急的赶回来。恰恰的又遇着了康中丞做些鬼戏，不由得把方才一肚子的闷气都发泄到康中丞身上来。闹了一会，康中丞再三自己认错，便也只好罢了。心上却只想着那柳飞云怎样怎样的身段玲珑，又怎样怎样的台容俊俏。一夜之间，颠颠倒倒做了许多的好梦。到了明天，便觉得一个身体软洋洋的抬不起来。

康中丞不知道她害的是相思病儿，只道她当真有病，心上便

着了慌，要叫人去请医生调治。倒是这位康姨太太不肯，只说没有什么病。康中丞只得由她。还有那几位姨太太和那两位姑太太，听得大姨太太有病，便大家都来看她，康姨太太也免不得应酬一番。众人在康姨太太房里头坐了一会儿，见康姨太太只是有些懒懒的样儿，怕她心上厌烦，便都起身走了。康姨太太看着她们走出回廊，只有二姨太太一个人走得慢些，落在后面。刚刚走到屏门左近，只见一个少年家人叫做陆升的从外面走进来，见了二姨太太，便使一个眼色。二姨太太微微一笑，把嘴向左首一努，匆匆的往外便走。那个少年家人抢前一步，也随后跟来。他们两个人只顾调情，忘其所以，哪里想到大姨太太在后面帘子里头看得十分真切。

这个王素秋本来是倌人出身，何等的精灵古怪，哪一件事儿瞒得过她？看了他们两人这样情形，不觉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心上算计了一回，暗想："这件事儿若是换了别人，也还罢了。这个二姨太太向来是和我面和心不和的，有时还要把我取笑几句，只说我是堂子里头出身，她是个好人家的女儿。今天既然落在我的眼中，说不得要给她一个厉害。"想到这里，猛然得了一个主意。连忙的叫进七八个娘姨、大姐来，只说要到外面东厢房里头去拿东西。众人听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很诧异。有一个伶俐的大姐便开口说道："那东厢房里面收的都是些用不着的旧货，人都不进去的，不知道大姨太太要去拿什么东西？"康姨太太听了，嗔道："不用你多管。你们须跟着我悄悄的去，不许声张，大家都轻轻的走。"众人听了，大家都心中疑惑，却又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事儿，只得依着她的说话。

大家都跟着她，轻轻的走过去。康姨太太带着众人，一步一步的径向方才二姨太太努嘴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本来是个堆放什物的，一家大小的人，没有事情都走不到这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康姨太太一直走到东厢房的窗外，站定脚步，侧耳听

过，果然听得有男女两个人的声音在那里低低说话。康姨太太听了，心中大喜，便回过头来，对着众人高声说道："你们都走进去。"说着，便自己第一个轻移莲步，走进门来。这一下子，把这里面的男女两个人吓得魂不附体，浑身乱颤，想要逃走时，哪里逃走得掉？康姨太太早已走了进来。这两个人没奈何，只得双双跪下，口中只说："我们该死。"那一班娘姨大姐出其不意的见了这般的一出把戏，大家也都目瞪口呆。康姨太太却故意做出那一种十分惊骇的样儿，口中说道："怎么、怎么你们两个人这般大胆，干起这个把戏来？你们难道王法都没有的么？"二姨太太跪在地下，羞得两颊通红，眼含珠泪，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有陆升连磕响头道："大姨太太的明见，家人方才不过和二姨太太说了几句话儿，不敢放肆。大姨太太是看见的，只求大姨太太开恩。"康姨太太故意怒道："你这个大胆的奴才。二姨太太是很规矩的，都是给你这个奴才引诱坏的！"说着，停了一停道："如今叫我怎么样呢？你们还是出去请了老爷进来罢。"二姨太太听了，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暗想："单是老爷知道了倒还没有什么，好在没有拿到什么凭证。但是这样一来，这件事儿就瞒不住的了。要是合宅的人都知道了，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只得老着脸皮苦苦的求道："我也是一时该死，上了人家的当。只求你高抬贵手，瞒过老爷，不要叫别人知道。我以后情愿为你当个丫头，伺候你一生一世。"说罢，早不知不觉的挂下泪来。陆升见了这般光景，也连连的在地下磕着响头求饶。那班娘姨大姐都是和陆升要好的，见了他们两人形景可怜，便不约而同的大家替她告饶。只说大姨太太抬一抬手，饶了他们，如若以后再敢这般，再请老爷定夺，也是大姨太太的一件阴骘。康姨太太本来知道康中丞的脾气，不过为着二姨太太和自己有些龃龉。如今借着这件事儿把她当场拿住，一则自己做个好人，二则从此以后就好借此挟制，叫她不敢和她作对。便趁势对二姨太太说道："快些立起来，有话好好的讲。我们都是自己姊妹，

何必要做出这个样儿来？只要你们以后诸事小心就是了。”说着，便拉了二姨太太起来，对着陆升说道：“还不起来给我滚出去，今天真是你的造化。”正是：西厢待月，未妨卓氏之琴；巫峡行云，惊破襄王之梦。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20回

王素秋看戏轧姘头
柳飞云当场施绝技

且说康姨太太拉了二姨太太起来，又嘱咐一同去的那几个娘姨大姐道："这件事儿，你们看在二姨太太份上，不准声张。如若外面有人知道了风声，我只和你们几个人说话。"众人听了，只得齐声答应。二姨太太羞得低着个头，抬不起来。听得康姨太太这般吩咐，只道她是好意，不因不由得心上十分感激。对着康姨太太"扑"的又跪下地去。康姨太太连忙一把拉住，搀了起来，口中说道："你再要这般模样，就不成个自家姊妹了。"二姨太太面红过耳，低低的说了一声"多谢"，又向那些娘姨大姐说道："对不起你们众位，只好慢慢谢你们的了。"

看官，你道这位二姨太太既然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秘密些儿，却这样的粗心草率？康姨太太既是有心去捉她的破绽，又为什么不肯声张，难道还顾着康中丞的面子，不肯闹出来么？原来康中丞虽然做过封疆大员，家里头的家法却是一些也没有的。这位二姨太太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做了一次了，看得轧个把姘头、吊个把膀子没有什么稀奇。就是这些娘姨大姐，也都看得惯了，并没有一些儿诧异的意思，好像是分内的常事一般。至于这位大姨太太的不肯声张，却另外有个道理在内。既不是为顾康中丞的面子，也不是周全二姨太太的脸儿，却为着这个陆升生得俊俏非常，

语言伶俐。康姨太太初嫁康中丞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陆升，久已存着个要勾搭他的意思。倒是这个陆升有些蝎蝎螯螯的，不敢放肆。康姨太太见了这般光景，觉得自己毕竟还要留些身份，不好意思一定怎样去俯就他。好在康姨太太的事情很多，只转了几个念头也就罢了。如今无意之间忽然见了陆升和二姨太太这般如此，不觉心上有些酸溜溜吃起醋来，故意带几个人去真赃现获的捉住了他们两个。却又胡弄着不肯声张，一则好在陆升面上见一个情，二则收伏了二姨太太做个自家的心腹。这也总算是天从人愿，一举两得了。

闲话休提。只说康姨太太自从在马戏场回来之后，心上只想着柳飞云的模样，觉得他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一不好。便故意到桂仙戏园去包了一个厢。对着康中丞，只说要请客。早早的吃过了晚饭，重施脂粉，再画蛾眉。头上挽着一个懒妆髻，疏疏的几件钗环。身上换了一身素罗衣裤，衬一条玄色纱裙。足下又换了一双簇新的挑绣弓鞋。淡妆素服，妖艳动人。打扮好了，又自己在镜子里头照了一会，坐上马车一直到桂仙戏馆来。

到了戏馆，走上厢楼。案目呈上戏单来。康姨太太接过来，留心看时，只见排的柳飞云的《战宛城》。康姨太太便吩咐案目，叫挂出牌去，要点柳飞云的《白水滩》。案目答应一声，便走了出去。这个时候，已经做到第三出了，正是小喜凤的《游龙戏凤》。小喜凤本来是上海数一数二的有名花旦，扮了酒店里头的李凤姐，和那老生扮的正德皇帝两个人眉来眼去，卖弄风骚。看的人一个个都齐声喝彩。康姨太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便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只低着个头，一言不发的在那里想她自己的心事。等了一回，柳飞云的《白水滩》上场。康姨太太眼睁睁的看着台上，目不转睛要看柳飞云的身段。一回儿手锣一响，绣帘开处，柳飞云迅步登场。只见他戴一顶攒花箬笠，着一件织金元缎夹衣，里面衬着一身品蓝衣裤，胸前绕着白绒绳蝴蝶扣儿。面上搽着血点一般的

胭脂，画着长长的两道眉毛，俊眼流波，双眉入鬓。身材夭矫，台步从容。面貌本来生得十分俊俏，再衬着这样的一身装束，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这柳飞云听得康公馆的姨太太点他的戏，心上早知道了八九分，连忙装束登场。先抬起头来一看，就对着康姨太太飞了一个眼风。康姨太太也笑吟吟的和柳飞云使个眼色。两个人四只眼睛，你来我往，一去一还，闪闪烁烁的，好是电光一般，满场飞舞。台下那一班看戏的人，也有几个老上海。看出他们两个吊膀子的情形，却都是事不干己，哪个去管他们的闲事。这个柳飞云见康姨太太有意吊他的膀子，越发放出他全副的精神来。那打倒青面虎的一场，一条棍棒耍得就如风车儿的一般，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使得个风雨不透，临了儿更格外添出许多解数，翻出许多筋斗。只听得台下一片喝彩的声音，把一个康姨太太看得眼花缭乱，张开了一张樱桃小口，一时间再也合不拢来。到了那吃紧的时候，康姨太太连忙在身上掏出一大卷钞票，也有五块一张的，也有十块一张的，举起手来，竟是往台上一扔。刚刚这个时候，柳飞云收住棍法，回转头来，对着康姨太太微微一笑，便大踏步走进后台去了。不多时，《白水滩》已经完了。柳飞云换了便衣，上来谢赏。见了康姨太太，深深的请了一个安，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旁边。康姨太太想要和他说几句话儿，觉得心上好像有许多话儿，一时却想不出来。不由得俊眼斜睐，红云上颊。停了好一会儿，方才说出一句话来道："你到上海有几年了？"柳飞云又请了一个安道："小的到上海两年了。"趁着请安下去的时候，柳飞云的右手早在康姨太太的一双脚尖儿上碰了一下。康姨太太回头一笑，脉脉含情。两个大姐本来是和康姨太太一路的，见了他们两个人这般形景，便对康姨太太说道："我们回小房子去罢。"这个大姐听了便道："我还有事，等一会儿就来。你跟着大姨太太先去。"康姨太太听了，一言不发，只点一点头。对着柳飞云把眼一瞟，立起身来就走。那一个大姐见康姨太太走了，便同

着柳飞云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鬼鬼祟祟的打了一个转身，便把他一直领到新马路口的一处地方，悄悄的在后门进去。

柳飞云虽然色胆如天，到了这个时候，也由不得心上有些心惊胆战起来。到了门内，转过前堂，走上扶梯，直到一间房内，却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柳飞云举眼看时，只见是一所两楼两底的洋房，起造得十分小巧精致。房间里头都是外国器具，一色雪白，耀得人夺目生辉。正中间摆着一张铁床，也挂着雪白的冰绡帐子。点着两盏纱罩自来火灯，照耀得满房内灯光闪烁。柳飞云正在打量，早听得帷后弓鞋细碎的声音。康姨太太扶着一个大姐的肩膀，慢慢的走出来，已经换了一身家常衣服。春山挹翠，秋水横波，神采飞扬，丰姿婀娜。柳飞云早已看得呆了。康姨太太走出来，对着柳飞云微微的一笑。柳飞云抢步过去，直到康姨太太身旁，又请了一个安道："姨太太的恩典。"康姨太太一把拉住了柳飞云起来，笑道："你请安叩头的混闹些什么？我难道是叫你来请安的么？"说着便又回过头去一笑。柳飞云到了这个时候，就口馒头岂有不吃的道理？自然也要放肆起来。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男儿身手，解数非常；一个是妇中妖娆，风情如许。自然的巫峡云痴，银河水满，颠倒鸯鸳之字，迷离蛱蝶之魂，与别人的寻常欢会大不相同。

到了明天，柳飞云恐怕有人知道，一早起来，悄悄的溜了回去。康姨太太慢慢的起来梳洗。梳好了头，便同着两个大姐坐着东洋车，到她一个结拜姊妹的公馆里头，大家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坐着自己的马车回去。

看官，你道康姨太太在外面住夜，康中丞为什么竟不疑心？原来康姨太太自小儿堕落平康，原没有什么父母姊妹，只不过有几个结拜姊妹，都是把势里头的倌人，也有已经嫁人的，也有还做生意的。自从嫁了康中丞以后，便说和这几个人本来都是亲戚，硬要和她们来往，康中丞也不敢拦她。只要有了什么意中人，要在外面住夜，对着康中丞就说是到亲戚家去，要住过一夜方才回来。

自己坐着马车先到个已经嫁人的结拜姊妹家里,便打发马车回去。明天十二点钟，再叫马车来接。那班堂子里头出身的人，哪里有什么好货。虽然嫁了人，大家原都是打成一路的。康姨太太这般做作，不过瞒瞒外人的耳目罢了。至于那个马夫，本来原在四马路马车行里头的，一向做堂子里头的生意，和康姨太太也有些不明不白。见了康姨太太这样藏头露尾的行径，心上虽然明白，哪里肯直说出来？乐得借着这个由头向康姨太太借几个钱，敲些竹杠。两个大姐都是在堂子里头带来的，自然是一路上的人。只瞒着康中丞一个。那几个姨太太里头，也有两个是堂子里头的倌人。看着康姨太太的行为，心上虽然有些疑惑，却想着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拿不着她的凭据，哪个肯来做这样的空头冤家？更兼自己身上也都有些不明不白的勾当，做贼心虚，也不来管别人的闲事。只有那位二姨太太，心直口快，对着康姨太太说话的时候，未免有些含着皮包着骨头的话。所以康姨太太使出手段来，先收伏了这位二姨太太，叫她以后非但不敢再说什么，并且不得不和她一路。这也是康姨太太的一片深心，一番辣手了。按下不提。

只说康中丞的那两位堂房妹子自从守寡之后，越发得风流放诞起来。天天的跑马车，游张园，只要遇见了个清俊些的少年子弟，就使出那勾魂摄魄的手段来勾引他。更兼这两个宝贝衣装华丽，态度风流，那一种娇娆荡佚的样子，真个比堂子里头的倌人还要胜过几分。就是她不吊别人的膀子，别人还要来寻着她们。何况又是这样的两个头等名角？只引得那些滑头子弟如蚁附膻，如蝇逐臭。大家都想她们的念头。正是：文姬新寡，群登子反之床；卓氏私奔，谁有相如之渴？要知后事如何，但看下文交代。

第121回

联美眷荡子迷香
破温柔滑头泼醋

且说贡春树自从到了上海之后，和金小宝久别重逢，自然的枕上风情，衾边缱绻，比往常加了几分。金小宝这个时候本来除了牌子，不做生意，便劝他索性搬到惠秀里来住。贡春树见金小宝虽然还有几个熟客在她那里来往，小宝却不大应酬；更兼小宝的房间不止一个，便也乐得应承。夜夜偎香，朝朝倚玉。两个人十分相爱，百倍缠绵。章秋谷也常常的到金小宝那边，和他们两个人讲讲那些花丛里头的事情，却也并不寂寞。

转瞬中秋已过，又到重阳。露冷罗衣，风吹冰簟。章秋谷又回到常熟家里头去了一趟。只住了半个月，便又托着事故重到上海来。贡春树在金小宝那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月，很有些“乐不思蜀”的意思。这一天，贡春树饭后无事，便信步踱到马路上来。转过大新街，想要到久安里陆丽娟那里去看章秋谷。正走过大观楼门外，忽听得楼上有许多人的声音，在那里纷纷扰扰的乱闹乱嚷，又夹着有人哈哈大笑的声音，也不知在那里闹些什么。贡春树本来也是个少年好事的人，听了楼上这般热闹，不知不觉的就想上楼看看是件什么事情。便走上楼去，举眼看时，只见有十余个油头滑脑的少年，都坐在靠着楼梯的几张桌上，口中都在那里夹七夹八的乱嚷。另有一个少年，低着头坐在那里，不敢出声。有一

个滑头滑脑的少年，头上刷着一转一寸多高的刘海发，身上穿着一件湖色绉纱夹衫，玄色实地纱马褂，指着那少年的脸大声说道："你可知道图奸寡妇是个什么罪名？你好好的写下一张伏辩来，我们便将就些儿，放你回去；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对你不起，把你送官究治了。"那坐着的少年听了，只是一言不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众人见他并不开口，便大家乱嚷道："你不用在这里装聋做哑的。就是装聋做哑也不中用。"又一个人大声道："你们不用和他讲理，先把他送到捕房里去押起来再说。"那少年听了他们说得这般厉害，只得抬起头来，正要和他们说话，却一眼早看见了贡春树，不觉喜出望外，连忙叫道："春树兄，你来得正好。请来和我评评这个理儿。"贡春树听了口音甚熟，就吃了一惊。连忙看时，原来果然就是他的姨表弟杨慕陶。贡春树见了，便走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事儿这般模样。杨慕陶正要开口，早见坐在他上首的一个少年立起来，睁开两眼，对着贡春树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快给我闭了嘴儿，不用多事！"贡春树见他这样的蛮横无理，心上不由得就生起气来，冷笑道："我和他是亲戚，问一声也不要紧，何必做出这个样儿来？"那个少年听了，不觉心中大怒，抢近身来，把贡春树劈胸一推。贡春树不曾防备，被他推了一个踉踵，几乎跌倒。心中十分愤怒，只得说道："好好的讲话，怎么平空就动手动脚起来，难道没有王法的么？"那少年听了，又喝道："我就是没有王法，你又怎么样呢？你再在这里蝎蝎螫螫的，今天就打了你这个饭桶，也没有什么希奇！"贡春树听了，不觉鼻端出火，心上生烟。正要发作，忽然转一个念头道："不好，不好。他们这班流氓都是些无法无天的宝货，更兼他们人多，我只得一个人。吃了他们的眼前亏，却到哪里去翻他们的本？只好暂时忍住了，去把章秋谷找到这个地方来，给他们一个厉害，也叫他们晓得我不是个好欺的人。"想着，便忍气吞声，也不开口，回过身来往下便走。只听得那一班流氓大家拍手笑道："像他这样的一个

饭桶也要想来管我们的闲事!”贡春树虽然听得，却也无可如何，只得装作没有听见一般，往前急走，径到久安里来寻章秋谷。这且按下不提。

看官，你道这个杨慕陶是何等样人?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的一个缘故?待在下做书的慢慢的演说出来。原来这个杨慕陶本来是上海本城人氏，和贡春树是姨表兄弟。却生得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和贡春树的面貌很有些相像。上海地方本来是个繁华世界，极乐洞天。杨慕陶幼年丧父，没有人管束他，成天成夜的只在嫖赌场中混搅，搅得久了，学着那一班滑头少年的习气，一天到晚只晓得到处看看女人，吊吊膀子，没有一些儿正经事情。偏偏的这个杨慕陶又是个色中饿鬼，只要看见了个面貌好些的妇女，一定要千方百计钻头觅缝的去转她的念头。以前章秋谷和贡春树初到上海的时候，杨慕陶也同在一起吃过几台花酒。后来秋谷见他滑头滑脑的，满嘴大话，一身油气，觉得有些可厌，便不很和他来往。杨慕陶见了秋谷，却倒十分敬重，加倍恭维。秋谷有些不好意思，便也只好淡淡的应酬应酬他。贡春树听了秋谷的话儿，便也和他不甚亲热。好在杨慕陶的朋友很多，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只顾忙忙碌碌的赶他自己的正经。到了夏天，也一般的同着一班朋友天天坐着马车到张园去乘凉，借着这个乘凉的名儿施展他那吊膀子的手段。

这一天恰逢七月七夕，又正是礼拜。张园的园主人订做了几套双星渡河的焰火在园里头施放。这一天晚上的人果然来得拥挤，杨慕陶也同着几个朋友同到张园。杨慕陶的意思原不是专为要看焰火来的，便先往草地上四周围转了一回，仔仔细细的打量那班来的女客。觉得虽然一个个粉艳脂香，描眉画鬓，却都是些平常材料，没有什么出色的在里头。正要回身坐下，忽然鼻孔中间闻着一股素馨花露的香味顺着风直扬过来，接着两个淡妆少妇手搀手儿的走过来，恰恰在杨慕陶身旁擦过。杨慕陶急忙仔细看时，只

见这两个人体格苗条，腰肢袅娜，一身香艳，满面春情。虽然灯光闪烁，又在树荫底下，看得不很明白，却觉得面粉口朱，芳芬竟体。两个人一面走着，一面低低的讲话，也不知讲些什么。杨慕陶见了这样两个尤物，不觉筋酥骨醉，意乱神迷，不由得口中“吱”的一声，打了一个哨子。那两个少妇本来低着头走过去，没有留神杨慕陶这个人。如今听了这一声哨子，自然不期而遇的一齐都回过头来。两对秋波注在杨慕陶身上，细细的一看，不觉也都呆了一呆，对着杨慕陶嫣然展笑。杨慕陶是个风月丛中的老手，见了她们这般模样，便斜着眼睛瞟了她们一眼，把手中的一方白丝巾朝着她们轻轻的扬了几扬。那两个少妇见了，又是微微的一笑，转过身来，走到草地，拣了一个僻静些儿的地方，两个人双双坐下。杨慕陶不分好歹，跟在她们身后，也紧紧的靠着她们两个的身旁，拣张椅子坐下。那张园到了夏间放焰火的时候，便把桌子椅子都搬在安垲第外草地上，预备来的客人好坐着看放焰火。那草地上没有灯火，都是黑沉沉的，虽然有一两盏电灯，却也照得隐隐约约的，不很清楚。杨慕陶趁着这个当儿，涎着脸儿便和这两个少妇说话。一面说着，却觉得心上突突的跳，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那两个少妇起先只微微的笑，不去理他。后来也渐渐的回答他一两句。一会儿放起焰火来，那明火的光芒照耀得满园里就如白昼一般。杨慕陶趁着这个光线，又细细的打量这两个少妇。越显得山眉水眼，粉颈香肩，腰细惊风，鬟低敛雾。两个少妇见杨慕陶细细的看自己，便也抬起两双俊眼，也细细的看杨慕陶。男看女如出水芙蓉，女看男如临风玉树，三心相印，六目偷窥，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竟看得呆了。连那放的焰火是怎么的一个样儿也没有见着。那两个少妇坐了一会儿，和杨慕陶低低的说了几句话，立起身来先走。杨慕陶慢慢的跟在后边。这也总算是杨慕陶的修来艳福。左拥右抱，一箭双雕；双开姊妹之花，并织鸳鸯之锦。这些媟亵的事情在下做书的也不来细细的说

它。

只说杨慕陶自从那一天以后，知道这两位宝货就是那位江西巡抚康己生康中丞的堂房妹子，上海滩上有名的康姑太太，心上十分得意。差不多天天都在张园里头和这两位康姑太太相会。到得后来，索性明目张胆的三个人同坐一车，招摇过市，连人也不避了。就是这样的过了几时。这一天，杨慕陶同着这两位康姑太太在小房子里头过了一夜，直到明天十二点钟，三个人方才起身梳洗。猛然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有几个人在外面叩门，叩得那门上的声音就如擂鼓一般。康姑太太叫过大姐下去问时，外面只说："我们有要紧事儿来请杨少爷的。"那大姐听了，便把门开了，让他们进来。哪知刚刚把门开得一扇，门外早拥进七八个少年男子来，身上都是长袍短褂的，穿得十分齐整。拥进大门，不由分说，一个个就往楼梯上跑。那开门的大姐见了他们这样，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要想拦住他们。哪里拦得住？只急得那大姐口中乱叫。说时迟，那时快，这一班少年男子早走上楼梯，闯进房间。杨慕陶出其不意，哪里躲闪得及？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两个人正在对镜梳头，一眼就看见了这几个人走进房来，心上吃了一惊，不由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这一班少年男子里头，有两个为首的对着康姑太太冷笑一声。正是：名花并蒂，猖狂昨夜之风；翡翠双栖，惆怅三珠之树。要知后事如何，下文交代。

第122回

闹茶楼杨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围

且说康姑太太见那几个少年男子不由分说一直闯进房来，心上十分着急，口中说不出话来。有两个为首的男子看着康姑太太，冷笑一声道："你们三个人倒得意得很！"康姑太太听了，只低着个头不敢开口。杨慕陶见了他们声势汹汹的，更觉摸头不着。只见众人向着他高声喝道："你是何等样人？竟敢擅入人家，图奸寡妇！今天被我们真赃现获的捉住了，看你可还有什么法儿？"杨慕陶听了，一时不敢开口。又不知道这一班宝贝究竟是康姑太太的什么人，只眼睁睁的看着康姑太太的脸，要看她说出什么来。哪里知道这两位康姑太太却红着个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杨慕陶见了这般模样，心上也不由得有些着急起来。又见众人都抢步过来，对他喝道："你干了这样的事情，究竟打算怎么的一个主意？难道想就是这样的过去不成？"杨慕陶听了没奈何，只得说道："我又认不得你们众位是这里的什么人，叫我打算什么主意呢？况且这里又不是我的地方，不过我和她们是亲戚，有时常常来往就是了。你们众位方才说的什么图奸孀妇，擅入人家，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众位不信，只顾问这里的主人就是了。"那一班人不等杨慕陶说完，大家都哈哈的笑道："你这样掩耳盗铃的说话想瞒哪一个？究竟你和她们是什么亲戚？等她们自己讲就是了。"杨慕

陶听了，心中大喜，便走过来对着康姑太太说道："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只请你们当着他们的面讲个明白。省得他们这般罗唣，传说出去，在你们面上也不好听。"在杨慕陶的心上，以为康姑太太一定是帮着自己一边说话的。哪里知道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杨慕陶的这番说话，两个人都把头一低，红潮晕颊，默默无言。杨慕陶见了，心上十分着急，便又逼着问道："怎么你们两位都不敢开口，这是个什么原故呢？"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只低着头儿，还是给他一个不开口。

杨慕陶到了这个时候，看了这样情形，不由得又急又气，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得回转身来，想要走下楼去。哪里走得脱？早被众人拉住，口中喝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想逃走？不要想昏了你的头。老实和你讲罢，你今天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可知道是什么罪名？我们如今好好的和你讲话，还是留你的脸儿。如若不然，我们竟把你捆绑起来，送官追究，你又有什么法儿呢？如今我们倒留了你的脸儿，你倒这样装腔做势的不肯自家服罪，还要满嘴混说什么亲戚不亲戚。你难道到了公堂上也敢这样的胡说不成？"杨慕陶听了，心上觉得七横八竖的，很有些儿胆小起来。呆了一会儿，只得说道："你们要我自家认错，我就自己认个不是就是了。"众人听了，又冷笑几声道："你说得好容易的话儿。难道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般轻轻易易的认个不是就过去了不成？"杨慕陶着急道："刚才你们众位自己说的要我自家服罪，如今我认了不是，又说没有这般容易。依着你们众位的意思，要叫我怎么样呢？"众人道："也不要你怎么样，只要你自己亲笔写个伏辩，只说不合图奸寡妇，擅入人家，今已自知悔过，以后如敢再犯，愿甘治罪。"正说到这里，众人里头有一个人高声说道："慢些慢些。这件事情这般办法还不见得妥当。这个伏辩也不过是个名色罢了，以后他就是再犯，我们这班人又从哪里去查考他？不如罚他一千

银子，叫他在伏辩上声明情愿罚充公款，也好借此儆戒儆戒他的下次。你们大家看怎么样?”众人听了，自然大家都点头道好，便立逼着杨慕陶，要他写这个伏辩。

杨慕陶这个时候虽然被他们搅得心上七颠八倒的，却究竟还有些儿主意，暗想:“这一千银子倒还不必说它，我也不穷在这千把银子上。这个伏辩是万万写不得的。万一他们拿了这张伏辩常常的来和我歪缠起来，却叫我怎样呢?”想着，便连连摇头道:“别样事情还好商量，这个伏辩是写不来的。我又没有犯什么法，为什么要我写伏辩呢?”众人见他不肯，一个个都横眉怒目的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还说没有犯法。如今我们也不来和你多讲，且到茶会上去评个理儿再说别的。”说着，大家不由分说，七手八脚的把杨慕陶推推拥拥的拉着就走。杨慕陶还想康姑太太和他出头讲话，不料这两位康姑太太平日之间说起话来好像那会叫的画眉一般，凭你什么人也说她不过；不知怎么的到了这个时候，闭口无言，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凭着这班宝贝在那里夹七夹八的混闹，只是不敢开口。杨慕陶见了，觉得心上十分纳罕，却又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只得由着众人把他半推半搡的拥下楼去。又见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男子走近康姑太太身旁，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儿。杨慕陶见了，心上甚是诧异，又不好去问她，只得同着他们一同坐上东洋车，到大观园来。

大家纷纷扰扰的闹了一会。杨慕陶一个人哪里说他们得过?正在着急，忽然见贡春树立在一旁，不由心中大喜，连忙叫住他，要想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请他帮一个忙。不料那班人不讲道理，连贡春树也碰了一个钉子。杨慕陶见了着急非常，心上七上八下的想不出个主意。

看官，你道这班宝贝到底是康姑太太的什么人?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平空和杨慕陶为难?康姑太太见了他们这几个人何以竟不敢开口，凭着他们去这般混闹?这是个什么原故呢?原来这两个

为首的少年，一个姓李，叫李洛卿；一个姓林，叫林柱甫。平日间和这两位康姑太太也有些不尬不尴的首尾。自从康姑太太姊妹两个认得杨慕陶以后，山盟海誓，对影闻声，未免和李洛卿、林柱甫生疏起来。李洛卿和林柱甫起先还不晓得是什么原故，便细细的在外面探听，方才知道这件事情。两个人由妒生醋，由醋生恨，便大家商量着要和杨慕陶为难。李洛卿、林柱甫这两个人本来是个破落户的绅衿子弟，平日交结的朋友，不是流氓，就是滑头，哪里有什么好好的人物。听了李洛卿和林柱甫的话儿，便如此如此的商议出一个法儿来，候着杨慕陶和康姑太太在小房子里头相会的时候，叫门进去一直闯进房门。康姑太太虽然口角伶俐，蓦然之间见了这两个人的脸儿，一时满面通红，腾挪不得。看着这时候雨横风狂的暴客，便是那时间香温玉软的萧郎。旧雨归来，新人惆怅。凭着康姑太太的脸皮再老些儿，也忍不住十分惭愧。一个是今日的画眉夫婿，两个是当时的傅粉郎君，真个是左右为难，一身无主，你叫这两位康姑太太究竟帮了哪一个的好呢？况且看着这李洛卿和林柱甫的模样，声势汹汹，明晓得是他们和杨慕陶吃醋吃出来的事情，自己若再要帮着杨慕陶的一边讲话，今天这件事情一定要闹出笑话来。虽然不怕什么，究竟于声名上有些妨碍。只好一言不发，凭着他们去糊里糊涂的混闹。

在李洛卿、林柱甫两个人的心上，却也并不是一定要来捉什么奸，不过和杨慕陶吃醋，想要出出气儿，大大的吓他一下，借此敲他一下竹杠，叫他知道了厉害，以后不敢再来。好在杨慕陶虽是个老上海，却究竟还有些纨绔子弟的习气，不懂外面的事情，被他们一吓就吓倒了。当下李洛卿和林柱甫两人见杨慕陶入了他们的圈套，心中大喜，便越发扬威耀武的要写伏辩，要逼罚款。

杨慕陶被他们逼得无可如何，正在心上二十四分的惶急，忽听得楼梯声响，贡春树同着章秋谷两个人一前一后匆匆的跑上楼来。杨慕陶见了章秋谷，不由得心中大喜，连忙高叫道：“秋谷先

生，请这边坐。”原来杨慕陶知道章秋谷生平好事，最喜欢和人排难解纷。见贡春树同了秋谷上来，早已料定是贡春树特地去请来的了，顿时心上就放了几分。

只见章秋谷大踏步直走过来，对着杨慕陶只把头略略的点了一点，也不坐下，便大声问道：“你们在这里闹些什么？为着什么事儿？快些和我讲个明白。”众人见了章秋谷仪容俊伟，举止轩昂，凤目含威，长眉隐秀，料想这个人有些来历，比不得别人，便也不敢得罪他。大家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一个，看他说出些什么来。杨慕陶听得秋谷问他，便细细的把这件事情的始末对秋谷说了一遍，却瞒过了和康姑太太相好的一段事儿，只说本来和康姑太太家有些亲戚，今天偶然去看看她们，就闹出这样的事来。秋谷听了，心上早已明白，只微微的冷笑，口中说道：“你的事情也不用瞒我，这个时候也没有工夫和你多讲，等回儿再和你说就是了。”说罢，便回过身来对着众人说道：“马路有马路的规矩，你们众位在这里闹些什么？”众人听了章秋谷的话风厉害，大家都呆了一呆。李洛卿便勉强说道：“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与你相干，请你不用多管闲事。”秋谷冷笑一声道：“天下人管天下的事，什么多管不多管？况且千差万差，旁人不差。你们不分好歹，连旁人都得罪起来，这是什么原故？”正是：韦郎无恙，春风之眉黛新描；旧雨重来，昨夜之星辰如故。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123回

大观园流氓争口舌
乐仁里名士见秋娘

且说章秋谷对李洛卿和林柱甫两个人说道:“天下的人管天下事情，为什么不好管你们的闲事？况且你们既然叫人不要管你们的闲事，你们又为什么管他们闲事呢?”李洛卿和林柱甫听了，呆了一会，方才说道:“我们和康家是亲戚，不得不和他帮个忙儿。”秋谷冷笑道:“康家的事情自有姓康的人出来说话，与你们什么相干?”李洛卿听了，一时回答不出来，停了一停道:“这件事情本来原与我们无涉，是姓康的托我们出来说话的。”秋谷又冷笑道:“别样事情托个旁人出来料理也还罢了,这样的事情怎么也托起旁人来？哪有这般道理？如今这些话儿也不必说它，只问你们诸位，把杨慕陶兄挤在这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李洛卿和林柱甫听了，便抢着说道:“我们的意思也不是一定要他怎样，只叫他写一个悔过的伏辩也就算了。”秋谷不慌不忙的说道:“为什么要叫他写悔过的伏辩呢?”林柱甫不等李洛卿开口，连忙说道:“他图奸寡妇，擅入人家。”秋谷不等林柱甫说完，接下去问道:“他图奸孀妇，擅入人家，可有什么凭据?”众人齐声答道:“我们都亲眼看见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凭据。”秋谷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们究竟有什么实在的证据没有？你们众人嘴里头话儿是不能算凭据的。”众人见章秋谷驳得认真，大家都发怒起来，有一个十八九岁

的少年跳起身来，一直抢到章秋谷面前，指手划脚的说道："哪里跑出这样的一个人来，也来多管闲事。我劝你还是省事些儿的好。如若不然，我们大家就要对你不起了。"秋谷看了他们这一班饭桶，明晓得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哪里把他们放在心上，站在那里屹然不动，一面大声说道："你们对我不起，便怎样呢？像你们这样的一班饭桶，我要怕了你们，连上海滩上也不用住了。"

众人听了章秋谷这样的藐视他们，由不得一个个心中大笑。李洛卿倚着自己有些蛮力，便抢上一步，把秋谷劈胸一搡，口中说道："给我走你的清秋路罢。"好个章秋谷，忙者不会，会者不忙。略略的把身体一偏，右手接住了李洛卿的手腕，轻轻的一拧，拧得李洛卿"阿呀"一声。接着又把他轻轻一推，李洛卿立脚不住，连连的往后倒退，踉踉跄跄的一直退到他自己坐的一张椅子上，方才坐下。秋谷冷笑道："这样不中用，也来和我动手动脚。我好好的和你们讲理，你们偏要和我动粗。你们有胆子的只顾上来，不要说你们这七八个人，就是再多些儿，我也不把你们放在心上。"众人见李洛卿吃了个败仗，又听秋谷这般说法，虽然一个个心中不服，却都不敢动手。

章秋谷等了一会儿，不见他们开口，便又微微冷笑道："原来你们的本事也不过这般。刚才又何必这样的装腔做势呢？"众人听了，都面上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林柱甫只得勉强说道："你老兄不必动气，我们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刚才原是他们一时性急，请你老兄原谅些儿。"秋谷道："你们既要和我讲理，我就和你们讲理。你们有什么话，只顾大家商议就是了。"林柱甫到了这个时候，知道章秋谷不是好惹的人物，便恭恭敬敬的请他坐下吃茶。又请问秋谷的姓名。秋谷不耐烦和他多讲，便道："如今闲话少说。据你们众位的意思，究竟要杨慕陶兄怎样方肯了结这件事情呢？"林柱甫道："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若就是这样的放他过去，天下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就是看在你老兄的份上，不要他写伏辩，也

要罚他拿出一笔钱来作罚款，方可了结这件事儿。”秋谷听了，不觉哈哈笑道：“算了罢，不用说了！这个事情办不到的。据你们说起来，不过说姓杨的图奸寡妇，擅入人家。你可知道律例上头载得明明白白的，叫做指奸勿论。就便到了公堂上，也要本人到案，指证明白，方才可以照律治罪。哪里有这样糊里糊涂，只凭着你们一面的话就好定案的道理？况且你们既不是在奸所捉获的，又没有什么媟狎嬉笑的情形，你们又何以知道他是图奸寡妇，就一口咬定了他呢？”章秋谷说到这里，林柱甫连忙说道：“你这几句话儿错了。他图奸未成，当场捉获，这是有凭有据，众目共见的。康家的人和他并没有什么首尾，你不要认错了人。”秋谷道：“依着你们的话儿，竟算是图奸未成，当场捉获，该应姓康的有人出来把他送官究治，和你们什么相干？难道这样的事情也好请旁人出来替代的么？”林柱甫和众人听了这一番说话，一个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秋谷又道：“老实和你们讲罢，就算姓杨的和康家的人有什么暧昧不明的形迹，你们也不是可以出来讲话的人。这样的事情除了本夫之外，只有父母家长方才可以出来说话。就是兄弟至戚也不能多讲一句话儿。你们一非本夫，二非家长，怎样好出来管人家这样的事情？安知你不是有什么意外的仇恨，挟嫌诬蔑，借此报仇呢？我说句不怕你们见怪的话儿，像这样的事情到了公堂上，只怕没有断定别人的罪名，先把你们几个问挟嫌生事、聚众拆梢呢！你们可知道马路章程？在茶坊酒肆聚众滋闹是外国人最恨的。只怕到了那个时候，你们想要就是这般太太平平的过去，也是不能的了。依我相劝，你们还是省些烦碎，把这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一笔抹倒，一概不提。省得将来闹出什么乱子来，大家面上都不好看。”

众人听了章秋谷这番说话，不觉大家目瞪口呆。眼看着一块好好的肥羊肉已经到口，平空走出这么一个章秋谷来，把他们的肥羊肉从口中抢了出去。一个个心上恨得要死，无奈听着这番说

话又是实在不差，本来这样的事儿原只好骗骗杨慕陶，却哪里骗得过章秋谷？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秋谷的脸儿，要看他究竟怎么。只见章秋谷“霍”的立起身来，对着众人说道：“今天总算我姓章的出来排解一场，这里的茶钱一古脑儿都归我给就是了。”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钱票放在桌上，左手挽着贡春树，右手拉着杨慕陶，口中只说一声：“你们众位不要见怪，我们失陪了。”一面说着，大踏步往楼下便走。

众人见了，拦又不是，不拦又不是。别人也还罢了，只有李洛卿和林柱甫更加着急。两个人不分好歹，抢在章秋谷前面拦住去路。林柱甫赔着笑，口中说道：“请略停一步，我们还有话讲。”秋谷微笑道：“我的话已经讲完，再讲也不过是这几句话儿。你们不用拦阻。就拦阻也不中用。”李洛卿、林柱甫哪里肯放。秋谷又笑道：“你们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马路上斗殴是犯规矩的。等会儿闹得巡捕来了，我是有名片的，只怕你们就吃亏了。”说着，放了贡春树和杨慕陶两手，轻轻一分。在章秋谷不过是用了一二分气力，李洛卿和林柱甫已经东倒西歪，立脚不住。没奈何，只得让在一旁。章秋谷回过头来，对着贡春树和杨慕陶道：“你们都跟我来。”三个人大摇大摆的走下楼来，竟没有人敢再来拦阻。

秋谷刚刚走到门口，早听得楼上在那里乱嚷乱骂，嚷成一片。章秋谷眉头一皱，便向贡春树道：“今天这件事儿，平空的被他们骂上几句，是你作成我的好生意。”春树还没有开口，杨慕陶忙连连拱手，深致不安道：“总是为着兄弟的事情，实在不安得很。要是今天没有秋谷先生来为兄弟解这个围，那就了不得了。”秋谷也谦让了几句。春树插口说道；“他们骂人和那驴鸣狗吠一般，哪有这样的工夫去听他！”秋谷听了一笑，便同着他们两个同到久安里陆丽娟那里坐了一会。

杨慕陶千恩万谢的说了许多感恩图报的话儿。秋谷道：“朋友的事情，本来理应相助，算不得什么。倒是你怎么平空的会去吊

上了这两个宝货的膀子？”杨慕陶听了，不觉面上一红，口中还想支吾。秋谷笑道：“你不用瞒我。你只和我从实细讲就是了。”杨慕陶听了，知道瞒他不过，便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又道：“这一班流氓，也不知是她们俩的什么人。她们见了那两个为首的人，好像很有些怕他们的样儿。”秋谷听了，早已心中明白，只微微一笑，也不开口。却对着杨慕陶说道：“今天我的意思，要和你们同去见见你们那两位贵相好，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她们既然和你要好，看着他们一班流氓把你拥了出去，一定心上很不放心的。你也该应去给她们一个信儿，省得她们心上惦念。”杨慕陶听了，满口答应，便同着章秋谷和贡春树一同到后马路乐仁里二弄一个门口。

杨慕陶叫秋谷和春树略等一等，自己敲门进去。秋谷同春树站在门外等了一会，方才见杨慕陶走出门来，请他们两个人进去上了扶梯，走进房间，早见两个淡妆少妇袅袅婷婷的立在门内。见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同走进来，便朝着他们一笑，说了一声请坐。秋谷是本来认得这两位宝货的，现在不免又细细的把她们打量一回。见她们虽然差不多都有三十余岁，却还是细腰长腕，皓齿明眸，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儿。便把方才在大观园的情形略略的和她们说了一遍。又说：“据我看来，既然闹了这个乱子，这个地方是住不得的了。还是换个地方，秘密些儿的好。万一他们有心寻事，三更半夜的打了进来，虽然不怕他，究竟面上下不去。”正是：徐娘半老，犹为堕马之妆；孙寿中年，尚作回风之舞。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124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
康己生中冓咏新台

且说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章秋谷的话儿，免不得也谢他几句。一面偷转秋波细细的打量他们两个。看着这样的两个少年男子，一个是玉山朗朗，华采非常；一个是琪树亭亭，丰姿照夜。杨慕陶生得虽然俊俏，和他们两个人立在一起，就觉得差了好些。康姑太太看了又看，不觉心上很有些儿羡慕的意思。便把两对秋波只顾望着秋谷、春树这边溜来。秋谷虽然看见，却故意别过头去和春树说话。只听得杨慕陶问康姑太太道："方才那一班流氓，究竟是你们的什么人？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怕他？"康姑太太还没有开口，章秋谷早接着讲道："你这个人真是有些糊涂。这班宝货哪里有什么好人，无非总是大家赌气赌出来的事情。你又何必去问她？"康姑太太听了这几句话儿，不觉面上一红，低下头去。杨慕陶听了，也不觉恍然大悟，心中澈底皆明，暗想："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糊里糊涂的，一时竟想不出来。"章秋谷说了几句闲话，便立起身来对着康姑太太讲道："他们那班人都不是什么好货，今天吃了下风，一定要想着法儿来报复你们的。不如今天就把这几间房子还了房东，随后慢慢的再找地方，觉得妥当些儿。你们的意思怎么样？"杨慕陶听了，连连答应。

康姑太太见秋谷同着春树立起身来要走，心上未免有情。明

知道留不住的，只得起身相送。横波一瞥，脉脉含情，看着贡春树、章秋谷两个人出门走了，才回身进来。果然听着章秋谷的话儿，立刻把房交还了房东。有些动用器具，没有安放的地方，便和房主人说明了，暂时寄放。好在房租已经付到月底，这些器具暂时存放一下也不要紧。料理了一会，又和杨慕陶说了几句话儿，叫他在外面另寻房子。杨慕陶答应了，便起身先走。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虹口康公馆来。

刚刚走到花厅，就听得里面有许多人的声音在那里吵闹，又夹着些女子的哭声。康姑太太听了，心上甚是疑惑，不知道闹的什么事儿，便连忙赶过去看。急急忙忙的走过一重院子，那吵嚷的声音直嚷进耳朵里来，听得十分真切。只听得大姨太太的声音在那里哭着乱嚷道："你这样的一把年纪还是这样的不要脸，成天的和那些娘姨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闹。这还不必讲它，如今索性连自己的媳妇也要拉拉扯扯起来，哪里还像个人家？我虽然是堂子里头出身，眼睛里头却从来没有看见你们这样的一家人家。不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是嘻嘻哈哈的，没有一些儿规矩。"一面说着，又有许多丫鬟娘姨的声音，七舌八嘴的劝道："大姨太太，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康姑太太听了，见闹得这般厉害，连忙走进去看时，只见那位大姨太太紧紧一把揪住了康中丞的胸前衣服，把头往康中丞身上乱撞。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口口声声的只说："你把绳子来勒死了我，省得在你面前讨你的厌。"

康中丞被这位大姨太太一阵的乱揪乱扭，弄得没了主意，只说："你放了手，有话好好的讲，如今做出这个样儿来，给人家看了算什么样儿？"大姨太太哪里肯放，只滚得髻鬟散乱，粉黛模糊。那流下来的涕泪，连康中丞的花白胡须上也沾了好些，身上的衣服更湿了一大片。七八个丫鬟娘姨在旁边拉着也拉不开来。康中丞虽然着急，却又无可如何。

康姑太太见了这般模样，心上很有些怪大姨太太不应该闹到这步田地，便抢步上去，一边一个，拉开了大姨太太，捺她坐下，口中说道："什么事儿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且把这件事儿讲给我们听听。"大姨太太听了，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来，含着一泡眼泪，告诉康姑太太道："他这样的一把年纪，也是五十几岁将及六十岁的人了，还是这样的没正经。在别人身上也还罢了，自己的媳妇也和他眉来眼去的，做出那种贼形怪状来。我看在眼睛里头已经不是一天了，劝了他几次，他只当没有听见。今天索性两个人在内书房里头动手动脚起来。我走进去说了几句，他不但不听，倒反和我横跳一丈、竖跳八尺的闹起来。你们想想，可有这般道理？"康姑太太听了，正在沉吟，康中丞觉得脸上过不去，便连忙说道："没有这件事情，我不过和二少奶奶说了几句话儿，她一时看错，就和我闹起来。"大姨太太听了，又抢过来拉着康中丞的衣袖说道："你没有这件事情，是我冤枉你的？我和你当天发一个誓好不好？"康姑太太见了，连忙分开了大姨太太的手，劝她道："你不必这般生气，凡事只好忍耐些儿。就算果然真有这件事情，你也不必这般吵闹，传出去给人知道，我们这样人家将来还有什么脸见人？"大姨太太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只得说道："我的意思原想不要闹出来的，无奈我只说了一句，他倒瞪着眼睛，提起喉咙，和我寻事，把我的气提了上来，方才和他翻脸的。你们想想，究竟是我不是，还是他不是？"康姑太太道："自然是他的不是，哪里有派你不是的道理？但是这样的事情传了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听。还是好好的劝劝他为是。"大姨太太听了，觉得这几句话说得不差，况且平日之间，大姨太太不怕别人，见了这两位姑太太心酸口辣，说又说得出，做又做得出，心上很有些馁她。更兼这件事情仔细想起来，实在是自己性急了些，不该闹得合府皆知的。便也只得点头说好。康姑太太又安慰了她一回，又劝说了康中丞几句。康中丞也没有话说。

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里去，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便问二少奶奶到哪里去了。康中丞道："她只说我们有意和她过不去，当时就坐着马车回娘家去了。"康姑太太想了一想道："这件事情不妥当。无论这个事儿有没有，始终没有什么凭据。回来她叫了娘家的人出来和我们讲起理来，只说我们污蔑她的名节，那时又该怎么样呢？"康中丞听了，也把手一拍道："这个话儿不错！该应怎么的一个说法呢？只好请你们两位和我想个法儿的了。"康姑太太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道："据我看来，不如立刻派个人去和她讲明白了，说刚才大姨太太的话儿不是说她，她不要认错了。一则过过她的面子，二则总算和她赔个礼儿，只要她面上过得去，自然也就罢了。"康中丞道："这个主意虽然不错，却派哪一个去说呢？要是派个不会说话的人去，万一个说僵了更不好。"说着，想了一想，便对康姑太太说道："这个媒人本来是你们二位做的，只好请你们两位去走一趟的了。"康姑太太听了，义不容辞，只得点头应允。康中丞道："要去这个时候去。要是迟到明天，他们那里有人先来说话，我们这边的话儿就难讲了。"康姑太太听了，便走回自己房间去打扮了一回，两个人坐着马车去了多时，方才回来。康中丞见她们来了，分外关心，连忙问她们怎么样。康姑太太笑道："费了我们两个人许多唇舌，他们方才没有话说，只说留她在家里头住上几日再打发她回来。"康中丞听了，便立起身来，朝着她们两个深深打了一拱，口中说道："一切费心得很。"大姑太太和二姑太太见了康中丞这般形景，忍不住格格的笑，还了一个万福道："我们自己人，还说这个么？"说着，坐了一会，便都走了出去。

康中丞见房里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做个矮人，赔个不是。大姨太太起先背过脸去不肯理他。康中丞左打一拱，右打一拱的，口中说了许多软话，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气骗了下来，"嗤"的笑了一声道："你不用在我面前做这

般的腔调，我不是喜欢这个样儿的。”康中丞见她笑了，心上方才高兴，便想出许多话来骗她。大姨太太见他这样的赔小心，便故意问他道：“你不要对着我花言巧语。你只和我实说，你和她究竟上过手没有？”康中丞也故意装糊涂道：“你问的是哪一个？什么上手不上手？”大姨太太冷笑一声，又咬着牙齿，把一个指头用力在康中丞头上点了点道：“你还要和我装糊涂！难道今天我看得这样明明白白，你还要假装干净么？”康中丞也笑道：“你要说出究竟是哪一个来，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你如今只是含着皮包着骨头的不肯说出来，叫我哪里想得到呢？”大姨太太听了，气得把颈项一扭，别转头去，口中说道：“你不肯和我讲，你就赌个气儿，从此以后不要和我讲一句话。哪一个再要和我讲话的，便是个没志气的畜牲！”康中丞见她又生了气，便连忙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会生气？和你说一句玩话，你就当起真来。老实和你讲罢，我和她虽然彼此有些意思，只不过大家讲几句笑话罢了，实在没有别的事情。你不相信，咒都可以赌得的！”大姨太太听了，知道不是假话，便道：“还说是世代乡绅的千金小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以后看她把脸放在什么地方去！我们堂子出身的人，只要嫁了人，倒是规规矩矩的，也没有她这般轻贱！”康中丞连忙朝她摇手道：“和你说了，你又这般混闹。请你少说几句，留我点儿面子罢。”大姨太太听了，停了一会道：“原来你也知道要面子的么？如今第二个新媳妇差不多又要进门了，你再去扒灰去罢！”急得康中丞摆手顿足的道：“叫你少说两句，你越发说出好听的来了。”正是：河水新台之咏，老子风流；墙茨中冓之羞，佳人难得。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125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且说大姨太太自从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康中丞赔了无数的小心，认了许多的不是，方才夫妇如初。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点，要为第三个儿子娶媳妇。

原来康中丞只生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到八九岁上就一病死了，如今只存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娶了媳妇，已经过了几年。现在第三个儿子也长成了，便和他择日迎亲。里头的事情都是大姨太太一个人料理。但是大姨太太本来是个堂子出身倌人，嫁娶的规矩哪里懂得？只得请了两位姑太太来帮忙。外头的事情自有那一班走狗和她料理。闹了几天，到了吉期，康公馆里头摆设得绿舞红飞，花团锦簇，真个是笙歌匝地，灯火连云，堂开玳瑁之花，褥隐芙蓉之绣。那些官场商界的客人，纷纷扰扰的往来不绝。吉期已到，一乘花轿，几队仪仗，把新媳妇娶了过来。一切坐床撕帐、交拜庙见的这些礼节，料想看官们也都懂得，用不着在下做书的来铺排。

只说康中丞见了这位新娶的媳妇，丰神活泼，体态娇娆，比那位二少奶奶还要胜过几分；更兼性情宽厚，待人和气，真个是俊眼乍回，春云偷展，朱唇未启，巧笑先开。康中丞看了，便也十分得意。康中丞的这位公郎，娶着了这般一个尤物，自然的夫

妻恩爱，鱼水缠绵，恨不得把个身体捏作一团，并成一块。康公馆的房子本来很宽，有三间小小的花厅，四围都种着些梧桐竹子，窗明几净，花木参差，是康中丞向来会客的地方。花厅后面，隔着小小三间翻轩，这个地方，康中丞就叫它内签押房。本来这个签押房的名目是签押公事的地方，不是现任官员，就是现有差使的人方才用得着。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又不当差，拣直的叫它内书房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叫做什么签押房？原来这个康中丞生有官癖，此番自己奏请开缺，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心上总存着个希冀起用的意思。所以把内书房叫做内签押房。平日之间，除了见客和休息的时候，看书写字都在这个内签押房里头。自从娶了这位三少奶奶回来之后，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有好几天不到内签押房去。

这个当儿，忽然接到了京城里头吕大军机的一封来信。康中丞拆开看了一看，连忙到内签押房去写回信，为着这封信上的话儿是要和他代谋起复，恐怕家人们闯进来看见了，传出去不便。便把内签押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吩咐一班家人不许进来。自己一个人坐在内签押房里头，悄没声儿的在里想着怎样的写信。想了一会，只听得外面吉吉各各的弓鞋细碎的声音，直走到花厅上来。康中丞不知道是什么人，便由她在外面，自己却一言不发。等了一会，又听得轻轻的一声咳嗽。康中丞听得真切，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新娶来的三少奶奶，不觉心中一动，便躲在里面，一言不发。只听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还是这几间房子造得比别处好些。"康中丞正在那里侧着耳朵听她说话，忽听得外面又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朗然说道："今天怎么你跑到这里来了？"康中丞听着这个说话的声音，就是他那位令郎，心上便一个没趣，只得索性不响。听得三少奶奶笑道："今天你出去了，我一个人觉得有些烦闷，闲着没有事情，所以出来各处走走。"那位三少爷也笑道："这里是老头子会客的地方。今天老头子出去了，所

以这样静悄悄的。”康中丞在里面听着，心上暗想道：“他见我关着门，只说我出门去了。我倒要躲在这里，看看他两个人做些什么？”想着，便轻轻的蹑着脚步走到门口，在门缝里头看时，只见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少奶奶本来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处的，忽然间三少爷附着三少奶奶的耳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三少奶奶“格支”一笑，举起手来打了三少爷一下。三少爷道：“这里又没有人，怕什么？这个地方，只要老头子出去了，是没有一个人来的。”三少奶奶道：“我不要，你便怎么样呢？”三少爷笑道：“你不要也由不得你。”说着便走过去，把门帘放下，关上了门，走过来不由分说，轻轻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来。两个人霎时间并蒂花开，鸳鸯梦稳，尤云滞雨，倒凤颠鸾。只把一个里面的康中丞气得软作一团，看着两位宝贝这样的风流放诞，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厅上串起戏来，你叫他怎的不气？

当下康中丞赌气掩过一边，不去看他。只听得两个人“支支格格”的笑作一团。停了一回，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只见三少爷又把三少奶奶抱起来，坐在肩上，就和那堂子里头的相帮掮着倌人一般，掮着满厅乱走。康中丞在里面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料那位三少爷走了一会，走得高兴起来，竟自走到内签押房门口，“呀”的推开了门就要进来。这一下子把康中丞大吃了一惊，一时无可奈何，人急智生，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只当他是家人送茶进来的样子儿，口中喝道：“我不要吃茶，端进来做什么？给我端出去！”那位三少爷不听这几句话儿便罢，听了这几句话儿，这一惊倒也非同小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转身来，没命的往外乱跑。三少奶奶也吃了一惊，又羞又怕，由不得身体一歪，在三少爷肩上直跌下来，跌得她“阿呀”一声，遍身酸痛，连弓鞋都跌掉了一只。三少爷见了，心上更加着急，也顾不得她跌痛了哪里，连忙一把拉了起来，俩人飞一般的拉开门往上房逃去。

这个时候，刚刚大姨太太打发两个大姐出来寻康中丞，不知

有什么话说。奇巧不巧的和三少爷、三少奶奶碰了一下正着。只见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鬓发蓬松，同着三少爷拼命的往里面跑。这两个大姐见了，心上十分诧异。走到花厅上，又见地上落下一只弓鞋。知道是三少奶奶的，登时大家传说起来。一个公馆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件事情。

康中丞躲在里面，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位宝贝走了出去，方才叹一口气，走了出来。劈面又撞着了这两个大姐，知道她们已经看见，又没本事按住她们的嘴叫她们不要声张，只得装痴做聋的凭着她们去大家传说。自己对着大姨太太也免不得把这件事儿对她细细的说上一番。大姨太太倒笑了一会，又埋怨他不应该惊动他们："你只悄悄的躲在里面，不要作声。等他们走了再出来，就闹不出这般笑话来了。"康中丞顿着脚道："你倒说得好风凉的话儿！我起先原是躲在里面不敢作声的，到了后来，这两个宝贝不分好歹，竟要闯到里面来。我若再不开口，他们就要走进来了。你想可有什么法子呢?"大姨太太听了，也没有话说。

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两个宝贝自从闹了这个笑话以后，觉得没脸见人。两个人只得装着生病，连房门都不敢出，一直躲在房间里头。躲了一个多月，方才老着脸皮出来见人。三少奶奶见了康中丞，还是满面通红的，连头都抬不起来。这件事儿传说开去，上海地方的人就把它当作笑话一般，茶坊酒肆讲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康中丞虽然知道，却又无可如何，只得借着事儿，把他那位令郎骂了几场，打了一顿，方才罢了。

康中丞自从娶了这位大姨太太之后，大姨太太拿出堂子里头骗人的本领来，把康中丞骗得个伏伏贴贴，又爱又怕。一个月里头，差不多有二十天住在大姨太太房里，那四个姨太太不过是挂个名儿罢了。倒是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过意，劝康中丞也到别个姨太太房里去应酬应酬。康中丞越发相信大姨太太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正经人。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马车出去，不知买什么东西。康

中丞便踱到三姨太太房里头去讲了一回闲话。大姨太太回来了，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间里头，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康中丞十分高兴，正要收拾安睡，忽然想起日间有件马褂脱在三姨太太房里头，马褂袋里头有一封紧要电报，一时忘了收拾。便和大姨太太说了，要自己去拿。大姨太太道："一件马褂，只要叫个人去拿来就是了，何必又要自己去拿？"康中丞道："我刚刚想起今天还要到内签押房去写几封信，你只顾先睡就是了。"说着，便立起身来，往外便走。一路走到三姨太太房门外面，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康中丞口中说道："怎么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一面说着，一面跨进门来。只见这位三姨太太两颊飞红，衣裳不整，一个人坐在房里的一张榻上。还有一个平日跑上房的家人胡德，慌慌张张的立在旁边。康中丞见了，不觉大诧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怎么房里头一个人也不见？"又对胡德厉声说道："你这个时候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吓得胡德诺诺连声，不敢开口。三姨太太慢慢的说道："你不要骂他，是我叫他进来的。"康中丞听了，瞪了三姨太太一眼道："你叫他进来做什么？虽然他是派值上房的，这个时候叫他进来，房里头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算什么样儿？"三姨太太不慌不忙的说道："我今天发了肝气，痛得无可如何。半夜三更又不便惊动别人，偏偏我平日吃的十香丸又没有了。没奈何，只好叫他连夜去买。又怕她们说不明白，所以叫他进来，我自己吩咐他。你当是什么事儿，又是这样的动起气来。"说着，便把一双纤手捧紧了胸膛，口中哼个不住。正是：惊破高唐之梦，好事多磨；吹残巫峡之云，襄王何处？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126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宣劳

且说康中丞听了三姨太太的一番说话，心上半信半疑，心中暗想："又没有拿到什么证据，闹是料想闹不出的。"又回过头来，看着三姨太太那般模样，双蛾欲蹙，皓齿微呈，太真病肺之妍，西子捧心之态。不觉把一个心早软了一半，看着那胡德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便对他喝道："你还不赶快去买丸药？站在那里做什么？"胡德得着这句话儿，好似得了赦书的一般，连忙答应一声，往外便走。康中丞又问着三姨太太道："你既然发了肝气，她们那些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三姨太太一面哼着，一面抬起头来说道："绿云、祥云两个是我叫她们去拿开水的。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康中丞听了，低着头想了一回，便对三姨太太说道："你以后须要留心些儿，不要这般大意。像今天这样事情，房间里头一个人也没有，就是你和胡德两个人。要是换了个疑心重些的人，已经不知闹到怎样的一步田地了？"三姨太太听了，娇怯怯的说道："我发了肝气，痛得十分厉害，哪里还顾得房间里头有人没有人，这都是她们贪懒，看见我病了，就一个个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你还要向我说这样的话儿，难道你拿到了什么凭据么？"说着皱着眉头，把身体扭了几扭，连叫几声"阿呀"，一骨碌就倒在榻上。康中丞见了这般做作，早把方才的一片疑心不知跑到哪

里去了。心上倒发起急来，连忙问道："你到底什么地方痛？可要叫个人来为你捶一下子？"三姨太太听了，也不开口，只把手对着自己的胸膛指了几指。康中丞看了，便自己走过来，就在榻旁坐下，把两只手替换着在三姨太太胸间轻轻摩抚。又把几个娘姨大姐都叫进房来。康中丞骂了她们几句道："怎么三姨太太在这里生病，你们这班人一个都不来伺候，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哪里有这般规矩？"众人听了，都呆了一呆，彼此做个眼色，便不开口。康中丞这一夜就住在三姨太太这边，倒服侍了三姨太太一夜。这且不提。

只说康中丞的那位二令郎今年已经二十九岁，官名一个杞字，号就叫少己。从小的时候，康中丞也延师教他读书。无奈康少己的质地鲁钝非常，竟比康中丞自己还加了一倍。读了整整的十五年书，连十三经都没有读完。写个寻常通候的条子也写不出来。康中丞气得要死，他自己却毫不放在心上，倒对着人说："如今的做官，只要有钱。我们老头子也是捐班出身，也做过一任江西巡抚。难道捐班出身的就不是人么？"这句话儿传到康中丞耳朵里，康中丞听了，心上虽然气忿，转过念头来一想，觉得也无可如何，只有这个法儿。便只得拿出钱来为他捐了一个主事，到部里头去候补了几年，赔掉了无数的银钱，还闹了许多笑话。康中丞赌气把他叫了回来。

这位康少己到了上海，便花天酒地，朝歌夜弦的乱闹起来。偏偏的康少己肚子里头虽然没有一些儿墨水，外面的丰貌却生得漂亮非常，面子上的应酬又来得十分活泼。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见了这位康二少爷，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康少己又专爱在女人面上用些工夫，献些殷勤，就是康中丞的那几位姨太太，见了康少己也都是十分亲热，格外殷勤。大家都有些跃跃欲试的意思。这位康少己本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物，看了几位姨太太这般模样，便也存了个代父从军的念头。却是回过念头来一想，始终觉得有些

碍手碍脚的，不甚妥当。自从那一回大姨太太为着二少奶奶的事情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虽然康中丞吩咐一班娘姨大姐不许传说出去，都是同在一家的人，哪里瞒得过？这个信息早传到康少己耳朵里头，不觉心中大怒，想道："这个老头子，这样的不知廉耻！自己有了五个花枝一般的姨太太，还要调戏起自己的媳妇来。我倒留你的脸皮，不肯不分皂白的混搅，你倒这般的不顾人伦，那就怪不得我了！"想着，又私地里把自己的老婆盘问一番。这位二少奶奶本来是个外交名手，自然另外想出一番话来和他敷衍，把自己的不是一古脑儿都推到康中丞身上。只说康中丞时常要调戏她，想转她的念头。康少己听了老婆这样的一番说话，自然气得双睛出火，七孔生烟，暴跳如雷的道："这个老东西，真个这般无耻！说不得我也顾不得许多，只好做到哪里弄到哪里的了。他们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尚且这般混搅，我们年纪轻轻的人更是份内的事情了。"自此以后，一直无话。

光阴迅速，早又是秋去冬来。朔风乍紧，霜雪中人。康中丞偶然受了寒气，觉得头痛鼻塞，身体有些不快。康少己听得康中丞病了，虽然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却这一点儿面子上的规矩不能不要，便也同着众人照例进去问安，淡淡的问了几句。康中丞见了儿子来问他的病，不觉心上欢喜，就叫他坐到床沿上，和他讲些闲话。这个时候，正有一个大姐煎好了一碗药递将上来。大姨太太便接在手中，二姨太太走过去，把康中丞扶了起来，坐在床上。大姨太太把一碗药放在康中丞口边，康中丞自己一口一口的喝。康少己在旁见了，不知怎样忽然天良发动起来，连忙抢过去，在银吊子里头斟了半碗冰糖燕窝汤，自己拿着，立在一旁，要等康中丞吃过了药，给他过口。不一时，康中丞一碗药已经吃毕。康少己端上茶来，康中丞吃了两口，忽然一眼看见康少己左手指头上光华闪烁，带着一个钻石戒指。那钻石差不多比那最大的黄豆还要大些。康中丞见了，心上早吃了一惊。记得这个戒指是去

年自己给五姨太太的。买的时候，着实的看过一番，又是时常见五姨太太戴在手上的，心上十分诧异，不由得开口问道："你这个戒指是几时买的？脱下来给我看看。"康少己出其不意，心中大吃一惊，不知不觉的全身一震，右手一松，拿不住茶碗，"豁啷啷"的一声跌在地下，连康中丞身上也泼了许多燕窝汤。康中丞看了这般模样，心上已经猜料了几分，便冷笑道："什么事情，这样慌慌张张的，把茶碗都跌下来。叫你把戒指脱下来给我看一看，为什么急得这个样儿？"康少己听了，满面通红，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那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哪里打水的一般七上八下，跳个不住。没奈何，硬着头皮在手上除下来，递在康中丞手内。康中丞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看，越看越像，不由得怒气填胸，胡须倒竖。勉强忍住了，不发出来，只问着康少己道："你这个在什么地方买的？花了多少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女人的装饰品，我们堂堂男子何必要带这样的东西呢？"康少己一时说不出话来，嗫嚅了一会，方才说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出洋的朋友送的。据他自己讲，在美国纽约买来的。花了二百五十元美金，合起我们中国的钱来差不多也有五百块钱。"康中丞听了，哪里肯信，冷笑一声道："你的那个朋友同你的交情倒很好，居然送你这样贵重的东西。"康少己红着个脸答应不出。康中丞正要骂他几句，忽然心上一想："虽然如此，究竟不知这件事情的真假如何。万一没有这件事儿，不过偶然相像，惊天动地的吵闹起来，什么意思？即使这件事儿竟是真的，家丑不可外扬。我自己先是这样彰明昭著的闹起来，给家人传了出去，我的脸上有何光彩？"想到这里，只得把心上的怒气捺了一捺，叹一口气，瞪了康少己一个白眼，仍旧把戒指交还了他。康少己怀着鬼胎，不敢开口，接过戒指来，也不敢再带，勉强站在那里，敷衍了一回，便回转身来，一溜烟跑了出去。

康中丞本来没有什么大病，不过着了些儿风寒，觉得心上有些饱闷。富贵人家的习气，只要稍稍的有些觉得不快，就要延医

服药的，闹得一塌糊涂。每每有本来不妨的小病，吃了几帖药吃出病来的。康中丞的生病便也是犯着这个毛病。当下康中丞见康少己走了出去，自己盘算了一回，正要去叫了五姨太太和她说话，恰恰的门帘启处，那位五姨太太已经轻移莲步，走了进来，宝靥微红，秋波不定，好似受了什么惊吓的一般。走进来就坐在康中丞床上，和康中丞说了几句闲话。康中丞留心看她的手上，只见那个钻石戒指高高的戴在手上。康中丞看了，心上登时一块石头落地，暗想："果然是我疑心错了。她的戒指明明的在她手上，怎么会到别人手里头去呢？幸而没有吵闹出来，总算我自己有些耐性。"想着，心上正是欢喜，忽然心上又想道："天下的事情都是无从逆料的，或者他方才见我要他的戒指来看，心上已经明白，连忙把这个戒指去送还了她也未可知。"一会儿心上又想五姨太太的为人，平日之间很是稳重，料不至这般轻贱。一刻儿的工夫，康中丞的一个心就如井上的辘轳一般，转了无数的念头。五姨太太在房间里头坐了一回，忽把双眉一皱，对着康中丞说有些肚子疼。康中丞叫她回房歇息，五姨太太便慢慢的走了出去。停了一会儿，康少己又走进来问长问短的，十分亲切。康中丞口中不语，却偷眼看他手上，见方才的戒指依旧带在手上，纹风不动。康中丞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满心疑惑都化得干干净净。又仔仔细细的把康少己手上的戒指看了一回，觉得和五姨太太手上的那个真是一个样儿，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就是有心制造的也制造不出来。正是：珠帘金屋，魂迷韩掾之香；锦帐银床，春满宓妃之枕。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 127 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且说康中丞看了康少己手上的戒指，竟和五姨太太手上的一个样儿，好像是天生一对的样儿，不由得看了又看，心中暗想："天下竟有这样相像的东西！若不是方才有些涵养，当时没有闹出来；冒冒失失的混闹一下子，那就懊悔不及了。"自此以后，康少己见康中丞这般糊里糊涂的，免不得更加大胆起来。渐渐的丑声外播，大家都知道这位康中丞家有些帷薄不修。甚至上海有一班滑头子弟编出三十首竹枝词来，专讲康中丞家里的那些故事。康中丞公馆里头那些大大小小的人，也没一个不知道的，只瞒着康中丞一个。甚而至于康中丞的亲戚里头也有一班轻薄少年，故意抄着那几十首竹枝词给康中丞看。康中丞看了，有些懂得的，有些全然不懂，却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他说的是哪一家的事情，还带了回来给家里头的人看。只说这个词上说的不知是什么人家，怎么好好的人家会弄到这般模样。始终没有知道这三十首竹枝词就是说他自己家里头的事情，你道可笑不可笑？

看官且住。在下做书的做到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岔子，用不着列位看官指摘，在下做书的先自己举发出来。从来天下的，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无论什么事儿，总要帮着自己亲戚的。就是亲戚家中闹了什么笑话，出了什么乱子，对着外人尚且要千方百

计的替他遮盖。怎么康中丞的这些亲戚，不替他遮盖一下也还罢了，倒反有意把康中丞当个玩意儿一般的捉弄起来，好像很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这是个什么原故？难道康中丞的那些亲戚都是些红毛国里的野人不成？原来这个里头却也有个道理。自从康中丞的那位正室夫人回籍以后，康中丞把一切家里头的事情，一切亲戚朋友的应酬都交给大姨太太一个人管理。这位大姨太太虽然能干，究竟是个倌人，哪里懂得这些事情？那些亲戚家里该应送礼的也不去送，该应遣人问候的也不叫人去。再碰着那些婚丧凶吉的事情，该应要内眷出去应酬的，这位大姨太太更加出不得场，缩着个头，死也不肯出去。那班亲戚心上本来已经有些不快活，更兼见康中丞这般糊涂，把好好一个正室夫人搁在家里，连娶媳妇这般喜事都不去接她回来，只凭着那些个姨太太在里头混搅，大家都很有些不以为然。再是康中丞恃着自家有钱有势，未免有些富贵骄人的样儿。所以那些亲戚一个个都和康中丞不合，竟没有一个肯帮他的人。听见有人在那里骂他，这些亲戚非但不肯为他辩护，碰着一个高兴的时候，还要连自己也凑下去点缀两句。这个里头有这样的几层原故，所以那些亲戚一个个都不肯帮他，并且有些秘密的话儿，外人不知道的，也是那些亲戚背地里传出来的。你想康中丞家这样的深闺内院，青琐高楼，这些闺房狎昵的事情，外人哪里打听得出来？更兼上海滩上的人，都是那些不顾廉耻的滑头少年，听得康中丞家有这样的几个尤物，便大家前前后后的想要转她们的念头。不但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还心上存着个人财两得的念头，想着要骗她们的钱。就是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沸沸扬扬的，就是实在没有这件事情，这般滑头少年也要造些话出来说。竟把康中丞家里的那些宝货当作个历史里头大有关系的人物一般，今天说的也是这几个人，明天说的也是这几个人，说来说去，里头就有轻薄少年把康中丞起了个绰号，就叫作“九尾龟”。有人问他，这个“九尾龟”是什么意思，他说也

没有什么深微奥妙的意思在里头，不过为着这位康中丞家里头有五个姨太太，有两个姑太太，有两个少奶奶，恰恰是九个人，又恰恰的九个人都是这样风流放诞的宝贝。“我所以把这位中丞公起个征号叫做‘九尾龟’，你们闭着眼睛想一想，这个情形可像不像？”问的人听了他这一番说话，觉得虽然没有什么道理，这个情形恰委实有些相像，便也一笑走开。从此外面那些和康中丞不对的人，只要提起康中丞来，大家都不说他的名姓，只叫他是“九尾龟”。在下做书的便借着这个“九尾龟”的名目，编成这一部醒世新书。

虽然康中丞这个人并不是书中的正角色，但是在下的这部小说既然名目就叫做《九尾龟》，在下做书的自然也不得不把这位元绪先生姑且当作全书中间的主人翁，好好的演说一番，总算交代过了书中的一个节目。看官们若毕竟要问在下做书的，这部小说里头哪一个是书中的主人翁？这却连在下做书的自己也不曾晓得。看官们意中把哪位当作主人，在下做书的就把哪位算作主人。就是把在下做书的局外人扭进局内去做一个全书的主人翁也未尝不可。究竟大千世界，谁主谁宾？恒河沙数众生，无人无我。在下做书的随口说出，信手拈来，本来没有存着哪个是主、哪个是宾的念头。列位看书的酒罢茶余，消遣世虑，也不必存哪个是主、哪个是宾的意见。无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咳！如今世上的事情，为着办事的人胸中存了个宾主的念头，因此坏事的也不知多少！况且在下这样一部汗牛充栋的小说，洒一腔之涕泪，谁是知音？掬满腹之酸辛，畴能遣此？寓言醒世，俳语成文。东方滑稽之谈，南国烟花之史。知我者怜其沦落，或者方诸阮籍之穷途；罪我者咋甚疏狂，方且指为灌夫之骂座。文章憎命，时运不济。时逢白眼之人，尽有揶揄之鬼。寄闲情于风月，惆怅扬州；感逝水之华年，凄凉锦瑟。借着那青楼中冶叶狂花的姿态，做一部世界上劝人讽世的清谈。把那些上海滩上以前的四大金刚、以后的十二花神，都一古脑儿收聚拢来，做了这一部小说中间的资料，这

也总算是现身说法，皆大欢喜。

如今闲话休提，把这位康中丞撇到一边去，再提起那位章秋谷来。只说辛修甫这个时候在后马路开了一家极大的书局，就请章秋谷做个总经理、兼任编辑事务。每一个月送他二百两银子。章秋谷本来原不愿意就的，自己想了一想，一则太夫人还在常熟，陈文仙又住在上海，好好的一个人家分作两起，终究不是长局；况且自己又要回去侍承太夫人，不能长在上海，把陈文仙一个青年少妇丢在外面，未免身心两地，不甚放心。如今就了这个馆地，便可把太夫人接到上海来住，免得两边来来往往的，十分不便。更兼这个书局又是辛修甫一个人独股开的，秋谷也想要为他整顿一番，自己也好借着这件事儿多看些书，长些学问，便慨然应了。辛修甫十分欢喜。秋谷到书局里去料理了几天，先把事情理出一个眉目来，聘请了几个编辑新书和小说的人，又请了几个翻译译那些东西书籍。把书局里头几个朋友的执事都分派得清清楚楚，管批发的管批发，管机器的管机器，管出入的管出入。秋谷倒忙了好几天，便和修甫说了要回常熟去接家眷出来。修甫自然赞成。

章秋谷回到常熟，和太夫人说了。太夫人听了，自然十分欢喜。依着太夫人的意思，要过了年再搬。禁不得秋谷在旁撺掇，只说书局事多，不能回家过年；一个人在上海又不放心。太夫人听了这几句话说得不差，便也依他。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料理了半个月，方才到了上海。在新马路眉寿里看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洋房，甚是宽敞，大家欢欢喜喜的过了几时。

秋谷心上想着一个陈文仙住在外面，好像个外室一般，终究不妥当，只得和几个亲戚密密的商议了好几次，定了主意。趁着太夫人喜欢的时候，几个亲戚婉婉转转的把这件事儿和太夫人讲了一遍。太夫人听了，果然心中大怒，便叫人到书局里去，立刻把秋谷叫了回来，当着亲戚的面前便叫秋谷跪下。几个亲戚连忙相劝。劝了一回，太夫人怒气稍稍平些，叫秋谷立起来，对着秋

谷说道："你是我的儿子！你的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不叫我知道？你难道是当我已经死了的么？若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真个闭上眼睛，自然不来管你的事。如今我还有一口气在，你就瞒着我在外面这般混闹！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秋谷听了，低着头不敢开口。太夫人又道："就是一件极平常的小事，也该应和我讲一声儿，何况这样的事情！天下哪有纳妾好瞒着父母的道理？你就是做了皇帝，家庭里头也要由我做主。难道你比皇帝还大些不成？"秋谷听了，委实无言可答，只得跪下，又叩了一个头，起来站在一旁，口中说道："这件事情都是儿子的不是，儿子情愿领母亲的责罚。"几个亲戚见了，又着实的在旁相劝。太夫人心上虽然不快，看着秋谷叩头认罪，又满口自家认错，心上早已有些回转。又被几个亲戚你言我语的劝了一番，便对着秋谷道："如今看众位亲戚面上。况且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由你去闹到哪里算到哪里的了。但是好好的一家人家，断没有妻妾分居的道理。只好把你那位姨奶奶接到这里来一同居住。只不知道堂子出身的人安本份不安本份？"秋谷道："这个母亲只顾放心。这个人的性情十分温厚。就是住在一起的话儿，她也和儿子说过几次，情愿守着规矩住在一起。母亲不信，只等她来了再看就是了。"太夫人听了，不觉开颜笑道："人还没有来，你就这样拼命的帮她。将来你那位老婆不知你还要把她怎么样呢？"秋谷见太夫人笑了，也赔着笑道："这也不至于的。"正是：小星三五，银河昨夜之波；孔雀东南，中妇前宵之泪。不知以后何如，且看下回交代。

第128回

换桃符阳春回大地
喧爆竹风雪度残年

却说章秋谷想着陈文仙住在外面终不是个久计，便请了几个亲戚，婉婉转转的和太夫人讲了一番。又大家都劝了太夫人一阵。太夫人起先虽然有些动气，后来见秋谷自己口口声声的认罪，又被几个亲戚劝了一番，便也回嗔作喜，叫秋谷拣个日子，把陈文仙搬了进来，一同居住。

到了那一天，陈文仙明妆靓服的过来，恭恭敬敬的先拜见了太夫人。太夫人把她搀了起来，仔仔细细的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只见她蛾眉挹翠，檀口含朱，眼眉春波，腰欺弱柳。更兼丰容婀娜，态度端庄。既没有一些儿风流放诞的样儿，又没有一些儿浅薄轻佻的气派，哪像什么堂子里头出身的倌人，看上去竟是个大家闺秀。太夫人看了，十分欢喜，心上暗想："这个人倒不像是个倌人出身，将来一定不至于闹什么笑话的。"便也和颜悦色的抚慰了文仙几句。文仙又拜见了秋谷的那位正室夫人，也规规矩矩的，甚是小心。秋谷的那位夫人，起先听了这个消息，心上自然十分不快。只说这个陈文仙既然是个妓女，不知怎样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如今见了陈文仙这样的循规蹈矩，没有一些儿撒娇恃宠的样儿，倒觉得出于意外。便也欢欢喜喜，好好的相待。

陈文仙究竟是个倌人出身，骗人的工夫很好，用出浑身手段

来巴结太夫人和少夫人，不上半个月，就把这两位骗得二十四分的欢喜。秋谷见了，自然也十分快活。

不知不觉的早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那一天。腊鼓迎年，屠苏献岁，万家爆竹，大地回春。秋谷在家里头没有什么事，便和太夫人讲些外面的事情，说些街巷的笑话。有时候带着一妻一妾，同着太夫人抢状元筹、掷升官图，掷得不耐烦，便四个人打一局麻雀，和哄得太夫人甚是高兴。过了两天，早又是除夕了。秋谷想着梁绿珠同陆丽娟那里有些帐没有开发，这两天和哄着太夫人玩，连大门都没有出，把这件事情竟不知忘到哪里去了。直到了这个时候才忽然想起来。便和太夫人说了一声，要出去还些帐目。太夫人道："你无非就是要出去还嫖帐就是了。把有限的几个钱这般用法，将来用完了，我看你怎么样？"秋谷听了，呆了一呆，答应不出。恐怕太夫人生气，站在那里不敢就走。偷眼去看看太夫人脸上的神色，却还是满脸的笑容，心上方才放心，便慢慢的退了出来。赶到楼下自己书房里头，开了铁箱，带了一卷钞票，一溜烟直到久安里来。

看官，你道太夫人既然知道他是出去还嫖帐，怎么并不生气，许他出去？原来太夫人自从到了上海以后，也微微有些知道秋谷在嫖场里面很有些儿声名。又向来知道秋谷的脾气，风流自喜，倜傥非常。更兼住在上海滩上这样花天酒地的地方，自然的就有选舞征歌的兴会。从来说知子莫若母，明知道就是管也管他不住的。平日之间，常常听得秋谷讲的那些堂子里头的情形，那些倌人骗人的圈套。讲得个穷形尽相，色舞眉飞，知道他是嫖界里头的滑头，不至于再会上什么倌人的圈套，便也随随便便的，不十分去拘管他。只对他说："你们在面子上的人，逢场作戏自然是免不来的。但是你究竟年纪还轻，恐怕一个不留神，上了倌人们的当。到了那个时候，就想懊悔都来不及了。我虽然不来管你，你也要诸事留神些儿。"又叫秋谷把陆丽娟和梁绿珠两个人叫到大菜馆来，

太夫人细细的打量了她们一番，又和她们问答了一阵，便对秋谷道："这两个人里头，还是陆丽娟天真烂漫，我看起来，比梁绿珠好些。梁绿珠脸上虽然没什么，我看她心计深得很，说的话儿也很有斟酌。你以后不要做她，就做陆丽娟一个人罢。"秋谷听了，口中自然答应，心中却有些不相信的意思。自己心中暗暗想："凭你梁绿珠再要狡猾些儿，凭着我章秋谷的一身本领，料想也还对得过她。"想着太夫人的话儿也不过是揣度之词罢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径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大踏步走进房间。见丽娟一个人坐在房里，静悄悄的不见别人。丽娟把一只纤手托着香腮，坐在那里，好像想什么心事的样儿。见了秋谷进来，立起身来，懒洋洋的打了一个呵欠，笑道："耐好几日勿来哉啘。勒浪屋里向陪仔姨太太，两家头窝心得来，连大门才勿想出格哉。今朝倒哪哼想着仔到倪间搭小地方来走走？"秋谷听了笑道："你这个人真是浸在醋缸里过日子的，一开口就有些酸溜溜的味儿。"陆丽娟不等秋谷说完，把身子一扭道："耐格闲话倒来得诧异笃啘。啥人勒浪搭耐吃醋呀？"说着，不觉蛾眉微竖，俊眼流波，狠狠的瞪了秋谷一个白眼。秋谷便笑道："你不要发急。我不过和你说句笑话，你就急到这般田地。"说着便走过去，搀着陆丽娟的手问道："怎么这里只剩了你一个人？她们都到哪里去了？"丽娟道："俚笃才勒浪外势收帐，一塌刮仔才出去哉。"秋谷道："你今年的帐怎么样？收得齐收不齐？"丽娟蹙着眉头道："有几户老客人才到仔别场化去哉，倪间搭几格户头才是看得见格。有格排滑头客人，倪也勿去做俚。故歇倪帐浪一塌刮仔算起来，差勿多二千多点。除脱仔两格勿勒浪上海格客人，倒去脱仔四百多，再有一千六百洋钿，收着仔一格八折帐就算好哉。"秋谷听了，便又问道："你今年年底的开销怎么样？"丽娟道："倪搭格开销是耐晓得格，一节不过一千洋钿，帐浪收落来，刚刚正好。"秋谷听了，故意和她说道："我要和你商议一件事情，不知你答应不答应？"丽

娟听了，倒呆了一呆，看着秋谷的脸道："啥格事体耐要搭倪商量？"秋谷低低的和她说道："我今年的酒局帐差不多也有三百块钱。虽然数目不多，我今年亏空做得大了，一时周转不来。我想和你商量，把你这里的钱暂时耽搁一下，等明年正月里头再想法子给你。只要过了一个年，就不怕没有法儿。不知你心上怎么样？"丽娟听了，似信不信的，看着秋谷道："阿是真格呀？耐格闲话一径来浪瞎三话四，有点靠勿住。"秋谷正色道："别的事儿说说笑话罢了。这个事情是于我面子上大有关系的，我怎么肯说谎骗你？难道我无缘无故的平空倒掉自己的牌子么？"丽娟听了，心上已经有几分相信的意思，却究竟还有些儿疑惑。停了一会方才说道："倪间搭格二三百洋钿倒呒啥稀奇，耐也勿要放勒心浪。倒是梁绿珠格搭格帐，耐去还拨仔俚，勿要搭俚杂格乱拌。阿晓得？"秋谷道："这个自然。就是你这里，也为我们两个人平日之间总算是彼此要好的，我才来和你商量，要是换了第二个人，我无论怎样也要想个法子还她，免得折了自家的志气去和她商议。"说着，又对丽娟道："但是你这里也要开销别人的。平空的少掉一笔钱，你又怎么样呢？"丽娟道："倪搭倒呒啥要紧，倒是耐自家格开销哪哼？"秋谷道："那些戏园菜馆、马车行、绸缎店的帐，一古脑儿也不过三百块钱。这一点儿不算什么。"丽娟道："倪一径搭耐说勿要实梗瞎用，故歇格世界，铜钿银子顶要紧，耐总归勿肯听倪格闲话。到仔故歇辰光，耐阿是也来勿及哉。下转勿要实梗，阿晓得？"秋谷听了，点一点头，却故意对她笑道："像我这样的别脚客人，还要在你院中走动，给她们一班娘姨大姐看了，也觉得不好看。"陆丽娟瞟了秋谷一眼道："啥格别脚勿别脚。只要倪搭耐两家头……"丽娟说到这里地方，觉得接不下去，便顿了一顿，看着章秋谷一笑。章秋谷也看着陆丽娟一笑，丽娟把头一低。秋谷又道："万一个有人说你做我的恩客，你又怎么样呢？"丽娟笑道："随俚笃去说末哉。就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也勿关别人啥事。"秋谷听了，

不觉哈哈一笑。丽娟倒呆了一呆道："耐笑啥呀？"正是：残年风雪，万家爆竹之声；萧鼓春城，大地山河之影。下回书中，还有张园赛会，江北水灾，章秋谷初到天津，方小松重来上海，这些说话，都在下面书中。在下做书的做到这个地方，却要暂时搁笔，休息几天的了。

第 129 回

假漂帐嫖客行权
真索债倌人受骗

上回书中正说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过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几处局帐还没有开发，便先到陆丽娟院中，故意要试试陆丽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么样，假意只说今年的局帐来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陆丽娟听着这个话儿怎生回答？不想陆丽娟听了，没有一些儿勉强，竟自一口答应。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欢喜，当下对着陆丽娟哈哈一笑。丽娟摸不着头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呆呆的对着秋谷道："啥格事体耐实梗好笑呀？"秋谷也不开口，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卷钞票，放在桌上，对着丽娟笑道："今天还好，居然竟没有坍台，总算我们两个人的交情不错。"陆丽娟听了，起先还不知是什么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口中说道："怪勿得倪原说耐格二少爷，勿糙至于实梗样式啘。倪晓得耐格闲话靠勿住，故歇到底哪哼。"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卷钞票里头拣出六张五十块一张的，递在陆丽娟手内，道："手巾和送礼的钱，前几天已经开销的了。我的酒帐、局帐通共二百七十几块钱，多的二十几块钱就给了你房间里头的人罢。"陆丽娟把钞票接在手内，看也不看便放在桌子上，口中说道："耐格帐一塌刮仔二百七十几块洋钿，付仔二百八十洋钿好哉。房间里人末有下脚拆格啘，拨俚笃做啥。耐就是拨仔俚

笃，也勿见得见耐格情啘。”秋谷道：“这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赏她们几个钱，也好叫她们高兴一点。”陆丽娟不肯道：“耐末总是实梗，格号铜钿出俚做啥？真正到仔要用格辰光，阿怕倪勿晓得？故歇耐总归是实梗马马虎虎，俚笃拿仔耐格洋钿，再要当耐瘟生，啥犯着呀？”秋谷听了，觉得这几句话委实不差，便对丽娟道：“你的说话自然不差。但是我在你面上用几个钱，就是多花了些，我也没有什么不愿。你怕她们拿了我的钱还要当我瘟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说句大话，我章秋谷在嫖界里头阅历了五六年，别的不敢说，只这‘瘟生’两个字儿，大约自问还可以免得。料想你们堂子里头的人，也没有人把我当作瘟生的。在我的意思想起来，我们两个人总算是很要好的，房间里头的人也没有一个不知道。如今我多出几个钱，总算是给她们的赏钱。在你面上也觉得好看些儿。况且我虽然不是个有钱的人 这几个钱也还不算什么，又何必一定要省这几十块钱呢？”陆丽娟听了，想了一想，方才点一点头。又问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来吃年夜饭阿好？”秋谷随口答应。坐了一会，正起身要走，陆丽娟忽然说道：“耐格个人，倒来得挖掐笃啘。”秋谷道：“怎么你想了半天，没头没脑的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陆丽娟听了，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又道：“倪故歇想起来，耐来浪对仔倪瞎说一泡，啥格呒拨洋钿，咦是啥格今年来勿及。区得倪勿是啥号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格人。答应仔耐呒啥闲话说，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来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问问耐，倪勒浪耐面浪。阿曾有啥推扳耐，要搭倪实梗样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好道理。”秋谷见丽娟星眸敛恨，宝靥微红，觉得另有一种丰韵，便连忙笑道：“你不要生气。你要晓得，不是我这样一来，哪里试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谢我也还罢了，倒反要怪我起来。”丽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说越好听哉。啥人来听耐呀？”口中虽然这般说法，心上却甚是喜欢，拉着秋谷在炕床上并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讲了一会，叮嘱他晚

上早来。

秋谷便出了久安里，从大新街直穿过迎春坊，来到了梁绿珠院中，走上楼去。梁绿珠正和一个小大姐拿着一副骨牌，在那里打牌九玩。见了章秋谷，满脸上堆下笑来，喜孜孜的叫了一声“二少”，连忙和秋谷宽了马褂，推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样儿甚是亲热。秋谷趁势说道：“像我这样的漂帐客人，你何必这般客气？”梁绿珠听了，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勿要来浪瞎三话四，啥人是漂帐客人呀？漂啥人格帐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个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帐客人就是我，漂的就是你这里的帐。”绿珠听了，越发不知道说的是哪一路的话儿，只呆呆看着秋谷的脸皮。秋谷笑道：“你不要在这里装糊涂。我要漂你的局帐，你答应不答应？”梁绿珠哪里肯信，口中说道：“阿是耐要漂倪格帐，说得阿要像点，像二少爷实梗格客人要漂倪格帐末，上海滩浪一塌刮仔才变仔漂帐客人哉。”秋谷听了梁绿珠的口气，又是一种，和陆丽娟不同。便也不去和她多话，只微微一笑，立起身来，做个要走的样子。梁绿珠连忙拉住问道：“啥实梗，要紧去介？晏歇点阿来？”秋谷故意摇一摇头道：“今天除夕，我家里头还有事情，等会儿未见得有工夫再来。我们明年再见罢。”说着往外要走。梁绿珠连忙紧紧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说：“耐慢慢交去。倪有闲话搭耐说。”秋谷听了，便回身坐下，对着梁绿珠道：“你有什么话只顾讲就是了。”梁绿珠支支吾吾的，又一时说不出来，只说道：“耐啥格事体实梗要紧？倪搭吃拨啥格老虎勒浪，勿见得吃脱仔耐格。耐放心末哉？”秋谷笑道：“我要走你又不叫我走，说有话说。如今我问你什么话儿，你又不说。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梁绿珠没有话说，只得把金莲在地下一顿道：“倪勿要耐搭倪坐来浪。”秋谷忽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梁绿珠也笑道：“啥格明白勿明白，啥人来搭耐唱三娘教子呀！耐明白啥物事，倒说拨倪听听看。”秋谷笑着说道：“实不相瞒，今天我原

是出来还帐的。不料到了你这里，坐了一回，把还帐的这件事儿忘了。怪不得我要走，你不叫我走，说有什么话和我说，一定就是这件事情了。你何不早些和我讲个明白，却这样吞吞吐吐的不说出来？难道还怕不好意思不成？”说着，便取出三张五十块钱的钞票递给梁绿珠。梁绿珠被章秋谷一席话儿说中了她的心病，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一时间颊泛桃红，脸生春色。见秋谷手内拿着几张钞票要递给她，便缩着手不肯接，口中说道：“慢慢交耐放勒浪仔看。啥格倪要搭耐说句闲话，耐倒说倪问耐讨帐，勿肯放耐格。两声闲话倒要搭耐弄弄明白笃。”秋谷含笑说道：“你先收了钱再说话，也还不迟。”梁绿珠嗔道：“倪勿要。”秋谷道：“依着你的意思要怎么样呢？”梁绿珠道：“倪也呒啥别样，只要叫声耐，倪好好里叫耐坐歇再去，耐倒说倪要问耐讨帐。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点哉，几时问耐讨过歇啥格帐？耐倒搭倪说说看。”秋谷道：“既然如此，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又为什么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呢？”梁绿珠被秋谷逼住了，一时造不出什么话，只得随口说道：“倪要问问耐格两日阿是一径勒浪陆丽娟搭，啥洛倪搭一径勿来？啥格讨帐勿讨帐介？”秋谷听了，知道她有心掩饰，待要再驳她几句，却看着她的样儿已经面红头胀的，很有些儿发急。恐怕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那时倒觉得没有味儿。便也微微一笑，不去驳她，只得对她说道：“既然你这般说法，就算我讲错了何如？但是这个局帐是我本来要付的，不过我一时忘了，所以迟了几天。同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为什么你又不肯收呢？”说着便又把方才的三张钞票递过去，放在绿珠手内。绿珠口中还说：“放勒浪末哉，用勿着实梗要紧啘。”口内这般说着，却不知不觉的已经伸手去接了过来。秋谷笑道：“今天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你还说用不着这般要紧，那就真要漂帐过年的了。”梁绿珠也不觉一笑。

秋谷又略略坐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梁绿珠要留他吃年夜饭，秋谷摇一摇头道：“年夜饭是没有工夫来吃的了，明年来吃开

台酒罢。”说着便走下楼梯。刚刚走出大门，忽然一个人劈面走来，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你半天，居然给我找着了。”秋谷抬头看时，原来是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叔，姓马，号山甫。家里头很有几个钱，捐了一个户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艰，便在上海合了几个人，在新闸地方开了机器公司。这个马山甫还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时候，都是在上海、常熟两处来往，差不多一年里头也有半年住在上海。这个时候，刚刚马山甫的老太太打发马山甫到上海来，结算公司里头的帐目。马山甫来的时候，原打算赶回去过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个倌人，叫做陆韵仙，住在清和坊一弄。这位马山甫本来是个嫖客里头的瘟生，陆韵仙又是烟花队中的老将，两个人自从有了相好之后，如鱼得水，如漆投胶，一刻也离不开来。马山甫虽然家里头很有几个钱，却生得性情啬刻，哪怕用一个大钱也要心里掂一掂轻重，方才肯出去。陆韵仙放了他几回差，马山甫含含糊糊的不肯答应。陆韵仙又认他还没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钱，要想个笼络他的法儿，便索性劝马山甫把行李搬进她院中去住。马山甫也不想一想该应怎么的一个价值，还只说陆韵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欢喜。冒冒失失的带着一个家人竟搬到清和坊来。陆韵仙的房间本来很多，便腾出一间房间来给他住了，应酬得十分周到，供给又是丰盈，连马山甫的零用都是陆韵仙代出，不要他花一个钱，预备着到了年底的时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马山甫哪里知道？正是：银环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云飞，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30回

享温柔误入销金窟
敲竹杠偏遇守财奴

且说陆韵仙把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来住，韵仙自己提着全副的精神来应酬他，连他的零用都为他代付，不叫他出一个钱，照应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终要问马山甫借几百块钱，敲他一下竹杠，料想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应的。这个年的盘缠就要想出在马山甫身上，可怜马山甫哪里知道，好像在那里做梦的一般，心上还只在那里算计，住了陆韵仙的房子，又享受了她的供给，这里头倒好着实省几个钱。又怕陆韵仙要和他纠缠，便不等年底，预先早早的叫陆韵仙抄出帐来，和她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想着这件事情做得十分干净。不料陆韵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一天的晚上，一个人悄悄对他说，要问他借五百块钱。马山甫听了吃了一惊，一时回答不出，只得含含糊糊的答应一声道："几百块钱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说就是了。"陆韵仙的心上以为自己特地空了一个房间给他住着，别的客人都不放进来，更兼供给他主仆两个人的伙食。马山甫又是个公子哥儿的脾气，又在她一个人身上琐琐屑屑的，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不肯将就些儿。这半个月之内，用在马山甫身上的钱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块钱，再加上过年的费用，新年的开销，合算起来，也要二百块钱的光景。如今问他借五百块钱，拿定他一口应承，断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哪

里晓得马山甫听了她的说话，脸上就是一呆，回答她的话儿，又觉得很有些勉强，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愿意的样儿。

堂子里头的人何等狡猾。陆韵仙看了马山甫的样儿，心上已经有些明白。看看他那种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马山甫的意思。只认着马山甫见她一开口就要借五百块钱，嫌她狮子大开口，要得太多，所以这样踌躇不决。或者想要打她一个折扣，多则四百块钱，少则三百块钱，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陆韵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里头暗笑。只见马山甫沉吟了一回，开口问道："你要借五百块钱，有什么用处？难道像你这般生意，年底的开销还不够么？"陆韵仙听了，满肚子的不愿意，却又不好发作出来。只得冷冷的答道："故歇堂子里向格生意，格末叫难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蛮好，像煞呒啥。到仔节浪向搭仔年底下划算起来，总归是格勿灵。耐放心末哉，倪总勿见得来敲耐啥格竹杠。耐勿要勒浪发极，轧实搭耐说仔罢。今年倪搭开销刚刚再少一千洋钿，耐搭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杠，倪也只好到仔归格辰光再讲格哉。"马山甫听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的。停了一会，方才说道："你要借钱，你何不早和我说。前几天，我把这里的几千银子一古脑儿都汇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边的不过几百块钱。还要预备过年的零用。如今你要问我借钱，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里去托他们为我转借就是了。"陆韵仙听了，心上自然很有些不满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口中说道："实梗说起来，倒费仔耐格心。谢谢耐，对勿住。"马山甫也不知道这几句话儿是陆韵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也不觉得，欢欢喜喜的过了一夜。

到了二十八早上，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个转身，回到陆韵仙院中，假意蹙着眉头，对陆韵仙道："事情不成功，这便怎么样呢？"陆韵仙听他竟自爽爽快快的回报出来，觉得甚是诧异，便说道："阿唷！耐勿要来骗倪。像耐实梗一个蛮阔蛮大格马少爷，要借五百洋钿才呒借处，耐勒浪骗啥人介？"马山甫连忙说道："并

不是我骗你，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虽然有几处来往的钱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归帐，哪里还肯放出？若在平日之间，不要说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马的也还拖欠得动。如今刚刚碰着年底，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儿。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为什么一向不肯向我开口，直到这时候方才讲出来？这是个什么原故？”陆韵仙听了，一言不发。停了一会，方才冷笑道：“耐勿要勒浪搭倪瞎三话四。耐肯借末借仔，勿肯借末也呒啥稀奇。老老实实搭倪说末哉，啥格实梗阴阳怪气，假痴假呆，阿要气数。”马山甫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听出陆韵仙的意思来，连忙分辩道：“你不要动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儿，若是有了法儿，不肯借给你，凭你怎么样罚我就是了！”陆韵仙道：“倪是呒啥哪哼，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想好哉。”马山甫听了，糊糊涂涂的想不出什么来，只说道：“我想不出什么。你叫我想什么呢？”陆韵仙见马山甫糊涂到这般田地，又不好明说出来，心上又好气，又好笑，只得走过去，坐在马山甫身旁，伸出纤手来，紧紧的拉住了马山甫的手，大声说道：“倪勿要耐勿要勒浪假痴假呆，搭倪去借得来。别人家倌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钿拨倌人过年，也勿算啥稀奇。只有耐格个人末，真真苏州人攀谈，拔出仔。”陆韵仙说到这里，说不下去，面上一红，不觉看着马山甫一笑。停了一停，陆韵仙又道：“别人家倌人，敲客人竹杠格蛮多来浪。耐倒自家想想，天理良心，倪阿曾敲过歇耐啥竹杠？听见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浪公司里向勿舒齐，赶紧叫耐到自家屋里向来住。一塌刮仔，才是倪一干仔搭耐开销，勿要耐出一个铜钿。耐想想别人家格倌人，阿有实梗样式？故歇倪一塌刮仔，不过问耐借得五百洋钿，耐就是实梗格瞎三话四，假痴假呆。耐去问问看，勿要说上海滩浪，世界路浪，阿有格道理？”马山甫听了，虽然觉得陆韵仙的意思很有些儿不高兴，但是这一点儿后天长出的情苗，哪里抵得先天带来的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来，朝着陆韵仙深

深的打一个拱，口中说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这里，一切都费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很。"

看官且住，这个打拱作揖虽然是个男子在女人面上赔小心拉交情的一件利器，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争论的时候，借着它作个和事老人，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愫的当儿，借着它作个天然媒妁。若要把它当实实实在在的一件东西，和那世界上天字第一号宝贵的金钱比较起来，不要说是打拱作揖，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头皮，也是不中用的。你们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说话，只消请你们诸位大家回去，把自己的夫人试验一下子。问她还是愿意天天给她几个钱，还是愿意天天向她打几个拱，叩几个头？就晓得在下做书的一番说话不是无稽之谈了。

闲话休提，只说陆韵仙见马山甫虽然对他打拱作揖的十分客气，却依然不提借钱的事情，不由得心上更加不快。若在平日之间，陆韵仙见客人对着她这样小心、这般恭顺，自然心上喜欢。恰恰的这个时候是为着银钱上的事情，非同小可。看了马山甫朝她打拱，非但没有一些儿喜欢的意思，心上倒反觉得厌恶非常，连眼睛都望着别处，不去看他，冷冷淡淡的说道："勿要实梗哩。拨俚笃进来看见仔，算啥格样式呀？故歇用勿着啥格打拱作揖，只要耐爽爽快快搭倪说一声，到底哪哼有末有。呒拨末也呒啥稀奇。"马山甫朗然说道："我已经和你说过的了，如今年底的时候，实在没有法儿，难道我们两个人这样交情，这点儿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我看还是这样罢，你不论什么地方去通融几百块钱，只要过了年底，就有法想。明年正月里头我来还他就是了。"陆韵仙冷笑道："谢谢耐，说得实梗好听。倪要紧要借洋钿，一塌刮仔才是年底格开销，洛里等得到开年？等到仔开年，是倪也勿要借啥格洋钿哉。像耐实梗格大少爷，要借几百洋钿才呒借处，叫倪再到洛里搭去借？加二勿灵哉啘。"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番说话，知道陆韵仙心上着实不快，假意说道："虽然如此，但是你年底的开销

又怎么样呢？我们两个人这样的交情……”马山甫刚刚说到这里，早被陆韵仙接过去说道：“好哉，好哉，勿要说哉，耐勿要提起倪两家头格交情，倒也罢哉。说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闲话，真正叫枉空哩。倪实梗格人末，阿好搭耐格马大少爷攀啥格交情？本底子也勿配碗。”马山甫被陆韵仙说了这番话儿，心上也觉得有些鹘突起来，暗想：“韵仙的待我，总算不差。如今的年底的时候要问我借几百块钱，也不好算什么敲竹杠。”想到这里，心上便有了几分活动，想给她三百块钱。忽然心上又一转一个念头道：“三百块钱的事情不是玩的。只要我把脸皮老一老，挨她几句说话，便过去了。虽然受些冷淡，却究竟省了几百块钱。”想着，便坐在那里，也不开口。陆韵仙见这样的激他，他还是一个老不开口，只得又道：“耐勿要当仔倪问耐借仔洋钿，呒拨还耐。耐借仔五百洋钿拨倪来浪，倪开年格帐浪扣末哉。”马山甫听了，心中暗想：“这句话儿不过是随口骗骗人罢了，哪有堂子里头的倌人问客人借了钱，肯在帐上扣算的道理？”想着，便老着脸皮道：“你不要见怪。我并不是不肯为你出力，实在是力不从心。我向来不说谎话的，这件事儿委实的办不到。”陆韵仙听了，娇嗔满面的说道：“阿是真格无借处？”马山甫道：“自然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我脸上有什么光彩？”陆韵仙听了，把身躯一扭，“霍”的立起身来。正是：春风榆荚，还飞买笑之钱；十斛珍珠，不作缠头之锦。未知陆韵仙说些什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131回

聚家庭天伦全乐事
度残年骨肉庆团圆

却说陆韵仙听了马山甫回得这样斩钉截铁，料想是不肯借的了。一时间由不得心中大怒，蛾眉倒竖，俊眼横梭，把身躯一扭，忽然立起身来，一言不发往外便走。马山甫见了陆韵仙这般模样，知道她心上在那里生气。自己心中暗想："亏得我做事老到，老一老脸皮，省掉了三百块钱。像这样的钱就是双手捧着送给她，她也不见得见我的情。只怕拿了我的钱还要说我是个瘟生，也是保不定的。"正想着，只见门帘一起，陆韵仙慢慢的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篇红纸帐单，递在马山甫手内。口中说道："马大少，请耐看看，勿得知俚阿曾开错？"马山甫见了，心上甚是疑惑，只说："我的局帐已经算清的了，这又是什么东西？"说着，接了过来，举目看时，只见那篇帐单上第一行就开的马大少房租洋八十元。马山甫见了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房租？难道我住在你们这里……"马山甫说到这个地方，觉得这几句话儿有些碍口，便不由顿了一顿。陆韵仙早含笑说道："倪格间房间四十洋钿一月。耐住来浪倪搭，住到开年过仔正月半动身，刚刚两个月租钿。"马山甫听了，说不出什么别的话儿，只口中咕哝一句道："怎么这里的房租贵到这般田地？"陆韵仙笑道："马大少，耐放心末哉？耐真格勿放心末，只顾到经租帐房里向去问声，看倪阿曾赚耐格铜钿？"

马山甫听了，没奈何，只得再看下去。只见开得乱七八糟的，又是什么伙食，又是什么零用、赏钱，一篇帐上合起来差不多要三百块钱。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陆韵仙笑眯眯的对着马山甫道："马大少耐勿要动气，倪老实搭耐说仔罢。上海滩浪格事体，洛里一样勿是铜钿？耐带仔个二爷，两家头住仔一间房间。耐自家算算，房钱、伙食、零用，一塌刮仔算起来，要几化开销？叫倪洛里调头得转？依仔倪格心浪，问耐借仔五百洋钿开销脱仔，到仔开年再说。格篇细帐放来浪倪搭，勿拨耐看，省得耐看仔心浪勿舒齐。勿壳张耐格位大少爷，洋钱末勿借，一根毛才勿肯拔，难末倪僵仔碗。再加仔格个断命本家，总说耐一干仔占仔一间房间，别格客人勿好进来。心浪一径来浪勿舒齐，加二逼得起劲点。马大少，耐想想看，叫倪阿有啥法仔？"说罢，故意叹了一口气，别转头去，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格几个铜钿豪燥点拨仔俚笃，省得俚笃一径来浪板面孔。"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番说话，觉得甚是有理。要找句话儿去驳她，一时哪里找得出来？自己心中暗想："这件事情毕竟是我自家不好。住在这里，要想占她们的便宜，要想她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只有算进，没有算出，哪里占得着她们的便宜？如今便宜没有占着，倒反吃了一个大亏，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几十块钱去。"心上自然十分舍不得，却又没有法儿。想来想去，料想这一笔钱是一定要给她的了。正要开口，忽然心上又转一个念头："她这个帐上算我两个月的房租，我乐得住到明年再说。"说着，便赌气在身上掏出几张钞票，凑满三百块钱，递在陆韵仙手内。陆韵仙竟不客气，老老实实的接了过来，随手交给娘姨阿五，叫她送到楼下帐房里去，却对着马山甫说道："刚刚今年生意勿好，掐掐做格开销。勿然是就算仔倪格，也呒啥稀奇。晏歇点拨到别人家说起来，再要说倪敲仔耐格竹杠。"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两句话儿，哪里知道陆韵仙是有心轻薄他，只说陆韵仙待他究竟不差，总算有些良心。虽然花掉了三百块钱心上有

些心痛，究竟马山甫家里有钱，几百块钱的事情不算什么，便依然还是高高兴兴的，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陆韵仙自从砍了这下斧头之后，摸着了马山甫的脾气，平常时候是不肯拿出钱来的，一定要硬逼着他，方才肯拿出钱来。便换了一副样儿看待他，绝不像那以前旖旎温和的样儿。马山甫一些儿也不知道，还在那里打算到了明年要想娶她回去。

过了一天，已是除夕，马山甫忽然要请起客来，高高兴兴的和陆韵仙说了，叫她预备一个双台。哪知请客条子发出去，请的客人倒有大半不来。相帮跑了半天，只请到三位客人，其余的影都不见。马山甫见连着自己只有四个人，四个人吃一个双台，面子上下不过去，只得自己跑出来，要想去请几个同乡，恰恰遇见了章秋谷。马山甫见了大喜，一把拉住了，哪里肯放？章秋谷被他拉着，打一个转身，又请三个客人。马山甫大喜道："好了，好了！今天这个双台吃成了！"说着，不由分说，把他们拉到清和坊陆韵仙院中。

大家坐下，立刻摆起台面来。秋谷的意思，本来很不愿意来吃酒，只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事情，怎么到了除夕，还在堂子里头吃酒？又不算年夜饭，又不算辞年酒，这算个什么路道？无奈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只得勉勉强强跟了来。又见陆韵仙对着马山甫不睬不睬的，满面露着不愿意的样儿，不由得心上添了几分不快。章秋谷看了多时，便对着陆韵仙微微冷笑道："今天我们这几个人里头哪一个得罪了你？请你讲给我听听。我看你今天满身满脸都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儿，这是什么道理？"陆韵仙听得秋谷挑她的眼，便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觉得这个人丰仪照眼、华采凌云，嫖客里头难得遇着这般人物，不由得把头一低，大宽转的飞了一个眼色，一面微微的笑道："章大少，阿好请耐勿要扳倪格差头，倪有啥怠慢格场化，请耐包涵点。"说着，便立起身来，自己去斟了一碗茶，走过来递给秋谷。嘴唇一动，眼

睛一瞟，低低的笑道："章大少，请用茶。"秋谷见了，自然心中会意，便也对着她把头略略的摇了一摇，口中打起苏白说道："先生勿要客气，谢谢耐，对勿住。"陆韵仙见了，也不开口，只把嘴披了一披，扭过身躯，回身就走。陆丽娟坐在秋谷背后，看得明白，忍不住"格"的一笑。这一笑不打紧，只把一个陆韵仙笑得连耳带脖子都扯得通红，瞅了陆丽娟一个白眼，赌气仍旧跑到马山甫背后坐下。马山甫眼睁睁看着他们，摸不着一些头脑。这一席酒，虽然马山甫做了主人，殷勤相劝，却是已经到了这般时候，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琐琐屑屑的事情，便不等终席，一一个个告辞要走。马山甫也不好强留，一时间几个客人都走了。只有章秋谷一个人还坐在那里，见大家都走了，便也立起身来，道谢告辞，却悄悄地和马山甫说道："我看这个陆韵仙的样儿，和老表叔不见得怎样的要好。老表叔如若有什么事儿，只顾和我讲个明白，或者我可以为老表叔帮个忙儿也未可知。"马山甫这个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的，只认着陆韵仙待他不差，这一笔钱是本家敲他的竹杠，和陆韵仙不相干，便随口谢了秋谷几句，只说没有什么事情。

秋谷心中暗笑，不便再说，便辞了马山甫，一径回到新马路公馆里来，见了太夫人，也没有什么话说，只说了几句闲话，便退出来。只见他夫人同着陈文仙两个人正在那里指挥着铺设炕围椅垫。秋谷也略略的料理一回。江南的风俗，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么财神，又是供什么佛。秋谷虽然不信这些事情，却是老母在堂，不便违拗，自然也要依样画葫芦的忙碌一番。一会儿摆上家宴来，太夫人坐在中间，秋谷坐在上首，他夫人和陈文仙便一顺坐在下面，大家说说笑笑的十分高兴。差不多吃到十二点钟光景，方才撤席。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那里迎接灶神，只听得一片的爆竹声喧，劈劈拍拍的络绎不绝。秋谷也胡乱跑到厨房里去磕了几个头，便走出来和老太太说道："要到朋友人家去辞年，恐怕有几个知己些的人要留着吃年夜饭，一时不得回来。"太夫人

不晓得上海的风俗，只说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这个样儿，便点一点头。秋谷回到自己房里头去换了一身衣服，正要走时，恰恰陈文仙走进房来，对着秋谷低鬟一笑道："耐到底要到啥场化去吃年夜饭，搭倪讲明白仔洛去。"秋谷还没有开口，他夫人接着说道："哪里是到什么朋友那里去辞年，只怕你这个朋友是住在堂子里头的！"秋谷听了，对着她们两个人一笑，又朝着他夫人摇一摇手道："你不要这般不高兴，等会儿我回来好好的和你辞一个年，总算我赔个不是何如？"他夫人听了，不由得两颊生红，别转头去啐了一口道："不要这般混说，快些去和你的相好辞年罢！我是用不着的。"文仙在旁边听了，也不觉回头一笑，对着秋谷把眼睛瞟了一瞟。秋谷哈哈笑着，一路走下楼去，坐上包车风驰电掣的到久安里来。

到了陆丽娟院中，只见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秋谷见了大喜。不一会儿，陈海秋也走了进来。原来秋谷日间在久安里的时候，已经写了条子叫相帮送去，约他们二十点钟在久安里吃年夜饭。这几个人见是秋谷请的，知道不能不到，只得大家拨冗到来。陆丽娟问秋谷道："阿再要去请啥客人？"正是：残年风雪，谁开东阁之樽？良夜迢遥，应有高唐之梦。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32回

设华筵良朋守岁
兜喜神名妓迎春

且说章秋谷听了陆丽娟的话，便对她摆一摆手道："没有别的客人，你就叫她们摆罢。"丽娟听了，便指挥着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摆起来。秋谷便邀客人座，辛修甫等便也随意坐下。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时，见齐齐整整的排着十六个碟子，弄得十分精致。堂子里头年夜饭的菜，本来原只得十二个碟子，四大四小，一个暖锅。如今陆丽娟格外要好，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几样。一会儿，相帮带着红缨帽，送上鱼翅。秋谷见了，不觉把双眉一皱。陆丽娟知道秋谷的性情，见他眉头一皱，便对他笑道："耐勿要实梗哩。生来规矩是实梗样式呀。"秋谷一笑，也不开口。等了一会，又送上一个暖锅。开了盖看时，却是一个锅绝清的鸡汤，没有一些儿渣滓。接着又送上几个盘子，盘子里头都装着生片的山鸡片、腰片、鸡片、肉片。原来陆丽娟知道秋谷喜欢吃这个东西，特地为他预备的。秋谷见了，心中大喜。无奈虽然爱吃，方才已经在家里头吃了一顿来的，肚子里装不下许多，只吃了几口汤，烫了几片山鸡片吃了，就放下牙箸不吃。陆丽娟却在那里尽着让他。秋谷摇一摇头道："方才吃饱了来的，不能多吃，难道在你这里我还和你客气么?"丽娟听了，方才罢了。

一会儿，大家散席，立起身来。秋谷意思想要回去，丽娟拦

住道:"故歇辰光差不多天亮快哉。耐搭仔俚笃三位来浪倪搭坐歇,大家讲章讲章。晏歇点等天亮仔,大家一同出去兜喜神方阿好?"秋谷还没有答应,辛修甫先拍手道好。陈海秋和王小屏听了,也都十分高兴。秋谷便听了陆丽娟的话儿,回身坐下。丽娟叫娘姨泡上茶来,秋谷端起茶碗来,随便喝了一口,觉得这个茶比方才的茶不同,满口清醇,风生两腋,连忙拿起来,仔细看时,只见细叶浮香,螺芽荡影,竟是色香味三者兼备的好茶。秋谷便问陆丽娟:"你们这里哪里来这样的好茶?"丽娟道:"格个茶叶是江西客人送拨倪格。倪也勿晓得俚好勿好,倪搭乡煞来浪,耐要末拿两瓶去阿好?"秋谷听了大喜,连忙道谢。丽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耐搭倪客气起来哉,阿是?"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再说。

不多一会,已经听得远远的鸡声唱晓,玻璃窗上微微的透进曙光。陆丽娟忙忙碌碌的对着镜子洗了个脸,重匀粉面,再画蛾眉,换了一身衣服,朝着秋谷笑道:"难倪去罢。"秋谷听了,便同着辛修甫等立起身来,同着陆丽娟走下楼梯。还有几个陆丽娟的同院姊妹也同着走在一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约有十几个人。秋谷一面走着,一面细看她们的打扮。只见她们一个个都是戴着满头珠翠,身上也有草上霜皮袄,也有狐皮袄,下面都是大红绉纱宫裙,飘飘的垂着许多裙带。陆丽娟还穿着一双红缎弓鞋。一个个都打扮得裙袄鲜明,花枝招展。一群人走出大门,陆丽娟立定了脚道:"今年喜神方是东南方。倪穿过同庆里去阿好?"大家都依着她的话儿,一直走进同庆里去。在四马路兜了一个转身,在路上遇见无数的倌人,都是出来兜喜神方的。一个个都是打扮得满面春情,一身香艳。也有几个倌人认得秋谷的,都朝着他点头微笑。秋谷也略略招呼。只觉得眼睛里头印着无数的美人影子,差不多就有些像那河阳满县之花,金谷回风之队。秋谷一边走着,一边细看,心上十分高兴。兜了一回,大家都回到久安里来。秋

谷和辛修甫等方才坐下，只见陆丽娟笑眯眯的走过来，对着众人说道："难末倪要拜年哉。"修甫等连忙拦住。大姐阿金妹在旁笑道："二少今朝开仔果盘去罢。"秋谷不答，只点一点头，阿金妹便招呼出去。一会儿果盘上来，又有许多娘姨大姐的小孩子，七长八短的，和秋谷等拜年。秋谷便拿出几张钞票递给陆丽娟，叫丽娟替他开发。丽娟接过来，点了点头道："用勿着实梗几化碗。"秋谷摆手道："你去开发就是了，不要管多少。"修甫和小屏等也都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几个小孩子做压岁钱。秋谷略坐一会，便立起身来，同着众人走了。

一个新年里头，秋谷虽然没有什么事情，但人来人往的，许多朋友都来拜年。秋谷也免不得一家一家的挨门回礼，倒着实忙了几天。直忙到过了正月初五方才略略空闲些儿。到了初六那一天，秋谷早上起来，刚刚吃过点心，忽然传进家人一张名片来，说有人拜会。秋谷接过名片看时，只见名片上端端正正的写着"王定"两个大字。原来这个人叫做王安阁，也是秋谷的同乡。秋谷平日之间虽然和他相识，却彼此不甚往来。当下秋谷看了这个名刺，心上很觉得有些诧异，暗想："他无缘无故的来找我做什么？"便叫家人请在书房里坐，自己穿上马褂，随后走进书房。王安阁一见了秋谷的面，便慌慌张张的说道："你们令表叔病重得很，现在住在我们轮船公司里头，请你去探望一下。万一出了什么乱子，你们是亲戚，大家也好有个商量。"秋谷听了，摸头不着道："你说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亲戚在上海的多得很，表叔也不止一个。你这样没头没脑的，我知道是说的哪一个呢？"王安阁听了，方才说道："就是那位马山甫先生。你难道不知道他的事情么？"秋谷愕然道："我哪里知道他什么事情？只去年除夕的那一天，他还在陆韵仙那里请我吃酒。我看他精神很好，哪里会病得这般快当？"王安阁听了，叹一口气道："他这个病，就是为着陆韵仙身上气出来的。你还提什么陆韵仙不陆韵仙！"秋谷听了，吃了一惊，连忙

问道："到底怎么的一件事情？你且讲给我听听。"王安阁道："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很，一时也说不清楚。我今天是特地来请你过去，大家好商量个主意。马车现在门外，请你就去一趟，我们在马车里头慢慢的讲何如？"秋谷听了，自然答应，便立时立刻的同着王安阁走出大门，坐上马车。在马车里头，王安阁方才把马山甫和陆韵仙的交涉一一的对章秋谷说了一遍。

看官，你道马山甫究竟为着什么事情要气到这般田地？原来马山甫住在陆韵仙院中，过了除夕，又到新春。正月初一那一天，陆韵仙自然好好的和哄着他，哄得马山甫十分欢喜。马山甫既然住在那里，自然免不得要开个果盘。又有相帮许多娘姨都进来和他拜年，马山甫不知道开销的规矩，只说去年平空花了三百块钱，今年的一切开销都要省俭些儿，要想在陆韵仙身上省出这三百块钱来，便一古脑儿只拿了十块钱出来。陆韵仙大为诧异，无奈是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不好向他争论。过了一天，陆韵仙方才对着马山甫说道："耐昨日仔格十块洋钱，到底还是付格果盘洋钿呢，还是拨俚笃格压岁洋钿？"马山甫听了道："什么压岁钱不压岁钱？我是一古脑儿开销在里头的。"陆韵仙听了，冷笑一声，却也不言语。马山甫糊里糊涂的，哪里看得出来？到了晚间，陆韵仙又来和马山甫说道："有件事体要来搭耐商量，勿知耐阿答应勿答应？"马山甫问什么事情，陆韵仙道："今朝倪房间里向有几个吃酒格客人，房间摆勿落哉。阿好委屈点耐，请耐到后房去坐歇。横竖耐是倪搭格老客人哉，总呒啥勿好商量格。"马山甫听了要他让出房间来给别的客人吃酒，心上自然不愿意。无奈听了陆韵仙两句话儿，说他是老客人，心上又高兴起来，不因不由的点头答应。陆韵仙便同着他到后房坐下，又说了几句"对勿住"，便匆匆的走了出去。

马山甫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后房坐了半天，听着那前房的客人猜拳吃酒，又夹着倌人唱曲的声音，闹作一团。马山甫心上不

由得有些发起酸来，便一个人踱出后房，到外面去打了一个转身，看得清清楚楚。原来陆韵仙本来有四个房间，马山甫占了一间，还有三间。马山甫起先只认着她几个房间里头都有客人吃酒，不料自己出去看了一看，只见那几个房间都静悄悄的，人影儿也不见一个，刚刚只有自己住的一间房间有个客人，在那里摆酒。这原是陆韵仙有心怠慢马山甫，取瑟而歌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马山甫就是个石头做成的人，也不由得大怒起来，想要立刻叫了陆韵仙出来问她，却又没有个人去叫她。好容易等了一回，方才见一个小大姐在房里头跑了出来。马山甫连忙叫住她，叫她去叫陆韵仙出来。那个小大姐听了，也不答应，也不回言，只抬起头来看看马山甫，“嘻”的一笑，便跑了开去。马山甫气得发昏，又停了一会，见陆韵仙的跟局大姐出来，马山甫气冲冲的和她说了，那大姐冷冷的答应一声，回身转进房去。不多时又走了出来，只对着马山甫说道：“先生呒拨工夫。”刚刚说了这一句，便把身体一扭，回身便走。马山甫这一气非同小可，想要闯进房去发作一场，转念一想：“上海地方比不得别处。堂子里头是不能混闯房间的。万一别的客人不答应起来，那时自己的气出不成，倒反受别人一场羞辱。”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法儿。只得忍着一肚子的气，跑到轮船公司来找王安阁。正是：眼前恩爱，都成一霎之花；心上温存，剩有双栖之影。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133回

让房间安心慢客　受讯评当面坍台

且说马山甫忍着满肚子气恼，跑到轮船公司来找王安阁。原来这个轮船公司开设在老闸桥左首，专走苏杭常镇一带的内河小轮。马山甫也是个有股份的东家，王安阁就是轮船公司的经理，也是马山甫荐进去的。马山甫平日之间和王安阁很是要好，两个人无话不谈。这一番马山甫受了陆韵仙的一场怠慢，心上气忿不过，没奈何想要来和王安阁商量。当下见了王安阁的面，马山甫便把这件事情自头至尾和王安阁说了一遍，要请王安阁为他想一个报复的法儿。王安阁想了一想，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主意来，便道："今天时候已经不早，你也不必再去住在她那里，就在这里住了一夜罢。明天我们两个同到她那里去问她，看她怎样的说法。"马山甫听了，只得点头答应。就在公司里头将将就就的住了一夜。

马山甫住在陆韵仙院中是热闹惯的，这一夜鸳鸯瓦冷，翡翠衾寒，凄凉云雨之台，辜负高唐之梦。翻来覆去的睡在床上，对着一盏孤灯，想起千般心事，再也睡不着。一直醒到五更鸡唱，方才略略的睡着了一会。等得醒来，已经十点多钟，王安阁陪着他吃了点心。依着马山甫的意思，这个时候就要同着王安阁到陆韵仙那里去问她。倒是王安阁拦住他道："你也是个老白相了，难道还不知道堂子里头的情形？这个时候，那些倌人正在那里做她的

好梦，哪里就会起来？不如等会儿在这里吃过了饭去罢。何必这般性急？”马山甫听了，觉得不差，只得依着他的话儿，等会儿再去。王安阁见马山甫没精打采的，神气十分索漠，便劝了他一番，马山甫虽然口里头胡乱在那里答应着他，却只是唉声叹气的，没有一些笑容。开上饭来，马山甫也只吃了几口，便不吃了，忙忙的洗过了脸，便催着王安阁一同到清和坊来。

到了陆韵仙院中，走到楼上，还是静悄悄的，陆韵仙还没有起来。马山甫不管三七二十一，同着王安阁就要闯进房去。早有一个娘姨抢步过来，拦住马山甫低低的笑道：“马大少，对勿住。格面房间里坐罢。”马山甫听了，知道那间房里有了客人，心上更加不快。只得回过身来，在对面一间房间坐下。那娘姨也连忙跟了进来，马山甫对着她冷笑道：“你们这里的空房间也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先生定要把住夜客人留在我住的这一个房间里头？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有意要和我过不去呢？还是怎样？”那娘姨听了，呆了一呆，便笑道：“马大少，勿要动气。倪先生一径搭耐蛮要好，洛里会有心搭耐过勿去。昨日仔格个客人吃醉仔酒，坐勒浪格间房间里，一动才勿肯动。倪也只好让俚去歇。”马山甫听了，想了一想，又道：“既然如此，你们先生为什么不叫他到别个房间里去吃酒？一定要占我的房间呢？”那娘姨又分辩道：“勿瞒耐马大少说，格几间房间才是几个客人老早就定好来浪格。”马山甫不等说毕，又道：“就算竟是如此，也要等客人来了再说让的话儿。为什么又要预先叫我让呢？况且后来我要叫你们先生出来问她一句话儿，你们先生又为什么不肯出来呢？”那娘姨一时支吾不过来，只得吞吞吐吐的道：“格号事体，倪也勿晓得。倪先生心浪到底哪哼格道理，晏歇点等先生自家来搭耐说末哉。”马山甫听说，便不开口。王安阁插嘴问道：“你们先生起来没有？”那娘姨道：“起来格哉。勒浪有点事体，对勿住马大少，请坐歇。”王安阁又道：“看这个光景，是昨天晚上有了住夜的客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还陪

着客人没有起来。”那娘姨听了，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

两个人等了一会，听得对面房间里头有男子咳嗽的声音。接着又听得陆韵仙的笑声，支支格格的也不知她和那男子说些什么，却不见她走过来。直气得个马山甫心头出火，鼻孔生烟，恨不得跳过去一把把陆韵仙抓了过来。又等了好一会儿，方才见陆韵仙慢慢的走过来，鬓髻惺松，衣裳不整，红添颊上，春透眉梢，见了马山甫，淡淡的叫了一声，又向王安阁把朱唇微微的动了一动，便一屁股回身坐下，马山甫一腔的怒气问道：“你昨天吃酒客人倒多得很，统通都来了没有？”陆韵仙不慌不忙的答道：“自然来格碗。阿有啥勿来格道理？勿来末也勿要搭耐商量房间哉碗。”马山甫起先的意思，原要陆韵仙自家认个不是，一天的云雾就也都消散了。如今听了陆韵仙的口气，说得甚是轻松，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般，不由得心上又添上了几分烦恼。便冷笑道：“昨天我走的时候，明明看见几个房间里头都是空的，这是个什么原故？”陆韵仙慢慢的说道：“才是客人先付仔洋钿定好来浪格。倪堂子里向规矩，客人吃酒付仔现洋钿末赛过就是，定房间随便啥人，总归要让还俚格。”马山甫道：“这也罢了。为什么吃酒的客人还没有来，就先要占我的房间？难道别个房间不好吃酒的么？”陆韵仙听了，顿了一顿，说不出来。马山甫又道：“这些事情也还罢了，总都不必去管它。但是昨天晚上我要请你出来，和你讲句话，你竟不肯赏我的光，这个道理今天倒要请你讲给我听听！”陆韵仙听了，眉头一皱，口中说道：“喔唷！耐格闲话倒来得稀奇笃碗！阿是耐今朝有心要来扳倪格差头？昨日仔耐叫倪格辰光，倪刚刚来浪应酬客人，呒拨工夫呀！勿是实梗末，阿有啥勿来格？”王安阁在旁听了半日，一言不发。听到这个地方，实在忍不住，插进去说道：“你这个话儿倒也不错，吃了堂子饭，姓张的跑进来也是客人，姓李的跑进来也是客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客人，应酬了这一个，也要应酬那一个。最不好的是应酬一个得罪一个。做了倌人，连个

客人都不会骗，这样的人也就是饭桶了。”陆韵仙听得这几句话儿有些棱角，知道是有心骂她，便回过头来打量了王安阁一眼，对他笑道：“格位大少尊姓？”王安阁道：“我姓王。去年不是马大少常常在你这里请我吃酒的？怎么你认不得我起来？”陆韵仙笑道：“对勿住，王大少勿要动气。倪有啥闲话勿到家格场化，请耐王大少包荒点。勿瞒耐王大少说，倪格碗把势饭，格末叫难吃。王大少耐想哩，客人笃跑到倪堂子里向来，大家才是一门心思。看见倪搭再有第二个客人，心浪总归勿舒徐格。倪应酬格面格客人，归面格客人咦来浪勿高兴；应酬仔归面格客人，格面格客人咦来浪说闲话，叫倪应酬啥人格好呢？王大少耐想想看，耐做仔倪哪哼一格弄法？王大少，耐勿是把势出身，洛里晓得倪堂子里向格苦？”这几句话儿，把王安阁顶得闭口无言，心中暗想：“这个东西真是混帐，平空的取笑起我来。”却又不好和她认真，只得冷笑了一声，一言不发。马山甫见陆韵仙说得十分干净，竟丝毫不肯认错，只得气愤愤的说道：“不用说了，说来说去总是你的理长。总而言之，别人在你这里走动，你就当他是个客人；我姓马的在你这里走动，你就当我不是个客人。我姓马的是不出钱的，白叨你们的光？”马山甫说到这里，正还要说下去，陆韵仙怫然变色，立起身来对着马山甫摇一摇手道：“马大少，耐格号闲话才勿要来搭倪说。客人笃到倪堂子里向来白相末，生来要出铜钿格。耐看见啥人勿出铜钿格呀？寻仔开心，再要勿出铜钿，上海滩浪也吭拨格号规矩哓！倪吃仔格碗把势饭，进来格才是客人。倪阿好赶俚出去？耐马大少肯照应倪，倪也是实梗样式。勿肯照应倪，倪也是实梗样式。独有耐末总归是实梗，枝枝节节，阿是要鸭屎臭？”马山甫平空被她抢白出这样的话来，由不得心中大怒，双眉倒竖，面泛浓霜，一时间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得大声说道：“好得很！好得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算是你的应酬客人。其实你不愿意，只顾爽爽快快的讲就是了，何必做出这个样儿？去年十二月里头和我讲的

话儿，也不知是哪个混帐东西的口中讲出来的！我只算自己糊涂，上了你的当就是了！”陆韵仙的意思，本来原是有心激怒马山甫，好叫他从此不来。如今见了马山甫这般生气，正中下怀，不慌不忙的在那里看着他冷冷的笑。听了马山甫说出这几句说话来，刚刚枭了她的痛疮，不由得面上一红，两朵嗔霞从腮颊旁直泛过来，略略的顿了一顿，也大声说道：“倪吃仔格碗把势饭，来格才是客人。呒拨啥格愿意勿愿意。倪也蛮明白来浪，耐来浪倪搭做做，勿高兴哉。勿知看中仔格啥人，要想跳槽过去，实梗洛碰碰扳倪格差头格末。老实搭耐说仔，上海滩浪像耐实梗格客人蛮多来浪，呒啥稀奇。耐高兴，多照应照应；勿高兴，少照应照应，倪也勿见得来拉牵仔耐。客人有仔铜钿，勿怕做勿着倌人。倌人挂仔牌子，勿怕做勿着客人。耐心浪勿高兴末，随便耐去哪哼末哉。耐说上仔格当，倪倒问声耐，耐到底上仔倪啥格当哉？阿是倪骗仔耐格铜钿呢，还是骗仔耐格人？就算耐真格上仔倪格当末，也是耐自家情愿上当格，勿关得别人啥事！”正是：妙粲连花之舌，气煞瘟生；横遭白眼之讥，伤心冤桶。不知马山甫说些什么，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134回

忍恶气冤桶无颜
遭白眼瘟生致病

且说马山甫一腔盛怒的同着王安阁跑到陆韵仙那里去，只指望大大的数说她一场，出出这一肚子的闷气。不料陆韵仙有意要和他过不去，非但不肯自家认错，而且还连嘲带笑的顶撞了他一番。只把一个马山甫气得无可如何，眼瞪瞪的看着陆韵仙的脸，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得说道："总算我瞎了眼睛，一时晦气，平空的要住在你这里，如今也不必说了。"一面说着，一面喝叫家人收拾行李，立刻搬到轮船公司去。陆韵仙听了，也不留他，只淡淡的说道："倪搭小地方，耐马大少勿中意，勿肯赏光，倪也勿好留耐。倪搭有啥怠慢格地方末，请耐马大少包荒点，勿要动气。"马山甫这个时候已经气到极处，浑身乱颤，面白唇青，只连连在那里催着家人快些收拾，陆韵仙说的话儿一句也没有听见。坐在那里等了一会，等得那家人收拾停当，便同着王安阁立起身来，对着陆韵仙要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勉强冷笑道："今天大年初二，我也不说什么，但愿你以后做的客人，大家都好好的有始有终，不要像我这个样儿。"陆韵仙听了马山甫的这句话儿，不觉良心发现，面上一红，别转头去。

马山甫赌气同着王安阁走出陆韵仙大门，回到轮船公司来。马山甫埋怨王安阁："为什么不帮着我骂她几句？"王安阁摇一摇头

道：“我刚刚开口说了几句，她就夹七夹八的把我取笑了一场。她们吃把势饭的，那张嘴练得就像个纯钢锥子一般，翻来覆去的凭着她怎么说法，你想我们哪里说得过她？”马山甫听了，想了一回道：“照你这样的说起来，白白的受她一场糟蹋，难道就这样的罢了不成？”王安阁道：“你想有什么法儿？就是依着你的话，她也没有什么大不是，不过是有心怠慢客人，情形可恶。倌人们怠慢客人也是上海滩上常有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稀奇。就是她明明白白的自家承认有心怠慢你，你又把她怎么样？还是和她到茶会上去讲理呢，还是为了这般小事和她到新衙门去打官司呢？”马山甫听了，想了一想，觉得王安阁的话也很不错，实在没有什么法儿，便气忿忿的说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约几个朋友去打掉她的房间，你看好不好？”王安阁连忙摇手道：“上海地方比不得内地，万一她们去报了捕房，你又怎样呢？”马山甫道：“就是她报了捕房，我们也不见得吃亏。”王安阁道：“虽然如此，难道我们还为了这件事情和她打官司么？况且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她有心怠慢，是没有凭据的事情。我们打毁她的房间，却是件犯法的举动。万一外国人说我们违背了他的马路章程，一定要公事公办起来，罚几个钱还在其次，我们的面子又放在哪里去呢？你只要前前后后的想上一想，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可以动得来蛮的。”马山甫听了，一言不发，只低着个头坐在那里。王安阁也只得由他。一会儿，到了晚上，连晚饭也不肯吃。王安阁劝了他一回，马山甫只是给他一个不开口。王安阁也只得由他。一会儿，大家睡觉，马山甫衣服也不脱，只和衣躺在床上。王安阁劝他宽了衣服再睡，他也不肯。王安阁只得自去安歇。

到了明早上，王安阁绝早起来，走到马山甫房里来看他，只听得马山甫睡在床上，口中不住的在那里哼哼唧唧的。王安阁连忙揭开帐子看时，只见马山甫一个脸儿都烧得通红，合着两眼睡在那里。

王安阁见了这般形状，心上便吃了一惊，叫了两声，马山甫也不答应，只是昏昏的睡着。原来这位马山甫出身富贵，平日之间，父母溺爱，奴婢承迎，一呼百诺，要一奉十，从来没有受过这般的闷气，如今平空碰了这样一个钉子，自然怒填肺腑，气塞胸膛。更兼以前和陆韵仙彼此要好的时候，深情宛转，恩爱缠绵；海誓山盟，千金一刻；春宵苦短，双飞蛱蝶之图；宝帐四垂，同命鸳鸯之影。未免的朝朝交颈，夜夜成双，欢乐得过度了些，自然就把身体淘得虚弱起来。又受了陆韵仙这般怠慢，把天大的气恼都郁在心里，发作不出，登时就生起病来，满身发热，神志不清，来势十分沉重。

王安阁见他病到这般模样，便不由慌了手脚，连忙请了医生来为他诊脉。这个医生姓庄，外号叫做庄一帖。因为他两耳重听，大家又叫他庄聋膨。当下庄聋膨看了马山甫两手的脉，又看了舌苔，细细的问了病原，只是摇头，口中说道："这个病势来得不轻，你们须要小心些儿。"说着，便提起笔来，忙忙的开了一张方子，递给王安阁道："吃了这帖药，再看情形罢。"一面说着，一面立起身来。王安阁听着他这般口气，心上甚是担惊，便道："请先生细看一看，他这个病究竟能好不能好？"庄聋膨见他罗嗦，心中便有几分不快，冷笑道："我们做医生的，只会给人治病，要保着别人不死，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将来也要死的。难道做了医生就会有什么不死的秘诀不成？"王安阁平空受了他一场抢白，不觉心中不快起来，暗想："怎么这个医生这般无礼？"待要和他争论几句，却转过念头想道："今天是请他来看病的，何必和他斗口？"想到这里，便忍住了不开口。等得庄聋膨走了，连忙叫人去买了药回来，自己看着煎好了，给马山甫吃了下去，却也没有什么动静。

不料过了一天，到了夜半的时候，马山甫忽然沉重起来。口中谵语，身上就如烧得炭火一般，头上却没有一些汗气。昏沉沉

的连人都不认识，时时刻刻的在床上坐起身来，掀开盖的棉被，要走下床去，口中嚷着要到陆韵仙那里去问她为什么这样的没良心。慌得王安阁连忙把他按住了，仍旧捺他睡下。

闹了一夜，王安阁十分着急，恐怕马山甫有些好歹，他一个人担不起这般郑重，便想起章秋谷来。马山甫常常的和他讲起章秋谷的为人，怎样的缓急可恃，怎样的仗义多才。王安阁本来原和秋谷相识，听了马山甫这般说法，觉得心上十分佩服这个人。如今忽然想起他来，便立时立刻的赶到章秋谷公馆里头去，把章秋谷拉了出来。在马车里头，方才把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一一的和章秋谷说了。

秋谷不觉大怒道："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吃把势饭的倌人，竟敢这般放肆！真是没有王法的了。或者这个里头另外还有什么缘故也未可知。"王安阁道："这里头有别的缘故没有，我也弄不清楚。据山甫自己口中讲起来，却没有什么别情在内。"正说着，马车已经到了公司门外。停住车轮，秋谷和安阁都跳下马车，进去见了马山甫。只见他脸上通红，浑身发热，连嘴唇都是紫黑的。见了章秋谷，也不认识，只是忽笑忽哭的，口中混说。秋谷见了这般病势，不由得也是吃惊。便走上去把手向马山甫头额上边一摸，只觉得炙手可烫，烧得甚是厉害。秋谷取过几张药方来看了一看，只见方子上开的药味都是些荆芥、防风、陈皮、甘草一派稀松的药。秋谷看了道："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病势重到这般田地，怎么还吃这些平平常常的药？"说着，便低着头想了一想。王安阁在旁看了，也不知他想的什么，只对着秋谷说道："这件事情真是累赘。偏偏的病在这个地方，万一有些好歹，这个干系放在哪一个身上呢？"

说着，心上二十四分着急，咳声、叹声、顿足、捶胸，只急得在屋子里头走来走去的，四面乱转。秋谷见了，便和他说道："你也不必这般着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意外祸福，哪里预先料

得定？又不是你害他生病的，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倒是他们老太太那边该应打个电报去通知一下，这才是个道理。”正是：三更怪雨，凄凉病榻之禅；一夜西风，憔悴无家之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135回

发电信开函惊老母
抱不平疗病出奇方

且说章秋谷见马山甫病势这般沉重，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妥当，便和王安阁商量，先打了一个电报到常熟去给马山甫的老太太。只说马山甫病危，要请他老太太赶紧到上海来，为他设法疗治；一面又和王安阁说道："据我看起来，我们这位老表叔的病，分明是被陆韵仙气出来的，吃这些草根树皮哪里中用？不如还是把陆韵仙设法叫出来，叫陆韵仙在他面前自家认错，好好安慰他一番。解铃还仗系铃人，或者竟有效验也未可知。"王安阁听了道："你的话虽然有理，无奈陆韵仙这个烂污货十分可恶。她不肯自家认错，我们有什么法儿呢？"秋谷笑道："这个不难，待我去和她讲就是了。老实说，也不怕她不肯。"王安阁口中虽然在那里答应，心上却很有些不相信的意思，面子上却不好说出来。章秋谷见了王安阁这般模样，心上早已明白。便对王安阁说道："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二点钟，我就到清和坊去把陆韵仙立刻叫来。"说着，便匆匆的跳上马车，一口气赶到陆韵仙院中。

陆韵仙刚才起来，正在那里梳洗。见章秋谷走了进来，心上虽然有些诧异，却只说他是来找马山甫的，笑眯眯的起身让座，口中说道："章大少阿是来寻马大少格？马大少不知为仔啥格事体，前日仔搭倪反仔一泡，搬仔物事去，倒说就此勿来哉呀！"秋谷不

等她说下去，便截住她的话头道："如今闲话少说。你们那位马大少为了你的事情，在那里生病，病得九死一生。你们总算是老相好，难道不去看看他么?"陆韵仙听了，呆了一呆道："耐格闲话说得勿明勿白。啥格马大少为仔倪格事体勒浪生病?阿是真格呀?"秋谷微微一笑道："我们客客气气的，难道我在你面上会讲假话不成?"陆韵仙听了，心上觉得甚是诧异，口中说道："马大少生病末，勿关得倪啥事畹，为仔倪啥格事体呀?"秋谷道："据他自己讲，是给你气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怎么的一件事情。"陆韵仙听了，顿了一顿，还没有开口，那站在她后面和她梳头的娘姨便插口说道："阿末真正阿弥陀佛，天理良心。马大少来浪倪搭，倪先生一径搭俚蛮要好。啥格俚自家生病，倒说是拨倪先生气出来格呀?"秋谷道："如今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闲话，只要请你梳好了头，立刻到轮船公司去看他一趟，好好的安慰他一番，或者他这个病竟会好起来也是论不定的。"陆韵仙听了，正在那里沉吟不决，那娘姨又连忙说道："马大少生病末，豪燥请郎中先生看哩，倪先生咦勿是郎中先生，去做啥格事体呀?"秋谷听了，正色向陆韵仙说道："据我看来，今天是一定要请你去一趟的。马车现在门外，你梳洗好了，我们一同去罢。"陆韵仙低头不语。那娘姨又向陆韵仙使一个眼色道："昨日仔王大人说要搭耐坐马车呀。到仔马大少格搭转来，再坐马车阿来得及呀?"秋谷听了那娘姨的话儿，心上觉得很有些儿不高兴，又见陆韵仙低着个头在那里踌躇不决，暗想："我好意留还她们的面子，好好的和她们讲，她们倒这样不识好歹的起来。既然如此，我也乐得教训她们一顿，借此好燥燥她们的脾。"想罢，便忽然变转脸皮，对着陆韵仙冷笑道："你不用在那里踌躇不决。老实和你说，吃了把势饭的人，身体就不是自己的。今天你愿意去也要你去上一趟；你就是不愿意去，也要你委屈一下去上一趟，我劝你还是爽爽快快同着我快些去罢。"陆韵仙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说马山甫的病势十分沉重，心

上本来有些害怕。如今又听得秋谷这般说法，未免心上也就有些不快活起来。便也冷冷的笑道："依仔耐章大少实梗说起来，是倪一定要去格哉？不过倪今朝轧实有点事体，呒拨工夫，阿好明朝去仔罢？"秋谷慢慢的道："不管你有工夫没工夫，一定要请你今天去一趟。"陆韵仙听了，心上更加不快，便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道："既然章大少实梗说法，倪倒说句笑话：比方倪定规勿去末，耐章大少哪哼弄法？"娘姨听着章秋谷的话儿这般强硬，心上很不愿意，也在旁边笑道："真格比方倪先生勿肯去末，耐章大少阿有啥格法子？"秋谷听了，不慌不忙的道："天下的事情，总无非是讲个情理。况且你们把势里头的人，虽然是末等的生涯，却是头等的规矩。好好的客人，既没有欠你们的钱，又没有漂你们的帐，平空的把他怠慢，这是哪里来的规矩？你们倒讲给我听听，也好叫我见识见识。"陆韵仙和那娘姨起先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还只道他是随口讲的玩话。如今见秋谷正颜厉色，讲出这几句话来，字字当行，言言有理，方才吃了一惊，知道章秋谷不是个好缠的人物。陆韵仙想了一想，方才开口说道："章大少，耐勿要去相信马大少格闲话。俚耐一塌刮仔才是瞎说。倪搭待俚一径才是客客气气，啥格怠慢勿怠慢呀？"秋谷听了，哈哈笑道："明人面前不讲暗话。我章秋谷既不是那种没用的瘟生，又不是那般颟顸的饭桶。你们在我面前也不必讲这样敷衍的话儿，只老老实实的给我讲了真话就是了。"陆韵仙听了，口中还想支吾。秋谷接着说道："如若你们一定不肯讲出来，我也不能勉强，只怕你们今天在我面前敷衍得过去，回来到了茶会上的时候，就敷衍不过去了。"陆韵仙听得秋谷话风厉害，便又吃一惊，连忙转口笑道："倪也不过说说罢哉。耐章大少面浪阿有啥勿去格道理？"秋谷微微一笑，也不开口，看着陆韵仙梳好了头，立起身来换了一件衣服。秋谷又对她说道："你和马大少大家好好的，怎么平空闹出这般的岔儿来？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道理？其实去年我在这里吃酒的那一天，看

着你那模样，就知道有些不妥。马大少糊里糊涂的看不出来。究竟你为了什么原由，要和他这样的过不去呢？”陆韵仙听了，便袅袅婷婷的走过来，拉着秋谷的手，到榻上并肩坐下，细细的把马山甫如何不肯借钱，本家和房间里娘姨如何的背地里埋怨她，前前后后的许多情节，一一和秋谷说了。秋谷方才明白，笑道：“我本来原在这里诧异，你们两个人以前既是这般要好，为什么忽然这般大决裂起来。但是这件事情，马大少虽然自家不好，你们却也过份了些。吃了堂子饭，就有堂子里头的规矩。怎么把房间里头的客人赶了出来，让别人在房间里摆酒？这又是哪里来的规矩？”那娘姨听了，还想遮盖，便又插口道：“勿瞒章大少说，格日仔倪间搭房间轧实勿空，才是客人笃定好来浪格。”秋谷听了，瞪了那娘姨一个白眼道：“你这样的话儿，只好对着姓马的讲，怎么对着我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算依着你的话儿，那一天的房间都是客人预定，马大少是住在你们这里过年的长客人，难道不是预定的么？难道别人可以定你们的房间，姓马的就定不得的么？老实和你们讲罢，你不用在我面前讲这般大话。就是林黛玉、金小宝这样的红倌人，在正月十五以前也没有多少吃酒的客人，不要说你们先生算不得什么有名的红倌人，哪里有这般的生意？你难道把我也当作马大少么？”一席话说得那娘姨闭口无言。陆韵仙脸上添了一层红晕，瞟了那娘姨一眼道：“耐阿好少说两声？嘆嘆喤喤，勿知算啥格样式？”说得那娘姨撅着个嘴跑了开去。陆韵仙方才拉着章秋谷笑道：“一塌刮仔才是倪格勿好，耐章大少勿要动气。故歇随便耐要哪哼，倪总吭啥勿肯。”说着，不觉脸上又是一红。秋谷不觉一笑道：“这件事情本来不干我事，我不过出来抱个不平罢了。我也没有什么生气，我也不要什么；我就要什么，也没有这般福份。”陆韵仙见秋谷的话儿说得针锋相对，瞅了秋谷一眼，低下头去。秋谷道：“你们那位马大少病重得很，如今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同去看他一看。”陆韵仙听了，便懒懒的立起身来，也不带

娘姨，同着秋谷上了马车。

秋谷在马车里头又教了她几句说话，接着又对她说道："你只要把初次哄骗马大少的那些钩心摄魂的话儿翻过来和他再讲一遍，管保他的病就会立时立刻的好起来。"陆韵仙听了，红着脸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倪骗马大少啥格闲话介？阿是耐听见格？"秋谷笑道："你也不必瞒我，倌人们和客人们相好，总有几句山盟海誓的话儿，方才拉得住客人们的心。这是你们做生意不得不如此，有什么不好意思？"陆韵仙被秋谷顶住了，没有话说，只得笑道："听耐实梗说起来，比仔倪做倌人格还要熟点，像煞耐倒是个倌人出身。"秋谷听了，也笑道："我好意教你，你倒反把我取笑起来。如今世上的人真是没有良心。"

秋谷和陆韵仙一面说着话儿，那马车走得飞快，不一刻早已到了轮船公司门外。秋谷同着陆韵仙急急的走到里面。马山甫一个人睡在那里，口中还在那里喃喃的说着谵语道："你们同我到清和坊，我要问她为什么这样的和我过不去？"秋谷听了，也觉心酸，便指挥陆韵仙，叫她走上前去。陆韵仙见马山甫病到这般模样，心上也觉得有些害怕起来。正是：爱河滚滚，难浮灵府之槎；情海茫茫，不见回头之岸。不知马山甫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36回

抱沉疴三宵占勿药
起乡心千里整归装

却说章秋谷同着陆韵仙来看马山甫的病。陆韵仙走上一步，看着马山甫病到这般模样，昏沉不醒，遍体发烧，心上不觉有些害怕，趑趄着脚儿，不敢走近身去。章秋谷见了，便和她说道："你不用害怕，且走过去叫他一声，看他知道不知道。"陆韵仙听了，没奈何，只得走近床前，低低的叫了一声"马大少"。马山甫仍是不应，只合着眼睛，吁吁的喘气。陆韵仙又叫一声，马山甫又不答应。陆韵仙到了这个时候，由不得天良发现，想着那往日的缠绵，看着他这般委顿，心上一酸，两行珠泪直挂下来。不由得轻移莲步，走到马山甫身旁，就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一手拉着马山甫的手，低下头去，在马山甫耳边叫了一声。说也奇怪，马山甫病了几天，热得昏昏沉沉的，连人都不认得；吃下药去也如石投水，不见一些儿效验；如今听了陆韵仙叫他一声，好似触着了电气一般，登时浑身一震，睁开双眼，把陆韵仙看了一看。忽然说出话来道："我病了几天，你也不来看我一看。"陆韵仙见马山甫忽然和她说起话来，竟是清清楚楚，不像个病重样儿，心上也不由得暗暗称奇。王安阁立在门外看了，也觉得甚是诧异。章秋谷更是眉飞色舞的，看着王安阁道："何如?"王安阁只点一点头，微微含笑。陆韵仙又对马山甫低低说道："马大少，耐啥洛好好里生

起病来哉呀？耐自家保重点哩！”原来马山甫病了几天，心上糊里糊涂的，把陆韵仙和他过不去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如今听得陆韵仙问他为什么生病，猛然把这件事情记了起来，呆呆的看着陆韵仙。看了一回，却说不出什么来，只对着陆韵仙长叹一声，流下两点眼泪。陆韵仙见了，心上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连忙取出一方丝巾为他拭泪，在他耳边轻轻的说道：“耐勿要实梗动气，一塌刮仔格事体才是倪勿好。耐自家身体要紧，豪燥点好好里养病，勿要去心浪瞎转啥念头，阿晓得耐来浪倪搭也总算老客人哉，倪有啥得罪耐格场化末，耐包荒点，勿要捉倪格过意。耐有啥闲话，只管搭倪说末哉，就是耐心浪向勿舒齐，骂倪一场，打倪一顿，倪也呒啥希奇。像实梗气坏仔耐自家格身体，啥犯着呀？”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几句话儿，一霎时好像那甘露沁心，醍醐灌顶，登时精神就爽快了许多。觉得这几句温柔宛转的话儿甜蜜蜜的，钻进耳朵软融融的，直走心脾，五脏六腑没有一处不走到，浑身骨节没有一根不松爽，直比那华陀、扁鹊的神方，起死回生的妙药还要效验些儿。停了一停，马山甫心上还有些糊里糊涂的不得明白，便问陆韵仙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哪一个叫你来的？”陆韵仙听了，回过头来看了秋谷一眼。秋谷远远的对她做一个手势，陆韵仙会意，便道：“倪听见耐来浪生病，心浪搭耐发急，实梗洛跑得来看看耐格呀。呒拨啥人叫倪来碗。”马山甫听了，心上更是欢喜，便大声说道：“你这话儿是真的么？”陆韵仙道：“自然真格碗。阿有啥假格呀？”马山甫听了更喜，便拉着陆韵仙的手，想要坐起身来。不想病了几天，饮食不进，哪里坐得起？只觉得眼迸金花，耳鸣石磬，早挣出一头冷汗来。马山甫不由“阿呀”一声道：“怎么我病了几天，就会病到这般田地？”陆韵仙连忙说道：“耐自家勿晓得，耐生仔病，别人家替耐急煞快。豪燥点，勿要实梗。”说着，不觉面上一红，回转头来瞟了秋谷一眼。秋谷知道她有些话儿不好在众人面前讲出来，便拉着王安阁走到外面，凭着

陆韵仙和马山甫两个人在房间。陆韵仙趁着这个当儿，着实的安慰了马山甫一番。至于她那安慰的话儿究竟如何说法，在下做书的当时没有听见，不便捏造一番说话出来，只好请诸位看官自家去揣摩想象的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和王安阁在外面坐了一会，听见马山甫嚷着要吃粥。秋谷大喜，便叫王安阁赶紧送进去。马山甫吃了一碗，又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秋谷方才走进房去和他相见，却绝不提起去叫陆韵仙的事情。马山甫见了秋谷，也略略的应酬几句。秋谷也随便讲了几句套话，便走了出来。陆韵仙也走到外面，秋谷见了陆韵仙，便对她笑道："何如？我的主意怎么样？"陆韵仙笑道："格末真真诧异！倪自家也勿懂啥格道理。"说着，便又向秋谷说道："故歇马大少好仔点哉，倪转去仔，明朝再来阿好？"秋谷听了，摇一摇头道："这个不能。你看他现在虽然好些，却是靠不住的。只好委屈你在这里住上几天，等马大少病好了回去。"陆韵仙听了，呆了半晌，方才说道："格是勿局格哩。"秋谷道："有什么不行？马大少的病是为你身上起的，论起理来，你也该应在这里陪他几天。"陆韵仙道："来浪间搭住几日天倒呒啥希奇，不过倪搭有几几化化事体……"陆韵仙说到这里，秋谷截住她的话道："我知道你的事情无非是要应酬客人，不能分身。只要和本家说明，有什么客人来，只说你有事情到苏州去了，四五天就回来的。客人叫局也好托别的倌人代应，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陆韵仙听了，推托不得，呆了一回，只得又道："倪是倒呒啥，就怕倪搭格断命本家勿肯。"秋谷哈哈笑道："这个事情交给我就是了。本家不肯放你住在这里，无非怕少了生意。我立刻同着你同到清和坊去，当面和她讲，每天包你二十个局就是了。你们挂着牌子做生意也无非为的是钱，难道有了钱还办不到么？"陆韵仙见秋谷许她二十个局一天，心上虽然还有些不满意，口中却说不出来。更兼方才已经领过这位章秋谷先生大教，知道是个平康巷里的惯家，

烟花队中的侠客，想着就是不答应也不中用，只得点一点头道："只要本家呒啥闲话说，倪是总归肯格。"说着，又把秋谷的衣服拉了一下，洋洋的笑道："耐章大少面浪哩。换仔别人来是，倪就老实勿客气哉。"秋谷笑道："承情得很，承情得很。如今闲话少说，我们就同去罢。"陆韵仙听了，点头微笑，便同着秋谷，坐上马车，跑回清和坊一弄。

秋谷到得院中，立刻把女本家叫了上来，和她说了情由，问她心上怎么样，是肯与不肯？那女本家见了章秋谷丰采凛凛，相貌堂堂，言语惊人，目光如电，先就觉得有几分怕他；又听得讲着马山甫的事情，口口声声只说"你们吃把势饭的人不该这般模样"，把那女本家说得哑口无言。起先听得章秋谷的话儿，要把陆韵仙留在那里侍应病人，心上大大的不愿意；直至秋谷说到每天包她二十个局，有一天算一天，方才心中欢喜，满口应承。却又对着秋谷说道："倪有一句闲话，要搭章大少商量。故歇刚刚开果盘格辰光，请章大少照应点倪。"秋谷笑道："既然如此，就每天包你三十个局何如？天下的事情，只怕你不要钱，没有法子；只要你肯要钱，事情就容易办了。"说着，便叫陆韵仙收拾些随身衣服和梳洗的器具，带一个娘姨同去，也好遇事招呼。陆韵仙到了这个时候，知道不能不去，只得草草的收拾起一个衣包，同着一位娘姨同去。

果然马山甫自此以后，耳朵里头听着陆韵仙的娇音嘹呖，眼睛里头看着陆韵仙的倩影娉婷；一时展动，便来纤手扶持；说句话儿，又是芳心熨贴；药炉茗碗，搀和着粉气脂香；春恨秋悲，都化作欢苗爱叶。这几天之内，马山甫倒着实享些艳福，那病便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不到一礼拜，马山甫已经痊愈。

马山甫的那位老太太和他夫人接了电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星夜赶来。章秋谷见了马老太太，便把马山甫起病的情由和自己的打算，细细的说了一遍。马老太太千恩万谢，感激非常。陆

韵仙见马老太太同着少太太一同来了，自己心上不安，便告辞要走。秋谷也不拦她，叫王安阁给她二百块钱，别外付二十块钱给那娘姨。陆韵仙便同着娘姨告辞走了。马老太太和马少太太见了陆韵仙妖妖娆娆的样儿，又知道马山甫的病是给她气出来的，不觉心上十分恨她。马少太太更是眼中出火，恨不得揪她过来，打她一顿。幸而秋谷预先和马老太太说过不要难为她，不好将她怎样，只直着眼睛一直瞪着陆韵仙出去。章秋谷倒为着这件事情忙了好几天。

光阴迅速，不觉又是一月有余。这一天，秋谷在书局里头完了公事，没有什么事情，便同着辛修甫走到龙蟾珠那里去打茶围。坐了一回，龙蟾珠要留他们吃饭。辛修甫忽然想起，对秋谷道："葛怀民昨日在湖北回来，你可知道么？"秋谷摇一摇头道："不知道。他没有到我那里去。"修甫道："我也是小屏和我说的。不如今天为他接个风，就在这里吃一台酒何如？"秋谷听了，点头道好。辛修甫写了几张请客票，叫相帮分头送去。一会儿，葛怀民第一个先到。三人相见，叙了些多时阔别的朋情，又谈了些湖北地方的风景。早见王小屏、刘仰正、陈海秋等都陆续到来。辛修甫叫摆台面。大家入席，一边吃酒，一面高谈阔论起来。秋谷和他们议论了半天，不知不觉的又讲起嫖经来。秋谷对他们说道："嫖的一个字儿，全在要讲资格。就同如今官场里头的吏部截取资俸，挨次轮选，外官记算劳绩，委署差缺的一般。有了资格的，到处不致吃亏；没有资格的，就是有了钱也不中用。"正是：星桥横过，苍茫银汉之波；鹊驾飞回，惆怅黄姑之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 137 回

讲嫖经名士高谈
打茶围瘟生吃醋

且说章秋谷正讲得高兴，刘仰正便对他说道："你这个话儿，我不敢附和。据你讲，做嫖客全要资格，就是有钱也不中用。难道有了资格的嫖客就可以白嫖，不用出钱的么？"秋谷笑道："你这个话儿又不是这般说法。你只要听我细细的讲，你就明白了。如今那些堂子里头的倌人，一个个都是精灵古怪的，哪里还比得从前？差不多些的客人，跑到堂子里头去，要是个漂亮的还好；只要略略的有些土气，或有些不合款式的地方，倌人看了心上就不高兴起来。不但是暗中奚落，甚而至于还要当面欺凌。更兼如今堂子里头的另有一般习气。以前的倌人，挂着牌子做生意，只要是个肯花钱的客人就是了，哪里去管他什么瘟生不瘟生？曲辫子不曲辫子？就是做着了天字第一号的曲辫子客人，也没有什么人去笑他。现在的那班倌人，只要做着了一个土头土脑的客人，大家便要指指点点的笑他，只说他做着了土地码子。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过背地里灌几句米汤，骗他几个钱，面子上哪里肯好好的待他？至于那班有资格的嫖客，比起那些曲辫子的客人来，却是大不相同。本来是嫖界的惯家，花丛的老手，堂子里头的那些规矩件件皆知，倌人们的喜怒性情般般都晓。既没有一句惹厌的话儿，又没有一些瘟生的举动，倌人们见了这样客人，非但不敢得罪，而

且还要好好的巴结着他。所以如今的嫖客，有了钱，又有资格的，自然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客人。就是有资格没有钱的客人，堂子里头也不敢怎生的怠慢。独独的碰着了那班只有银钱，没有资格的客人，骗了他无数的银钱，还不说他一句好话。这些情形是我近年以来在堂子里头细细的考察出来的。你若不信，只要你自家慢慢的细心查察，就知道我的说话不是欺人之谈了。"

秋谷说罢，席上的人大家都点头道是，只有刘仰正听着还觉得有些不信。又对着秋谷道："你虽然说得甚是有理，我的心上却始终觉得有些疑惑。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专要喜欢那有资格的嫖客，有什么好处呢？嫖客的有资格没有资格，是惯家不是惯家，又与倌人什么相干？照这样说起来，那班倌人挂了牌子做生意不是做的钱，难道是做的资格不成？"秋谷笑道："这个话儿，你又说得太过了些。我方才说的没有钱，不是说有了资格的客人就可以一毛不拔，不过用起钱来有些斟酌，不是那般一曲千金、一笑万金的用法。难道她们做倌人的不要客人的钱、拿着钱出来倒贴不成？"刘仰正听了，方才点头一笑道："这还罢了。方才你的话儿说得含含糊糊的不很明白，所以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但是这个里头事情，我究竟还有些索解不得。那些有了钱没有资格的嫖客为什么倒要吃亏呢？"秋谷道："那些嫖客虽然有几个钱，堂子里头的规矩却一毫不懂，该应用钱的地方他不肯用，不该用钱的时候他又偏要乱用。用了无数的钱，倌人身上却没有一些儿好处。比不得那些嫖客的老手，用的钱一个一个都是用在面子上的，既闹了自己的声名，倌人又受了他的实惠。明明的只用了一千块钱给别人看了，却好像用了三千五千的一般。要是你做了倌人，碰着了这样两个嫖客，两下比较起来，究竟你还是巴结哪一个呢？"刘仰正听了这一大篇议论，方才顿口无言，心上十分佩服，暗想："秋谷这个人真是精明，会把堂子里头的情形看得这般透澈。"想着，口中说道："我们好好的讲话，你无缘无故的又要和我取笑，

该应罚你一杯！”便取过酒壶来，斟了满满的一大杯，递给秋谷。秋谷也不推辞，哈哈一笑，接过来一饮而尽。又道：“虽然如此，究竟这个嫖字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即如我们同乡有个姓马的，叫做马山甫，好好的到上海来结算帐目，忽然高兴起来，做了个清和坊一弄的陆韵仙。两个人恩爱非常，恨不得化做一团，合成一块。不知怎样的平空为了几百块钱的事情，两个人争论起来，闹了一回，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病得个九死一生。若不是我章秋谷出来为他帮个忙儿，只怕一条性命就保不住了。为了一个倌人，几乎白白的送掉了自家的性命。你想这个嫖有什么好处？”

原来马山甫事情只有辛修甫一个人知道，别人都不晓得这件事儿。如今听了他这般说法，便大家七舌八嘴的问他。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马山甫和陆韵仙的事情细细的和众人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嗟叹不已。只有王小屏一个人坐在那里，低着头，默然不语，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秋谷留心看着，觉得诧异，便问道：“小屏兄，你为什么这般模样？你心上有什么委决不下的事情，何妨讲出来给大家听听，或者我章秋谷有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做个现在的古押衙，再世的黄衫客，也未可知？”王小屏听了，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叹了一口气，口中说道：“我没有什么事情。”章秋谷看着他那般模样，双眉紧皱，神采黯然，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便又道：“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都是金石同心、芝兰结契的朋友。朋友身上的事情就是自己身上的事情。你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肯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难道我们这班人够不上你的交情？算不得你的朋友么？”几句话儿把王小屏说得发起急来，只得说道：“你既是这般说法，我不得不和你们讲个明白。但是这件事情是无从措手的，我就和你们讲了，你们也不能帮我的忙。”秋谷道：“不用管它能帮忙不能帮忙，你先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听。”王小屏方才说道：“我以前做的倌人，是公阳里郑菊香，你们都知道的。今年我又做了个东荟芳的洪素卿。方

才叫来的就是她。”说到这里，陈海秋大笑道：“我知道你的事情，一定是害了单相思病。这样的事儿也值得放在心上？只要我秋谷兄出个主意就是了。包管一霎时握雨携云，颠鸾倒凤。”王小屏皱皱眉头，连连的摇手道：“你不要混说，我哪里害什么单相思病！你们只慢慢的听就是了。我自从做了这个洪素卿以后，不上一礼拜，就落了相好。”陈海秋又插嘴道：“如此说来，一定是你要娶她回去，请我们为你做个媒人，可是不是？”王小屏摇一摇头道：“不是，不是。”秋谷对陈海秋道：“你不要和他打岔，我们听他讲下去。”说罢，大家便不开口。王小屏又道：“这个洪素卿待我甚是殷勤，应酬也十分周到。不想一礼拜之前，素卿那里来了个姓焦的客人，听说是什么洋行里头的小老板。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虽然和他并不相识，他却专门的和我作对。每逢我到素卿那里去的时候，他一定占住了房间，死不肯让。素卿也无可如何。一连这样的两天，我被他怄得气不过，就和素卿说了，叫她叫个双台，立刻就摆。我的意思，原想要赶掉这个混帐东西，不想他听得我叫双台，他就叫个双双台。大家拼来拼去，我吃一个四双双台了，他也吃了一个四双双台。赖在那间房内，死也不肯出去。就是这样的一连闹了两天，花了三百多块钱，始终还是拼他不过。方才素卿悄悄的问我，为什么伏伏贴贴的情愿让他？你们为我想想，叫我怎样的回答她呢？”

秋谷听了，哑然笑道：“你这个人也太认真了。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希奇？要是将就些儿，不用顶真，就让了他，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何必把这般小事放在心上？”王小屏道：“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你没有身临其境，自然是冰凉雪冷，平淡稀松，说起来不值一笑。要是你做了我，设身处地的自己当着这般的境界，就知道我的话儿是不错的了。”秋谷听了，想了一想这几句话儿，却也不差。便道：“据我看来，你们两个争论的都是些无谓的闲气。何必这样顶真，要是倌人和你是要好的也还罢了，万一倌人对着你是

一团假意，向着别人倒是一片真心，你还要不顾死活的去吃这般冷醋，那就可以不必了。”

秋谷说着，辛修甫和刘仰正、葛怀民等也大家道是，都劝王小屏不要再去发痴。王小屏哪里肯听，只对着他们说道："方才我已经和你们说过，洪素卿待我委实是十分要好。不过这件事情，素卿也叫作无可如何。挂了牌子做生意，走进来的都要应酬，不能赶他出去。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个驱逐他的法儿。请你们几位为我想想，有什么法儿没有？”

辛修甫听了道："这个法儿倒很不容易。你想，大家都是一样的客人，更兼他有的是钱，堂子里头，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去。有什么法儿禁止他？”秋谷低着头想了一想，忽然心中触动了一个念头，便向王小屏说道："有是有一个法儿在这里，这个时候却不便说出来。我们同到洪素卿那边去，待我细细的下一番研究的工夫，或者竟有个禁止他的法儿也是论不定的。”王小屏听了，问他是什么法儿。秋谷哪里肯说，只说："这个时候不能和你说，和你说了，你要泄漏出来的。”王小屏听了，只得由他。辛修甫和陈海秋等一班人也问他究竟想的什么法儿。秋谷只微微一笑，一言不发。王小屏便道："既然你一定不肯说明，我们也勉强不来。如今我就请你们翻台过去，到洪素卿那边去吃酒何如？”大家点一点头，胡乱叫了干稀饭菜来，随便吃了些。主客一齐起身，径到东荟芳来。

到了洪素卿院中，果然那姓焦的早在那里占住了素卿的正房。王小屏只得同着众人到对面房间坐下。正是：青楼薄幸，荒唐得宝之歌；云雨迢遥，懊恼迷香之洞。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138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计
章秋谷谈笑破奸谋

且说王小屏同着众人在对面房间坐下。洪素卿满面添花的走出来，叫了一声“王大少”，又一一问了众人的名姓，应酬得甚是周到。应酬了一会，便拉着王小屏的手到榻上坐下，把眉头一皱，低低的向王小屏说道：“耐啥陆勿早点来呀？刚刚格个断命客人跑得来勿多歇，赶咦赶俚勿脱，真正拿俚无哪哼。格末叫讨气得来。”王小屏听了，心上自是不快，便道：“我今天一定要在你正房间里头请客，你去和他讲一声儿，他要是个知事的，赶紧给我滚出去。”洪素卿听了，点头答应。秋谷便问道：“这个姓焦的究竟是做什么事情的？他和你讲过没有？”洪素卿道：“俚自家说起来，是海外得来。啥格荣德洋行协顺祥银号宝昌钱庄，才里俚笃一干仔开格。”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开口。

只见洪素卿立起身来，对着王小屏说道：“倪过去搭俚说一声。”说着，便慢慢的走过去。秋谷见素卿过去，便留神细听。要听那姓焦的怎样的一个说法。只听得素卿走过去，竟朗朗的高声说道：“焦大少，对勿住，格间房间有客人来请客。谢谢耐，阿好请耐到亭子间里向去坐歇？”秋谷听了，心上猛然一动，连忙提着耳朵再听下去。早听得那姓焦的大声说道：“你倒说得好轻松的话儿。别人要请客，难道我不要请客么？老实说，这个房间姓焦的

占定了。别人在你这里吃酒，哪怕他吃一百台五十台，我姓焦的一定奉陪。只要他占得住这个房间，就算他是好的。”王小屏在对面房间里头听了，心上十分生气，却又发作不出来。只对着秋谷说道：“你们听听，可有什么法儿？”辛修甫和陈海秋等听了那姓焦的说话这般放肆，大家也觉得有些愤愤不平。只有章秋谷对着他们摇手，叫他们大家不要开口。看一看房间里头只有一个大姐坐在那里，秋谷“霍”的立起身来，向着床后便走。大家看了，只说他要小便，到床后去找便壶，便也不去管他。哪里知道秋谷从房后的小门里面一溜烟出来，转到前面，一直走到正房门外。放轻了脚步，悄悄的在门帘缝里偷窥。只见一个油头滑脑的少年，正把洪素卿拥在身上，两个人密密切切的，在那里贴着耳朵讲话，咕咕唧唧的一个字都听不出来。只见洪素卿点一点头，满面笑容的，对着对面房间把手做一个手势，那少年也点一点头。洪素卿便立起身来，秋谷连忙轻轻的蹑步回去，故意到大床后面去转了一转，方才走出来。

辛修甫问道：“怎么你一个小便去了这许多时候？”秋谷不语，只对他摇头。辛修甫不知道什么意思，正要问时，早听见弓鞋声响，洪素卿缓步进来，对着王小屏摇一摇头道：“格个断命客人，格末叫讨气。叫倪哪哼弄法？”王小屏听了，怒气填胸，一时却也说不出什么来。正在这个当儿，忽然章秋谷立起身来，对王小屏道：“你们请在这里略坐一会，我有些小事，去去就来。”说着，便急急的走。辛修甫看了这般光景，料想今天房间是占不成的了，便向众人使一个眼色，大家立起身来。辛修甫对王小屏说道：“堂子里头本来是逢场作戏的地方，今天没有房间，还有明天；明天没有房间，还有后天。何必这样认真，平空的和人斗气？据我看起来，不如暂时去了，明天再来何如？”辛修甫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小屏跳起身来拦住众人，口中说道：“房间不房间不用管它。难道别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请客，我就不好在这个地方请客的么？你们

诸位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既然来了，何必这般匆促?”众人听了，大家都只得重复坐下。

王小屏一面叫洪素卿招呼摆台面，一面和众人代写局票。辛修甫道：“秋谷还没有来，你们可要等他一等。”正说着，只听得对面房间里头的客人高声大叫起来，拍着桌子道：“你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我一个人坐了半天，连人影儿也不见一个?”洪素卿听了，皱着眉头，连忙移步进去，对他嗔道：“啥格哄哄喤喤吵得来？拨别人家听见仔阿要好听?”那姓焦的大声说道：“我叫你过来，没有别的事情，赶快为我照式照样的叫一个双台下去，立时立刻给我摆上来。”王小屏和辛修甫等听了，大家都是面面相觑，想不出一个主意。

停了一会，猛然听得楼下相帮一声高叫，客人上来。就这一声里，早听得脚步声响，章秋谷满面笑容飞奔上来。辛修甫问道：“你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秋谷只笑，也不开口。走进房来，就对着众人摇手，叫不要混闹。众人不知道什么道理，便大家都不开口，眼睁睁的十余只眼睛都看着章秋谷，要看他做些什么。只见他不慌不忙，慢慢的走到王小屏身旁，低低的问道：“你身上带钱没有?”王小屏听了，甚是诧异，便对他说道：“今天我身上有些钞票，却也不多，只有一百多块钱。你平空问它做什么?”秋谷低低的说道：“你不要多讲，你们大家不要开口，只听我的调度。我要怎么样，你们就依着我怎么样。等会儿包你有个法儿把那个混帐东西赶出去。”王小屏听了，半疑半信的，心上很有些儿疑惑。秋谷又走过去，问辛修甫和陈海秋、刘仰正、葛怀民等，问他们有钱没有。也有带着钱的，也有不带的，几个人合起来，也有二百多块钱。秋谷又叫他们把带的钱一古脑儿都拿出来，说：“等会儿再还你们。”众人听了，心上都诧异起来。辛修甫先问道：“究竟你为着什么事情？何妨说给我们听听。”章秋谷道：“你们不要慌，等一会儿自然明白。”辛修甫道：“怎么这样糊里糊涂的?”秋

谷不等他说下去，连忙摇手道："你们不要开口，我得了一个极好的主意，要替小屏出出气儿。你们等会儿看就是了。大家不用开口，看我一个人发挥。如今你们把钱赶紧拿出来交给我，赶着这个当儿，不要给素卿瞧见。"众人听了，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只得大家把带的几张钞票都拿出来交给秋谷。秋谷接在手里，又在自己身上掏出几张钞票并在一起，一起交给王小屏。口中说道："你好好的收起来，等会儿自有用处。"王小屏摸头不着，连忙问道："我又没有问你借钱，交给我做什么？"秋谷皱着眉头道："你不用多说，只依着我的调度，少停一刻，包管为你把姓焦的驱逐出去，叫你大大的出口气儿。"王小屏听了，疑疑惑惑的，也不知章秋谷是什么意思。辛修甫道："秋谷的为人，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件性情不好，专喜欢叫人打他的闷葫芦。"一言未毕，只见洪素卿姗姗而来。走进房门，对着王小屏把金莲在地上一顿，咬着牙齿，把手指着对面，低低的骂道："格个杀千刀末，直头是格强盗坯！定规呒拨好死法格。"王小屏听了洪素卿骂那姓焦的，心上自然高兴。却为着拼房间拼不过他，究竟心中不乐。还没有开口，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难道我们吃酒就在这个地方么？"洪素卿听了，连忙抢步过去，对着秋谷道："章大少勿要动气。格个断命客人煞死格坐来浪仔，勿肯走。王大少吃双台，真正叫拿俚呒哪哼。"秋谷不等说完，朗然说道："我今天倒要学着他们那班曲辫子发一个痴，一定要赏鉴赏鉴你的卧室。今天就吃个双双台。"洪素卿还没有答应出来，早听得对面房间里头那个姓焦的也在那里高声说道："我也吃个双双台！"秋谷听了，微微一笑道："很好。他要和我斗气，那是他的造化来了。既然如此，我就吃个四双双台。"那姓焦的也是大声应道："什么造化不造化！堂子里头吃酒，只要有钱的，哪一个不是大爷？我也吃四双双台。"秋谷哈哈大笑道："好得很，好得很。我再加一倍，三十二台。"那姓焦的也应道："我也三十二台。老实和你说罢，不要说三十二台，就是三百二十台，我姓焦

的也要陪你一下。”秋谷又哈哈的笑道：“三十二台酒，差不多要四百多块钱，不是玩的，可是真的么？”那姓焦的高声答道：“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几百块的事情算什么大事！”

这个时候，刘仰正和葛怀民等忽然见秋谷这般举动，十分诧异。就是王小屏自己心上也觉得有些不以为然。想着花几个钱争得面子，也还不要说它；花了无数的钱，争不到一丝一毫的面子，觉得大可不必。刘仰正便走过去，拉了秋谷一把道：“你平日之间讲起那班吃醋拼房间的客人，笑他们是痴子。怎么你今天自己也做起痴子来？况且这个地方也不是你的相好，你也便这个样儿。”秋谷听了，回头对他笑道：“我自有我的布置，这会儿不用你们多管。”辛修甫在旁看了秋谷这般举动，心上已经有了几分明白，便走过来拉着刘仰正道：“他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必管他，只看他怎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了。”刘仰正听了，便不开口。大家静悄悄的站在那里。只听得秋谷口中说道：“我吃三十二台，你也吃三十二台么？不要等会儿反悔起来！”那姓焦的冷笑一声道：“哪一个反悔的是个畜牲！”秋谷大笑道：“好好。反悔的是个畜牲！”一面笑着，一面大踏步走出房门，三脚两步的竟向着对面直闯进去。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见秋谷闯进对面房间里去，不知道他葫芦里头究竟是卖的什么药，不由得大家面面相觑，做声不得。素卿出其不意，吃了一惊，连忙赶出房去，要想拉他回来，口中叫道：“章大少勿要进去哩。倪堂子里向呒拨实梗规矩格呀！”说时迟，那时快，秋谷早已闯了进去，哪里叫得回来？这一来，有分教：识破黔驴之技，名妓惊心；幸逃子路之拳，滑头丧胆。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139回

闯房间痛骂滑头
驱恩客难为名妓

且说章秋谷大踏步跨进对面房间。那姓焦的正在那里摇头摆脑的，自鸣得意，猛然见了章秋谷闯了进来，也不觉吃了一惊，心上很觉得有些忐忑。连忙立起身来，口中说道："你平空闯我的房间，是何道理？难道堂子里头没有规矩的么？"正说着，洪素卿已经赶了过来。那姓焦的见了洪素卿，便大声说道："你们堂子里头究竟有规矩没有规矩？怎么好好的，平空有人闯进房间来？"洪素卿不及回答，连忙走过去，拉着秋谷的衣服，赔笑道："章大少，谢谢耐，请到格面去坐。堂子里向格规矩，章大少阿有啥勿晓得？"秋谷笑道："你不要这般害怕，我只要和你们这位焦大少说一句话儿，有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承担，与你不相干。你只顾放心。"说着，便对着那姓焦的把手一拱，含笑道："我闯了你老哥的房间，是我一时卤莽。你老哥不必见怪。如今有一句话儿要请问你老哥。"

那姓焦的见秋谷无故闯他的房间，心中自是十分不快。但是从来有一句俗话，叫作："楚霸王的尊拳不敌张子房的笑脸。"那姓焦的心上虽然焦躁，看着秋谷笑容满面的好好和他讲话，便也发作不出来，只得答道："你要问什么话只顾说。"秋谷又笑道："论起理来，这件事情与我毫无干涉，我也不必来管这般闲帐。但是今天既然同着我们敝友跑到这个地方，你们两位又彼此斗起气

来，我们做旁人的免不得也要出来说句话儿。请问老哥今天当真的要和敝友斗气，吃三十二台酒么?”那姓焦的大笑道：“这个话儿方才已经讲过的了，哪一个反悔的便是个不要脸的畜牲！如今何必又来提起?”秋谷又道：“既然如此，你老哥吃酒的钱怎么样?还是现付呢?还是赊帐呢?”那姓焦的听了，面上不由就呆了一呆。停了一停，忽然哈哈笑道：“你又不是堂子里头的管帐先生，用不着你来多管。”秋谷道：“不是这般说法。你们两位既然彼此斗气，大家争的就是这一点儿面子。要是一时间混闹一阵，闹得一塌糊涂，到了后来拿不出现钱来，这个面子争它做什么呢?方才听你老哥的口气说起来，不要说是三十二台，就是三百二十台，你老哥也要陪我们一下。既是为着大家斗气，你老哥总带着现钱来的。我说句放肆的话儿，请你老哥把身上带的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一则显了你老哥自己的声名，二则也好叫我们敝友心服。我们敝友今天跑到这个地方来，只带了四百多块钱，合计起来，差不多刚刚三十二台酒钱。如今我也叫他把带的钱都拿出来给你老哥看一下子。”说着，便回过头，叫王小屏道：“你把身上带的钞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子。”王小屏听了，果然在身上掏出一卷钞票来，走过去递给秋谷。秋谷点了一点，把钞票放在桌子上，对着那姓焦的说道：“请你老哥看看，一古脑儿四百五十五块钱。你老哥身上的钱在哪里?也请拿出来，我们大家瞻仰瞻仰。”

那姓焦的到了这个时候，脸上的神色就有些不对起来。只得勉强支吾道：“我带钱不带钱与你什么相干?我就是有钱你也没有一定叫我拿出来的权利。我不给你看，你又有什么法儿?”秋谷冷笑道：“我们自然没有一定叫你拿出钱来的权利，但是今天的事情不比别的，原是你们两家赌气，大家闹个阔大爷的牌子，哪有不带现钱的道理?不是我在这里讲一句不中听的话儿，今天拿不出钱来的，就是那天字第一号的滑头码子！你老哥可不要见怪。”那姓焦的听得章秋谷的口气越逼越紧了，一时间腾挪不得，脸上竟

红起来。停了一停，只得又道："上海滩上的客人，要是在堂子里头吃酒都要付起现钱来，那就连路都不用走了。况且我在她们这里欠帐，自然和她们有欠帐的交情。只要她们自己放心就是了，要你来着急做什么？"秋谷大声道："欠帐不欠帐，交情不交情，我们都不管你。总而言之，今天这件事情，有钱的就是上风，没有钱的就是饭桶！你当了个嫖客，连这几个钱都拿不出来，还混闹你的什么架子？我劝你还是早早的跑到别处去罢！省得当场出丑，面上无光。"

那姓焦的听了秋谷这番说话，面子上一时过不去，大怒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我认都认不得你。你平空闯了我的房间，还要在这里满嘴里混说。我哪有这样的闲工夫来和你斗口？快快给我请出去！"秋谷淡淡的笑道："我闯了你的房间，是我的不是，等会儿自己向你赔礼。如今只要请你把身边的钱取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一则坍了我们的台，二则壮了你自家的幌子。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情愿自认下风，尘土不沾，拍腿就走。难道这样光天化日的世界，你拿出钱来我们会抢了你的不成？"那姓焦的听了，一言不发，只把一双眼睛不住的望着洪素卿。洪素卿把那一点朱唇略略的动了一动，一双俊眼微微的斜了一斜，那姓焦的得了这个暗号，立时立刻的胆大起来，对着章秋谷冷笑道："你认着我姓焦的真个的拿不出钱么？老实和你们讲，这个时候身上却没有带来。既然你们一定要看，我就立刻回去取来给你们大家看看。"说着，立起身来，往外就走。章秋谷抢上一步，把手一拦，口中喝一声道："且慢！"那姓焦的见了这般光景，只得立定了脚道："你这个人不要是犯了疯病罢？我要回去拿钱，为什么你来拦阻？平空的和我这样歪缠？我今天也不知是哪里的晦气。"秋谷正颜厉色的说道："你们既是大家赌气，哪有身上一个钱都没有的道理？分明是你们大家通同作弊，有心硬捉姓王的，把他当个瘟生！这样鬼鬼祟祟的事情，我章秋谷眼睛里头也不知见了多少！你哄骗别人也

还罢了，竟想平空的骗起我来！你们未曾举意，也该应打听一下我章秋谷是个何等样人！哪里会上你们的圈套？就算据你自家口中的说话，立时立刻的回去拿钱，安知不是你们彼此商量妥贴，暂时拿出钱来，糊里糊涂的搪塞一下，就算搪塞过去，也叫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查呢？”

章秋谷说到这里，那姓焦的不觉形容大变，一时说不出什么来。洪素卿见了这般模样，心上十分着急，只得赶着说道："焦大少来浪倪搭，倒一径规规矩矩格。"秋谷不容她说下去，就截住她的话道："算了，算了。不用说了。劝你少讲几句罢。我是留着你的面子，不肯和你为难。你们的事情哪一件是瞒得过我的？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再要帮他说话也是不中用的了。"洪素卿听了，满面上涨得通红，低下头去，不敢开口。那位焦大少爷见了，心上也不觉拍拍的跳。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大着胆子，硬挺一下。便按定心神，大声说道："别样话儿你混说也还罢了，怎么这般说话你也好混说起来？你说我和她们通同作弊，有心捉他的瘟生，可有什么凭据没有？我倒要请教请教。"秋谷笑道："这些事情凭据不凭据我都不管。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钱，不论什么事都办得到。有钱的便是嫖客，没有钱的就算滑头。你如今既然拿不出钱来，就是个滑头码子。这个地方不是你可以挨在这里的。请你快些出去罢。"

那姓焦的听了，知道秋谷已经窥破他的底蕴，索性把心横了一横，口中嚷道："如今上海地方连王法都没有的了！我有钱没有钱与你什么相干？你又不是开堂子的老板，为什么要你这般着急？"秋谷冷笑道："堂子里的老板也罢，倌人也罢，总而言之，长话短说，今天你拿不出钱来，就请你快些出去！"那姓焦的索性立起身来，把桌子一拍道："你闯我的房间，我还没有赶你，你倒要赶起我来。真是笑话！"秋谷道："你满口牛皮，虽然说得十分相像，无奈你那几处的钱庄银号都没有和他们打个照会，他们都不肯承认

你这位东家。如今好好的请你出去，老实说，还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借着钱庄银号的声名在外面招摇撞骗，哼哼，怕只到了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呢！”

那姓焦的听了，不觉得毛骨悚然，回答不出，正还想支吾几句，秋谷早抢步过来，一手拉着他的衣服道：“我也不来难为你，劝你好好的走罢。”说着，轻轻的拉着他就走下楼去。那姓焦的本来是个一两几钱的老枪，又是酒色淘虚了的躯壳，哪里禁得起秋谷的神力？口内连连的嚷道：“不要拉，不要拉。”一个身体却不因不由的跟着秋谷往外飞跑。秋谷一直把他拉到大门外，方才放手。只把他拉得喘作一团，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上海地方是有巡捕的，你怎么这样的动蛮？”秋谷笑道：“我又没有和你动手打架，不过好好的请你出去，什么动蛮不动蛮？你要和我打巡捕官司，我在这里恭候。”那姓焦的又喘嘘嘘的说道：“你是个好的，不要逃走！”秋谷明知道这几句话儿不过是个自己落场的法儿，笑着应道：“我在这里候你十年。”说着，又对他把手一拱道：“今天多多冒犯，对不起你老哥，我们等回再见。”说罢，便笑吟吟的走了进去。

陈海秋见秋谷走进来，立起身来，把手在秋谷肩上一拍，把一个大指一伸道：“今天这件事情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要记你大功一次。”秋谷一笑，回转身来，对着洪素卿道：“这个姓焦的是个上海滩上的大滑头，你们不该听他的话儿。得罪几个客人还不必说，他这样的声名传出去，给人家知道了，以后怎样做生意呢？”正是：刘郎前度，桃花人面之思；杜牧扬州，芳草天涯之梦。要知后事，请听下回。

第140回

感良朋深交铭肺腑
论时艰极目痛山河

且说洪素卿见那位焦大少爷平空竟被章秋谷撵了出去，心上十分不乐，却口中说不出来。没奈何，换出一脸的笑容，忍着满心的烦恼，委委曲曲的应酬他们。如今又听得秋谷这几句话儿，明知道这些把戏已经被他看破，只得勉强赔着笑道："章大少格闲话匆错。格个断命客人，倪上俚格当倒上得匆大匆小。嘴里向枪花掉得蛮好，倪陆里晓得俚是滑头呀？章大少，倪也是一时之错，故歇阿好请耐章大少帮帮倪格忙。"秋谷听了，微微一笑，点一点头道："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去提它。我们吃我们的酒就是了。"洪素卿听了，眼睛一动，含笑道："格末谢谢耐。"秋谷回过头来，对王小屏道："今天这个饭桶已经给我赶了出去，什么双双台、四双双台是用不着的了。还是吃个双台罢。"王小屏听了，点头称是。秋谷又对洪素卿说道："今天他们两家赌气，你一笔很好的生意生生给我的平空打破。又把你的客人赶了出去。你虽然面子上说不出来，心上不知怎么的在那里恨我呢？"洪素卿赔笑说道："章大少末总是实梗。倪是做生意，叫呒说法呀。倪堂子里向格苦，耐章大少阿有啥匆晓得格？"众人听着洪素卿的话儿说得七不搭八的，大家都不懂她是什么意思。只有辛修甫心中会意，在那里暗暗点头。

一会儿摆好台面，大家入席。王小屏便向秋谷殷勤道谢。又问他怎么知道那姓焦的是个滑头。秋谷道："这个时候不便和你说。你一定要问什么原因，明天细细的说给你听何如？"陈海秋便道："明天我作个东道，十二点钟在一品香请你们吃饭。就便听听这件奇事。你们大家有工夫没有？"众人听了，都说明天上午没有事情，一定大家奉扰。当下散了席，各自回去。

到了明天，果然陈海秋自己坐着马车，到书局里头来，邀了秋谷和修甫，一同前去。到了一品香，拣个房间坐下。陈海秋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叫侍者分头请客。陈海秋本来性急，便不等客人到齐，先要秋谷把识破他们机关的始末根由说给他听。秋谷道："提起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话长得很，一时也说不尽。请你略等一会，等他们大家都到了，再细细的说给你们听，省得我再费一番口舌。"陈海秋听了，只得依着他的话儿，耐心等着。不多一刻，王小屏同葛怀民、刘仰正都陆续到齐。王小屏开口便问秋谷，昨天的事情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知道他是个空心滑头？秋谷听了，慢慢的笑道："天下的事情，总不出一个'理'字。只要处处关心，时时留意，没有考察不来的事儿。你们诸位都是遇事不肯留心，所以就未免见理不明，料事不透。即如昨天的那件事情，我只要把这里头的始末原因一一细说出来，原不过极平常的节目，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不是什么神出鬼入的算计、通天彻地的机关。你们听我讲就明白了。我昨天晚上听了小屏的一番说话，说那姓焦的天天同他拼房间，我心上就觉得有些疑惑。就是他们两下吃醋，也不过偶然之间彼此相逢，都倚着一团盛气，不肯让出房间来。不过一次两次的事情，只要占着了个上风，也就是了，哪有天天如此的道理？这不是有心和银钱作对么？我心上横着这个疑团，决计要来细细的看他一下究竟是个何等样人？及至到了那里，看着那洪素卿的情形，对着我们是这样的和颜悦色、下气低声；对着那姓焦的讲起话来却又是那样的高声大气，说话里头更明明的含

着不高兴的意思，全不把他当个客人。你想，那姓焦的要果然是个肯花钱的客人，少年清秀，气概豪华，既不是那籧篨戚施的丑鬼，又不是个一钱不舍的财奴，这样的客人和你比较起来，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资格，更兼你连日和他斗气，都被他占了上风，堂子里头的做生意，本来只认得钱，做着了这样的客人，哪有得罪他的道理？又哪有待你这样温存，待他那般冷淡的道理？这个姓焦的又不是个痴子，难道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么？就说姓焦的真个看不出来，听不出来，难道洪素卿又是个痴子么？况且你和他彼此都是一样的客人，就使她们要巴结生意，不肯得罪客人，也该好好的两面应酬，怎么好把一样的客人，一个那样恭维，一个这般得罪？这不是明明的有心偏重，故意叫我们知道么？她既然有心偏重，自然有个偏重的道理在里头。究竟是个什么原故呢？这不是明明的姓焦的和洪素卿两个人通同作弊，想骗你的钱么？要是换了个寻常些儿的人，她也未必用出这般恶计。偏偏的看着你的样儿，也是个多年的老上海，不是容易上钩的。他们两个人想来想去，就想出这个法子来。请将不如激将，故意叫那姓焦的和你两下斗气。素卿在你面前，又死命的巴结你，巴结得你心上十分畅快，更死命的痛骂那姓焦的客人，骂得你心中甚是燥脾。把你扛在面子上去，叫你落不下台，不得不自家告个奋勇，和他硬挺一场。那姓焦的口中虽然说得十分热闹，背地里却一个大钱都不用拿出来。只苦了你这位王大少爷，铁铮铮的一个一个都要挖出钱来。想不到你这样的一个老上海，竟会上这样的一般恶当，送了无数银钱，还惹了许多烦恼。也总算是出于意外的了。”小屏和众人听了，方才一个个恍然大悟。想了一会，觉得那前前后后的情形，真是一丝不错。辛修甫便道：“照这样说起来，你平空的出去一趟，又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秋谷道：“那个时候，我虽然看着她的形状，已经猜着了八九分，却究竟还有些儿拿把不定，万一冒冒失失的闹了开去，落不得场，这便怎么样呢？恰恰我听着

素卿口中的话儿，什么荣德洋行、协顺祥银号，又是什么宝昌钱庄。刚刚的冤家撞着了对头，我有个朋友是宝昌钱庄的经理，我自己想起来，不如赶到他那里去问他一下，究竟他们股东里头有个姓焦的没有。一口气跑到那里，找着了那个朋友，问起他来，非但没有个姓焦的东家，连伙计里头也没有姓焦的。依着我的意思，想要同着那个朋友到素卿那里去，见了姓焦的，当面证他一下。无奈他正有要事，不得分身。况且这句话儿又是素卿口中说出来的，算不得什么凭据。这般一想，我便立时立刻的赶了回来。这个混帐东西也总算是他的流年不利，撞在我章秋谷手内，平空的出了这样一个大丑，也就是他意想不到的了。”

王小屏听了，立起身来，朝着秋谷深深的打上一拱，口中说道：“这件事儿，实在仰仗清神，总算为我出了一场闷气。我今天再请一个双台，算个谢仪如何？”秋谷立起来，还了一拱，笑道：“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肝胆相交的朋友。这般小事，为朋友帮个忙儿，那算什么？你还和我闹这个么？但是我还有一句话儿要和你说。你那个洪素卿，我看你以后也可以不做了罢。虽然这样的事情算不得什么，这个人的心地也就可想而知的了。就是再做下去也没有什么味儿。你说我这个话儿可是不是？”王小屏听了，自然点头称是。

辛修甫想了一会，便又问秋谷道：“据你说起来，洪素卿不该待小屏这样温存，待那姓焦的这般冷淡。你就在这个里头看出他们的破绽来。但是我仔仔细细的想起来，你究竟不是什么仙人，看不出他们肚子里头的心事。你又安知不是洪素卿把小屏当做恩客，方才做出这般样儿的呢？”秋谷笑道：“你虽然在上海多年，堂子里头的阅历究竟不深。你想要是洪素卿果然把小屏当做恩客，又哪里肯叫他和别人赌意气，冤冤枉枉的平空花这许多的钱？明明是他们两个人通同作弊，彼此讲明白了，故把小屏抬得高高的，叫他跳不下来，自然不因不由的就要入她的陷阱。这是个一般的道

理，哪里什么恩客不恩客?”辛修甫听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错，便也微微一笑，不说什么。陈海秋本来是个最性急的人，嚷着说道:“事情已经过去，你们还在这里议论军机大事一般的议论些什么!不如还是叫几个局来，消遣消遣罢。”秋谷道:“你这个人真是个外行。这个时候，那些倌人正在那里陪着客人睡觉，何必一定去惊动她们?况且就是把她们叫了起来，她们还要慢慢的梳头洗脸，抹粉涂脂，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来。我们哪里等得及?不如劝你免了罢。”陈海秋听了，觉得有理，就也依允。

一会儿，侍者端上菜来。秋谷本来酒量不差，便叫开了一瓶克里沙来，和陈海秋两人对酌。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都不能吃酒，只略略的吃了些。六个人一面吃酒，一面谈论。讲一回国家的现势，说一回衰弱的原因，论一回列强的环伺艰难，谈一回内政外交的失策。刘越石闻鸡起舞，祖士雅击楫中流；大陆苍茫，风云惨淡；伤心时事，聊为梁父之吟；蒿目河山，尽有唐衢之恸。大家讲了一会，不由得相对凄惶起来。秋谷更觉得别有伤心，无从索解。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黯然。秋谷勉强笑道:“好好的讲话，为什么大家忽然烦恼起来?别人看见了我们这个样儿，岂不是无病而呻么?”辛修甫也道:“这个缘故，连我自己也讲不出来。平空的忽然觉得心中不乐，不知是个什么道理?”秋谷道:“我们还是喝酒罢。”说着，倒了一杯克里沙，一饮而尽。陈海秋也干了一杯。秋谷高吟道:“丈夫及时贵行乐，歌舞任侠人称豪。举杯一歌行路难，酒阑钟歇风萧萧。”吟罢，又一连干了几杯，不觉有了好几分醉意了。正是：后庭玉树，犹为亡国之歌；天地蒿莱，独洒狂生之涕。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141 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

且说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在一品香大家谈论到那时事艰难之处，不觉触起了大家心事，不由得相对凄然。秋谷更觉得满腹酸辛，无人可诉；一腔抑塞，无泪可挥。吃了几杯闷酒，不由得就有了几分醉意，便辞了大家先走。回到公馆里头，陈文仙见他闷闷的十分不乐，少不得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

从来有事即长，无事即短。光阴迅速，不觉又是春末夏初。婪尾花残，酴醾香谢；几声鶗鴂，催残金谷之春；一夜东风，落尽夭桃之色。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花朝月夜，选舞征歌，南陌看花，东门载酒，倒也并不寂寞。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一春已过，转瞬间到了四月，差不多将近端阳。秋谷忽然接着了一封天津来的电报，是一个直隶候补道金云伯金观察打给他的，要请他立刻动身到天津去。秋谷接了这个电报，倒觉有些踌躇起来。

看官，你道这个金云伯金观察是个何等样人？平空的又为什么打个电报给章秋谷？又为了什么事情要请秋谷到天津去？原来，这位金云伯金观察的父亲和秋谷的祖老太爷是连衿兄弟。金观察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家计甚是艰难，同着兄弟金霞仲两个人都在章府读书。金观察到了十九岁上，同着兄弟金霞仲捐了个北籍监

生，去应顺天乡试。就在这一年上，兄弟同科，都中了举人。金观察和兄弟会试了几场不中，便两个人都就了大挑。金观察得了一个知县，金霞仲得了一个教官。金观察掣出签来，掣了个山东的省份。到省不上两年，就补了沂水县。金观察做了两年沂水县，和山东巡抚张中丞甚是合式。上司器重，僚辈揄扬，几年之间，就升了济南府知府。不想这个当儿，张中丞一病死了，后任巡抚夏中丞却和金观察不甚合式，借了个盗案，就把金观察参了一下。部议下来，降了一个同知。这一来，只把个金观察气了一个发昏，便赌气不肯做官，告假回去。刚刚那个时候，直隶天津海关道陈宣甫陈观察和金观察有些世谊，便把金观察请到天津去，在道署里头当个总文案。这位金观察丰采过人，衫裳倜傥。办起笔墨上的公事来，又是个惯家，那一枝笔来得十分熟溜。陈观察倒也十分敬重。在陈观察那里当了几年总文案，金观察又托陈观察把他荐到直隶总督章中堂幕府里头，也是当个文案。章中堂见金观察丰神凝重，气概安详，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成大器，便也十分器重起来。金观察趁着这个时候，就在同知上加捐了个候补道，指分直隶。在章中堂手内很当过几次要差。后来“拳匪”扰乱，联军进京，章中堂在两广总督任上，派了议和全权大臣，便调了金观察一同进京，叫他当个随员。不料事机不巧，恰恰的章中堂一病身亡。金观察只得了一个军机处记名的保举，仍回本省候补。幸而新任直隶总督方案阁方制军和金观察本来是旧友，到任不到三个月，就把金观察委了个洋务局总办，又兼了个营务处。登时一个金观察就声名大震起来。

金观察自从到了洋务局以后，觉得办起交涉来十分棘手，更兼这个当儿已是那班外国人刚刚交还天津的时候，不得不略略的迁就他些。金观察虽然是个通才，也不免有些发付不下。洋务局里头虽然有几个会办提调，却都是些酒囊饭袋，只晓得吃饭拿钱，哪里会办什么交涉？偶然有件事情要和他们商量起来，便大家都

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句话都回答不出，竟没有一个可以商议的。这位金观察和章秋谷虽然形迹稀疏，却素来知道章秋谷的为人，满腹经纶，一腔热血。有时金观察和章秋谷偶尔相遇，大家议论起来，金观察二十四分的佩服，总说秋谷是个奇才，如今忽然之间，心上想起这个人来，把手一拍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何不打个电报去把他立刻请来？有了什么紧要的事情，大家也好有个商议。"想着，便立刻发了一个电报，要请秋谷立刻束装。

秋谷接了这个电报，心上委决不下。待要依着他的话儿立刻就去罢，上海书局里头的事情又没有个可以替代的人；待要回绝了不去罢，觉得自己和金观察是三代至亲，金观察和自己又是十分要好，若竟是毅然决然的不去，未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却不过他的情面。当下秋谷拿着电报，以心问心的沉吟了一回。刚刚辛修甫走来，便把这个电报递给辛修甫道："你看看这个电报。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样？"辛修甫接过来看了一看，便问道："你心上打算去不去？"秋谷皱眉道："我一时自己也没有主意，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修甫道："你去不去，我虽然不能为你做主，但是这个书局里头的事情忙碌得很，你一时走了，叫哪一个人为你代庖？"秋谷听了，低头一想，觉得果然不错。自己的事情，别人是代劳不来的。便道："如此说来，只好不去的了。明天打个电报去回他就是了。"辛修甫听了大喜，连忙点头道是。立逼着秋谷起了个电报的稿子，只说自己上海有事，不得分身。

谁知这个电报发去之后，一连又接了金观察的两封电报，再三劝驾，一定要请他去。那电报里头说得十分恳切。秋谷连接两封电报，觉得实在却不过情面，只得把这件事情告知了太夫人，请太夫人的主意。太夫人便道："我们和金观察是三代的至亲，如今既是他一定要来请你，你也不得不去一趟。这里书局的事情，只要请个人为你代理就是了。"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话儿，心上便定了主意。和辛修甫说明白了，请王小屏暂时代理书局里头的事情。虽

然勉强些儿，却也还可以将就得过。修甫心上虽然很不愿意，却也知道秋谷的苦衷。这趟行役，原是秋谷不愿意的，只为着迫于情面，无可如何，便也不说什么。秋谷当下便请了王小屏来，和他说了，要请他暂时代理。王小屏也无可不可的，点头应允。

书局里头的事情秋谷当着王小屏交代一回，交代得清清楚楚。那辛修甫和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大家都要设席饯行。一连吃了几天花酒，恰恰到了四月二十六的那一天，招商局的安平轮船开往天津，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间官舱。未免也要回去把行李收拾收拾。他那位夫人和陈文仙见秋谷平空的要出起门来，少年夫妇，恩爱非常，心上自然很有些儿不乐。却又不便阻挡，叫他不去，未免有许多牵衣执手的离悰，珍重叮咛的别绪。秋谷平日的胸襟虽是十分阔大，到了这个挥泪临歧的时候，不因不由的也觉得神采黯然，一言不发。没奈何，走上楼去告辞了太夫人。太夫人吩咐了一番，无非是叫他沿途保重的意思。秋谷也嘱咐了他夫人和陈文仙几句话儿，叫她们小心门户，善事高堂。说罢，头也不回的一直走出门去。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人，手搀手儿跟在秋谷的后面，一直送到门首。文仙只说得一声："你在路上没有人照应，须要自家保重些儿。"文仙口中说着，不觉一股酸气一直透到鼻尖，那说话的声音已经岔了，几乎流下泪来。秋谷听了，回转身来，看着她们两个人的脸，要想说几句安慰她们的话儿，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不知从哪一句说起。定了一定神，方才说道："你们不必挂念，我此去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一定要回来的。"文仙听了，忍着泪点一点头。他夫人也对他说了几句一路保重的话儿。秋谷便挥手叫她们进去。他夫人和文仙不肯，立在门外，一直眼睁睁的看着秋谷上了马车，风驰云卷的去了，方才同着进去。

当下章秋谷坐着马车，一直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走进房间，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原来秋谷为着大家为他饯行，今天也在陆丽娟院中吃个双台，算个留别的意思。陆丽娟听

得章秋谷要到天津去，心上自然不愿意，未免也有些长亭惜别、南浦牵衣的情态。秋谷也密密切切的安慰了她一番。陆丽娟总觉得有些恹恹闷闷的，在席上勉强应酬，提不起兴趣来。

直至到了秋谷临行的时候，陆丽娟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都送到船上来。辛修甫等略略的坐了一会，便起身走了，只有陆丽娟坐着不走，咕咕哝哝的嘱咐了许多话儿。软语缠绵，深情宛转；惆怅檀奴之别，凄凉娄尾之歌。两个人谈了一会，不知不觉的已是五更鸡唱。秋谷带去的那个家人叫做刘升的走进来回道："这个时候差不多将要开船，送行的人请上岸去罢。"陆丽娟听了，立起身来要走，秋谷同着她一直走上船面甲板。两个人倚着栏杆又说了几句话儿。丽娟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对秋谷说道："倪搭耐讲格闲话，耐记好仔，勿要忘记脱。出门格辰光勿比勒浪屋里向，一塌刮仔格事体耐自家当心点，勿要实梗马马虎虎。阿晓得出门人除脱仔自家当心，再有啥人来照应耐呀？耐就是带仔当差格去末，俚也勿肯搭耐当心哓。糟蹋仔自家格身体，啥犯着呀？"秋谷听了丽娟这一番说话，不觉暗暗点头。正是：一声珍重，魂销南浦之歌；十里长亭，肠断京华之路。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142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

且说章秋谷听了陆丽娟那一番嘱咐叮咛的说话，觉得深深款款，无限柔情，未免心上也有些儿感动，不由得暗暗点头。陆丽娟一面说着，眉头一皱，那一双俊眼水汪汪的含着一胞珠泪，看着秋谷的脸儿，一步一回头的依依不舍。秋谷也看着丽娟，两个人脉脉含情。停了一会儿，秋谷忽然笑道："你这个样儿倒也装得十分相像，果然名下无虚。"陆丽娟忽然听得秋谷说出这两句话来，真是出乎意外，一时间倒呆了一呆，方才皱着眉头道："阿是倪格闲话才是假格？耐格人阿有良心？说笑话末也勿是实梗说法格啘。"秋谷笑道："你就是假的，我心上也很喜欢，又何必一定要这般辩白？"陆丽娟听了，恨得把金莲一顿道："耐格良心到仔陆里去哉？说出格号闲话来，阿要作孽！"秋谷听了，一面笑着，一面走过来握着丽娟的手道："就算你是真的，算我的不是如何？"说着，又附着陆丽娟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的话儿。丽娟不觉微微一笑，故意嗔道："耐格人末，直头少有出见格。"秋谷笑道："时候还早得很，回去再坐一回也不要紧。难道怕他真个把你带上天津去么？"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倪勿要，倪要去哉。"秋谷点一点头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况且你一夜没有睡觉，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罢。"丽娟听了，眼圈儿一红，低低的说了一声"一路顺风"，

便别转头去，也不再说，急急的上了跳板，走到岸上，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打一个手势。秋谷倚着栏杆，也向她挥一挥手。陆丽娟一步懒一步的坐上马车，一径回到久安里去。秋谷直望着陆丽娟的马车去得远了，方才懒懒的回到官舱，没精打采的睡了。

这一睡直睡到差不多十二点钟方才睡醒。轮船早已开行。秋谷起来洗了个脸，饭也不吃，便一个人走上甲板来。浪静风平，海天如镜，波涛无际，极目苍茫。只有许多海燕跟在轮船后面，前后左右的四围飞舞。远远的望见几点黑影，隐隐的露出帆樯，原来都是那浮海的沙船，在那浪花里面一上一下，一高一低的乱滚。真个是神山一发，白浪千寻，潮来则天地皆青，风起而鲛人欲泣。秋谷在船面上举头四望，心旷神怡，更兼一阵阵海风劈面吹来，拂袖动裾，更觉头目豁然，形神俱适。看了一会，便回到官舱坐了。闷闷的没有事情，便在网篮里面拿出几本小说来，歪在榻上，看了一会，不觉又朦胧睡去。直到刘升来吃晚饭时方才起来，走到外面广厅，杂着众人坐下。

原来轮船上的规则，官舱客人吃起饭来，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肴馔十分精致。秋谷随便吃些，又走出官舱到甲板上来闲眺。只见有两个二十上下的少年，都是天津口音，两个人站在一起，谈得甚是热闹。秋谷见了，便慢慢的走近他身畔，侧耳细听，要听他们在那里谈些什么。只听得那少年长叹一声道："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都是自己弄坏的！即如招商局初开的时候，搭客的价目原分主仆两等。当差的只收半价。哪知到了后来，就有那班打小算盘的人出来有心弄巧。明明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搭客，他都贪图便宜，算做一主一仆。甚至同伴四五个人，他却算做一主三仆或者一主四仆。后来给招商局里头的人知道了，索性删除了这条规例。搭客不论主仆，一律收取全价。他们那班人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无可如何。你想我们中国的人都是这般卑鄙龌龊的性格，哪里还有什么顾全公益的胸襟、组织团体的观

念？这样的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可知。我们中国前途的希望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那一个少年听了，也叹一口气道：“以前李鸿章到美国去的时候，住在一家客店里头。那客店的头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十元美金，合起墨西哥银币来，差不多要三百几十块钱。李鸿章嫌它价钱太贵，就住了二等房间。参随人等都是住的三等。一班美国人都讥笑他悭吝。我们中国头等的人物倒去住他们美国的二等房间，你想像李鸿章这样的富豪，那般的声望，尚且要这般的贪小利，打算盘，不顾国家的体统，别人更不必说了。你又何必还去责备他们呢？”秋谷听了他们两个的一番说话，觉得这样的一番议论，不是寻常的人讲得出来的；更兼看着那两个少年的样儿，也是目秀眉清，气度不俗，便想和他们做个萍水相逢的朋友，不由得对着那两个少年把手一拱道：“方才听了你们两位的高论，果然抱负非常。请教你们两位贵姓大名？不知你们两位肯赐教不肯赐教？”

那两个少年蓦然见秋谷走近身来和他们讲话，出其不意，不觉倒吃了一惊。及至抬起头来看时，只见立在面前的也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少年，却生得粉面朱唇，蜂腰猿臂，长眉入鬓，凤目含威，亭亭天表之姿，濯濯灵和之柳。从来名士相怜，倾城互惜。那两个少年见了秋谷这般仪表，不觉都自惭形秽起来。那一年纪大些的少年连忙拱手含笑，通了姓名。原来两个都是天津县人，住在天津城内。一个年纪大些的姓姚，叫姚小峰，一个年纪小些的姓傅，叫傅仲骏，是天津县里头两家著名的绅士。却又都是少年好学，声望不凡，腹有经纶，胸多块垒。在天津地方，很有些儿名望。当下傅仲骏和姚小峰也问了秋谷的姓名。略略的谈了几句，大家都觉得十分合式。秋谷便把他们邀进官舱坐下，彼此高谈阔论起来。从此之后，章秋谷和傅、姚两个成了朋友，芝兰结契，金石论交，一路上谈谈说说，倒也并不寂寞。

不一日，轮船早到天津。原来轮船到了大沽口，还要曲曲折

折的弯进七十二沽，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春夏两季，大沽口内水深，轮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到了秋冬两季，口内水浅，轮船不能进去，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一班搭客都另乘小火轮登岸，很有些儿不便。刚刚这个时候，夏令水深，轮船可以进去。在大沽口外停泊了一夜，到了明天，慢慢的鼓轮进去。走了半日，方才到了码头。早有金观察接了秋谷的电报，知道他坐的安平，便派了一乘四人大轿，四名差弁，两个家人，到码头上来迎接。章秋谷便把刘升留在船上，叫他押着行李慢慢的来。秋谷坐上轿子，一直到东门内卢家胡同金观察公馆里头。

秋谷刚刚出轿，早见金观察呵呵大笑的直走出来，一把拉住了秋谷道："我算计你该应到了。"秋谷笑吟吟的抢步上前，执手招呼。两个人手挽手儿的走到厅上。秋谷为着金观察是长亲，对着他不得不行个全礼，便对着金观察屈一屈膝。早被金观察一把拉了起来，大笑道："我们至亲，还闹这些过节儿么?"秋谷又请金观察的夫人出来拜见过了。金观察便把秋谷邀到内书房坐下，谈了一会。早不觉红日沉西，暮烟四合。金观察对着秋谷笑道："你今天初到，我要为你接风。久仰你是个粉阵花围的老手，今天就请你到一个地方去见识见识何如?虽然你是在上海玩惯的人，也要叫你看看这里的风景。"秋谷听了，自然答应。

一会儿，金观察备了两乘轿子，同着秋谷到侯家后宝华班来。原来天津地方的侯家后，就像上海的四马路一般，无数的窑子都聚在侯家后一处地方。更兼天津地方的嫖场规则和上海大不相同：上海地方把妓女叫做倌人，天津却把妓女叫作姑娘；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天津却把妓院叫作窑子。窑子里头又分出许多名目，都叫作什么班什么班，就如那优人唱戏的班子一般。班子里头的姑娘都是北边的人，就叫作北班，班子里头都是南边人的，就叫作南班。南班和北班比较起来，又是大同小异。到北班里头打个茶围，要两块钱，到南班去打茶围却只消一块钱。哪怕你一天去上

十趟，打上十个茶围，就要十次茶围的钱，一个都不能短少。南班里头吃酒碰和都是十六块钱，住夜是六块钱，北班里头碰和也是十六块钱，吃酒却要二十二块钱，住夜是五两银子。叫局不论南班北班，都是五块钱。请倌人出局只要三块钱，若是没有去过的生客走进窑子里头去，合班的姑娘要出来见客，凭着客人自己拣择。拣中了哪个姑娘，就到她房间里头去打个茶围。万一哪个客人眼界甚高，一个都拣不中，尘土不沾，立起身来便走，也不要他花一个大钱。住夜的客人不必定要碰和吃酒，碰和吃酒的客人也不必定要住夜。住一夜是一夜的钱，住十夜是十夜的钱，很有些像那上海幺二堂子里头的规矩。这些事情，在下做书的既然做到这里，不得不把天津妓院里头的规矩细细的演说一番，好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心上有个头绪，不至于看到紧要的地方，茫然不解，漠然不知，就知道在下的这番演说不是赘瘤之谈了。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同着金观察到了侯家后宝华班内。金观察领着章秋谷走到一个房间里头坐下。秋谷举目看时，见房间里头的陈设也和上海差不多：墙壁上挂着许多单条字画，正中向外放着一架红木床，挂着熟罗帐子，两旁也摆着两口红木衣橱。秋谷看了一回，早见门帘一起，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妆女子走了进来。正是：南都石黛，偏开上苑之花；北地胭脂，重入唐宫人选。不知以后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143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却说金观察同着章秋谷到侯家后宝华班,走进一间房内坐下。不多一刻，早见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妆女子款款走了进来，轻启朱唇，对着金观察叫了一声“金大人”，回转头来，向着秋谷一笑，口中问道:“格位老爷贵姓?”金观察便对她说道:“这位老爷姓章，今天从上海到的。”又指着那女子的脸对秋谷道:“这个就是我招呼的，名叫金兰。你看怎么样?”原来北边班子里头的规例，客人做了姑娘，就说某老爷招呼某姑娘。大家都是这般说法，没有什么做与不做的，和上海的名目不同。

只说章秋谷听了金观察的话，便抬起头来细细的把金兰打量一番。只见她身上穿着一身白罗衣裤，下面衬着一双湖色挑绣弓鞋，头上挽着一个时新宝髻，刷着一圈二寸多长的刘海发，带一枝翡翠押发。那一身的装饰，和上海的样儿也差不多。再往脸上看时，只见她脂粉不施，铅华不御，两道淡淡的蛾眉，一双盈盈的杏眼。虽然没有十分姿态，却也生得轻盈柔媚，尽足动人。说起话来，一口的上海白，不像苏州人的口音。秋谷看了，点一点头，对金观察道:“老表伯的眼力着实厉害。这个贵相好生得果然不错。”金观察听了心上甚是得意，拈着几根胡子，哈哈的笑道:“你不要作违心之论，有意面谀。你们在上海玩惯的人，哪里看得

上这般人物!”秋谷也笑道:“那倒不是这般讲法。上海的倌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天津的倌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坏的。小侄记得几年之前到过天津一次,见过几个倌人,色艺都很不错。可惜如今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就是上海那几个有名的红倌人林黛玉、张书玉、顾兰荪等,也都到天津做过生意。”说着时,只见金兰一个转身,手内托着两个瓜子碟子,一碟西瓜子、一碟北瓜子,走近身旁,来敬秋谷。秋谷随意拈些。金兰便把两个碟子放在桌上。金观察笑道:“你这个东西,怎么只敬章老爷,不来敬我?难道我不是客人么?”金兰听了,也笑道:“金大人末总是实梗。咦要来瞎板差头哉?”金观察听了一笑,也不言语。

停了一停,忽听得房门外一阵的脚步声音,一步步走进房来。秋谷举目看时,只见一顺的早进来了三个女子,一色的都穿着竹布衫裤,说话的声气好像是镇江扬州一带的口音。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平正,脸上却搽着许多脂粉。走进房来,各叫了一声“金大人”,便都一屁股坐下。秋谷看了一眼,便别过头去不看她。金观察忽然向秋谷道:“我倒忘了一件事儿。你初到这里,没有相好,就在这里的倌人里面拣选一个何如?”秋谷听了点头应允。金观察便对金兰道:“快叫她们出来见客。”金兰答应一声,走出房去。只听得房外高叫一声“见客”,金兰便翻身走了进来。一霎时,笑语喧哗,花枝招展,七长八短的走进十数个女子来。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妍的,也有媸的,拥拥挤挤的,都挤在一间房内。有的打情骂俏,有的弄眼丢眉,有的咭咭咯咯的笑作一团,有的动手动脚的玩做一块。一个个徘徊顾影,卖弄风情。秋谷细细的一个一个看过来,觉得不是有些俗眼俗眉,便是有些土头土脑,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在里头。只有一个最后进来的倌人,年纪约有十八九岁,身穿着一件玄色铁线纱夹袄,湖色春纱裤子,一双四寸金莲,着一双宝蓝平金弓鞋,头上只挽一个懒妆髻,没有一些首饰,越衬得明眸皓齿,玉面朱唇,月挂双眉,霞蒸两靥。虽然

比不上陈文仙的那般清丽，陆丽娟的那样风华，却也姿态娇娆，丰神婉婳。秋谷看了她一眼，便指着她问金观察道："她叫什么名字？"金观察拍手笑道："果然你的眼力不差？她叫云兰，也是从上海新到的。是这个宝华班里头翘楚。如今却被你选中了。"秋谷听了，便走过去一把握着云兰的纤手，细细的看了一回。云兰被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瞟了秋谷一眼道："做啥呀？慢慢里看末哉呀？"秋谷微微一笑，把手一松。云兰对着秋谷飞个眼色，回过身来，低低的叫一声"上碟子"。早听得外面答应一声，递进两个瓜子碟来。云兰接在手内，先敬观察，后敬秋谷，却对着秋谷低鬟一笑。秋谷便拉着她，叫她坐下，一长一短的和她讲话，那一班落第的倌人，起先进来的时候，看看秋谷这样翩翩少年，跌宕多姿，大家都觉得有些心动，眉迎目送，脉脉含情。如今见他选中了云兰，大家都知道自家没份，又羞又妒，一哄的都走出来。

金观察见她们走了，心中大喜，和金兰坐在一处，密密切切的讲话。讲了一会，金观察便叫金兰预备摆酒。取过请客的纸片，写了几张客票。忽然抬起头来，见秋谷和云兰并肩执手的坐在那里，低低的不知在那里讲些什么，讲得正是热闹。金观察不觉大笑道："怪道别人都说你喜欢在女人身上用功，今天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相见，就有这许多话说，果然名不虚传。"云兰听了，脸上一红，立起身来道："耐勿要来浪搭倪瞎三话四，倪规规矩矩讲两闲话，也无啥稀奇啘。"金观察哈哈笑道："本来没有什么稀奇，我不过这样的说一声罢了，你又何必这样的做贼心虚？"云兰被金观察说了这几句取笑的话儿，面上越发红起来，讪讪的走了开去。口中咕噜道："随便俉笃去说啥末哉。"秋谷一笑，立起身来，走近金观察身畔，问他请的是哪几个客人。金观察道："都是几个同乡，并没有什么外客。"说着，早见几个男班子进来摆设桌面。原来北边的男班子就是南边的相帮。当下金观察便把客票交给他们，便叫立刻就去催请客人。

不一会，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从外面大踏步走进来。秋谷连忙看时，认得是金观察的亲戚余太守，便立起身，彼此招呼坐下。金观察道:“今天你居然来得很早,接到我催请的客票没有?”余太守笑道：“我方才接到你的来信，说请我吃花酒，当陪客。我一听得有人请我吃花酒，我心上高兴极了，连忙办结了今天的公事，急急的就赶过来，哪里还等得及你来催请?”说得金观察和章秋谷都笑起来。

停了一会，又到了两个客人，秋谷却不认得。彼此请问姓名，方才知道一位是营务处法审委员，直隶候补同知杨玉甫；一位是制台衙门里头的幕府兵部主事言立身，都是秋谷的同乡。秋谷也不免应酬了一阵。这个时候，只见金兰和云兰两个人，一前一后姗姗而来。云兰趁着他们大家在那里说话，拉着秋谷的手，悄悄的讲道：“耐到倪房间里去坐歇。倪要搭你说闲话。”秋谷跟着她走出房去，穿过一个院落，方才是云兰的房间。云兰把秋谷拉进房间坐下。两个人谈了一会，早有金观察叫人相请。秋谷同着云兰一同走过去。只见又来了三个客人，桌面已经摆好，大家在那里高谈阔论的讲话。秋谷走进房去，对着那三个新来的客人拱一拱手，问过姓名。金观察便向秋谷道：“你的本堂局票已经为你发了出去，只怕一个人不够，我再荐一个人给你好不好?”云兰跟在秋谷后面，连忙悄悄的把秋谷衣服一拉。秋谷会意，便向金观察道：“小侄也不过逢场作戏。叫了一个本堂也就算了。”金观察道：“既如此，客人已经到齐，就请诸位入座。”今天这一台酒原是金观察专请秋谷的，要请秋谷首座。秋谷再三谦让，大家都不肯就座，秋谷方才坐了。

金兰斟过了酒，便有几个乌师在门外拉起胡琴，打起锣鼓。金兰慢慢的立起身来，走到帘底，把脸向着门外，唱了一段《取成都》，回过身来，就坐在金观察后面，把一柄白纸折扇递在金观察手内。金观察便把这柄纸扇递给秋谷，口中说道：“你爱听什么，

随意点就是了。”秋谷接过来，打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许多戏目，也有二簧，也有西皮，也有梆子。秋谷心上暗想道：“古时清歌妙舞，歌舞原是连的，所以教坊中人有舞衫歌扇的名目。如今这个舞衫久已失传，这柄纸扇大约就是古时的歌扇了。”正是：樊素樱桃之口，逸响停云；小蛮杨柳之腰，流光回雪。不知后事何如，请听下文交代。

第144回

舞衫歌扇清夜无愁
大道青楼良宵载酒

且说秋谷接过扇子来看了一看，便递给那位言立身言主政，让他来点。言主政也不肯点。大家推让了一回，公点了一出《朱砂痣》。金兰唱毕，接着云兰又唱了一出《黄金台》。叫的局已经来了几个。金兰又斟了一巡酒，便向金观察告一个假，走了出去。

看官，你道什么叫做告假？在下做书的在上海烟花队里整整的混了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倌人要向客人告假的。原来这个告假，也是北边窑子里头的规矩。客人们叫倌人的局，那倌人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才可以告退。若是遇着有别人叫局，或者有人在她院中吃酒碰和，便在那叫局的客人面前告一个假，到别处去打个转身，再来应酬。甚至叫一个局有连告好几次假的。金观察虽然没有叫局，却照例吃酒的时候有个台面局的。所以金兰照着叫局的规条向金观察告假。在下做书的写到此间，就有个老于上海的朋友驳斥在下的说话道："你这几句话儿错了！要是照着你的说话，倌人出来应局，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可脱身，遇着有别人叫局，又要向客人告假。万一个天津的倌人也和上海的倌人一般，一天里头出上二三十个局，甚至四五十个局的都有。要是一个一个都要向客人告起假来，哪里告得尽许多？那些倌人又怎样的分身得开？难道真个像《西游记》上孙猴子一般，当真有什么分身法不成？"

在下听了笑道："你的说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知道这里头的实在情形。天津地方的叫局比不得上海，只要一块钱，可以一转眼的工夫，立起身来就走。在天津叫一个局，足足的要五块钱，又大半都是现钱，没有什么赊帐的。若要叫一个局不给现钱，一定要是向来要好的熟客，方才办得到。这个里头也有一个道理：倌人应局的规例，不论什么地方，除了叫到戏馆和叫到自家公馆之外，一概都要出一块钱的坐场钱，和苏州的叫局规则一般。不过苏州规矩，只有在堂子里头叫局方才要出坐场的钱，酒馆大菜馆都没有的。天津的大菜馆和酒馆也是这般。那班倌人出来应一个局，若是客人赊帐，就要自己贴掉一块钱。所以天津倌人每逢有素不相识的人叫她的局，多半是推托不去。就算是勉强去了，也一定要当面向他讨钱，哪里像上海的这般模样，出一个局一古脑儿只有一块钱，还要大家赊帐。若是一两个局漂了，也不能算漂帐。彼此的情形不同，如此自然天津倌人的局少，上海倌人的局多了。上海的红倌人，一夜工夫竟有出五六十个局的；天津的倌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名角，一夜工夫也不过出上六七八个局。你没有到过天津，不懂那边窑子里的情形，只拿着上海堂子里头的情形来两边印证，自然觉得大大的不合了。"那位老上海听了在下这一番滔滔滚滚的说话，方才俯首无言，走过一边去了。

闲话休提，只说云兰见金兰告假走了，也向秋谷告一个假，走了出去。便有几个本班的倌人走进房来，应酬台面。应酬了一会，这几个走了出去，又换了几个进来。原来天津那些班子里头的姑娘，好像上海幺二堂子的倌人一般，不是捆帐伙计，就是分帐伙计，再不然就是老鸨的讨人，从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身体的。那班子里头也没有什么包房间做伙计的名目。合班的倌人，不论红的黑的、大的小的，都要听老鸨节制号令，就是那个时候的林黛玉、张书玉到天津做生意，也是包账伙计，算不得自己身体。那第一天进门的时候，一般也要向着老鸨叩头。所以天津窑子的倌人，在

家都是混在一起的。你的客人我也可以应酬，我的客人你也可以陪侍，分不出什么界限。当下章秋谷看着那班倌人你来我去，你出我入的，好似穿花蛱蝶一般，倒也甚是热闹。秋谷看了一会，忽然又见几个倌人，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的，口中说着满口的扬州白，直闯进来。三个人坐在一起，夹七夹八的和客人说笑。秋谷见就是方才进来那三位宝贝，便连忙把头别过去，不去看她，心上觉得十分惹厌。更兼听她们你言我语的，打着满口的江北乡谈，口口声声的讲我们苏州怎么样，我们苏州那么样。秋谷听得清楚，心上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问道："你们几个人都是苏州人么？"那三位宝贝听了，大家觉得甚是得意，齐齐的答应一声。秋谷笑道："我看起来，你们这几个苏州人，着实有些西贝。"那三个人听了，不懂秋谷的话是什么意思，便道："什么叫西贝？我们不懂。"秋谷道："你们既是苏州人，怎么连这句话儿的意思都不懂？你们姑且讲几句苏州话来给我们大家听听，看你们究竟是苏州人不是。"原来我们中国全国，苏杭两处是个繁华富丽的地方。苏杭两处的女子就也是个旎婳娇娆的尤物。这几个宝贝，平日之间总假充是苏州人，好在那些客人本来辨不出她们的口音，什么叫做扬州话，什么叫做苏州话，当真都把她们几个认做真的苏州人。这三位宝贝假冒苏州人冒得久了，忘其所以，自己也有些不信自己起来，好像自己真是苏州人一般。不料今日之下，忽然冤家遇了对头，平空的跑出一个章秋谷，要考起她们的苏州话来。这几个宝贝哪里说得出什么苏州话，被章秋谷逼住了，无可如何，只得胡乱说了几句扬州不像扬州、镇江不像镇江的话，就算是苏州话。只指望章秋谷也不懂苏州话，糊里糊涂的搪塞过去也就算了。哪里知道章秋谷听了她们这几句话儿，不觉哈哈大笑道："这个就算你们的苏州话么？好得很，好得很。这才是有一无二的苏州白呢。我听着你们三个的口音，明明是扬州人，为什么一定要假充苏州人？难道假充了苏州人有什么好处么？"这几句话儿，把那三位宝贝说得

做声不得，脸上都涨得通红，只得勉强说道："扬州人也是个人，苏州人也是个人，难道苏州人还比扬州人多个眼睛鼻子么！"秋谷微笑道："你们知道扬州人也是人，苏州人也是人，为什么自己又要假充苏州人？这是个什么道理？"那三个宝贝被秋谷顶住了，腾挪不得，一句话都说不了，睹气大家立起身来，往外便走，口内咕咕哝哝不知说些什么。秋谷也不去理她。金观察见了，便对着秋谷笑道："她们好好的坐在这里，被你几句话儿把她们逼得跑了出去。她们心上不知要怎样的恨你呢！"秋谷笑道："这样的牛鬼蛇神，但愿她心中怀恨，绝迹不来，倒干净了许多。"正说着，云兰已经走了进来。秋谷对着云兰皱一皱眉头，又把手打一个手势，似乎把方才的事情告诉她。云兰会意，微微一笑，也皱着眉头，低低的说道："耐勿要实梗哩。大家才是姊妹淘里向，讲起来阿要难为情。"秋谷也不开口，只伸过手去，紧紧的握住云兰的纤腕，叫她坐下。两个人四目相对，彼此默然。

正在这个时候，客人叫的局陆陆续续到齐。大家拉开嗓子唱起来。秋谷候她们唱过之后，一个个从头至脚打量一番。只见也有北班里头的，也有南班里头的。北边人和南边人的装束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北边人多半是扎着裤腿，那眉梢眼角都是吊得高高的，全没有一些儿温柔袅娜的丰神。秋谷看着，心中想道："究竟这班人生长北方，觉得总有些体态刚强，丰姿生硬，哪里比得上我们江苏人的样儿？究竟北地胭脂不及南朝金粉。这有一定的道理。"正想着，恰恰的言主政要打通关，先和金观察五魁对手的乱叫起来，方才打断了章秋谷的思想。

大家闹了一会，一班客人都散席告辞。金观察掏出表来看了一看，对秋谷道："今天时候还很早，我们出去打几个茶围再回去，可好不好？"秋谷听了，自然高兴，便点头答应，立起身来想走。云兰一把拉住，口中低低的问道："倪刚刚搭耐说格闲话，阿是忘记脱哉？"秋谷摇一摇头道："今天不便，改一天再讲罢。"云兰听

了，默然不语。秋谷附着云兰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说的什么。云兰回眸一笑，启齿嫣然，一面说道："间搭勿比上海。耐勿吃酒也呒啥稀奇。"秋谷道："虽然没有什么，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同你绷个场面，就同绷我的场面一般。"云兰听了，把嘴披了一披，也不开口。秋谷便同着金观察起身就走。金兰和云兰两个人送出房门。云兰又叮嘱一句道："勿要忘记脱仔哩。"秋谷笑道："不劳吩咐。我的心上更要比你性急些儿。"云兰脸上忽然一红，把头一扭道："好哉，好哉。阿好请耐格两声勿要响。"金观察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心上早已明白，也对云兰笑道："你们两个人不用猜哑谜，有什么话儿何必瞒我？等我来和你们做个媒人可好不好？总算你的眼力不差，看中了这位章老爷。你也不必遮遮掩掩的，只管明白说就是了。"几句话，把个云兰说得不好意思起来，不由得红上眉梢，春生颊际，对着金观察道："耐说仔几几化化格闲话，倪一塌刮仔才勿懂。耐勿要来浪搭倪瞎三话四。"说着，便拉着金兰一同进去。

金观察同着章秋谷走出宝华班大门。走不多几步，便是一个北班，叫做东天保的。本来是个著名的班子，房屋十分宽大。秋谷和金观察走了进去，在一间客座里头坐下，便有许多本地倌人挨挨挤挤的走出来。秋谷约略看了一看，却没有一个好的在里头。正是：春风二月，忽逢解语之花；大道青楼，又绾同心之结。以下的许多情节，安垲第大开赛珍会，章秋谷再到沪江，试真情红倌人中计，都在下回里头出现。列位看官不须性急，听我慢慢的道来。

第 145 回

走章台良宵开夜宴
入花丛蓦地遇无盐

上回书中说到章秋谷到了天津，金观察同他到侯家后去，在宝华班金兰那里和他摆酒接风。席散之后，金观察又同着秋谷到东天保去打茶围。刚刚坐下，早见七长八短的拥出十余个倌人来。秋谷略约看了一回，只见不论妍媸大小，都扎着一双裤腿，缠着一双金莲，虽然一个个都缠得不盈四寸，却都是趾圆背厚，臃肿非常，哪里像什么两瓣香莲，哪里像什么一勾新月？比起那驿路旁边的马足、磨坊里面的驴蹄来，倒觉得有些相像。看官请想，好好一对增娇助媚的三寸金莲，像了那龌龊最不雅观的驴蹄马足，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好看？更兼北边女人的习惯，走起路来，都挺着个胸脯，仰着个脸，雄赳赳、气昂昂的，全没有一些儿袅娜温柔，只觉得满面上都带着一团怒气。

秋谷见了，皱着眉头，向金观察打着乡谈道："这太难了，拣不出一个好的，便怎么样呢？"金观察看了一看，也把双眉一皱道："没奈何，将就些儿，选一个就是了。"秋谷道："就是矮子里头选将军，也选不出来，这有什么法儿？"金观察听了，摇头不答。正在这个时候，门外又走进一个倌人来，黑面长身，腰圆背厚，浓眉大眼，阔口方腮，挺着个肚子，摇摇摆摆的走进来。章秋谷见了，不觉吃了一惊，向金观察道："这样的奇形怪状，吓也被她吓

死了，就是上海的花烟间娼妓，也要比她好些。”章秋谷的意思，只道天津人听不懂苏州话，所以这几句话儿，也是打着苏州白讲的。哪里知道这个最后进来的丑鬼，听了秋谷这两句说话，不觉脸上变色，一张漆黑的脸，泛出一阵红云，大声说道：“你们两位老爷，怎么跑上门来骂人，什么叫作不如上海的花烟间？”

秋谷出其不意，忽然听得这位宝贝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就如破锣败鼓一般，倒被她吓了一跳，一时间倒回答不出来，只得勉强和她支吾道：“你不要听错了我们的话儿，听到隔壁去了。我们讲的是上海的事情，说上海的花烟间娼妓，一样也有好的，并不是说你们，哪有上门骂人的道理。”那倌人见秋谷向她分剖，明晓得是秋谷说谎，不便再说，只把秋谷瞪了一眼。秋谷不觉毛骨悚然，有些坐不住，便向金观察道：“我们究竟怎么样？”金观察无可如何，只得随意指着自己身傍的一个倌人，问她叫什么名字，那倌人便答应道：“我叫福喜，你们两位老爷，到我房间里头去坐罢。”秋谷听了，连忙立起身来，同着金观察跟着她就走，直走到福喜房内坐下，登时觉得如释重负，心上松爽非常。金观察见了，忍不住对着秋谷微微一笑，秋谷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抬起头来看时，只见房间里头，倒收拾得十分干净。湘帘棐儿，锦帐银钩，花气融融，芸香拂拂。秋谷看了，不觉暗暗称奇，暗想：“不料北边的窑子里头，竟有这样的地方，可惜这班人物，一个个都是奇形怪状、牛鬼蛇神，未免辜负了这般精室。”心上想着，再看那福喜时，只见她黑漆漆的一头头发，水汪汪的一对眼睛，虽然姿貌平平，却还没有什么怪相。当下金观察同着秋谷坐了一会，又听福喜唱了一个天津小调。秋谷催着金观察要走，金观察也就立起身来，在身上掏出两块钱，放在烟盘里面，便同着秋谷出了大门。

金观察便和他取笑道：“你向来自负是个嫖界中高手，怎么今天也这样的耳红面赤，话都说不出来？”秋谷自己也笑道：“小侄

只说她是不懂苏州话的，无意中说了这几句，哪知她竟认真起来，一时间不好回答，只好扯一个谎的了。小侄在上海地方，歌场酒阵整整的混了六年，从来没有吃过一些儿亏，今天恰恰的遇着了这个妖魔，却是第一次碰这样的大钉子。”金观察听了，不觉大笑起来。两个人一面笑着，又走进一家南班子的寓所，叫做五凤班。这个班子，一古脑儿只有五个倌人，那四个都是扬州人，只有一个叫月芳的，是苏州人，倒也生得骨格娉婷，腰肢婀娜，只是年纪大了些儿，看上去已经有三十内外的模样。梨涡熨贴，未褪娇红；眉黛温存，犹余浅绿。虽是徐娘半老，却还很有些徘徊顾影的丰神。月芳见了秋谷，不觉心中一动，又听得金观察说秋谷是从上海来的，更觉得十分巴结，百倍殷勤。对着秋谷飞过眼风道：“章老爷来浪上海白相惯仔，天津地方格两个倌人，章老爷陆里看得上，只好将就点哝哝格哉。”秋谷微笑道：“你们这里只几个人，老实说我都看不中，刚刚的只看中了你一个，你的房间在哪里，我们过去坐一回儿。”月芳听了道：“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月芳一笑道：“倪搭别人家做媒人，倒做到仔自家身浪来哉。”说着，便握着秋谷的手，走到自家房里，金观察也同着过来。月芳敬过瓜子，提起全副精神来应酬一番。

原来月芳在上海做生意的时候，叫做陆月卿，十年之前，很有些儿名气，枇杷花下，车马常盈。过了几年，不知怎么的，忽然门前冷落起来，上海立不住，就到天津来做。在天津做了几年，生意也不见得怎样热闹，月芳回忆当日的繁华，想着如今的落寞，对着那花朝月夕，未免有许多的旧恨新愁。如今见了章秋谷，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把秋谷当作个旧时恩客一般，把自己的遭逢身世，约约略略的和秋谷说了一番。金观察和章秋谷听了，都叹息不已。秋谷见月芳虽然将近中年，芳时已过，却是语言伶俐，丰格清华，心上便觉得有些属意。略略的坐了一坐，便向金观察道：“时候已经不早，差不多将近五更，我们还是回去罢。”金观察点

一点头，便同着坐轿回去。

秋谷因晚间困倦，又路上辛苦，直睡到十点钟，方才起身。金观察已经上了衙门回来，和秋谷商议，要请他当洋务局的总文案。秋谷想了一想，也便答应。秋谷本来有个候选同知的功名，就是安中堂办顺直捐的时候，秋谷太夫人听得人说，这一次开捐以后，就要永远停捐，那顺直捐的折扣，又实在来得便宜。就出了七百多两银子，为秋谷捐了个候选同知。秋谷心上不愿用捐班出身这个头衔，从来没有用过，如今金观察要请秋谷当洋务总局总文案，官场里头的规矩，没有功名的人是不能当差的。这个洋务局总文案，又是个紧要的差使，不能不搬出这个功名来装一装场面。金观察因秋谷素日性情高傲，一定不肯受他的委札，便把委札改了个照会，用上关防，自己亲手送交秋谷。秋谷接过来看时，见不是札子，方才道谢一声，收了下来，又向金观察说道："小侄蒙老表伯的垂爱，本应立刻到差，但是千里长途，未免有些劳顿，要在老表伯这里告假三天，小侄也好藉此休息。"金观察听了，自然一口答应。到了晚间，金观察又在双福班请秋谷吃了一台酒，秋谷又看中了一个十三岁的清倌人，名叫月香，邀同众人到月香房间里头去打一个茶围。

一连闹了几天，秋谷假期已满，金观察同着秋谷，到洋务局到差视事。又引着他见了会办宋观察、帮办徐观察、提调召太守。秋谷见了宋观察、徐观察、召太守等，并不请安，也不行礼，只打了一个拱。哪知这位宋观察和徐观察是最有官场习气、最爱闹牌子的，见了秋谷这样的礼数疏狂，语言直率，心上大大不以为然。只碍着金观察的面子，不好说出什么来。只有提调召太守是个举人出身，少年时也是个有名的狂士，见了章秋谷这样的丰采俊爽，举止从容，知道不是寻常人物，便有心要结识这个人，两个人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佩服你的意气，你羡慕我的才华，倒成了披肝沥胆的朋友。

秋谷自到洋务局以后，金观察每逢有了疑难的交涉，便和秋谷商量。秋谷感激金观察推诚相待，也是推心置腹的和他尽心策划，竭力扶持，宾主之间十分相得。有时遇着事情棘手地方，秋谷又援照各国的条约和外国人反复辩论，外国人也无可如何。这一天，秋谷正在洋务局里头和召太守讲论那中外约章的失败，讲论了一回，又提起近来交涉的困难来。秋谷便向召太守道："我们中国到了如今这般时候，再要和洋人办交涉，自然是困难非常，但是这个原因不在于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员，却在于当初那些定条约的饭桶。为什么呢？这个条约，原是国际里头一件最紧要最重大的东西，另外有这样的一家学问，深文钩义，和别的文法大不相同，不是局外的人可以弄得来的。所以他们泰西各国订定条约，另有条约专家，一字一句、细细的斟酌，就是一个半个字儿，也不是轻易用的，哪里像我们中国一般，把这样紧要的事情，一古脑儿都交给那一班不谙交涉、不懂条约的大员，自然闹出许多笑话、种种失败来了。更兼这个商订条约的这一种学问里头的道理，甚是精微，你就是放着几个博古通今的大名士、熔经铸史的大儒在这里，要是叫他和外国人订起条约来，也未见得一定就会妥当。总之，这个学问别是一种工夫，另有一家门路，就和我们中国的公文案牍一般，尽有那一班下笔千言的才子，你叫他办个照例的公牍，他倒提不起笔来。那些州县衙门里头的书吏，平时写个条子都写不上来的，办起公事来，倒办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些儿不通的地方。商订条约，办理交涉，也就是这个样儿，一丝一毫都错不得的。比如你当个办交涉的人员，和洋人订一个条约，那条约里头的话儿，看上去都是平平常常，并没有什么紧要地方。哪里知道到了日后，洋人忽然来和你交涉起来了，认定了条约里头的一句说话，当作个和你交涉的凭据，只说约章里面，早已订明，叫你无从回驳。其实，你当初和他立约，条约里面虽然有这样的一句话儿，却不是这般解决的。禁不起洋人忽然翻过脸皮，把好

好的一句说话颠倒了一个过儿，硬要这般解决起来，到了那个时候，你反悔又反悔不来，磋磨又磋磨不下，方才知道这个条约，不是靠着政府里头的一二大员，冒冒失失、糊糊涂涂就可以乱定得的。你想我们中国，那几个最初订定条约的人，哪一个是明白外交的，哪一个是熟谙条约的？那里损失国权，关系体统之处，说也说不尽许多。虽然是那班不中用的饭桶办理不善，却也不能全怪他们，政府里头的人，也有些儿不是。他们那些人，自少至老，只晓得吃饭拿钱，叩首请安，何曾知道这‘条约’两个字儿是个什么东西？平空的叫他们去和外国人订起什么条约来，好像抓着了个北郭的农夫，定要叫他持筹握算；捉住了个南山的石匠，定要他镂玉雕金。闹到后来，终究还是个一物不成，一事不就。究竟是农夫、石匠的不是呢？还是指使人的不是呢？”

正是：大好河山，寂寞新亭之涕；可怜明月，凄凉庾亮之楼。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第146回

论交涉清言讥俗吏
纵微辞谈笑说官场

只说召太守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连连的点头称是道："你的话儿实在讲得透澈，如今的那班办交涉的宝贝，一个个都是坐了这个毛病。当初订定条约的时候，糊里糊涂就是这样的一来，哪里懂得什么条约的学问！比不得他们外国派出来商订条约的人，一定是长于外交、熟谙例约，办起交涉来自然不至茫无把握，我们中国这班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据我想起来，这些商订约章、办理交涉的事情，另有一种专门的学问，不是那些门外汉可以率尔操刀、鲁莽从事得的。更兼商订条约关系非常，一个不小心，就要损失许多的权利。就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字儿、一句绝无系属的说话，也一定要再三审慎，没有一些儿疏忽的地方，方才保得将来不另生枝节。你若是一时忽略，不去细细的推敲，只说这句话儿、这个字儿是不关紧要的，随随便便的就答应了，哪里知道将来就在这个不关紧要的地方，平空生出许多枝节，闹出绝大的交涉。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见了也不只一次。我以前也曾上过一个条陈，请在总理衙门里头设一个外交馆，专门培植那些办理交涉的人才，无奈人微言轻，大家非但不以为然，倒反一个个都说我无故多事。这些话儿，我以前也和金观察说过，金观察倒深以为然，无奈金观察也没有什么大权力，在上的人置之不理，说来

也是枉然。方才你说的一席话儿，真是一句一字都打到我心坎里去，没有一句不是我心上要说的话儿，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是那班庸庸碌碌的人可以妄参末议的。”章秋谷听了，笑道：“极承推许，惭愧非常，但是我的心上，还有一个意见，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

秋谷正说到这里，只见金观察在外面走了进来，章秋谷和召太守连忙立起。金观察忙道：“请坐请坐，我们都是自己人，何必讲这些过节。”说着，金观察自己便也坐了下来，章秋谷和召太守也就一同坐下。金观察道：“你们谈论得正在十分热闹，被我进来打断了你们的话儿，如今你们只顾谈你们的，待我来做个旁听人何如？”秋谷笑道：“小侄和召太守方才讲的，就是我们中国交涉失败的原因。”说着，便把方才一番议论，约略述了一遍。金观察也不住的点头称是。

秋谷又道：“据小侄的意见看起来，如今我们中国的交涉失败，还有一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条约失败，方才已经讲过，不必再提它。第二种原因，却都是给那班办理交涉的官员闹坏的，他们那班饭桶，好容易花了无数的银钱，走了许多的门路，方才谋得一个功名，钻得一个差使，兢兢业业的捧着脑袋过日子，一个树叶子下来，也怕压破了头，平时见了上司，一味的只晓得掇臀放屁、捧卵呵脬。这样的人，要叫他去办交涉，你想可中用不中用？只要一见了外国人的影儿，不等他开口说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骨软筋融，一味的唯唯诺诺，凭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哪里敢驳他一个字的回！在他自己心上想起来，得罪了上司，还好请个旁人解释解释，或者行些贿赂也就罢了；要是得罪了外国人，就是上司和他十分合式，也是偏袒不来的。所以办起交涉来，凭着那外国人怎样的要求、那般的强硬，也不敢说半个不字，放一个屁儿。他哪里知道外国人的办交涉，也是专用诡谲手段的。他自己明晓得这件事情不合条约，有妨公法，未见得办得到，但却故意

装个糊涂，姑且向我们中国要求一下。若是我们中国的外交官据着条约公法和他抗辩，他也就不来提起，只当没有这件事儿一般，在他原没有一些儿损失，不过费他一个照会就是了。万一那班办理交涉的人，不明条约，不谙公法，竟是轻轻易易的答应了下来，他就得步进步，要求无已，并且从此以后，还要把这件事儿当作旧例，节节挟制，事事殊求。他们那班饭桶，只说外国人的事情不是玩的，遇着有什么交涉的事件，免不得将就些儿，敷衍一下，叫他心上喜欢，以后或者可以省些困难。哪里知得如今这般竞争世界，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的。就是一件至微极细的事情，也一定要和他据理力争，退让不得。若是遇事退让，处处将就，今天退让来，明天将就去，一天一天的让来让去，我们中国缩退一步，他们外国人便占进一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到了后来，一定要弄得无可退让，无从将就，那其间退让不得，将就不来，势必至于彼此决裂，酿成重要的交涉。与其遇事将顺，到后来依然还是收拾不来，不如在交涉之初，就正正堂堂的和他磋磨辩驳，据约争持，到后来还不至于这样的溃败决裂，不可挽回。在他们外国人的一方面看起来，却也怪不得他们痛恨，以前的种种要求，没有一件不肯，没有一事不允，到了如今，忽然两下龃龉起来，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了。就是如今各省的民变闹教的案件，哪一件不是地方官激出来的？要是那些地方官能够放大了胆，逢着民教交哄的事情，一秉至公的按律办理，不要袒护教士，凌虐百姓，也何至于闹出这样的事情来？总而言之，做官的人，要是存了个患得患失的心，就断断不能办事。小侄狂瞽之论，老表伯以为何如？”

金观察拍手道：“你的话儿一些不错，正和我的意见相同。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要是个个都能依着你的话儿办事，我们中国的权利何至这般丧失，我们中国的百姓何至这样受欺？”说着，三个人不免嗟叹一番。

金观察道：“如今官场中人的卑鄙龌龊，比那前十年的情形更

是不同，就是说也说不尽许多，别的都还不必说它，最可笑的，就是我们这班候补道，你只看全国行省里头，那些最重要的差使，什么银元局、铜元局、铁路、矿务、军政、警察，哪一处的总办、会办，不是候补道当的？好像世上的人，只要是个候补道，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内家，不管什么要差，都是熟手，好像不是候补道，就不胜其任的一般。你想那些候补道里头，大半就是些有钱的纨绔子弟，仗着家里头的有几个钱，捐个功名，出来玩玩，哪里会办什么事情！虽然候补道里头，也未尝没有几个精明强干、有才有识的人，却是十个里头，找不出这样的一个。把国家的大事，一古脑儿的都交给这一些酒囊饭袋的庸才，我们中国的前途，哪里还有什么希望！”说着，不觉长叹一声。

秋谷道：“老表伯这番说话，委实不差。如今那班候补道里头，像老表伯一般的人，不要说十个里头找不出一个，就是全国的候补道，一古脑儿合拢起来，只怕也拣不出几个。”金观察笑道：“这句话儿你是违心之论了。像我这般的人，在候补道里头虽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却也算不得什么奇材异能，不过抚心自问，还不是那班尸位素餐的人物罢了。你的说话，未免称誉得过当些儿。”召太守接着说道：“秋谷兄的话儿却也不是过赞，委实如今直隶通省里头和大人一般热心办事、才识兼优的，却是寥寥无几。”金观察哈哈笑道：“今天什么道理，你们两个人忽然这样的谬赞起来？”章秋谷道：“小侄的为人，老表伯是向来知道的，从不肯胁肩谄笑，当面阿谀，就是召太尊也不是这般卑鄙的人物。”

章秋谷正说到这里，忽然外面有人来拜金观察。当差的传了进来，金观察连忙起身出去，临走的时候，对着秋谷道：“今天余太守请你在上林春晚饭，你去不去？”秋谷道：“如若老表伯去，小侄一定奉陪。”金观察点一点头，匆匆的走了出去。

当下章秋谷又和召太守谈了一回，又办了些日行的公事，看

看日色西斜，便回到庐家胡同金观察的公馆里头。只见余太守已经来了，在金观察书房里头谈天，见了秋谷，连忙拱手道："我只怕秋谷先生不肯赏光，所以特地自己过来奉请！"秋谷道："岂敢岂敢！多承赐饭，深扰郇厨，哪有不到的道理？"余太守道："好说好说，秋谷先生为什么要这般客套？"金观察便取笑他们道："我看你们两个不是在这里讲什么话，大约是你们两个结了新亲，今天在我这里会亲，所以一个这般客气，一个又是那样谦恭。不然，为什么要这般拘束呢？"说得秋谷和余太守两个都笑起来。余太守坐了一会，便向秋谷道："如今差不多有六点钟，我们就去好不好？"金观察便对秋谷道："今天我听说天仙戏馆里头，来了个上海新到的女伶冯月娥，花旦戏串得甚好，我们何妨早些吃晚饭去赏鉴她一下子。"余太守听了，先自高兴，口中说道："很好很好，我们吃过了立刻就去。想不到我今天这个东道主人做得竟不折本。"金观察和章秋谷听了，都微微一笑。章秋谷不说什么，金观察却对着余太守道："你的算计既然这样精工，何不索性连今天的一顿晚饭都不要请，岂不更占便宜？"余太守听了，跳起来对着金观察打了一拱道："既然如此，今天对不起，一客不烦二主，爽性我奉托了你老哥，和我代作了今天的主人何如？"金观察大笑道："好得很，好得很！你既然舍不得花钱，我今天非但不要你出一个大钱，爽性再送五块钱给你用用好不好？"章秋谷听到这里，忍不住格的一笑，余太守也笑道："不好不好，给你占了便宜去了。"金观察道："你自己情情愿愿伏伏贴贴的叫我来占你的便宜，我不好意思推却，自然只好领你的情的了。"余太守笑着"呸"了一口道："小孩子没有规矩，满嘴里乱讲的是些什么话儿。"金观察拈着自己的胡须对着秋谷道："你听听他倒叫我是小孩子，你想可笑不可笑？"

三个人一面说笑，大家都坐上轿子，到日本租界的上林春番菜馆来，拣了楼上的一间房间坐了，余太守便写了几张催请客人

的条子，交给细崽，叫他立刻送去。请的客人，就是言主政和杨司马两个，宾主只有五个人。正是：胭脂照夜，楼台歌管之春；粉墨登场，傀儡衣冠之根。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147回

演活剧刻意绘春情
儆淫风当场飞黑索

且说余太守在上林春请客，金观察和章秋谷是和余太守一同去的，还有言主政和杨司马两个人，一会儿也都来了。金观察便和众人写起叫局的条子来。原来京津一带，不说叫局，只说是叫条子。当下金观察叫了宝华班的金兰，余太守叫五凤班的桂红，杨司马叫东天保的贵喜，言主政叫富贵班的银珠，章秋谷自然是叫宝华班的云兰。条子发了出去，余太守便请众人点菜。写好菜单，交给细崽，拿了出去。不多一刻，细崽端上汤来，叫的姑娘也都来了，一个个坐在客人后面。

金兰和桂红，秋谷本来认得，贵喜和银珠，秋谷虽然也在金观察席间见过一次，却看得不甚清楚，又仔仔细细的打量一番，虽然比不上金兰和云兰两个，却也还五官端正，身段玲珑，并不十分惹厌。那桂红见了秋谷，忽然想起是招呼月芳的客人，连忙问道："章老爷你不是招呼月芳的么，为什么不去叫她？"秋谷微笑摇一摇头，云兰却瞪了桂红一眼。金观察便道："月芳和你很要好的，你就多叫一个，也没有什么。"秋谷道："我们今天要去听戏，一会儿就要走的，改天再叫罢。"金观察听了也就不说什么。云兰恰拉着秋谷的手，附着耳朵，悄悄的说道："耐勿要去做啥格石灰布袋，阿晓得今朝看过仔戏，阿到倪搭去呀。"秋谷略一沉吟道：

“等一会再说，不来也说不定。”云兰又低声说道：“倪勿要，晏歇点定规要耐去格。”秋谷听了。便也附着云兰的耳朵说了几句，云兰面上一红道：“倪是勿晓得格。”

金观察见他们两个附耳说话，便喝一声彩道：“你们两个人不用这般鬼鬼祟祟的样儿，今天我来和你们做个媒人何如?”章秋谷微微一笑，也不言语。云兰接口说道：“格末蛮好，就请耐金大人搭倪做个媒人，勿得知倪阿有格号福气。”说着，自觉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回头一笑，却和章秋谷打了一个照面。秋谷便握着她的纤手，定睛细看时，只见她宝靥微红，梨涡欲笑；柳挹双眉之翠，花飞一面之春，头上带着两条茉莉花条，一阵茉莉花香，直送到章秋谷鼻孔中来。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心中一动，两只眼睛一瞬不转，只是静静的看。云兰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觉“嗤”的笑道：“耐格人啥实梗呀。”秋谷微微一笑，一言不发，只细细的领略那静中香色、个里温柔。云兰见他看得诧异，不由得脸上竟红起来，推开了秋谷的手，口中低低说道：“耐勿要实梗哩，拨别人家看仔，阿要难为情。”说着，便立起身来，走到那边，对着壁上的着衣镜，理了一理鬓发，又取出一个小小的牙梳来，把前刘海梳了一梳，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嫣然展笑，秋谷也对着她微微的飞个眼风。余太守见了，便嚷道：“你们两个人有什么话儿只顾当着我们讲就是了，何必要挤眉弄眼的，做出这个样儿来。”秋谷听了，还没有开口，言主政便也笑道：“秋谷兄既然这样的赏识云兰，明天何不就在她那边吃一台酒，也好等我们做个现成媒人。”

正说着，忽然听得笛声嘹亮，金兰低低的唱起昆曲来，大家都听曲子，便打断了话头。秋谷原是个惯家，听她唱的是“八阳”，便按着节拍，一句一句的听下去，觉得一字一转，音节缠绵，便由不得喝一声彩。接着云兰唱了一段《二进宫》，却也唱得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舛误，大家也免不得赞了一声。桂红是不会唱

的，贵喜、银珠都唱了一支天津小调。五道菜已经陆续上完，桂红和贵喜先自去了，金兰尚有别处转局，便也匆匆走了，只有云兰和银珠要同着众人一起去看戏，秋谷和言主政自然答应。一会儿细崽送上帐来，余太守签过了字，大家谢过主人，出了上林春，竟到东门外天仙戏园来。

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八点多钟，金观察是预定的包厢，大家一哄上楼，各自坐下，举目看时，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连包厢都挤得满满的了。原来天津京城的戏园规则和上海不同，上海是不论包厢正桌，一样都是上等人的座位，只有同着女客的方才去坐那包厢，平常的人，大半都坐正桌，看得清楚些儿，听也听得明白些。京城和天津的戏园，上等人出来听戏，大家都坐包厢，那池子里头的正桌，都是些下流社会的人物，上等人一个都没有的，表过不提。

只说金观察邀着大家坐下，先拿过戏目来看时，只见戏目上排着男伶高福安的《金钱豹》、青菊花的《珍珠衫》、小陈长庚的《奇冤报》，又是女伶尹鸿兰的《空城计》、小菊英的《烧骨记》、冯月娥的《卖胭脂》。原来天津戏馆，都是男女合演的，所以生意十分发达，地方官也不去禁它。这个时候台上正在那里演《金钱豹》，这个高福安本来也是个著名的武生，台容既好，武功也很不差，这出《金钱豹》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到那飞叉的一场，高福安卖弄精神，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真叉飞得穿梭一般的，没有一些儿渗漏。那个做配角接叉的开口跳刘燕云，接得十分神捷，伶俐非常，大家都称赏不已。

《金钱豹》演毕，就是青菊花的《珍珠衫》上场。那青菊花穿着一身艳服，婷婷袅袅的走到当场，恰生得骨肉停匀，丰神妍丽。比临风之玉树，粉面凝脂；同出水之芙蓉，纤腰约素，好似那一朵彩云，慢慢的飞到台前的一般。那态度神情，也不像什么男扮女装，竟是逼真的一个大家闺秀。出得场来，流波四盼，很有些

娇羞靦觍的神情。秋谷见了，先叫一声好，对着金观察等道："这个青菊花很不错，据我看起来，比那上海的什么高彩云、周凤林，还要胜些。"一面说一面看，看着那青菊花的做功，也觉得甚是到家。直到小陈长庚唱完了《奇冤报》，方才是女伶出场。尹鸿兰扮着孔明出来，秋谷仔细看时，见她短短的一个身材，台容也不见得十分出色，唱功倒还没有什么，就是喉音低些。秋谷便有些不高兴看，回过头来，低低的和云兰握手谈心，也不去看那戏台上做些什么。

一会儿的工夫，小菊英《烧骨记》唱过，就是冯月娥的《卖胭脂》，刚刚出得戏房，就听得楼上楼下的人齐齐的喝一声彩，轰然震耳，倒把个章秋谷吓了一惊。章秋谷在上海的时候，也看过冯月娥的戏，觉得平平常常的，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如今见了冯月娥，又细细的打量了一番，觉得还是和从前差不多，面貌本来平常，唱功又不见得大好，只有那一对秋波生得水汪汪的，横波一顾，剪水双清，着实有些勾魂摄魂的魔力。章秋谷看了，暗想："虽然一双眼睛生得好些，却究竟不是全材，唱功做功也都很是平常，为什么天津地方的人，要这般的赏识她？"想着，又留意看她的做功，觉得似乎比以前做得老到些儿。哪里知道这个冯月娥做到"买胭脂调戏"的一场，竟当真和那小生捻手捻脚两个人滚作一团，更兼眉目之间隐隐的做出许多荡态，只听得楼上楼下一片声喝起彩来。

秋谷本来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这些淫戏，如今冯月娥做出这般模样，不觉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直竖起来，别过了头，不去看她，口中说："该死该死，怎么竟做出这个样儿来？真是一些儿廉耻都不顾的了。"金观察等看了也说："形容得太过了些，未免败坏风俗。"只把一个云兰看得满面通红，低着个头，抬都抬不起来，拉着章秋谷的手，口中说道："格号浪形，勿知区哩哪哼做得出格，看仔阿要勿色头。"章秋谷附耳和她说道："你不要说她浪形，等会儿

我们两个人也去串一下子，给众人看看何如?”云兰打了秋谷一下道:“倪是勿懂格，请耐一干仔去串罢。”说着，忍不住一笑，面上更红起来。

秋谷正和云兰说笑，忽然又听得那些座客齐齐的喝起彩来。秋谷连忙看时，只见冯月娥索性把上身的一件纱衫卸了下来，胸前只扎着一个粉霞色西纱抹胸，衬着高高的两个鸡头，嫩嫩的一双玉臂，口中咬着一方手帕，歪着个头，斜着个身体，软软的和身倚在那小生的肩上，好似没有一丝气力的一般。鬓发惺忪，髻鬟斜亸，两只星眼半开半合的，那一种淫情荡态，就是画都画不出来。这个时候不要说引得那班听戏的人人心动，个个神摇，就是章秋谷这样的一个曾经沧海的人，也不因不由的心上有些跳动起来。云兰坐在秋谷背后，也有些杏眼微饧，香津频咽，耳中只听得一片喝彩的声音，好似那八面春雷、三千画角，直震得人头昏脑痛、两耳欲聋。

正在闹得沸反盈天之际，猛然见外面走进几个人，分开众人，一直挤到台前，头上都戴缨帽，脚下都穿着黑布快靴，好像衙门里头的差役一般。众人见了，大家摸不着头路，不知道来做什么的，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不想这几个人到了台前，抬起头来向台上看了一看，竟大家登着台前的桌子跳上台来。台上的人见了，十分诧异，正要开口问时，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个为首的人，抢上一步，抢到冯月娥身旁，“豁啷”的一声，袖管里头掏出一根铁练，呼的就向冯月娥头上套去。冯月娥正在卖弄精神的时候，不提防竟有这样的事情，一时间大惊失色，想要开口问时，张口结舌的一时哪里问得出来?

台下那班听戏的人见了这个样儿，大家都七舌八嘴的嚷个不住。那几个人早已取出一张访牌，向着台下众人扬一扬，大声说道:“我们是天津县沈大老爷手下的衙役，沈大老爷奉了天津府林大人的访牌，要立拘这个冯月娥到府听讯。我们是奉上差遣，概

不由己，列位不要见怪。”说着，便牵着冯月娥向戏房里走了进去。正是：桃花轻薄，荒凉洞口之春；柳絮颠狂，辜负东风之意。不知后事如何，请待下文交代。

第 148 回

印深情软语留春
谐好事平康选梦

只说金观察和章秋谷等见冯月娥被天津县差役拿去，虽然吃了一惊，大家却甚是畅快。秋谷只说："拿得好！拿得好！若是凭着她一味的这般混闹，不去问她，将来各处戏馆，都大家效尤起来，地方上的人心风俗，还可问么?"金观察等听了，大家都点头称是。只有一个云兰，倒大大的吃了一吓，吓得个目瞪口呆，紧紧的拉着章秋谷的衣服，几乎要哭出来。秋谷见她这般胆小，觉得甚是好笑，连忙安慰她道："你不用害怕，他们拿的是冯月娥，与你什么相干?"云兰道："倪只怕哩也要来捉起倪来末，哪哼弄法呢?"秋谷笑道："你好好的没有犯法，断没有什么人来捉你的，你只顾放心就是了。"云兰听了，方才觉得放心，却还拉着秋谷不放。这一出戏，本来是排在结末的，如今这样一来，一霎时止鼓停锣，收场罢演。那一班听戏的人，也大家扫兴而归，就如潮水一般的拥出门去。

金观察见挤得厉害，便招呼众人索性停一会儿，等人少些再慢慢的走。大家依然坐下，云兰趁势低低的和秋谷说，要秋谷送她回去。秋谷沉吟道："今天时候不早，差不多已经十二点钟，我明天还有要办的公事，一准明天晚上来罢。"云兰拿着秋谷的手放在自己胸间道："耐摸摸看倪格心跳得来，掐掐吓得倪来要死，耐

末再要实梗，勿肯送倪转去。”秋谷听了，果然把手去摸她的胸膛时，真个一个心拔拔的跳个不住。这个时候正是五月底的天气，倌人们着的都是绝薄的纱衣，秋谷轻轻一摸，早觉得双峰腻玉，触手如酥，由不得心旌摇荡；更兼云兰对着他俊眼微睃，眉尖斜蹙，看着他的脸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好似央告他的一般，便也只好点头答应，却又故意问她道：“你叫我送你回去做什么事情？”云兰把眼一瞟，佯嗔道：“勿要瞎三话四哉，烦得来。”秋谷道：“你既然这般说法，我也不必送你回去，省得你心上厌烦，我请个代庖的人送你回去如何？”云兰低低笑道：“阿唷！阿是算扳倪格差头呀。”

金观察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两个人的样儿，觉得目送眉迎，若离若合，别有一种缠绵款曲的神情。暗想：“他们两个人认得没有多少时候，怎么就要好到这个样儿，真是奇怪。”正在呆呆的看，被余太守肩上拍了一拍道：“他们两个人头里是有些浑的了，难道你的头里也浑了么，人都差不多散尽了，你们不走，等在这里做什么？”金观察和章秋谷连忙看时，只见那些人果然都已经散得干干净净，便连忙都立起身来。余太守看着云兰笑道：“你们讲什么秘密的话儿，等一会儿到床上去说不好？何必这般性急？在戏馆里头，做出这个样儿来。”云兰听了，红着脸口中咕噜道：“狗嘴里阿会生得出象牙，耐格只嘴总归呒拨啥好闲话格。”余太守虽然是江苏人，却从小儿生长在天津地方，不大懂得苏州话，听了云兰在那里咕噜，虽然听不明白，却知道一定是骂他的，对着云兰把头颈缩了一缩道：“你不要发急，我从此再不开口如何？”云兰听了一笑，也不理会。

依着章秋谷的意思，要请金观察、余太守等一同到宝华班去。余太守等都说夜深不便，各自别去。言主政也和银珠一同回去。只有金观察一个人，同着秋谷到了侯家后宝华班。金观察便拉着秋谷先到金兰房间里头去稍坐。秋谷依然一同走进金兰房内，金兰

立在门口，含笑相迎，亲自为金观察卸下长衫。云兰也照样把秋谷身上着的那件淡湖色金阊纱长衫卸了下来，坐了一会，云兰要请秋谷到自己房间去坐。秋谷故意道："等一会儿我就要回去，就在这里坐一下罢。"云兰斜着眼睛，瞪了秋谷一眼，似笑非笑的道："耐今朝阿敢转去？"秋谷笑道："有什么不敢回去，你又不是我的太太，我为什么要怕你？"云兰不等说毕，举起扇子把秋谷头上拍的打了一下道："耐勿要来浪搭倪调皮。"秋谷道："我规规矩矩的并不调皮，所以要今天回去，若是当真的和你调皮，今天哪里还要回去？"云兰坐在秋谷膝上撒娇道："倪勿来格，耐自家心浪阿意得过。"说着，直把一个脸儿紧紧的偎着秋谷的脸，附耳低声道："耐勿作兴实梗样式格，今朝勿要去哉呀。"秋谷见她说得这般委婉可怜，早已心中默许，却故意沉吟一会，口中一言不发。云兰见他始终还是一个不开口，便挽着他的手道："耐啥格一声勿响介，阿是变仔哑子哉。"说着，又回过头来，对金观察道："金大人耐说搭倪做媒人格呀，帮仔倪留留二少哩。"金观察笑道："他是有心在你面前装腔作势，你不要去信他，包在我的身上，今天还你一个章二少，如若走了，我赔也赔你一个。"云兰听了，不觉低鬟一笑，立起身来道："倪是不过实梗哉，耐阿好推扳点。"秋谷听了，不由得也笑起来，拉着云兰，对金观察道："老表伯的严命，小侄不敢不遵，明天再请老表伯吃酒。"又对云兰道："我们两个不要在这里惹厌，我们走了，好等金大人放马登场，我们也去办我们的公事罢。"说罢，拉着云兰往外就走。云兰面上一红，软软的跟着章秋谷走了过来。

到了那边房内，相对坐下，一个娘姨端上茶来，秋谷抬头看时，只见这个娘姨穿着一身玄色铁线纱衫，玄色铁线纱裤，里面衬着一身粉霞色洋纱衣裤，脚下一双玄缎弓鞋，只有三寸多些，玉笋凌波，金莲贴地，比云兰的觉得还要小了好些。头上挽着个懒妆髻，插着两朵白兰花，丰态轻盈，腰肢婀娜，虽然差不多年过

三旬，却还很有些动人的姿态，盈盈凤目，淡淡蛾眉；腮凝新荔，未退娇红；颊晕梨涡，犹余妩媚，看着秋谷，只是微微的笑。秋谷见了，倒不觉吃了一惊，立起身来拉着她的手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我前两天没有看见你这样的一个人，想不到天津地方的娘姨，也有你这般的漂亮人物。”那娘姨见秋谷恭维她的漂亮，心上甚是得意，对着秋谷一笑道：“倪是勿好格，耐勿要来浪瞎三话四。”秋谷道：“像你这样的人，再要说不好，世界上的人，也没有好的了。”那娘姨把秋谷推了一推道：“耐就是实梗仔罢，阿好请耐少说两声。”秋谷一笑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前两天没有见你？”那娘姨道：“倪叫老二，刚刚来浪上海，今朝七点钟到格搭格。”秋谷听了，道：“怪不得我说这里天津地方，哪里有你这样电气灯一般的人，原来果然是上海来的。”说着，不由分说，猛然把她搂在膝上，脸贴脸的偎了一偎。云兰见了，瞪了秋谷一眼，别转过头去，口中说道：“耐勿要实梗哩，格个是倪格娘呀。”那老二也微微笑道：“耐勿要来浪实梗瞎俏，俚是倪格囡仵，耐就是倪格女婿，阿有啥女婿搭丈母吊起膀子来格？晏歇点倪囡仵小姐吃起醋来，耐吃勿小格嘘。”云兰听了，把身躯一扭道：“呒姆末总归实梗，哈格吃醋勿吃醋介？”说着，不因不由的两边颊上泛起两朵红云。

秋谷听了她们的说话，起先还不相信，只说是讲的笑话，连忙问道：“难道你当真是她的亲生娘不成？”老二笑道：“勿是真格，倒是假格？的的刮刮俚是倪亲生囡仵，耐勿相信，自家问俚末哉。”秋谷听了，便放了老二，立起身来，对着她深深的打一个拱道：“我实在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丈母太太，多多得罪，如今只好在丈母太太面前赔个礼儿，休怪方才放肆。”说着，又打一拱。老二扭转脸去，只是格格的笑。云兰道：“侕笃看看俚阿要厚皮，一塌刮仔才做得出格。”秋谷回过身来，对着云兰也打一拱道：“我已经在这里打拱赔礼，你还吃这般的冷醋做什么。”云兰啐了秋谷一口道：“耐说说末就是歪嘴吹喇叭，难勿格耐说啥哉。”

秋谷听了，也不去理她说的什么，只招手把老二叫了过来，问她以前在上海做过生意没有。老二回说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叫姑苏林寓。秋谷虽然以前在上海没有见过她，却知道有个姑苏林寓，善唱青衫，也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便和她讲些花丛兴废的原因，并上海近来生意的难做。老二拍手道："二少格闲话蛮准，故歇上海格生意，格末叫难做，倪吃仔格碗把势饭，真正叫呒说法。"两个人长篇大套的谈论了一会，讲的都是堂子里头的事实。讲的人手指口划，讲得个娓娓忘疲，听的人也心领神会，听个津津有味。直讲到差不多两点多钟，云兰坐等在一旁呆呆的听，没有一些儿倦意。还是秋谷觉得时候不早，掏出表来用手轻轻一按，只听得"铮铮"的打了两下，又打了一下，秋谷道："我们只顾在这里讲话，不知不觉的已经两点一刻了。"老二也立起身来，懒洋洋的打了一个呵欠，笑道："倪要困觉去哉，倍笃两家头也早点困罢。"说着，便叫房间里的人端上稀米饭。秋谷随意吃些，云兰也吃了半碗，相携就寝。金堂夜永，宝幄香温；绣枕暗推，流苏悄颤：檀口之脂香微度，酥胸之春意初融；艳语轻轻，重帏悄悄；钗堕绿云之髻，汗凝红玉之肤；水泛横塘，云飞巫峡；冰簟银床之夜，花香月满之宵。一夜无话。

到了明朝，章秋谷直睡到十点钟还没有起来。好梦初回，双睛乍启，只见云兰枕着自己的手臂，还在那里朦胧酣睡，额上微微的沁出几点汗珠，剩粉未消，残脂犹腻，一缕漆黑的头发，拖在枕边，秋谷看着这个样儿，觉得一个心在腔子里头不由的砰砰自动，想要再睡一回，却又睡不着。一个手臂，却被云兰枕得有些麻木起来，见她睡得正浓，却又不忍唤醒她。正在这个当儿，忽见老二蓬着个头，悄悄的外面走进来，蹑着脚步，走到床前，轻轻的把帐子揭开，探头一望，见秋谷已经睡醒，便低低笑道："辰光早来浪，困歇起来末哉。"正是：徐娘半老，犹多旖旎之姿；杜牧重来，尽有烟花之恨。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149回

遇秋娘一箭贯双雕
卖丰姿春风描倩影

且说章秋谷听了老二叫他再睡一回，便也低低答道："我睡醒多时，就要起来了。"这两句话儿，虽然低低的说，恰已经把云兰惊醒，朦朦胧胧的睁开眼来看时，只见她母亲正一手拉着帐子在那里和章秋谷说话。这个时候云兰身上只穿着一身汗衫睡裤，一个头又枕在秋谷臂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一骨碌坐起身来，挽了一挽头发，便跨下床去。秋谷也便起身盥洗。吃过点心，正待要走，老二见秋谷的辫子有些蓬蓬松松的，便拉住他道："耐来浪倪搭坐歇，倪搭耐打条辫子阿好。"秋谷正觉得头下的发辫有些累赘，便也点一点头，只说："你是丈母太太，怎么要你打起辫子来？这是不敢当的。"老二笑道："勿要客气哩，打条辫子末也用勿着实梗客气啘。"说着，便取了一个牙梳、一个竹篦，对秋谷笑道："倪到对过亭子间里向去，风凉点。"秋谷不懂她什么意思，自然应允。老二拉着秋谷的手往外就走。云兰见了，轻轻的咳嗽一声，秋谷听了，也不介意，同着老二径到对面房间来。

老二一面和秋谷梳发，一面夹七夹八的和秋谷讲话，秋谷的头发本来不多，一霎时已经打就。秋谷握着她的手随口谢了一声，不想这个老二，趁着秋谷和她握手，把身体轻轻的一侧，直侧入秋谷怀中，看着秋谷微微的笑道："昨日夜里向阿曾辛苦？"秋谷

见老二忽然做出这般模样来，心上十分明白，只得也向她笑道："我是没有什么辛苦，倒是你昨天晚上恐怕不见得睡得着罢？"老二道："倪困勿着末，总是耐勿好碗。"秋谷见她话风逼得甚紧，只得用别话岔开去道："你和云兰两个人，说是母女，我看起来总有些儿不像，差不多倒有些像姊妹的样儿，你的面上，还是十分娇嫩，掐得出水来的一般，哪里像什么三十多岁的人？"说着，想要立起身来，却被老二把一个身体紧紧的贴着他，一时立不起来。只听得老二低低的说道："倪是老太婆哉，就是心浪想要巴结耐二少末，也巴结勿上格哉，二少陆里要倪格号人嗄。二少阿对？"说着，竟是纤腰紧贴，雀舌全舒，和秋谷亲热起来。春上眉梢，波横眼角，隐隐的露出几分荡意。这一番情事，好像天外飞来的一般，竟把章秋谷弄个解脱不开，推辞不得，没奈何只得略略应酬。晓日当窗，熏风拂面，鸳鸯选梦，蛱蝶栖云；香销汉殿之屏，春入秋娘之梦。一会儿秋谷笑道："今天这件事儿，真是出于意外的。"老二道："堂子里向有啥格交代，老实说，吃仔格碗把势饭，陆里讲究得尽实梗几几花花。"说着，两个人依旧手搀手的走过来。云兰见秋谷和她母亲走了过去，一些声息都不听见，早已心中明白了，心上未免有些发起酸来，见了秋谷走进来，一言不发，只对着他把嘴披了一披，秋谷倒不由的面上红了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倒是老二坐在那里，好像没有这件事儿的一般。秋谷搭讪着走近云兰身旁，轻轻的和她讲了几句不知什么，云兰"格"的一笑，把头摇了一摇，又趁着老二回过头去的时候，把一个指头对着秋谷，在自己脸上划了几划，做个羞他的样儿。秋谷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胡芦一笑，便问金观察起来没有。老二道："金大人七点钟就起来，老早转去格哉。"秋谷听了，便连忙立起身来，穿了衣服，在衣袋里头拣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交给云兰。云兰看了一看，道："勿要实梗几化碗。"秋谷挥手道："多的就算了下脚。"老二接着道："间搭天津，呒拨下脚格呀。"秋谷道："这几个钱何必还去计

较它？”云兰把两张钞票里头检了一张，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口中说道：“晓得耐勿在乎格几块洋钿，不过倪间搭呒拨实梗格规矩末，去多拨俚笃做啥，多拨仔也是白白里格嘎，啥犯着呀，耐倒是今朝到倪搭来吃一台酒，搭倪绷绷场面罢。”秋谷见云兰这般说法，只得依她，把钞票收了起来，道：“今天的酒是横竖一定要来吃的，你们何必要替我省这几个钱？”云兰笑道：“耐格铜钿忒嫌俚多，送点拨倪用用末哉，去送拨俚笃格号人做啥？”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便坐着轿子回去。到了晚间，秋谷在云兰那里吃了一台酒，又碰了一场和，倒一连在云兰那里住了三天。

这几天的工夫，秋谷觉得酒食徵逐，有些厌烦起来，便打着主意，要静静的休息几天。哪知刚刚吃过晚饭，坐在房内，余太守忽然跑了进来。谈了一会，金观察也来了，讲些闲话，不觉又讲到嫖经上去。讲论起天津地方的那些倌人来，毕竟比不上上海的那班人物。金观察偶然讲起五凤班的月芳，说虽然年纪大些，倒还着实有些风韵。余太守听了，便要大家同着去五凤班打个茶围，要认认月芳究竟是怎么的一个样儿。秋谷心上不愿意出去，只说这几天身体有些疲乏，想要好好的休息几天。无奈余太守不由分说，一定拉着要去，秋谷被他拉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强应允，和金观察一同出门，一路望五凤班来。

到了五凤班，月芳见了十分欢喜，一把拉着秋谷的手道：“二少，耐啥洛一径勿来介，倪牵记得来，说二少格两日到仔洛里去哉，长恐耐相好做得多仔，倪搭勿想着格哉，阿对？”说着，满面春风的回过身来，先问了余太守的姓，又应酬了金观察和余太守一番。余太守见她见了秋谷十分巴结，只说是和秋谷有交情的，便对金观察道：“怎么他来得不多两天，已经有了两处相好，你看这个样儿，真是十分二十分的要好，怪不得上海的那班人，一个个都叫他是嫖学大家，果然名不虚传。”金观察听了，还没有开口，月芳对他笑道：“余大人耐弄错哉，倪搭二少客客气气，呒拨啥格

相好格，像倪实梗格人末，阿有实梗福气，二少洛里会看中倪介，就是要巴结末也巴结勿上啘。”说着，又对着章秋谷笑道：“倪格日仔一看见耐，就晓得耐是老牌子，标致搭仔年轻格相好，勿知几化来浪，洛里会挨得着倪呀？”说罢，把那一双俊眼微微的飞了一个眼风，檀口微开，樱唇略动，对着秋谷把头侧了一侧，嫣然一笑，在秋谷面前打了一个转身，轻轻坐下，翘起金莲，搁在自家膝上细细的结束了一回，扎缚得瘦若铁锥，峭如菱角，一面在那里结束，一面时时的斜转秋波，留心看着章秋谷的举动。

章秋谷本来原是很赏识她的，如今又见她这般的卖弄风情，徘徊顾影，那方才的一个转身，几步路儿，转身甚是娉婷，走得十分圆转，好似那夭桃荡影，杨柳当风；更兼那眼波澄澄，只向着秋谷身上转个不住，虽然年纪大些，比不上云兰那般娇娜，那一种宛转随人的情态，倒觉得比云兰还要胜些。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脱口叫一声：“好！”月芳斜了秋谷一眼道：“啥格好呀？天津人格功架，才是另有一工格，所以洛格排个天津人看仔倪，像煞总归勿对，倪来浪间搭，生意也清煞，区得今朝碰着仔耐二少，只好请耐二少包涵点倪格哉。”秋谷听了，微微的笑道：“我倒并不是在这里拍你的马屁，委实你的一身功架，实在不差。不要说天津地方，像你这样身段的很少；就是上海地方，像你这般身段的，一古脑儿也不多几个。”月芳听得秋谷赞她，心上自是欢喜。趁着这个当儿，袅袅婷婷的立起身来，走到秋谷身旁，一手扶着秋谷的肩头，一手整理自己的鬓发。秋谷便把自己的椅子，让出半张来，挽着她并肩坐下。月芳便道：“勿瞒耐二少说，倪格功架，自然勿见得哪哼大好，不过比起格排天津人来，老实说，随便哪哼，总要比俚好点。再讲起格排本地客人来，格末叫来得讨气，勿说俚自家曲辫子，倒说俚苏州人身架勿局，只有耐二少末，真真老牌子哉，晓得格里向格道理，别人洛里明白呀。”秋谷听了，也便点头称是。余太守不懂这个功架是什么东西，便拉着秋谷要

问，秋谷道："这个'功架'的两个字儿，也没有什么一定的道理在里头，据我心想起来，这个功架就是功夫的功，这个架就是架子的架，好像那骑马的人和拉弓的人，一定要摆着个四平八稳的架子，方才是个惯家。但是这个架子，也不是个个人都可以学得出的，一定要好好的用些功夫上去，方才摆得出这个架子来，这就是'功架'两个字的命意了。"正是：云英有意，春融玉杵之霜；公子多情，月照西楼之梦。不知以后何如，请看下文交代。

第 150 回

矢从良缠绵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华

且说余太守不懂什么叫功架，秋谷便和他讲道：“这个功架，就是北边人的身段。上海地方最讲究的就是这个功架，当倌人的只要功架是好的，就是面貌生得将就些儿，还不要紧；若是没有功架，那就老老实实没有一个人来请教的了。”余太守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回，大家起身要走，月芳早已把秋谷的那件金阊纱长衫，捉个空儿，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去了。秋谷虽然看见，却有意装个糊涂，不去理会。到了这个时候，金观察和余太守穿上长衫要走，见秋谷坐在那里不动，金观察一眼看去，不见了章秋谷的长衫，心上自然明白，便对章秋谷笑道：“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们还要到别处去走走，明天再来和你道贺罢。”说着，回身要走，秋谷一把拉住道：“这个时候还早，我们何不就在这里碰一场和，老表伯的贵相好，只顾把她叫到这里来就是了。”金观察道：“我们只有三个人，还缺一个，再去请哪一个呢？”秋谷道：“何用再去请人，我一个人坐了两份，叫月芳代碰就是了。”金观察便问余太守道：“你有什么事情没有？”余太守本来是最爱碰和的，连忙应道：“我没有事情，我们碰起来就是了，就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有人和我打牌，我也是一定来的。”月芳听得秋谷替她碰和，心中

大喜，连忙叫了男班子进来，搭开桌子，配好筹码，大家扳庄坐下。月芳却对着秋谷笑道："谢谢耐，总算耐二少照应倪格。"秋谷点一点头，也不言语。大家摸起牌来，秋谷的麻雀经本来是绝精的，月芳也是个惯家，金观察还不过略略差些，和他们两个人也差得不多，只有这个余太守和他们差了八九个底子，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八圈碰完，余太守输了七十多块，五十块钱一底，差不多输了底半；金观察只输了七八块钱，不算什么；章秋谷也不过赢了二十几块钱；月芳一个人大赢，赢了六十多块钱。一会儿的工夫，收过牌筹，开上稀饭，金观察和余太守略略吃些，辞了先走。

章秋谷明白今天是一定走不掉的了，只得随随便便的住下。银缸背影，璧月流光，一晌缠绵，三生缱绻，和那老二的事情一般，都是章秋谷做梦也想不到的。月芳在枕上对着秋谷叙述自家的遭遇：如何的父母双亡，如何的叔父把她卖入烟花，如何的做了几年，自己竭力赎身，却欠了一身的债，如何的在上海生意不好，没奈何只得到天津地方来。啾啾唧唧的直讲了半夜。讲到那堕溷飘茵之恨，不由得酸酸的流下泪来。秋谷不免款款的安慰一番。月芳说如今年纪大了，只求有个人为她还清债项，把她拔出火坑。秋谷问她身上有多少债。月芳说数目有限，差不多只要一千块钱。月芳见秋谷问她债项多少，只道秋谷有意要娶她，便盟山誓海的十分熨贴，百倍缠绵，定要秋谷娶她回去。秋谷听她的话儿说得甚是诚切，知道她不是谎话，便把自己的家事，也和她说了一遍。只说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姨太太，太夫人家教很严，断不许再娶第二个的，"只恨我没有艳福，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只好答应了你，为你留心找一个好好的客人娶你回去。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也是无可如何。"月芳听了，呆了半晌道："勿是耐呒拨福气，总归是倪自家格命苦，呒啥说头，一径碰勿着对景格客人，刚刚碰着仔耐二少，倪末倒快活煞，洛里晓得原是一个勿成功，耐阿好

照应点倪，搭倪想想法子呀。”说着不由得两行珠泪直挂下来。章秋谷见她这般模样，也觉得替她有些心酸，只得好好的劝她道：“你们吃把势饭的，只有赶快拣个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方才可以图一个好好的收成。那班不肯嫁人的倌人，年轻的时候客人情愿娶她，她自己倒反不愿，到得后来，有了几岁年纪，就是急急的赶着要嫁人，都已经迟了，还有哪一个肯来要她？像你这样的人，如今自然不要紧。若再是过了几年，颜色衰零，年华老大，那就真个的要门前冷落、车马稀疏，要想做一个商妇，都不可得了。所以我劝你趁着这个时候，放出眼力，好好的拣选一个靠得住的客人，嫁了他去，图一个下半世的收场。你想我这几句话儿，可是不是？”

月芳听了章秋谷劝她的这一番话，心上感激非常，感激到极处，又不由得鼻涕眼泪都滚出来，把一个头紧紧的钻在秋谷怀中，玉体轻偎，云鬟低熨，那流的眼泪，把秋谷身上的一件汗衫都湿了好些。秋谷知道她听了自己的说话，很有感动的意思，便索性再激她一激道：“据你说起来，做了几年生意，不但没有剩钱，而且还做下许多亏空。你想，一个人拼着父母生下来的身体这般糟蹋，无非是为的一个‘钱’字。如今你做了这些亏空，一个大钱不得到手，又何苦要吃这碗把势饭呢？唉！可怜，可怜！你也是个好人家的儿女，一般的爱体面，一般的也有廉耻，丢掉了体面和廉耻来吃这碗把势饭，索性多几个钱，也还罢了；如今还拖下许多债项，究竟你贪图的是些什么？难道你就不是个人，不是父母生出来的么？”秋谷说到这些地方，不因不由的自己也觉得酸鼻起来，说话的声音已经岔了，眼中也流出两点泪来。月芳听了秋谷劝她的话儿说得这般沉痛，更觉得一阵心酸从肚子底下一直透到心窝里来，看着这烟花的苦趣，想着那身世的飘零，止不住泪滚珍珠，鲛绡尽湿，呜呜咽咽的几乎要哭出声来。秋谷见了，暗赞她天良未昧、廉耻犹存，将来有人把她拔出风尘，一定不像那

林黛玉、张书玉的样儿，嫁人复出，重落平康，倒可以保得不出什么乱子。章秋谷这般想着，心上便存了一个要把她拔出火坑的念头。无奈自己已经有了陈文仙，太夫人断断不肯让他再娶第二个。更兼月芳的年纪倒反比自己大着七八岁，也觉得有些不合。只得拿定主意，不答应她，只应允替她留意寻个好好靠得住的客人。月芳见他回得这般决绝，明知道就再说也是枉然，委委屈屈的流泪不止。秋谷免不得温存婉转款劝一番。

自此以后，秋谷也常常的在月芳那里走动。月芳便和他说下个月要调头到宝华班去。秋谷诧异道："这个时候，既不是年，又不是节，你掉的是什么头？"月芳道："间搭天津地方勿比上海，堂子里向格帐才是一个月一算格，实梗洛调头也是一个月一调。"秋谷听了，暗想："宝华班里头，自己有个相好在那里，不要等会儿她们两个人大家吃起醋来。"想着，便对月芳道："宝华班里头我有一个相熟的在那里，叫做云兰，想起来你总认识的。"月芳道："实梗说起来，定规是耐格恩相好哉啘。倪搭俚一径来浪台面浪碰头格，有啥勿认得。"秋谷笑道："我的恩相好，只有一个五凤班的月芳，和我是很要好的，哪里还有第二个恩相好？"月芳眼睛瞟了一瞟道："像耐实梗格二少，倪格里巴结得上，搭耐要好。耐要好格人勿知几化来浪，挨着倪是不过应酬应酬罢哉。二少，倪格闲话阿对？"说着，不觉低头微叹。秋谷听了，觉得自己的待她，真个有些对她不起的地方，不免心上有些惭愧，连忙把别的话儿岔了开去。依着月芳的意思，调头的那一天，要秋谷去吃一台酒，碰一场和。秋谷想了一想，也便点头应允。

哪知到了月芳调头的那几天，秋谷忽然发起痧来，叫了一个剃头的人来，在身上打了几针，又请医生服了几帖药，虽然没有什么大病，却差不多一礼拜不能出门，直到一礼拜之后，方才同着金观察等到宝华班去看月芳。月芳见秋谷面上瘦了些儿，便问道："耐一径勿来，面孔浪像煞瘦仔点哉，身体浪阿好呀？"秋谷

道："这几天忽然平空的发起痧来，一连七八天，大门都没有出。"月芳道："倪晓得耐格日仔勿到倪搭来，定规有个道理来浪里向，格两日阿好点呀？"说着，便走过来把秋谷的头上按了按，对着他说："出门人样式样，要当心点格哩，生仔病有啥人来搭耐当心呀。"秋谷听了，不觉心中一动，只点一点头，也不开口。

略略的坐了一坐，秋谷要到云兰那边去坐，刚刚老二拿着茶碗走了过来。月芳也和她敷衍两句，看着老二对着秋谷那般亲热，心上也有七八分明白，不觉对着秋谷鼻子里轻轻的哼了一声。秋谷只作不知，别过头去。一会儿，老二拉了秋谷的手，同到那边房内，云兰接着，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倪搭小地方，今朝勿晓得洛里格一阵好风，拿耐格位章二少吹仔过来，耐到搭倪讲讲看，前格两日来浪五凤班里向哪哼格当窝心，今朝咦哪哼肯放耐过来，倪着耐格两日，面孔浪瘦仔几几化化，拍马屁末，也勿是实梗拍法格啘，拿仔自家格身体，去拍别人格马屁，耐格人，阿有啥淘成。"秋谷笑道："真是冤枉，我在金大人公馆里病了几天，哪里有这些事情？你不信，只问金大人就是了。"云兰听了，起先还不相信，抬起头来，把秋谷细细的打量一下，见果然有些病容，方才信了。停了一回，又对着秋谷冷冷的说道："二少，耐格恩相好时髦得来，间搭宝华班里不是别脚倌人，洛里比俚得上。"秋谷不觉一笑道："你不用这般酸溜溜的样儿，劝你将就些罢，我的做她，也不过应酬应酬罢了，哪里什么恩相好不恩相好，你只要自己心上想一下子，我的待她怎么样，待你怎么样，就知道我的话儿不是假的了。"云兰听了，想了一想，果然觉得不差，便也不说什么，只问秋谷前几天生的是什么病，秋谷和她说了。云兰道："耐既然勿舒齐，为仔啥事体再要跑出来。阿是出来看看格位新相好？几日天勿碰头，牵记得势，阿对？"秋谷听了，立起身来朝着云兰打了一拱。正是：春风好去，吹残杨柳之枝；红泪阑干，落尽桃花之色。不知后来怎样，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151回

两调头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鸳鸯齐比翼

且说章秋谷立起身来，对云兰打了一拱道："我有了你这样的相好，不来看你，还要去看什么人？你口口声声的只说她是我的恩相好，你的醋劲也未免来得过度些儿。如今就算我的不是，向你赔个礼儿，以后不要提起这件事儿如何？"云兰听了，把头一扭道："啥格吃醋勿吃醋呀，倪是勿懂格，耐到说拨倪听听看。"秋谷笑道："你这个样儿，不是吃醋，难道是吃酱油不成？"云兰走过来，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倪是勿会吃啥酱油格，倒是当心别人家来浪吃醋，耐豪燥点去罢。晏歇点吃起生活来，是勿关倪事格嘘。"说着，便推着秋谷的背，想要推他出去，秋谷趁势拉着云兰到榻床上去坐下，不免赔个小心，抚慰一番，云兰方才欢喜。停了一会，云兰忽然正容说道："二少，倪听见别人家说耐要开海货行，到底阿有介事？"秋谷诧异道："你听见哪一个讲的。没有这件事儿。"云兰道："常恐是真格嘘。"秋谷道："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难道你倒比我知道不成？"云兰忍着笑道："既然耐勿开海货行末，为啥老蟹腌蟹一塌刮仔才要收格介？"秋谷起先没有留心，只道她说的真话，如今听了她这两句话儿，不觉哈哈的笑起来，一面说道："今天我上了你的当了。我说平空的哪里有这件事情。"云兰也把手巾掩着嘴格格的笑个不住。老二听了，心上

大大的不舒服，着实瞪了云兰一眼，把身躯一扭，立起来往外便走。秋谷看得十分清楚，却只作没有理会的一般。

老二刚刚出去，早见两三个十二三岁的清倌人手挽手儿的走进来。见了秋谷，有一个清倌人叫道："咦！章二少啘。"秋谷听得有人叫他，连忙举目看时，只见一个穿着男装的清倌人，眉目清澄，肌肤白腻，长条身材，瓜子脸儿，别有一种旖旎动人的姿态。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那双福班的月香。便对她笑道："你是几时调过来的，我竟一些儿都不知道。"月香道："倪是初一调过来格呀，耐啥洛一径勿见介。"秋谷嘴里在那里和她讲话，心上在那里暗想："天下竟有这样奇巧的事情，刚刚我在天津地方，做了三个倌人，刚刚的这三个人都调在一个班子里头来，好在月香是个清倌人，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云兰和月芳这两个人面前，想个调停的法儿就是了。"想着和云兰混了一会，又到月香那里去坐了一坐，云兰又在秋谷耳边咕咕哝哝的埋怨他，只说他是石灰布袋、垃圾马车。秋谷道："我在天津地方，一古脑儿只做了你们这三个人，不料事有凑巧，偏偏的把你们三个拢到一处来，真是奇事。"云兰哪里肯信，只说："耐格号闲话，只好去骗骗三岁小干件，耐一塌刮仔做仔倪三家头，刚刚三家头，才来浪一个班子里向，也呒拨实梗凑巧啘。"秋谷听她说得有理，料想辩白不来，只说道："你不信，慢慢的看就是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来和你分辩。"云兰听了，方才不说什么。秋谷坐了一会，便同着金观察一同回去。

一连隔了几天，这一天秋谷自己在上林春番菜馆请客，请的客人是刑部郎中陈小梅，恰是秋谷的父执，就请金观察和言主政两个人作陪。这位陈部郎恰是个端方古执、拘谨非常的人，所以秋谷不去再请别人，恐怕和他说不到一处。到了上林春，不多一刻，陈部郎已经来了。金观察便问陈部郎叫哪一个的条子。陈部郎正色道："我是向来不破这个例的，你们诸位只顾叫就是了。"秋谷道："今天我们大家谈谈，就不叫也好。"陈部郎道："你不要为

着我一个人，败了你们大家的清兴，逢场作戏，这又何妨。”金观察听了，便写了一个条子，去叫金兰，言主政仍叫银珠。秋谷心上暗想：“若是叫了云兰和月芳来有过相好的，神气之间，未免总有些看得出来，不如叫了月香罢，月香是个清倌人，给这个老头儿看了，觉得干净些儿。”主意已定，便和金观察说了，写了月香。一会儿银珠先来，金兰和月香还没有到。等不多时，忽听得门外“咭咭咯咯”一阵弓鞋声响，一时间走进三个人来，章秋谷见了这三个人，不由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看官，你道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章秋谷见了她们，要诧异到这般田地？原来这三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章秋谷的两个相好：一个云兰，一个月芳。还有一个就是方才去叫的月香。三个人齐齐的走进门来，云兰满面凄凉，一言不发，月芳也低眸俯首，神采黯然。只有月香喜孜孜的叫了一声“二少”。三个人齐齐的在秋谷背后坐下。那位陈部郎见章秋谷一叫就来了三个人，心上大不耐烦，微微冷笑。金观察和言主政见了她们三个人一起同来，心上也觉得十分诧异，章秋谷更是呆呆的看着她们，摸不着头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云兰见他只是呆呆的看，冷洋洋的说道：“看啥呀？阿是勿认得倪呀？”秋谷听了，方才开口道：“怎么你们三个人一起来了，只怕你们弄错了罢。”云兰冷笑道：“就是弄错仔末，倪来也来格哉，耐阿有本事赶仔倪出去，格个末就叫人有千算，天有一算，耐想勿叫倪两家头，倪自然有包打听来浪外势，耐勿叫末，倪两家头自家跑得来，看耐阿有啥法子。”秋谷听了这两句话儿，心上更加不明白起来，又不好问她你们两个人来做什么；更兼本来原为着陈部郎性情古板，所以有意叫个清倌人的，如今她们两个人不由分说，大家都跑了进来，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胡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霎时间把一个足智多谋的章秋谷，弄得左右为难起来。还是月香含笑和他说道：“天津地方格规矩，一径是实梗格呀，一个客人来浪一

个班子里向做仔两个倌人，叫起条子来，就要一叫两个；吃起酒来，就是一吃两台。耐就是条子浪只写一干子格名字，来起来总归是两家头一淘来。间搭地方，大家才是实梗样式，耐想阿要诧异?”秋谷听了，方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连金观察在天津候补多年，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当下章秋谷看着云兰和月芳两个，都是懒懒的没精打采，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暗想：“今天的这件事情，在面子上看起来，果然有些说不过去。”正要和她们说明原委，忽然回过头来把陈部郎看了一看，只见他只顾举着一杯薄荷酒，在那里细细的自斟自酌，正眼儿也不看她们一看，知道今天的事情弄巧成拙，若是早知道天津地方有这般的规矩，也就想个法儿，到别处去叫一个了，如今她们三个人，既然来了，便也只得由她，等这位陈部郎走了，再去安慰她们也还不迟。”章秋谷心上这般想着，面上却不得不殷殷勤勤的应酬这位陈部郎，一会儿，番菜吃完，算过了帐，叫来的条子，也都走了，陈部郎急急告辞。章秋谷免不得邀着金观察和言主政到宝华班去，不知费尽了许多口舌，赔尽了无数小心，方才骗得云兰和月芳心中欢喜，又当真和云兰、月芳、月香三个人一个人吃了一台酒。

流光如矢，不觉又过了几天。章秋谷虽然也常到宝华班去走走，却比以前不便了好些，打个茶围，一打就是三处，叫个条子，一叫就是三个，觉得十分累赘。想要到别处去另做一个，却一时没有个看得上眼的人。这一天秋谷在云兰房里坐着，讲起这件事情的不便来。云兰道：“耐自家勿好啘，啥人叫耐去做石灰布袋，东揩一的的，西揩一的的格呀，倪搭耐讲格闲话，耐总归一句才勿肯听，格末叫讨气。”秋谷听了，一时倒也回答不出什么话来，只说道：“你们这个规矩，究竟不好，难道有个客人在你们这里住夜，也是三个一连牵滚作一堆不成?”云兰道：“格是规矩犯就啘，三家头一连牵滚来浪一堆，是勿见得格，不过应酬仔格面，再应酬归面末哉。”秋谷听了，不觉笑道：“既然如此，我今天倒要住

在这里，看看你们到底怎样的一个布置。”云兰也笑道：“倪倒从来覅碰着歇今朝实梗事体，倪也勿晓得该应哪哼，要末叫仔本家进来，问问俚，看俚哪哼说法。”说着，果然出去叫了宝华班的女本家来。秋谷便问她道：“你们这里的云兰和月芳都是和我有交情的，如今我今天想要在这里落厢，究竟是怎么的一个规矩？”本家回道：“那是听老爷吩咐的，老爷说怎么样，就是怎样。”秋谷忍着笑道：“譬如我要叫她们两个人并作一个房间，可办得到办不到？”那本家想了一想道：“要是老爷喜欢这么样，也没有什么办不到，只要请老爷吩咐一声，叫哪位姑娘并过那位姑娘的房间就是了。”秋谷听了，止不住大笑起来。云兰连忙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人真真呒拨仔淘成哉，客人淘里末，并并房间罢哉，阿有啥格件事体，也好并啥格房间格，倪是勿来格，请耐去照应仔别人罢。”秋谷道：“你不要发急，我不过说说罢了，哪里并什么房间，我自然有我的道理。”便对着那本家说道：“我住在这里，包你两个厢的钱就是了。别的你不用管，月香是清倌人，不在里头的。”那女本家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云兰撅着个嘴，很不高兴。秋谷少不得又要好好的温存一会，又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来，放在云兰手内道：“我本来想为你买些衣服，但是我不知道你爱穿的是些什么颜色、什么样儿。如今这几个钱给你自己去买两件衣服罢。”云兰瞅了秋谷一眼，把钞票仍旧放在秋谷手中，口中说道：“耐今朝啥格闸生里想着仔拨起洋钿倪来哉呀，倪也勿要买啥衣服，勿要用啥洋钿，放来浪耐搭仔再说，等倪要用格辰光，再问耐拿末哉。”正是：春风良夜，双姝开并蒂之花；拥月偎云，鼎足入巫山之梦。不知章秋谷说些什么，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 152 回

循旧例双美拥檀郎
闹相公新知结幽愫

且说章秋谷见云兰不肯拿他的钱，只说她还是有意吃醋，便道："这一笔钱，我本来早就想要给你的，前几天不知怎样的，心上竟忘了这件事儿，所以直到今天方才给你。你不要，难道是嫌少么？做客人的和倌人有了相好，这一下子竹杠，迟早都是逃不掉的，你又何必和我客气。"云兰听了，皱着眉头，把金莲一顿道："耐格闲话倒诧异勒海啘，阿是倪来敲仔耐格竹杠哉，耐自家想想，倪阿曾敲过歇耐一块两块洋钿格竹杠。老实说，故歇倪呒啥用场，耐拨倪自然勿要，等到倪真正要用起来，倪自家会得问耐讨格，耐拿倪当仔别人一样，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格末，耐看豁仔边哉？"秋谷听了，看着她的样儿，约莫着也不是什么假话，不好再去勉强她，便只得收了回来。这一夜，秋谷就睡在云兰房内没有回去。到了一点多钟的时候，秋谷走到月芳房间里头，只见月芳穿着一件湖色汗衫，卸了头上的钗镮，乌云乱挽，坐在灯下，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拿着一个茉莉花球，在那里翻来覆去的看，见了秋谷进来，动也不动，只说："辛辛苦苦，再要跑到倪搭来作啥呀？"秋谷走到月芳面前，低低的笑道："对不起，累你等了半夜，如今特来陪你。"月芳道："耐自家身体要紧，轧实勿要过来哉呀，倪是勿搭别人家吃醋格，横竖耐二少自家心浪蛮明白来浪，只要耐照

应照应倪好哉。吃仔格碗把势饭，真正作孽，再去搭别人家吃啥格醋呀。”秋谷听了月芳的一番说话，觉得她另有一种口角，说得悱恻可怜，不由得心上也有些替她凄惋，便也拿出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来送给她。月芳哪里肯受，推了半天，月芳始终不肯。秋谷恳恳切切的和她说道：“在你心上的意思，不肯无缘无故要我花钱，我心上也很明白，但是你欠了一身亏空，可想而知不是有钱的人，手里头也很是拮据。我和你就是没有相好，平常的时候，总算甚是投机，就送你几十块钱，帮帮你的忙，也不算什么事情。何况我虽然不是什么巨富，这几个钱也还不在心上。你若一定要和我客气，那就是瞧我不起了。”月芳听了，推却不得，只得谢了一声，收了下来，却又平空的一阵心酸，泪珠欲落，连忙别转了头，把手巾拭了泪痕，转身对章秋谷道：“倪十四岁落仔堂子做生意，做到仔故歇，客人碰着仔几几化化，勿是靠勿住格滑头末，就是踱头踱脑格曲辫子，直到仔故歇刚刚碰着仔格耐末，样式才对景，说格闲话，赛过就是倪肚皮里向挖出来格，碰着仔耐实梗格人，倪咦呒拨啥格号福气。”说到这里，眼圈儿不觉又红起来。秋谷又婉婉转转的安慰了她一番。自此以后，章秋谷到宝华班去住夜，总是这般的左右逢源，前偎后拥。至于这个里头怎样的一箭双雕、怎样的双管齐下，那却要去问云兰和月芳的房间里人，方才知道，在下做书的，没有和他们打过梆子，却就不得而知的了。

闲话休提，只说这位金观察，本来原是个举人出身，笔底下很来得，而且洞明时务，博览群书。这个时候正是皇上家开经济特科的时候，吏部尚书王凤山王冢宰，素来极佩服金观察的学问，就专摺奏保了金观察的经济特科。到了六月中旬，已经到了考试的时候，金观察禀请方制军，派了天津海关道李伯溪李观察来兼理洋务局总办的事情，金观察匆匆忙忙的交卸了一切公事，便带了两个差官、两个家人，克日进京。临走的时候，和章秋谷商量，想要请秋谷同他进京，两个人住在一起，觉得大家谈谈有兴些儿。

恰恰章秋谷也为着金观察进京去了，那几位会办大人和帮办大人，大家都和他不合，本来章秋谷当这个洋务局总文案，原是看着金观察的交情，自己原不是一定怎样，如今见金观察去了，哪里肯留在洋务局里头，当这个没意思的差事，早就和金观察说过，要想辞差。所以金观察趁着这个当儿，请他一同进京，章秋谷一口答应。金观察大喜，却不肯叫他辞差，只叫他告了一个月的假，找了一个人为他代理文案上的事情，便同着秋谷上了火车。天津到京，只有二百多里路，不到半天，已经到了。金观察本来是常州府阳湖县人，就同着秋谷住在青厂武阳会馆里头。金观察自去料理应考的事情。秋谷没有什么事儿，便出去拜了几天客。就有那班同乡的亲戚朋友，大家都来拜望，也有请他吃饭的，也有请他听戏的，秋谷倒忙了好几天。

这一天，秋谷在会馆里头刚刚起来，见当差的传进一个名片来，说姚大人来拜望。秋谷接过名片来看时，只见名片上写着“姚潇”两个大字，秋谷便叫快请进来。原来这个姓姚的名潇，号子湘，也是个直隶候补道，现当京津铁路的督办，和秋谷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向来很要好的，性情豪宕，学问精纯。以前在常熟的时候，和秋谷也是朝夕过从，契合非常，如今听得秋谷来了，昨日又去拜了他一趟，这位姚观察便连忙起个大早，到武阳会馆来看秋谷。秋谷见了名片，连忙叫请。当差的出去不多时，早见一个三十多岁年纪的人，大踏步在外面走进来，气概轩昂，英姿飒爽，目光如电，华采凌云，见秋谷还在那里洗脸，便笑道：“我只怕来得迟了，你要出去，怎么这个时候你才在这里洗脸？”秋谷道：“这个时候不过八点多钟，若是我们在上海的时节，这个时候正在大槐国里看招亲呢。”姚观察坐下来，谈了一会，便对秋谷道：“我们几年不见，今天要好好的和你畅叙一天，这个时候你就同着我一同回到我公馆去，就在我公馆里头吃过了饭，请你到中和园去听小叫天的戏。听过了戏，就请你到升平班小兰那里去吃饭，我

们畅畅快快的叙一天。你看怎么样?”秋谷听了大喜，连忙对着姚观察打了一拱道:“你请我别处吃饭，我不谢你，你请我吃相公饭，我却感激得很。我自那一年出京之后，想着相公饭的滋味，别处地方，凭你怎么样，总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正在这里求之不得，你忽然要请我吃起相公饭来，真叫作天从人愿了。”姚观察见秋谷向他打拱，便哈哈的笑道:“你这一个拱，好像是下了定钱的一般，我就要倒扳浆，也不中用了。”正在说笑，金观察也从自己房内走了进来，姚观察便请他同去，金观察想着这几天刚刚没有什么事情，便也答应。姚观察便立起来，对着秋谷同金观察道:“你们既然没有什么事情，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趣味，还是早些到我那里去谈谈罢。”金观察道:“你们两位请先去，我还要去拜一个客，一会儿就到你府上来。”姚观察听了，点一点头，便同着章秋谷一同坐了骡车，直到绳匠胡同姚观察公馆里来。进了大门，姚观察让着秋谷，到一间小小的书室里头坐下。秋谷举目看时，只见这间书室收拾得十分精致，一帘花影，四壁图书，案头摆着的都是些夏鼎商彝，斑斓绝俗，架上放着的都是些金签玉管，名贵非常。两面都挂着斑竹帘儿，不透一些日色，地上也铺着织花地席，帘外更摆着几盆珠兰茉莉，微风一动，便有一阵阵的花香，从帘隙中间直透出来。秋谷到了这个地方，一霎时觉得头目爽然，尘襟尽扫，好似服了一服清凉散的一般，便对姚观察道:“到了你这个地方，直可扑去俗尘三斗。不意京城里头，这样人海烦嚣之地，居然也有这等地方。”坐了一会，金观察也来了，走进书房，四面看了一看，啧啧叹赏道:“好地方!好地方!看了这样的书室，就可见主人胸襟之雅。”姚观察听了，不免也随口谦让几句。不多一时，又来了几个客人:一个就是刑部郎中金星精，是金观察的族侄，本来和秋谷极知己的;一个是浙江道御史郑兰生;一个是军机章京翰林院编修陆云峰。大家寒暄了一回，姚观察便拱请众人入席，郑侍御便要姚观察去叫小兰，姚观察便问众人怎样?陆太史也点头

说好。只有章秋谷没有相识的人，姚观察便荐了一个小兰的师弟小菊给他。一会儿小兰同着小菊一起到来。秋谷举目看时，只见他们两个人一色的都穿着蝉翼纱衫，手中拿着雕翎扇，脚下踏着薄底靴。小兰是长长的一个鹅蛋脸儿，长眉俊目，白面朱唇，很有些顾影翩翩的姿态。小菊却是一个圆圆的脸儿，骨格娇柔，风情流动，很有些天然憨媚的样儿。小菊一走进来，便问姚观察哪一位是章老爷，姚观察和他说了。小菊看了秋谷一眼，走过来就对秋谷请了一个安。秋谷一把拉住，细细的看了一看。小菊笑了一笑，回过身来，招呼了席上众人，方才坐下。接着，众人叫的也都来了。秋谷一个一个的打量一番，觉得虽然也有好的在里头，却都不及小兰的身段玲珑、丰神婀娜，就是小菊也比小兰差些。秋谷看着，都放在心上，也不言语。大家吃了几杯酒，家人们送上菜来，是姚观察自己公馆里头的厨子做的，做得甚是精美。席间大家谈起北京人的闹相公来，秋谷便问姚观察道："我听人说，以前的时候，那班京城里头的大老每逢宴会，一定要叫几个相公陪酒，方才高兴。那班窑子里头的妓女，却从没有人去叫她陪酒的，偶尔有个人叫了妓女陪酒，大家就都要笑他是个下流社会里头的人。自从庚子那一年联军进京以后，京城里头却改了一个样儿，叫相公的很少，叫妓女的却渐渐的多起来，究竟是怎么一个道理？我记得前几年在京城里的时候，闹相公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如今丢掉了旱路，忽然又去走起水路来呢？"姚观察听了，叠着指头说出一席话来。正是：繁华如昨，春城罗绮之天；风月无边，冠盖京华之路。不知姚观察说的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第153回

中和园书生听戏
升平班观察开筵

且说姚观察听了秋谷的话,便对他说道:“你的话儿却是不错,京城里头自从庚子以后,果然变了一个风气,但这个里头也有一个道理,你听我慢慢的和你讲就是了。你可知道以前的时候,他们那班大老,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是个什么道理?”秋谷道:“大约是为着那班相公,究竟是个男人,应酬很是圆融,谈吐又很漂亮,而且猜拳行令,样样事情都来得,既没有一些儿扭捏的神情,又没有一些儿媟狎的姿态,大大方方的,陪着吃几杯酒,说说话儿,偎肩携手,促膝聊襟,觉得别有一种飞燕依人的情味。不比那些窑子里头的妓女,一味的老着脸皮,丑态百出,大庭广众之地,她也不顾一些儿廉耻,别人讲不出来的话儿,她会讲得出来,别人做不出来的样儿,她会做得出来,若是面貌生得好些,或者身段谈吐漂亮些儿,也还罢了,偏偏的一个个都是生得个牛头马面、蠢笨非常,竟没有一个好的。那班大老,哪里看得中意?妓女既然是这个样儿,自然是万万叫不得的了。那班大老,却又觉得不叫一个陪酒的人,席上又十分寂寞,提不起兴趣来,所以每逢宴会,一定要叫个相公陪酒,这就是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的原因了。”姚观察听了,道:“你的话儿虽然不错,却还有一层道理在里头。京城里头的妓女,自然断断叫不得,就是和上海的

倌人一般，百倍娇柔，十分漂亮，这个里头也到底有些窒碍。为什么呢？做妓女的究竟是个女子，比不得当相公的是个男人，凭你叫到席上的时候，怎样的矜持、那般的留意，免不得总有些儿淫情冶态，在无心中流露出来。这班当大老的人，一个个都是国家的柱石、朝廷的大臣，万一叫了个妓女陪酒，在席上露了些马脚出来，体统攸关，不是玩的，倒不如叫相公，大大方方的，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丑态发现出来。你想我的这一席话，可是不是？"秋谷拍手道："是极是极！你的一番说话，正和我心上的意见相同，不过我放在心上没有讲出来就是了。"姚观察又道："庚子以前，京城里头的妓女，都是些本地方人，梳着个乾嘉以前的头，穿着件宋元以后的衣服，扎着个裤腿，挺着个胸脯，我们南边人见了她这个样儿，哪一个敢去亲近她，哪一个见了不要退避三舍？如今的妓女，却比那庚子以前大大的不同了。那些下等的妓女，依旧是本地人，不必去说她。那班上等的妓女，却大半都是南边人了，虽然扬州、镇江的人多，苏州、上海的人少，却究竟比本地人高了好些，所以以前不叫妓女的，如今也渐渐叫起妓女来。但是那班大人先生宴会的时候，叫了个妓女在席上，拉拉扯扯的，毕竟有些不雅，所以到了如今，叫妓女的人固然很多，叫相公的人却也不少，但是像以前那般的实事求是，要想中阿行雨、陆地操舟的，却是绝无仅有的了。"秋谷听了，低头想了一想，道："据这样看起来，大约妓女里头是优长的占了胜点，劣陋的居于败点；相公里头却是上流的天演竞存，下流的就渐渐入于天然淘汰之列了。"姚观察听了，笑道："不错不错，妓女里头虽然给外路人占了胜点，那班本地人究竟还不至于到天然淘汰的地位，那班相公里头的下流，如今却当真没有一个人去请教的了。虽然是社会上风俗的迁移，却究竟逐膻的人多，附臭的人少，这也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秋谷道："既然如此，以前那些专做这个生意、开拓后庭、肉身布施的人，如今又怎么样呢？"秋谷说到这里，只见那

几个相公的脸上都不觉红了一红。小菊却拉了秋谷一把道："章老爷，这些事情还去提它做什么，我们来猜拳罢。"说着，把眼睛微微的向秋谷斜了一斜，伸出一个粉团一般的拳头来，和秋谷猜了五拳，秋谷倒输了三拳，小菊直打了一个通关，也吃了七八杯酒，吃得个两颊生红、星眸斜睇，觉得越添了几分风韵。秋谷趁着他们大家猜拳的时候，细细的打量这几个叫来的相公，觉得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很有些娟媚动人之处，暗想："怪不得他们那班人，一个个都只叫相公，不叫妓女，原来相公也有相公的好处在里头。"想着，便不由得回过头来，看看小菊一眼。小菊见秋谷看他，便寻些说话出来，和秋谷讲论。两个人谈入了港，竟是密密切切的长谈起来，直至姚观察要打通关，方才打断了他们两个人的话。姚观察见他们两个人谈得津津有味，便哈哈的笑道："他们两个人讲的什么话儿，讲到这般密切？"小菊道："我们讲的都是些京城里头的事情，不是什么体己话。"姚观察大笑道："我不过问了一句，并没有疑心你们讲的是体己话，你何必这样的心虚。"小菊听了一笑，也不言语。秋谷也只是微微的笑，不说什么。姚观察对着众人说道："以前我同着秋谷住在上海的时候，不知怎样的，他做的倌人十个里头倒有九个和他要好的，你们只看今天小菊到来，和他并不相识，就是这般的谈谈说说，熟络非常，好像他身上含着电气的一般，有天然的吸引力，可以吸得动人。这个里头不知是怎么的一个道理？"众人听了，大家都笑起来，都争着要问秋谷究竟有什么秘诀。秋谷道："讲起这个里头的关节来，一时就讲也讲不尽许多，只好约略讲个大概就是了。"说着，便把那些对付倌人的法儿，略略的说了几句，如何如何的逢场作戏，认不得真，一认了真，必定是自家吃苦；如何如何的随机应变，不必拘泥，看着倌人用出哪一等的手段来，便是哪一等的对付。众人听了，一个个都点头称是。小菊暗暗的把秋谷拉了一把，秋谷回过头来，小菊笑容满面的把一个大指对秋谷伸了一伸，秋谷倒

觉得有些不得劲儿起来，也对着小菊摇一摇头，不提防被对座的金星精金部郎看见，对着姚观察笑道："他们两个人果然有些意思，你的话儿委实不错。"大家听了，哄然一笑，大家都目不转睛的望着秋谷和小菊两个人，看得小菊脸上竟红起来，立起身来走到帘外去看花，只作不曾理会。大家又说笑了一会，吃过了饭，一班相公都要回去唱戏，便急急的告辞回去。

姚观察同着章秋谷等略停一停，便大家同到中和戏园来，拣了一间厢楼，大家坐下。看那戏目时，只见排着水仙花的《翠屏山》、金秀山朱素云的《飞虎山》、龚处的《目莲救母》、王俊卿的《三岔口》、谭鑫培的《文昭关》，只有这几个人，都是很负时望的，那以前的几出配戏，都是些无名小卒，不必说它。一连唱过了三出配戏，方才是金秀山朱素云的《飞虎山》上场。金秀山扮李克用，朱素云扮李成孝，两个人唱得功力悉敌，那朱素云的喉音高亮非常，声声合拍，不比上海的那班唱小生的，唱起《飞虎山》来，不是喉音太高和老生不相上下，便是腔调太低，像个文小生和花旦。秋谷听了，不觉击节道："这才算得是武小生的正宗，果然名不虚传。"龚处的《目莲救母》，也唱得淋漓顿挫、沉郁得神；水仙花的《翠屏山》，虽然唱功做功都还不差，无奈年纪大了些儿，台容未免差些。王俊卿的《三岔口》也做得翻腾跌扑，色色到家。临了方才是小叫天的《文昭关》，出场的时候，大家先轰雷一般的喝了一声彩。这个小叫天，是中国伶人里头天字第一号人物。自然台步气概比别人来得不同，等得唱到"一轮明月"一段的时候，除了场上胡琴鼓板的声音，那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的看客，大家都敛息宁神，侧耳细听，偌大的一个戏场，竟没有一些儿声息，就是丢掉一根绣花针的声音，也听得出来。秋谷也跟着众人，侧着耳朵一字一句的细细听去，只觉得叫天儿的喉音，高低上下圆转如意，他自己要怎么样，便是怎么样，声韵圆活，音节沉雄，一字数顿，一顿数转，却又并不依着一定的节拍，有的地方本来没

有摇板的，他随意添上几板，有的地方本来是有摇板的，他却蓦然截住。凭着自己的意思，翻来倒去，凭你唱到那极生极涩的地方，他却随随便便的一转便转了过来，不费一些儿气力，真个是清庙明堂之乐，黄钟大吕之音。又好像天马行空，飞行绝迹，凡间的羁勒哪里收得住他。秋谷听了，由不得也跟着众人喝起彩来。姚观察等也大家啧啧称赏，都说叫天儿是曲中神品，别人唱起来，哪里有他这样雍容大雅，裂石穿云。等到叫天儿的《文昭关》唱完，已经差不多有六点多钟。姚观察便邀众人一齐到小兰那里去。到了那里，小兰同着小菊都接出来，小兰便请众人到他房里坐下。众人进去看时，只见是一间大大的屋子隔作一横两竖的三间，靠东首的一间是小兰的卧房，外面两间做了客座，壁上挂着许多条对，都是些大人先生的亲笔。屋中陈列着许多古玩，湘帘窣地、水簟当风、花气融融、篆香袅袅，别有一种潇洒的样儿。屋中间放着个大大的玻璃冰桶，冰桶里头浸着许多莲子和菱藕。

章秋谷同着姚观察等刚刚从戏园里头出来，虽然北边天气六月里头不见得十分炎热，那稠人广众的地方，未免总有些儿汗香人气，大家心上都觉得有些烦燥。一到了这个地方，恍如到了清凉世界的一般。更兼小兰和小菊亲自把水桶里头剥现成的莲子，取了许多出来，放在白瓷碟子里头，请众人大家随意吃些。真个是凉溅齿牙，芳回肺腑。秋谷笑道：“怪不得如今那些大人先生，成天的爱在相公堂子里头混闹。这般的地方，委实是天上琼楼，人间瑶岛。正是：珠喉玉貌，云郎之风格何如；雪藕调水，公子之豪情未已。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 154 回

吃大菜安心寻绮梦
走歧途着意访名姝

且说姚观察在小兰那里请客。相公堂子里头的菜本来是京城有名的，那些时鲜菜蔬都是别处没有的，什么春不老炒冬笋、豌豆苗炒虾仁，都是在新鲜的时候，藏在地窖里头的，到了这个时候还像鲜的一般。大家吃了，都极口赞叹。这一席酒差不多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

到了明天，秋谷要去窑子里头逛逛，便拉着姚观察一同去走了几家班子。虽然也有两家南班，却都是些扬州人，满口的扬州白，一个苏州人都没有，北班更不必说它。秋谷同着姚观察走了半天，没有一个合意的，觉得十分败兴。秋谷便问姚观察道："我听见人说，京城里头的大餐馆，有几家简直是男女的台基，并且有外路人去的，他还可以和你拉皮条，甚而至于富贵人家的内眷，都会被他们引诱出来，这句话儿不知究竟怎么样。如若当真有这样的事情，我却很想要来试它一下。这个玩意儿，却不知道我玩过没有？"姚观察笑道："我也听见人说过这件事情，我自己却没有玩过，不知这个里头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大约没有去过的人，须要一个熟人介绍，方才可以成事，如若不然，他摸不着我们是个何等样人，恐怕万一闹出乱子来。所以没有去过的人，没有熟人同去，是办不到的。若是你一定要去，我却不能奉陪，我们一班

相识的人里头，只有郑兰生在这个里头最熟，你就和他同去何如?"秋谷听了大喜，立逼着姚观察一同到郑侍御公馆里头去拜他。郑侍御恰好在家，出来相见，姚观察便把秋谷的来意说了一遍。郑侍御笑着一口应允。章秋谷见郑侍御一口答应，一刻也等不及的，就要逼着郑侍御立刻同去。郑侍御也无可无不可的，套起车来，同着章秋谷一同前去。姚观察要去见识见识，便也同着郑侍御等坐车同去。到了东交民巷左首的一家番菜馆门首，骡车停了下来，三个人下车走进，看那门外的商标时，只见写着大大的"凤苑春"三个黑字，极大的一座三层高楼，甚是宽敞。三人直到第三层楼上，拣了一个大房间坐下。那侍者是认得郑侍御的，笑嘻嘻的送上茶来，口中说道："郑大老爷，今天是不是照顾小店的生意?"郑侍御点一点头，对着他把三个指头伸了一伸，侍者便答应了一声："是。"回过身来就跑了出去。秋谷问郑侍御这是什么暗号，郑侍御道："也算不得什么暗号，他来问我们是不是照顾他的生意，就是问我们要叫人不要叫人，若是要叫人的，只要向他点一点头，要叫几个就伸几个指头，他见了心上自然明白。"秋谷道："譬如我们一个人叫两个，可行不行?"郑侍御道："一个人叫两个可不行，一个人只能叫一个，并且是无从挑选的，只好看各人的运气，叫来的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若是你的运气好些，或者叫得着一个好的也不可知。"秋谷道："譬如叫来的人，我们看不中意，便怎么样呢?"郑侍御摇手道："你不要看得这般容易，你要知道，这班出来的宝贝，大半都是达官贵人的姬妾，出来找些野食吃的，并不是做生意的妓女，见了男子，先要她自己看中了这个男子，方才肯和她款洽。若是她看不中意，略坐一坐起身便走，休想留得住她，所以这个看得中看不中的问题，男人是没有主权的。你看中了她，她看不中你，依旧还是枉然。你还当作和上海的妓女一个样儿么?"秋谷呆了一呆道："照如此的说起来，我们这个钱花它做什么，哪有出了银钱在外面寻开心的大爷们，倒反要受她们

赏鉴的道理？”郑侍御道：“那十两银子，是给番菜馆里头的，你当是给那女人的么？这班宝贝，也是和我们一般的出来寻个开心，非但一个大钱不要，并且还要格外拿出钱来，赏给这些菜馆的人，甚而至于有男子和她合式的，只要老着脸皮、卑躬屈膝的拍她的马屁，一般也肯整千整万的银子拿出来倒贴男人，也不算什么事情，甚而至于靠着这条门路，升官发财的也不知多少。若是老老实实的说穿了，这个玩意儿，就叫作女人倒嫖男子。不过好好的人，虽然做这个玩意儿的很多，却不肯拿她们的钱，比那做妓女的究竟有些分别就是了。”秋谷听了，想了一会，忽然说道：“不好不好，万一个运气不好，撞着了个奇形怪状丑到极处的人，我们看不中她，她倒看中了我们，强要和我们如此如彼起来，这便怎么样呢？”郑侍御狂笑道：“这是我也保不定的，若果然有这样的事情，逃又逃不脱，推又推不掉，最怕的你不肯应酬她，她却恼羞成怒，翻起脸来，只说你调戏她，那可不是玩的，也只得咬着牙齿，应酬她一次的了。”姚观察听了他们两人的话，不由得也笑起来，一面对章秋谷道：“据我看来，大凡这班宝贝，都是些放诞的风流人物，一定都有几分姿色，不过有个高下之分罢了；若果然是丑到极处的人，她自己也一定知道知难而退，哪里再出来做这样的事情？”秋谷笑道：“你的话虽然不错，却也有那些不顾廉耻的男子，情愿交结个嫫母无盐，只想要那女人的财物，如今世上这般的人也很多。”说着，侍者已经送上菜来，大家吃着，一面谈心，直吃到第四样菜，还没有什么人来，秋谷十分焦躁。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门帘一起，走进一个少年女子来，走进门内便立定了脚，抬起秋波四围飞了一转，眼波莹莹飞到秋谷身上，不觉盯了秋谷一眼，回转身来，一言不发，走到壁间着衣镜面前照了一照。接着，门外弓鞋琐碎的声音，又走进两个少年女子，三个人一色的都穿着闪光纱衫，蝉翼纱裙，脚下都穿着夹纱衬金纸的平底弓鞋，头上都挽着时新苏州式的玲珑云髻，一般

的都是长条身材，削肩细腰，华采飞扬，丰神流丽。看着这三个女子的模样，好似嫡亲姊妹的一般，螓首蛾眉，横波巧笑。只有那先进来的身材略略长些，月挂双眉，霞蒸两靥，觉得比后来的两个还要胜些。那两个女子走进门来，也和那先进来的一般，四围一看，也是一言不发。这个时候，姚观察等三个人，都立起身来，章秋谷便走到那先进来女子的身后，口中只说一声："请坐。"那女子听了，漠然不答，却在镜中微微一笑。秋谷也在镜中和她飞了一个眼风，那女子不由得回过头来，看了秋谷一眼。秋谷趁势伸过手去握着她的纤手，口中说道："请那边坐罢。"那女子听了，也不开口，却软软的被秋谷拉着走了过来，竟和秋谷并肩坐下，姚观察和郑侍御也一个人搀了一个，相将坐下。秋谷亲自取过酒瓶斟了一杯薄荷酒，双手送过去。那女子伸出手来，把一杯酒接了过去，慢慢的吃了半杯，却仍把这个酒杯放在秋谷面前，也不开口。秋谷会意，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把杯子对面照了一照。那女子似笑非笑的瞅着章秋谷，略略把樱唇动了一动。秋谷眉飞目舞，得意非常，握着那女子的手，低低说道："今天我姓章的，不料竟有这般的奇福，遇着这样的佳人，也不知是哪一世里修得来的。"那女子听了章秋谷这样的恭维她，免不得开颜一笑，脉脉含情，却依旧还是一个不开口。姚观察和郑侍御也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想那两个女子开口说话，无奈这两个宝贝，也是和那先来的一般，只是低头敛手的坐着，默默无言。

秋谷见她们三个凭你怎么的引逗，总是一个无声无臭，好像是个哑子一般，便对着她们三个人说道："今天你们三位为什么总不肯开口讲话，难道是我们得罪了你们三位么？"那三个人听了，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秋谷又道："你们三位这样的天仙化人，我们三个自然配不上和你们讲话。但是你们三位既然赏光下降，没奈何，也只好委屈些儿的了。"那两个女子听了，只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那先来的女子轻轻的推了秋谷一把，低声说道："有话

等一会儿再说，这个时候性急什么？”秋谷听了这几句话儿，心中大喜，一连答应了几声：“是，是，是，是。”一面说着，两个人的眼睛就如流星闪电的一般，大宽转的飞来飞去，那眼色眉梢之上，大家都含着无限的深情，一时间说不出来。正是：为有前宵之梦，明月怀中；未妨昨夜之风，珍珠掌上。不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

第155回

访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且说章秋谷同着姚观察、郑侍御，想要挑逗那三个女子讲话，哪知她们三个人都是缄口无言，只有那先进来的女子开口说了一句话儿，却大家都是眉来眼去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几乎大家都看出了神。三对男女，都是默默的一言不发，只见这一个流光眇视，那一个笑靥回春；这一个忽然慢展双眉，那一个又是暗抬俊眼。一个个都是心期缱绻，眉语惺忪，一室之中，静悄悄的没有一些儿声息，那一种幽欢密爱的情形，煞是好看，就是赵子昂、仇十洲著名善画的人，也描摹不出这般缠绵熨贴的情形，况在下做书的一支拙笔，哪里描写得尽。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和那先进来的女子，彼此对看了一回，那女子忽然立起身来，看了秋谷一眼，眼光中间打了一个照会，回身便走，章秋谷紧紧的跟在后边。那女子走到那壁间嵌着一面大着衣镜的地方，蓦地里把细手在镜旁一按，不知怎样的“呀”的一声，那一面镜子忽然不见，露出一个小小的门来。那女子推门进去，章秋谷也跟着进去，好一会的工夫方才双双的携手出来。只见姚观察和郑侍御依然坐在那里，那两个女子正在对着壁间的着衣镜顾影徘徊，眉敛湘烟，脸生春色，衣裳不整，云鬟惺忪。见了那女子出来，由不得大家相视一笑，三个人略略的整了一整衣

裳，掠了一掠鬓发，大家都立起身来，有个要走的意思。秋谷连忙走上去附着她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只见那女子蛾眉一皱，神色黯然，看着秋谷，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的一般，却又默然不语，停了一停，方才低低的和秋谷说了一句："改天再见。"说着，在手上脱下一个宝石指环来，套在秋谷手上，秋谷也连忙把表钟上挂的一个外国金相盒解了下来，递在她的手内。那两个女子见了，也照样脱下一个戒指，放在姚观察和郑侍御手中。姚观察解下一个翡翠扇坠，郑侍御随身没有什么东西，只得在衣袋内取出一个金表来，大家交换总算是个表记的意思。大家对面相视，都有些依依惜别的情肠。三个女子延挨了一会，只听得门上轻轻弹指的声响，三个人只得回身便走。那先进来的一个，走到门口，又回头过来，把手举了一举，又把头摇了一摇。秋谷心上明白她的意思，连忙打个手势，点一点头，眼睁睁的看着她们三个走了出去，好似做了一场好梦的一般。姚观察忽然笑道："这三个人倒很有些意思。"郑侍御道："这三个人真是嫡亲姊妹，可惜不知道她们的姓名。"姚观察道："这些人为什么不能问她的姓氏，究竟是个什么道理。"郑侍御道："她们这班人，最忌的是有人问她的姓名，好像有心要查考她的根脚一般。也无非讳莫如深，怕人张扬出去的意思。"只有章秋谷只是微微的笑，不说什么。郑侍御道："今天这个媒人是我为你做的，你该应怎样的谢我？"秋谷笑道："我为你当个侦探，就算是大媒的谢仪，可好不好？"郑侍御诧异道："什么侦探，难道你竟知道了她们的姓名么？"秋谷笑着走过去，附着郑侍御的耳朵说了几句，又转身和姚观察附耳说了几句，两个人不觉都把舌头伸了一伸。姚观察想了一想道："既然是这个话儿，三个人都好好的嫁有夫家，为什么要出来这般胡闹？"秋谷笑道："大约是当差不力的缘故。"姚观察和郑侍御都笑起来。大家坐了一刻，吃过咖啡，那先前的侍者，拿着一纸帐单，从外面走了进来，把帐单放在桌上，满面添花的躬身侍立。秋谷和姚观察都取

出十两银子的银票来，交给侍者。侍者接过来谢了一声，郑侍御也付了一张银票，大家出了凤苑春，各自回去。章秋谷回到武阳会馆。

过了几天，金观察殿试已毕，取了个二等第二，陛见谢恩下来，却没有什么好处，只在候补道上加了个军机处存记。一班应试的人，都大失所望。金观察倒随随便便的没有什么，拜过了几个阅卷老师，便收拾行李同着章秋谷一同出京，回到天津来。恰恰的金星精金部郎，要到天津避暑，便也告了个病假，同着秋谷和金观察一起出京，也住在金观察公馆里头，秋谷同着他出去玩了几天，金部郎看中了一个宝华班里头上海新到的小洪宝宝，又看中了一个富贵班的桂珠。那小洪宝宝，生得清丽非常，丰神绝俗，有王夫人林下之风。那桂珠生得丰肩腻体，素口蛮腰，有袁宝儿娇憨之态。金部郎做了这两个人，一连吃了好几台酒，不知不觉的一连就是几天。

这个时候，方制军把金观察委了个北洋大学堂总办，那洋务局总办的事情，依然还是金观察兼理。依着金观察的意思，要请章秋谷当北洋大学堂的总教习，兼办洋务局文案的事儿。章秋谷再三推卸，要想告辞回去，金观察哪里肯放，再四挽留，章秋谷只说要回去省亲，又要回南乡试。金观察听他说到省亲、乡试的两层题目，知道挽留不来，心上却十分惆怅，只得再三约他，闱后再来，切勿失信。秋谷只得答应。定了七月初十搭招商局安平轮船回去，算起来，到初十还有四五天，金观察便和金部郎商议，要趁着七月初七这一天牛女渡河的良夜，在宝华班替秋谷饯行。

商议定了，金观察和金部郎便走到秋谷房间里头，和他说知。两个人刚刚跨进房门，只见秋谷正坐在那里，低着头振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连他们两个人走进都不知道。金观察便笑道："你在这里写些什么？写得这样认真！"秋谷听了，连忙搁了笔，立起身来，含笑相迎。金观察走近看时，只见案上铺着一张大大的柳絮

笺，写着一纸的草书，写得兔起鹘落，满纸淋漓。金观察和金部郎走过来定睛看时，只见第一行写着“津门南榜”四个大字，下面又注着“扬人不录”四个字儿。金观察道：“这是你定的花榜么？你倒居然有这样的心情，来弄这些笔墨，想来是专取那些南班里头的人，所以叫做南榜。但是天津地方，本地人也竟有几个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就是那些南班子里头的人，扬州人也有几个很好的在里头，苏州、上海人却不多几个。你既然取名南榜，怎么又不取扬州人呢？况且南班子里头的人，扬州人差不多十居七八。苏州、上海人却不过十之二三，你要专取苏州、上海人，哪里找得出许多？”秋谷道：“那班北班子里人，虽然也有面目清秀些的，却眉目之间，总带着一股犷气；南班子里的扬州人，虽然很有几个面貌不差的，却神色之间，总带着一股贱气，哪里比得上苏州、上海人，一举一动，别有一种温柔软媚的神情。所以小侄拣选花榜人才，非但北人不录，连扬州人也是一个不取。”秋谷说到这里，金部郎拍手道：“你的话儿，一些不错，平日间我的意思也是这般，古来那班诗人名士，一个个都夸说扬州佳丽，真是徒有虚名，毫无实际，哪里当得起‘佳丽’两个字儿。”金观察听了，不由得点了一点头，就在秋谷坐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去，仔仔细细的看那花榜时，只见上面写着：

第一甲第一名小洪宝宝：

评曰：花输旎旖，雪逊温柔，姽婳无双，丰神第一。西子捧心之态，愁敛青蛾；太真红玉之肤，香融宝靥。

诗曰：小立风前斗晚妆，松松云髻薄罗裳；梅花清瘦桃花俗，合让姚黄压众芳。

第一甲第二名云兰：

评曰：神采惊鸿，佩环回雪，金莲贴地，玉笋凌波。皎如琼树之流光，灼若芙蕖之照夜。

诗曰：心上烧香掌上怜，丽娟肤发丽华年；倾城一

笑真无赛，疑是瑶台月下仙。

第一甲第三名金兰：

评曰：镂玉为肌，团琼作骨，山眉水眼，皓齿明眸。正当二九之年，恰称芳菲之选。

诗曰：为有春情透脸霞，东风无力舞腰斜；夜深独背银缸坐，自弄钗头茉莉花。

第二甲第一名桂珠：

评曰：素面纤腰，丰容盛鬋，秋月乍满，奇花初胎。歌喉遏巫峡之云，皓腕比蓝田之玉。

诗曰：碧玉丰神绛雪肤，风情天付有谁如；歌喉婉转谁堪拟，百八牟尼一串珠。

第二甲第二名月香：

金观察看到这个地方，见底下没有了，便又翻过来看了一遍道："你的笔墨，实在松秀得很，若要叫我如今再弄这些笔墨，是再也弄不来的了。"金部郎倚在案头，金观察看的时候，也早已看得明白，便对秋谷道："你自己的相好，怎么不取作第一，倒把别人的相好，取作状元，这是个什么道理。"秋谷道："品评花榜，是不能心上有一毫私见的，要大家看了，一个个都点头心服，方才算得平允。不是可以把一个人的爱憎，作众人的爱憎的。正是：秾桃艳李，春风联玉笋之班；大道青楼，旭日照金泥之榜。不知后来怎样，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 156 回

饯长亭良朋悲远别
脱火坑名士作冰人

且说章秋谷把小洪宝宝定作花榜的状元，金部郎心上自是欢喜，却故意对章秋谷说道："据我看起来，云兰和小洪宝宝也不相上下。云兰的姿貌也很不差，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小洪宝宝拔居云兰之上？"秋谷笑道："老实和你说罢，如今的人，凭你怎样，心上边总有一个私心，哪里能当真大公无我的没有一些儿私曲的地方。云兰是我的相好，哪里有不回护她些的道理。无奈这个云兰和小洪宝宝两个人比较起来，一边是虽多婀娜之姿，略欠清扬之态；一边是既具纤秾之致，兼饶林下之风。这般的赏鉴，却不是粗心人可以领略得来的。因此没奈何把小洪宝宝取了第一。若是在你未来之前，这个小洪宝宝就预先到了天津，我也早已收罗在我的门下，哪里还轮得到你？"金部郎听了，便也笑了一笑，不说什么。金观察便问秋谷道："你既然不取北方人和扬州人，苏州、上海人哪里有这许多？"秋谷道："取在榜上的，原不过二十个人的模样，宁缺毋滥，只好凭她少几个人的了。"金观察和金部郎又把那几首诗读了一遍，金观察道："你的笔墨，果然绮丽非常，做这样的香奁艳体，刚刚合你的笔路。"秋谷谦逊道："这些笔墨已经抛弃多时，三日不弹，手生荆棘，如今再要提起笔来，就觉得十分生涩。这里头未免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要请老表伯指正才是。

怎么老表伯先自这般的谬赞起来？”金观察呵呵的笑道：“我们自己人，你还和我客气么？”秋谷也不觉微微一笑。金观察和金部郎坐了一刻，把明天饯行的事和秋谷说了。秋谷随口谢了一声道：“明天老表伯和星精兄赐饮，断断不敢不到。”金观察道：“你还是这般客气，索性具个手本，上求禀谢如何？”说笑了一会，金观察和金部郎走了。章秋谷又坐下来，把那张没有写完的花榜，一挥而就，一共只取了二甲十名、三甲五名，连着三鼎甲只得十八个人，把月芳取了个二甲第四。二甲里头，取了林湘君、林妃君、卓文君、李香玉等，又把桂红、小芬等几个人，勉强取了个三甲，立刻找了一纸冷金笺，半真半草的誊写出来，预备明天带到宝华班去。又把草稿送到津沽风月报馆里头，请他们登报。

到了明天，已经是七月初七，天上佳期，人间良夜，银河无浪，乌鹊不惊，盈盈一水之波，脉脉双星之恨。金观察料理了日间应行的公事，急急的回到公馆里头来，邀了金部郎和章秋谷同到宝华班去。又到别处去请了七八个客人，主客一共十一个人。在金兰房间里头摆了一个双台，算是金观察和金部郎两个的主人。一台是金兰的，一台却算是小洪宝宝的。依着小洪宝宝的意思，原想要叫金部郎不要和金观察混在一处，这一台酒，就在她自己房间里头吃的，无奈今天的酒，是金观察和金部郎两个人合在一起为秋谷饯行的，章秋谷一个人不能分作两个，金部郎便和小洪宝宝商议，叫她将就些儿，这一杯酒就摆在金兰房间里头，也是一样的。小洪宝宝便也答应。金部郎又把章秋谷把她取做状元的事情，和小洪宝宝说了。小洪宝宝只说是金部郎有意哄她，不肯相信。金部郎道：“你不信，我把花榜给你看。”说着，便回过头来，要问章秋谷要那一张花榜。不想章秋谷不在房中，到月芳那里去了。金部郎便走到月芳房间里头，向她要时，只见云兰、月香两个人都在月芳房内，大家正坐着看那花榜。秋谷站在那里，指指点点的在那里解说给她们听。金部郎等她们看过之后，便拿着那

张花榜，走到小洪宝宝那边来，章秋谷同着云兰、月香、月芳也跟着过来。小洪宝宝本来认得几个字的，看了那张花榜上的字儿，一甲一名果然是她自己的名字，金部郎又把那几句评语和一首七绝的意思，细细的和她讲解一遍，小洪宝宝不觉心中大喜，杏靥春回，樱唇红绽，对着章秋谷笑道："谢谢耐！像煞说得忒嫌好好点哉。"秋谷也笑道："我是向来不会拍马屁的，好的就说好，不好的就说不好，你又何必和我客气？"章秋谷说到这里，云兰和月芳两个都瞟了秋谷一眼。秋谷见了，心上自是明白，却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不多一刻，金观察叫金兰过来，请秋谷入席。秋谷便同着金部郎一同过去，小洪宝宝和云兰等也随后跟来。那些班子里头的倌人听说章秋谷定了个花榜，只说自己一定在花榜里头，大家争着拥到金兰房里头来看，连着那个女本家也走进房来，见了众人，一一的招呼过了。金观察便对她笑道："恭喜恭喜，这位章老爷定的花榜状元、榜眼、探花，都出在你们一个班子里头。这个风声，传扬开去，你们这个班子一定要发大财。"那女本家听得三鼎甲都是她家班子里头的人，心上自然欢喜，随口谢了秋谷，便回身退出。还有几个班子里头的苏州倌人，大家拉着金观察，要金观察把花榜上的名字，一个一个的都念出来给她们听。金观察只得依着她们，念了一遍，有几个榜上有名的，自然高兴，有几个落第的就不免要暗中把章秋谷咒骂几句。更有那班扬州人，听说凡是扬州帮的倌人，一概没有名字，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气愤非常，背地里也不知把个章秋谷骂了多少。

只说章秋谷坐在席上，看着云兰的神色，倒还没有什么，只有月芳坐在那里，闷闷的一言不发。秋谷知道她的意思，咬着耳朵，敷衍了她几句，只说本来要把她取作第三名探花的，不知怎么样一时错误，竟取了个二甲第四。月芳听了，只微微的笑道："像倪实梗格别脚倌人，陆里挨得着啥格探花，倒是归格辰光，倪搭耐说格闲话，耐阿记得？"秋谷听了，猛然提起一件心事来，暗

想："以前曾经亲口许她，一定要想个法儿把她提出火坑的。如今自己的归期在即，一时哪里想得出什么法儿。"低着个头想了一回，不由得为难起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拉他一把，秋谷回过头去看时，只见云兰坐在后面，附着他耳朵低低问道："阿是耐真格要转去，慢慢交末哉呀，啥格实梗要紧。"秋谷对她说道："我有正经事情，不能不回去，初十一准要走的。"云兰听了，登时蹙着双蛾，黯然不乐，低下头去，拉着秋谷的手揉搓一会，默默无言，停了好一会，方才抬起头来，说道："格末耐去仔阿要几时来呀？"秋谷道："自然就要来的，金大人再三再四的一定要我来，金大人的面上，不来觉得不好意思。"云兰道："格末几时来呀？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回去不过一个多月的停留，大约八月底九月初就可以到这里的了。"云兰听了，把一个粉面偎在秋谷肩上道："格是倪到仔九月里向等耐格唷。"说了这一句，顿了一顿，眼圈儿已经红了。秋谷见了这般模样，倒不觉心上有些跳动起来，名士多情，佳人难得，杨柳长亭之路，将离南浦之思。两个人四目相视，很觉得有些依依不舍的心情。云兰见秋谷脸上呆呆的露出十分惆怅的样儿，更觉得别绪满怀，泪珠欲滴。月芳也附着秋谷的耳朵低声说道："耐附好勿要去哉，耐去仔叫倪哪哼呀，谢谢耐，搭倪想想法子。"秋谷听了，便伸出手来，左手挽住了月芳，右手拉住了云兰，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了一会，忽然别转头去叹一口气，把双手一齐放下，立起身来，拉着金观察到楼上坐下，和他商量月芳的事情，把月芳如何的情愿从良，自己又如何的情愿帮她的忙，一一说了一遍，要把这件事情转托金观察。金观察听了，矍然道："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恰好有个凑巧的机会在此。孙英玉去年断了弦，不愿意再娶正室，想要娶一个姨太太，操持家政，就是堂子里头出身的人也不妨，只要一心一意肯嫁他，他也没有什么不愿意，和我说了几遍，要托我替他做个媒人。如今既然月芳情愿从良，我看月芳这个人，很

有些厌倦风尘的意思，倒也不是个娶不得的人。孙英玉娶了她回去，一定可以彼此相安，不至于闹什么笑话。好在英玉今天也在这里，待我去把他叫过来，问他一下，看他愿意不愿意？”说着，便走过去，把那位孙英玉叫了过来，把这件事儿和他说了一遍。孙英玉十分欢喜，一口应承。秋谷见孙英玉已经答应，便又回转身来，和月芳咬了几句耳朵。月芳呆了一呆，还没有开口，秋谷又低声对她说道："这个人是很靠得住的，虽然功名小些，是个直隶候补县丞，却上司都很瞧他得起，年纪也只得四十一岁，不算很大，面貌也平平正正的，不是什么麻胡黑丑的尊容，你自己看就是了。”说着，便把孙英玉指了一指。月芳便回过头来，把孙英玉着着实实的看了两眼，便对着秋谷一笑，不说什么。秋谷知道她心上已经许可，便一手拉着月芳，直拉到孙英玉面前，把月芳的手一直送到孙英玉的手内，口中说道："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家情愿的了，有什么话，你们两个人自己讲罢。”月芳红着个脸，半推半就的，竟在孙英玉身旁坐了下来。孙英玉看着月芳，虽然年纪大些，却还着实有些丰采，喜得笑嘻嘻的看着月芳，一时倒说不出什么话来。停了好一会，方才开口，问月芳的出身家世。月芳一一的回答，也问了孙英玉几句，两个人登时低声促膝的谈心起来。章秋谷和金观察见他们两个人这般情景，便故意回到席上去，应酬一会，好让他们两个人细细的谈心。正是：风尘沦落，谁怜多病之徐娘；湖海飘零，讵有黄衫之侠客？未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157回

解腰缠豪情成义举 翻醋瓮冷语试深心

且说席上的那班客人，听章秋谷和金观察低声谈了一回，又把个孙英玉拉了过去，不知道讲些什么？言主政便问道："你们这几个人鬼头鬼脑的，究竟说些什么？"秋谷听了，便对着大众把月芳想要从良的事儿，约略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月芳的主意不差。秋谷虽然坐在席上，却时时刻刻的留意瞧着孙英玉和月芳两个人的情形。只见他们两个人谈了一会，孙英玉忽然皱着眉头沉吟起来。秋谷见了，连忙拉着金观察出席问他。孙英玉对着他们说道："方才据月英说起来，身上现有一千多块钱的亏空，还有些零碎帐目，差不多要一千四百块钱，合起来要一千银子，方才可以还清各债。不瞒金大人和秋谷先生说，我的家计原不见得十分宽裕，竭力拼凑起来，五六百银子是拼凑得出来的，还有四百银子，却叫我到哪里去设法呢。看起来这件事儿，只好暂时从缓的了。"秋谷听了，还没有开口，月芳听了，心上却甚是着急，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只看着秋谷，却说不出什么话来。秋谷慨然对金观察道："据小侄看起来，这件事情总算是成人之美，何不大家帮他个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金观察听了，欣然说道："你的话很不错，我就帮他五十两银子，其余或者和他在同乡里头告一个帮，料想大家也都是乐于成全的。"秋谷道："既然如此，我也

帮他五十两银子，有了这两笔一百两银子，还差三百两，只好请老表伯为他告一个帮的了，凭着老表伯的面子，这几个钱料想不难。”金观察听了，点一点头。席间的几个客人，除了孙英玉之外，还有七个人，只有一个是山东人，其余的六个都是江苏同乡。金观察把告帮的意思，和他们说了，大家都一口许诺，也有三十两的，也有二十两、十两的，登时凑了一百四十两银子，金部郎也出了三十两，那位山东人候补知府戚太守，却是个山东有名的富室，见大家解囊倾助，便也欣然帮了五十两，一共有了三百二十两，尚少八十两银子，凑不满四百两的数儿。章秋谷慨然道："这件事儿是我发起的，如今功亏一篑，我自然该应竭力成全，所少的八十两银子，算我一个人的就是了。"金观察道："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人发起的，怎么好叫你一个人出，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出一半就是了。"众人听了，大家都说章秋谷和金观察两个人轻财仗义，慷慨非常。金观察和章秋谷不免也谦让几句。孙英玉见了众人这样的成全，心上万分感激，便抢步过来，对着众人一个人打一个拱，口中说道："我孙英玉蒙诸位这般的格外周全，感铭肺腑，却叫我将来怎样的报答得来？古人说的大恩不谢，我也只好把这件事儿长长的放在心上的了。"众人都说："这般小事，何足挂齿。"章秋谷却含笑对他说道："你老哥也不必打拱作揖的，和我们客气，只要你们两个人将来地久天长、一双两好，就不枉我们几个人的这番举动了。"大家听了，一个个都点头称是。孙英玉更诺诺连声的答应不迭。月芳在旁听着，见章秋谷这样的为她尽力，心上真是感激到二十四分，感激到极处，却又不由得落下泪来，只见她慢慢的立起身来，走到席前，立定了脚，口中朗朗的说道："今朝格事体，区得佤笃几位大人老爷，大家才肯搭倪帮忙，倪也呒啥别样，只好多磕两个头，谢谢佤笃几位大人老爷格哉。"大家听得她要叩头，连忙向她摇手，叫她不要多礼。月芳哪里肯听，不由分说，插烛也似的跪下地去。众人回礼不及，只得大家立起身来，

背过脸去。月芳拜了四拜，方才起来，一眼看见章秋谷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她，不知不觉的想起那以前的情款，不由得心上有些凄恋起来，想着："今天这件事儿，多亏他一个人竭力周全，方能成事，如今世上居然也还有这样的人，若是换了第二个人，听得自己的相好倌人想要嫁人，不吃醋已经够了，哪里还肯这般出力？可惜事机不凑，不能嫁他，若是嫁着了这样一个人，好算得心满意足的了。如今嫁了这个姓孙的，虽然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没有什么不合意的地方，但是摆着章秋谷这样一个风流少年，自己却没有福气嫁他，心上未免总觉得有些不足。"想到这里，便也对着章秋谷呆呆的看，星眸斜睇，波光四流。章秋谷眼快，早已看得甚是清楚，想着那往时的恩爱缠绵，看着这现在的神光离合，只觉得一个心七上八下的，十分眷恋，无限凄怆，明知道这个时候已经算是孙英玉的人，不好再是怎样的和她亲热，恐怕孙英玉脸上下不来，便在身上掏出一张六十两银子的银票，递在月芳手内，口中说道："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大家总算很要好的。你的事情，我也总算为你竭力周全，没有辱命。你的景况，我是很知道的。这几个钱，你拿去办些应用的东西，总算是我的一点儿意思。从此以后，但愿你们两个人夫妇齐眉、白头偕老，我就没有什么记挂了。"月芳听了，起先还不肯接，秋谷低低的道："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这几个钱算得什么，你又何必和我客气？况且自此以后，你是孙府上的姨太太了，我又要回到上海去，知道我们两个人见面在什么时候？"章秋谷说到这个地方，便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月芳却再也忍不住，把头一低，那眼中的泪就如断线珍珠的一般，乱滴下来。一面呜咽着，一面说道："耐实梗样式，叫倪心浪洛里意得过？"秋谷听了，也觉得有些酸鼻，几乎也要滴下泪来，却恐怕别人见了要笑他，勉强忍住了，对月芳说道："你们两个人天缘凑合，是一桩大大的喜事，怎么倒这样的伤心起来？"说罢，又低低说道："只要你嫁过去，夫妻和睦，我也就放下了一条心。如今

你这个样儿，我看了心上倒觉得十分难过，这也是注定的，我们没有缘份，说它也是枉然。”月芳听了，方才抬起头来，拭了眼泪，握着秋谷的手道：“像煞倪有几几化化格闲话，要搭耐说，故歇勿晓得哪哼，一句才说勿出，耐自家保重点。”秋谷听了，回答不出什么，只把头点了一点，硬着头皮，回转身来，走到席上坐下。那几个宝华班里的人，云兰、金兰和小洪宝宝坐在席上，都看得呆了。云兰停了一会，方才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个大媒人，倒做得呒啥，总算月芳阿姊格运气。”说着，便向月芳道：“月芳阿姊，恭喜耐，实梗格喜事，要请倪吃喜酒格嘘。”小洪宝宝同着金兰等，也向月芳贺喜。月芳两颊微红，不免也要谦让几句。小洪宝宝却向章秋谷道：“章二少真正是个好人，肯实梗格帮月芳阿姊格忙，客人里向，像耐二少实梗格人，实头少格嘘。”秋谷为着做了这个媒人，把月芳提出火坑，心上却甚是得意，便多吃了几杯酒，脸上红红的有些酒意上来。金观察见席上众人的酒也吃得差不多了，便和众人打了一个通关，又敬了章秋谷几杯酒，大家都覆杯告止。秋谷略略的吃些稀饭，便也立起身来。

依着云兰，要秋谷今天住在院中。秋谷因多了几杯酒，觉得有些胸中作恶，便没有答应，只说回去还有些事情。云兰瞪了秋谷一眼道：“耐格个人末就叫讨气。”秋谷笑道：“并不是讨气，委实的还有事情。”云兰谷都着嘴，口中咕噜道：“啥格事体呀，耐格事体，倪阿有啥勿晓得，豪燥点跑到相好格搭去，晏仔点是要吃生活格。”说着，便推着秋谷的背道：“豪燥点去嘘，格两日天就要动身哉，自然要到恩相好搭去辞辞行格唍，阿对？”章秋谷听了笑道：“真正极大冤枉，我除了你们这里，哪里别处还有什么相好？”云兰道：“啥人晓得耐呀，耐有相好呒拨相好末，也勿关得倪啥事唍。”说着，不觉得双眉紧皱，俊眼微睁，狠狠的盯了秋谷一眼。秋谷见她娇嗔满面，情不自禁，只得过去携着她的手道：“你不要生气，你就是我的恩相好，哪里再有别人，我就今天不走，

在这里和你辞行何如?”云兰别转头去，口中说道:“啥人要耐辞行呀，耐豪燥点请出去，像倪实梗格别脚倌人，洛里好比别人?再要说起啥格恩相好勿恩相好，是真正惶恐嘘。耐实梗一个章二少，倪阿配搭耐做啥格恩相好，也亵渎仔耐章二少格身份哉啘。”秋谷听了云兰的这几句话儿，觉得她话中有眼，明明是指着月芳说的，回心一想，把月芳和云兰两个比较起来，却委实的有些轩轾，在月芳身上的事情，便肯这样的为她出力;在云兰身上，她要挽留自己住在院中，都不肯答应，若要拿她们两个人的交情说起来，还是和云兰要好些儿，却也怪不得她要说这般的话儿。想到这里，便回头向月芳看时，只见月芳低着头，假做没有听见的一般，脸上却有些红红的不好意思。秋谷咳嗽一声，打个暗号，月芳回过头来，秋谷对着她使个眼色，月芳会意，便走了出去。云兰见了，便也立起身，冷笑一声道:“耐有啥闲话末说末哉，倪跑出去让俉笃随便哪哼说法。”说着向外便走，秋谷连忙一把拉住，在她耳边说道:“你不要这般生气，给人看了，还只说你是吃醋，你只要自己想一想，你的年纪还没有满二十岁，生意又是很好的，比不得月芳已经三十多岁的人，又欠了一身的债，哪里还做得起什么生意。如今为她成就了这段姻缘，想起来你们同院姊妹，该应可怜些，替她喜欢才是，怎么你倒和她吃起醋来?”正是:落花堕劫，飘零金谷之春;飞絮沾泥，惆怅灵和之柳。不知云兰听了秋谷的话，说些什么，且待下文交代。

第 158 回

逢醉鬼狭路动干戈
数前尘花丛谈掌故

且说云兰本来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如今听了章秋谷这样一番有情有理的话儿，倒觉得无言可答，心上的怒气，倒平下了许多，对着秋谷横波一笑，口中说道："耐个人末勿晓得缠到仔洛里去哉，月芳阿姊一径搭倪蛮要好格，啥人去搭俚吃醋呀。"秋谷听了，知道这几句话儿，无非是有心掩饰，好自己做一个落场，便也对她一笑。又去咬着耳朵，温存了好一会，云兰方才欢喜。这一夜章秋谷自然不回去的了，连着金观察和金部郎两个，都给小洪宝宝同金兰挽留不放，住在院中。珍簟新铺，秋宵苦短，三对儿鸾交凤友，一时间雨滞云封。温存掌上之躯，婉转怀中之月。这些说话，不关紧要，也不必去说它。

只说章秋谷从宝华班回来，便收拾了一天行李，又出去辞了一天行，那招商局的安平轮船十一早上就要开的，秋谷一到初十，就把行李都发上船去。又有两三个同乡，在凤苑春和燕宾楼为他饯行，秋谷情不可却，每处都去坐了一坐，便连忙赶到宝华班来。原来金观察为着轮船一早开行，搭客至迟到晚上两三下钟，一定要上船的，早早的跑上船去坐着，却又没有意思，便约着金部郎、孙英玉，连着秋谷四个人，在宝华班碰一场和，碰完了和上船去。刚刚正好，秋谷赶到宝华班，金观察已经先在，谈了一会，便大

家碰起和来。云兰为着秋谷今天要走，未免有些依依惜别的心情，坐在那里呆呆的不甚开口。月芳嫁人的事情，秋谷已经当面和本家说过，帐目都付清了，月芳便不肯再见客人。但是章秋谷到来的时候，月芳却还依旧出来，敛袖低眉，淡妆素服，竟是个人家人的样儿。秋谷看着这般模样，觉得玉人依旧，咫尺天涯，很觉有些惆怅，再三叫她不要出来，月芳哪里肯听，只两下谈心的时候，大家都是面上淡淡的，不能够握手牵衣，偎肩接膝，像以前的那种样儿。今天月芳听得秋谷一定要走，自然心上也很是酸辛，也是坐在秋谷背后，一言不发，只静静的看着他们碰和。等得八圈庄碰过，已经十二点钟，秋谷也不免对着月芳、云兰说些告别的话儿，又拉着云兰坐在床上，咕咕唧唧的不知说了些什么。月香也走过来，对着秋谷说些套话。不多一刻，已经听见自鸣钟铮铮的响了两声，秋谷立起身来要走。云兰和月芳再送到船上，秋谷再三阻拦，她们哪里肯听，秋谷也只得由她。金观察和金部郎也一定要送秋谷到船上去，秋谷推却不得，只好听凭他们怎样。金观察和秋谷等本来都是轿子来的，秋谷忽然想起有一个清芬班里头的玉凤，曾经叫过她两个局，没有付钱，便叫轿夫把轿子搭在弄口去等，又叫云兰等略候一会，秋谷同着金观察等急急的到清芬班去，付过了钱，连忙出来，再到宝华班去，会齐了云兰和月芳，叫她们坐轿在前先走。秋谷同金观察等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侯家后来。

那侯家后的地方，原是一条极窄的小弄，弄外便是新造的马路，秋谷等刚刚走出弄口，劈面撞见了一个同乡兵部主事严克任严主政，大家止步招呼，不想斜刺里有两个洋兵吃得烂醉，七跌八撞的直撞过来，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刚刚撞在这位严主政的身上。严主政还没有开口，不料那洋兵撞了严主政一下，登时发起酒疯来，一手扭住了严主政的衣服，口中钩辀格磔的，不知骂些什么，一手在腰间拔出小刀来，望着严主政肩窝便刺。严主政

措手不及，大吃一惊，连忙把身体一侧，那把小刀正刺在严主政的嘴唇上面，直刺得唇开肉破，鲜血直涌出来，刀尖撞着门牙，连牙齿都撞缺了一个。严主政“阿呀”一声，要想回身走时，怎奈衣服被他拉住，脱不得身。正在十分危急，早恼了那位章秋谷，一个箭步直抢过来，起左手劈开了他拉着衣服的手，右手轻轻一转，早把小刀抢在手中，左手顺势一送，那洋兵本来已经醉到十二分的了，哪里经得起章秋谷的神力，早已踉跄直倒过去，扑的仰面一跤。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正要看严主政的伤痕时，只觉得脑后一阵风直扑过来，也不回头去看，把身体霍的一扭，右脚往后一登，只听得扑的一声，那一个洋兵，也是仰面一跤。这个时候，恰恰的没有巡警在那里，凭着他们去闹，没有人去问他，金观察等却都替章秋谷捏一把汗，恐怕万一闹出大交涉来，不是玩的。章秋谷却并不放在心上，立在那里不动，只看着那两个洋兵，只说他一定还要起来混打，哪里知道这两个洋兵醉到极处，心上哪里还有什么知觉，一个人吃了章秋谷一个筋斗，睡在地上，也不爬起身来，倒反口中呜呜的唱起歌来。这个时候正是微雨初过，地下还有些泥泞，这两个洋兵满地乱滚，滚得浑身上下，好像个泥母猪的一般。秋谷看了又气又笑，料想这两个醉猫，是爬不起来的了，便回过头来，看严主政的伤处。只见严主政把衣袖掩着嘴唇，那流出来的血，连衣袖都湿透了，大家问他：“怎么样？”严主政说：“还没有大伤，回到寓所去找些伤药敷一敷，就不妨事的了。”说着，又向秋谷道谢道：“今天幸而遇见了你们几位，为我解了这个围。如若不然，那就不堪设想了。”秋谷谦逊几句，只说这般小事，理应相助的。一面说着，严主政已经叫了一辆人力车，叫到江苏会馆，秋谷等还要送他回去，严主政再三不要，谢了众人，上车自去。秋谷又对金观察道：“这两个醉鬼躺在地上，虽然与我们不相干，但是这个地方，又不见有巡警在哪里，万一个闹了什么乱子出来，酿成交涉，老表伯当着洋务局的总办，这个责

任是跑不掉的。不如叫几个巡警，把他们送到领事衙门去，觉得妥当些儿。”金观察点头道：“你的话儿不差，闹出交涉来，还是洋务局的干系。”说着，左右一望，见就近竟没有一个巡警的影儿，便叫轿夫去叫了一名巡警，对他说了这个缘故，那巡警垂着手，诺诺连声的答应。

金观察吩咐过了，便同着大家坐上轿子，到紫竹林招商码头安平轮船上来。到了船上，云兰和月芳已经坐在官舱里头，等了好一会，问他们来迟的缘故。秋谷把路上遇着的这件事儿，和她们说了一遍。云兰和月芳吐舌道：“阿要怕人势势，区得倪覅碰俚，要叫倪碰着仔格号酒鬼格外国人，是魂也吓脱格哉。”秋谷同着众人想着中国的这般衰弱，以致受侮外人，不由大家嗟叹一番。金观察见开船在即，究竟和秋谷相处了好几个月，平日之间又是很合式的，心上自然怅惘非常，不免有几句分袂叮咛的话。云兰和月芳更是脉脉含情，凄然欲泣。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也觉得一腔别绪，满腹离愁，和金观察说几句，和云兰、月芳又说几句，只觉得心上许多衷曲，一时哪里说得出来。无奈坐不多时，早已是曙色在天，残星无影，差不多已经有三点多钟，船上的那些水手大家喧嚷起来，急忙忙的起锚解缆，预备开船。云兰和月芳只得立起身来，对着秋谷说了句：“一路平安！”懒懒的走上岸去。金观察也对着秋谷说道：“但愿你秋风第一，直上青云，我们良晤有期，前途珍重。”说罢，便也同着众人一同登岸回去。

这一边章秋谷的事情，且自按下不提。如今且再说起上海的事情来。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里头的那些倌人。那班路过上海的人，不论是什么一钱如命、半文不舍的宝贝，到了上海，他也要好好的玩耍一下，用几个钱见识见识这个上海的繁华世界。凭你在别处地方啬吝得一个大钱都不肯用，到了堂子里头，就忽然舍得挥霍起来，吃起花酒来，一台不休，两台不歇，好像和银钱有

什么冤家的一般。所以上海市面的总机关，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里头倌人的身上，堂子里头的生意很好，花钱的客人很多，市面上的资本家也很多；若是堂子里头的生意不好，花钱的客人也不很多，那市面上的经济，就有些不妙了。这是个什么原故呢？堂子里头是嫖客最肯花钱的地方，要是堂子里头的生意都不济起来，那市面上的恐慌，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比起十年以前的光景来，却是大大的不同，客人的经济一天窘似一天，堂子里头的规则，却一天坏似一天。以前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一个个都还有些自爱的思想，见了客人也都大大方方、规规矩矩的，既没有那般飞扬荡佚的神情，又没有那种鄙薄客人的思想。若是有一个倌人姘了戏子，或者姘了马夫，就当作个惟一无二的耻辱。不但做客人的瞧她不起，就是同辈姊妹里头，也都把这个人当作下流，传为笑柄。所以那个时候，倌人们姘戏子的很少，就是或者有几个，也都是讳莫如深，不肯自家承认。如今的倌人却不是这个样儿，一个个庞然自大，见了客人，面子上虽然不说什么，心上却很有些轻鄙客人的思想。那生意不好的倌人，也还不必说她，最可恨的是那些生意很好的红倌人，一味的只晓得姘戏子、轧马夫，闹得个一塌糊涂，不成话说，非但没有一些儿惭愧的意思，而且还得意洋洋的，十分高兴，那脸皮上面，好像包了一层铁皮的一般。以前堂子里头倌人的品行，比如今那些倌人的品行高了好些，却对着客人不摆一些儿架子；如今的倌人品行坏到极处，那一副无大不大的架子，却比以前的倌人大了好些，就是那些旧时花丛里头的先正典型、老成规则，也都差不多删除净尽，颓落无存。正是：回黄转绿，春残苏小之楼；月谢花蔫，肠断琵琶之梦。未知以后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

第159回

范彩霞歇夏观盛里
陆丽娟独游味莼园

且说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习气，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那班倌人们的人品，便也愈趋愈下。面貌好些的倌人，不是一味的飞扬跋扈、廉耻全无，就是拼命的作态妆妖、矜持太过；那些面貌不好的，却又一个个都是怪丑无比、粗犷非常。要想找一个性情和软、举止大方的，一时间哪里找得出这样的一个人。那班客人们到堂子里头去玩的，若不是在嫖界里着实的有些资格，免不得言语之间，就要受她们的怠慢，神色之际，更要受她们的欺凌。但是如今的那些嫖客，哪一个是有十二分嫖场资格的？大半都是些土头土脑的曲辫子。这样的人，到了堂子里头这样的地方，那就真是求荣反辱、自寻苦吃了。就是那些资格很老、事事内行的客人，若是逢场作戏，随随便便的只当是个消遣的玩意儿，那还没有什么；若是当真的狂嫖起来，却也没有什么趣味，花了无数的银钱，耗了许多的时刻，还要拼着自己的精神，来应酬这些倌人，更要费了自己的思想，来对付她们。花了钱到堂子里头去玩，原是要图个自在，寻个开心的，若是如今堂子里头的这般时势，做客人的也要步步留心起来，还寻个什么开心，图个什么自在？这可不是花了银钱，自家买罪受么？看官们看着如今堂子里头的这样情形，听着在下做书的这番说话，再仔仔细细自己想起来，这

个“嫖”字，可还有什么味儿？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辛修甫自从章秋谷到了天津以后，很觉得有些寂寞，虽然吕仰正、王小屏等都在上海，却都不如章秋谷的交情格外来得密切些，所以一个月里头，辛修甫坐在家里头不很出来，就是花酒，也比往时吃得少些，只天天到自己书局里头去走上一趟，料理些印刷的事情。这一天，辛修甫正在书局里头和王小屏闲谈，忽然见陈海秋从外面闯了进来，见了辛修甫便道：“你这几天躲在家里有什么事情？连龙蟾珠那里都不去，这是什么缘故？”修甫道：“也没有什么原故，不过我为着这几天天气热得很，懒怠出门。前天听吕仰正说你到苏州去了，是几时回来的？”陈海秋道：“我到苏州去了足足的十天，昨日一早才到上海的。今天你们想来没有什么应酬，我请你们到西鼎丰林媛媛那里去吃酒。”辛修甫皱一皱眉头道：“这样的炎天盛暑，到堂子里头去吃花酒，实在没有什么味儿。你若是还有别人可请，我就心领了罢。”陈海秋道：“这个使不得！今天我是吃的双台，因为天热，人多了十分拥挤，只请了九个客人，连我自己只有十个人，你若是不去，小屏一定也是不去的了，八个人吃个双台，似乎面子上不甚好看，只得委屈你一次，和我绷个场面的了。”修甫听得陈海秋说在林媛媛那里吃双台，便觉得有些诧异道：“林媛媛那里你又没有交情，平空去报效她做什么？”陈海秋笑道：“你不要管我有交情没有交情，只要屈你的驾，去上一趟就是了。”王小屏插口说道：“这样说起来，林媛媛那里你又下了水了，怪不得范彩霞要说你是垃圾马车，好好的做了范彩霞，为什么又要跳起槽来？”陈海秋道：“我也并不是跳槽，彩霞这一节在观盛里歇夏，我一个月贴她二百块钱，不做生意。所以我自端午节之后，在林媛媛那里走得勤些。”辛修甫听了陈海秋话，微微一笑，也不开口。王小屏便问道：“彩霞在观盛里歇夏，你当真一个月给她二百块钱么？”陈海秋道：“自然是真的，难道哄你不成？”王小屏笑道：“难道她在观盛里只

有你一个人，别的客人都不去的不成?”陈海秋摇头道：“那是她和我讲明的，歇夏的时候开销不够，要我一个月帮她二百块钱。那班旧日的客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两个熟客，偶然去走走，别人是一概都不进去的。”王小屏听了，不由得鼻子眼里哼了一声道：“照你这样的讲起来，你一个月给她二百块钱，简直是你为她开销的了。论起理来就不应该再走别的客人，为什么她那里的客人，又不只你一个呢?”陈海秋道：“你倒说得这般容易，二百块钱一个月，哪里够她挥霍，她自己亲口和我说过一个月房租多少、伙食多少、坐夜马车的钱多少、吃大菜看戏的钱多少，还有相帮娘姨的工钱、一切大小的零用，她口中算起来，差不多一个月要七八百块钱，哪里二百块钱就包得住她的用度?”王小屏听了，笑了一笑，还想要开口和他说时，被陈海秋拦住道：“闲话少说，今天是礼拜六，张园里头十分热闹，我们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到张园去坐一回儿何如?”辛修甫点一点头道：“我们同到张园去也好，只要放一辆马车来就是了。”陈海秋道：“你们不用另叫马车，我这辆马车是借章季居章京卿的，是船式的双马车，十分宽敞，不要说坐三个人，就坐四个也坐得下。”辛修甫听了，也便点头应允。大家一同走出弄口，坐上马车。果然三个人坐里头甚是宽绰，那马夫把丝缰一带，加上一鞭，便滔滔滚滚的一路往味莼园来。

到了安垲第，辛修甫同着王小屏、陈海秋下车进去，就在台阶上拣张桌子坐下。这个时候，正是六点多钟的时候，夕阳西下，晚风徐来，那一班乘凉的人，倒着实不少，一个个都在辛修甫等面前过去，倌人里头也有几个认得的人，见了辛修甫等，大家点一点头。辛修甫等正在游目骋怀之际，忽见一个丽人，缓缓的从后面转过来，腰细惊风，鬟低敛雾；宜主娇娆之态，凌华婀娜之姿，扶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小姐，走到辛修甫面前，凝眸一视，便停步含笑道：“辛老长远勿见哉啘。”辛修甫连忙抬头看时，原来

不是别人，就是那章秋谷的相好陆丽娟，便也向她含笑点头，招她坐下。丽娟又招呼了王小屏和陈海秋两个，便也慢慢的坐下来，开口便问道："辛老，章二少到天津去仔，阿有信来，阿晓得俚几时转来呀？"修甫道："信是常常有的，信上说七月里头一定要回来乡试，你和他是很要好的，难道他去了，信都没有给你一封不成？"丽娟面上一红道："倪搭一塌刮仔接着仔俚一封信。"陆丽娟刚说到这里，忽然王小屏拉了辛修甫一把道："你看你看！"辛修甫连忙回过头去看时，只见一男一女，从斜刺里慢慢的走过来。那女子的模样上好，二十来岁的样儿，穿着一件白官纱衫，玄色外国纱裙，里面衬着淡妃色金闾纱裤，面上不施粉黛，只淡淡的点着一点儿胭脂。顾盼飞扬，丰神流动，一面走着，一面时时的溜转眼光，照顾那同来的男子，笑吟吟的露出一团媚妩，软怯怯的妆成满面风情。那男子随在女子背后，年纪约有三十多岁，穿着一件白香云纱长衫，手中拿着一把雕翎扇，那头上的前刘海，差不多有一二寸长，刷得一截齐的，发光可鉴，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却是一张瘦骨脸儿，两边的颧骨生得高高的，满脸上堆着一团滑气，手上却带着一个全绿玻璃翠班指，两个金刚钻戒指，闪闪烁烁的光采照人。紧紧的跟在那女子的后面，两只眼睛骨碌碌的四围飞射。辛修甫看了一眼，猛然想起这个男子的样儿，分明就是天仙戏园里头的武小生廉小福，那个女子虽然很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人，看着他们男女两个的那种样儿，很觉得有些看不上眼。陆丽娟也看见了，连忙别过头去，不去看他，口中低低的说道："格号人倍笃去看俚做啥？"辛修甫便也低低的问王小屏道："这一个男的是廉小福，那一个女的又是什么人？你认得不认得？"王小屏附耳说道："女的就是前节在东尚仁的姚月仙，新嫁了电报局总办宣柳生的，你难道不认得么？"辛修甫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姚月仙，吕仰正也做过的。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在席上和她相遇过几次，辛修甫见了她，觉得好生面熟，却一时

间想不起来，如今听了王小屏的说话，心上方才明白。暗想："上海的这班红倌人，真是十分可恨，好好的嫁了人，却又偏要出来这般混闹。"正想着，只见廉小福和姚月仙在草地上兜了一个圈子，回身走上台阶，就在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双双坐下，那一种眉来眼去的神情，眼波四飞，双眉欲动，委实的十分好看。陆丽娟看不上眼，便立起身来，辞了辛修甫等，往老洋房那一边便走。那一班男男女女的游客，见了廉小福和姚月仙两个人，觉得他们那般情景，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好的来历，更兼廉小福也是个有名的武小生，天天登台演剧，认得他的人很多，便不免大家都在背后窃窃议论起来。廉小福、姚月仙见了，知道议论的一定是他们两个，也觉得有些坐不住，只好付过了茶钱，立起身来便走。辛修甫见他们走了，方才对王小屏和陈海秋说道："如今上海的风气，一天坏似一天，像这样的事情，还不足为奇，更有好好的大家内眷，也是这般的一味在外边胡闹，廉耻的两个字儿，竟是没有的了。以后的人心风俗，不知要坏到怎样的一步田地呢。"说着，不觉大家嗟叹一番。正是：桑间濮上，采兰赠芍之风；北阁西厢，待月期星之约。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 160 回

吊膀子淫伶得意
闹包厢戏馆争风

且说辛修甫和陈海秋等在味莼园回来，便一直到西鼎丰林媛媛院中。陈海秋忙忙的写起请客票来。一会儿，客人来了，陈海秋吩咐摆起台面来，一班客人为着天气十分炎热，略略的坐了一会，大家便谢了主人，散席回去。辛修甫想着回去也没有什么事情，便约着王小屏和陈海秋等到天仙去看戏。王小屏摇头道："这般天气到戏馆里头去听戏，可不是自己找苦吃么?"修甫道："包厢里头看戏的人少些，又有风扇，我们只要去包它一间厢就是了。看戏虽然苦热，回到家里也是一般，还是找些消遣的事情，觉得比坐着好些。"陈海秋道："今天礼拜六，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多钟，只怕包厢早已挤满的了。"修甫道："夏天比不得冬日，戏园里头的生意很清，一定不至于十分拥挤。"王小屏忽然笑道："我们方才看见的廉小福和姚月仙，廉小福恰恰是天仙里头的武生，姚月仙自从和廉小福有些首尾，想来一定是天天要到天仙去看戏的，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把戏也好。"陈海秋听了，甚是高兴，催着辛修甫快去，迟了恐怕没有座位。

辛修甫便同着他们几个走出西鼎丰弄口，一路往天仙戏园来。进了戏馆，自有认得的案目，赶忙招呼。辛修甫便问还有全间的包厢没有。那案目弯背躬身满面添花的道："别人来是腾不出来的

了，如今辛老爷要，让也要让出一间来。”说着，便引着众人走上楼去，果然让了一间包厢出来，请辛修甫等进去坐下。辛修甫举目看时，只见楼下正桌上的客人，虽然不见得十分拥挤，却也坐得满满的，没有什么空位，只有楼上的人略略少些。随手拿过一张戏单来看时，只见排的廉小福的《长坂坡》、谢月亭的《四郎探母》、小连生的《四进士》。台上已经做到一阵风的《泗洲城》，《泗洲城》完了，就是小连生的《四进士》，做得甚是精神。《四进士》做完，便是谢月亭的《四郎探母》。手锣一响，谢月亭缓步出来。辛修甫等素来闻得谢月亭的声誉，知道是个新出来的著名老生，大家都不免细细的看他，只见他面如满月，肤若凝脂，骨格玲珑，身材稳称。更兼喉音高亮，清脆非常。唱到那几句摇板，只唱得十分沉郁，无限凄凉，好像一声声一句句，都唱出眼泪来。辛修甫听了十分叹赞："真个名不虚传，不愧是个后起之秀。”一面听着，一面留神往厢楼上两旁一看，只见两边楼上，有好几个不尴不尬的少年女子，都目不转睛的看着那台上的谢月亭，这一个眼波斜溜，那一个檀口微开；这一边方才巧笑承迎，那一边又是娇声引逗。那一种妖娆冶荡的样儿，一时间哪里摹绘得出。更兼那几个女子的样儿十分诧异，说她是人家人罢，又实在不像是人家人；说她是堂子里头的倌人罢，又不像是个吃把势饭的样儿。辛修甫看了，诧怪非常，口中叹一口气道："怎么上海地方的风气如今竟坏到这般田地。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儿，怎么隔不多时，竟会现出这般怪状。”王小屏道："前几年已经都是这般的了，不论什么人家人和堂子里头的人，吊起膀子来，都是在戏馆里头看戏，把戏馆当做她们的台基一般，你向来不很听戏，所以没有留心罢了。”辛修甫听了，便也不说什么，只细细的看那台上的谢月亭，看他怎样的对付那班女子。只见那班女子，虽然一个个眉花眼笑、卖弄精神，把一双眼睛盯定在谢月亭身上，目不转睛的看，那谢月亭却只顾做他的戏，不甚理会。虽然也有时回

她们几个眼风，却终是随随便便的，不大经意。辛修甫看了，不懂这个里头是个什么道理，心上疑惑，或者是那班女子面貌丑陋，看不上眼，所以不去理会，也未可知。便又对着那班女子看了一看，只见那几个女子，也有面貌生得平平常常，不很出色的；也有生得十分出色，艳丽非常的，却没有一个丑陋的在里头。辛修甫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这里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便和王小屏、陈海秋两个人说了。王小屏和陈海秋也留心看了一回，果然觉得那几个女子，虽是十分挑逗，谢月亭却有意无意的，不甚兜揽。王小屏和陈海秋也想不出这个道理来。这个时候台上的谢月亭，已经做到“别妻被擒”的一场，那一个抢背筋斗，也跌得十分圆稳。陈海秋喝一声彩道：“这个小孩子委实可爱，怪不得这班没廉耻的妇女，要一心一意吊他的膀子。”王小屏听了，便取笑他道：“这样说起来，你若是做了女子，也一定要和他吊膀子的了。”陈海秋也笑道：“我不过是这般说说罢了。”

正说着，忽然陈海秋回过头来，一眼看见隔壁二包厢里头，空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却铺着台布，装着碟子，还有两个花瓶，里头插得满满的都是鲜花，摆设得很是精致。陈海秋便道：“怎么二包厢里头的客人，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辛修甫微微笑道：“我是进来的时候早已看见的了。这个包厢，一定是那位电报局总办宣观察的姨太太，长包在这里的了。”陈海秋不信道：“今天是礼拜六，她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只怕不是她包的罢。”辛修甫笑道：“你不用性急，等会儿廉小福的戏出场，她自然会来的。”说犹未了，早听得一阵脚声，一个案目当头领着一班大大小小的妇女，一窝蜂都走进二包厢里来。陈海秋连忙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少年女子领着四个娘姨、两个大姐，嘻嘻哈哈的做一堆儿坐下。果然不是别人，就是在张园里头看见的那个姚月仙。这个时候的妆束，和方才大不相同，打扮得粉腻脂浓、珠围翠绕，穿着一身外国纱衫裤，越显得花嫣柳媚，玉润珠圆。那姚月仙坐了下来，也

不看台上的戏，只和那两个大姐咬着耳朵，咕咕唧唧的说了一会，也不知她说些什么。一会儿谢月亭的戏已经演毕，便是廉小福的《长坂坡》登场。廉小福穿着一身簇新的白缎绣甲，捻着一根短短的白蜡杆枪，气昂昂雄赳赳的走上场来，台容甚是整齐，台步也十分稳称。这个时候，不但是姚月仙的一双眼睛目不转睛的注在廉小福身上，就是那班楼上楼下的看客，大家的眼光也都拢在廉小福一个人身上。廉小福抬起头来，往两边包厢里头把眼睛飞了一转，见了姚月仙喜孜孜的在包厢里头看着他，微微展笑，便不由得心花大放，越发精神，那混战的一场，一路枪花，使得水屑不漏，投井的一场，更添出几个大翻身，旋转如飞，身段活泼，演得甚是认真。只把个姚月仙在包厢里面喜得满心奇痒，张开了一张樱桃小口，再也合不拢来。辛修甫等一面看着戏台上面廉小福的戏，一面又要看着包厢里头姚月仙的戏，倒觉得有些应接不暇起来。正看到好处，忽然听得"豁唧唧"一声响亮，一个茶碗从头包里面，直飞到二包里来，刚刚的不歪不斜，正飞在姚月仙的头上，直把个姚月仙吓了大大的一惊，头上淋淋漓漓的淋了许多的水，一支翡翠押发折作两截，珠花也掉了一支。接着听得头包里头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娇滴滴的骂道："格只烂污货末，直头少有出见格，嫁仔人再要出来吊膀子，面孔才勿要格哉。"这一下子，登时二包里头闹哄哄的大乱起来。姚月仙吃了这一惊吓，更听得隔壁有人骂她，明晓得这个隔壁的人，一定也是廉小福的相好，登时又恨又妒，心头那一股酸气，直升到脑门里头来，再也按捺不住。不顾好歹，也跳起身来，厉声骂道："耐是啥人介？倪认也勿认得耐，吃醋末也勿是实梗吃法格碗，耐倒再有面孔骂倪，说倪勿要面孔，耐阿是要面孔格呀，要仔面孔末，也勿操至于到戏馆里向来吃醋哉碗。倪吊膀子末，勿关得耐格事体，挨勿着耐来瞎三话四。耐有本事末跑出来，等倪认认耐格大好老嘘，拿仔茶碗躲来浪隔壁打人，连搭仔王法才呒拨格哉，耐打断仔倪一根押发。

搭倪好好里赔得来，少仔一个铜钿末，耐试试看!”一面说着，喝叫手下的那几个娘姨大姐:“倍笃大家才跟仔倪到隔壁去，问问格只烂污货看。”说罢，便立起身来，往外就走。那头包里头的那个宝贝，听得姚月仙把她这般痛骂，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把两只小脚在地下乱顿道:“倪吃醋末，自然有吃醋格道理，耐倒再有面孔说得出格号闲话。老实对耐说，廉小福搭倪末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倪挂仔牌子，规规矩矩做生意，搭戏子轧姘头，呒啥稀奇。耐是嫁仔人格人家人，宣家里格姨太太呀，再有面孔出来轧姘头!”一面说着，一面也挺身而出，直迎上来，刚刚和姚月仙打了一个照面。姚月仙好好的坐在那里，被她泼了一头的水，又打断了一支押发，直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她一把扭过来，打过半死，方才爽快。见她直迎上来，不免抬起头来看她一眼，只见这女子约莫也不过二十多岁的样儿，头上梳着一条油晃晃的朴辫，没有一些插戴，身上也穿着一身外国纱衫裤，不穿裙子，身量苗条，丰神妖丽，蛾眉直竖，粉面通红，恶狠狠的直扑过来。正是:月照明河之梦，神女生涯;风吹妒海之波，摩登业果。在下做书的做到此处，却要暂歇一回，以后的许多事迹，都要在下面出现的了。

第161回

双泼醋当场争口舌
单相思狭路劫伶人

上回书中说到辛修甫同着陈海秋等在天仙看戏。忽然头包里头一个少年女子和那二包里头的姚月仙大闹起来。姚月仙哪里肯让？便也挺身而出，要到隔壁去打她。那女子也怒气吽吽的，直扑过来，两下相隔只有二三尺路。两下正要动手，幸而有几个案目，听得楼上大闹，连忙飞一般的赶上楼来，急急的两边拦住，横身劝解。这个时候，辛修甫见她们大闹起来，便也立起身来张望。只见那姚月仙被案目横身插劝，不得近前，更觉得满心火发，便指着那个女子，对着众人道："俉笃大家听听看，世界路浪，阿有实梗少有出见格事体，别人吊膀子末，吊来浪肚皮里向，吃醋末也吃来浪肚皮里向，阿有啥像里实梗吃醋吊膀子，才放来浪面孔浪向，倒说廉家俚搭俚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四五年格老相好末哪哼呀。区俚说得出实梗闲话，俚自家末挂仔牌子做生意，倒要管牢仔相好，勿许俚去吊膀子，世界路浪也呒拨格号道理碗。"那女子听了姚月仙这番说话，更气得金莲乱顿，烈火横飞，也指姚月仙骂道："倪吃仔把势饭吊膀子是当官格，呒啥稀奇，耐格勿要面孔格毨千人，再有面孔出来吊膀子，阿是耐姨太太做得勿高兴哉，再要出来做倌人。别人搭俚吊膀子，倒还勿要去说俚，独独挨着耐要搭俚吊膀子末，倪定规勿许，看耐阿有啥法子。"姚月仙把舌

头一伸，头颈一缩道："阿唷阿唷！格是倪吓得来魂灵才吓脱格哉！耐勿许倪吊俚格膀子末。阿是耐格家主公呀，耐有本事末，管牢仔俚勿要放俚出来吊膀子，耐说勿许倪吊末，老实勿客气，倪定规吊定格哉，耐有啥格法子末来末哉，倪等好来浪，耐说倪毡千人，倪倒勿曾挂啥毡千人格牌子哩。"一席话把那女子说得又气又恨，只指着她的脸大声说道："耐再有面孔来浪唤唤喤喤，倪立时立刻去叫仔宣家里格老乌龟来，看耐再敢勿走！"姚月仙听了这句话，倒不觉吃了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楼上楼下的那些看客，听得楼上闹得这样的天翻地覆，不由得大家都立起身来，回头探望，却又不知究竟是怎么的一件事情。一霎时人语喧哗，万头攒动，那门口的红头印捕也靴声橐橐的走上楼来。姚月仙见势头不好，又被那几个案目苦苦的解劝，又怕那女子真个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万一个竟去叫了宣观察来，这倒不是玩的，只得自己做个落场道："今朝便宜仔耐岸烂污货，明朝再搭耐说闲话。"说着，便头也不回的转身便走。那个女子见红头印捕走上楼来，心上也觉得有些害怕，更兼见姚月仙已经走了，总算自己占了上风，便也不敢再说什么，也带着两个大姐，回身便走，一面口中咕咕哝哝的讲道："格只老乌龟，讨仔实梗格一个姨太太转去，真正叫造孽。"辛修甫等看着她们做出那般的形状，又听着她们说出那样无耻的话儿，一个个心上都觉得十分好笑。

如今见她们两个人都已经走了，台上的戏，已经做到《长板坡》后段的汉津口。辛修甫等见时候不早，便都无心看戏，大家一同下楼回去。刚才慢慢的走下扶梯，戏台上的戏已经演毕。登时那些看戏的人，就和潮水一般的直拥出来。辛修甫便拉了陈海秋一把道："我们不用去和他们挤在一起，等一会儿再走就是了。"王小屏道："我们走侧门出去，也是一样的。"辛修甫道："侧门的路很难走，而且也很拥挤，不如还是等一会儿罢。"王小屏听了，便点头应允，等着那班人略略的散了一散，方才一同走出门来。到

了门外，辛修甫一眼看见一个面貌很好的倌人，一个人站在门外好像等什么人的一般。辛修甫仔细一看，便认得是公阳里的沈二宝。只见她秋波侧盼，两颊微红，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些门内出来的人。辛修甫便叫了一声二宝道："你在这里等什么人？"沈二宝抬起头来，看了一看，见是修甫，脸上不觉呆了一呆，随口说道："倪等格个断命格阿招，勿晓得哪哼再勿出来。"支吾了两句，辛修甫也不去理会她的话儿是真的假的，对着她一笑，点一点头，便同着陈海秋等走了过去。

沈二宝见辛修甫等走了，依旧还是目不转睛的望着门内出来的人。等了一会，只见门内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子，面如满月，肤若朝霞，猿臂蜂腰，肩平身削，匆匆的在门内出来。刚刚一脚跨出大门，沈二宝见了大喜。登时间笑容满面，心花怒开，不顾好歹，走上一步，一把便拉住了那少年男子的手，口中说道："耐啥格到故歇出来介？倪等仔耐半日哉。"那少年男子出其不意，被她平空的俚样一来，倒不觉吃了惊，连忙回过头来愣着眼珠说道："你是什么人，平空拉我做什么？"沈二宝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廉耻，笑吟吟的对他低声说道："勿要实梗嘘，到倪搭去坐歇末哉。"那少年男子听了她这两句话儿，由不得心中一动，更兼沈二宝这样满面添花的和他讲话，口中一阵阵的香气直送过来，娇喉巧啭，脂香暗吹，不知不觉的抬起眼睛来，把沈二宝细细的一看。只见这个沈二宝，红腻桃腮，波凝杏眼，容光飞舞，体态风骚，觉得眼睛里头好像电气灯一般霍的一闪。这个少年男子看了这样一个丽人站在眼前，又是自己凑上去和他勾搭，心上哪有不动的道理，便也不因不由的对着沈二宝微微一笑。沈二宝见了那少年男子居然向她一笑，只喜得眉飞色舞，毛骨酥然，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活，直从心窠里头直发出来，几乎连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概忘记得干干净净。正在这般时候，猛然又从门内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一眼见了沈二宝拉着那少年男子的手，不由得

心头火发，鼻孔烟生，抢上一步，劈手把沈二宝的手尽力一拆，拆了开来，睁着两个眼睛对沈二宝骂道："你是个女子，怎么一些儿廉耻都不顾，千人百众的所在，做出这人样儿来。他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你这样平空的引诱他，天下哪有像你这般的人。还不给我走开去！"这没头没脑的一席话儿，沈二宝虽然脸皮很老，也被他骂得脸上一阵一阵的潮热起来。要想就此撒手罢，看着这样一个风流俊俏的人儿，心上哪里舍得下。要想和他扭结固结的软缠一下罢，看着这个人其势汹汹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她，好像要一口把她吞下肚去的样儿，又觉得有些怕他。暗想："这个混帐东西，不知是他的什么人。我常常听得人说，他的父亲谢云奎，拘管儿子拘管得十分厉害，不许他在外面混闹，不要就是他罢。"想着便叹了一口冷气，想要回转身去，忽然心上又转一个念头，觉得好容易今天候着了他，究竟有些放他不下，便老着脸儿，硬着头皮，走上一步，对着那个说道："耐勿要来浪唤唤喤喤，倪格事体，勿关得耐啥事，倪吊膀子末，也挨勿着耐来管！"那个人听了沈二宝这几句说话，倒反呵呵冷笑道："你吊膀子不用我管，说得好轻松的话儿。你吊别人的膀子，自然和我不相干，不来管你的闲事；如今你要和我的儿子吊起膀子来，难道也说不兴我相干，不要我管不成？"沈二宝听了，方才知道他真是谢月亭的父亲谢云奎。一时间闭口无言，十分惭愧，只得低着头连连的往后倒退。谢云奎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他那位公郎呆呆的站在一旁，还在那里不住的偷眼注视方才的那个女子。谢云奎看了，心上甚是生气，望着他喝了一声道："你还不快快回去，站在这里看什么？"谢月亭被他父亲一喝，也吓了一跳，连忙往外便走。谢云奎紧紧的跟在后面，一同回去。

沈二宝眼睁睁的看着谢月亭走了，好似不见了一颗夜光珠的一般，心上十分不乐，却又不敢去拉他，只得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马路边上。那包车夫阿二、阿福两个，已经把一对药水

车灯点了起来，照耀得精光四射，已经在那里等了好一会。沈二宝却好像没有看见的一般，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的，寻她的包车，直至阿二叫了一声："二小姐看什么，车子在这里。"沈二宝正在心猿意马的拴缚不定，神飞意荡的收束不牢，突然听得车夫叫了一声，方才猛然醒悟，趔趔的坐上车去。到了公阳里，跑上楼去，连衣服也不换，跑到榻床上去，一头睡倒，唉声叹气的心上很不自在。一班娘姨大姐明知道她的心事，只好大家静悄悄的不说什么。偏偏的这个时候又来了一起打茶围的客人。沈二宝哪里肯出去应酬，只叫娘姨们出去和客人说，先生有病睡在床上，不能起来。一班房间里人，听了沈二宝这样怠慢客人，大家心上都有些不以为然，却又为着沈二宝是自己身体，又不欠什么债，不好说她什么，只得由她。幸而这几个客人都是很本分的人，听见二宝有病，便不肯多坐，略略的坐了一会，便大家起身散去。这一起客人刚刚跑了出去，接着又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大人上来。楼梯上靴声橐橐的，又走了一个客人上来。几个娘姨大姐见了，大家都眉开眼笑的迎上前来。正是：月暗蓝桥之路，好事多磨；波横银汉之桥，仙槎不渡。要知后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162回

杜春心严亲怜少子
困债台名妓叹穷途

且说沈二宝房间里头的那班娘姨大姐，听得相帮叫了一声大人上来，便一个个都迎出房来。一个大姐阿招便去叫沈二宝道："先生豪燥点起来，潘大人来哉。"沈二宝正在满肚子的不高兴说不出来的时候，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动也不动一动。阿招叫了两声，见沈二宝不理她，便发起急来，走上去把沈二宝推了一把道："先生起来嘘，晏歇点潘大人要发牌气格嘘。"看官，你道这个里头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这位潘大人又是个什么人？为什么相帮不叫潘大人，竟是这样的叫他大人？

原来这个沈二宝本来也是个很有名气的红倌人，做客人的工夫也很不错。但是有一件堂子里头最犯忌的毛病，一味的爱姘戏子。只要见了一个有些名气的戏子，不论他的面貌如何，一定要千方百计的吊他的膀子。差不多上海的几个有名戏角，都和沈二宝有些牵牵缠缠的不清楚。那一天，沈二宝到天仙戏园去看戏，恰恰谢月亭第一天上台，年纪又轻，品貌又好，衣服又甚是鲜明，唱功又十分出色。沈二宝的眼睛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玉雪可念的人物，便一心一意的想要吊谢月亭的膀子，也不知想尽了许多办法，用尽了无限心机。无奈这个谢月亭，一则年纪小，有些孩气，不很去理会她；二则他父亲谢云奎约束得十分严紧，每

天都是和谢月亭同进同出、寸步不离，生怕有那班无耻的倌人，要转他的念头，吊他的膀子，非但淘坏了身体，不是玩的，并且恐怕倒了嗓音，不能唱戏。他们吃唱戏饭的人，全靠着嗓子卖钱，倒了嗓子，唱不出来，还有哪个园子里头肯来请教他？所以谢月亭在戏台上做戏的时候，凭着沈二宝怎样的卖弄风骚，有心挑逗，谢月亭却始终正眼儿也没有去看她一看。沈二宝一连看了一礼拜的戏，竟想不出一个钩他上手的法儿。其实，谢月亭这个小孩子虽然可爱，却也不是什么上天上地有一无二的美男子。无奈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沈二宝眼睛里头看起这个谢月亭来，真是子都再世、叔宝重生，越看越好，越好越爱，这个爱情直从心眼里头发将出来。偏偏的这个谢月亭，只是凭她做作，不去理她。沈二宝看着谢月亭在台上唱戏的时候，恨不得一把将他拉了过来，立时两个人捏作一团，合成一块，方才爽快，只是这样的到眼不到手，直把个沈二宝熬得清水直流，满心奇痒，差不多害了单思病的一般。

前两年的时候，沈二宝住在南平安，生意十分发达，后来不知怎的，一班客人大家都知道她爱姘戏子，一个个都绝脚不去。沈二宝又是手里用惯大钱的，虽然见生意不好，她却一些儿都不放在心上，依旧还是吃大菜、看夜戏、坐马车，吊她的膀子，寻她的开心。不到一年的工夫，身上欠了三千多的债。本家的房饭钱菜钱，外面的店帐，到了年底下，催逼起来，只把一个沈二宝逼得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一些主意。想来想去，想不出个解结的法儿。看看差不多到了二十一二的那几天，沈二宝一古脑儿把帐上算一算，一切的饭钱和菜钱，还有带挡的利钱，和那些店家的帐，差不多要一千七八百块钱，方才可以敷衍得过去。看看堂簿上的局帐和酒帐，只有一千不到，就是那班客人，一个钱都不少，全数收了回来，也还差着一千上下。年近岁逼，哪里去弄这一千块钱。这一天已经到了十二月二十五的晚上，沈二宝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头，局也没有人来叫。看着别人的房间里头，虽

然生意比平常的时候清些，却一样也还有人来碰和吃酒。只有自己房间里头，冰清水冷的，不但没有人来碰和吃酒，连打茶围的客人都没有一个跑进来。连着那房间里头的娘姨大姐，也都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冷面相向，只是咕咕哝哝的埋怨沈二宝不肯好好的做生意，一味的在外面和那班戏子混搅。如今弄得这般模样，连累了房间里头的人，一个大钱都摸不着。沈二宝受了她们的埋怨，委实无言可答，只得忍气吞声的听着，思前想后，心下也觉得有些懊悔起来，懊悔以前生意好的时候，不应该这般胡闹。如今到了这般时候，跳又跳不下去，弥补又弥补不来。想着若是实在打算不出什么法儿来，只好咬定牙齿，暂落帐房，找一个有钱的人来，把自己捆出去。但是捆了出去之后，这个身体就不是自己的身体了。自己又是散淡惯的，哪里过得惯这般日子。想到这里，恨不得有个地洞好等自己钻了下去，免得这般出丑。不由得两泪交流，一个人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哭了一会，见娘姨小妹娘走进房来，沈二宝叫她倒盆水来洗脸，哪知小妹娘只当没有听见一般，也不开口，把个脸儿板得铁生生的，冷笑一声，竟自走到妆台前，开了妆台的抽屉，不知拿了一件什么东西，回过身来往外便走。沈二宝见小妹娘这般模样，只气得呆呆的瞧着她，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要想骂她几句罢，这个小妹娘不比别人，是有五百块钱带挡的，万一个和她闹翻了。她立时立刻要起钱来，一时哪里有钱来还她？只好勉强忍住，不说什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忽然门帘一动，又走进一个人来。沈二宝只道是小妹娘重又进来，把头别转不去看她，却听那进来的人口中说道：“先生长远勿见哉啘。”沈二宝听得不是小妹娘的声音，却是自己旧日一个大姐，叫做阿玉的声音。沈二宝平日很喜欢这个阿玉的，便抬起头来看时，见果然不是别人，果然就是旧时的跟局大姐阿玉，便对她勉强笑道：“耐倒还想着倪实梗格倒霉人，到间搭来走走。”阿玉听得沈二宝这般说法，心上已经有些明白，又仔仔细细的向沈二宝脸上

一看，便失惊道："先生，啥格事体实梗样式，阿好说拨倪听听呀。"说着便挨着二宝身旁坐下。二宝到了这山穷水尽的时候，见了阿玉就好像见了个前世亲人一般，便拉着阿玉的手，把为难的情形一一和她说了一遍。说罢，又不觉流下泪来。阿玉听沈二宝说得这般可怜，心上也很有些不忍，只得竭力劝慰了一番。沈二宝见阿玉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甚是齐整，便又对她叹一口气道："耐来浪妹子搭倒蛮好，耐妹子生意阿好呀？"阿玉道："倪妹子生意格年把总算呒啥，格一节做着仔个姓潘格客人，搭倪妹子蛮要好，一节勿曾到洋钿用仔四五千，像实梗格客人，故歇总算要让还俚天字一号格哉。"沈二宝听了，心中忽然一动，便故意问道："格个潘家里啥地方人呀？"阿玉道："就是湖南格潘大人呀，耐啥忘记脱哉呀，格辰光也做耐格呀。"沈二宝想了一想，方才知道就是那潘中堂的嫡孙世袭侯爵的潘广平潘侯爷。讲起这位潘侯爷来，本来性格风流，贪花好色。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在堂子里头过日子的，更兼家资巨万，年少封侯，又是个堂子里头的惯家，花柳丛中的老手，有财有势，那些倌人哪一个不巴结他。但是这位潘侯爷却是出身富贵，养尊处优，一呼百诺惯的，把性情惯得十分矜贵。到了堂子里头，只要一句话儿不合，便立时立刻的翻转脸皮，把那倌人痛骂一场，就此绝迹不去。若是有了个和他合得上来的倌人，用起钱来一千八百、三千五千，甚而至于竟是一万八千，都不算什么事情。

那阿玉的妹子，叫做花婷婷，本来是个杭州人家的姨太太，后来不安于室，逃了出来，在上海做生意，把她的娘也在苏州乡间接了出来，又把阿玉叫了回去，就算了房间里头的做手娘姨。这个阿玉，以前在沈二宝那里的时候，两个人甚是要好。沈二宝和戏子吊膀子，一半都是阿玉的牵头，所以虽然到了花婷婷那里，心上还是十分想念。这一天，阿玉跟着花婷婷在一家春番菜馆里出局，这位潘侯爷也在席上。见了花婷婷一身袅娜、满面风情，便

看中了她。当时就转了一个局，接着就跟到花婷婷院中去，吃了一个双台。花婷婷知道，潘侯爷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客人，便提起全副精神来，殷殷勤勤的应酬一番。潘侯爷见她婉转依人、圆融出众、大大方方的，却没有一毫儿装妖作态的样儿，刚刚合上了潘侯爷的意思，当夜就有了相好。那花婷婷自然拿出那钩魂摄魄的手段来千般昵就，万种缠绵，把个潘侯爷奉承得十分欢喜，一连几个月着实花了几个钱在花婷婷身上，不但花婷婷很有些儿储积，就是阿玉当个房间里头的大姐，一节的工夫，也多了几百块钱。到了十二月二十的那一天，潘侯爷早已除局帐之外，另外给了花婷婷一千块钱，给她开销各帐。又给了二百块钱，给房间里头的人。花婷婷自从做了潘侯爷之后，只有几户老客人来往，新客一概不做。堂簿上的酒局帐，除了潘侯爷之外，不过七八百块钱。到了二十三，已经把酒局帐收齐，八百块钱只打了一个九折，已经算是极好的了。花婷婷收齐了帐，便也把所欠的一切帐目都早早付清。到了二十五那一天。阿玉坐在院中没有事情，忽然想起沈二宝来。差不多有一年多些不见了，不知现在的生意怎么样。以前想去看她都为生意上事情很忙，不得分身，如今趁着年底没有事情，何不到公阳里去看一看。这一来，有分教：暮雨襄王之梦，家令重来；春风嫣女之禅，摩登无恙。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63回

逢旧侍深宵谈秘戏
索新逋软语媚干娘

且说阿玉换了衣服，到公阳里来看沈二宝。花婷婷是住在西荟芳的，从后面穿出西荟芳弄堂，不多几步就是公阳里。当下阿玉见了沈二宝，沈二宝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她一遍，便托她不论什么地方，和她借几百块钱，就利钱重些也不要紧。阿玉沉吟一会，便答应了三百块钱，却要四分起息。沈二宝自然答应，觉得略略放心。阿玉坐了一会，便要辞去。沈二宝一把拉住，哪里肯放，只说多时不见，要和她谈谈，留她吃过了晚饭去。阿玉也便答应。大家手拉手的坐在一起，讲得十分亲密。阿玉又说起潘侯爷要叫花婷婷学坐自行车，花婷婷学了一天，跌了一跤，就此不敢再学。沈二宝听了，猛然又触动了心上的一件事情。记得潘侯爷初做自己的时候，曾经说过最爱的是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女人坐了自行车，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然丰韵。可惜堂子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听了这番说话，一则为着自己不会坐什么自行车，二则正和那一班戏子搅得天昏地黑的时候，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潘侯爷做了自己不到一个礼拜，看着自己的样儿，并不十分巴结，心上生了气，便从此绝脚不来。如今听了阿玉的话儿，刚刚自己在八九月中姘了一个戏子，叫做十二红。这个十二红也是最爱坐自行车的，成天的教着自己坐自行车，倒练得十

分精熟，不如趁着这个当儿，再去用些手段把潘侯爷引了回来，说不定可以借着他溷一个浴，也未可知。想到这里，便不由心上欢喜起来，也不瞒着阿玉，就把这个念头对阿玉说了，并道："勿然是耐妹子格客人，倪勿好去拉俚，不过潘家里来浪上海滩浪，堂子里向做格相好，也多得势。勿是耐妹子一干仔，就是到倪搭来仔，耐妹子格搭也是一样格。耐想倪格闲话阿对？"阿玉听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错，便也点头称是。沈二宝又细细的打听潘侯爷的性情嗜好，阿玉也细细的和她说了一遍，两个人又谈起以前吊膀子的旧话来。吃了晚饭，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沈二宝便留阿玉住了一夜再去，阿玉也便依允沈二宝，就在自己大床上留她住了一宵，两个人唧唧哝哝的直讲了一夜的话，直到天明，方才睡去。

到了明天十二点钟，沈二宝同着阿玉起来梳洗，又留阿玉吃了饭，阿玉方才别去。阿玉走了不多时，早见女本家金姐走进房来，对着沈二宝冷冷的说道："二小姐，耐也要转转念头哉哩，倪格房饭钱搭仔菜帐本底子不要紧，不过今年格事体，勿比旧年搭仔前年，倪自家开销才开销忽转，尴尬头来里，实梗洛今年格房饭铟菜帐才要付清，耐是格外勿比别人再有四百块洋钿借头，耐今朝阿好先付几百洋钿，等倪去开销开销，再有格到仔年底再算阿好？"沈二宝听了大惊，好似兜头泼了一瓢冷水的一般，只得对着金姐说道："吮姆勿瞒耐说，倪帐浪一榻刮仔收着仔一百几十洋钿，零零碎碎老早用完结格哉。格件事体末哪哼弄法，总要请耐吮姆帮倪忙格哉。"原来这个沈二宝是金姐的干女儿，所以沈二宝也叫她"吮姆"。当下金姐听了沈二宝的话，板着个脸儿，冷笑一声道："世界路浪格事体，铜钱银子真公事，叫倪哪哼帮耐格忙。倪搭耐是一径蛮要好，大家格心思也蛮对劲。不过今年格事体直头尴尬，耐想倪自家格开销勿够，洛里再好帮耐格忙，耐总要豪燥点想法子末好，勿要到仔格个辰光，大家难为情。"沈二宝听得金姐的口风甚紧，心上更觉着急，暗想："如今世上的人，真真是

世态炎凉，不堪回首。前两年自己生意很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钱不给她都不要紧。就是这个金姐，平日之间也不知受了自己的许多礼物，占了自己的无数便宜。如今却这样的反面无情，逼迫得这般厉害。”想着，不觉叹一口气，便又对着金姐恳恳切切的说道：“呒娒格待倪一径勿错，倪只要有法子想，洛里肯实梗样式。故歇实在一个铜钿才呒拨来里，只好请呒娒停脱格一两日，等倪到外势去想法子。”金姐不等她说完，顿足说道：“耐末说得蛮舒徐，呒啥要紧。耐阿晓得今朝是啥格日脚哉。今朝已经廿六，再要停脱格一两日已经小年夜哉。谢谢耐，耐总算照应倪格，拿笔房饭帐菜钿算清爽仔。耐真正弄勿落末。倪大家慢慢里再想法子，耐总算看倪面浪，拨倪一个面子。要是耐一干仔勿拿出来，大家也才看仔耐格样子，才勿拿出来。格是倪僵哉啘。照式实梗样式，上海滩浪格本家，洛里还有人做卖脱仔自家格身体来赔，也勿够啘。”沈二宝见金姐这样顶真，没奈何只得含着一泡眼泪，拉着金姐的手婉婉转转的央告道：“呒娒请坐仔，倪有两声闲话，要搭呒娒商量。”金姐铁铮铮的洒脱了手道：“格是呒啥商量格，耐呒拨洋钱搭倪商量，倪呒拨洋钱，去搭啥人商量呀。今朝搭耐说明白仔，耐豪燥点自家去转点念头，勿要到仔归格辰光，大家面子浪过勿去，倒说倪坍仔耐格台！”说着，便回身要走。沈二宝忍气吞声的一把拉住了道：“呒娒勿是呀，倪有中意浪格闲话搭呒娒商量呀！”金姐听了，方才回身坐下，催她有话快说。沈二宝便把潘侯爷的性情，专爱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和自己昨日心中的意思，要想在潘侯爷身上弄他一大笔钱，婉婉转转的和金姐说了一遍，又蹙着眉头道：“倪格人呒娒也晓得格，只要潘家里跑进仔倪格门，老老实实勿怕俚跑到啥地方去。不过格件事体，总归是开年格事体哉。今年年里向，洛里有洋钿，呒娒就是拿倪随便哪哼，也逼勿出一个铜钿，衣裳首饰好格老早当脱格哉，故歇格点衣裳首饰一榻刮仔几百洋钿格事体，再要去当脱了，新年里向，哪哼出去

做生意？倪想起来，只得求求呒姆，赛过做好事，搭倪随便洛里去借几百洋钿，拿格房饭帐菜钿付清仔，就是五分八扣，也说勿得格哉。倘忙到仔开年，靠仔呒姆福气，生意浪多点洋钿，总归搭呒姆二八分帐末哉。倪待呒姆一径勿曾错歇，赛过自家格亲生娘；呒姆待倪也赛过自家格亲生囡件，呒姆总算照应仔自家格囡件，倪受仔呒姆格好处，心浪也明白来浪。”说到这里，不觉眼圈儿一红，心上觉得十分委屈，又道：“倘若呒姆定规勿肯答应，倪也勿怪呒姆，总归才是倪自家勿好，到仔故歇懊悔也懊悔勿来格哉。呒姆再勿肯照应倪点，是今生今世总归呒拨出头日脚格哉。”说着，不由得两泪交流，几乎要哭出来。金姐听了这番说话，却着实的沉吟了一回，登时面上露出笑容来。

看官，你道金姐是听了沈二宝的一番话儿，说得十分恳切，方才打动了她的心么？哪里知道世界上的老鸨，都是那狼心狗脸，鼠肚鸡肠，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宝货。就是她亲生父母欠了她的钱，也是一文不饶，两文不让的。何况沈二宝不过是她的干女儿，哪里肯放她过去。这个金姐在上海当了二十年的老鸨，手里头着实有几个钱。方才问沈二宝着紧的讨钱，并不是自己过不去，为着这两年沈二宝的生意不好，又知道她拖了几千块钱的债，恐怕她得空同着戏子逃走，给你一个远走高飞，不是玩的。早已暗暗吩咐沈二宝的娘姨大姐一步步的紧紧跟随，如今又有心逼她归帐，预备她还不出来，就把她所有东西统通扣住，给她一个先下手为强。外面的店帐，凭着沈二宝自己去设法支吾。她只要自己的钱到了手中，哪里还管别人的死活。如今平空听了沈二宝的这一席话，又许她二八分帐，不免就有些贪得起来，更兼知道潘侯爷是上海地方数一数二的阔客，沈二宝又是个堂子里头香名鼎盛的倌人。以前生意不好，是她自己爱姘戏子，闹坏的事情，以致客人裹足。如今既肯回心转意，改悔前非，好好的做生意，原是一定做得出来的。不如趁此做个人情，不去追她的房饭帐和菜帐，面

子上只说和她在外面转借了钱来，开销这一笔钱。既赚她一笔大大的利息和扣头，还白白的得她一个二八提成，料想将来这个潘侯爷，一定逃不出沈二宝的圈套。那时沈二宝有了钱，一个大钱都不会少的。想到这里，便不因不由的脸上露出笑容来。

沈二宝看了，知道她心上已经答应，自己心上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金姐看了沈二宝一眼，故意叹一口气道："二小姐，耐是年纪轻，勿晓得上海滩浪格把势饭勿容易吃嘘。耐放仔好好里格客人勿做，去搭仔格排唱戏格戏子吊膀子，耐看仔格排戏子，巴结得耐蛮舒徐、蛮高兴，只当俚笃是好人，洛里晓得格排滑头码子，才来浪想耐格洋钿，洛里有啥格真心待耐，等到耐洋钿呒拨哉，俚笃也勿来哉。倪格辰光一径搭耐说格排戏子靠勿住，耐勿肯听倪格闲话，故歇弄得实梗。早点听倪两声闲话，洛里会到实梗样式。二小姐啊，吃格碗把势饭苦熬格嘘，拿仔自家身体，去换别人家格铜钿，洛里会几化称心，耐末贪图仔戏子称耐格心样式样，才依仔耐，耐要俚笃哪哼俚笃就听耐哪哼，阿晓得自家身体称仔心，铜钿勿称心哉呀。"金姐说到这里，还待要再说下去，只把一个沈二宝，说得满心惭愧、满面羞惶，凭着沈二宝的脸皮再厚些儿，也不由带耳根连脖子都涨得通红。金姐便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正是：金空岁暮，何来避债之台？逝水华年，讵有翾风之宠？不知金姐还说些什么，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164回

逼残年倌人借债
丧良心小子探囊

且说金姐见沈二宝羞得面红过耳，二十四分的不好意思，便剪住了话头，不说下去，停了一停，方说道："二小姐，耐勿要见气哩，倪是不过望耐生意好点，大家有点好处，实梗洛劝劝耐，等耐心浪明白点，倘忙耐要见气末，格是倪下转连搭仔口才勿敢开格哉。二小姐，耐想倪格闲话阿对？"沈二宝红着脸道："呒姆格闲话，说到仔洛里搭去哉。呒姆搭倪讲格，才是好闲话。倪归格辰光，煞死勿肯听呒姆格闲话，故歇弄得实梗样式。早点听仔呒姆格闲话，也勿操至于实梗格样式，故歇倪也呒说法格哉，只好拿前头格事体，一塌刮仔才丢脱，赛过呒拨实梗格事体，到仔开年，规规矩矩、一心一意做生意，倘忙生意好点，也是呒姆照应仔倪一场，总算勿曾落空，呒姆刚刚搭倪讲格闲话，倪一句一句才记来里心浪向，故歇除脱仔呒姆再有啥人肯搭倪说格号闲话呀。"金姐听了，拍手道："虽末二小姐耐明白哉，倪说耐实梗一个明白人，洛里会实梗糊涂。耐真正肯拿从前格事体丢脱仔，一心一意做生意，格是定规做得好格。几千洋钿格债，啥格稀奇。"说到这里，便又故意作难道："故歇别样事体才勿要去管俚，倒是耐要借洋钿，真生活。"说着，又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房饭帐搭仔菜钿，算俚七百，再有四百洋钿借头，故歇过年格辰光，洛

里去借啥洋钿。要借洋钿，要末到中尚仁萧三大搭去借，不过利钿重得野笃。”沈二宝到了这个时候，哪里还管什么利钱重不重，就是要她对本对利，她也没有什么不答应，便再三重托了金姐，托她去做保代借。明知道金姐自己有钱，萧三大的话儿，不过是做个推托罢了。当下金姐还故意作难了一回，沈二宝又再三再四的央告，金姐方才答应，故意到外面去走了一个转身，便回来和沈二宝说：“萧三大虽然肯借，却要四分起息，先付三个月利钱，又要打个八扣。合算起来，要借一千六百块钱，方才敷衍得过去。一千六百块钱打个八扣，先扣去了三百二十块钱，再付三个月利钱一百九十二块钱，还有什么代写借据，和中保人画押的钱，帐房先生的回用，整整的又是八十块钱，合起来只得一千多块钱到手，还要贴出一百块钱方能把房饭钱菜帐付清。还有那些煤炉上和厨房里头的零碎开销，不在其内。”沈二宝听了，心上算了一遍，竟要生生的吃亏六百块钱。虽然心上有些舍不得，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明知道金姐是捉着自己做的，不怕自己不答应，脸上又不敢露出那一种不愿意的神色来，只得勉强装着笑容，连声称谢，一一依从。金姐拿出一张写好的借据来，叫沈二宝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便收好借据，去了一回，果然带了一千块钱的一张庄票和八块现洋回来，除了付给金姐一千块钱，沈二宝自己只落下八块钱，还欠了金姐一百块钱的找头，没有给她，言明停两天再付。沈二宝自己心上盘算了一回，觉得开销差不多够了。客人的局帐，收了五百几十块钱，阿玉答应借的三百块钱恰恰的也送了来，就是差些，也所少有限，沈二宝心上方才宽了一宽。到了二十八的那一天，沈二宝正拿着几篇店铺的发票，请帐房先生进来，和她代算。算了一回，结出一个总数，一古脑儿要七百多块钱，马车行、戏馆和大菜馆最多。沈二宝通盘一算，还差一百多块钱，便请了金姐进来，和她说明那结欠的一百块钱，请她暂缓一下，明年再付。金姐虽然不甚愿意，却又不得不答应。

金姐前脚走了出去，接着外面相帮便一声高叫，早有一个客人大踏步走了进来。沈二宝正开了橱门，要把那八百几十块钱都搬出来，开发那些店铺。本来和他们说明叫他们二十八下午来的。这个时候已经两点多钟，料想差不多都要来了，便把那几封洋钱，一封一封的都搬出来。刚刚搬了两封，听得客人走进来，便连忙把洋钱依然收在橱内，随手掩上橱门，回过身来，看那进来的客人时，不觉大大的吃了一惊。原来这个进来的也不是什么客人，竟是桂仙戏园里头的小丑小飞珠，和沈二宝也是有些交涉的。这个小飞珠本来是个最下流的戏子，就是他同班的伶人大家也都瞧不起他。不知沈二宝怎样的看上了他，两下就轻轻易易的成了好事。到了后来，沈二宝有了别人，便不大理他，这个小飞珠见沈二宝不理他，便也赌一个气，裹足不前，从此和沈二宝绝了来往。到了今年，小飞珠在外亏空闹得大了，不得过年，忽然想起沈二宝是个有名的红倌人，一定手里有钱，不如跑到她那里去问她借几百块钱。如若她回绝不借，便一口把这件事情叫穿出来，料她也不敢不借。好在这个小飞珠本来是个卑鄙不堪、龌龊非常的人，哪里知道什么羞耻，便一个人高高兴兴的跑到公阳里来。沈二宝猛然见了小飞珠，不觉吃了大大的一惊，又不能叫他走出去，只得低低的问道："耐到倪搭来做啥，间搭堂子里向勿便当格呀。"小飞珠听了，也不多说，只把自己的意思对沈二宝说了一遍，要向她借五百块钱。沈二宝听了，又气又笑，对他说道："倪故歇自家弄勿落来里，再有啥洋钿来借拨耐。请耐去搭别人借仔罢。"小飞珠听她不答应，便瞪起两只眼睛，口中说道："你橱里头现放着许多洋钱，是做什么的？怎么我问你借，你就推托起来。"沈二宝见了小飞珠这样气势汹汹的样子，好像是理应要借给他的一般，心上自然十分生气，却又怕他把以前的事情，当着众人直说出来，不敢一定对他怎样，只说道："耐洛里晓得，倪橱里向一榻刮子七八百洋钿，自家付帐才勿够来里。倪有洋钿格辰光，是耐来借就借

点拨耐末哉。故歇刚刚过年格当口，叫倪啥地方去调洋钿借拨耐呀。”小飞珠听得沈二宝一口回绝，定不肯借，不由得气忿忿的拍着胸脯，口中乱嚷道：“你这个时候，姘了别的人，把我丢在脑后，你想就是这样的算了么？”沈二宝听了，急得连忙赶过来拉着小飞珠的手低低说道：“耐阿好少说两句？倪也一径勿曾待错歇耐，有啥闲话，慢慢里商量末哉。”说着，连忙回头看时，恰好一个娘姨小妹娘回去看她女儿去了，一个大姐阿金和也不在房间里头，不知到外面去做什么。沈二宝见房里没第三个人，便索性把小飞珠拉到榻上，并肩坐下，附着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想着：“今天他既然要想借钱，料想贼无空过，只好认个晦气，送他一百块钱，且把他敷衍走了再说。”正想着，忽然肚子里头绞肠刮肚一般的大痛起来。沈二宝皱紧了眉头，连叫“阿呀”，急急的跑到床后去。这个时候，肚子痛都来不及，哪里顾得别样事情。就在这一会儿的工夫，忽听得小飞珠在前面说了一声：“我还有事情到别处去，等一会儿再来。”沈二宝听了，答应一声，暗想：“他没有拿到钱，怎么居然肯走，想来一会儿就要来的。”想着，便听着小飞珠脚声橐橐的走出房去。

停了一会，听得大姐阿金和的声音，同着一个楼上李小兰房间里头的大姐，一路说笑进来。刚刚走进房门，忽然失惊倒怪的叫道：“先生哩？到仔洛里搭去哉呀，橱门为啥开直来里，啥人开格呀？”沈二宝听了这两句话儿，心上吃了一惊，便在床后应声道：“倪为仔肚里痛来里解手呀，橱门倪勿曾开碗，耐豪燥点看看橱里向格物事嘘。”阿金和听了，连忙走进一步，看了一看，不觉大惊道：“先生耐洋钿阿曾动呀？”沈二宝听了这句话，知道事情不妙，那心头的小鹿儿上上下下的撞个不住，连忙嚷道：“洋钿倪勿曾动呀。”一面说着，一面也顾不得肚子痛，七跌八撞的从净桶上立起来，连手都顾不得洗，急急的赶出来，直急得两手如冰、满身香汗。早听得阿金和嚷道：“洋钱剩仔四百块哉，啥人来拿得去格呀？”

沈二宝更急得芳心乱跳，两泪交流，连忙自己赶过去，查点起来，恰恰的只剩了四百七十多块钱，那四百块钱，却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了。正是：青楼胠箧，惊掉名妓之魂；白日探囊，恨煞无良之盗。不知以后何如，且待下文交代。

第165回

逐香尘游春驰绮陌
骋飞车奋勇捉瘟生

且说沈二宝见橱门大开，橱里头的洋钱，只剩了四百多块，还有那四百块钱，不知到哪里去了？明知道这一转眼的工夫，没有别人，一定是小飞珠趁着自己一个疏忽，悄悄的开了橱门，顺手牵羊的偷到手中，却故意说一声有事到别处去，等一会儿就来，急急的跑了出去，安安稳稳的享受那四百块钱去了。只把一个沈二宝急得口呆目定，话都说不出来，想着这个小飞珠，这样的没有良心，趁着这般时候，还来偷了几百块钱去，不由得两行眼泪扑簌簌的直挂下来。这个时候，女本家金姐也知道了，连忙赶过来，看了一看，便问沈二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沈二宝定了一定神，方才含着眼泪，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金姐一遍，只把小飞珠是个戏子的话儿瞒了起来，只说是一个姓马的客人。好在沈二宝和小飞珠已经断了多时，所以阿金和同着那几个客堂里的相帮都不认得他是个戏子。当下金姐听了沈二宝的说话，便道："听耐实梗说起来，格个洋钿定规的格个杀千刀偷得去格，俚耐住来浪啥地方，倪大家赶到俚屋里向去。"沈二宝听得金姐追问客人的住处，只得又说几句谎话道："格个杀千刀，还是两年前头，倪来浪美仁里格辰光，来浪倪搭吃歇过一台酒，本底子倪勿认得，俚也是客人同来格朋友，吃仔一台酒，一径勿曾来歇。倪刚刚来浪开仔橱门拿

洋钿，吃着格个杀千刀冒冒失失跑得来。刚刚说呒拨三句闲话，夹忙头里倪肚里痛起来哉。痛得来呒淘成，勿壳张格个杀千刀趁倪来浪解手格辰光，倒说偷仔洋钿就跑，叫倪洛里想得着。”说着，不由得眼泪又直流下来，对着金姐说道：“难末，叫倪哪哼？”金姐想了一想，便道：“勿是来浪说，格件事体，是耐自家勿好，忒嫌大意仔点哉。耐就是肚里痛，要去解手末，为啥勿叫个人进来嘎，陌陌生生格客人，咦勿是啥一径来格熟客，洛里好实梗勿当心。”沈二宝道：“格个辰光肚皮里向痛煞快，洛里晓得格个杀千刀来偷倪格洋钿。”金姐冷冷的道：“难看耐哪哼弄法格个客人，咦勿晓得俚住来浪啥格地方，要追也呒追处碗。自家勿小心，只好自家认仔晦气格哉。”说罢，恐怕沈二宝又要和她缠扰，急急的走了出去。沈二宝见了，长叹一声，默然无语，大家略略的安慰几句，也跟着一哄散去。

不多一刻，那班收帐的店家陆续到来，沈二宝拣那必不可少的几家店铺付清了，有几家不甚要紧的，再三和他们商量，先略略付些，其余的等过年再付。哪知这班店铺里头的人也和金姐一般，都是十分势利。若是这个欠帐的是个有钱的人，你就一个钱都不给他，他也没有什么不放心，惟有遇着了那些没有钱的债户，好像是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一般，哪里肯放松一点。沈二宝的那些店帐，本来端午、中秋两节都没有付清。那些店铺里头的人，心上已经在那里懊悔。如今到了年底，如何还肯通融，不但不肯缓到明年，连一刻儿都不肯等候。大家坐在沈二宝房间里头，七舌八嘴的催逼，只把个沈二宝逼得束手无策、哭笑皆难。到了晚上，大家勉勉强强的散去。明天一早，已经都绝早的赶来，坐在沈二宝房里坐索，渐渐的吵闹起来。沈二宝没奈何，只得又叫小妹娘去请本家金姐。金姐知道一定又要借钱，起先还不肯来。沈二宝一连叫人请了她三次，方勉勉强强的走进房来，口中说道：“二小姐叫倪做啥？倪事体忙煞来浪。耐总要自家打打主意末好呀，

寻着倪有啥格用场?”沈二宝见了金姐的面,便一把拉到后面小房间里头,滴泪苦求道:“今朝格件事体,总要请呒姆救救倪急格哉。”金姐听了,便正色数说道:“二小姐耐勿要看得铜钿实梗容易嘘,耐阿晓得倪为仔耐身浪格事体,搭耐借仔几化洋钿一千六百块洋钿笃呀,勿是啥格少嘘。耐故歇自家勿小心,失脱仔洋细咦要问倪借,倪咦勿开啥钿钱庄银行,洋钿洛里会来得实梗容易。老实搭耐说仔罢,格两日拨耐格两个要帐格断命人吵得头脑子才空格哉,楼浪向李小兰搭仔筱花丽卿一径为浪叽哩咕噜,啥格钝仔俚笃格色头哉,咦是坍仔俚笃格台哉,格号闲话,倪轧实听勿惯,勿是倪今朝来里说耐,耐也忒嫌勿当心仔点哉。好好里洋钿放来浪橱里向,哪哼就会拨俚偷得去。倪想起来,也呒拨实梗容易碗,格个里向勿得知到底啥格讲究。”说着,便瞟了沈二宝一眼。沈二宝被她这几句话儿,正说着了她心上的心病,不由得心上突突的跳起来,知道金姐老奸巨猾,哪里瞒得过她,万分无奈,只得用出看家本事来。立起身来,拉住了金姐的两手,竟是双膝跪下,把一个脸儿伏在金姐膝上,口中说道:“今朝格件事体,只得请呒姆再搭倪借四百洋钿格哉。呒姆真正勿肯帮倪格忙,倪也叫呒说法。照式实梗样式横竖生意也做勿成功,只好随俚笃去哪哼格哉。格辰光一榻刮仔格事体,故歇也勿必去说起俚。总归呒姆救仔倪格急,倪心浪也有数目来浪。”金姐起先听了沈二宝的话儿,倒吃了一惊,暗想:“万一她当真横着心肠,听凭他们怎样,索性不做生意,绰一个大大的烂污,往公堂上一跑,只说她自愿从良,那就把自己的一千几百块钱都送到水里去了。这倒不是玩的。”后来又转念一想道:“一个当倌人的转到这样念头,一定是山穷水尽,无可如何,方才肯走到这一条路上去。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法儿可想,也一定不肯这般的。像二宝这样的人,岂是肯走这条路的。”想着,便故意一面拉着沈二宝的手,去拉她起来,只说:“二小姐豪燥点起来,折脱仔倪格福气格呀。”一面却又装腔作势的说没有地方去

借钱。沈二宝跪在地下，哪里肯起来，只说："呒姆末赛过倪亲生娘哏，本底子该应受倪格礼格呀。今朝呒姆勿答应，是倪一径跑来里，勿起来格哉。"说着，不觉一阵心酸，眼泪直滚出来。可怜这个沈二宝，也是个数一数二的红倌人。平日之间，最是心高气傲的。就是把金姐认做干娘，也是金姐看着她生意实在不差，想要沾些小利，哄骗得沈二宝心上甚是高兴，方才认着了这个干女儿，这个干娘是倒过来奉承干女儿的。沈二宝哪里把她当真当作干娘，如今不过少了几个钱，金姐就登时变转脸来。沈二宝受了她的数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思前想后，想着那往日的锋芒，看着这今时的景象，你叫她怎样的不要委屈，怎样的不要感伤？闲话按下，只说金姐见沈二宝跪在那里不肯起来，心上十分得意，却又假意做出个无可如何、情面难却的样儿，勉勉强强的点头答应，替她再借四百块钱，拉了沈二宝起来。沈二宝谢了又谢，说了无数感激的话儿。金姐果然又去拿了四百块钱来，交给沈二宝把店帐开销清楚。

沈二宝草草的过了一个年。过了元旦，沈二宝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块钱，用八十五块钱去电飞脚踏车行里头买了一辆飞轮女车。到了初五的下午，沈二宝到了十二下钟，就起来梳洗妆饰，加意打扮了一回，直到三点多钟，方才修饰完备。自己用两面镜子照了一回，又走到着衣镜前，左右端详了好一会，又叫金姐和小妹娘等进来，细看一回。金姐见沈二宝加意梳妆出来，果然比别人不同，身段风流，衣裳熨贴，就是那几步路儿，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俏步，不是那班饭桶倌人可以学得到的，不由得连连道好。小妹娘等大家看着，自然也都说好。沈二宝见大家都啧啧称羡，便叫一个相帮为她推了自行车，喜孜孜的对着众人点了一点头，口中说一句："倪晏歇就转来。"金姐也对她说一声："恭喜发财。"沈二宝便出了公阳里，跨上自行车，由二马路转出大新街，望大马路泥城桥一带驶来。上海地方，坐自行车的人虽然很多，却

都是些男人，除了泰西妇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车之外，那些中国的妇女，从没有坐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跑的。如今蓦然见了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都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很是不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人拍手喝彩的。沈二宝也不去理会他们，一直过了泥城桥跑马厅，只见马路上的马车一线齐的滔滔滚滚，络绎不绝。马车里头坐的，大半都是些堂子里头的倌人和那些滑头年少的游客，却也很有几家内眷、绣客名珠在里头。上海的风俗，都把正月初五当作财神日。那班倌人，大家都浓妆艳抹的出来迎接财神。所以马路上的马车比别的时候格外来得多些。沈二宝一心一意的，只想要去找那一位潘侯爷，好放出手段来笼络他，头也不回，一直往斜桥一带地方跑去。那潘侯爷的公馆，就在斜桥总会隔壁，和张园离不多路。沈二宝走过潘公馆门外，便把那自行车缓缓的踏、慢慢的走过去。走不到两三丈路，便停了自行车，跨下车来，把自行车倚在树旁，略略休息了一会，便又在潘公馆门外打个转身，一连这样的三次，不见潘侯爷出来。看看天将傍晚，斜日西沉，沈二宝没有奈何，只得自己坐着自行车，先到味莼园去。到了安垲第，又等了好一会，依然不见潘侯爷的影儿。正是：春云冉冉，未消倩女之魂；秋水迢迢，不见伊人之影。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 166 回

巧机关深谋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笼

且说沈二宝想要在张园里头等候那位潘侯爷，要在潘侯爷面前卖弄她坐自行车的本领，磨拳擦掌的，一连等了两天，连潘侯爷的影都不见。沈二宝十分没趣，回到院中，和金姐说了，叫小妹娘到潘公馆左右去打听，方才知道这位潘侯爷感冒风寒，这几天不能出门。沈二宝只得捺定了心呆呆的等候，一连等了四天，已是正月初十。沈二宝又坐着自行车，往潘公馆左右候了一回。又到张园去，泡了一碗茶，依然不见这位潘侯爷出来。沈二宝等得心上甚是烦躁，看看时候不早，那些游客一个个都纷纷散去。沈二宝也懒懒的跨上自行车，慢慢的回来。刚刚走过泥城桥，忽见一辆小小的亨斯美两轮马车，从迎面飞也似的直跑过来。沈二宝把自行车略略的向左一偏，那马车已经在沈二宝右边擦过。马车里头的人，和沈二宝两个眼光一错，只听得那马车里头的人，高叫一声“好呀!”沈二宝听了这一声喝彩，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方才这个坐在马车里头的人，虽然擦肩过去，看不清楚，却一眼看过去，仿佛有些像那潘侯爷的样儿，不要当面错过了。”想着，便霍地把自行车拨转回过身来。不想后面也正有一个人，坐着自行车，跟在沈二宝背后，紧走紧赶，慢走慢赶。沈二宝回转身来，不偏不歪，刚刚和背后的人打个照面，沈二宝举眼看时，原来不

是别人，却是金姐的兄弟，叫做阿德的，就是院子里的帐房先生。当下这位烧汤大叔阿德劈面撞见了沈二宝，觉得不好意思，只得叫了一声“先生”。沈二宝见了，十分诧异，待要问时，两下的自行车已经过去。沈二宝想了一想，心上忽然大悟，想一定是金姐叫他暗暗跟随，怕我欠了许多亏空要乘空逃走的原故。想着，便回过头去，远远一看，果然见阿德也拨过车来，隐隐的跟在后面。沈二宝觉得心中好笑，不去理他。

沈二宝心上在那里转着念头，那脚底下就未免慢了好些。那前面的马车，却跑得十分神速，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七八丈远近。那马车里头的人，还在那里不住的回头张望。沈二宝便把脚底下紧了一紧，飞一般的直追过去。一霎时，早已追过了头，仔细看那马车里头的人时，却不是什么潘侯爷，约莫也有四十来岁年纪，却穿着一身极鲜明的衣服。见沈二宝赶了过来，又目不转睛的向她细看，只说是和他吊膀子，心中大喜，便也眉开眼笑的对着沈二宝嘻嘻的笑。沈二宝见不是潘侯爷，那模样也没有相象潘侯爷的地方。沈二宝见了，心上暗暗诧异，暗想：“这个人并不像潘侯爷，怎么平空的会看错了。”一面想着，那自行车去得飞快，不知不觉的又到了潘公馆门首。沈二宝不去理会那马车里头的人，只把自行车轻轻拨转，望着原路回去。今天又扑了一个空，心上十分恼懊。去踏了半天的自行车，觉得有些腰酸力软，便把腰伸了一伸，缓一口气，沿着那马路左首，只顾慢慢的走，忽然背后又有一辆自行车如飞似箭的赶过来，从沈二宝右首直穿过去。那自行车上的人，却目不转睛的看着沈二宝。沈二宝抬头一看，不觉心中大喜，好似天上掉了个斗大的夜明珠下来的一般。原来这个自行车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沈二宝一连候了好几天候他不到的潘侯爷。

这个时候，沈二宝一见了潘侯爷，不由得精神陡长，连忙用尽平生之力，把脚下一紧，星飞电闪的一般，赶上前去。潘侯爷

坐着自行车，赶过了沈二宝的头，却还不住的回过头来，往后张望。见沈二宝也催动自行车，直赶上来，暗想："不料上海地方也有会坐自行车的女子。方才走过去的时候，却没有十分看得清楚，不知她面貌如何。"想着，便故意把自行车略略放得缓些，凭着沈二宝赶过头来，恰恰的两车相并，中间只隔着三四尺路，两下都看得十分清切。潘侯爷细细的打量沈二宝时，只见她穿着一件玄色泰西缎狐皮紧身短袄，下面衬着一条淡湖色泰西缎裤子，脚下踏着一双小小的尖头缎靴，尖尖瘦瘦的，差不多只有四寸，头上打着一条油松朴辫。再往面上看时，只见她腻粉搓酥，秾脂滴露；长眉入鬓，青含远岫之云；俊眼流光，碧漾明湖之水。轻同飞燕，婉若游龙，更兼身量苗条，丰神流动。坐在自行车上，香风飘拂，华采飞扬，好似一朵彩云从平地上涌出来的一般。回波顾影，浅笑迎人，别有一种媚妩玲珑的态度。这样的一个美人，坐在自行车上，自然比别人格外要好看些儿。更兼这位潘侯爷又有一个僻性，一生一世最喜欢的就是会坐自行车的女人，无奈上海地方的那班倌人，一百个里头倒有五十对是不会坐自行车的。如今偶然见了一个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又具着这般的姿态，虽然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颜色，却也很有些宜嗔宜喜的丰神，更兼这个沈二宝出奇制胜的地方，还不在面貌上，全仗着一对秋波、一副身段，做个勾魂摄魄的招牌，横波一盼，能回铁石之肠；纤步轻移，不数昭阳之态。只把一个潘侯爷看得眼前缭乱，心上回旋，觉得自己所见的那些倌人，都赶不上她这般丰态。更兼沈二宝是有心挑逗，自然的丝丝入扣，一拍就合，故意的对着潘侯爷嫣然展笑，以目送情，更把潘侯爷引得意马心猿，拴束不定，一时间六神无主起来，也对着沈二宝微微含笑，好像要和她说话的一般。沈二宝见了这般模样，知道潘侯爷已经入彀，心中暗喜，却又故意卖弄精神，把身体向前一伏，把头一低，脚下用一用力，只见沈二宝的那一辆自行车，好似天边飞鸟一般，一直线向前跑去。潘侯爷见

了，哪肯放松？连忙催着自行车也赶上来，两把自行车在马路上互相追逐，真像那弹丸脱手羽箭离弦。路上的人见了，不由得一个个都拍手叫好。一霎时，沈二宝和潘侯爷早由大马路一直穿过黄浦滩，直到了三马路口，沈二宝方才慢慢的转进三马路，潘侯爷的自行车也紧紧的跟着转弯。沈二宝虽然坐自行车的本领不差，却毕竟是柔弱女子，和潘侯爷追逐了一回，早已有些娇喘吁吁，额角上沁出几点香汗。潘侯爷看得清楚，趁势和她说道："对不起，辛苦辛苦。"沈二宝回头一笑道："啥格对勿起呀，倪勿懂耐格闲话。"潘侯爷笑道："你在大马路上走得好好的，都是我平空的要和你比赛，冤冤枉枉的害你费了许多气力，岂不是我对你不起么！"沈二宝听了，也不说什么，竟瞟了潘侯爷一眼，把嘴唇动了一动。潘侯爷见了十分高兴，便又趁势问她住在什么地方。沈二宝听了，忽然假作失惊道："阿唷，耐是潘大人啘？啥勿认得倪哉呀？"潘侯爷听了，又把沈二宝仔细认了一认，觉得虽然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来，便对沈二宝笑道："我和你虽然很觉得面熟，却想不出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沈二宝掩着嘴格的一笑道："倪故歇来浪公阳里，耐阿到倪搭去坐歇，马路浪向勿好讲闲话格。"说着，便放开自行车在前缓缓的走，潘侯爷紧紧的跟在后面。到了公阳里，沈二宝下车进弄，走到自家门口，把手招着潘侯爷道："请里向来坐，倪搭小地方，不过怠慢点。"潘侯爷连说不用客气，一脚跨进房来，对着沈二宝又细细的看了一看。沈二宝对着潘侯爷把头侧了一侧，眼波斜溜，樱口微开。潘侯爷看了沈二宝这般模样，觉得一个心呼呼的动个不住，连要问沈二宝的名字都忘记掉了。停了一会，忽然想起道："你可就是沈二宝么？怪不得我看着你面熟得很。"沈二宝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开口，只对着潘侯爷点一点头。潘侯爷方才明白，果然是沈二宝，便问她这两年生意怎么样。沈二宝不肯和他说真话，只说："生意也呒啥好，哝哝罢哉。"说着，又向潘侯爷一笑道："耐啥洛吃仔一台酒，一径勿

来呀，阿是倪待慢仔耐动气哉？今朝勿是倪马路浪碰着仔耐，耐洛里会到倪搭来。贵人勿踏贱地，倪搭实梗格小地方，就等到仔开年，耐也勿见得肯来啘。耐是要到花婷婷搭去格，倪洛里请耐得到。”潘侯爷听了，诧异道：“我做花婷婷还是上节做起的，你怎么就会知道？”沈二宝把眼一瞟，笑道：“倪自然有呒线德律风格啘，耐格事体，洛里瞒倪得过。”说着，便趁势走过去，坐在潘侯爷左首，紧紧的靠着潘侯爷的肩膀道：“倪腰里向痛得来，勿得知啥格讲究。”潘侯爷趁着沈二宝说腰痛，轻轻的伸出双臂，把她拥人怀中。沈二宝也不推却，只把身体扭了两扭，把纤腰紧紧贴在潘侯爷身上。潘侯爷见了沈二宝这样的俯就，心上自然欢喜，把一只右手捏着拳头，轻轻的在沈二宝背上捶了几下道：“你腰痛，我为你捶捶好不好？”沈二宝把一只纤手拉着潘侯爷的手道：“谢谢耐，勿敢当，要折仔倪格福气格呀。”潘侯爷听了，便低下头去，附着沈二宝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沈二宝有意无意的略略点头，低眸不语，那眉间眼角，却渐渐的红晕起来。这一夜，潘侯爷自然是住在沈二宝院中不回去的了。娇郎抱日，倩女停云；海燕双栖，文鸳比翼；一个是江南名妓，一个是三楚通侯；你爱我的丰姿，我慕你的富贵，自然比别人的情景不同。正是：金堂夜永，香销宝鸭之姻；锦幄春温，灯颤流苏之影。要知后事何如，且待下文交代。

第167回

蓄深心连环施妙策
狙缠头反扑出奇文

只说潘侯爷虽然和沈二宝有了相好，却平日之间，听得别人说过沈二宝爱姘戏子，未免有些疑惑的意思。沈二宝心中明白，索性把以前自己爱姘戏子的事情，一一和潘侯爷说明，又装点出许多的话儿。只说那班唱戏的人怎样怎样的反面无情，怎样怎样的卑鄙无耻，自己看破了这班宝贝，没有一个好人，心上二十四分的懊悔，以前不该这样的糊涂，如今既然遇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自然死心塌地的守着你一个人的了。我自从吃了把势饭，眼中的客人也不知见了多少，却从没有遇着个像你这样温柔爽快的人，所以把这般的心腹话儿，一古脑儿都告诉了你，你却切不可再去告诉别人。沈二宝说到这里，不觉面上一红，羞怯怯的把个脸儿伏在潘侯爷怀里，再也不肯抬起来。潘侯爷虽然是个惯家，到了这个时候，听了沈二宝这样的一番说话，也不由得心上有些着迷起来，便拉着她的手，叫她抬起头来。沈二宝越发把个头紧紧的钻在潘侯爷胸前，一动也不动，口中却喃喃呐呐的说道："倪搭耐讲仔，耐勿要动气嘘，耐要动气，是倪勿来格。"潘侯爷笑道："这些事情都是以前的把戏，与我什么相干，只要你以后知道改悔就是了，我为什么要动气？"说着，便把两手捧着沈二宝的脸，自己低下头去，轻轻的偎了一偎。只见沈二宝的两边颊上，红得十分

鲜艳，好像那带露玫瑰酣妍欲滴。见了潘侯爷，兀自把两手掩着眼睛，似笑非笑的别转头去。潘侯爷看了心满意足，酣畅非常。自此之后，潘侯爷便和沈二宝约法三章，要她遵守：第一，不到戏园看戏；第二，不留客人住夜；第三，但是潘侯爷来了，不论什么客人在房间里头都要让他。沈二宝如何不肯，千依万顺，满口应承。潘侯爷又和沈二宝讲明，每月贴她四百块钱，吃酒叫局外算，只把个沈二宝喜得一个无可不可，心花大开。

潘侯爷从那一天住在沈二宝院中，到了明天起来原想给她一千块钱的，忽然转念一想，故意一个大钱都不给，要看沈二宝怎样。哪里知道这个沈二宝是何等的手段，早已和金姐商量得停停当当的了。刚刚下床梳洗，便在拜匣里头拿出一百块钱的钞票来，交给小妹娘道："格个是潘大人赏给俉笃格下脚，俉笃拿得去。"小妹娘接了，谢了潘侯爷一声，便走了出去。潘侯爷见了，心上自是高兴，便对沈二宝道："这下脚的钱，怎样要你拿出来。我还给你就是了。"说着，便取出一个皮页子要拣钞票。沈二宝连忙拦住笑道："耐拿洋钿做啥，阿是还倪呀，还倪末谢谢耐，就要还倪末，也慢慢交末哉，用勿着实梗性急哓。"潘侯爷先还不肯，只说下脚的钱，断没有要叫你出的道理。沈二宝斜了潘侯爷一眼道："阿唷，耐倒分得明白笃哓！倪两家头比勿得别人。承耐格情看倪得起，倪也一径当耐自家人格。格两个铜钿，啥格稀奇？耐拨俚笃也好，倪拨俚笃也好，耐故歇实梗还拨倪倒勿像。"沈二宝说到这里，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望着潘侯爷一笑。潘侯爷听了这些说话，觉得甜蜜蜜的，一字一句，都钻进心坎里头去，心上甚是高兴，倒不好意思一定还她，只得罢了。过了一天，潘侯爷便另外送她一千块钱，沈二宝再三不受，口口声声的只说潘侯爷瞧她不起。潘侯爷无奈，只得罢了，心上却甚是过意不去。

过了几天，潘侯爷在公馆里头吃过了饭，便到沈二宝那里来。沈二宝刚刚起来，正在那里梳头，见了潘侯爷，立起身来，叫了

一声。潘侯爷便坐在沈二宝旁边，看着她涂脂傅粉，掠月挑云，看得甚是得意。正在这个当儿，忽见女本家金姐走进房来，叫了一声潘大人，便去附着沈二宝的耳朵，唧唧的讲了一会。沈二宝登时皱着眉头，十分不乐，偷转秋波，看了潘侯爷一眼，好像怕他听见一般。潘侯爷看她们这般鬼鬼祟祟的做作，不知道她们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儿，正要开口问时，早见沈二宝对着金姐使个眼色道："呒姆末总是实梗，早勿说晏勿说，恰恰来浪格个辰光缠勿清爽，有啥事体，晏歇点再说末哉。"金姐听了，便回过头来，看了潘侯爷一眼，方才说道："格末昨日仔一篇帐，拿得来等倪交拨来帐房先生，叫俚搭耐算算。"沈二宝听了，便在贴身的衣袋里头取出一篇帐来，交给金姐，却又回头看着潘侯爷，又好像怕他看见的模样。潘侯爷见了这般模样，哪里忍得住，便问沈二宝道："你们鬼鬼祟祟的说些什么？这一篇帐又是什么东西？快拿来给我看。"沈二宝听了，面上一呆道："勿关耐事，耐勿要去问俚。"说着，又催着金姐道："耐豪燥点，去罢！勿要来浪多说哉。"潘侯爷听了，更加疑惑，叫住了金姐，不放她走，对沈二宝道："你们究竟闹的什么鬼戏？快和我说个明白。"沈二宝道："搭耐说勿关耐事，耐要问俚做啥。"潘侯爷听了沈二宝这样的言词闪烁，金姐又那般的形迹可疑，心上不觉有些不快起来，冷笑道："就是不干我事，也要和我讲个明白。"沈二宝把眉头一皱道："耐格人啥实梗格呀，倪勿搭耐说，自然有勿搭耐说格道理来浪里向，耐慢慢交看末就晓得哉。"潘侯爷见沈二宝始终含含糊糊的，不肯和他讲实话，不由得心上生起气来，瞪着眼睛，看定沈二宝道："我不管什么道理不道理，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你们做的事情，不用在我面前闹鬼。我不在你们这里走动，你们的事，与我不相干。如今我既然在你院中走动，你又要去寻别人的开心，还要把我当作小孩子一般，随口哄骗，那是办不到的。"沈二宝听了，不慌不忙，对着金姐说道："倍笃听听看，阿要气数。"金姐也笑道："二小姐，

耐末也有点勿着勿落，潘大人要看末，拨俚看看末哉啘，为啥要瞒仔潘大人呀。”说着，便走过一步，把手中的一篇帐目，交在潘侯爷手中道：“潘大人勿要动气，格个是二小姐格帐呀，耐请看末哉。”潘侯爷接过来看时，见果然是一篇帐目，什么房饭帐多少、家生店多少、绸缎店多少、洋货店银楼多少，零零碎碎的一篇帐目，差不多也有三千多块钱的样儿。潘侯爷看了不懂，便问沈二宝道：“这是你的帐么？前天不是你和我讲过不欠别人的债么？”沈二宝听了，呆着个脸，低头不语。金姐接口说道：“二小姐格两年生意勿局，一径亏空下来格呀。不过二小姐勿肯搭耐说罢哉。”潘侯爷听了，想了一想，还没有开口，金姐又道：“说起二小姐格事体来，再要讨气也吭拨，格两年格生意，说末说勿好，到底还啵得过去，勿会去欠啥格债，吃着俚屋里向一个娘，两个阿哥，一个兄弟，四家头四支老枪，单是鸦片烟要三两开外哚，一棚刮仔，才靠仔二小姐一干仔，一年里向格开销，少说点也要一千几百洋钿。旧年加二勿对哉，啥格阿哥讨家，小兄弟做生意，七七八八，去脱仔三千外势。耐想二小姐前两年生意好点，还勿要紧，刚刚旧年仔格生意，只好做一个开销，洛里来实梗几化洋钿，实梗洛二小姐身上背仔三千多块洋钿格债。轧实说起来，俚自家一个铜钿才勿曾用着，阿要作孽。”金姐说到这里，沈二宝抬起头来，对她说道：“耐少说两句哉呀。”一面说着，两只眼睛里头水汪汪的，含着一泡珠泪。潘侯爷听了，沉吟了一会，便又问金姐道：“二宝既然有这许多亏空，为什么瞒着我不和我说。像这样的事情，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又为什么不早些和我商量，多了我拿不出来，三千五千的事情，也还算不了什么，为什么有心要不叫我知道呢？”金姐道：“倪一径搭二小姐说，叫俚搭耐潘大人商量，潘大人勿在乎此格，二小姐勿肯呀。”潘侯爷笑道：“这是个什么原故呢？”说着便回顾二宝。二宝斜倚在榻床上，把一只纤手托着香腮，低鬟敛袖的，只当不听见的一般。潘侯爷又问一声，二宝只不开口。金

姐便含笑道："倪搭耐潘大人说仔罢，二小姐是勿肯说格哉，二小姐格心浪，总道仔俚搭耐潘大人，轧实是真心要好，勿是啥格假情假义，实梗洛俚身浪欠仔债瞒仔耐勿肯响起，晓得耐听见仔格件事体，定规要拨俚洋钿，教俚去还债格。俚要受仔耐格洋钿呢，好像是搭耐勿是啥真心要好，不过是有心想耐想两个铜钱罢哉；要定规勿受呢咦，怕耐潘大人心浪要动气。潘大人想，俚有仔实梗一个念头来里心浪向，自然勿肯搭耐说哉呀。"这一席话说得来圆转非常，有情有理，直把个潘侯爷听得好像醍醐灌顶、醇酒醉心，那心上的快活，一时间都说不出来，只微微含笑，把眼睛去看着沈二宝。沈二宝也把眼光注在潘老爷身上，好像有无限的深情流露出来。金姐又接着说道："故歇上海滩浪格倌人，大家才是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对仔客大洛里有啥真心。倪二小姐倒轧实勿是格号人嘘。耐潘大人勿曾来格辰光，二小姐一径搭倪说起，说上海格客人才靠勿住，只有耐潘大人末气魄咦大，脾气咦好，上海滩浪实头难得碰着格。实梗洛格日子二小姐肯留耐呀，勿然是洛里有实梗容易格辰光，李宝珍李家里放仔三千洋钿。"金姐说到这里，沈二宝忽然"霍"的立起身来，红着脸说道："耐末说说就要瞎三话四，越说越好听哉。豪燥点去罢，勿要勿着勿落格瞎说。"正是：春满迷香之洞，宋玉魂销；花飞扶荔之宫，襄王梦断。未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 168 回

假缠绵爱语稳痴人
真懊恼芳心乖宿愿

只说沈二宝推着金姐的背，叫她出去。金姐知道这个时候大功已成，便呵呵的笑着走了出去。潘侯爷见她走了，自然要和沈二宝亲热一番，软语温存，柔情婉转，那相爱的情愫，自然是十分熨贴，百倍缠绵，也不必去说它的了。

到了明天，潘侯爷拿着一张四千块钱的庄票，要给沈二宝还债，却婉婉的对她说道："你不肯拿我的钱，自然是和我真心要好，但是这个里头也有一个分别：若是你不欠什么债务，有心敲我的竹杠问我要钱，自然对我不起；如今你委实欠了一身的债，我又不是没有钱的人，我们两个人这样的交情，理应为你代还债务，算不得是敲我的竹杠，况且是我自家愿意给你，又不是你问我索取的，你受了怕什么？"沈二宝听了，正颜厉色的说道："潘大人，阿有处请耐照应点，倪勿要实梗，倪欠别人家格铜钿末，等倪自家去想法子；耐要搭倪还债末，慢慢叫末哉，故歇用勿着！"潘侯爷见她说得这样侃侃凿凿的，定不肯受，心上更加欣服，暗想："如今上海堂子里头，居然也有这样的人。"便也正色问道："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钱，究竟是个什么道理？你倒要讲给我听听，难道你瞧我不起，所以不要受我的钱么？"沈二宝把金莲一顿道："耐格人真正缠煞哉，倪要看耐勿起末，也勿要搭脱仔几几化化客人，独

做耐一干仔哉啘。”潘侯爷道：“既然不是瞧我不起，为什么不肯受我的钱？”沈二宝呆着个脸不肯说。潘侯爷再三追问，方才叹一口气道：“老实搭耐说仔罢，倪格做耐潘大人，勿是为啥铜钿，也勿是为啥势利格辰光，倪搭耐刚刚碰头心浪向就有仔耐实梗一个人，一径丢耐勿脱耐，吃仔一台酒，一径勿来，倪心浪末牵记煞，面孔浪末说勿出，倪碰着格客人，几几化化一榻刮仔，才勿来浪，倪心浪独独看见仔耐，像煞心浪有一种说勿出格念头，总归耐说一句闲话跑一步路，倪看仔总归呒啥勿对劲，格个里向连搭仔倪自家也说勿出是啥格讲究，直到仔今年马路浪碰着仔耐，承耐格情，看倪得起，搭倪也蛮要好，别人家看仔倪两家头总说呒啥稀奇，洛里晓得倪心浪格事体。老实说，耐要倪哪哼，只要耐说一声，倪总呒啥勿肯。故歇耐晓得倪欠仔亏空，搭倪还债，拨别人家看起来，好像倪搭耐要好才是假格，为仔自家欠仔别人家格债，呒说法洛有心骗耐搭倪要好，叫耐搭倪还债，耐想拨俚笃--说倪阿要难为情，就是耐自家心浪想起来出要勿相信格呀，总当仔倪搭金姐两家头串通仔调耐格枪花。倪就生仔一百张嘴，也搭耐讲勿明白啘，实梗洛倪情愿自家去想法子，勿要耐搭倪还啥格债，等别人家看看倪到底阿是格号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格人。”

这几句话儿，真个说得来恩上加恩、爱中添爱，潘侯爷听了，不由得满面添花的道：“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你现在欠着别人的债项，这是讲不来的。我不知道也还罢了，我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哪有不为你还的道理。若是你一定不肯受，那就倒反不是真心和我要好，好像是假意撇情的了。”沈二宝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叹一口气道：“说起来，倪做仔生意，客人拨倪洋钿，阿有啥勿要格道理。不过今朝拿仔耐格洋钿，拨别人家说起来，总归说是倪有心做仔圈套，敲耐格竹杠，轧实倪搭耐两家愿要好，是样式样对劲仔格要好，勿是为啥洋钿勿洋钿，故歇实梗一来，像煞仔倪想耐格洋钿洛，格外巴结，轧实倪也勿是格号勿要面孔格人，

耐也勿是格号碰碰上当的曲辫子，俚笃咯里晓得。”潘侯爷听沈二宝说他不是轻易会上当的曲辫子，心上更觉合拍，便又对她说道：“你的话儿都是多虑，别人说你不是真心和我要好，只顾凭他们去说就是了，只要我自己心上明白，别人的讲论，何必再去管它。如今你的真心，我也知道了。若要叫我看着你欠了一身的债不来为你想个法儿，非但我心上过不去，你叫我的面子上也怎么的下得去。你们当倌人的人，若真个一个钱不要，又何必要做什么生意。”沈二宝正色道：“潘大人，耐倒勿要实梗说，倪吃仔格碗把势饭，做客人也有向等几样做法格呀。老实搭耐说，格个客人，要是搭倪勿对劲格，等俚去多用脱两个铜钿，心浪像煞开心点，碰着仔搭倪对劲格客人，像煞俚多用仔一个铜钿，倪心浪总归有点勿舒齐。勿是啥吃仔把势饭就拿铜钿买得动格。买倪格身体倒呒啥稀奇，要买倪格心，倒勿容易碗，耐总当仔倪做倌人格末总归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交情，格末耐真正看错仔人哉。”

潘侯爷听了，连忙走过来，对着沈二宝打了一拱道：“我的不是，说错了一句话儿，不要生气。”沈二宝忍着笑，别转头去道：“勿要嘘，算啥格样式呀。”潘侯爷又道：“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钱，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如今只有两条道路，凭你自家去拣：你若是不愿意我在你院中走动，你就不要受我的钱，我从今日起，再也不来的了；你若是愿意我来走走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受了，不必和我客气。”沈二宝听了，呆了一会，方才说道：“格末真正也叫呒说法，耐法到仔实梗闲话，叫倪哪哼再好勿受。”说着，便把那一张四千块钱的汇票接了过来，对着潘侯爷笑道：“谢谢耐。”潘侯爷也笑道：“今天这一张汇票，我不知费了许多的气力，说了无数的话，你方才肯赏我的光，收了下来，我还要谢谢你呢。”沈二宝也微微一笑。看官，你道沈二宝的这一篇反扑文章，可做得厉害不厉害。凭你潘侯爷这样的精明漂亮，也不因不由的一头钻进了她的圈套，一时间哪里看得出来。

自此以后，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沈二宝的亏空，都已经还得清清楚楚。头上手上的首饰，金珠翡翠，办得件件俱全。身上的衣服，更不必说。论起理来，这个沈二宝以前上了姘戏子的这般恶当，几乎落在帐房里头，跌到幺二上去，幸亏想着了个潘侯爷，居然被她钩上了手，做了她一个大大的救星。一节不到，差不多用了八九千块钱在她身上。在下做书的为她想起来，该应改悔前非、死心塌地的守着潘侯爷才是。哪里知道，她饱暖思淫，清闲不惯，以前为着姘戏子碰了这样的一个大钉子，她却一些儿警忌的心都没有。到了如今，亏空刚刚还掉，手里头才多了几个钱，不由得又想起那旧日的营生来。偷偷的瞒着潘侯爷，自己一个人到戏园里头去看戏，刚刚又是孽缘天凑，碰着了这个谢月亭。沈二宝自从一见谢月亭之后，便眠思梦想的，害了个闻声对影的单相思，茶里也是谢月亭，饭里也是谢月亭，一天一晚，只把个谢月亭的形容放在心上，车轮一般的旋转。就是见了潘侯爷，也有些失神落智的样儿。

潘侯爷虽然有些觉得，只说她或者身体有什么不爽快，方才是这个样儿，便问她为什么这般模样？身体觉得怎么样？沈二宝随口支吾了几句，一心一意只想着谢月亭一个人。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引他的法子，便硬着头皮，在戏园门口侯着谢月亭出来，一把拉住了他，试他一试。虽然知道谢月亭的父亲管束得十分严紧，却只说不见得一天到晚看守住了这个儿子，不分好歹，且去碰个机会再说，或者竟会成就了好事，也未可知。哪里知道偏偏运气不好，遇见了谢云奎，受了他一场抢白。回到公阳里院中，长吁短叹的，好似失了心的一般。听得大姐阿招叫她起来，她赌气不答应。阿招一连叫了几声，发起急来，潘侯爷早已走上扶梯。沈二宝起先在公阳里的时候，本来是楼下房间，如今做了潘侯爷以后，便搬到楼上去。三间楼面，都是沈二宝一个人的。

当下阿招见沈二宝睡着，不肯起来，心上十分着急，只得高

声说道："潘大人要动气格呀。"这个时候，潘侯爷已经走进房来，见了沈二宝睡在那里，竟不起身，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快，便对阿招说道："她起来不起来，凭她的便，你去叫她做什么。"沈二宝听得潘侯爷发话，心上也有些忐忑，便趁着阿招推她，一骨碌坐起身来，故意嗔道："耐唤唤喤喤吵啥物事？潘大人来末，让俚来末哉啘。俚咦勿是啥今朝头一转来格生客，要耐来浪发啥格极呀。"说着，便回过头来对着潘侯爷说道："耐听听看，俚笃赛过来浪当耐生客，阿要讨气。"潘侯爷见沈二宝睡着不理他，只说她有心怠慢，正要发作，听了沈二宝这几句话儿，不知怎样的，方才心上的气，不知走到哪里去了。登时盛气齐平，一言不发，欢欢喜喜的和沈二宝谈了一会，方才就寝。这里潘侯爷和沈二宝的事情，姑且按过，再讲起那位从天津回来乡试的章秋谷来。

章秋谷自从在天津回来，回到新马路自己家中，见了太夫人并陈文仙等，自然大家甚是欢喜。这个时候，已是在七月十五之后。秋谷知道要回到常熟本籍起了录遗文书，再到南京去录遗，是来不及的了，便去商约大臣陈荫孙陈宫保那里，求他起一套送考的咨文。这位陈宫保，本来和章秋谷是同乡，又彼此都有了世谊，自然一口应允。隔了一天，果然就差一个差官，送了一件咨文过来。秋谷接了这口咨文，免不得又自己去陈宫保那里道谢。陈宫保倒着实和秋谷谈了一回，见秋谷口如悬河的滔滔不绝，不由得心中暗暗称奇。秋谷谢过陈宫保，正打算动身赴试，不想平空的有个岔子出来。正是：相如善病，茂陵秋雨之宵；樊素多情，绮阁春风之夜。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169回

阻观光无端婴小极
喜同心着意护檀郎

且说章秋谷在家里头住了几天，正要动身到南京去，不想平空的忽然害起病来。原来章秋谷素来怯热，到了夏间，最爱吃那大菜馆里头的冰淇淋。只说这样东西十分爽口，到了嘴里头，真个是凉沁心脾，寒凝齿颊。比那冰水浸的瓜果，更觉得爽口些儿。在上海的时候，差不多天天要吃的。吃得多了，未免寒气凝积在脏腑里面发泄不出来。到了秋天，一定要啾啾唧唧的害些小病。秋谷也不去管它，此番由天津回来，在船上的时候，天气正是十分炎热，秋谷晚间睡觉，把那官舱里头的玻璃窗开得直直的，着实受了些海面上的风寒。到了上海，多吃了些冰淇淋，他夫人和陈文仙那里，檀郎久别，风女多情，想来未免要接一接风。偏偏这一年，立秋很早，到了七月二十的那一天，便下了一场大雨。秋风萧瑟，枕簟生凉，把一天暑气，都赶得干干净净。章秋谷却就在这几天之内，生起病来。

二十二的那天晚上，章秋谷把书籍行李都收拾得停停当当，预备着明晚上船。哪里知道，到了二十三早上，章秋谷刚刚起身，便觉得身上有些不自在，眼花头晕，立脚不定。章秋谷本来自己也懂些医道，他太夫人的医理也很有些门路的。当下太夫人诊了秋谷的脉，知道是发寒热，便叫他在榻床上睡下，取了一条纱夹被，

给他盖在身上，直到夜间两点多钟，头上的热方才退了，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章秋谷自觉身躯疲乏，吃了一碗稀饭，便也上床睡了。到了明天，章秋谷的寒热又来了，比上一回觉得又重了些儿。他太夫人等他退热之后，便和他商议，叫他南京不必去罢，就错过了一场乡试，下科再去就是了，也算不得什么事情。依着章秋谷的性情，看着这个举人进士的功名，本来原是可有可无的。之所以在天津几千里路的赶回家来，一定要去乡试，原为着这位太夫人期望甚深，不容不去。如今听了太夫人这样和他商议，自己也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对着太夫人道："虽然错过一科，没有什么，但是可以支持得来，还是去的为是。明天只要这个劳什子的寒热不来，立刻赶上船去，还赶得上学台的录遗，再迟就赶不上了。"太夫人笑道："你就是明天好了，我也不放心叫你一个人上路。你不要把我也当作那班势利龌龊的人，把功名富贵看得十分郑重。在我心上看起来，看着这个举人进士倒也是很平淡的。不过你们章氏世代簪缨，门承通德，不得不在这里头图个出身就是了。"秋谷听了也笑道："既然母亲决意如此，儿子一定不去就是了。"太夫人又笑道："若是我一定要逼着你扶病出门，不要说别的，只你这两位夫人只怕心上就是不快活了。"陈文仙在旁听了，微微含笑，也不作声。秋谷也笑道："这个她们怎敢。"说着，太夫人见秋谷有些疲乏的样儿，便吩咐了陈文仙几句话，叫她好好招呼，自己便回房去了。哪里知道，章秋谷的这个寒热，发得甚是蹊跷，吃得几服药，非但不见一些儿功效，倒反的一天重似一天起来。上一次的余热未清，接着第二次的重寒又至，到了后来，竟是热得发狂谵语起来。只把一个章秋谷的夫人和陈文仙吓得个魄散魂飞、六神无主，只说这样病势，是有些尴尬的了。两个人衣不解带的昼夜服伺，却一天到晚的愁眉泪眼，着急非常。还是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见了章秋谷这般病势，虽然心上有些焦躁，却究竟在脉理上有些把握，知道这个病是没有性命之忧的。见了

她们两个人急到这般模样，免不得安慰一番，叫她们不要着急。这两个人听了，略略放心。章秋谷整整的病了两个礼拜，方才寒热来得轻些。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却整整的服伺了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里头，茶饭无心，梦魂不定，直累得这两个人花容憔悴，神采疏慵。

这一天，章秋谷睡醒热退，睁开眼睛，在床上四围一看，只见他夫人坐在床沿上，拉着他的手，紧紧的贴身坐着。陈文仙却坐在里床，捏着一支粉团一般的拳头，轻轻的为他捶腿。见秋谷睁开两眼，他夫人便连忙把手到他额上去试了一试，觉得余热已退，便问道："你这个时候心上觉得怎么样？"秋谷道："这个时候，倒觉得很爽快。"他夫人便去倒了一杯温凉可口的洋参茶来。秋谷觉得寒热已经退了，便一骨碌在床上坐起。他夫人连忙要来扶他，秋谷摇头不要，接过洋参茶一饮而尽。陈文仙对着秋谷笑道："你寒热才退，再睡一回儿，养养精神也好。"秋谷道："这个时候，我觉得精神很好，头目清凉，坐一会儿不妨。"说着，便抬起头来，看了她们一会，觉得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人的脸上，比以前瘦了好些，很有些楚楚可怜的丰致，从前是红衬湘桃，花呈妙靥，如今却是六铢衣薄，掌上身轻了。秋谷知道自己寒热来得厉害的时候，她们两个人都是通宵彻旦的服伺，心上十分感激，便对他夫人和陈文仙笑道："我害了十几天的病，把你们两个人都累坏了，多谢多谢，我心上感激得很。"他夫人听了，握着他的手道："阿弥陀佛，真正谢天谢地，如今巴得你渐渐的好起来，我们已经心满意足的了。你生了病，我们服伺你，这是我们做妇女的份内的事情，哪里当得起你这般客气，难道我们还用得着客气么！"说着，不觉一笑。陈文仙也道："如今你的病渐渐见轻，真是大家的运气。那几天寒热来得最重的时候，昏迷不醒，连人都不认得，真是人都吓得死的。我生长二十岁，还是第一次受着这般的惊吓。如今我们虽然一般的在这里服伺你，心上却是十分宽畅。比不得那几

天，真是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替又替你不来，吃了药下去，却没有一些儿效验。你想那个时候，怎的叫人不着急！如今幸而天地保佑，祖宗灵感，你的寒热也渐渐的退了，病也渐渐的轻了，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了。至于你为着我们在你病中服侍了你，你平空的忽然和我们客气起来，那是再也不敢当的。只要你以后处处自家保重身体，不要叫老太太和我们耽惊着急，我们就是不论怎么样，心上也是高兴的。辛苦些儿算得什么。”说着，也是横波一笑，目光澄澄的看着秋谷，好像要说什么话儿，却又没有说出来。秋谷听了陈文仙的这一席话儿，自然点头道是。他夫人听了，也不由得连连点头道：“二妹的话儿，一些儿都不错，你以后自家要保重些儿才是。”原来秋谷的这位夫人，自从陈文仙进门之后，见她和婉非常，温柔有礼，两下谈论起来，竟是二十四分的要好。陈文仙虽然不敢越份，这位秋谷夫人却早已同她姊妹称呼的了。当下章秋谷听了夫人的话，也不开口，只把头略略的点了一点，却把左手挽了夫人的手，右手握着陈文仙的手，三个人六只眼睛，就如闪电流光的一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深深凝睇，脉脉含情，大家都觉得有无限的深恩厚爱，在眼光中间流露出来。三个人无言相视了一会，秋谷觉得坐在床上不耐烦，便跨下床来，走了几走。陈文仙恐怕他病后力弱，连忙拉着他的右手，紧紧的贴身扶着他。章秋谷也觉得头目森然，脚下无力，便随意躺在榻床上，和她们两个人讲些闲话。一会儿，太夫人走过来看他，见他精神甚好，也自欢喜。

自此以后，章秋谷又在家里头一连养了半个月的病，方才精神复旧，二竖潜逃。这半个月里头，在家里没有事情，一天到晚，除了陪侍太夫人讲些闲话之外，成天的只和一妻一妾相对，喁喁对语，款款相偎；纤手扶搔，芳心熨贴；茗碗药炉之畔，搀和着许多的粉晕脂痕；添香伴影之宵，平添出无限的幽欢密爱。章秋谷虽然是在家养病，却倒享受了许多的艳福。从此以后，章秋谷

和妻妾的恩爱平空的又添了几分。

到了中秋节后，章秋谷已经照常出门。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听到秋谷病愈，便同着来看他。秋谷和他们谈了一会，辛修甫和王小屏为着他错过了乡试，甚是替他可惜。修甫道："如今乡试改了策论，你是向来留心古学的，一定可以有些把握，可惜你又偏偏的生起病来。"王小屏也道："你这一场病生得真是凑巧，早不生病，迟不生病，偏偏的正在那几天录遗的时候生起病来，眼看着一个举人生生的送掉了，岂不可惜。"秋谷笑道："承你们两位这般关切，足见盛情。但是据我想起来，现在的这般时局，国势阽危，前途黑暗，这个举人就使中了，也没有什么道理。我的性情你们是知道的，本来不把功名不功名的事情放在心上，就是错过了，也算不得什么。"辛修甫道："虽然如此，但是如今这般势利卑鄙的时代，中个举人却要占无数的便宜，你也不要把举人看得这样的一个大钱不值。"秋谷笑道："你们两位都是举人出身，我也不是一定把举人、进士看得一文不值。但是一个人的声价，是从学问经济上来的。一个人只要有了真学问、真经济，就不中举人进士，他的声价也不见得就会低些。那一班没有学问的饭桶，就是中了举人进士，依然还是一个庸庸碌碌的饭桶。照这样看起来，这个举人又何必一定要中它呢。"正是：高谈惊座，春生舌本之莲；往事如烟，肠断秋娘之泪。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 170 回

发清言高论寄牢骚
访桃源良朋联伴侣

却说辛修甫和王小屏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辛修甫便又向他说道："你的话虽然不错，无奈我们既然生在这般卑鄙龌龊的时代，大家都把这个举人进士当作一件最宝贵的东西。这个举人进士，便也自然而然的做了读书人必不可少的物件。即如你具有这般雕龙绣虎的才华，又怀着这般治世长民的经济，'功名'两个字儿，自然不放在你心上的了。但是你平日之间，常常的对我们说，大丈夫不能独当一面、建节拥旄，便当为节度参军、平章幕府，庶几虽然不握大权，还好借着这个机会做些事业。照你这般说起来，如今只要有个督抚大员来请你当个幕府，你是一定愿意的了。但是如今的那班督抚，也都是些以耳为目，不分黑白的人。若是放着个一窍不通的太史公或者进士公在那里，再放着个才学兼优的你在这里，两个比较起来，你看他是愿意聘请个有功名的太史公、进士公，还是愿意聘请个没功名的你。你只要这般一想，就知道这个举人、进士，也不是当真没用的废物了。"章秋谷听了，笑着说道："承你这般谬赞，把我说得这般的才学兼优，只怕你未免有些违心之论罢。"王小屏道："我倒不是违心之论，只怕你倒有些拂意之谈。如今闲话休提，你只说我的话儿究竟可是不是？"秋谷想了一想道："就大势看起来，自然是你的话儿不错。如今的那些督

抚部院大员，都是庸庸碌碌的多，矫矫铮铮的少。但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现在的大员里头，也未始没有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和毕秋帆、林则徐、尹继善一班人，不过我们没有遇着就是了。大抵这样的人，自然腹有经纶，胸藏韬略，秉天独厚，得气之清，和那班酒囊饭袋的督抚不同。所以他看起人来，也能独具慧眼，拔英雄于未遇之时，识豪杰于穷途之会，卑躬屈己，任贤使能，自然的就能功盖国家，泽及百姓。这样的人，我们当他的幕府，借着他的力量，自然好做些事业出来。若是那种瞎了眼睛，全无经济的督抚，我们就使在他的幕府里头，他也未见得肯听我们的话儿，我们也未见得做得出什么事业。像这样的人，本来只认得翰林、进士，哪里晓得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做经济。这样的去取，哪里有什么升华价值。我们躲着他还恐怕来不及，哪里还肯去当他的幕府?”

王小屏和辛修甫听了章秋谷的这番议论，心上十分叹服，辛修甫便点一点头道：“你这番议论，真个痛快非常。但是你把那班酒囊饭袋骂得未免过份了些，万一给人听见，传到这一班宝贝的耳朵里头去，一定要把你当作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你也何苦去做这样冤家呢。以后我劝你还是收敛些儿，不要这般的冲墙倒壁、无故骂人，这才是个明哲保身的道理。”秋谷听了修甫这几句劝他的话儿，觉得心上悚然一动，对着修甫拱一拱手道：“你劝我的说话，真是金玉之言。我以后自当谨慎。但是我方才的话儿，原是凭空发论的，并不是有心骂人，况且我也不是把他们那班做大员的人，一笔抹倒，把他们看得没有一个好人，只不过随口说说罢了。多谢良言，永当铭佩。”王小屏听了，接口笑道：“你向来是个很豪爽的人，怎么如今似变了一个人的一般，文绉绉的这般客气?这是什么道理?”章秋谷听了，不觉也有些好笑起来，正要开口，王小屏又对他说道：“闲话少说，你可知道我们今天到你这里来，是为着什么事情?”秋谷道：“你们两位大概是听说我近来

在家养病，所以跑到这里来看我一下，想要和我谈谈，可是不是？”辛修甫道：“我们今天的跑到你这里来，虽然也可以算得是为着问病来的，却究竟不是我们心上的事情。你在上海多年，你可知道有个卧云阁在什么地方。”秋谷听了，不知道他们心上是一件怎么的事儿，更兼满肚子里想不出这个卧云阁是个什么店号，沉吟了一会，道：“这个卧云阁，我实在肚子里头想不起来。你要问这个卧云阁做什么？”王小屏笑道：“你这个人岂有此理！怎么记忆力竟是这般不济？去年十二月里头的事情，难道就当真忘了不成？”秋谷听了，兜的把这件事儿提上心来，方才恍然大悟。

看官，你道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原来章秋谷去年十二月，在一枝香遇着一个少妇，看她的年纪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儿，却生得身段玲珑、丰姿活泼。那一双俊眼闪闪烁烁的，波光飞舞，流动非常，好似那两丸水银、一汪秋水，觉得别有一种飞扬流丽的丰神。秋谷看了她一眼，不觉心中一动，暗想：“这个人虽然年纪大些，身段却着实不差。”想着，便不由得回过头去再看一眼。

那少妇正从扶梯上缓缓的走上楼来，忽见第八号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上下的美少年，细腰窄背，白面朱唇，气概轩昂，仪容俊伟，端端正正的和她打了一个照面。那少妇见了，心上也不觉跳了一跳，把头一低，走了过去，心上暗想，这是个什么人，觉得眼睛里头，从没有见过这般人物。心上这般想着，便也不因不由的回过头来，刚刚的又和秋容打了一个照面。两下的眼光一对，那少妇不觉面上一红，急急的别转头去，走到第十一号房间门口，又回头瞟了一个眼风，便轻移莲步走了进去。章秋谷看了，心上很有些儿摇动，便也跟着她走到第十一号房间门外，有意无意的立定了脚，往里一张，只见那少妇同着一个滑头滑脑的少年男子并肩促膝的坐在一处，正在那里交头接耳的，不知说些什么。秋谷见了，心上暗暗的好笑，知道他们两个人也不是什么好勾当，便

趁着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看见，连忙缩了回去。回到房内，正见侍者拿着一瓶克里沙进来。秋谷便问他："十一号里头的那个少妇你认得不认得？"侍者笑道："这个人就是大马路聚贤坊卧云阁的女东家，上海租界上很有名的一个私货，怎么章老爷倒不认得？"秋谷听了，方才知道就是卧云阁烟灯的女东家，以前也听见别人说过有这样的一个人，暗想："这个人倒很不差。看着她这样的身段圆融，秋波婉转，她一定是风情旖旎，格调温存，几时倒要去赏识赏识她，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风味。"

隔了一天，章秋谷便想要到卧云阁去，请教请教这位女东家，便邀着辛修甫、王小屏、吕仰正四个人一起同去。到了卧云阁门口，只见是个两楼两底的住房格式，下面两间，横七竖八的铺着几张烟榻，许多穿短袖衣的人，横在榻上吸烟，吸得烟雾腾腾的。章秋谷和辛修甫等看了这般模样，如何坐得下去？正想回身走出，只见屏门背后走出一个少妇，把他们几个人看了一眼，就满面堆下笑来，口中打着一口绝圆的苏州白道："佴笃几位，阿是来吃烟？间搭地方龌龊煞格，阿要到楼浪去罢。"章秋谷一眼看去，果然就是昨日在一枝香相遇的人，听得请他们到楼上去，便对着众人把手招招，跟着那少妇一同走上楼去。

那少妇高高兴兴的在前引导，走到楼上，也是一并两间，那少妇同着秋谷竟走到自己卧房里去。秋谷等举眼看时，见一房间都是红木器具，铺设得很是整齐，靠窗一张红木烟榻，明晃晃的点着一盏烟灯，那少妇请他们坐下，叫一个小大姐倒上四杯茶来，自己又拿出一副烟具来，摆在大床上，点好了灯，对着秋谷笑道："请靠歇吃筒烟哩。"秋谷摇手道："我们都不吃烟的，你不用让我们，你自己请罢。"那少妇对着秋谷把嘴唇动了一动道："倪也勿吃格呀。"说着，便问四个人尊姓，秋谷一一和她说了，不免也问问她的来历，那少妇也一一和他们说了一遍。原来这个少妇本来是常熟人，娘家姓尹，是个江苏候补道的姨太太，后来男人死了，

大太太分了几千银子给她，把她打发出来。如今没奈何，只得在这里开个烟灯，暂图糊口。正是：多情杨柳，谁怜昔日之腰；薄命桃花，莫问东流之水。不知以后如何，请待下文交代。

第171回

证心期三生传慧业
听眉语一晌醉风情

且说那位卧云阁的女东家，把自己的出身来历，约略和章秋谷等讲了一遍。说到那身世飘零之处，不由得有些凄楚起来，低着头叹一口气。章秋谷便走过去，握着她的手，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喝一声彩道：“好得很，真是个绝代佳人，将来不知道哪一个人有福，消受你这样的一个人呢。”那女东家听了，脸上一红道：“倪是老太婆哉，啥格好呀。”说着却把章秋谷的手紧紧的握了一握，笑盈盈的飞了一个眼风，秋谷也还飞了她一眼。

正在有些意越神飞之际，忽然听得楼下人声鼎沸起来，许多人的声气，闹成一片。章秋谷和辛修甫等都吃一惊，大家立起身来，问楼下什么事情。那女东家按住了章秋谷道：“俚骂格排流氓坯，一径是实梗格，呒啥事体，俉笃坐末哉。”秋谷听了，把眉头皱了一皱，正要开口，忽然又听得楼下的那几个人，大嚷大笑的在那里讲话。讲的话儿一句句的听得十分清楚。只听得一个人笑着说道：“今天老二找着了主顾，这个老枪的身段，却着实的不差。今天晚上有广东货吃了。”说罢，大家都拍手打脚的哈哈大笑，闹得个鸦飞雀乱，烟起尘喧。这个女东家听了这几句话儿，不由得脸上一阵阵的红起来，含羞带笑的对着章秋谷说道：“耐听听看，格排杀千刀，阿要面孔，随便啥格闲话，总归说得出格。”章秋谷

的性情，本来最恨的喧嚣烦嚷，最喜的沉静清闲，方才进门的时候，看着那些吃烟的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流氓，连一个规规矩矩的人都没有在里头，就有不愿意进去的意思，却被这位女东家自己走出来，把他们邀上楼去。章秋谷虽然跟着她一同上去，心上却暗暗想道："这个地方，那班来的人未免太庞杂了些，不是我们可以常常来的。"如今听得楼下喧扰到这步田地，哪里还坐得住，便急急的立起身来要走。

那女东家一把拉住了秋谷的衣服，再也不放，只问他为什么要去？章秋谷对着她把头摇了一摇，也不说别的，只说我们有要紧事情，去了改日再来。那女东家听了，明知道是为着方才楼下喧闹的缘故，所以急着要去，心上十分不舍，便低低的对秋谷道："耐阿是嫌比倪搭地方龌龊，坐才勿肯坐歇。倪要搬场哉呀，搬仔场蛮清爽，呒拨啥别人来，耐要来格嘘，勿然末倪一淘吃大菜去阿好。"秋谷听了，知道她有心俯就，便去她耳边低低的说了几句。那女东家呆了一呆道："末耐几时有工夫呀？"秋谷道："格明后天有空就来。"那女东家又拉着秋谷道："耐勿要骗倪呀，耐骗仔倪是倪勿来格。"秋谷道："这个自然，哪有哄你的道理。"

辛修甫见了，微笑不语，王小屏见了便哈哈的笑起来，对着章秋谷，扮个鬼脸道："你吊膀子的本领，着实不差。我们和你在一起吊膀子，总吊你不过，这是个什么缘故？"那女东家听了，把头一扭道："啥格吊膀子勿吊膀子，倪才勿懂格。"王小屏笑道："你懂也罢，不懂也罢，停几天你们两个人做成了交易，看你再说不懂。"那女东家听了，着实的有些不好意思，要说什么，却又没有什么说的，只得别转头去，洋洋的笑道："倪一塌刮仔，才勿晓得，耐去瞎三话四，勿关倪事。"王小屏正还要和她取笑，章秋谷连忙对他摇一摇头道："算了算了，我劝你少说几句罢。"王小屏笑道："阿唷，你们大家看看，刚刚吊膀子吊得有些意思，就这般舍命相帮，我也劝你将就些儿罢。"说得大家都哈哈一笑。章秋谷

道：“你要和她闹俏皮，讲笑话，听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慢慢的闹你的就是了，我们却没有工夫奉陪，要先走一步了。”王小屏把舌头一伸道：“那还了得，这个人已经是你的禁脔，我就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挨她一下。万一个你和我吃起醋来，你的气力又大，拳棒又精，我区区鸡肋，哪里当得起你的尊拳，给你一拳打死了，叫我到哪里去叫冤。”这几句话儿，说得连那女东家也笑起来。章秋谷笑道：“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工夫和你斗口。”说着，便走过去一把拉着王小屏的手，往下便走，好似提着个小鸡一般。王小屏连连叫道：“我走我走，你不要动手。”秋谷听了，方才放手。大家走下扶梯，那女东家竟送下楼来，直送到屏门外面，方才回去。到了明天，章秋谷把这件事儿，不知道忘到什么地方去了，竟从此没有去过，也从此没有见过这个人。

如今听得王小屏提起去年的旧事，心上方才想起这个人来，便也笑道：“怎么我如今的记忆力，竟弱到这般田地，竟把这件事儿遗忘得个干干净净，不是你们提起，我哪里还想得出来。但是这个人，我自去年直到如今，一直没有见过她的面，可不知道她这个时候，还在大马路不在大马路。”王小屏道：“老实对你讲了罢，我和修甫昨日两点钟到南诚信去找个朋友，恰恰的就遇见了她。我和修甫和她只见过一面，模模糊糊的，一时记不起来，她却不知怎的，一见了我们两个，就认得我们是和你一起的人。我们倒和她谈了半天，她说如今搬到法大马路去了，再三再四的和我们说，要请你去一趟，今天下午四点钟，她在南诚信老等，等候我们，要大家一同到她那里去。她在我们面前说了许多好话，一定要我们和你同去，说是有什么要紧的话儿要和你说。我和修甫倒一口答应了她，讲明今天和你一同到南诚信去，所以我们两个人特地前来，奉邀同去。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三点多钟，我们就此起马何如？”

秋谷忽然笑道：“我倒忘了，还没有和你们贺喜。”辛修甫和

王小屏都愕然不解道："我们有什么喜事要你贺喜？"秋谷道："你们两个新做了卧云阁女东家那里的相帮，头衔新晋，封号荣加，堂堂的二品封典松翎绿顶，荣耀非常，怎么不要为你们贺喜呢！"这几句话，把辛修甫和王小屏说得都狂笑起来。王小屏笑着说道："你这个人委实的可恶，我们辛辛苦苦的为你带了一个信，不指望你的酬谢罢了，倒反要取笑我们，把我们当做烧汤乌龟。天下哪有这般情理？"章秋谷笑道："你们既没有当她的相帮，为什么要拼命的为她拉客人，这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修甫微微一笑，对着秋谷道："我们已经来了多时，骂也给你骂了，取笑也给你取笑了，我们就算是个相帮来请你这个客人的，就请你和我们一同去罢。"秋谷慢慢的笑道："这几句话儿，不过大家打个哈哈罢了，也不是安心要骂你们。"王小屏连忙拦住他道："走罢走罢，不用讲闲话了。"秋谷故意问道："走到什么地方去？"王小屏听了，嚷道："你不用装糊涂，装糊涂也不中用。"秋谷笑道："我不是装糊涂，委实这几天还不能出门，只好改天再奉陪你们的了。"王小屏道："你要说谎也不是这般说法的，你说这几天不能出门，昨天晚上在陆丽娟那里吃晚饭的是哪一个？"秋谷笑道："昨天觉得精神好些，所以到丽娟那里去坐一会儿，今天忽然又觉得精神不济起来，所以不能出门，这个算不得说谎。"王小屏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得说道："我们昨天已经一口应许了她，一定和你同去，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委屈你些，同去一趟的了。"秋谷听了，便立起身来，对着王小屏拱了一拱道："对不起，我今天当真不能出去，先给你赔个礼儿好不好？"王小屏听了，不由得心上有些着急起来，道："你去不去，不干我事。但是我昨天在她面前拍着胸脯，一力担承的，今天你不肯去，好像面上有些不好看。更兼她和我当面说明，只要把你同到南诚信去，便重重的送我一份酬仪。如今你不去，连我的酬仪都不得到手了，这便怎么样呢？"秋谷听了一笑，也不开口。辛修甫对着王小屏笑道："怎么你这样的一个人，也忽

然糊涂起来，这样就口馒头的事情，他哪里肯不去，不过口中说说罢了。”

王小屏听了，恍然大悟，也笑道：“我只为急于要得她的谢仪，就连这件事情的利轻利重都忘了。这件事情在他身上是大有便宜的，我不过想得些表面上的利益就是了。只想着自己身上的便宜，却忘了别人身上的利益，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尚且如此，怪不得如今的那班饭桶办起公事来，只知道一味的拼命要钱，却不顾以后的许多祸患。利令智昏，古人的说话果然不错。”秋谷笑道：“讲讲闲话，忽然发出这样的大议论来，足见你是个古文家，讲的话儿，都是胎息史汉的。”王小屏不觉笑道：“算了罢，不用俏皮了，你要是去的，我们就一同去；你若是不去，我们就对不起要少陪了。”秋谷不语，却把桌子上的电铃一按，“噶啷啷”的响了一阵，门帘起处，便走进一个家人来，秋谷叫他去取件夹纱马褂出来。辛修甫便问王小屏道：“何如？我就知道他不肯不去的。”秋谷微笑不语，一会儿马褂取了出来，三个人一同出门，各人坐上包车，不到一刻，早已到了法大马路南诚信门外。

原来这个南诚信是个绝大的广膏烟灯，却是个住家野鸡的总会，上海的那班野鸡妓女，只有那些住家野鸡里头着实有几个出色的。大马路长裕里里头的已经差了好些，那些在四马路拉客人的野鸡妓女，都是些下等的别脚货。所以上海那班爱打野鸡的人，略略上等些的，都是到南诚信去，细细的物色那班住家野鸡。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那些野鸡妓女便接踵而来，老的少的，妍的媸的，似海滩上晒蚌蛤的一般，挤得个层层叠叠。章秋谷等来的时候，正是那班野鸡妓女上市。章秋谷刚刚走到第二层楼上，早见迎面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丽人来。正是：绛唇珠袖，十年烟月之狂；泥玉焚兰，一觉风尘之梦。不知以后何如，且待下文分解。

第 172 回

赋皇华小星随使节
开绮席大尉遇佳人

且说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走到南诚信第二层楼上，蓦然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丽人，从斜刺里慢慢的走过来。秋谷远远的看着，只说就是那位卧云阁的东家，紧着抢过几步想要和她说话，哪里知道，走到面前，两下的眼风刚刚碰了一个针锋相对，那丽人见了秋谷，秋波一定，好像要和他说话的一般。秋谷见了，不觉呆了一呆，原来不是那位卧云阁的东家，别是一个袅袅婷婷的少妇。只见她身上穿着一件湖色熟罗夹袄，下着玄色绉纱夹裤，内家结束，雅淡梳妆，盈盈宝靥，红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纤腰约素，莲步凌波，大大方方的走过来，没有一些儿小家子的气派，觉得另有一种雍容华贵的丰神，竟像个大家眷属一般，却是皱着个眉头，垂着个眼睛，无精打采的，好像很有心事的样儿。秋谷和她擦肩走过，细细的打量一回，心中暗想："这个人怎么这般面熟？看她这个样儿，一定心上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红颜薄命，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正在这个时候，早见那丽人忽然回转身来，抢行几步，把章秋谷等几个人着着实实的看了几眼，忽然对着辛修甫说道："阿呀，辛老爷啘，多时勿见，实头勿认得哉。"辛修甫也猛然想起道："你是北京的赛金花，听说你吃了官司回到苏州去了，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寒金花听了，叹一口气道：

"倪格事体一时说勿尽几化，故歇就来浪格搭小房间，里向坐歇，等倪慢慢里搭耐说。"辛修甫听了，点一点头，便同着赛金花走到左首一间房内，大家坐下。

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也想起这个北京城中香名鼎鼎的赛金花来，便笑着对她说道："你认得我不认得？"赛金花看了秋谷一眼道："面熟是面熟，煞想倒想勿出唬。"秋谷笑道："四年之前，你在天津东天保的时候，我在你那里碰过一场和；今年六月里头，你还没有闹那银翠的事儿以前，我同着一个姓姚的到你那里去过一次。只怕你贵人多忘事，记不得我这样一个人的了。"赛金花听了，又抬起眼睛来，看了秋谷一眼，忽然面上一红道："划一，耐是章二少唍，六月里向，耐来仔一埭，一径勿来，倪末倒一径心浪牵记煞。"章秋谷笑道："多谢多谢，不敢当。"王小屏在旁看了，"格"的一笑。赛金花乖觉，连忙说道："耐也是一径照应倪格老客人，生来该应牵记格唍，啥格客气得来。"说到这里，便又回过头来，向辛修甫道："说来倪格事体来，格末真正叫作孽。"赛金花说到这里，章秋谷开口说道："我自从七月出京以后，在天津听得你遇了官司，后来又听得人说，你回到苏州去了。这个里头究竟怎样的一回事情？你何不讲给我们大家听听。"赛金花听了，便把自己的事情，约略说了一遍。

看官，你道这个赛金花究竟是什么人？原来这个赛金花，就是那以前的状元夫人傅钰莲，中间的江南名妓曹梦兰，后来的议和大臣赛二爷，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头，很有些儿系属的。那傅钰莲的历史，有一部《孽海花》的小说里头，已经敷叙得明明白白，把那位状元公改了个名字，叫金雯青，把傅钰莲改了个名字，叫傅彩云。后来这位状元公死了，这傅钰莲正是水葱儿一般，水也掐得出的人，哪里守得住？那位状元公的太太，早知道她万不是个守节的人，便给了她几千银子，好好的打发她出去。傅钰莲自从出来之后，便改了个名字，叫曹梦兰，到上海去重做生意。枇

杷花下，倒也车马如云，并不寂寞。这个傅钰莲本来是个色艺双绝的名妓，做起生意来，自然十分顺手。一班客人，知道她是那位殿撰公的姨太太，大家都还赶着她叫状元夫人。这状元夫人曹梦兰的声名，便又大噪起来。过了几年，曹梦兰的年纪渐渐的大起来，生意却渐渐的退起来。曹梦兰心中着急，听得人说天津地方的生意很是好做，便又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到天津去做了几年。果然香名大噪，着实多了几个钱，便买了几个讨人到京城里头开了一家堂子，赛金花便做起本家来。

那一年联军进京，德国的华德生是个联军总统，赛金花听了这个华德生的名字，猛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原来傅钰莲跟着那位殿撰公出使德国的时候，华德生还是个陆军大尉。在跳舞会里头见了傅钰莲，觉得眼睛里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丽人，心上十分羡慕。傅钰莲看着华德生也觉得有些心动，你爱我的英姿飒爽，我爱你的倩影娉婷。四目偷窥，两心互印，早已种下了一个相思种子在两个人的心里头。华德生看了一回，想要和钰莲讲话，无奈欧洲各国的礼法，男子见了女子，若没有相识的人介绍，是不能冒昧自荐的。华德生徘徊了一会，恰恰遇着一个外务部的朋友，和傅钰莲素来相识。华德生大喜，便托他做了介绍，和傅钰莲执手相见。傅钰莲的德语本来是很好的，两人殷殷勤勤的谈了一会，脉脉深情，盈盈遥愫，眼波互证，心事交期。两个人虽然不说什么，心上恰都存着一个偷香窃玉的心期、送雨推云的襟绪。从此以后，华德生便常常的和傅钰莲来往，傅钰莲也往华德生寓里头去了好几次。至于他们两个人究竟有无暧昧的事情？在下做书的恰没有调查确实，又没有自家眼见，不敢一定说是怎么样，只好付之缺如，作个疑案的了。

只说傅钰莲自从回了中国之后，和华德生两个人，一个人在亚洲之东，一个在欧洲之北，波涛万里，萧艾三秋；床空翡翠之衾，枕冷鸳鸯之梦；绣帏锁夜，宝鸭无温，未免觉得十分惆怅。起

先的时候，两个还常有书信往来，直到那位殿撰公天上修文，傅钰莲风尘再堕，两下方才绝了音信。如今听得联军的总统是华德生，不觉得旧梦重温，余情复续。却还怕这个华德生不是自己的意中人，便写了一封德文信，去给这位联军总统，问他是不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在德国京城曾任陆军大尉的华德生，下面注了个傅钰莲的德文名字，想个法儿叫人送去。这一封信去不多时，早见四个德国马兵，牵着一匹空马，拿着一封华德生的回信，来给赛金花看了。那信上无非历叙如何如何的想念，怎样怎样的相思，如今得了她的消息，又怎样怎样的喜慰，请她立刻就到行营相见。赛金花看了来信，知道这个联军总统，果然就是自己的意中人华德生，心上自然欢喜，更喜他事隔多年，地位又彼此大相悬绝，从前在德国相见的时候，一个是堂堂的公使夫人，一个是小小的陆军武弁，两个比较起来，还觉得傅钰莲的地位胜些。如今隔了多年，华德生已经升了陆军大将，此番奉命专征，又是各国公举的联军总统，威权赫奕，势位非常，更兼掌着全军的生杀大权，一个北京城，都在他掌握之内，就是我们中国的大皇帝，到了这个兵败势危的时候，也要让他三分。这个赛金花恰是丽质埋尘，红颜薄命，飘茵堕溷，转徙流离，凄凉金谷之花，寂寞章台之柳；年华老大，憔悴堪怜。和华德生两个比较起来，一个是当年的公使夫人，如今恰做了风尘娼女；一个是当日的陆军大尉，如今恰升了阃外元戎。真个是贵贱悬殊，云泥分隔。赛金花虽然写了这一封信，心上却也虑着他未见得还记得我这样的一个人。哪里知道，华德生回了一封信来，信里头说了许多情话，说得个缠绵婉转，眷念非常，并且还派了四名马兵，牵着一匹空马，要请赛金花立刻就去。赛金花自然喜出望外，便连忙重施脂粉，再挽云鬟，换了一身衣服，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千般旖旎，万种风流。虽然年纪大些，却还着实看得过去，赛金花本来原会骑马，便上了马，按辔徐行，一直进了内城。从午门进去，只见龙楼如故，凤阁依然，

日射昭阳，花飞御苑，依旧还是旧日的规模，只不见一个内官宫女，眼睛里头看见的都是些异言异服的洋兵。赛金花看了，不觉也动了些爱国的热心，心上十分感慨，一面看着，不觉已经到了正大光明殿侧首的南书房。华德生满面笑容的抢步相迎，两个人紧紧的拉着手，握了一握，相携坐下。赛金花看那华德生时，只见比以前雄壮了好些，气概堂堂，威风凛凛，深目隆准，火色鸢肩，胸前佩带着许多的宝星，闪闪烁烁的光华飞舞，耀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来。赛金花便对着他嫣然笑道："恭喜你立功万里，总统诸军，地球上的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个绝世的英雄、过人的豪杰。我们自从那一次在德国公园别后，只道今生今世再见不着你的了，不想天缘凑合，居然彼此相逢，真是再也想不到的。"说着不觉眼圈儿一红，低下头去。华德生见赛金花和自己隔绝多年，依然的华采照人，丰姿替月，眉弯浅黛，颊晕深红，觉得她走到面前，好似一盏绝大的电灯一般，耀得眼光霍霍的，一时捉摸不定。正是：萧郎久别，莺花南国之思；倩女离魂，烟雨西方之梦。不知华德生说些什么，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173回

慰离悰倾心结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红裙

且说华德生见了赛金花，心上十分高兴，紧紧的握着赛金花的手，对她说道："我们一别十数年，不意又在此间相遇，且喜你丰姿不改，颜色依然，我们两个人的这番相见，虽然是天缘凑合，却也全亏了你们中国的那班团匪闹出事来，我们两个人方才得有这般欢聚。论起来还是这班团匪的功劳。"说着，不觉括着胡子，哈哈大笑。赛金花听了，也笑起来。两个人诉了一回别后的相思，说了一番多年的离绪。华德生便把自己的事情怎样的和内阁大臣的女儿结婚，怎样的推升陆军大将，怎样的奉诏东征，约略说了一遍。赛金花也把自己夫死复出，重落风尘的事情，一字不瞒，告诉了华德生一遍，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十余年不见，你却十分得意，官居大将，名动全球；我却弄得这般模样，萍飘蓬转，重入火坑，将来还不知作何归结？想起那以前的事情来，真个是追想当年，不堪回首。"说到这里，不觉天良激发，打动了她的心事，一阵心酸，扑簌簌的流下泪来。华德生见赛金花忽然下泪，连忙携着她的手，切切的安慰她道："你不必这般伤感，我们故人相见，正该大家欢喜才是，怎么倒伤心起来。你心上有什么不遂意的事情，只顾和我讲就是了，只要我办得到的，无不为你尽力。"说着，便取出素巾为她拭泪。不想这个时候，赛金花当真的把自家的心

事提了起来，想着自家年纪已经将近中年，婪尾花残，荼蘼香老，春光零落，前路苍茫，终究不是个了局，将来自己的这个身体都不知怎样的一个归结。想着那以前的锦绣繁华，看着这现在的风尘沦落，心上已经酸酸的要流下泪来。更兼想着以前那位殿撰公没有死的时候，待自己也着实不差，偏偏的要这般拼命的混闹，想起来委实有些对他不起。想到这里，不由得天良萌现，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华德生见赛金花竟哭起来，心上十分难过，连忙拉着她的手，低低的劝慰一番。赛金花触动了真伤心，一时哪里劝得住。华德生虽然是个一刀一枪的马上英雄，到了这个时候，也被她哭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起来，呆呆的看了一会，看着她无可劝解，只得附着赛金花的耳朵，说了无数柔情软意的话儿，央恳她不要再哭。赛金花见他这样婉婉转转的殷情相劝，觉得自己吃了半世的把势饭，相识的客人也不知多少，从没有遇着这样一个温柔熨贴的人。就是那位状元公看待自己虽然很好，也没有这样的真心体贴，心上觉得感激非常，便拉着华德生的手，委委曲曲的泪流不止。华德生看了，知道她拉着自己的手向他流泪，是感激他的意思，不知怎样的，也有些酸鼻起来，深深款款的慰藉了一番，赛金花方才拭泪回欢，敛悲作喜。这一夜，赛金花自然是不回去的了。十年契阔，一晌温柔，一个是南国佳人，风情无限；一个是欧洲名将，华采非常。玉漏宵沉，风城夜永，枕上之云鬓斜堕，暗中之芳泽微闻；春融红玉之酥，露渍胭脂之汁；罗帏私语，声声之小凤频呼；玉体横陈，惜惜之檀郎欲醉。这一夜的情形，自然和别人的情景不同。

到了明天，华德生对赛金花说，中国派了议和大臣洪理章前来议和，刚刚营里头没有精通中国文字的翻译，要请赛金花当做翻译的文案。赛金花觉得有趣，便一口应允。从此以后，华德生和赛金花十分相得，一切事情都和赛金花商量。赛金花心中暗想："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个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

自然要出力相助。”便趁势劝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又劝他把以前监禁的中国官员，只要不是团匪的头目，都释放出来，叫他们照常办事。华德生一一答应。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大家都哄然一声，都知道赛金花是华德生的腻友，赛金花说的话儿，华德生没有不听的，便有许多无耻的中国官员，钻头觅缝的来寻赛金花的门路。赛金花觉得甚是好笑，一概不去理会他们，遇着那不关紧要的事情，也对华德生说一下子，却是不说便罢，有说必应。赛金花在华德生那里一连住了几天，想着自己家里的事情，这几天自己没有回去，很有些不放心，便和华德生说要回去料理一下，耽搁一两天再来，华德生自然答应。赛金花便辞了华德生回到自己院中，料理了一回院里头的事情，那几个讨人便对赛金花说：“这几天里头来问信的人，一起一起的，不知多少，都问说几时回来。”赛金花正待根问，忽见一个从上海带来的娘姨，叫做银姐的，笑嘻嘻的，手里拿着一个手本，走了进来。口中说道：“倪倒一径勿曾听见过歇到堂子里向来要用啥手本格，阿要诧异仔点。”赛金花听了，心中明白，知道又是要走她门路的人。

原来赛金花自从遇见了华德生以后，那班中国的无耻官员，凡是拿着手本来见华德生的，一定另有一个手本向赛金花请安。赛金花见得多了，司空见惯，不以为奇，顺手接过手本来一看，只见上面的几个字儿却写得比众不同，端端楷楷的写着“沐恩工部郎中卜蔼廉”九个字儿。赛金花看了，倒不觉呆了一呆，暗想：“他是个工部官员，我又不是他的堂官，他又不受我的统属，怎么平空的写起‘沐恩’两个字儿来。吃把势饭的人，居然也有人来上手本、称‘沐恩’，真是个有一无二的奇事。”正在沉吟，只听得银姐说道：“格个就是旧年仔一径来浪倪搭吃酒格卜大人呀，啥格拿仔格手本，叫倪拿进来拨耐看，倪叫俚自家进来，俚倒说定规勿肯呀。倒搭倪说吃拨实梗规矩，格要耐叫俚进来末俚好进来，耐勿叫俚进来，俚勿好进来。格带仔格红缨帽仔，拖仔格花翎，海

外得来勿得知啥格事体，倒说搭耐换仔格名字，叫耐啥格宗脱牵太太。倪说大小姐勿姓宗哓，耐阿是弄错哉。俚倒说耐勿晓得格，请仔宗脱牵太太出来有要紧闲话要当面讲，耐想阿是少有出见格事体。”赛金花听了，想起去年的那位卜部郎来，着实在京城里头闹了几个月，和自己有过相好的。想着，他用那“沐恩”的两个字儿，大约就是指着和自己有过相好的缘故，倒不觉面上微微的红了一红，对着银姐啐了一口道：“俚是倪搭格熟客呀，耐叫俚进来末哉，啥格实梗神妖鬼怪，几几化化格七搭八搭介，真真气数得来。”银姐一面走出去，口中咕噜道：“倪本底仔叫俚自家进来，俚定规勿肯呀。”走到外面，只见那位卜部郎还直挺挺的站在那里，垂着两手，低着个头，静静的等候传见。银姐走过去推了他一把道：“倪大小姐请耐进去，勿要来浪假痴假呆哉。”卜部郎得了这个吩咐，连忙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嗻”，跟在银姐后面，循规蹈矩的、一步一步的走进去。到了赛金花卧房里面，赛金花立起身来，含笑相迎，见他果然穿得衣冠济楚、翎顶辉煌，更兼袖手低头，鹅行鸽步，好像参见上官一般，便向他笑道：“耐啥格事体，着好大衣裳，跑到倪搭来呀，阿有啥到堂子里向来白相，着仔大衣裳来格，耐格人阿要伉。”赛金花一面说着，便伸手去拉他，想要叫他脱了衣服再说别的话儿。哪里知道这位卜大人，见了赛金花伸手要拉他，吓得连连倒退，口中说道：“沐恩今天特地专诚来和总统宪太太贺喜的。”说着，不由分说，早已双膝跪下地去，恭恭敬敬的叩了四个头。赛金花见他平空叩起头来，出其不意，着实吃了一惊，连忙笑道：“卜大人，耐算啥呀，拨别人看仔难为情格呀。”说着，急急的伸手去拉他，却哪里拉他得起。赛金花见拉他不起，没奈何只得自己也跪下去还礼。那位卜大人还连连的说道：“总统宪太太，怎么这般客气？”赛金花起先见他无故的跪下叩头，已经觉得十分好笑，却还勉强忍住了，不笑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不由得格格的笑出声来。那几个讨人和

娘姨大姐看了这般怪相,也不约而同都嘻嘻哈哈的看着卜大人笑。

这位卜大人却心平气和的,没有一些儿惭愧的模样,从从容容的叩过了四个头,爬起身来,又深深的请了一个安,站在一旁,垂手侍立,连坐也不肯坐。赛金花再三让他坐下,他死也不肯,只说总统宪太太在上,哪有沐恩的坐处。赛金花道:“耐定规勿坐,是只得倪也陪仔耐勿坐格哉。”卜大人听了,方才斜着身体坐下。赛金花笑道:“卜大人,倪搭耐一年勿见,耐啥格变得实梗样式哉呀,文绉绉格客气得来。”卜大人听了,连忙立起身来,答道:“沐恩自从受了总统宪太太的格外栽培,心上的感激一时也说不尽。如今在总统宪大人面前,哪里敢放肆!”赛金花听得卜大人叫她做“总统宪大人”,暗想:“怪不得方才银姐听错了,认着什么宗脱牵太太。”想着,不因不由的又笑起来道:“耐格称呼勿对碗,啥格总统宪太太,杂格乱拌,倪懂才勿懂,耐一径叫倪老大,故歇也叫倪老大哉,啥格总统洛粥桶,拨别人家听见仔,阿要好听呀。”正是:庸奴无耻,樊英拜侍女之床;中妇多情,都尉屈黄金之膝。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 174 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贿
美人计相国赠明珠

且说赛金花听得那位卜大人竟叫她做总统宪太太，叫他不要这样的称呼。卜大人哪里肯改口，只说这是理应这样称呼的。赛金花又对他笑道："卜大人，耐是倪搭格熟客呀，为啥要实梗客气呀。"卜大人听了，连忙又立起来，请了一个安道："总统宪太太，这样的称呼不敢当，只叫'沐恩'的名字就是了。"这一阵的巴结倒把个赛金花巴结得踢蹐起来。卜大人恭维了一会，便道："有几样东西要请总统宪太太赏收。"说着，亲自走出去，拿进一个红绫锦匣，里面放着四样首饰：一对珠花、一对金镯子、一只金刚钻戒指、一副翡翠押发。双手捧着交在赛金花的手中，口中说道："这一点儿东西，不过聊表沐恩孝敬的意思，算不得什么。"赛金花接过来看时，只见珠子翡翠和金刚钻都是上等的货物，那副镯子也打造得十分精巧，精光外溢，宝气内含，约莫看上去，这几件东西，少说些也要值一二千银子。从来天下的女子生性最贪，又最爱的金珠首饰。赛金花见了这几件东西，由不得喜得眉开眼笑，拿在手中看了又看，爱不忍释，便对着卜大人笑道："谢谢耐，送倪实梗几几化化物事，常恐要几千洋钿笃嘘。倪想起来，倪呒拨一点点好处来浪耐卜大人面浪，受仔耐实梗几化物事，心浪洛里意得过，耐有啥事体要倪搭耐帮帮忙，耐只顾搭倪说末哉，勿然

倪也勿好意思受耐格物事。”卜大人听了，正中下怀，便走近一步，附着赛金花的耳朵，悄悄的说了几句。原来这位卜大人，也是附合端王的人，也曾当过团匪头目，如今联军进京查办罪人，要把他提去治罪，幸亏这位卜大人的手臂极长，耳目极灵，早已得了信息，连忙拿着许多的造孽钱，各处运动，便有人和他说，你运动别人不中用，除非去运动华德生，方才有用。这几天之内，这位卜大人十分着急，东奔西走的找寻门路，被他打听出赛金花的这条门路来。卜大人想着，这个赛金花是和自己有过交情的，觉得更加放心，却又恐怕带着一双空手去，要赛金花为他说情，赛金花未必就肯答应，便配了这几样首饰，卑词厚币的跑到赛金花那里，要托她在华德生面前说些好话。赛金花听了他的一番说话，想了一想，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关系，更兼这位卜大人究竟和自己有些瓜葛，虽然不是什么一定怎样的恩客，却到底芳心辗转，未免有情，又恐平空的受了他这许多的礼物消缴不来，自然一口答应，竭力和他关说。卜大人见赛金花容容易易竟答应了他，心中大喜，立起来对着赛金花一连请了几个安，只说多谢总统宪太太格外施恩，沐恩感激不尽，接着又说了许多感激涕零、受恩图报的话儿，把一个赛金花也说得有些肉麻起来。

卜大人方才走了，接着，外面传进无数的手本来，都是要见赛金花的。赛金花见了，委实觉得有些好笑，只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请进来。赛金花慢慢的出来相见，也有向来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无非都是要走赛金花门路的人。那个时候，洪中堂虽然已经到了北京，开议和约，那京城地面的政权，却差不多还在华德生手内。那些九卿六部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不要承望他的颜色，只要是华德生保举的人，立刻就平地飞升，非常的快速。华德生索办的人，不是拿问，便是革职，甚而至于把个脑袋都请了下来。所以这班忘廉丧耻、贪利蔑义的人，一个个都想走华德生的门路，希冀升官发财。无奈这个华德生，却不是那般贪受贿赂、

上下其手的人。不得已而思其次，便大家都想到赛金花身上，想借着用个间接的法儿，料想她说的话儿，十句里头华德生总有九句听的。一个赛金花的门外，登时的冠盖如云、车马杂沓起来，两三天的工夫，赛金花收受的那些礼物，几乎挤满了屋子，比那外省的督抚到任还要热闹些儿。赛金花只拣那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事情答应下来，那真有关系的，便把他的礼物退还不收。回来住了两天，倒觉得十分忙碌，直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方才没有人来缠扰。

赛金花正想安睡，忽然外面又传进一张名刺来。名刺上写着“杨言”两个字儿，说有要事商量。赛金花便把他请进卧房看时，却和他素不相识。那姓杨的见了赛金花，便疾趋而进，低低说道：“我是洪中堂手下的随员，洪中堂特地派我前来，有国家大事和你商量。”赛金花听了，不觉呆了一呆，道：“洪中堂有啥格事体搭倪商量呀？”那姓杨的说道：“你这里人多口杂，恐怕万一个传了出去，泄漏风声，却大大的不便，须要找个清静些儿的地方，才好讲话。”赛金花听了，心上疑疑惑惑的，不知道洪中堂要和她商议什么事情，便引着那姓杨的到后面一间小小的斗室里头坐下。预先吩咐了那班娘姨大姐，叫她们不准窥听。赛金花先让姓杨的坐下，又把双扉掩上，方才回身问道：“洪中堂搭倪一径勿认得格碗，故歇有啥格闲话搭倪说呀。”那姓杨的把坐下的交椅往前移了一移，紧靠着赛金花坐下，悄悄的说道：“中堂听说你和联军总统华德生甚是要好，你的话儿他没有不听的。”赛金花不觉面上一红，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说道：“倪搭俚也勿是一定啥格要好，不过归格辰光，来浪德国，一径搭俚认得格，故歇多年勿见哉，碰仔头像煞要好点。”那姓杨的又低声说道：“你不用这般客气，难得华德生竟肯和你要好，是再好没有的了。如今的华德生脾气大得很，就是洪中堂和他说话，也常常碰他的钉子。中堂听说你和他很要好，并且很听你的话儿，心上十分欢喜，所以特地遣我到

来，要请你在里头帮个忙儿。中堂知道你是个很有才识胆略的人，只要拿出本领来，好好的哄着华德生，料想他逃不出你的手掌。况且你又是个中国人，一定帮着中国的。”

赛金花听了，想了一想，心上已有几分明白，不由得脸上又红起来，低低的对着那姓杨的说道：“到底啥格事体，洪中堂要倪帮忙呀。只要倪办得到格事体，倪阿有啥勿肯。”那姓杨的先立起身来，开了门，往外面看了一看，见门外一个人也没有，便又随手把门掩上，返身进来，方才向赛金花说道：“实不相瞒，洪中堂此番奉命议和，别国的钦差都还没有什么，只有华德生为着他们本国的公使克林德被团匪无端杀害，忿恨万分，那议和的条款和赔偿兵费，别国都肯通融办理，唯有华德生一力坚持，不肯丝毫退让。洪中堂再四和他商议，请他看着国家的交谊，退让些儿，他却对洪中堂说道：‘只要还我一个活活的克公使，万事都好商量；如若不然，只得休怪了。’洪中堂屡次受他的抢白，无可如何，若是和议不成，可怜我们中国的大局，就不堪设想了。如今洪中堂听得华德生很肯听你的话儿，说总算我们中国的洪福，特地叫我前来奉托，要请你在华德生那里，设法劝他一下，叫他退让些儿。你若果然办成了这件事情，一则不枉你有了这般才识，二则调和了中外的邦交，三则扶助了国家的气运。料想你这样的一个奇女子，一定有过人的胆量，出众的机权，这个事儿，竟要靠托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了。洪中堂说只要你肯答应，将来事成之后，凭你要什么，只要是洪中堂办得到的事儿，都没有不答应的。你总要看看洪中堂的情面，也看在国家份上，担任了这件大事罢。”赛金花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慨然说道：“既然洪中堂要倪搭俚帮忙，倪自然既啥勿肯，不过格个讲和格事体，倪有点弄勿明白，阿好请耐搭倪讲明白仔，难末倪再慢慢里搭俚说，像煞稳当点。耐说倪格闲话阿对。”

那姓杨的听了，便粗枝大叶的把议和的条款，约略说了一遍，

华德生如何的要内地各处通商，釐金关税都归他们监理，如何的定要赔款七百兆；洪中堂如何的想把赔款减少，如何的想要竭力磋磨，都和赛金花说了。又道："洪中堂吩咐过的，你若是肯在里面相助，却只好随机应变的想着法子劝他，万不可说出真情，说是洪中堂的意思。他们欧洲各国的人都是很爱名誉的，你若是和他说了真话，他只说为着儿女的私情，贻误国家的公事，非但不肯答应，并且还恐怕要生出别的枝节来。你只要有意无意的，只当作和他谈论一般，婉婉转转的劝他几句，叫他勿为已甚，他一定没有不听的"。赛金花听了，点头道："格是倪晓得格，倪自然有法子教俚听倪格闲话。耐转去搭洪中堂说，请俚放心末哉。谢勿谢倪，倒勿来浪心浪，只要佰笃大家看仔晓得倪吃把势饭格人，也勿是一点点用场才呒拨格饭桶。故歇别人家说起倪堂子里向倌人，总说才勿是好人，阿是也勿见得。"那姓杨的笑道："像你这样的人，如今的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哪里还有。"赛金花微微一笑，也不言语。

杨观察临走的时候，又在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玻璃锦匣，里面装着四个绝大的珍珠，光华夺目，送给赛金花道："这是洪中堂送给你的，将来事成了，再大大的酬谢。"正是：鲸鲵跋浪，踏翻西海之涛；烽火连云，拥出大官之骑。不知赛金花肯收与否，且待下回便知分晓。

第175回

联中外名妓说英雄
闹平康宵人张嘘焰

且说赛金花见了那四颗绝大的珍珠，心上十分欢喜，略略的推让几句，便也收了下来。从此以后，赛金花果然在华德生面前，一早一晚的随时劝解。华德生起先还不肯听，经不起赛金花的一张嘴儿好像娇鸟调音、雏莺弄舌的一般，说得有情有理，不由华德生不听，更兼洪中堂再四磋磨，请他酌减赔款，一切通融办理，华德生便将计就计的答应了。登时就把中外和议的草约议成签字，各国的钦差也都答应没有异言。想不到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却是一个弱女子在里头婉转相助，成就了这件绝大的功劳，论起来这位议和大臣洪中堂，既然用了这个美人计，便应该大大的酬谢赛金花一下才是，偏偏的洪中堂年纪高大，吃不起辛苦，看着中国这般的时势，荆榛遍地，豺虎当途，蒿目山河，惊心烽火，看着自己的年纪已经将近八十岁的人，哪里还能为国家出什么力，心上未免总有些郁郁不舒。更兼跋涉风尘，驰驱舆马，进京的时候本来已经有病，无奈这个时候国事紧急，不得偷安，没奈何只得力疾从事，开议和约的时候，未免又要受些委屈，忍些烦恼，心上一忧一急，那病便一天一天的重起来。究竟上了年纪的人，哪里禁得起，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呜呼哀哉死了。洪中堂既死之后，偏偏的那位姓杨的随员也丁了外艰，奔丧回去。这两个人死的死

了，走的走了，别人哪里知道这件事儿的内容，就是有几个知道的人，哪里还来多管这般闲事？想着要酬谢赛金花的这件事儿？老老实实的把赛金花的这番劳绩，挂在瓢底里头去的了。好在赛金花本来不想什么酬谢，便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到了后来，不知怎的，京城里头的那班人，大家都把赛金花的这件事儿传说出来，又见她常常穿着男子衣冠，同着华德生并马出游，大家都不叫她赛金花，都叫她作赛二爷，又为着她帮着洪中堂议成和约，大家便又叫她作议和大臣。这个议和大臣赛二爷的芳名，竟是京城里头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后来，华德生撤兵回国，赛金花想要同着他到德国去，华德生为着奉命出师，还没有回国复命，不能带个女子回去，赛金花便也只得罢了。华德生临走的时候，两个人依依不舍，长亭惜别，南浦伤神；蘼芜远道之思，杨柳征人之恨；柔肠百结，春销凤女之魂；别泪三声，日断西溟之水。赛金花直送华德生到天津上了兵轮，方才洒泪别去。

自此以后，赛二爷的生意，比以前更是日盛一日，过了几时，赛金花想着眷恋风尘究竟不是长策，趁着如今手里头着实有了几个钱，想要拣个好好的客人，嫁了他作个叶落归根的算计。刚刚这个时候，那位卜霭廉卜部郎，借着赛金花的扶持，走了华德生的门路，非但没有追究他附从拳匪的事情，而且华德生还在中国议和大臣面前为他讲了几句好话。这个时候，华德生的话儿，就好像皇上皇太后的谕旨一般，哪一个敢不听他的说话？连忙把这位卜部郎一保两保，平地飞升，不到半年，已经升署了刑部右侍郎。这位卜侍郎的运动手段，又十分厉害，皇上皇太后回銮之后，那一班跟着到西安去的大臣，一个个不是军机大臣，便是尚书部院，却不知怎的，一个个都受了卜侍郎的运动，都说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位卜侍郎本来是贪花好色的都头，醇酒妇人的首领，如今仕途得意，越发成日的花天酒地，选舞征歌，要结公卿，交

通权贵，赛金花院中也常常的去摆酒请客。但是当着那华德生没有回国的时候，卜侍郎虽然也常到赛金花院中去，却口口声声的总统宪太太长，总统宪太太短，不是送衣服，就是送首饰，规规矩矩的连笑话也不敢说一句，哪里敢在赛金花院中摆酒。如今华德生走了，卜侍郎却登时变了样儿，见了赛金花的面，也不称她总统宪太太，自己也不称沐恩，依旧嬉皮笑脸的动手动脚起来。赛金花见他忽然变了样儿，不像那以前的恭敬，虽然不甚放在心上，却也觉得有些好笑。卜侍郎在赛金花那里混了几时，知道赛金花很有几个钱，就是华德生在京城里头的时候，那些别人送她的金珠首饰，也值好几万银子，便存着个人财两得的念头，想要娶她回去。无奈赛金花想起他以前要走华德生门路的时候，对着自己一味的叩头请安，不顾廉耻，后来华德生走了，又趾高气扬的翻转脸来，和以前好像是两个人一般，心上有些瞧他不起，不肯嫁他。卜侍郎和她说了几次，赛金花都一口回绝。卜侍郎一连碰了几次钉子，心上便大大的不快起来，对着赛金花常常的借端发作，一会儿说她怠慢了客人，一会儿又说她回绝了生意。赛金花虽然是个妓女，却倒是个很爽直的人，见他这样的有心挑剔，只说他是闹着玩的，也不放在心上。

这一天，正逢礼拜，赛金花那里来了无数的客人，把六七个房间都挤得满满的，摆酒的摆酒，碰和的碰和，甚是热闹，只把一个赛金花忙得个八面张罗，满场飞舞，凭你赛金花这般老手，也有些手忙脚乱的应酬不过来。正在忙得个手口不闲之际，刚刚的卜侍郎又同着几个朋友，吃得醉醺醺的闯了进来，要在赛金花院中碰和。赛金花见了卜侍郎，只说自己以前帮过他的忙，救过他的患难，更兼华德生没有回国的时候，这位卜侍郎见了赛金花的面好像小鬼见了阎王，老鼠见了猫的一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如今虽然华德生遄回德国，卜侍郎已据要津，在赛金花眼中看起卜侍郎来，却还是以前的卜侍郎一般，并没有什么分别，哪里把他

放在心上。当下便对卜侍郎笑道："卜大人，耐来得勿巧，几间房间才勿空来浪，只好请倍笃几位晏歇再来格哉。"

卜侍郎听得房间勿空，赛金花叫他等一回儿再来，心中甚是不快，乘着醉意，睁开了一双鼠目，便想发作，却被一个同来的人说道："我还要到宝香堂去，这里的房间不空，很好，我们去一会儿再来。"说着拉了卜侍郎便走。卜侍郎只得同着他去到宝香堂坐了一会，转过身来，方才又到赛金花院中。那几间大房间依旧还没有空，只有一间极小的斗室里头没有人，卜侍郎只得勉勉强强的坐在这个小房间里面。赛金花正在那里和客人代碰和，听得来的客人就是卜侍郎，赛金花便只顾碰她的和，没有过去应酬。卜侍郎等了好一会，要等赛金花出来，哪知等来等去，赛金花的影也不见。卜侍郎不由得心头火发起来，喝令娘姨："去把你们大小姐叫过来，我有话和她讲。"偏偏的这几个娘姨大姐，也为着以前的卜大人对着赛金花这样的奴颜婢膝，如今的卜大人对着赛金花却又这样的装腔作势起来，一个个心上也都在那里瞧他不起。看了他这样气势汹汹的样儿，心上越发的不愿意，冷冷的连应都不应。卜侍郎见了她们这般待理不理的神情，更觉得火上浇油、薪边措炭，心上一盆烈火直透青云，再也忍耐不住，跳起身来，把桌子上的茶碗抢在手中，用力往地下一摔，摔得粉碎，口内大声喝道："怎么我来照顾你们的生意，你们都是这般不瞅不睬的样儿。难道我姓卜的，是不出钱的么！"那班娘姨大姐见了卜侍郎忽然这般的发作起来，倒也吃了一惊，一个大姐便飞一般的去和赛金花说，娘姨银姐便上前按住了卜侍郎，赔笑劝解。卜侍郎哪里肯听银姐的话，只是气忿忿的乱嚷。一刻儿的工夫，赛金花急急的赶了过来，见了卜侍郎，便微微一笑道："倪当仔啥人来浪发脾气，勿壳张是卜大人。卜大人，耐是勿比别人倪搭格老客人哉碗，俚笃有啥勿到家格场化得罪仔耐卜大人，阿好看倪面浪，勿要动气。"卜侍郎见赛金花说得这样轻描淡写的，知道有心藐视，更觉生气，

把桌子一拍道：“别人得罪了我，叫我看在你的脸上，不要生气；如今就是你自己得罪了我，却叫我看在哪一个人的脸上呢？”赛金花见卜侍郎忽然这样的平空变起脸来，心上二十四分的诧异，却还只道他吃醉了酒，不是来有心寻事的，便笑着说道：“倪是呒啥得罪耐卜大人格地方碗，耐今朝啥实梗动气呀，阿是吃仔酒哉。”卜侍郎铁铮铮的说道：“我吃了酒，也用不着你来多管。客人来了差不多一点多钟的时候，你的影儿都没有看见，这样的还说是没有得罪！你要怎么样，方才算得罪呢？”

赛金花听了卜侍郎这样的口风，分明是有心扳她的错处，心上方才也有些生气起来，暗想：“天下竟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便也正色说道：“卜大人，耐闲话说错哉，耐卜大人来浪倪搭，老实说比勿得别人，倪就是得罪仔耐，耐也勿好意思扳倪格差头碗。卜大人阿对？”卜侍郎听了，顿了一顿，硬着头皮又道：“这是什么话儿，得罪了我，我也不好意思挑你的眼儿，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我不好意思挑你们的眼，难道我姓卜的就不是客人么？”赛金花冷笑一声道：“卜大人，耐自家心浪也蛮明白来浪，定规要倪说出来，是呒啥趣势哩。”说着，又叹一口气道：“故歇世界浪事体，格末叫稀奇。倪倒勿壳张耐卜大人会有实梗格一来，阿要诧异。”正是：辜负红梨之梦，雨怨云愁；猖狂遥夜之风，花啼柳泣。不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 176 回

煞风景恶客试尊拳
弃尘寰佳人悲薄命

只说卜侍郎听了赛金花的说话，越发暴跳如雷的道："你这个东西，近来着实的放肆，你在别人面上放肆，也还罢了，如今竟在我面前，都敢这般放肆起来，这还了得。最可笑的，无影无踪的平空讲出这般混话，倒说我自己心上明白。我今天定要请教请教，你究竟是什么话儿?"赛金花听了卜侍郎一番说话，把以前的事情竟是一笔抹煞，只气得目定口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停了一停，方才冷笑道："倪来浪别人面浪，倒才是客客气气格，独有来浪耐面浪末，就是推扳点也呒啥稀奇，耐阿记得跪来浪地浪叫总统宪太太格辰光，倪对仔耐是哪哼样式，阿是忘记脱哉?"卜侍郎听了，虽然面上红了一红，却假作不懂她说话的意思，别过脸来，对着那几个朋友说道："你们听听，她讲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简直不懂她讲的是些什么话儿。"赛金花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倍笃做官格，大家才靠天老爷来浪照应。倪吃把势饭格，也靠仔天老爷来浪照应。一个人有仔良心，总归有好日子格，做仔格人呒拨仔良心，是勿局格嘘。耐说出实梗格闲话来，耐良心到仔陆里去哉。倪倒要洗清仔眼睛，看看耐格位卜大人，哪哼格升官发财。倪是呒啥稀奇，总归靠仔天老爷过日子，耐卜大人要扳倪格差头，随便耐去哪哼末哉。"卜侍郎听赛金花说话一句紧似

一句，来得甚是锋芒，知道说她不过，想要打掉她的房间，又怕被人知道了，风声不雅。要想找句话儿出来反驳她，却又一时找不出来。刚刚这几个朋友里头，也有知道卜侍郎这件事情的人，明知道说来说去，一定说不出什么好话，便拉着卜侍郎说道："你们两个人，今天大家都在气头上的时候，从来相打没有好手，相骂没有好口，你们两个人好几年的老相好，哪里真有什么一定过不去的事情，有什么话明天再讲就是了。"赛金花瞪了卜侍郎一眼，对着众人说道："勿说起老相好格句闲话，倒还勿要去说俚；说起仔老相好格句闲话来，格末真正叫枉空。"卜侍郎被那几个朋友拉着往外便走，也就将计就计，回过头来对着赛金花说道："你自己小心在意，不要撞在我的手里头就是了。"赛金花气到极处，哪里还管他什么侍郎不侍郎，高声答道："倪等好来里，耐有啥本事末来末哉。"卜侍郎还要说话，却被那几个朋友不由分说，推推拥拥的拉着他一哄出去。赛金花连送也没有送，卜侍郎真恨得咬牙切齿的，发誓要想个法儿收拾她。

偏偏事有凑巧，也是赛金花运遇迍邅，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赛金花院中，本来有两个讨人：一个叫金红，一个叫银翠。这个金红恰生得十分狡猾，一味的巴结赛金花，巴结得赛金花十分欢喜，把她就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一切贵重的东西，都交给金红一个人掌管。这个银翠恰刚刚和金红生得反了一个意见，不但不肯奉承，而且性情生硬，就是见了客人，也每每要排墙倒壁的任意冲撞。赛金花心上本不很愿意她，就是这个银翠，见赛金花把个金红这般的抬举，把自己却这样的冷淡，两下比较，未免有些相形见绌的地方。这一天，有个在银号里头管帐的山西客人，到赛金花院中来摆酒请客，刚刚赛金花和金红都出条子去了，没有回来，只有银翠在家，身上有些寒热，睡在床上，没有出来应酬。那客人不知道她生病，要去拉她起来。银翠不肯。那客人本来也是个蛮牛一般的人物，哪里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心肠，见银

翠不肯起来，只说她有心慢客，心上生气，一定要叫她起来，自己跑过去，不分好歹，生生的把银翠拉了起来。银翠心中大怒，着实把他冲撞了一顿。那客人受了这番没趣，不觉恼羞成怒，跳起身来，伸出巨灵一般的手掌，对着银翠的左边颊上，呼的就是一掌。银翠不及提防，只听得“啪”的一声，粉嫩的脸上，早现出五个指印，红了半边。说时迟，那时快，银翠还没有回身，右边脸上，早又是呼的一掌飞来。银翠一连受了两掌，又羞又痛，又气又怒，不觉掩面大哭起来。一面哭着，一面骂着，只说：“你要打，索性打死了我，不敢打的就是个畜牲。”那客人哪里忍得住，再要奔上去打时，却被一班娘姨大姐拦住，七舌八嘴的解劝，大家闹作一团。正在闹得沸反盈天之际，幸而赛金花出局回来，连忙上前把那客人劝住。那客人还气得乱嚷乱跳，只说银翠得罪了他，定要赛金花打她一顿，方才肯罢。赛金花听了，知道这件事情，银翠没有什么大不是，又知道她身上有病，不肯打她。禁不得这位老西儿一味的和赛金花混闹，死也不肯甘休，逼得赛金花没奈何，只得把银翠叫了来，当着那客人的面轻轻的打了几下，又淡淡的骂了几句。那客人方才罢了。哪里知道这个银翠，平空被那客人打了两下，正在有冤没处伸的时候，不想赛金花又当着那客人的面把她打了几下，一腔冤忿，无可发泄，想着：“流落风尘，将来终究没有好结局，平日之间，既不得赛金花的欢心，今天又受了这样的一番奇冤极枉。”越想越气，就萌了个短见的心肠，悄悄的取了一盒生鸦片烟吞了下去，一霎时芳魂渺渺，艳魄悠悠；阆苑雪消，高唐云散；灯昏柝死，香销离恨之天；月黑风凄，春冷芙蓉之府。等到赛金花院中的人知道银翠吞了生烟，大家手忙脚乱的想要施救时，早已脉停息断，直僵僵的挺在床上，呜呼哀哉了。

赛金花慌了手脚，想要私自殓埋，不想左右邻居的那些班子里人，都与赛金花家不合，嫌她夺了生意，如今听得她家出了人

命，不由分说，竟去坊官那里报案。坊官听得赛金花家出了命案，心中大喜，知道生意来了，便差了几个差役，跑到赛金花那里去和她打话，要想大大的敲她一下竹杠。赛金花起先已经答应了一千块钱。在坊官的意思，拿了她一千块钱也就罢了，倒是有几个老年的差役，见赛金花答应得这般容易，大家要想她的好处起来，撺掇着坊官，一定要她一万块钱。赛金花哪里肯出。坊官想要吓她一吓，便径去报了刑部。刑部照例差官相验。在坊官的心上，原说就是报了刑部，也没有什么大事，只要哄她多出几个钱，原可以撕掳得开的。不想刑部里头，刚刚正有一个赛金花的冤家卜侍郎虎视眈眈的在那里候着，正想要寻赛金花的事情，如今听得她院中自尽了一个妓女，喜得直跳起来，哈哈大笑，连忙和刑部尚书寿少山寿尚书、卢英之卢尚书说了，只说赛金花逼良为娼，凌虐至死，要重重的办她。卢尚书和寿尚书听了他的话儿，自然授意司官，叫他从严办理。一霎时风行雷厉的认真起来，把银翠面上的伤痕，只说是赛金花打的，登时把赛金花提到刑部监禁起来。这个时候的赛金花，直吓得胆裂魂飞，手足无措，没奈何只得叫金红到几个相识的京官那里去，求他们想个开脱的法儿，又备着许多的银钱礼物，去走刑部堂官的门路。那一班刑部司员，知道赛金花是块绝大的肥肉，大家都掂着脚儿，仰着头儿，希冀发归自己审问，好大大的发一笔财。隔了一天，里头传出消息来，说寿尚书要把赛金花一案发交云南司承审。大家听了，知道这个云南司主事、白熙泉白主政是寿尚书的门生，心上又羡又妒，便大家约齐了，到白主政那里去贺喜。白主政也得了消息，心中大喜，便邀了那班同寅，到四喜新班花旦喜凤寓里去吃饭，猜拳行令，直闹了一个通夜，方才回来。

不知怎的，这件事儿传到寿尚书和卢尚书的耳朵里头，寿尚书大怒道："我并没有把这赛金花一案发交云南司的意思，这个消息，是哪一个传出去的。"当下查问了一回，也查问不出什么来。

卢尚书和寿尚书便传齐了合部司员大加申饬，只说你们当了刑部司官，责任很重，该应怎样的矢廉矢慎，方才是个道理；怎么你们听得赛金花一案要发交云南司承审，你们都到云南司去向他贺喜？这承审案件，是何等的事情，难道你们都把审案当作利薮的么？若真是这个样儿，那还成个什么体统？一班司员受了堂官的申饬，一个个都喏喏连声，不敢开口，依着卢尚书的意思，定要奏参几个，以儆效尤。还是左右两堂出来为他们缓颊，卢尚书方才罢了。却为着有了这样的一来，不便把赛金花的一案随意发交司员审问。一班司员，大家都把这个赛金花当作个头等的美差，究竟发给哪一个的好呢？卢尚书和寿尚书等商量了一回，学着吏部掣签选官的法儿；把一班司员大家都聚在刑部堂上，叫他们掣签为定。掣出签来，却是浙江司掣着了，便把赛金花发交浙江司承审。卜侍郎又授意浙江司主事，叫他重办。亏得这位浙江司主事洪小连洪主政很有些风骨，不是那一味巴结上官的人，暗想："卜侍郎一个堂堂的刑部堂官，要重办一个妓女，有何难处？却要暗中授意于我，做个间接的交涉，这是个什么道理。不要他别有什么隐情罢。"正是：鲛宫蜃气，楼台之变幻无穷；覆雨翻云，世态之炎凉何极。《九尾龟》还有许多事实，以及全书的结束，都在下面出现。看官们休嫌濡滞。这样的五月炎天，让在下做书的调冰雪藕、沉李浮瓜的歇息一回，再来演说给诸公听何如？

第177回

罡风无赖折柳摧花
眉语彷徨双心一抹

上回书中正说到洪主政受了卜侍郎的嘱托，心上甚是疑惑。把赛金花提出来问了一堂，又把赛金花院中的几个娘姨大姐都传到堂上，对了一遍口供。大家都说赛金花并没有逼良为娼凌虐致死的事情，大家的口供，都和赛金花自己的口供一般。洪主政便存了个开脱赛金花的心。依着洪主政的意思，要把那山西客人提来质对。那山西客人得了这个消息，心中大惊。究竟是人命重情，不是玩的。便找了个积年的刑部书办，和他商量，只说现在有病，不能到堂。一面求了几个素日往来的京官，托他们写信到洪主政那里去，恳求勉其提讯。恰恰的赛金花的门路也走到了。卢尚书和寿尚书两个都吩咐洪主政，把赛金花一案早日讯结，无用株连，明明就是叫他从宽办理的意思。卜侍郎心上虽然不快，但两个堂官做主，怎敢不依？凭着洪主政把赛金花议了一个流娼滋事的罪名，把她发到该管地方官那里去，由地方官派差递解回籍。这一场官司，虽然没有什么大碍，却花了无数的银钱。在刑部监里头又受了许多的狼藉，赛金花明知道自己这件事情，一定是卜侍郎有心和她做对，心上十分恨忿，懊悔当初不该在华德生面前为他缓颊，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却又把他无可如何，只得和宛平县派来的差役打通了关节，暂时留住几天，料理京城里头那些未了的事情。

讲明了在京城里头多住一天，给解差二百两银子，有一天算一天。

赛金花心上虽然烦恼，却还仗着手里头着实还有几个钱，还有一个讨人金红，到上海去一般的也好做生意；就是从此不做生意，有了这几个钱，一生一世也吃用不尽。哪里知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个金红竟席卷了赛金花的所有银钱首饰，跟了个赛金花的车夫，不知逃到哪里去了？连几件值几个钱的衣服，也都卷得个干干净净，一件不留。赛金花急得气塞咽喉，几乎晕倒。呆了一会，不由得号陶大哭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懊悔以前嫁了洪殿撰，偏偏要重落青楼；到了第二次风尘再堕，又不肯早些嫁人，如今只落到这般田地。哭了一会，娘姨银姐走过来，再三相劝，方才勉强把她劝住哭声。赛金花呆呆的想了一会，最苦的自己是递解回去的人，不能出面，只好眼睁睁的让她逃走，不敢报官，真是说不出的苦恼。赛金花住了哭，把物件查点了一回。银钱衣饰都是一卷精光，只剩得几箱旧式的衣服和些陈设器具，多算些也不过值上一二千银子。那班娘姨大姐见了这般光景，一个个都去自寻门路，走得一个也不见。幸而这个银姐是赛金花的旧人，倒很有些良心，依依不舍，情愿同着赛金花，一同到苏州去。赛金花十分感激。在京城里头住了五天，那解差便来催着要钱。赛金花只得悄悄的亲自到几个旧时相好的客人那里，把金红逃走的事情，哭诉一遍，要向他们借些盘费。借了一千几百两银子，又把所有的衣服用具一齐卖掉了，一古脑儿不到三千银子，却被那几个解差，足足的讹了一千六百两银子去。到了苏州，住了一个多月，想着坐吃山空，不是久计，只得同着银姐两个人到上海来，在法界连福里租了两幢房屋，摆个碰和台子；又好像是个半开门的私窝子一般，常常同着银姐两个人到南诚信去坐一回儿，借此兜兜生意。不想今天无意之中，却遇着了辛修甫和章秋谷两个。

章秋谷虽然也算是做过她的客人，却一古脑儿只吃了一台酒，不算什么。不过秋谷以前在天津的时候，知道这个赛金花就是状

元夫人曹梦兰，是个著名的人物，不免要去赏鉴她一下，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个辛修甫，恰是在上年入京会试的时候和赛金花有过交情的，两下甚是要好。所以赛金花见了辛修甫，心上十分欢喜，好似他乡遇故知的一般。不免把自己的这番挫折，对着辛修甫等一一的讲说出来，说到银翠的吞烟、金红的卷逃，和自己的监禁刑部，不觉眼圈儿就红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抖的岔起来。好似那微风振箫，幽凄欲咽；山阳闻笛，喑呜可怜。辛修甫和章秋谷也不觉心上凄然，着着实实的安慰了她一会。

赛金花又说起卜侍郎的一番把戏，引得章秋谷等都哈哈大笑起来。都说天下哪有这般的奇人奇事，你也未免形容得太刻薄了些！赛金花正色说道："格个卜家里格事体末，真正天理良心，倪勿会瞎说俚一句。倍笃勿相信末，倪讨个咒拨倍笃听听：倪造仔俚半句闲话末，要烂脱舌头根格！倪搭俚咦呒啥冤家，为啥要造俚格闲话呀？格个辰光，倍笃才勿曾看见京城里向格排勿要面孔格京官，一径拿仔手本，到倪门浪来挂号请安格。耐说阿要稀奇。"章秋谷听了赛金花这番说话，知道不是假的，便也对她笑道："如今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都比不上你的这般资格，六年的状元太太，三年的公使夫人，更兼又是联军总统的腻友。许多堂堂中国的官员，一个个都向你上手本、称晚生，这也真算得荣耀达于极点的了。但是到了如今的时候，抚今追昔，回想当年，廿年风月之声，一霎昙花之梦，想起那以前的事情来，心上不知怎么样的感慨呢！"章秋谷这几句话儿，原是有心讥刺她的，不想却触起了赛金花的一腔心事，无限凄惶，迸出两滴眼泪，几乎要哭出来。章秋谷见了，自己也懊悔未免说得太激切了些，平空引动了赛金花的伤感，连忙过去拉着她的手，劝慰道："总是我不好，几句话儿，引动了你的心事。但是如今的这般时代，人生几何，去日苦多？你也何必这般认真。"赛金花拭了眼泪，瞟了秋谷一眼，慢慢的说道："繁华一瞬，富贵沧桑。倪自家懊悔来浪盛年格辰光，勿晓得早点

自家做格终身之计，到仔现在格辰光，好梦难常，华年易逝，再要懊悔，也来勿及格哉！”

章秋谷听得赛金花忽然满口的调起文来，这几句话儿却说得十分蕴藉，竟像个名士的谈吐一般，不觉喝声彩道：“你的谈吐，真是十分出色。想见当日妙年的时候，倾城颜色，绝代风华，洪殿撰也不知前世怎样修来的艳福，方才娶着你这样一个人。可惜我章秋谷迟了数年，就没有这般福分。”赛金花听了，不觉回眸一笑，颊上生红，看着章秋谷笑道：“倪故歇是老太婆哉，洛俚再有啥格讲究！”秋谷道：“徐娘虽老，丰韵犹存，着实的不差。”赛金花听了，又是微微的一笑，别过头去，不说什么。辛修甫乖觉，在旁格的一笑，笑得赛金花和章秋谷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赛金花别转头去，章秋谷便也回过头来和王小屏说话。修甫在烟榻上坐起身来，对着章秋谷招了一招手。秋谷见了，便走过来问什么事情，辛修甫拉着秋谷就在榻旁坐下，附耳说了几句。秋谷一面听着，一面抬起头来，打量了赛金花一眼，摇一摇头道：“我和你是要好朋友，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罢？”修甫笑道：“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客人，怕什么？”秋谷道：“虽然如此，究竟有些不便。”修甫道：“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又不是你的意思，有什么不便。”赛金花坐在那里，见辛修甫和章秋谷附耳说话，章秋谷又抬起头来看她，心上早有几分明白，脸上便红起来，低下头去，却又溜转秋波，暗暗的偷看他们两个人的举动。只见章秋谷对着辛修甫还是不住的摇头。修甫切切实实的对他说道：“这个事儿是用不着客气的，你又何必这般的推托。况且这个里头，别有一个缘故，我细细的和你说就明白了。”说着，便又附着章秋谷的耳朵说了几句。秋谷又看了赛金花一眼，眼珠一动，微微的笑了一笑。辛修甫附耳又说几句，章秋谷方才点一点头道：“虽然如此，但是你也要问她一下，不知她自己心上怎么样；万一个你答应了，她不答应，可怎么样呢？”辛修甫把赛金花看了一看，呵呵的笑道：“你不必这般过虑，

你们方才已经私自先行交易的了。哪有到了这个时候，反不答应的理？包你一说一依，十说十依就是了。”

章秋谷听了一笑，不说什么，只回过眼光和赛金花打了一个照会。赛金花咳嗽一声，也瞟了秋谷一眼。辛修甫便向赛金花笑道：“你走过来，我有句话儿要和你说。”赛金花明知道他说的一定就是方才和秋谷说的话儿，心上早已十二分明白，越发的不好意思起来，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只把手中的一方绸巾细细的看。修甫见她不肯过来，便自己走过去和她唧唧咕咕的说了半天。赛金花一言不发，只是不住的摇头。辛修甫忽然笑嘻嘻的悄说几句，赛金花不觉一笑，面上隐隐的透出红来，把辛修甫用力推开道：“勿要瞎三话四哉！”辛修甫听了，知她心上已经情愿，便向章秋谷做个手势。

章秋谷正要开口，只见王小屏在外面同着一个中年丽人款步进来，对着秋谷似笑不笑的叫了一声：“二少。”秋谷连忙看时，原来就是那位卧云阁的女东家老二。秋谷连忙答应一声，对着她点一点头。老二星眼微横，蛾眉半蹙，瞅了秋谷一眼，道：“二少，耐倒有良心格！”正是：徐娘半老，难为堕马之妆；商妇多情，谁有青衫之泪？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 178 回

渡银河秋娘联旧好
谐凤侣名士结新欢

且说章秋谷见了那位老二，倒不觉呆了一呆。看着老二的那般模样，很觉得有些不尴不尬的样儿。回过头来，再看赛金花时，只见赛金花侧着脸坐在那里，看着秋谷的脸微微展笑，见章秋谷蓦地里忽然回过头来看她一眼，赛金花会意，连忙别转头去，忍不住“格”的笑出声来。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凭你是个花粉丛中的老手、绮罗队里的惯家，也不由得有些左右为难起来。只得对着老二说道：“我们到那一边去，拣个房间坐一会儿何如？”老二把嘴一披，只不开口。王小屏哈哈的笑道：“今天你也太觉得快活了些，如今该应要碰个钉子。你还没有知道，老二已经来了好一会儿，就在隔壁房间里头看了多时，我们都没有知道。”秋谷听了，知道老二翻了醋罐，没奈何只得向她赔个小心的了。便又回过头来，先向赛金花飞了一个眼风。

赛金花是何等伶俐的人，心上早已明白，微微一笑，立起身来，对着辛修甫说道：“倪去哉，晏歇点一淘请过来。倪来浪连福里第九号，勿要忘记脱仔。”说着，又飞了章秋谷一眼，竟自姗姗的去了。这里老二见赛金花走了，便对着章秋谷冷笑一声道：“二少，耐倒好格。倪末一径来浪等耐，耐倒来这里寻开心！”秋谷笑道：“真正冤枉，我何曾在这里寻什么开心。不过这个人是辛老爷

的旧相好，多年不见，如今在这里遇见了，大家免不得讲几句话儿，与我什么相干？”老二又冷笑道：“既然是辛老爷格相好，勿关耐事，耐为啥要搭俚吊膀子？朋友面前，耐去剪俚格边，阿要难为情呀！”秋谷道：“你们听听，这又是信口栽埋人的话。我何曾和她吊什么膀子！”老二瞟了秋谷一眼道：“像耐实梗格规矩人，洛里肯搭别人吊膀子！刚刚来浪吊膀子格，是只众生！”秋谷叫了一声阿呀道：“你这个人，怎么开口就骂人！”老二呸了一口道：“耐说勿曾吊膀子呀。倪骂格排吊膀子格杀千刀，勿是骂耐碗！”秋谷不觉笑道：“算了算了，不用再骂了。就算是我错了，如何？”老二停了一停，又对着章秋谷冷笑道：“二少耐阿是做仔邵万生格东家哉？”秋谷听了，已经明白她的意思。待要开口时，老二早接着说道：“耐勿开南货店末，要几几化化老蟹做啥！”这一句话儿，说得大家都好笑起来。秋谷却对着老二做个手势，又往自己鼻子上指了一指，老二猛然省悟，不觉得面上红了一红，伸过手来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只有耐末，总归比别人家刁臬点！”秋谷一笑，也不开口，大家也没有留心。略略的坐了一会，秋谷便同着辛修甫等几个人到老二那里去吃了一顿便饭。秋谷又邀着辛修甫等打了八圈牌，给了二十块钱的头，老二谢了一声，收了进去。这一夜，章秋谷自然是不得回来的了。刘郎再到，天台之旧路依然；神女多情，巫峡之行云无恙。惊鸾顾影，飞燕回风；宝钮郎当，罗衣熨贴。就日偎云之梦，飘烟抱月之腰，这些情节，也不必去提它。

只说章秋谷在老二那里住了一夜，便回到新马路公馆里头来，见了太夫人。太夫人对他说道：“你昨天晚上住在什么地方去的，为什么不预先招呼一下？害得她们两个人，昨天晚上直等了一夜。”秋谷只微微的笑，不说什么。太夫人略略训戒了几句，便也罢了。秋谷回到他夫人房内，见他夫人睡在床上，微微的有些睡着。秋谷也不去叫她。又走到陈文仙房内看时，只见陈文仙独自一个人靠窗坐着，一手托着香腮，好像有什么心事。见了秋谷，便慢慢

的立起身来，微微笑道："你昨天到哪里去的？"秋谷走过来，握着陈文仙的纤手道："对不起，你昨天等了一夜。"文仙笑道："自己人何必这般客气？我只问你，昨天到底在什么地方？"秋谷便把老二和赛金花的事情，和她说了一遍。陈文仙听了，脸上不由得呆了一呆，一言不发。秋谷见了，心上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不免温温存存的安慰一番。

到了晚间，辛修甫同着王小屏、陈海秋三个人，都到章秋谷公馆里头来，邀着他一同出去。秋谷换了衣服，又到太夫人那里禀知。太夫人问道："今天回来不回来？"秋谷觉得有些答应不出，只看着太夫人嘻嘻的笑。太夫人道："看你这个样儿，今天又是不回来的了。就是在外面应酬，也要自己有些分寸，不要落了她们的圈套才是。"秋谷听了，只得撒一个谎道："这两天的应酬，是必不得已的。杭州到了一个朋友，不得不应酬他一下。只要过了两三天，敷衍得他走了，就没有事情了。"太夫人听了，点一点头。陈文仙站在太夫人后面，对着章秋谷嫣然一笑，把两个指头在自己脸上划了几划，做个羞他的样儿。秋谷看了，忍不住也是一笑，急急的走了出去，同着辛修甫等，大家一阵风都到连福里来。进了门，只见赛金花笑吟吟的迎上来。穿着一件玄色绉纱夹袄、玄色绉纱裤子、玄色缎子弓鞋，一身黑色，越显得山眉水眼，云鬓花颜。虽然年纪略略觉得大些，却还是体态娇娆，丰姿清丽。见了辛修甫和章秋谷等，便对着章秋谷笑道："二少，今朝哪哼有工夫到倪搭来？昨日仔阿曾吃生活，倪牵记得来！"秋谷听了，面上也不觉红了一红道："昨日打碎了醋缸，今天又泼翻了醋瓶，怪不得熏得我心上都有些酸溜溜的。"赛金花也不由得脸上一红道："二少，耐勿要缠夹嘘，啥格醋缸醋瓶，才勿关倪啥事碗！"秋谷听了也不开口，只对着赛金花把嘴唇动了一动，眼睛撇了一撇。赛金花见了，把身体一扭，一言不发，低下头去。辛修甫在旁边看得十分明白，心上暗暗好笑，便邀着大家进房坐下。赛金花亲自

送上茶来，秋谷连忙立起身来，接了茶，口中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辛修甫笑道："你们两个人何必这般客气。难道等会儿到了那个时候，也是这般的客气么？"一句话把赛金花说得连脖子带耳根都涨得通红，姗姗地走了出去。王小屏对着辛修甫顿足道："他们两个人方才有些意思，给你这样的一来，把那一个说得跑了！"章秋谷听了，不觉也微微一笑，回头和辛修甫说道："这件事儿我总觉得始终有些不妥当。"辛修甫笑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矫情？我昨天已经和你讲得明明白白的了，怎么今天又说出这样的话来？"章秋谷道："我和你是要好朋友，怎么好意思剪你的边呢？"辛修甫皱着眉头道："这里头另有一个道理，你难道昨天还没有听清楚么？"秋谷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只好且去试她一下。料想凭着我这样一个人，也还不至于退避三舍。"王小屏和陈海秋两个人在旁听了，全然不懂，不知道辛修甫和章秋谷说的是哪一路的话儿。陈海秋本来是个性急的人，哪里忍得住，大声嚷道："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儿？我们一句都不懂。"辛修甫笑道："你不要性急，慢慢的和你讲就是了。"陈海秋再三追问，辛修甫只是微微的笑，一言不发。陈海秋没奈何，只得由他。等了一会，赛金花娉娉婷婷的从外面进来，看了秋谷一眼，便坐在修甫身旁，密密切切的讲了一会。辛修甫又在赛金花耳边说了几句，赛金花把头一低，星眸斜漾，宝靥生红，偷偷的瞟了秋谷一眼，口中却不说什么。辛修甫一面笑着，一面又附耳和赛金花说了几句，赛金花忍不住"扑嗤"的笑将出来，把一个指头对着辛修甫头上，用力推了一推，口中说道："耐格个人真正气数得来，随便啥格闲话，总归说得出格，啥人有工夫来听耐呀！"说着，立起身来，走到章秋谷身旁，趁着大家没有留神，暗暗的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章秋谷被她拉了一拉，不由得心上有些摇动起来，也对着赛金花回头一笑，还她一个眼风。辛修甫看了，只作没有看见的一般，只催着那班娘姨大姐排开桌椅，大家碰起和来。碰了四圈，

赛金花指挥那班娘姨大姐，摆出齐齐整整的一桌菜来。这是辛修甫预先招呼的，当下修甫便邀着大家入座，大家免不得叫局吃酒的闹了一会。到得后四圈麻雀碰毕，已经差不多十一点钟，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别了章秋谷要走。章秋谷究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也立起身来，要和修甫同走。修甫呵呵大笑道："你不用和我打哈哈儿，你只老老实实的在这里伺候这位状元夫人的为是。须要小心谨慎，好好的出力当差。万一个当差不力，给人赶到地板上来睡觉，却与我不相干的。"陈海秋到了这个时候，心上方才明白，便对着赛金花嘻嘻的笑道："你今天遇着了这样的一个有名人物，你要自己留些意儿。"赛金花红着个脸，口中说道："倍笃总归是实梗瞎三话四，真正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辛修甫笑着，大踏步走了出去。正是：花低月暗，香融玉杵之云；李代桃僵，春暖金茎之露。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179回

真阅历发明攻战术
正比例研究床第谈

且说章秋谷住在赛金花那里，这一夜的情景，果然比别人不同。真个是春魂照夜，玉艳临波，一桨穿红，双桡剪绿。熨贴云鬟之影，惺忪暗麝之香；徐娘之丰调依然，名士之风怀未减。香肩倚月，飞来帐底之云；檀口偎云，捧出怀中之月。娇喉乍颤，雀舌初舒。汗融合德之肤，春满华池之液。金釭闪闪，玉漏丁丁；好梦未醒，罗帏不动。这些秾情艳语，在下做书的也不便细细的形容，只好将就着说个约略罢了。

到了明天，章秋谷和赛金花刚刚起来，辛修甫已经来了。走进房来，赛金花见了辛修甫，不由得满脸通红，立起身来，一溜烟走到后房去了。辛修甫细细的把章秋谷脸上看了一看，摇一摇头道："看你这个样儿，色势不好，不要是打了'汇票'罢？"章秋谷微微一笑，也对着辛修甫摇一摇头，口中低低的说道："等会儿和你细细的讲。"辛修甫随便坐下，和秋谷谈了一会。赛金花也从后房走了出来，对着辛修甫总觉得有些觍觍。辛修甫笑道："这是三面言明的事情，你何必还要这般模样？"赛金花听了，越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斜溜了辛修甫一眼，别转头去。辛修甫和章秋谷坐了一会，两个人都起身要走，赛金花留他们吃了饭去。秋谷不肯道："我还有公事，要去料理一下，等下回再来罢。"赛金花立

起身来，送了几步，对着秋谷把头略略的侧了一侧，眼珠微微的动了一动。这一对水汪汪的秋波里面，好像有万千情愫传送出来的一般。秋谷见了一笑，把头点了一点，便一直同着辛修甫向书局里头去了。

到了晚间，便是辛修甫在龙蟾珠那里请客。请的客人无非还是章秋谷等一班人。入座之后，辛修甫便问章秋谷道："你们昨天究竟怎么样？"秋谷微微笑道："你的话儿果然不错。虽然比不得什么鸡皮三少的夏姬，却也差不多像个内视丰盈的赵飞燕，果然是个劲敌。如今上海滩上的那班人物，除了胡宝玉之外，只怕第二个就要轮着她了。"王小屏等起先听了辛修甫的说话，还不甚懂，如今听了章秋谷的这一番说话，便心上都有七八分明白。吕仰正第一个开口问道："秋谷，你平日之间，常常的对着我们说些大话，说什么有彭祖御女之术。如今我倒要请教请教，要你把这个御女之术讲给我们大家听听。"这句话儿方才出口，陈海秋先拍手道："仰正的话儿，一些不错。我正在这里有些疑惑，看着那班倌人，和他没有交情的便罢；只要和他有了交情，十个里头倒有九个是和他要好的。这个里头一定有个道理。今天定要你讲给我们听听。"秋谷笑道："你们要我讲不难，但是这件事儿是极秽极亵的勾当，却叫我一时怎样讲得出口来？万一个将来有个什么人，把我们这些人的事迹编成一部小说，发行起来，岂不是污了看官们的眼睛么！"

辛修甫道："你这话儿虽然不错，却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将来万一有人把我们的事实编成小说，这样洋洋洒洒一部绝大的嫖界小说，那些嫖客的糊涂，倌人的伎俩，魑魅魍魉的现状，神奸巨蠹的面目，一桩桩、一件件的载得明明白白，独独这件最紧要的真实工夫，却没有提起一个字儿，未免是个缺点。你又何妨把这个里头的精微奥妙之处，说给我们大家听听，公诸同好呢？"秋谷听了，想了一想，方才笑道："既然你们大家都要请我演说，

我也无从推托的了。但是把这样龌龊的事情形诸齿颊，实在觉得有些不雅。如今我把别的事情，和这件事情作一个正式比拟，免得旁人听了不好意思。你们以为何如?”辛修甫笑道：“你果然能够把别的事情做个比拟，自然更好。你只顾发议肆论，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洗耳恭听就是了。”

秋谷听了，故意咳嗽一声，口中说道：“你们大家静听，我要升座说法了。”大家听了，都不觉一笑。果然一个个都正襟危坐，静静的听着。秋谷把眼光四面飞了一转，看了他们这般模样，不觉大笑起来。大家见了，都不知他笑的是什么事情，问他为什么平空这般好笑?秋谷笑道：“你们这班人，听了这般秽亵的话儿，便大家都伏伏贴贴、鸦雀无声的静听；要是今天有个人在这里讲起什么正心诚意的工夫、葆德崇性的学问来，只怕你们众人不用等他开口，早把他轰驴马一般的轰出去了。照这样的看起来，如今世上那班人的人格，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低似一个了。你想我们这班人尚且如此，那些不学无术的小人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辛修甫不觉笑道：“你这几句话儿，骂得结实。如今也没有工夫和你斗口，请你快些的开篇罢!”陈海秋也道：“我们骂也给你骂了，你若不好好的讲些元精微理出来给我们听，我们大家就要鼓噪了。”秋谷方才慢慢的说道：“如今我把两个开战的国度作个正式比拟。男子的对于女子，好像是个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国度一般；女子的对于男子，好像是个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国度一般。那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人，费了无数的精神气力，始终还是不知道路，不谙虚实，事倍功半，未免总觉得要吃亏些儿；那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人，却是安安逸逸随随便便的，不发一矢，不出一兵，凭着那敌人在那里胡闹，只作没有知道的一般，事半功倍，自然的总要得些便宜。一边是以劳待逸，一边是以逸待劳，这个里头已经差了一个底子。所以明明的两个强国，功力都是悉

敌的，却有了这个缘故在里头，攻守异势，劳逸殊形，就自然而然的有些支吾不过起来。那以逸待劳的人，就是到了粮尽兵疲，十分支吾不来的时候，究竟还好勉勉强强的敷衍一下。那以劳待逸的人，却是不打败仗便罢，若是打了一个败仗，那就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再也收拾不来的了。总而言之，那以劳待逸的人，对于那以逸待劳的人，一定要估料着此国的攻战力，比彼国的攻战力胜过一倍，方才可以刚刚得个平手。若是彼此的攻战力大家相等，断没有不打败仗的。你们把这个情形细细的去想一想，就知道我的话儿是阅历有得之谈了。"

众人听了，大家垂着头想了一想，不由得都点一点头。王小屏又问道："你这些话，不过是皮毛上的议论。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照你这样的说起来，男子的对于女子，是以劳待逸；女子的对于男子，是以逸待劳。一定要此国的攻战力胜过彼国一倍方且得个平手。就是彼此功力相当，也一定要打败仗，是不是呢？"章秋谷道："这个自然。"王小屏道："万一个遇着了个攻战力远胜于我们的，这便该应怎么样？是抱头鼠窜临阵脱逃呢？还是硬着头皮，勉强迎敌呢？"秋谷笑道："若果然遇到了这样的人，这却没奈何，要用奇兵取胜的了。"王小屏道："怎么叫作奇兵？这个奇兵，又是怎样的一个用法呢？"秋谷道："若是遇着了这样的人，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脱，只好到了临阵交绥的时候，故意慢慢的虚与周旋，千方百计的挑逗她。直挑逗得对阵的人战心勃发，急于求斗，这一边却养精蓄锐的按兵不动，一边是火杂杂的怒如虓虎；一边是静悄悄的屹若长城，直等得敌人求战不得，十分性急；这一边却才慢慢的布阵出队，慢慢的和她合战。那敌人的性情，不是刚刚合阵就会战酣兴发的，那起先合阵的时候，也不过是些虚的空架势，这一边却只是随随便便的应酬她。敌来我去，敌去我还，不用战斗的全力。直要到得对阵的敌人战酣兴发，二十四分的性急起来，那中军的马队拼命的向前近凑，两边的支队拼命的

四面包抄，那远远的游击队也四面紧紧的合拢将来，到了这个时候，这一边方才用出十二分的全力来，奋勇当先，狂冲乱突，不按着什么阵式步法，只一味的和她珓心肉搏、短兵相接。这个时候，那一边的精神差不多已经发越得干干净净，成了个强弩之末的势儿；这一边却是保守着全身精力，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损。一个是一鼓作气，一个是三鼓气衰，凭你两下的战斗力不能相等，这样的一来，自然的五雀六燕，轻重适当，刚刚得一个对手。这是我从这个里头，细细的再三考察，考察出来的不二秘方。你们想想我这个话儿可是不是？”众人听了，一个个就如维摩听讲，顽石点头，不因不由的大家都微微的笑。

辛修甫道：“今天这番议论，倒也真个是闻所未闻。倒难为你居然考察得十分切实，比起如今那班出洋考察的大人先生来，考查详细得多了。”大家听了，都不觉笑起来。章秋谷笑了一会，又对着众人说道：“大概如今世上的人，那班以逸待劳的人，大半都是战斗力十分强盛的；那班以劳待逸的人，却又大半都是失了战斗力，不能临阵的。所以如今的人，只有男子躲避内差，从没有女子躲避外差的。就是或者有个把女子躲避外差的，也不过千万分中的一二罢了。”众人听了，又都哈哈的笑起来。

章秋谷正和辛修甫等说得十分高兴，忽然从秋谷背后伸过一只纤纤玉手来，把章秋谷拉了一把道：“倍笃杂格乱拌，到底来浪讲啥物事？为啥倪来浪听仔半日一句才勿懂呀？”秋谷回头看时，只见一个修眉俊眼的丽人，笑吟吟的站在他身后。那一种清华的姿态，好似那春云乍吐，华月初升。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相好陆丽娟。便对着她一笑道：“我们讲的是我们的话儿，就和你们讲了，你们也是不懂的。”陆丽娟听了，也不再问，只附着秋谷的耳朵道：“耐生病刚刚好得勿多日呀，自家总要保重点，勿要来浪外势瞎俏，阿晓得？”秋谷听了，点一点头。陆丽娟又说：“就是花酒也少吃两台格好，豁脱两个铜线呒啥稀奇，自家格精神要

紧。二少阿是!”秋谷听了陆丽娟这几句软绵绵的话儿，心上竟着实的动起来，伸过一只右手把陆丽娟的手紧紧握着，四目相对，呆呆的看了一会，盈盈不语，脉脉含情。这个时候，辛修甫等也都在那里应酬自己的相好，没有人来留意他们的举动。两个人互视了一会，又密密切切的谈起心来。正是：徐娘身世，飘零薄命之花；飞燕光阴，惆怅漫天之絮。不知以后如何，请待下文分解。

第180回

忆前情同游钓鱼巷
怀旧事重访莫愁湖

且说章秋谷趁着大家都在那里和倌人讲话，两个人便细细的谈起心来。在陆丽娟的意思，很想章秋谷和她还了债项，娶她回去。章秋谷知道这件事情太夫人那里一定办不到的，况且自己已经娶了一个陈文仙。当初娶的时候，陈文仙又没有要身价。如今若要再娶一个倌人回去，不用说太夫人面上不答应，就是陈文仙面上，也未免有些对她不起。便恳恳切切的把自己为难的情形，和陆丽娟讲了一遍道："像你这样的人，肯一心一意的嫁我，我岂有倒反不愿意的道理，但是我家里头已经有了一妻一妾，如今再把你娶了回去，我自己心上想想，在你份上，也觉得有些交代不过。你们当倌人的，嫁个人，也是一生一世的大事。不要到了那个时候，万一个有些不合起来，那时进退不得，可不误了你的终身？我们如今看起来是很要好的，将来娶了回去，一妻两妾，未免总有口舌相争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弄得个有始无终，你叫我又怎的对得起你？况且我们老太太的家法，又是十分厉害。你嫁了过去，哪里拘束得来？与其到了后来为好成歹，大家都不好看，不如还是这个时候硬着心肠，不要冒冒失失，懊悔嫌迟的好。"陆丽娟听了，知道章秋谷说的是真话，拉着秋谷的手，一言不发，呆了一回，不知不觉的眼波溶溶，眉峰紧紧，几乎要掉下泪来。口

中说得一句道："阿是真格呀?"秋谷低低的说道："我们这样的交情，哪有哄你的道理。总是我章秋谷没有福气，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正说到这里，忽然半空中飞下一件东西来，把章秋谷和陆丽娟一齐裹住。两个人不由大大的吃了一惊，陆丽娟吓得高声叫道："啥人呀，勿要实梗哩!"章秋谷虽然吃了一惊，却明知道一定是别人和他取笑。连忙伸出手来把头上裹的那件东西掀开了。举眼看时，原来是陈海秋的马褂。他看着两个人讲得这般热闹，悄悄的把一件衣服往他们两个人头上一蒙。大家见了，都拍着手笑作一团。章秋谷也不觉跟了众人笑了一阵，随手把那件马褂，扑的往窗外一丢。陈海秋连忙来夺时，哪里来得及。大家见了不免又笑一阵。陆丽娟还口中咕噜道："陈老末总是实梗，倪吓得来!"说着，早有相帮把陈海秋的马褂送上楼来。陈海秋看了一看，见还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污泥在上面，便也不说什么。一会儿大家散席，章秋谷别了主人先走。

光阴迅速，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一年。到了秋间，恰恰的又是恩科乡试。章秋谷的性情，本来原不把富贵功名放在心上。想要不去时，当不得他夫人和陈文仙再三相劝。太夫人又和他说道："我们姓章的上代祖父，多半是科第出身。我虽然未见得一定逼着你去干功名，但是你若果然能中了一个举人，你的读书排场也就算交代过了。况且她们两个人，心上总想你中个举人，心中二十四分的期望，你就去走上一趟也好。"章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这番说话，只好连声答应。收拾了行李，匆匆的上了轮船，竟往南京来。到了南京，免不得合了几个同伴租了一处文德桥下的河房，三间两进，甚是宽敞。录遗过了，时候还早得很，便有几个朋友来拉着秋谷去逛钓鱼巷。那钓鱼巷里头，挨门沿户的都是些娼寮。秋谷同着那几个朋友，拣了一家有名的薛家进去。坐了一回，见房间倒收拾得十分齐整。无奈那些倌人，大半都是扬州人。走起路来一撅一撅的，甚是难看。秋谷见了不住的摇头，连连的催着那

几个朋友快走。那几个朋友没奈何，只得走了出来。在路上和他分辩道："这个地方，是南京最有名的妓院，你难道一个都看不中么？只怕你的眼睛也未免太高了些？"秋谷笑道："我生平最不赏识的，就是扬州人，如今见了许多的扬州螃蟹，满口辣块辣块的，倒还不必去管她；更兼浑身上下都是直撅撅的，没有一些儿柔媚的样儿，我眼睛里头哪里看得上这样的人？"那几个朋友道："照你这样的说起来，上海的那班倌人你也是看不上的了。"秋谷道："上海的倌人，哪里像这班宝贝的模样。一个个都是语言柔软，态度温存。就是面貌差些，也觉得楚楚堪怜，婷婷可爱。凭着这般宝贝的样儿，叫她去为上海的倌人揩皮鞋，还未见是得要她！"那几个朋友道："你这几句话儿，未免有些一偏之论。照着这般的说起来，是上海的倌人，个个都是好的，别处的倌人，个个都是不好的了。况且你这般偏见，只取身段，不取面貌，难道叫个无盐嫫母来学些娉娉袅袅的丰姿，你也当她是好的么？难道身段不好的人，就是真个天生的丽质，你也不赏识么？"秋谷便道："这个话儿却不是这般说法。你们要知道，如若真个奇丑非常的无盐嫫母，断断学不出娉娉袅袅的丰姿。就是勉强学些，也和那东施效颦一般，不见其美，只见其丑。那身段玲珑、语言伶俐的女子，即使面貌差些，一定都是些中人之质，不是那缺唇龋齿、挛腰偻背的宝贝。至于天生丽质，我何尝不赏识，无奈如今的时候，要找个平头整脸不甚丑怪的，尚且难得很，哪里还寻得着什么天生丽质！若是果然见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也自然有目共赏的。"那几个朋友听了秋谷的这番说话，一个个都闭口无言。有一个人还在那里咕噜道："这些地方，原不过是逢场作戏，何必这样的顶真！"秋谷笑道："我看你的样儿，很有些失魂落魄的，十分迷恋。你还没有知道，那妓院里头的人，都把我们这些乡试的人唤作考呆子，专骗我们考呆子的钱。面子上虽然勉强应酬，实在心上很有些不愿意。你只看方才那个什么巧云，口中一面和你说话，两只眼睛却

骨碌碌的看着别处，正眼儿也没有瞧你一瞧，你可想而知她们是勉强敷衍的了。”那几个朋友听了秋谷的话，细细的想了一想，觉得果然不错，便大家都向秋谷说道：“你说的话很不差。她们既然不愿意我们光降，我们有的是钱，难道还怕没有使用的地方么，何必再去送给她们用!”秋谷拍手道：“这几句话儿才说得十分明白。我们花了银钱，原是要想寻开心的。不要寻开心没有寻到，倒遇着了几个妖魔鬼怪一般的人物，回来吓死了，哪个给我们抵命!”这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章秋谷同着几个朋友，一面走着，一面说着，一直走到章秋谷寓中。大家坐了一会，秋谷留他们吃了晚饭，方且走了。

到了明天，秋谷一个人雇了一只游艇，在秦淮河里荡了一回，荡到钓鱼巷那边一带，只见杨柳垂波，珠帘拂槛。那娼寮里头的人，都一个个浓妆艳抹的坐在帘内，把珠帘高高的挂起。一阵阵的香气，直扑过来。秋谷约略看了一看，虽然看得不很清楚，却倒觉得很有些迷离掩映的丰神，比那当面平视倒反觉得好些。荡了一回，又从东往西荡过来。那些沿着秦淮河的河房，都深深的垂着湘帘。湘帘里面，隐隐的露出许多鬓影钗光，遮遮掩掩的，偷看那往来的游客。秋谷见了，不觉得心窝里面倒有些痒痒的起来。游了一天，倒觉得十分畅快。又玩了一天玄武湖，一天莫愁湖。觉得那玄武湖绿滟波光，云横山色，遥峰挹翠，远树含烟，倒很有些远山近水的景致。唯有那莫愁湖，却没有什么景物，只供着个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正是：英雄老去，湖山一代之愁；金粉消亡，家国千亡之恨。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181回

吃花酒骙儒得意
入乡闱词客观光

且说章秋谷在莫愁湖湖亭上徘徊了一会，看着那几朵开残的莲花，赏玩一会。又看着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细细的端详一回。只见一个是白面长须，英姿照日；一个是风鬟雾鬓，倩影惊鸿。秋谷见了，不免也有些心中感慨起来。在湖亭上泡了一碗茶，坐了一会。直到红日西斜，晚风吹袂，方才慢慢的回来。又在寓里头过了几天，已经到了八月初旬的时候。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便也未免要抱抱佛脚起来，把那些带去的书籍，翻出来略略的看了一遍。

这一天，正在寓里头静静的坐着，忽然又来了一个同乡朋友叫作黄少农的，要拉他去钓鱼巷吃酒。秋谷心上很有些不愿意，只推说身体有些不快，不能出门。黄少农不由分说，拉着就走。拉到钓鱼巷一个韩家老班里头，便有一个倌人出来应酬。秋谷抬头看时，只见这个倌人，生得圆圆的一个脸儿，觉得团头团脸的，也品评不出什么好歹。黄少农却得意洋洋的指着那倌人，对秋谷说道："这是南京有名的韩家小翠子。你看她生得怎么样?"秋谷又细细的打量了小翠子一眼，觉得虽然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丑相，却也没有什么娇娆袅娜的姿容，不过勉勉强强的看得过去罢了。看了一眼，没本事说她不好，只得勉勉强强的说了一声："好得很。"

黄少农听得秋谷赞他的相好，心上二十四分的高兴。小翠子也扭扭捏捏的，扭捏出许多的身段来。秋谷看了，只是暗暗的好笑。黄少农略坐一坐，便取过笔砚来，写了几张请客票，叫了男班子的掌班进来，身边摸出一块钱来，连着请客票一古脑儿都交给他。口中说道："这一块钱是给你的车钱，快些去给我请客！"那男班子答应一声，接了过去。章秋谷看着，已经觉得二十四分诧异的，正要开口，忽然又见小翠子抢步过来，斜着眼睛，把男班子手里头的请客票看了一眼，半笑不笑的对着黄少农道："你请的客人很多，给他一块钱车钱，只怕不够罢。"黄少农听了，点点头，连忙又拿出一块钱来，交在那男班子的手内。只把一个章秋谷看得心上更加诧异，真个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会儿，客人到了，排上席来。黄少农见秋谷没有相好，想要荐个相好给他。秋谷再三再四的推辞。黄少农哪里肯听，不由分说，硬硬的荐了一个什么薛亚仙给他。章秋谷举目看时，只见这个薛亚仙生得矮矮的一个身材，扁扁的一个脸儿，眉眼不甚周详，鼻梁有些凹塌，也是个中等以下的人材，秋谷见了，把眉眼皱了一皱，也不言语。黄少农却指着薛亚仙向秋谷道："你不要轻看了她，这也是南京地方大名鼎鼎的人物。"秋谷听了，不觉鼻子孔里哼了一声。黄少农又对薛亚仙道："这位章老爷在上海的时候，嫖界里头很有声名的，你须要好好的应酬，将来我还要吃你的喜酒呢！"薛亚仙听了，把手帕子掩着嘴，笑了一声，回过头来，上上下下的把秋谷不住的打量。章秋谷被她看得不耐烦起来，别转头去。原来薛亚仙见了章秋谷这样的少年英俊，气宇非常，心上倒着实有些垂涎，便存着屈身俯就的意思。见章秋谷只是淡淡的不大理她，便故意找些话儿说出来，和章秋谷讲。章秋谷也只得随随便便的应酬几句。一会儿竟撒娇撒痴的拉拉扯扯起来，对着章秋谷不住的扭头掉颈，卖弄风骚，做出无数的丑态来。章秋谷看了她这般做作，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觉得甚是肉麻，周身的鸡皮疙瘩都森森的直立起来。心

上二十四分的不愿意，只得假托腹痛，出了席去躺在榻上。无奈这位薛亚仙，紧紧的跟着问东问西，十分的献勤讨好，直把一个章秋谷拘束得如受桎梏、如坐针毡，又好笑又好气，却又说不出来。好容易巴得薛亚仙走了，方才如释重负，畅快非常。黄少农糊里糊涂的，还对着章秋谷把大指一竖道："何如？我荐给你的人不错么！你们两个人初次相逢，就是这般的要好，论理该应谢谢媒人才是。"章秋谷正含着一块烧鸭在嘴里，还没有咽下去，听了黄少农的这番说话，再也忍不住"扑嗤"的一声，一口气冲上喉咙，要笑出来，口中的这块烧鸭就留不住了，扑的从口中直飞出来，斜刺里飞过去，直飞到一个十四五岁的雏妓面上。说也凑巧，刚刚不偏不倚的，直中在她鼻梁上面。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秋谷自己也觉得十分好笑。连忙看那雏妓时，原来是一个姓杨的客人叫的，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正默默的坐在那里，不提防一块烧鸭劈面飞来，刚刚飞在鼻梁上面，躲闪不及，只得把头一偏，那块烧鸭就落在地下。那雏妓出其不意，倒吃了一惊。连忙用手巾往脸上按了一按，身边取出镜子照了一照，见面上油了一块，连忙讨盆脸水，抹了一把，口里头喃喃呐呐的说了几句，也不知说些什么。章秋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等她抹过了脸，便走过来，对着她就是深深的一躬到地。那雏妓倒吃了一惊，口中说道："这是怎么，这是怎么？"章秋谷立起身来，口中说道："方才一个不小心，把一块烧鸭直飞在你的脸上，特地来和你赔个礼儿。"那雏妓微微一笑道："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何必这般客气。"章秋谷听那雏妓说话的声音，十分圆转清脆，不由得抬起头来，把她打量一下。只见她高高的挽着一个云髻，淡淡的画着两道蛾眉，檀口含朱，横波挹翠，身材纤小，骨胳停匀，虽然不是什么倾城倾国的佳人，却很有些宜喜宜嗔的丰态。比起那小翠子和薛亚仙来，真是天壤云泥，相差甚远。秋谷看了，不由得心中动了一动，暗想："这个地方，一般也有这样的人材。可见天地生才，原是不拘资格

的。”想着，就故意上上下下的把那雏妓细细的看。看得她脸上红起来，啐了一口道：“你上上下下的看些什么？难道要和我画个小照，回去供在家堂里面么？”秋谷道：“你不要见怪，像你这样的标致面儿，就是多看一会，也是前生修来的福份。”

看官听着：原来天下的女子，只要听得别人赞她美貌，心上总是高兴不过的；何况是个堂子里的人物？听了章秋谷这几句话儿，不知不觉甜迷迷、软洋洋的钻进心坎里去。登时春风满面的对着秋谷道：“你不用这般混说，像我这样一个人，哪里合得上你们的眼睛？”章秋谷笑道：“阿唷！你不用这般客气，若再要这般的谦让起来，把这里的房子牵得坍倒了，却不与我相干！”那雏妓斜着眼睛，瞅了他一眼道：“算是你一个人会讲话，快些去坐了罢！”说着便轻移莲步，慢慢的走过来，刚刚和章秋谷擦肩挨过。章秋谷趁着众人不见，暗暗把她的手拉了一把。那雏妓秋波澄澄的，也不言语，只把嘴对着那姓杨的客人努了一努，又摇了一摇头。秋谷会意，便也慢慢的归座。悄悄的问黄少农：“这个雏妓叫什么名字？”黄少农大笑道：“你敢是看上了她么？她叫银喜，就是这里韩家本班的。我和你们做个介绍人，转一个局就是了。”秋谷听了，便回过头来看了那姓杨的一眼。只见那姓杨的满面怒容，正襟危坐，只当没有听见一般。秋谷知道姓杨的醋劲发作了，连忙朝着黄少农连连摇手。黄少农看了那姓杨的这般模样，料想这个媒人不是轻易做得成的，便也笑了一笑，不说什么。只凭着这个章秋谷和银喜两个人，在席上眉黛传情，秋波送睇；案底之莲钩暗蹴，尊前之宝靥轻回。大家都在搳拳吃酒的十分热闹，却没有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这番情景。只怕自此以后，竟是这般的暗渡蓝桥，私偕鸳侣，也未可知。这且不必去说它。

只说章秋谷在寓里头休息了几天，准备着秋风一战。到了初八日进场的那一天，秋谷进了号舍。那跟进去的家人，把号帘挂了起来，钉好了号围，又把食篮收拾好了，笔砚纸墨都取了出来，

方才出去。秋谷在号里头没有什么事情，便立在号门口闲看，看了一回，忽然见隔壁号里钻出一个人来，赤着膊，盘着辫子，一张漆黑的脸儿，两个绝高的肩膀，粗眉糙目，一部大大的连鬓胡须，走出号舍，刚刚和秋谷打个照面，秋谷鼻子中间就觉得有一阵汗臭，和着那一股狐腋的臊气，直冲过来。秋谷连忙别转头去，掩面不迭。只见这个人走出号舍，东西张望了一回，忽然又走进号去，捉出一个绝大的鸭子来。左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右手把那鸭子紧紧的捺在地下。那鸭子还叫个不住。章秋谷看了真个觉得十分诧异，不由得走过一步，细细的看他。只见这位宝贝，左手拿着刀，调转右手，照着那鸭子的项下就是一刀，鲜血直冒出来。那班同号的朋友，见忽然有人在这里杀起鸭子来，也觉得十分诧异。大家都赶过来看他，只见他揎拳捋袖的，向号军要了一瓢热水，把鸭子的毛挦得干干净净。又拿出一个瓦罐，生起一炉炭火，把那鸭子慢慢的煮起来。正是：出门一笑，秋风吹桂子之香；下笔千言，璧月吐奇葩之彩。未知以后何如，请待下回再行交代。

第182回

闹新闻撞墙翻瓦罐
洒霜毫论史出奇文

且说我们中国乡试的号舍，原是最逼狭的地方。那间号舍的地位前后左右，方圆不到三尺。刚刚只容得一个人的坐处，连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要睡起来，只好和狗一般就在那间号舍里头圈着，哪里还有什么地方安放物件？那班乡试的人，都把一个铁叉插在号舍对面的墙缝里头，铁叉上有个圈儿，把个小小的炉灶，放在圈儿里面。烧菜煮饭，都在这副炉灶上头。如今这个宝贝，也把这个炉子如法炮制的放在墙上，慢慢的把只鸭子煮起来。无奈他这副炉灶，也不知从哪里定制来的，果然的硕大无比，那号舍里头的过弄只有一尺多宽，给他这样一来，差不多就占了一半地位，来往的人都要侧着身子方能过去；更兼炉灶上面加上一个绝大的瓦罐，煮得热气腾腾，那班来往的人，到了这个地方，没奈何只得低着头，斜着身体过去。章秋谷看了这般情景，觉得心上也很有些嫌他，暗想："天下怎么竟有这般奇事？"正想着，只见一个同号的朋友叫做石仲瑛的，走了过来，见秋谷站在号舍外面，便立定了脚，随意和他闲谈。忽然间回过头来，刚刚那瓦罐里头的热气，丝丝缕缕直腾上来，直扑到石仲瑛脸上。那鸭子本来没有洗得干净，那热气里头却夹着一股臊气，直冲入石仲瑛鼻子里头。石仲瑛掩鼻不迭，觉得一个恶心，嘴里头吐出一口清水

来。秋谷见了，不觉有些好笑起来，便把方才的事情，打着乡谈和他讲了一遍。石仲瑛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口中说道："天下哪有这样的人，竟带着活鸡活鸭进场烧煮，想来是个厨夫的儿子。我们何不想着法儿，跑过去撞它一撞，把他的宝贝撞掉了，叫他不得到口，岂不爽快！"石仲瑛说到这里，只见那考生回头过来，恶狠狠的瞅了他们两个人一眼。秋谷见了，便悄悄的把石仲瑛拉了一把，低低说道："你不要随口混说，他懂得我们的话儿。"石仲瑛笑道："他就是懂得我们的话儿，我们也不怕他！"正说着，只见远远的一个长大身材的人，大摇大摆的走来。秋谷眼快，早已看见是东方小松族弟东方柏生。便道："柏生来了。"那东方柏生远远的一直跑过来，直走到秋谷面前，方才看见了秋谷和仲瑛，口中叫道："秋谷兄，仲瑛兄，原来你们都在这里！"一面说着，眼睛望着他们两个人直撞过来。秋谷看势头不好，东方柏生的身体离那煮鸭子的瓦罐，中间相隔不过只有四五寸的地位。连忙说道："小心些，留心别人的东西！"一句话儿没有说得完，早见东方柏生一个转身，那一只右手轻轻在那瓦罐上带了一带，只听得"阿呀"的一声，那个瓦罐早翻了一个身，从炉座上直跌下去，"格唧唧"一声，把个瓦罐跌得一个四分五裂，连那煮的鸭子也丢在地下。东方柏生呆了一呆，正要开口，早见那考生拧拳掳袖的直抢上来，劈胸一把拉住了东方柏生的衣服，口中嚷道："你走路不带眼睛的么？乱撞你娘的什么！快快的赔我鸭子和瓦罐来！"石仲瑛见了，连忙走上一步劝道："朋友，我们有话好好的讲，何必动粗，快放了手，有话总好讲的，况且他是一时无心之失，不是有心和你作对的。"那考生把石仲瑛看一看，瞪起了一双眼睛，呸了一口道："你还说他是无心！你们两个人，方才已经在那里商议了好一会，要想法子撞翻我的鸭子，叫我不得到口。分明是你们三个人有心串合，故意前来寻我的开心。还亏你有脸来为他讲情！我不和你讲话，已经是好的！"石仲瑛平空的碰了他一个大大的钉子，

一时倒也回答不出什么来。那考生紧紧的拉住了东方柏生胸前的衣服，不肯放松，一面还口中嚷道："你们几个人想要来寻我的开心，你们也没有打听打听我是个什么人！"章秋谷听了一会，看那考生十分放肆，口中牵枝扯叶的只顾乱嚷，不觉怒从心起，抢步上前，把那考生的手腕轻轻的一把握住，往下一顿，那考生不由"阿呀"了一声，不知不觉的就放了手。秋谷正色对他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有理讲理。为什么要这样动手动脚的？哪里还像个斯文人儿！"那考生被秋谷顿了一顿，知道这个人气力不小，不是好惹的，只得勉强说道："你们几个人有心撞翻我的鸭子，你如今又无故干预我的事情，难道你是不讲理的么？"秋谷大笑道："你倒说我不讲理！你恃蛮拉住了别人的衣服不肯放手，讲理的人是应该这样的么？我不过是个旁人，好意解劝你们一下，怎么倒是我不讲理？"那考生道："他撞翻了我的东西，难道我不要拉住他叫他赔偿么！"秋谷道："他打碎了你的东西，你只顾好好的叫他赔偿就是了。为什么要这般粗卤莽撞，动手动脚？他撞了你的东西，你要叫他赔偿你的东西；你扯了他的衣服，却叫哪个赔偿他的体面呢？"那考生听了，顿口无言了一会，方才气忿忿的说道："你们是大家串同一气有心毁坏我的东西，和无心毁坏的不同。"秋谷大笑道："天下的事情，只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管什么有心无心！有心也是这个样儿，无心也是这个样儿。只要偿还了你的东西，就是有心便怎么样呢？"那考生听了，口中支支格格的不知想说什么，却一时说不出来，停了一停，方才说道："你们须要赔还我的原物！"秋谷大笑道："你要赔还原物，非但没有这个例，而且也没有这个理。亏你读书明理的人，怎么讲出这样无意识的话来？"那考生听了，满面羞惭，无言可答。秋谷取出两块洋钱来递在那考生手内道："这两块钱赔你的鸭子和瓦罐，好不好？"那考生见了白晃晃的两块钱，登时改了满面的笑容道："论理不该和你老人家较量，只是两块钱委实少些，请高升些儿。"秋谷见了

微微冷笑，又取出一块钱来给他道："你只要肯要钱，事情就好办。"那考生把三块钱揣在腰里，口中还谢了秋谷一声。东方柏生便也向秋谷谢了一声道："今天幸而你在这里，为我解了一个围。"石仲瑛笑道："方才那般气势汹汹的样儿，一见了钱，就软绵绵的变了一个样儿。可见如今世上银钱的力量大得很。"秋谷道："就是如今的那班王爷中堂，平时见了人，那脸上好像刮得下霜的一般。只要一见了白晃晃的银子，就是见了他的父母妻子，也没有这般的亲热，登时春风满面，和气迎人。那班大人先生尚且如此，何况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饭桶！"石仲瑛听了，狂笑道："好好的说话，你的牢骚话儿又来了！"秋谷听了，微微不言。大家谈了一会，也就散了。一会儿听得三声大炮，明远楼上鼓角齐鸣，知道已经封了门。一会儿又封了号门，不许大家来往。到了夜间，秋谷觉得肚子里头有些饿了，便取出炒米，胡乱泡了一泡，就着带的火腿薰鱼吃了两碗，又吃了一杯茶，便半靠半睡的，合目安息。起先睡的时候，觉得浑身都不畅快，再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直到二更将尽，却倒睡着了。睡到四更将尽，主考发下题纸，号军按着号数，一号一号的走进来。秋谷朦朦胧胧的接了题纸，看也不看，随手放下，仍复睡去。直睡到晨鸡报晓，玉漏无声，方才睡醒。坐起身来，叫号军取些热水，洗一个脸，又胡乱吃了些干果糖点，方才展开题纸看时，只见一张大大的题纸上刻着五道论题。第一题是：《汉武帝时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论》。第二题是：《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论》。第三题是：《谢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士之志论》。第四题是：《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论》。第五题是：《明太祖诏商税毋定额论》。秋谷看了这几个题目，觉得都很容易。况且都是素来知道的，连查也不用去查。略略的想了一想，便都有了主意，铺下草稿纸，提起笔来振笔直书。这章秋谷本来是个有名的江南名士，真个是文不加点，倚马万言，平翻北海之潮，倒卷黄河之水，还不到十一点

钟的时候，五艺早已脱稿。略略的休息一会，吃了饭便誊写起来。一口气写到下午五点多钟，已经誊毕，又自己细细的看了一回。正看着，只见石仲瑛从外里探进头来，看了一看，失惊道："你都完了么？好快手！好快手！我刚刚做了首次两篇；第三篇还只做了一半。"说着便伸手过来，取了章秋谷手中的卷子，略略看了几行，就啧啧叹赏道："笔仗好得很，逼真是胎息史汉的文法！"秋谷笑道："你不要这般谬赞，你只看下去就是了。"石钟瑛听了，便果然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看到第三篇上，看得得意极了，竟高声朗诵起来。只听得石仲瑛提着那正宫调的嗓子，一腔三板的读道：

入广武门而闻阮籍之唏嘘，登平乘楼而听桓温之叹息，俯视天下，感慨系之。盖尝读史，至谢安之为人，而叹其度之不可及也。古之君子，尚黄老之学，崇淡泊之治，内无所惧，外无所营。虽有帝王之尊，卿相之贵，雷霆震惊于前，虎豹奔走于后，而此心漠焉冥焉，终不为动。此平日学问有以养之，非镇物矫情之所能也。晋之士习，崇尚虚无，卿相以清谈为事，儒林以论答为能。安性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又尝与王羲之同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当世非之。然其为政也，尽忠王室，竭力辅卫。斯时也，内有权臣，外有强敌，晋以偏隅之地，积弱之势，北向而争天下，胜败之机，间不容发；天下大势，岌岌可危。而安以谈笑应之，处之晏如，无所畏葸。卒能折桓温于内，败苻坚于外，悬一发于千钧，奠国家于磐石。其晋室之所以不亡者，徒以有安在也。夫清净之学，沉思若愚，拊几若得，高见风云，俯视山水，啸傲天下，凌铄古今，以卿相富贵为敝屣，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安之为人有类于此。观其与王坦之同迎桓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持手版；安从容就席，神色自若，亦可以见其度矣！或谓其闻谢

元之胜，至于折屐；矫情镇物，非大臣所宜，然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东晋之政，棼于乱丝。而安以淡泊治之，无内外相乘之乱。盖其经济足以应之，非特黄老相尚而已也！其与羲之同登冶城，登高遐想，慨然有世外之志，而不以富贵功名为念，此其胸次为何如！而后人乃以小节议之，谓其矫镇，抑亦苛矣！

石仲瑛读了一遍，觉得爱不忍释。又反反复复的重看一遍，不觉击节叹赏道："这几篇文字，雄浑高古，音节非常。而且顿挫婉转，丰福独绝，真个是不愧古文的作家！"秋谷笑道："你看看也还罢了，何必要说这许多应酬的套话？"石仲瑛道："哪一个说应酬套话的，就是个乌龟！"秋谷大笑道："骂得好！骂得好！算你会说何如？"石仲瑛回头一想，不觉也笑起来。口中说道："你不要见怪，我是一句无心的话儿，不是有心骂你。"章秋谷笑了一笑，便也向石仲瑛要做好的草稿来看。石仲瑛便在胸前一个卷袋里头，取出草稿来，递给秋谷，笑着说道："我没有你这般洋洋洒洒的笔仗。你看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请你改削改削，不要客气。"秋谷笑道："太谦了，太谦了。这'改削'两个字儿，断不敢当！"一面把他的草稿看了一遍，觉得见识也还开通，议论也还通达，只是笔力来得软些，气魄来得小些，未免有些小家气。便也随口赞了几句，又和他斟酌了几处不妥当地方，石仲瑛方才走了。又见隔号的那个考生走了过来，满头大汗的对着秋谷拱手道："老先生这个时候五艺都一齐完了，佩服得很！只是小弟有一件事儿要来求教。"正是：鹿锦凤绫之艳，彩笔生花；珊瑚玉树之珍，文章有价。不知那考生问的什么话儿，且待下文交代。

第183回

传急电游子还乡
开花榜庸奴得赂

且说章秋谷忽然见那隔壁的考生，急得满头大汗，来和他兜搭说话；又说要请教他什么事情，心上早已明白。只说："你有什么话，只顾请讲。"那考生赔笑道："请问老先生，这二题的出处在什么地方？小弟查了整整的半天，都没有查到，这样空空洞洞的一句话儿，教人从何查起！"秋谷听了，忍不住笑道："你连这句话儿的出处都不知道么？这个容易得很，待我查给你看就是了。"说着便取出一本御批《通鉴》来，把那司马徽的一段话儿查给他看了一遍。只把这个宝贝喜得个手舞足蹈、抓耳挠腮，也不知要怎样才好。再三谢了章秋谷，一步一摆的去了。秋谷暗想："这样的人，也要充什么读书人！这样的眼前典故都不知道，真是个目不识丁的草包！"

当下秋谷把自己的卷子细看了一遍，见没有什么舛误的地方，便也把它放入卷袋。又到石仲瑛那里去走了一趟，回到自己号里，也觉得有些两臂酸麻起来。便下了号帘，静悄悄的睡了一夜。到了明天，绝早的交卷出来。到了二场，秋谷照旧进去。原来这个时候的考试，已经改了新章，却不用什么经文八股。第一场是五篇史论，第二场是五道时务策，第三场是三篇四书义。秋谷看了那二场的五道策题，也都是很容易的空策，用不着什么考据。只

有第五题是问“俄取高加索并别设禁令，以制凶民”的事情，略略的要加些考证。章秋谷进第一场的时候，笑话已经听了无数。什么把谢安当作谢灵运，又把张九龄当作明朝的宰相，这些笑话，不一而足，秋谷都听在肚子里头。第二场的笑话更加多了。秋谷连听都听不尽许多。只听得对面号里有三四个人讲话的声音。一个人高声说道：“他问高加索是朔方何部？这个朔方就是北方。大约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京了，只不知道这个高加索是哪一府属的地方？”又一个说道：“他问的什么禁令，一定就是我们的大清律例。我们只要抄上几条律例，把卷子上挤得满满的，把那班考官吓上一吓也好。”秋谷听了这些说话，几乎要放声大笑出来。暗想：“这些宝贝，真是饭桶中间的饭桶，也要来出这个丑做什么！”笑了一会，也不去管他们怎样，只把自己文字仔细斟酌了一回。连忙誊写，又是第一个交卷出去。到了三场，放牌格外放得早些。十四夜间四更出了题目，十五一早就交卷放牌。原来南京本地人赴试的，都有这个规矩。一个个都要赶十五晚出场，好回去人月同圆的意思。章秋谷本来文思敏捷，这几篇四书义哪里在他心上。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到了十五一早，就去交了卷子，慢慢的出场，到寓里头睡了一天。

到了十六那一天，秋谷刚刚起来，忽然家人周升手里头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把电报交给秋谷，说这是上海来的电报。秋谷听了，心上就觉得一惊。接过电报来看时，见封面上果然写着自上海发的。暗想：“这一定是家里头的电报，不知道有什么紧要事情，难道是太夫人有什么病痛不成？”想到这里，不由得满心乱跳。连那只拿着电报的手都颤动起来，呆呆的看着那封电报，竟不敢去拆封。定了一定神，只得硬着头皮，拆开那封电报来看时，只见写得明明白白的几个字儿道：“其盛倒，母病速回！”秋谷见了这“母病”的两个字儿，好像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一般，心上扑扑的跳个不住，连忙叫家人收拾了行李，立刻搬出城去。上了轮

船，回到上海。

这边章秋谷的事儿，且自按过一边。只说上海地方，一年一年的时势变迁，人事代谢，市面一天衰败似一天，堂子里的生意，也一天寥落似一天，就是那班堂子里头的有名人物，到了这个时候，老的老了，嫁的嫁了，死的死了，繁华一瞬，歌舞无常。飘零金谷之花，摇落章台之柳。那班曲院中的老辈人物，除了胡宝玉之外，还有什么“前四金刚”，“中四金刚”，“后四金刚”的名目。“前四金刚”是陆兰芬、金小宝等四个；“中四金刚”是左翠玉、秦薇云等四个；“后四金刚”是张飏、王宝宝等四个。都是那一班小报馆里头的主笔提倡出来的。又有什么蕊珠仙榜、十二花神等种种色色的许多名目，在下做书的一时也实在写不尽。但是以前那班报馆的开花榜，虽然未免有些阿私所好的弊病，却究竟还有几分公道。即如南亭亭长的选拔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她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她的品行。真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她置诸榜首独冠群芳。所以那个时候的花榜状元，倒着着实实的有些声价。到了后来，就渐渐的闹得大不是起来。那一班没有廉耻的小报主笔，本来是穷得淌屎、囊无一钱的。当了个小报主笔，薪水不过一二十块钱，至多的也不过三十块钱，哪里够他们的挥霍。到了那穷到无可如何之际，便异想天开的开起花榜来。拣那有了几个钱的倌人，叫个旁人去和她打话，情愿把她拔作状元，只要她三百块钱或者二百块钱。那状元以下的探花，榜眼、传胪等，名次来得低些，价目也来得贱些，渐渐的递减下去，甚而至于十块五块钱的贿赂都收下来。胡乱给她取个二甲的进士，或者三甲的进士。看官请想：我们中国科举毒是害人最深的。古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去，情愿拼着毕生的心血，去博这个无谓的科名。何况这班倌人都是些不读书不明理的女子，哪里打得破这个关头、翻得过这个筋斗？听得只要花几个钱，就可以把她取作状元、榜眼，况

且又都知道，自己的名字登了花榜，名气自然要来得响些，生意自然也来得大些，这花掉的几个钱不算什么，将来可以收得回来的。只要这么一想，自然大家都情情愿愿、伏伏贴贴的拿出钱来。到了发榜以后，那些报馆里头的人，又格外想出个生财的法子，略略的花几个本钱，去漆匠铺子里头，做了几块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的匾额，上面插了金花，雇几个人抬了匾额，带着红缨大帽，又雇着一班吹手，携带着许多鞭炮，一窝蜂的都赶到那新贵人院中去报喜讨赏。多的一百块钱、五十块钱的都有，至少的也要二三十块钱。就是那班三甲里头进士公，也要叫一个人带着那一张花榜，沿门分送，放上一串短短的鞭炮。讨起赏来，也有一两块钱，也有三块五块的。又有赏什么元贺魁的筵宴，那前十名的新贵人，每家都要整治一桌盛席，延请这位主笔先生花榜总裁赴宴，好像那京城里头的黄榜团拜、白榜团拜一般。这位主笔先生，免不得也要呼朋引类的大嚼一番，吃完了，抹抹嘴就走，连下脚的钱都是倌人自己出的。

这种种无耻的举动，在下做书的一时间也说不尽许多。看官请想：这个评选花榜的事情，闹到这样不可收拾的一个田地，那花榜上的人还有什么声价！非但不论品行，不拘资格，连色艺都是随随便便的了。头面还没有长得平正，便说她是有一无二的国色天香。曲子还没有唱得周全，便说她是当世无双的仙音法曲。只要有钱的倌人，便无盐嫫母也是佳人；那些没有钱的倌人，便西子南威也是丑鬼。那班极小极穷的报馆，每每穷到山穷水尽、支持不来的时候，便开起花榜来，借此做个救急疗贫的妙策。开一次花榜，就是最少也有几百块钱。到得后来，竟有一家报馆，半年之内，连开四五次花榜的。开了色榜，又开艺榜，又开叶榜，闹得个一塌糊涂。就是那些堂子里头，如今的风气也一天坏似一天。比起那十年以前的光景来，真是天渊之隔。这些说话，且把它暂时按过一边，慢慢的再和列位看官细说。如今在下做书的，且再

讲一讲嫖界中间的故事出来，给列位看官们听听。正是：家转三生之誓，名士倾心；缠绵一晌之情，佳人难得。不知以后如何，下回交代。

第184回

挥别泪红杏嫁东风
讶奇遇仙云吐华月

且说辛修甫自从做了龙蟾珠以后，前后整整的五年，虽然也做几个别的倌人，却都是没有交情的。惟有龙蟾珠和辛修甫性情相合，嗜好相投，做了五年，彼此没有口角过一句。龙蟾珠很想叫辛修甫娶她回去，辛修甫也很想娶她。无奈辛修甫的那位太太，虽然有些才貌，却抵死的吃醋，不许辛修甫娶妾。辛修甫恪遵阃令，不敢擅违，龙蟾珠也知道辛修甫有些惧内，只好把这件事儿搁起不提。

这一天，辛修甫在西安坊龙蟾珠那边请客，龙蟾珠淡淡的不甚应酬，比平日的样儿大不相同。辛修甫觉得十分诧异，暗想："蟾珠向来不是这个样儿，一定有什么道理在里头。到得客人散了，再问她不迟。"一会儿，酒阑人散，漏永宵深，龙蟾珠一把拉着辛修甫的手道："耐今朝呒拨啥事体末，勿要去哉。倪有闲话要搭耐说。"辛修甫正想问她今天为什么这般模样，便也点头答应，坐着不走。龙蟾珠拉着辛修甫坐在炕上，自己紧紧的挨着他身旁坐下，搀着他的手，悄悄的问道："辛老，耐一径搭倪说俉笃太太凶煞，勿许耐讨小老姆，到底阿有介事？"辛修甫听了，叹一口气道："自然是真的。你看我几时向你说过假话。"龙蟾珠听了，也叹一口气道："格末倪两家头格事体，到底哪哼？倪一径做仔耐五年下

来，勿曾说过歇一句，弄到仔故歇，再弄也弄勿过哉。实梗洛倪要问问耐，耐格心浪到底是哪哼格意思?”辛修甫听了，皱着眉头道：“你的意思，我自然知道的。我心上也很愿意娶你回去，无奈这件事儿委实的办不到，你叫我怎样呢?如若不然，我早已把你娶回家的去了，哪里还要等到今日!”龙蟾珠默然了一会，看着辛修甫一言不发，含着一泡水汪汪的眼泪，秋波溶溶的几乎要流出来。辛修甫见了，心上早已有了几分明白，便也对着龙蟾珠细细的看。龙蟾珠和辛修甫对看了一会，慨然说道：“倪有一句闲话要搭耐说，耐听仔勿要动气，倪也叫呒说法。”辛修甫道：“你只顾说就是了，岂有动气的道理。”龙蟾珠又长叹道：“做个仔人，总规随便啥事体一塌刮子勿称心，格末叫苦恼!”辛修甫接口说道：“这世上的烦恼，是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免的。何况是我们两个人?你有什么事情，只顾和我说就是了。想起来大约还是我没有福气，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龙蟾珠听了，呆了一会，方才说道：“格件事体，说起来倪也真真叫呒说法。”说着，便把一个姓葛的客人，也是个江苏候补道，要出三千银子，娶她回去的事情，和辛修甫说了一遍。又道：“倪吃仔格碗把势饭，总规呒拨结果格。趁仔勒浪年纪轻格辰光，拣格好好里靠得住格客人，嫁拨仔俚，总算完结仔一生一世格事体，倪搭耐两家头，一径倒蛮要好。刚刚佴笃太太来得尴尬，看上去总规是格勿成功。就是实梗弄来弄去，弄到仔故歇已经五年哉。再要弄下去，年纪大仔，再有啥人来要倪?实梗洛倪今朝要搭耐商量，耐格心浪，到底是哪哼格意思?倪横竖总规听耐格闲话。耐说哪哼，倪依仔耐哪哼；耐就是格个辰光办勿到，耐只要说定仔一句闲话，倪慢慢里等来浪也呒啥要紧。耐只要说一句好哉!”辛修甫听了，沉吟一会，也紧紧的拉着龙蟾珠的手，对她说道：“依我的心上看起来，你既然有人要娶你回去，这个机会很好，你只顾答应他就是了。如今上海地方，靠得住的客人很少。这个姓葛的客人，想来是很靠得住的。错过了这样的

客人，一时哪里再去找第二个？至于我们两个人的交情，自然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家里那一位，实在来得累赘，不是个好惹的人。我若要不由分说的把你娶了回去，将来一定要闹得一个天翻地覆、海沸江号。到了那个时候，你怎样的闹得过她，我又怎样对得住你？所以我想起来，如今既是有人娶你，自然赶快答应他为是。在我们两个人这一面看起来，自然有些割舍不得。但这是你一生一世的大事，我自己既然不能娶你回去，怎么好把我自己心上的私见，耽误你一世的事情。你说我这个话儿，可是不是？”龙蟾珠听了，点一点头。不由得心上一阵心酸，望着辛修甫，扑簌簌的流下两行珠泪。辛修甫到了这个时候，也有些熬忍不住，几乎要流下泪来。只得携着手，殷殷勤勤的劝慰一番。这一夜，辛修甫自然是不回去的了。笑啼并作，悲喜交并。结万斛之愁肠，春心婉转；倒一腔之别绪，玉箸纵横。烛影摇红，钗光照夜。匆匆别去，虽有恨以无言；缓缓归来，欲双栖而未得。

过了两天，辛修甫知道龙蟾珠的嫁期已在十日之内，连牌子都除了下来。辛修甫觉得以后不便再去，便在自己手上脱下一只金刚钻戒指来，套在龙蟾珠手上，口中说道：“我们两个人，从此以后，是不能再叙的了。但愿你嫁了过去，白头偕老，琴瑟和谐。”说到这里，喉咙竟咽住了，说不出来。龙蟾珠泪流满面，哭得两个眼睛都肿起来，拉着辛修甫的衣服，好似生离死别的一般，不肯放手。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呜呜咽咽的把一个小小的绢包，递给辛修甫道：“格点物事，耐带得去，总算是倪格纪念。”说了这几句，不由得眼中珠泪好似雨点一般的落下来。辛修甫这一回儿，那心上的难过，竟是从来没有经过的，再也忍不住，眼中也流下泪来。接了龙蟾珠手内的绢包，那眼泪竟斑斑点点的，把绢包湿了好几处。几个娘姨大姐在旁看了他们这样的依依不舍，也觉得大家有些心酸起来。龙蟾珠哽咽了一会，方才竭力挣出几句话来道：“耐去罢。自家保重点身体。勿要马马虎虎，阿晓得？倪

是真正叫呒说法。”龙蟾珠说到这里，就咽住了说不下去。掩着脸，把手向辛修甫摇了几摇，便去倒在一张美人榻上，吞声暗哭。辛修甫也知道久留无益，只得也硬着心肠走了出去，一直回到自己公馆里头，瞒着他那位夫人，把龙蟾珠给他的绢包拆开看时，只见一支漆黑的头发，一个绉纱的兜肚，一双玄色缎绣白花平底弓鞋，尖尖瘦瘦的正好四寸光景，鞋底上面只有微微的一些儿泥污，还有七八分新。辛修甫见了，明知道龙蟾珠的心事。给他这几件东西，是好像和他天天并头贴体的意思。看了这几件东西，更觉得魂销心动起来。过了好几天，心上还觉得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坐嗟呀，望空咄咄，心中目中，都是惦记着一个龙蟾珠。觉得龙蟾珠的声音笑貌，一天到晚，只在辛修甫心目中间、上下左右周旋来往，一时哪里抛撇得下。直过了一月有余，方才把这个龙蟾珠的事情放了下来。辛修甫的性情本来最爱听戏，每到心上不高兴的时候，便去听戏消遣。如今这个时候，一个最要好的倌人龙蟾珠是嫁了人了，还有那几个知己些的朋友，如章秋谷、王小屏等那班人，守制的守制，出山的出山，只有一个陈海秋还在上海。辛修甫觉得心上有些懊恼，便去寻着陈海秋，同到戏馆去听戏。

这一天，辛修甫正同着陈海秋到丹桂去听戏。这个时候，正是夏月润等弟兄几个初到丹桂的时候，生意十分热闹，上下都挤得满满的。辛修甫见楼下正座的人太多，便同着陈海秋到包厢里面，拣了两个座位坐下。看了一会，夏月润的《花蝴蝶》登场，一出后台，大家便齐齐的喝一声彩。辛修甫举目看时，只见那月润立在当台，打扮得衣服甚是鲜明，结束得身材十分伶俐，雄赳赳气昂昂的，倒也很有些儿英雄气概。一会儿上起杠来，手脚甚是活溜，把两只手臂，牢牢的圈住了台上铁杠，一个身体好似风车儿的一般，在杠子上旋转起来。大家看了，又不觉齐齐喝彩。

辛修甫是坐在头包里面的，刚刚抬起头来，往对面包厢里头一看，只见一个少年丽人，生得容华艳冶、态度娇娆、黛色浮香、

珠光聚彩。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天气，这个丽人穿着一件铁青色珠皮袄，下面穿的什么裙裤，却隔着栏槛看不出来。头上带着许多珠翠，把那一对秋波刺斜里向着对面溜来，恰恰的和辛修甫打了一个照面。辛修甫见了，不觉呆了一呆，暗想："这个人真来得有些诧怪，怎么平空的和我吊起膀子来？"一面想着，便也对着那丽人飞了一眼，微微的把头动了一动。只见那丽人着实的把自己盯了一眼，便低下头去，略略的呆了一会，登时抬起头来，眉欢眼笑，卖弄风情，一连对着辛修甫使了几个眼色。又远远的对辛修甫把头点了一点，回过头来，对一个大姐附耳说了几句。正是：肠断京华之路，崔护重来；魂销春水之波，桃花无恙。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 185 回

辛修甫良宵逢旧识
汤娟娘薄命堕风尘

且说辛修甫眼睁睁的看着那对面三包里面的丽人，心上很觉得有些诧异，暗想："我这个人是向来不用膀子工夫的，怎么她竟会看中了我。"心上想着，只见那丽人叫过一个十八九岁大姐来，附耳说了几句不知是什么话儿，又指指点点的对着辛修甫指了一指。一会儿的工夫，早见那大姐从人丛里面挤上楼来，带着银水烟筒，直走到辛修甫背后，笑眯眯的对着修甫说道："格拉阿是辛老？倪先生说请耐到倪搭去。"辛修甫倒吃了一惊，道："你怎么认得我姓辛？你们先生是什么人？"那大姐笑道："倪先生叫苏青青。来浪三马路美仁里，说搭辛老一径认得格。等歇点定规要请过去格嘘！"辛修甫听了，想了一会，始终想不出这个苏青青是什么人，把眼光拢了一拢，再往对面看时，觉得这个人虽然有些面熟，一时间哪里想得出来。问那大姐时，那大姐也说不明白，只说是新来的，弄不清楚。辛修甫也只得点一点头，预备着等会儿到了美仁里再去细细的问她。那大姐装了几筒水烟，便也去了。辛修甫看着那大姐挨挨挤挤的回到对楼，和苏青青说了几句。苏青青抬起头来，远远的对辛修甫一笑。辛修甫见了，便也对着她微微一笑。这个时候，台上正在做着七盏灯的《烈女传》，这七盏灯本来是个有名角色，唱做俱佳，声容并茂，台下的许多看客，都

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的七盏灯。只有苏青青的两只眼睛，只顾目不转睛的看着辛修甫。一顾一盼，便有许多送意推情的诚悰流露出来。辛修甫虽然是个老于上海的人，不是什么色中饿鬼，但是世上的男子，断没有见了个少年美貌的女人在那里和自己吊膀子，倒反要拒绝不纳的道理。况且辛修甫自从龙蟾珠嫁人以后，怀着一腔的情悰，含着满腹的牢骚，一时又找不出个替代龙蟾珠的人，如今见了苏青青，一见倾心，三生慧果。目成眉语，托诚悰于微波；拨云撩雨，隔星娥于银浦。芳悰叩叩，密意沉沉。未谐凤卜之欢，先有鸳盟之订。这一段情事，却是辛修甫意想不到的。自然觉得心上十分高兴。两下里遥遥对着，眉来眼去，卖弄风情，连台上做的什么戏，也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只觉得你的心上只有一个我，我的心上只有一个你，一片的爱河浩瀚，无边的情海汪洋，都在这两个人的眼中滚来滚去，把个身体都深深的埋在里面，再也跳不出来。

辛修甫只顾呆呆的望着苏青青呆看，陈海秋和他说话都不听见，陈海秋见辛修甫这般模样，便把他拉了一把道："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为什么要吊得失魂落魄的这般模样？"辛修甫被他拉了一把，猛然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慌慌张张的问道："什么什么？你有什么话说？"陈海秋不觉狂笑道："你这个人，向来常常的说见色不迷的，怎么今天见了一个苏青青，就把你迷到这般模样！"辛修甫听了，不由得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待要分辩却又分辩不出什么，只得也对着陈海秋哈哈一笑。

陈海秋还待再说，辛修甫忽见对面苏青青立起身来，对着他做了一个手势，回过身来便走。辛修甫见了，知道她要走，便也拉着陈海秋一同走下来，直到戏园门口，等了一刻工夫，方才见苏青青扶着那位方才的那个大姐，姗姗的走来。见了辛修甫，便樱唇半启，笑靥微开，喜孜孜的叫了一声："辛老！"辛修甫正待问时，苏青青对他摇手道："故歇慢慢交。有啥闲话，到倪搭去慢

慢里说末哉。”辛修甫点一点头，早见两个车夫，拉过一辆簇新的橡皮包车来。车前点着两盏药水灯，精光夺目。苏青青便对着辛修甫嫣然笑道：“辛老，耐坐仔倪格车子先去阿好？”辛修甫摇头道：“我们都有包车。你只顾先走，我们慢慢的来就是了。”说着，辛修甫和陈海秋两个人的车夫也拉着车子过来。苏青青不肯先走，定要看着辛修甫和陈海秋上了车子，自己方才也坐着包车，跟在后面，三辆包车飞一般竟奔美仁里来。

哪消一刻工夫，早已到了美仁里。弯进弄去，到苏青青门口停下。苏青青同着辛修甫、陈海秋两个走上楼来，到房间里头坐下。苏青青先问了陈海秋的姓名，方才笑容可掬的对着辛修甫说道：“辛老，耐想想看，到底阿认得倪？”辛修甫想了好一会，还是一个想不出。只得对着苏青青摇头道：“看着你的样儿觉得好生面熟，却一时委实想不出来！”苏青青微微的笑道：“辛老，耐阿记得格辰光有个阿娟，住来浪俉笃隔壁。阿是贵人多忘事，忘记脱格哉！”辛修甫听了，不由得心中一动道：“原来你就是阿娟！怎么忽然会落到堂子里头来？你的父亲和哥哥到哪里去了？”苏青青叹一口气道：“说起倪格闲话来，格末真正叫坍台！”说着，便把她父亲病故，她哥哥嫖赌吃烟，不务正业，把她卖入烟花的事情，细细和辛修甫说了一遍，不觉溶溶欲涕。辛修甫听了，更觉得替她难过，嗟叹不已。眼看着这样的一个旧家女儿陷入烟花圈套，心中老大的不忍，便存着个要把她提出火坑的念头。

看官，你道这个阿娟是个什么人？她的父亲、哥哥又是个什么人？原来辛修甫年幼的时候，是住在上海城内新北门里面的。那个时候，辛修甫的隔壁住下一家人家，姓汤，官名一个澄字，却是个江苏候补巡检，分道差遣的当了几年的保甲局委员。不知怎的，被他上下其手，倒很弄了几个钱。这位汤巡检的太太已经死了多年，只有一子一女。女儿的小名就叫阿娟。到了十多岁，却出落得一表人才，十分俊俏。汤巡检甚是溺爱这个女儿。只有这

个儿子，天生的性格甚是皮赖。打街骂巷，无事生非，没有一个人不恨他。这个阿娟却和他哥哥大不相同，天生的口角灵便，最会哄人。就是那左右邻舍的人家，见了阿娟，也没有一个不喜欢的。辛修甫那个时候，正是十八九岁。阿娟却只有十岁，时常的到辛修甫家里去玩耍。辛修甫见了这样粉装玉琢的女孩子，虽然和她没有什么情愫，心上却很赏识她。后来不多两年，辛修甫搬到城外来住，便从此和她家音信不通。不想这位汤巡检患病不起，一命呜呼。他那位儿子，平日之间，见他父亲捏住了家财，一个大钱都不肯给他，早已恨得咬牙切齿，如今见父亲死了，心上十分欢喜，眼泪都没有一滴，只一天到晚到赌场里头去赌钱。这个“赌”字是没有底止的。一晚上的工夫输上几千几万，都不算什么。汤巡检虽有几个刮地皮的钱，究竟是个小官，就有钱也有限得很。不消两个月，早把这一份薄薄家私输得一个干干净净、寸草不留。渐渐的典卖衣饰，典卖器具起来。衣饰和器具都典卖尽了，便想到妹子身上来。把她典了六百块钱，典在堂子里头。可怜这个阿娟还只得十四岁，晓得什么事情？听说哥哥把她典在堂子里头，一时也无可如何，只得依着老鸨做起生意来，生生的把一个宦家小姐，落在把势里头去了。苏青青做了几年生意，倒是枇杷花下，车马如云，生意十分热闹。过了几年，便自己赎了身出来，一连做了三年，生意虽然不差，无奈苏青青的用度开销，二十四分的浩大，很有些儿支持不来，勉勉强强的移东补西，过了两节，实实的过不去。今天刚刚在丹桂看戏，遇着了辛修甫，觉得十分面熟。低着头想了一想，记得好像辛家大少爷模样。她素来知道辛修甫家有几个钱，虽然算不得上海地方的首富，却也是个数一数二的有名富家。不管是他不是他，姑且叫大姐过去，撞个木钟再说。哪知这个木钟，用不着两撞三撞，只消一撞便撞着了。

当下辛修甫听了苏青青的一番说话，心上倒着实的有些替她伤感。看着那苏青青婉转娇啼，冰绡泪渍，更觉得楚楚可怜，免

不得要温温存存安慰一番。陈海秋坐在旁边，呆呆的听了一会，觉得时候不早，便取出表来一看，已经四点多，便立起身来，对着辛修甫笑道："你们慢慢的谈心罢，我却不能奉陪，要先回去了。"辛修甫听了，还没有开口，早见苏青青抢步过来，在辛修甫耳边说了几句，辛修甫点了一点头，苏青青便走过来，对着陈海秋说道："陈老，慢慢交坐歇末哉，勿要去，辛老要请耐吃酒呀。耐吃过仔酒，就来浪倪搭借仔格干铺末哉。"陈海秋听了，先向辛修甫看了一看，又向苏青青看了一看，便笑嘻嘻的对着苏青青打个手势道："恭喜恭喜！"只把个苏青青羞得别转头去，一言不发。一会儿，娘姨们调开桌椅，排上一个双台。陈海秋道："一个双台，只有我们两个人吃，未免太寂寞了些。"辛修甫道："这个时候到哪里去请客？只好把青青这里的娘姨大姐，一古脑儿都叫来坐在席上，胡乱吃上一顿也就算了。"陈海秋忽然长叹一声道："如今我们的这班朋友，也都一个个风流云散。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上海。"修甫听了，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正是：后夜之相思何处，月殿云廊；当年之风度依然，飘烟抱雨。要知究竟何如，且待下回再行交代。

第186回

证前因深情结遥誓
出奇计险语试倾城

且说辛修甫在苏青青院中吃了一个双台，自然苏青青不肯放他回去的了。镜盟衫誓，倚影偎声。春浮银汉之槎，水泛桃源之洞。子夫散发，合德横陈。红添两颊之云，绿展双眉之黛。

辛修甫直到明天十一点钟，方才起身。见房门虚掩，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便走到对面房间里头，去看那借干铺的陈海秋时，见陈海秋一个人睡在床上，还在那里呼呼的打鼾没有睡醒。辛修甫把他推了一推，陈海秋方才坐起身来，把眼睛揉了一揉，见了辛修甫，口中还含含糊糊的道："时候还早得很，你怎么倒先起来了？"辛修甫笑道："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二点钟，还不起来做什么？想睡在这里过一世么？"陈海秋听了，一骨碌跳下床来。定醒了一会，方才同着辛修甫走到对面房内。苏青青早已起来，坐在窗前梳洗。陈海秋走到苏青青面前，仔仔细细的把她看了一会，又回转身来，把辛修甫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会。辛修甫笑道："你这样看法，为的什么事儿？"陈海秋笑道："我昨天晚上，和你们两个人预算决算了一回。大约无论怎么样，总要睡到下午一两点钟起来。如今你十一点钟就居然起来，不是临阵脱逃，就是事前躲避。我所以要看看你们两个人的脸儿。"辛修甫笑道："想来是你临阵脱逃惯的，所以要这般平空的替人作急。"陈海秋又向苏青青

笑道："你和我直说，他究竟临阵脱逃没有？"苏青青红着脸道："耐格闲话，倪一塌刮仔才勿懂。"陈海秋哈哈笑道："你真个不懂，待我来教你如何？"苏青青听了，把头一扭，不去理他。辛修甫走过来，一把把陈海秋拉了过去，口中说道："你这个人，成天的专讲和人取笑。取笑得的也要取笑，取笑不得的也要取笑。这像个怎么样儿？"陈海秋把手抹着自己的脸羞他道："阿呀！显见得你们两个人是恩相好，所以要这般回护。"辛修甫笑道："算了罢，不用说了。"苏青青听了，也侧过头来，把陈海秋看了一眼，便向辛修甫说道："辰光勿早哉，俉笃两家头吃仔饭去阿好？"辛修甫听了，便也点头应允，坐了下来。苏青青梳好了头，陪着他们两个人吃了午饭，辛修甫方才同着陈海秋去了。

自此以后，辛修甫和苏青青两个人的交情打得火一般热。真个是鹣盟蝶誓，密爱幽欢。苏青青拿出平生的手段来窝着辛修甫，竟不接别的客人。辛修甫也想着法儿，试过了苏青青几次，却试不出什么破绽来，辛修甫心上自然欢喜。恰恰的事有凑巧，辛修甫的那位夫人，本来原是个专会泼醋的人物，不知怎的，得了一个吐血的症候。延医服药，一些儿效验都没有，不上两个月的工夫，便呜呼哀哉，死了。只把个辛修甫闪得个凤折鸳分，形单影只，沧海巫山之恨，无地招魂；金钗沽酒之诗，心伤旧配。免不得也要着实的伤感一番。过了几时，渐渐的把伤感的意思丢掉了些，却又兜的把龙蟾珠的事情提了起来，暗想："若是这件事儿出得早了些儿，龙蟾珠也不至于给别人娶去，如今是事已成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的了。真个是：'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未免的心上很有些儿惆怅。想了一会，忽然转一个念头道："如今幸而还有个苏青青在这里。虽然我和她相好不久，却是看她的样儿，和我二十四分的要好，不如竟把她娶了回去，料想还不至于怎样的不妥当。况且我以前曾经历试过她几次，试不出什么破绽，一定是靠得住的。"想到这里，忽然又是心中一动道：

“上海的倌人，岂是可以娶回家去的！我平日之间，看着苏青青的样儿，虽然一心待我要好，没有什么三心二意。但是冷眼看她的起居服用，却又奢侈放荡，不像是个肯做人家人的。俗语说得好，‘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知道她将来嫁人之后，究竟怎么的一个样儿？不如还是趁着这个时候，再把她试上一试。试出她的真心来，再说别的。”辛修甫定了主意，便和陈海秋等一班朋友，大家商议了一回。商议出一个法儿来，要想趁着个空儿，试验她的真假。恰恰的这个时候，苏青青知道辛修甫夫人死了，便越发的使出浑身手段、全副工夫，把个辛修甫哄得脑筋里面有些迷迷糊糊的起来，撒娇撒痴的只要辛修甫娶她回去。辛修甫虽然被苏青青哄得十分高兴，却毕竟心上没些把握。见了苏青青这般模样，便想着要把这个试验的法儿施展出来。

这一天，走到苏青青房间里头坐下，不住的唉声叹气，神色张皇，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苏青青见了，心上诧异，便问辛修甫道：“辛老，耐今朝啥格事体，实梗样式？阿是身体浪有点勿舒齐？”辛修甫听了只是摇头，一句话儿都说不出。苏青青一连问了两三遍，辛修甫只是不开口。苏青青问得着起急来，走过来把辛修甫的耳朵一把拉住，口中说道：“耐格人啥实梗呀？好好里问耐闲话，啥格一声勿响？阿是变仔哑子哉！”辛修甫皱着眉头，对苏青青道：“我的事情弄糟了，你知道不知道？”苏青青吃了一惊道：“耐啥格事体弄坏哉呀？阿好搭倪讲讲呀？”辛修甫道：“说起这件事情，真叫作一言难尽。就是和你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不和你讲的好。”苏青青听了，更加着急道：“耐格人总规是实梗阴阳怪气，豪燥点搭倪说噓！”辛修甫听了，便故意装作一派愁容，瞎七瞎八、装装点点的和苏青青说了一遍，只说：“自己前两年有一封信写给朋友。这封信上的话儿是得罪皇太后的。如今不知怎的，这封信给一个仇人拿了去，在京城里头告发起来。幸而有个要好的朋友，暗地里通了一个信给我，叫我快走！不消几日，京城里头就有电

报出来，着地方官拿我。我若是不走，万一个给地方官拿住了，送进京去，就是熬得一条性命出来，最轻也要问一个烟瘴充军的罪名。如今我也没有别的法儿，只得把家产托人照管，自己逃到日本去暂时躲避。所以，没奈何，只得来和你说一声儿。我们两个人以前的话儿，我如今自己的生死还不可知，怎好平空的把你拖下水去？以前的那些嫁娶的话儿，如今一古脑儿都一笔抹过，只当没有这句话的一般。我就在这几天之内，要动身到东洋去。你的事情，委实不能兼顾的了。但愿你摽梅迨吉，燕尔新欢，好好的拣一个人。不要和我一般的有始无终，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说着，把眼睛挤了一挤，挤得眼皮儿红红的，好像要哭出来。

苏青青听了辛修甫的说话，起先倒也呆了一呆，登时花容失色。只听得辛修甫这一番话儿说完了，不由得低下头去，沉吟一会，忽然抬起头来，对着辛修甫把头摇了一摇道：“耐格闲话定规是假格，倪实头勿相信。为啥别人家陇拨格号事体，独独到仔耐身浪，就有几化稀奇古怪格事体出来？耐阿是来浪骗小干件？”辛修甫听了，故意顿足道：“这是千真万确事情！我怎么肯来骗你？别的事情，或者和你取笑，哄哄你也还罢了，哪有这样风火的事儿，都和你取笑的道理！难道我们两个人这样的要好，你还信不过我的说话么？”

苏青青见辛修甫说得这样活龙活现，不由得也有几分相信起来。踌躇了一会，慢慢的走过来，扶着辛修甫的肩膀，低下头去，和辛修甫脸贴脸的偎了一偎，口中说道：“辛老，听耐实梗说起来，到底阿是真格呀？”辛修甫连连顿足道：“我心上这般着急，你还在这里慢条斯理的这般模样！你想我为什么要哄你？就是哄信了你，在我身上有什么好处？”苏青青听到这里，心上也有些鹘鹘突突的起来。便对辛修甫说道：“辛老，格末阿要紧格呀？”辛修甫把舌头一吐道：“你说的真是风凉话儿，还问要紧不要紧！若是当真的给他们拿进京去，非但人亡家破，连这个脑袋保得住保不住，

都是不可知的事情。若果然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必感伤惦念。只要你心上记着我这样的人下人就是了。”辛修甫一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苏青青也泪珠莹莹的，握着辛修甫的手道：“辛老，格末哪哼介？”辛修甫皱着眉头道：“如今只要早些逃走，料想也闹不出什么别的事情。但是我姓辛的从此以后在中国地界之内，就算个犯法的罪人。若不遇赦典，是一生一世不得回来的了。我心上原觉得很有些割舍不得你，却又无可如何，想来你也知道我的苦衷。这是出于意外的事情，没奈何只得要劳燕分飞的了。”

苏青青听了这番说话，不觉双蛾敛恨，宝靥含嗔，似嗔似喜的瞅了辛修甫一眼道：“耐倒说得实梗容易，倪勿成功格。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好搂白相格。阿有啥一塌括仔说得明明白白，故歇倒说勿成功。拨别人家晓得仔，阿要难为情！倪故歇只有一句闲话搭耐说，随便耐哪哼，倪总归是耐格人。今生今世，除脱仔耐姓辛格，要倪去再嫁第二个客人，格末老老实实办勿到！故歇耐末拍拍身体东洋去哉，留仔倪一干仔来浪上海，耐打算哪哼？”辛修甫听了，想了一想，道：“这个时候，哪里想得出什么安置你的法儿？要便你立刻收了牌子，同着我一同到日本去。但是我细想起来，你们当倌人的，好容易嫁一个人，不指望他什么好处也就是了。如今嫁了人，倒反把你们带下水去，我辛修甫天良不昧，怎样的心上过得去！”

苏青青听了，接着说道：“倪搭耐自家人，格号客气闲话，故歇用勿着。总规倪既然嫁仔耐，就是耐格人。耐到洛里，倪跟到洛里，吪拨啥第二句闲话！”辛修甫听了，走过来对着苏青青打了一拱，道：“我倒想不到你有这般志气，可敬得很！既然你自家愿意跟着我走，我也自然不能拦你。但是还有一句话儿，要预先和你说明。如今你跟着我，我还是有钱的时候，你还没有什么；万一个到了将来我的家产保守不住，到没有钱的时候，你哪里过得惯这样的苦日子！”苏青青把头一扭道：“耐格闲话笑话哉！倪既

然跟仔耐，总规要苦末大家一淘苦，要甜末大家一淘甜。阿啥过得惯过勿惯！”正是：回黄转绿，人生之祸福无常；地老天荒，金石之深盟未改。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187回

甘同梦永夜听鸡声
困洪波长堤成漏泽

且说辛修甫对着苏青青造了一番谎话，只说她一定要自家反悔，不肯嫁他。哪里知道这个苏青青，竟是斩钉削铁的一口咬定，情愿跟着他到日本去。这一喜非同小可！暗想：“这个苏青青，居然能够始终不变，立志不渝，在上海倌人里总算是难得的了。”便想要把这件事儿的来历和她说明，忽然又想道：“我何不再着着实实的逼她一下，也好试试她的真心究竟怎样？”想着，便又道：“既然你肯同甘共苦，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是事不宜迟，我明天便要动身，万一个被他们拿住了，走不脱身倒不是玩的。你既要跟着我一同走，这个时候就要和本家娘姨等讲个明白，把牌子除了下来，还清了她们的帐目，好预备一同上路。只不知道你来得及来不及？”苏青青听了，略略的顿了一顿，便慨然说道：“倪是说走就走，有啥格来勿及呀！只要叫仔本家进来，搭俚说声，探脱仔牌子好哉。”说着，便叫了大姐阿金进来，叫她去叫本家老鸨。原来辛修甫的这番说话，本来是咬着她耳朵说话，那班房间里人，见了他们这般模样，便故意都躲出去，好凭着他们两个人去密密切切的谈心。所以这件事儿说了半天，那班娘姨大姐还都不知道。如今听得苏青青叫阿金去叫本家老鸨，那阿金答应一声，便当真要走下楼去。辛修甫连忙把阿金叫回来，口中说道：“你慢慢的去

叫她，不要性急。”苏青青问道：“早点去叫仔俚上来，搭俚算清仔帐末拉倒哉呀？为啥耐咦要叫俚慢慢交？”辛修甫对着苏青青哈哈一笑，又对着她打一个拱道：“我如今和你实说，你不要见怪！”

苏青青是何等伶俐的人儿，更兼以前被辛修甫试过几次，如今见了辛修甫朝着她哈哈一笑，心上早已明白。便把辛修甫推了一推道：“耐格人末实头少有出见格！总规瞎三话四，呒拨一句真闲话。耐自家想想看，阿该应勿该应？前两转格事体，还说是搭倪讲笑话，呒啥要紧。今朝是加二勿对哉，啥格皇太后也来哉，犯人也来哉，倒骗得倪蛮相信，阿要气数！”辛修甫又打一个拱道：“我原是有心试你一下的，看你口中说得这般铁铮铮的，到底是真心不是真心。若不是我这样的一来，也显不出你的真心实意。你千万不要生气，我原是和你要好意思。”苏青青听了，瞪了辛修甫一眼道：“耐格个人，真正就叫讨气！耐试仔一转勿算数，再要试第二转第三转。区得倪格嫁人，勿是假格，呒拨啥枝枝节节格事体，勿然是拨耐试仔出来也好哉！”说罢，咬着牙齿，用一个指头在辛修甫额上用力点了一点，口中又说道：“俉笃格排男人，总规是翻转仔面孔，就认勿得什么人！刚刚倪要拨耐试仔出来，故歇勿知要辨倪哪哼格罪名哉！”辛修甫笑着，拉着苏青青的手道：“这件事儿总是我的不是，你千万不要生气！”苏青青故意把手一摔，洒脱了辛修甫的手，别过头去，假装着不去理他。辛修甫到了这个时候，这心上的高兴就如醍醐灌顶、醇醪醉心的一般，直觉得骨节奇痒，心花怒开。一时间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不出他的喜欢来。见苏青青扭转身体不来理他，免不得要软软的央告安慰一番。

自此以后，辛修甫和苏青青，平空的又添了几分恩爱，竟有些迷惑起来。一天到晚，都在美仁里鬼混，连书局里头的事情，都不去理会，只和苏青青商议看那临时嫁娶的典礼。依着苏青青，要辛修甫从此不娶正室，又要什么凤冠霞帔、清音彩桥，要和娶正

室的礼节一般。辛修甫虽然十分溺爱这个苏青青，不忍拂她的意思，却为着这几件事儿关系来得大了，不能轻轻易易的一口应允。自己心上忖度了一番，只许她五年之内，生了儿子，便不娶正室；如若五年不生儿子，别的再说。又许了她用清音彩轿和披风红裙。苏青青还故意作难，一定要用凤冠霞帔。辛修甫一口咬定了不肯答应。只推说这是我们的家法，我就是答应了，也还有别人不答应，我一个人也做不来主。苏青青听了，知道再说也不中用，也只得罢了。两个人说得停停当当的，只等着万国救荒赛珍会举行过了，便要花开并蒂，月照三星，春融翡翠之巢，水荡鸳鸯之影。辛修甫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工夫再管别的事情，只一味的屈着指头轮算那未来的日子，静静的等候佳期。幸而辛修甫也是个花丛老手，还不至于十分颠倒，和那淫魔色鬼一般。

看官且住，这个万国赛珍救灾会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情？辛修甫要娶苏青青，和这个赛珍会是不相干的，为什么又要等万国赛珍会举行之后，方才迎娶？看官们不嫌烦碎，在下做书的少不得要一一的铺叙一番。原来我们中国的江浙漕米，本来是由运河运到北通州交纳的。京城里头的食米，全是靠的南粮。所以那个时候，政府特设漕运总督一缺，专管这漕运的事情。这个运河，却是我们中国人工所成的第一大川。自浙江杭州府起，直贯穿江苏、山东两省，直到直隶通州为止，有二千五百多里长。自隋炀帝时兴工开挖，唐宋而后，直到元、明、本朝，也不知费了无数的金钱，用了许多的人力，方才成了这个运河。这运河的水势，自浙江至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河运都十分便利。到了淮安清江浦以北，那河水便渐渐的干涸起来。一路都筑了许多水闸，随时开闭，节制运河的水量。遇着那水浅的年份，粮船不能行走，便把第一闸的水，放到第二闸来。等粮船差不多要走过第二闸的时候，却又把第二闸的水，放到第三闸来。这样一闸一闸的过去，直要等得粮船过了水浅的地方，方才把末一闸的水，又逐段的倒放过来。

那运河水势最大的地方，就是淮安以南、扬州以北的一段。运河之西，有高邮湖、邵伯湖、白马湖、宝应湖。运河之东，有吴公湖、大纵湖、获金湖、广洋湖，水势都甚汪洋汹涌，也都有一百多里长，六七十里宽，都流入运河，和运河竟是通连的一般。更有安徽、江苏交界的洪泽湖，也是流入运河的。看官请想，这般的许多湖泊，都是流入运河的，把运河当作了漩窝之地。众水所归，小小的运河能有多大的气魄？遇着天干水浅的时候还不要紧，遇着个雨水过多，河水泛滥的时候，哪里容纳得下！所以那个时候，漕运总督在运河东西两岸，筑起两长极高极坚的堤岸。在堤岸中间，开一个节制水量的水门。每逢水浅的年份，便把水门开了，放进东西两湖的水来；逢着水满的时候，便又开了水门，把运河的水放进东西两湖去。借着这两条堤岸，做个运河的紧要机关，年年修造，岁岁兴工，也不知花费了许多币项。淮扬一带地方也借着这个运河的力量，水旱不荒，年年收成十足。到了后来，河运改了海运，又省力又神速，并且还节省许多经费，政府便把漕运的事情永远改了海运。把漕运总督一缺也裁掉了。自此以后，这条运河便永远没有人来挑浚，这条堤岸便永远没有人来修整，由着他年深月久的淤塞坍塌，没有一个人来理会。直把这淮扬一带的东西两岸，渐渐坍塌得一个干干净净。那东西两湖的水便一古脑儿都流入运河里面来，却没有了开闭的机关。只有来路，没有去路。一条运河里面安放不下，便都顺着下流一带，灌注进来。那班淮扬的百姓，正眼巴巴的望得田禾成熟，大家高兴。哪里知道被水一冲，都冲得个一物不留，一茎不剩。今年如此，明年也是如此。一班百姓，还大家只说天公降饥荒，没有一个知道是运河年久失修，以致湖水顺势灌入的原故。那淮扬一带的居民，都是穷苦的多，富饶的少，哪里禁得起这样的年年饥馑，岁岁凶荒。自然便都是流离转徙，奔走道路起来，一个个都是扶老携幼的，望着镇江府、常州府、长江下游一带的地方，来逃荒就食。常镇两

府的地方官见这班饥民越来越多，到得后来，连那淮、扬、徐、海三府一州的饥民，大家都逃避过来，地方官一时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只得把地方上所有的寺庙，都借给那班饥民居住。再到了后来，连寺庙也挤不下了，只得在城外拣一方大大的空地，胡乱搭些草棚，安顿那些饥民。那一种转辗沟壑的情形，琐尾流离的惨状，在下做书的一时间也描写不出来。那些地方官和那班本地的绅商，虽然也都募捐经费，设了几个粥厂，按日施粥，但是不能持久的。

这个时候，便有几个上海的巨绅大商，出来发起劝捐。捐了半个多月，虽然有些捐款下来，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便又有一位慈善家，想出一个救急的法儿来。这位慈善家姓孙，官名一个厚字，号伯义，是个山西候补道。从小的时候，便在德国留学，却也算得如今世上一个熟谙洋务的人才。见了这班淮海一带的饥民，一个个都在那里嗷嗷待哺，也未免有些蒿目伤心，暗想："欧洲各国，每每举行什么慈善会，不论什么命妇贵女，都在会中执业。借着妇女的魔力，去吸收那社会的银钱，一古脑儿都供这个慈善会的用度。我们中国却没有举行过。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借着味莼园的地方，也开一个慈善会，普请那些绅商人家的内眷，都在会中执役。预先印了入场券，各处分销，每张卖一块钱。大约这一笔入场券的钱，倒也不少。"想着，便又转个念头道："这件事儿最好请陈宫保做个发起人。好在他也是江苏人，向来在慈善事业上很肯花钱的，料想他胸怀桑梓，一定不推却的。"想着，便立刻坐了马车，到斜桥陈宫保的行辕里头来禀见这位商约大臣陈寅孙陈宫保。手本投了进去，候了一会，陈宫保慢慢的出来。孙观察便把自己的意思，和陈宫保说了一遍，要请陈宫保做个发起人。陈宫保听了喜道："我正在这里踌躇这淮海饥民的事情。如今你出这个主意好得很，我是江苏人，这担任发起的事儿，自然是无从推诿的。但是我想起来，就是发卖入场券，也卖不出什么钱。

不如合着上海全埠的绅商内眷，大家都在张园里头设肆售物，把卖下来的钱，都充作捐款。你说这个主意怎么样？”正是：牺牲名誉，救亿万之同胞；涕泪江皋，听中宵之鸿雁。不知这个慈善会怎样的一个开法，且待下回交代。

第188回

悯哀鸿仁人兴义举
泛明湖好景入诗囊

且说孙观察听了陈宫保的话儿，便大喜道："究竟是宫保想得周到，职道却一时想不出来。这样一来，一定可以多得几万块钱。多得一块钱，就可以多救一条性命。这都是宫保的功德。"陈宫保也谦逊几句道："这是我们份内的义务，算得什么功德。"说着，便又和孙观察商议了一回，把会里头一切章程，都议得停停当当。陈宫保又道："专靠着我们中国人，究竟没有几个肯出大钱的。最好要想个法儿，把那些寓沪的西人也拉进会里头去，方才热闹。"孙观察想了一想道："待职道先到工部局拜会局董，看他的意思怎样。大约据职道看起来，那些欧美各国的人，在慈善事业上，大家都肯出力帮忙的，料想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说罢，便辞了陈宫保，先到虹口地方，来看他一个英国女友叫做哈罗利夫人的，和她商议一番。这哈罗利夫人向来和孙观察很要好的，却又和工部局总董叫做喀伦达立夫的，两下很说得来。当下听了孙观察的说话，便拍手赞成道："我们虽然是大英国的人，却居留在你们贵国，又和你们贵国有邻国的谊份。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份内应尽的义务。料想我们英国人，都有仗义好善的性格，断没有不答应的。如今我先到喀伦君那里去问他一下，看他的意思如何。"孙观察听了，连忙殷勤致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儿。当下哈罗利夫人果然立刻到

工部局去，见了那位喀伦达立夫，把孙观察的说话和自己的意思，都说了一遍。那位工部局总董事喀伦达立夫君也十分赞成这桩义举，又和各国领事商量了一会。大家都是十分高兴，拍手赞成。并且那十三国领事，都情愿叫自己的夫人也在张园里头设肆售物。把卖出来的钱，都交在中国慈善会里头，去拨作徐、海、淮、扬的赈款，尽个邻国的义务。哈罗利夫人听了大喜，连忙和孙观察说了，孙观察自然甚是欢喜。当下陈宫保、孙观察议定了会中的一切布置、一切章程。便推举了二十一名干事员，分头办事。恰恰的这位辛修甫，也被他们推举在里头，做了干事长。那些指定的方向铺设的会场、预备的商店，都要辛修甫一个人往来奔走，流汗相属，忙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哪里还有工夫来娶什么小老婆？这些闲话，我且按下不提。

只说贡春树和吕仰正两个人，都在浙江杭州地方。贡春树捐了个知县，分发浙江。吕仰正应了杭州将军的聘请，和他管理摺奏。两个人虽然时常相叙，却每每的当着那茶余酒后的时光，遇着那月夕花晨的佳日，大家都不免常常的要想起章秋谷、辛修甫这一班要好朋友来。这一天吕仰正雇了一只湖船，邀着贡春树一同去游西湖。船上的人解了缆，一路轻轻的荡过来。这个西湖，本来是中国第一著名的胜地，这个时候，又正是四月初旬的时候。沿着湖堤一带，还有些开不尽的桃花，三三五五的临风招展。夹着那些绿沉沉的杨柳，衬着那波光一碧，微微的有些摇动，好似那轻罗薄縠一般。那四围的山色，也是午岭浮青，遥峰界碧，真是天地生成的妙景，连画图上都画不出来。那西湖的水，本来是十分澄澈的。看着那水底的荇藻纵横，看得甚是清楚，船上的人影倒入水中，须眉毕见，好像是一面大镜子的一般。贡春树和吕仰正坐在船中，凭栏玩赏，只见楼台隐约，烟水迷离，嶂影涵青，波光漾碧，只觉得神怡心畅，头目爽然。贡春树和吕仰正谈了一回，吕仰正道：“这般景物，可惜秋谷、修甫等都不在这里。”春树道：

“秋谷自从太夫人逝世，回到常熟去闭门守制，连至好朋友都不很通信，两年之间，我一连发了五六封信去，只接了他一封回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计算起来，他的服已经满了，为什么躲在家内，还不出来？”仰正叹一口气道：“秋谷近两年来，运气也很不好。自从其盛倒闭，被徐齐甫吞没巨款之后，家产便去了大半。南京乡试虽然三场满荐，又被主考落掉了。又为着教演拳棒的事情，大家竟都谣传他是个会匪的头目。你想可笑不可笑，真是曲高和寡，少所见而多所怪了！”春树道：“前天我接了修甫的一封信，说就在这个四月里头，要娶姨太太。只等过了万国赛珍会，便要举行大礼。我们何不到上海去走上一趟。这个赛珍会是难逢难遇的，我们去看了赛珍会，再去扰修甫的喜酒，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仰正拍手道：“我正有这个意思。不想你和我竟有同感。我们明天就去何如？”春树道：“我们就明天去也好。”

两个人定了主意，便一同上了轮船，直到上海来。到了上海，两个人都住在辛修甫的公馆里头。过了一天，却却的张园赛珍会已经开场。贡春树和吕仰正两个，少不得也要买两张入场券，进园游览。贡春树刚刚走进，早见一个十六七岁的丽人，浓妆艳抹的，手中提着满满的一篮花，袅袅婷婷的迎将上来，对着贡春树嫣然一笑，在篮里头取出一朵花来，对贡春树道：“请买一朵花，尽个同胞的义务。”贡春树被她说了这一句，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连忙把那丽人手中的花接了过去，扣在钮扣上。那丽人微微一笑，又照样的取过一朵来递给吕仰正。吕仰正也接了。贡春树便取出两块钱来，交在那丽人手内。那丽人接了，笑盈盈的对着他们两个点一点头，走到那边去了。两个人慢慢的走到安垲第来。只见那安垲第中间，陈列着许多东西，都是些泰西女士在那里四处兜揽生意的。那安垲第的两旁，隔作十几处，好像是十数间厢房的一般，却是十三国领事的夫人，分廛列货的在那里掌柜。安垲第前后，又有许多欧美各国的女士，也有设着博彩摊的，也

有卖点心食物的，大半都是些少年貌美的人，一个个都打扮得金钻照眼、锦绣流光。两人一路走来，东看看，西看看，真有些应接不暇的光景。出了安垲第，又到老洋房去看了一回，都是陈设的珠玉绣货、古玩字画，陈设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再转过河边，便是一方草地，围了一个艺场，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舞弄枪棒。

两个人各处走了一遍，觉得有些腿酸起来，正要寻个歇息的地方，忽见一群滑头滑脑的少年，大家都钩肩搭背的一窝风直拥过来。听得人丛里头，有一个少年哈哈的笑着，说道："我们出了一块钱，倒像打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茶围一般。"这一句话方才出口，猛听得对面有个人大声喝道："这算什么话儿，真是混帐！"那说话的少年听有人骂他，也就回骂道："你是什么人？敢于这般放肆！我说我的话，与你什么相干，要你来起什么劲儿！"对面那个人听了，更加大怒道："今天是她们那班中西女士，不惜牺牲名誉，来拯救我们中国的灾民。你也是个中国人，该应感激才是，怎么放出这样的屁来！"那少年听了，也大怒道："你的说话，更是放屁！像你这样的道学话儿，上海地方用不着，劝你还是少讲几句罢！"那对面的人听了，怒不可遏，忍不住大踏步的抢过来，一把抓住了那少年的衣服，好像拎着个小鸡的一般，口中说道："我把你这个全无心肝的东西，你自己错了，还敢这般倔强！如今我也不来和你说什么，只和你当着大众评个理儿，这样的说话，你究竟应该出口不应该出口！"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的人，听得有人吵闹，大家都围将拢来。贡春树和吕仰正两个起先听得对面那个人的声音甚熟，明明是章秋谷的声音。两个人不由得满心大喜，大家都抢上一步，举目看时，果然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文妙天下、厥性好骂的章秋谷。两人一眼见了秋谷，正待要叫时，只见章秋谷一手扯着那方才说话的少年，对着大众朗然说道："你们诸位听着：今天的赛珍会，是中西女士为着那班淮海的饥民嗷嗷待哺，所以

大家都牺牲名誉，开这个赈荒赛珍会，用意十分可感。我们做男子的人，不能够帮着她们尽些义务，也还罢了。怎么方才这个东西，竟会说出那样轻薄的话来，说什么出了一块钱，倒打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茶围。你们众位请想，这样的话儿，可该说不该说，可荒唐不荒唐！”众人听了，有几个胆小怕事的便走了开去，有几个有些义气的，大家也都数说方才说话的那个少年，说他不应说出这般轻薄刁钻的说话。那少年起先被章秋谷一把拉住了衣服，觉得这个人气力不小，英毅非常，心上已经有了几分馁意，却又受了那几个同伴的激发，道：“你口中说话，是你的自由权，怎么他平空的干涉起来，这还了得！”那少年受了众人这般一激，便也想要装些虎势出来。无奈看着这位章秋谷，两只眼睛光芒闪闪的，只是凛凛的对他看着，更兼被章秋谷一把抓住了，挣扎不来，动弹不得，不由得心中有些害怕，口中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来。如今又听了众人的话儿，许多人异口同声的，都怪他不该如此，早已吓出一身冷汗来。连忙向着章秋谷道：“你且先请放手，有话再说。我方才的说话，实在是一句信口的话儿，并不是有心轻薄。你们众位不消生气，我自己认一个错就是了。”章秋谷听了那少年自家认错，方才放了手道：“既是你自己认错，我也不来和你计较。”那少年见秋谷放手，好容易得脱了身，一言不发，三脚两步的望着弹子房那边走去。章秋谷方才回转身来，早听得有人叫道：“秋谷兄，我们多时不见了，渴想得很！”章秋谷听了，连忙回头看时，见果然是贡春树和吕仰正两个，不觉心中大喜。连忙走过来，大家相见，拉着手寒暄了几句。吕仰正道：“这里不便讲话，那边有一个东洋茶棚，我们去坐一会儿也好。”章秋谷听了，点点头儿，便同着他们两个，走进茶棚去拣个座儿，大家坐下。吕仰正便询问秋谷这两年来在家里头的情形。秋谷长叹一声道：“说起我的事情来，真是一言难尽！”说着，便把自己的事情，略略述了一遍。

看官，你道这位章秋谷，这两年之间，为什么不到上海来，却

这样销声匿迹的躲在家里，这是个怎么道理？原来章秋谷自从那一年在南京得了上海家里头的电报，连忙赶回上海，急急地赶到新马路公馆里头，看太夫人时，原来太夫人是个秋病。虽然来势厉害，却也没有什么大碍。只为着有一家合本的典铺叫做其盛的，被管事人徐齐甫亏空了本钱，故意放火，把一个典铺烧得个干干净净，一物不遗，还欠了外面的许多帐目。正是：垄断尽东西之利，市侩无良；火攻出决死之军，奸奴大胆。不知后事如何，待下回分解。

第189回

吞存款市侩昧良
萎慈萱北堂弃养

且说章秋谷自从老太爷故后，虽然有些宦囊，却也不多。历年以来，章秋谷在外面挥金结客，慷慨非常，已经花费了许多。更兼这几年之内，轻裘肥马，访柳评花，名妓倾心，良朋聚首，阅历了无数的歌场酒阵，经过了许多的荡叶狂花，真个是鹿锦缠头，貂裘换酒，买笑则珍珠一斛，留欢则黄金百斤。虽然章秋谷是个惯家，不至于受了倌人的迷惑，但是这个“嫖”的一个字儿，凭你怎么精明剥削的人，也是有出无入，有绌无盈的。章秋谷在上海堂子里头混了几年，却也着实花掉了几个钱。不知不觉的把这些有限的银钱，渐渐的用得干涸起来。幸而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性情豁达，不是那爱钱如命的人物。见家里头的钱给章秋谷用掉了一大半，心上也不很着急，只说凭着自己这样的一个儿子，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这几个钱，不过是身外的东西，何足挂齿。章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这番说话，越发的把银钱看得真个就如傥来的物件一般，随意挥霍。到了这个时候，刚刚只剩得其盛典铺的一万五千银子股本，汇丰银行的一万三千银子存款，统统合起来，不到三万银子。这个其盛典铺的管理人，叫做徐齐甫。本来是个当铺里头的小伙计，却是章秋谷的那位老太爷一手提拔出来的。先合了几个股东，开设了这个其盛典铺，叫他在里头管帐。又在外

面为他各处的揄扬，一时间传说开去，就有别个典铺的东家来请他去当经理。不上几年，竟大大的得意起来，章秋谷的那位老太爷故后，他便不知怎样移花接木的，先吞没了一笔存项。那个时候章秋谷正在哀痛忙乱的时候，况且年纪还很轻，一时间哪里查察得出？还说这个徐齐甫古板诚实，是个靠得住的好人。哪里知道他外假忠诚，内怀鬼蜮，故意的放火把典铺烧了，把别人家典的东西，拣贵重些的金玉珠宝，一古脑儿都暗暗的搬回家去。等到火熄之后，查起帐目来，典铺里头的六万银子本钱一卷而光不算外，外面还欠一万几千银子的亏空。这是要几家股东拿出来的。那其余的三家股东，都还只当着徐齐甫是个好人。

只有章秋谷心上早已明白，但是查不出他的什么凭据，一时也无可如何，只暗暗的把自己疑惑的意思，和那三个股东说了一遍。那三个股东听了，大家甚是相信，便和秋谷商议，要禀了上海县，把他看押，追他的钱。秋谷道："禀官提押的事情，虽然可以做得，但要想他把我们的钱拿出来，是没有这件事情的了。只要这样的一来，我们不至于再要拿出钱去，也就罢了。"章秋谷为着这件事情，倒一连闹了半个月，方才弄得清楚。虽然没有倒转拿出钱来，这一万五千银子，却是丢到水里头去了，连响声也没有听得一点。章秋谷回到自己家里头，却不敢和太夫人说。只把几句假话搪塞过去，只说已经收了一万银子回来，还有五千银子，立了一张期票，明年归还。太夫人听了，起先还不相信，章秋谷恐怕太夫人病中发急，只得假造了一张汇票和一张期票，给太夫人看了一看，方才放下心来，那病体就轻了好些。章秋谷的那位夫人，却悄悄的埋怨他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的好说话！白白的一万五千银子，送了别人，这是什么缘故？你常说天下的事情，不论什么人、什么事，总有法儿好想。只有穷人没有银钱和病人沉重要死的这两件事情，却是没有法儿。如今这样一个小小的徐齐甫，怎么平空被他吞没了一万五千银子，想不出一个处治他的

法儿，难道就是这样罢了么！”秋谷道：“你们没有见过这个人，哪里知道他的可恶！他凭你怎样的和他生气，要打他，要告他，他只是和你软缠，笑嘻嘻的满口自认不是，抱怨自己不小心。你若是打他一顿，他只是一个不开口，不动手。你若是把他送到当官，他拚着看押起来，暂时不要出去。你若是要他赔钱，他又满口说是应该赔的，可惜拿不出钱来。你想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法儿去处治他？最可恨的，是那三个股东，都情愿自认晦气，这笔钱是不要的了。难道我一个人去追他的钱么？况且就追也追不到的。又访查不出他放火吞财的证据，还是落得装个大方的好。”他夫人听了秋谷的这番说话，嘿然半晌道：“如此说来，这一万多银子竟是白送给他的了。”秋谷道：“他虽然这样瞒心昧己的弄了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后娶的老婆，成天的在那里和人吊膀子，拼命的倒贴，更兼他那几个公郎，虽然一个个都目不识丁，却倒是吃喝嫖赌，件件俱全的。他这几个钱，悖入的一定悖出，哪里会保守得住！真叫做人有千算，天有一算。我们何必再去和他计较。”他夫人听了，也就不说什么。

过了几天，章秋谷见太夫人的病一天好似一天，心上好生欢喜。不想事机不巧，晦运忽临。这一天太夫人正坐在房中，看了一回小说，觉得有些闷倦，便慢慢的起来试走。章秋谷和陈文仙一边一个扶着，走得不多几步，突然见个小丫环名叫采菱的，手中拿着一封电报，走进房来，交给章秋谷。秋谷一眼看去，见封面上写的常熟电报，心上先是一惊，遮掩不及。太夫人也早已看见，便吃惊道：“常熟电报是什么事儿？快拆开来我看。”秋谷虽然心中着急，却又没奈何，只得把电报拆了开来，把一张电码递在太夫人手内，暗想：“只要是没有翻好的，我便好在里头做个手脚了。”一面想着，侧着头去看时，却偏偏又是翻好的。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般时候，早听得太夫人叫了一声“阿呀”，道：“不好了，我的小萱死了！”说着，便把手中的电报掼在地下，放

声大哭。

看官，你道这个小萱是什么人？原来章秋谷在常熟城内，本来还有一处住宅。如今太夫人为着秋谷在上海就馆，心上十分惦记，所以带着他夫人一同到上海来住。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一生就生了二男三女。长男就是秋谷的胞兄，也是个文行俱优的人物，到了二十一岁上便得病死了。寡嫂史氏是过门守节，抱着木主成亲的。第二个就是秋谷。第三个女儿，就是秋谷的胞妹，乳名叫做小萱，已经出阁嫁给无锡文氏。第四、第五个女儿，名叫小芙、小蕙，都已经字人，尚未出阁。太夫人自到上海之后，便把这位文姑奶奶接回家中，同着那位大少奶奶和四、五两位小姐，一同看守住宅。起先原说在上海住上半年三个月，也就要回来的，谁知一住就住了差不多两年光景。这位文姑奶奶，为着那位文姑爷出门去了，便安安心心的长住在娘家。也曾到上海来过两次，住了一两个月，便又回去了。如今却不知怎的，一时感冒，染了喉症，请错了医生，把极重的喉痧当作伤寒，只一帖药，便闭了喉管，焦热上冲，不到两天，把好好的一个人，送到阎王家去了。那位大少奶奶，起先只说不要紧的，知道太夫人在上海生病还没有痊愈，只恐惊了太夫人，不肯发信。到得病势沉重起来，方才慌了手脚，要打电报去叫章秋谷时，哪里来得及！一霎时的工夫，病人已经气绝。没奈何，只得打个电报通知秋谷，刚刚被太夫人亲手接着。章秋谷纵有通天手段，一时也施展不出来。只说当下太夫人接了这个电报，偏偏这位文姑奶奶在三个女儿之中，又是最钟爱的一个，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秋谷站在旁边，早已看见了那封电报上的字儿。章秋谷平日之间，本来最是笃于手足。一班女兄弟们和秋谷也都甚是相爱。看了这封电报，不由得心肠搅痛起来，一霎时泪如泉涌。却又看着太夫人这般悲痛，自己不敢放声大哭，只得勉勉强强的忍住了，倒反来劝慰太夫人，只说："母亲病后，须要自己保养些儿。"太夫人哪里肯听，直哭得泪干气尽、

力竭声嘶，方才住了哭，倒在床上，却登时的旧病又发起来。那来势比前更重，抖得浑身的骨节都格支支一片声的怪响。秋谷慌了手脚，连忙去请了医生来，吃了一帖药，竟不退热，索性的发狂谵语起来。秋谷衣不解带的服侍，一连这样的五天，头上的焦热依然不退。一班医生，都说不出这是个什么病儿。只葫芦提定个脉案，开个药方，哪里中用。只把一个章秋谷急得好像个掐了头的苍蝇一般，没奔一头处。又过了几天，太夫人的焦热虽然退了，却微微的有些气喘上来。

太夫人自知不起，便叫了儿女媳妇都到床前。原来这个时候，那位太少奶奶和四、五两位小姐，已经从常熟赶到上海侍疾，所以一家的人，一古脑儿都在这里，太夫人一个个看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先向章秋谷道："你的为人很有些儿气骨，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这家里的几个钱是我死之后，料想保不住的了。凭着你这个人，也不愁挣不出这几个钱来，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我所不放心的，是你平日之间，一味的恃才傲物，在外面结了无数的冤家，将来一定要受他们陷害的。你自今以后，须要处处留心，不要这样的眼高于顶，终究没有什么好处的。你们等我死后，一切发送，都从省俭。服满之后，快些给两个妹子完了姻事，这是最要紧的事情。至于你平日间专爱到堂子里头去混闹，别人都说你不该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意思，无非是为着心上不得意，便故意到堂子里头去这般混闹，借此发泄你的牢骚，所以我也从没有说你一句。只要你把这个恃才傲物的性格改掉了，我就死了也瞑目的了。"

章秋谷听了太夫人这番说话，那心胞里面好似万刃攒刺、万箭激射的一般，那眼中的泪，便像那峰顶飞泉，檐头急流，滔滔滚滚的直冲下来，却又不好放声哭出来。恐怕太夫人听了，心上更加难过，只得竭力忍住了，连声答应。太夫人把几个媳妇和女儿都叫过来，都嘱咐了一番。又把陈文仙叫到床前，对她说道：

"别人家娶倌人的，每每到后来总弄得一个有始无终，惹人笑话。你却不比别的倌人，一定没有这些举动。但愿你和少奶奶妻妾和谐，早些生个儿子，也不枉你嫁人一场。"陈文仙泪流满面的答应了。一会儿，雪风刁刁，瓶内的两枝桂花，发出一阵一阵的香来。太夫人觉得有些喘呃起来，便慨然说道："一个人哪一个能不死？不过尽早些罢了。你们也不必悲伤，我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个时候，一个心觉得空空洞洞的，只你们一班儿女，觉得还有些爱情牵惹，割舍不得。"说到这里，不由得落下两点泪来，微微的叹一口气，蓦然的合上双睛，一言不发。秋谷等连忙叫时，已是喉间气绝，脸上却还带着笑容。正是：蓼莪抱憾，心伤陟屺之诗；风木终天，血染思亲之泪。不知以后如何，下文交代。

第190回

章秋谷闭门守制
祁祖云挟忿兴谣

且说章秋谷见太夫人已经气绝，不觉得心肝俱裂，肺腑皆摧。抢上一步，抱住了太夫人嚎啕大哭，一连哭晕了数次，直哭得石人下泪，铁汉伤心。那位大少奶奶见秋谷哭到这般模样，着急起来，倒反自己先住了哭，又劝止了大家的哭。几个人走过来苦苦的劝止秋谷，只说："办事要紧，如若你哭坏了，有什么人来和你经理殡葬的事情?"秋谷哭到这个时候，只哭得四肢皆颤，口中呕出大口血来，还在那里拼命的号哭。大家见不是头，不由分说，把秋谷生生的拥了开去。在太夫人床前地下，铺了一床芦席，把秋谷捺着睡下。秋谷要想挣扎起来，却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些力量，不由得又痛哭起来。那位少奶奶见了秋谷这样一丝两气的样儿，当真的着起急来。便同着那两位小姐，一齐跪在秋谷面前，苦口劝解，只说："你是如今最要紧的人儿。万一个有了什么差池，叫我们大家怎么样呢?"秋谷见了嫂嫂和两个妹子都跪下相劝，自己又立不起来，只得连忙叫了他夫人和陈文仙过来，把那位大少奶奶和两位小姐都扯了起来，自己只得勉勉强强的忍住了哭，一面连忙请了几个亲戚朋友来帮办丧事。这几天之内，秋谷的悲恸痛切自不必说。到得大殓过了，章秋谷悲痛过度，卧床不起，直病了二十多天，方才挣得起来。章秋谷为着太夫人在生的时候，最信

的是佛教。便到常州天宁寺里头去，打了一场七天七夜的水陆，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块钱。又连忙看了安葬的日子。家奠领帖，出殡举丧，都办得停停妥妥。以前的书中已经表过，章秋谷的祖父坟墓都在常州，所以在常熟地方，受吊一次，举丧一次。到了常州地方又要受吊一次，举丧一次。比起别人来，更加糜费。好容易风风光光的把太夫人殡葬事情都办妥了，免不得痛定思痛，又把心上的悲恸提了起来，便静静的坐在家里闭门守制。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又闹出一件意外的岔儿来。

原来这个时候，江苏各地枭匪横行，地方官畏葸怕事，不敢过问。甚而至于大帮枭匪把地方官的稿案家人都掳了去，要他出钱来赎。地方官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无可如何。地方官见了枭匪，尚且要怕到这般田地，别人更不必说了。渐渐的纵容得这班枭匪愈加放肆起来，强买强卖，遇事生风，闹得一班地方上的百姓，一个个都畏之如虎，不得安居。常熟这个地方，和福山相近，也算是个沿江近海的地方。那班贩卖私盐的枭匪，每每到常熟地方来骚扰，大家都束手无计。没奈何，就有几家绅士家的子弟，来和章秋谷商议，说："枭匪这样横行，官兵不敢过问，这便怎么样呢？"秋谷慨然说道："如今的世界，比不得以前的太平时代。要想倚仗着法律保护身家，是靠不住的了。只有一家家的人，一个个都熟习武技，人自为战，那时不但可以抵挡这些枭匪，就是再厉害些儿的，也不怕他。"这班人听了章秋谷的说话，大家都说不错。便真个的想要人自为战起来，聚拢了一二十个人，都是些绅衿人家的子弟。大家都缠着章秋谷，要他教习拳棒。章秋谷起先不肯，后来被他们大家再三央告，便也点头应允。天天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便都往秋谷家里头来。秋谷耐着心一一教授，一连教了几个月，那班徒弟一个个都学会了几套拳法、几件兵器。那班人原都是些少年好事的人物，如今学了拳棒，更加的胆大起来。未免要在外面任意闯事。秋谷一连告戒了几次，他们大家哪里肯

听？有一天不知怎的，见了祁祖云祁侍郎的家人在门外强买物件，众人不服起来，一拥而上，齐声喝阻。那家人是平日放肆惯的，看得这班人哪里在他心上，三言两语，争闹起来。众人心中大怒，先把那家人打了一顿，又堵着祁侍郎门口骂了一场。祁侍郎见人多了，不敢出头，凭着众人骂了一场去了。祁侍郎心中怀恨，便叫个门下的走狗叫做康长垣的，出去打听了一回，方才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章秋谷的徒弟。祁侍郎听得提到章秋谷名字，便觉得怒从心起，恶向胆生，口中说道："这个小畜牲，前一次把我撞了一跤，我还没有去寻着他，他倒指使这班混帐东西来上门骂人。我若不给他一个手段，叫他知道我的厉害，我这个'祁'字也不用姓了！"说着，便会齐了那些走狗，密密的商议。一个走狗便走上前来，附耳说道："他聚众教拳，本来有干例禁的。我们如今只说他是会匪的头目，聚了许多党羽，教演拳棒。只要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只怕他吃不了要兜着走呢。"祁侍郎听了，十分欢喜，连连的点头道好。又鬼鬼祟祟的商量了一回，方才大家散了。

果然不多几日，常熟城内传出几句谣言来，只说章秋谷是会匪的头目。更有几个无耻的劣绅，大家都附和起来。章秋谷的一班亲戚朋友听了这些说话，大家都十分不忿，一个个都对着章秋谷说，叫他设法分辨。章秋谷却付之一笑，不去理会，只说："一个人的毁誉是说不定的。他们这般传说，只顾凭他们去传说就是了。我只要问心无愧，何必要去分辩！况且这班龌龊小人，即如华廷栋和祁伯田等这班宝贝，素来被我讥诮奚落惯的，恨我好似刻骨仇人一般。就是向他分辩，他还只道我自己心虚，所以这般着急。还是凭他去怎样兴谣造诼，将来自己有明白的日子。"他夫人和陈文仙听了，也只得由他。自此以后，章秋谷索性闭门守制，不与外事，连几个知己些的朋友都不相来往。渐渐的这个信息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传说起来。再加上华廷栋和祁伯田这几个宝贝竭力的吹风纵火，说得活龙活现的十分相象。除了几个章

秋谷的亲戚朋友不肯相信，其余的人，大家都不由不信起来。慢慢的这个信息，竟传到商约大臣陈寅孙陈宫保耳朵里头，心上大为诧异，便写了一封信给章秋谷，叫他到上海去。

章秋谷也不知什么事情，只得立刻坐了小火轮径到上海来。见了这位陈宫保，陈宫保第一句就问起这件事情来，只说："我听得人说，你入了会党，究竟有这样的事情么？"秋谷微微一笑道："宫保的明见，看晚生可像个会党么？这些谣传的话儿，也有一个缘起，却是晚生自己不好。晚生平日之间，少年气盛，未免有许多得罪人的地方。那几个捏造谣言的人，都是和晚生向有仇恨的。这样的谣传，非但无从辩起，并且也不屑去和他分辩。宫保请想，晚生纵然糊涂，却也幼读诗书，长知道义，怎么会平空入起会党来？况且入了会党，于晚生又有什么好处？这样有损无益的事情，哪一个肯干？只求宫保细细的想一想，就明白这些说话一定是谣传了。"陈宫保听了，想了一想，觉得秋谷的话不错，便也点一点头，默然不语。停了一会，方才开口说道："据你这般说起来，这件事儿，原是你自己招出来的，和别人不相干。自今以后，你那瞧不起人的性格，还该收敛些儿。古来的圣人处世，也都是谦和为贵。何况我们这班人，究竟不是圣人呢！一定要嬉笑怒骂的，到处锋芒太露，傲态向人，在世路上结了无数的冤家，究竟在自己身上没有一些儿好处，这又何苦！"秋谷听了陈宫保劝他的一番说话，甚是关切，心上很觉得有些感动，便也说道："晚生自恨从小儿多读了几卷书，以致到了这个时候，眼高不低，肠直不曲，委实和那班龌龊无耻的小人拉拢不来，只得凭着他们去怎样的了。"陈宫保听了，也不免嗟叹了一番，又着实的劝了几句。章秋谷暗想："此公虽然有些富贵习气，却倒具有这样的热心。"心上想着，口中少不得连声答应，退了出来。原来这位商约大臣陈宫保，和章秋谷的老太爷是总角之交，陈宫保的夫人，又是章秋谷的亲戚，所以对章秋谷倒很关切。

只说章秋谷回到常熟，依旧闭门不出。辛修甫因为书局里头没有办事的人，屡次写信请他到上海来，秋谷只写了一封回信给他，叫他另请别人，自己仍旧不肯出来。直到得守满了两年二十七个月孝服，秋谷守着太夫人的遗训，急急的和两个妹子料理出阁的事情，倒也整整的忙了几个月。等得那两位姑奶奶一齐出阁之后，章秋谷把家里头的计算一番，刚刚只剩了七千五百银子，合起来差不多也有一万块钱。秋谷便和他夫人商议，要索性把住宅典给别人，搬到上海去住。陈文仙插口说道："住到上海地方去，开销大得很。不如还是住在这里，现现成成的房屋，每月可以着实省几个钱。"秋谷想了一想道："我如今把这一笔汇丰存款，一古脑儿都提了出来，放在当铺里头，可以每月多些利息。一个月也有七八十块钱，你们家里头的开支，有了这几个钱也勉强够了。只是我的用度，却没有在里头。"陈文仙道："你要用钱，我还有一千多块钱。原是你经手给我存放的，你只顾用就是了。再有什么不够，我还有些首饰，也还可以算得几个钱，一时间料想也还不至缺乏。"秋谷笑道："你只顾放心，我如今虽然不比从前，却也还不至于要用你的钱。倒只怕你在上海的时候舒泰惯了，如今过不惯这般日月，那就要另想法儿了。"文仙正色道："这个不用你费心。我若过不惯这般日月，我又何必要嫁什么人？"秋谷笑道："虽然如此，只是你嫁我一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却倒反要你熬清受淡的，过起这样清苦的日子来，我心上委实觉得过意不去。"文仙微笑道："一个人住了现成的房屋，吃了现成的茶饭，还有什么不惯？老实和你说了罢，我们当倌人的嫁人，只要果然嫁着了好好的客人，自己心上没有什么不愿意，那些身外的事情，是都可以随便的。那班不愿意嫁人的倌人，方才横又不是，竖又不是，有心挑眼，好借此闹着出去。若是当真愿意嫁人的人，将来总是自己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秋谷听到这里，一面微微的笑，一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陈文仙一眼，道："果然只要心上没有

什么不愿意，别的事情便都是可以将就的么?”文仙听了，忽然面上一红，瞅了秋谷一眼，回转身来，往外便走。秋谷看了，又是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夫人见了，不懂是什么意思，正要开口问时，章秋谷对着他夫人做个手势，他夫人方才明白，也是面上一红，啐了一口。正是：十年落拓，司勋之绮恨偏多；万里风尘，狂白之黄金欲尽。要知后事如何，下文交代。

第191回

救灾黎大开赛珍会
放焰火普照不夜城

且说章秋谷把家计安排了一会，便商定行期，自己一个人到上海来，提取汇丰银行的存款，兼带着看看万国赛珍会的情形。此时常熟到上海已有小轮船，只消一夜的工夫，往来很是便捷。这一天，章秋谷到了上海，在吉升栈占了一间官房住下。也不出去探问朋友，便叫当差去叫了一部亨斯美双轮马车，提鞭按辔，径往张园。从石路转出大马路，风驰电掣的一直望西而行。蹄声得得，转眼已到。下车进门，但见旗帜飞扬，满园里花团锦簇的热闹非常。秋谷至各处游览了一周，忽然听得那个少年说出这样的话来，不觉得心中火起，抢出来抱个不平，却刚刚的遇着了吕仰正和贡春树两个朋友。

当下贡春树和吕仰正两个听了章秋谷的一番说话，不觉口中气忿起来，把那祁伯田、华廷栋着实的骂了一顿。秋谷倒笑道："你们何必去骂他，像他们这样的人，都是禽兽一般畜类的，我们犯不着去骂他。譬如一个人，给疯狗咬上一口，难道也去和它讲理不成。"正说着，只见一个侍者，送上三盘点心来。秋谷看时，见是每盘一块奶饼、一方蛋糕、两方糖饼。三个人也随意吃了些。秋谷又抬起头来，四下里看了一看。只见四下里有许多日本少年女子，都打扮得脂香粉艳，锦衣绣裳的，在那里穿梭一般的应酬

游客，却是别有一般诧异。这班日本女子，见了个西洋人走进来，便争先恐后的巧笑承迎；见了个中国人走进来，便眉斜眼瞪的，洋洋不睬，只叫那中国侍者过来伺候。秋谷看在肚里，暗暗的心中好笑。便对着贡春树和吕仰正道："这班日本女子，是势利不过的。我手上向来不带戒指，你们两个何不走过去，把手上的钻石戒指在她们面前晃上两晃，看她们怎么样？"贡春树和吕仰正听了，果然故意大摆大摇的走过去，把手上的戒指故意露出来，在她们面前打了两个转身，依然慢慢的归座坐下。只见那班日本女子，一个个俊眼斜睃，秋波微动，一窝蜂的都拥到这边桌子上来，七手八脚的添茶伺水，应酬不迭。秋谷见了，不觉哈哈大笑，对着他们两个人道："何如？"他们两个人人看着秋谷，也只是笑。

三个人一面笑着，一面立起身来，付过了钱，走出门去。走了一会，忽然又见两三个中年妇女，托着一个盘，盘里头放着几匣纸烟、几方手巾，硬硬的拦住了章秋谷等不肯放走。把一匣纸烟塞在章秋谷手内，强要他买。秋谷把她们看了一看道："这个会场里面，凡是兜卖物件的女士，都有天足会的徽章。你们几位的徽章在什么地方？那边纠察员来了。"这几句话儿，把那几个人说得满面生红，回身便走。章秋谷见了，哈哈一笑。一会儿，又走到安垲第面前，只见安垲第右手一带，一连接着十几间铺面，陈列着无数的东西。原来是商约大臣陈寅孙、陈宫保的夫人，带着一班少年妇女在那里兜卖物件。章秋谷恰恰的走过去，被那位陈夫人一眼瞧见，招手叫他过来，要他买些东西。秋谷便随意买了一柄扇子，走了开去。又去找着了辛修甫，闲话一番。到了晚间，那些会里的人役，把些椅子茶几都搬到外面草地上来，好预备演放焰火，章秋谷也同着吕仰正等拣几张椅子坐下。不多一会，早已男男女女的接踵联袂，相率偕来，把那些椅位都坐得满满的，水泄不漏。章秋谷留心举目往四下里细细的看时，只见那班少年男女，一个个都在黑地里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

事情。这一边携手殷勤，那一边凭肩款曲；这一处纤腰倚玉，那一厢玉笋钩云。真个是一双双的同命鸳鸯，一对对的双飞蝴蝶，连焰火也顾不得看，一味的在那里安心熨贴，着意厮缠。

秋谷看得不耐烦起来，看着那几套焰火，也没有什么好看，便同着吕仰正等，立起身来，顺着池边一带，慢慢的走去。走到一带树林左畔，秋谷的耳朵最尖，早听得有男女两个人的声音，低低的在那里说话。一个女子声音的说道："你要我叫你什么？你行三，我就叫你三哥哥，何如？"又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你叫我三哥哥，我就叫你四妹妹。"章秋谷听了，连忙轻轻的赶上一步，举眼看时，只见一株大松树的后面，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学生打扮，女的也像是个女学生的样儿。两个人紧紧的搂作一团。秋谷故意高高的咳嗽一声，把那男女两个人吓了大大的一跳，连忙放了手，回身就走。大家笑了一番，又往前走了几步。贡春树忽然扯了秋谷一把道："你看你看！"秋谷回过头来，果然见丛林里面，隐隐的男女两人并肩站着。只见那男子附着女子的耳朵，不知说了些什么。那女子回过头来，把一个指头向着那男子一伸，大声说着英国话道："辟因斯！"秋谷虽然不懂西文，那浅近些的话儿也还懂得。听了不觉眉头一皱，抢过一步，刚刚和那女子打个照面。只见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男装衫服，却也生得眉目清秀，体态风流。一眼看见了章秋谷，嘻笑自若，没有一些惭愧的样儿，目光炯炯的把章秋谷盯了两眼，倒反握着那男子的手，迎面直走过来，和章秋谷等一干人擦肩过去。章秋谷倒噤住了口，一时说不出什么来。看她走得远了，秋谷方才说道："世界之上，竟有这般无耻的女子，真个是无奇不有的了！"贡春树问道："方才那女子说的一句，是什么话儿？"秋谷笑道："这个辟因斯便是男子的生殖器。"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吕仰正笑道："你平日之间最会骂人，今天为什么不骂她几句？却像了个寒蝉噤口一般，这是什么道理？"秋谷笑道："骂她几句是容易。你想这样的人，岂是肯受人辱骂的！

一定要惊天动地的，弄得大闹起来。常言男女不相争，她吊她的膀子，与我们不相干，何必去管她的闲事？况且这样的人，是不论什么话儿都说得出来的。万一个被她破口骂上几句，或者把我们牵扯几句，我们就不值得了。”春树笑道：“如此说来，你也是欺善怕恶的人。”

正说到这里，只听得后面有人叫道：“前面走的，可是秋谷么？”秋谷听了，连忙回身看时，只见后面两个人急急的走上前来。两个一般的都有五十多岁年纪。鸳肩鹤背，白面乌须。秋谷仔细看时，认得不是别人，是王子渊、王子深弟兄两个，一般都是同榜的太史公。这位王子渊王太史，却是个海内的书家，真草隶篆，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南北十余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位王太史的书法。和秋谷的老太爷是拜兄弟，为人却十分诚实，古道非常。当下秋谷见了王太史弟兄两个，忽然想起王子深王太史的事情。数年之前，曾在陈文仙院中，和他相遇，两下着实顶撞过一回的。如今见了面，不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要想躲避，却又躲避不及。只得走过来，见了他们弟兄两个。王子渊王太史便开口说道：“我们久不通信，心上十分惦念。去年忽然听了无数的谣言，也不知是哪里来的。我们两个人，甚是为你气忿，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你说给我们听听。”秋谷微笑，把这件事儿的原委略略说了一遍。他们两个听了，都磨拳擦掌，十分愤激。王子深王太史便又问秋谷近来在家里头的情形，绝不提起以前的那番话儿，意思里头甚是关切。倒是章秋谷自己觉得过意不去起来，暗想：“这位王太史，毕竟是个不念旧恶的好人，究竟老辈的行为，来得十分厚道。”懊悔以前在陈文仙院中，好好的不该得罪他。只得自己先开口说道：“以前小侄无知，冒犯老伯。如今老伯虽然不念旧恶，小侄自己想起来，却觉得十分颜赧。”王子深王太史听了，哈哈大笑，一手拉着秋谷道：“这些小事，我久已忘记的了。你又何必再去提它！”秋谷打了一拱道：“足见老伯的雅量。”王子渊王太史又道：“这里说

话不便。明天我想请你去舍间吃顿便饭，不知你赏光不赏光?”秋谷忙道:“两位老伯赏饭，怎敢不到?”王子深王太史道:“你何必这般客气。明天上午，我们在舍间恭候就是了。最好请早些来，我们可以谈谈。”说着，便同着王子渊王太史别了秋谷，一同走了。

秋谷回过头来，看吕仰正和贡春树时，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叫了几声，方才听得远远的答应。秋谷连忙走过去看时，只见他们两个人立在桥头上，低着头，看玩水中倒影的焰火。见了秋谷，便道:“你们哪里来的这许多说话，直说了这半天?”秋谷把方才的事情一一向他们说了，又把自己和王太史顶撞的事情也向他们说了一番。贡春树笑道:“这两个人，我们平日还说他是个书迂，如今看起来，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看了一会，秋谷觉得没有什么趣味，便要回去。吕仰正等也觉已经兴尽，便去寻着了马夫，叫他配起马车来。这个当儿，三个人偶然又走到安垲第那边去打了一个转身。只见安垲第门内，走出一个中年妇人来，虽然年纪已有四十多岁，却生得蛾眉螓首、玉面朱唇，别有一种婀娜动人的姿态。见了章秋谷，含笑和他点一点头，章秋谷也向她鞠躬。正在这般时候，刺斜里又走过一个学生装束的少年男子，和那妇人做了一个鬼脸，那妇人登时眉开眼笑的也还他一个眼风，只说章秋谷没有看见，谁知偷转眼来一看，章秋谷的这双眼睛竟是全副精神的注在他们两个人身上。那妇人不觉脸上红起来，一个转身，便走进安垲第去。秋谷叹一口气道:“这个就是孙伯义孙观察的如夫人。本来是个半开门的私娼出身，手里头着实有几个钱，并且也通些文墨。自从嫁了这位孙观察之后，宠爱非常，把家事都给她掌管，那位正室夫人，倒反成了个赘瘤。如今附着孙观察的声誉，居然当了个什么女学堂的监督。你看她到了这般的年纪，还是这般的回眸顾影，卖弄风情，哪里还像个人家人的样儿!”一面说着，马车已经来了，章秋谷等便各自登车回去。

到了明天，秋谷一早起来，坐了马车，去拜了几个客，差不

多九点多钟的时候，便到归仁里王公馆来。见了王太史弟兄两个，相让坐下，谈了一回。秋谷见他们十分关切，便把自己的家计也和他们弟兄说了。王子渊王太史便竭力劝他到上海来就馆。对他说道："像你这般的才干，就个每月一二百金的馆地，手到擒来，有什么难处。那时就是同了宝眷住在上海，这几个钱也就差不多了。"王子深王太史接着说道："你若一时没有机会，总在愚弟兄两个人的身上为你推荐就是了。"秋谷听了他们这番说话，虽然不想他荐什么馆地，心上却很有些儿感激，不免谢了几句。又说到这一次赛珍会的事情来。王子渊王太史气忿忿的道："好好的一个慈善会，如今弄成了一个大台基。还不如不开这个会，还觉得干净些儿!"秋谷听了道："老伯这个意见却错了。这个赛珍会虽然被他们弄成了个大台基，却究竟那班饥民还得些实惠。"王子深王太史听了，摇一摇头道："照你这样的说起来，这些败坏风化的举动都是应该的了。据我看来，赈济饥民的事小，不过患在一时；败坏风化的事大，却是患在久远。两下里比较起来，究竟有些轻重的分别。"秋谷道："老伯的话自然不错，却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海这个地方，本来是风俗很坏的，就是没有这个赛珍会，依然也是这个样儿。并不是开了这个赛珍会，方才败坏风化的。不开这个会，风俗未见得就会变好；开了这个会，却实实的在灾民身上有些益处。这样的比较起来，还是赈济饥民的事情来得重些。两位老伯以为何如?"王子渊和王子深两个人听了，低着头想了一想，觉得当真不错，也便点头称是。

一会儿，端上菜来，清清疏疏的几样，却甚是精致。座中就是主客三个，不请别人。秋谷吃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醉意，不觉提起满腹的牢骚来。放下酒杯叹一口气，"霍"地立起身来，口中高吟道："姮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吟罢，就不觉凄然欲涕。王子渊王太史听了，对着他兄弟叹道："古之伤心人!"说着，又把这两句诗在口中翻来覆去的念了两遍，击节叹赏道："好

诗！好诗！”说着又问秋谷道：“是近作么？好像这两句诗，在古人诗集上没有见过。”秋谷笑道：“这两句是钱虞山的秋兴诗，是本朝乾嘉年间的禁品，坊间没有刻本的。”王太史听了，点一点头道：“他的诗你还记得不记得？可好请抄写几首出来，也好叫我们见识见识。”秋谷听了，便向王太史索了纸笔，提起笔来，风雨一般的就写了二十余首。放下笔来道：“还有一半，没有写出来，恰记忆不全了。”王太史接过来，高声朗诵了一遍。又递给他兄弟看了一遍。两个人都啧啧叹赏。秋谷道：“他这些诗都是慷慨激昂之音。觉得比平常的诗要容易见长些。”王太史兄弟都点头称是。

秋谷又吃了几杯酒。王太史见秋谷酒量不差，叫换过大杯来，又灌了秋谷几杯。秋谷不觉有了七八分醉意，一眼看见壁上挂着一口古剑，便走过去，取在手中，拔出鞘来，看了一看，却是一口双剑。赞道：“这把剑虽然算不得宝剑，却也很有些儿身份。”一面回过头来，对着王太史兄弟两个说道：“小侄酒酣耳热，要大胆在两位老伯面前放肆一下，舞一回剑，为两位老伯佐饮何如？”王太史兄弟两个齐声说道：“很好！很好！我们正要请教。”说着，便大家立起身来。秋谷早把身上衣服略略的结束了一下，仗着双剑，走到院中，慢慢的舞动起来。起初的时候，只见那剑光一闪一闪的，耀得人眼光不定，还看得见人影儿。舞到后来，只见万道寒光，高低驰骤，一团白气，上下纵横，好似那大雪漫天，梨花乱落，看不见一些儿人影，锋芒四射，咄咄逼人。王太史看了，倒觉得有些胆寒起来。一会儿，剑光一闪，用了一个寒鸡独立的架势，收住剑法，露出一个人来，提着双剑，走进屋中，把剑插入鞘内，面上微微的有些红影，向着王太史弟兄两个，拱一拱手道：“放肆，放肆！”王太史携了秋谷的手，仔细端详了一会，口中说道：“不想你竟有这般绝技，不枉了我那位老友，一生忠厚，如今却留下你这般一个才兼文武的佳儿！”说到这里，不由得神色凄然。秋谷听得王太史提起他老太爷来，更觉衔哀欲涕。王太史见了，恐

怕提起了秋谷心中的伤感，便也把几句别的话儿岔了开去。秋谷心中暗想："如今的这般世界，这样笃于友谊的人，也总算是难得的了。"这般想着，便越发的心中感动起来，不免要把他们两个恭维几句，他们也不免要谦逊一番。吃过了饭，又谈了一回，方才别去。

过了两天，张园的赛珍会已经完了。辛修甫一定要邀秋谷到他公馆里头去住，秋谷也便答应。辛修甫便把要娶苏青青的一层情节和他说了。秋谷在常熟的时候，已经接了辛修甫的信告诉他这件事情，又听了贡春树和吕仰正和他细说，早已知道这件事儿的根由始末，如今听了辛修甫的话，故意沉吟一会道："你当真要娶苏青青么？"辛修甫道："自然是当真的。难道我和你说谎不成！"秋谷摇一摇头道："你常说，将来娶妾，断不要堂子里头的倌人。怎么如今又要起倌人来？上海的倌人，岂是可以娶得的？"辛修甫道："你常常说，真有良心的倌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今我恰恰的遇着了这个苏青青，就和你遇着陈文仙一般。"秋谷不等他说下去，哼了一声道："只怕没有这般凑巧罢。"修甫道："这个人我很信得过她。委实的真心向我，没有什么三心两意，我可以和她具得保结的。"秋谷哈哈的笑道："万一个竟是假的，便怎么样呢？"修甫道："这个人我不但试过她一次，已经一连试过她三四次的了。"说着，便把几次试的情形和秋谷说了一遍。秋谷听了，低着个头，着实沉吟了一会。又细细的把那试的情节，一字不漏的问了一遍。又想了一回，方才对辛修甫笑道："据我看起来，还是个假的。"辛修甫跳起来道："这件事情，你却未免过虑了些！我这样破釜沉舟的试她，都试不出来，她竟肯除了牌子，同着我一起往日本去，哪里还有什么虚假！你们要把这个虚假的道理，说给我听听。"

秋谷笑道："你不用这般乱跳，待我慢慢的和你讲就知道了。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要是给客人一试就试出原形来的，本来是

个不中用的饭桶。若是有些阅历的老辈，你哪里试她得出！凭你去试她的人口中说得怎样的危险、那般的紧急，她却不问你是真是假，先把你几句迷汤灌住了，再说别的。为什么呢？你的说话就是果然是真的，这个时候也还不知道究竟怎样；果然到了那个时候，见了实在的情形，当真的要她怎样怎样起来，她再借个缘由翻转脸来，和你做一个决绝，也还不迟。这个时候和你说几句好话，灌几句迷汤，却是她的本等家园货，又不要花钱置买。就是白丢掉了，也没有什么稀罕。若是你的话儿果然是假的，她就更加的得其所哉了。你想，她们那班倌人，要是听了你们这班客人的话儿，一时间就冒冒失失的翻转脸皮，吵闹一阵，要万一个是假的，不但客人脸上过不去，将来这个没良心的声名传说出来，她哪里还好做什么生意？你想我的话儿可是不是？”修甫听了，想了一想道：“你的话儿却很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见识，但是这些说话，你也不过是揣度之词，没有什么实在的凭据，你又究竟怎样知道她是假的呢？”秋谷笑道：“这个很容易明白的。你想，她既是和你恩深义重，发誓不嫁别人，听了你这样至危极险、性命交关的话儿，该应二十四分的着急才是，哪里还有工夫来指驳你的说话。如今你只看她知道了这个信息，全没有一些儿张皇迫切的神情，却一味软款缠绵的把你哄住，说了许多深恩厚爱的话儿，照这般的样儿，不是假的，难道倒是真的么？”修甫听了，侧着头踌躇了好一刻，方才说道：“据你这般说来，要怎么一个样儿，才是真的呢？”秋谷道：“这也不难。只要她果然除了牌子，跟你到日本去，到了日本的船上，那就是真的了。”修甫叹一口气道：“这是我自家性急了些，没有隐藏到底，如今何不我们同去，请你细细的评量她一下，看看她究竟是真是假？”正是：十年醉酒，魂迷照玉之屏；一枕惊秋，梦断鲛红之被。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192回

阻星期曲房惊好梦
行酒令东阁宴嘉宾

且说辛修甫要章秋谷同到苏青青那里去,看看她的真假何如。章秋谷连忙摇手道:“如今的时候，就是我亲去试验她，也试验不出来的了。你若就是这样不问真假,糊里糊涂的把她娶了回去,便也不必去说她；若真个的要试验她的真心，我却有一个主意在这里。这个时候却不能和她见面，只要你肯割爱就是了。”辛修甫听了，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眼睁睁的看着他。秋谷见他不懂，便又和他说道:“你们这位贵相好，如今既然除了牌子，想要嫁你，自然是不接别人的了。”修甫听了，点一点头。秋谷道:“如今的时候，要试倌人的真假，只有一个法儿，两个要好的朋友，大家预先约齐了去，同做一个倌人，却只作大家不认得的一般，又故意的大家赌气吃醋，你骂我，我骂你的。听那倌人的口气怎么样。虽然堂子里头的规矩，对着姓张的，照例要骂姓李的，对着姓李的，照例要骂姓张的，却是那里头的轻重情形，总有些看得出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两个人约齐了，大家当着那倌人的面前，说出真情来，把那些背后的话儿，都一古脑儿讲得个明明白白，虽然计策来得毒些，却除了这个法儿，再没有第二个法儿了。”辛修甫听了，拍手称是道:“这个主意果然来得十分好!”说到这里，忽然顿了一顿道:“但是她如今是不接客人、不做生意的了，却怎样的再去

试她?”秋谷微笑道:“只要你不要掀翻醋罐,我自然有个法儿去算计她。”辛修甫想了一想,奋然说道:“罢了,被你这般的一说,把我说得果然疑惑起来,只得要凭你去把她怎样的了。”秋谷道:“既然如此,明天你就和她坐马车到张园去。到了张园,你只推说有些紧要的事情先要回去,那时你便坐了马车先走,只说等一会儿,再打发马车来接她,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交代给我,不用管了。我自然有我的法儿。”修甫叹了一口气道:“也只得如此的了。”

到了明日,果然辛修甫如法炮制的同着苏青青到张园去。进了安垲第,就在进去的地方,拣张桌子,泡一碗茶,刚刚坐下,早见那位章秋谷,换了一身衣服,刺斜里劈面走过来。那时四月中旬天气,章秋谷穿着一件白纺绸长衬衫,着一件玄色外国纱马褂,丰采朗朗,仪表亭亭。翩翩潘玉之姿,濯濯王恭之度。眉梢敛意,眼角含情,面白颐丰,神清气爽。辛修甫见了,觉得眼光一动,便故意别转头去,只作没有看见。章秋谷走近身来,恰恰的和苏青青打个照面。苏青青忽然抬起头来,见了章秋谷,不由得呆了一呆,那一对秋波,就不知不觉的射到章秋谷身上来。章秋谷见了,知道有些意思。便软软的飞了一个眼风,苏青青回头一笑。秋谷又把手中的一方丝巾,对着苏青青扬了一扬,苏青青把头一低。章秋谷便急急的走了过去,偷眼看辛修甫时,只见他呆着个脸儿,正把眼睛注在那边桌子上一班倌人的身上。秋谷暗想:“装得很是相象。”便故意去各处兜了一趟,慢慢的走回来。果然辛修甫已经走了,苏青青一个人坐在那里,手托香腮,呆呆的在那里出神,见了章秋谷走过来,便有意无意的瞟他一眼。章秋谷微微的笑着,索性立到苏青青对面去,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看得个苏青青不好意思起来,不觉“嗤”的一笑,对着秋谷把头略略的摇了一摇。秋谷索性走近一步,对着苏青青笑道:“我们两个人面熟得很,好像是认得的。请问可是前年在西鼎丰的苏青青么?”苏青青听了,粲然一笑道:“倪正是苏青青,格位大少贵姓?”秋谷道:“原来果然

就是青青先生。我的眼力果然不错。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你房间借干铺的章二少么?”原来章秋谷以前本来没有做过苏青青，明欺她们做倌人的，张三李四，身上的客人多得很，哪里记得出来。当下苏青青听了，想了一会，想不起来。只得笑道：“二少，对勿住，隔仔几年，倪直头忘记脱格哉。”秋谷一面和她说话，一面故意把眼光只顾向她身上溜来。苏青青见了，心上甚是高兴，便指着旁边一张椅子道：“二少耐请坐哩。”秋谷便也软绵绵的坐了下来。两个人谈了一会，谈得十分密切。秋谷一面和她讲话，那桌子底下的脚，未免要不规矩起来。苏青青只是微微的笑，不说什么。秋谷正和苏青青讲话，忽然叫了一声“阿呀”，道：“我听人说，你就要恭喜嫁人，可是真的么?”苏青青斜了他一眼，并不开口。秋谷叹一口气道：“那个娶你回去的客人，也不知是哪一世里修来的福气!”苏青青故意嗔道：“耐勿要来浪瞎三话四哉!”说着，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秋谷趁势低低的附耳说道：“等会儿请你到一品香去，不知你肯赏光不肯赏光?”苏青青不答，只略略的点一点头。秋谷便又向苏青青耳旁，说了几句。苏青青不觉脸上一红，啐了秋谷一口道：“勿要来浪像煞有介事!”一会儿苏青青的马车来了，苏青青便立起身来，把秋谷瞟了一眼，往外便走。秋谷会意，连忙随后走出安垲第，坐上自己的马车，紧紧的跟着苏青青的马车，一路上追风逐电的，跑到一品香门口停下，两个人一同下车进去。

自这一天起，章秋谷放出全副的工夫笼络那苏青青，当日晚上，就和苏青青有了交情。辛修甫得了这个信息，虽然心上有些酸气，却也无可如何。只得依着秋谷的吩咐，到了明天，一早便赶到永吉里来。进了永吉里的弄口，转一个弯，只见一家门首，写着“姑苏归公馆”五个字儿，暗想：“这里是了。”便一一依着秋谷的话儿，推门进去。秋谷的车夫站在门内，见了辛修甫，把手招招，又往屏门背后一指。修甫会意，轻轻的转进屏门，走上楼

去。见上首的一间房门，果然房门虚掩，便站在门外，轻轻的咳嗽一声，只听得房内也是轻轻的一声咳嗽。修甫得了秋谷的暗号，方才放大了胆，一脚跨进房去。只见银钩不动，锦帐低垂，宝鸭沉沉，房栊寂寂。修甫抢进两步，揭开帐子，章秋谷已经坐起身来。见了修甫，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把一只手指着里床。修甫举眼往床里看时，果然见一个少年女子，侧着身体，向外睡着。星眸不启，宝靥微红，剩粉未销，残脂犹腻，两只玉臂，双双的抛在床外；一头黑发，软软的堆在枕边。原来不是别人，果然就是他那位现在情人，将来爱宠的苏青青。修甫见了，又好笑，又好气，不由分说赶过去，扯着苏青青的一只手，把她拉了起来，口中大声喝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干得好事！"苏青青正在香梦迷离，春情撩乱的时候，忽然被修甫扯了起来，又是这样的大声一喝，早把个苏青青在睡中惊醒，大吃一惊，直吓出一身香汗，连忙开眼看时，一眼光见了辛修甫，对着她怒气冲冲的，口中不知在哪里说些什么；又见章秋谷也在那里，嘻嘻的看着她笑。这一来，只把个苏青青搅得心上糊涂起来，好像是做梦的一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句话也说不出。修甫又向她喝道："你已经收了我的定钱，除了牌子。怎么如今又和别人吊起膀子来！"苏青青听了，还是摸不着头脑，看着章秋谷立在床前，好似没事人儿的一般，苏青青心上越发的不得明白起来，呆呆的坐在床上，一言不发。章秋谷见了，便走过来，对着苏青青打了一拱，口中说道："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不是，你不要生气。"苏青青听了这几句话儿，又见章秋谷得意洋洋的，对着辛修甫只是笑，想了一想，心上方才恍然大悟，彻底澄清，知道是他们两个人串合了做弄她的。到了这个时候，凭你苏青青的脸皮再厚些儿，也由不得满面上涨得通红，低下头去。辛修甫又大声问道："你以前和我讲的话儿，是怎么讲的！如今又怎么平空的变起卦来，这是个什么道理！"苏青青听了，顿了一顿，一时回答不出，只好低着个头，默然不

语。辛修甫冷笑道："你装聋做哑的，难道罢了不成！"苏青青到了这个时候，明知道事情已经决裂，心上便定了主意，挽一挽头发，跨下床来，对着辛修甫道："辛老，耐末也勿要动气，听倪好好里搭耐说。格件事体，是倪自家勿好，对耐勿起。故歇事体已经弄到仔实梗格样式，也勿必再去说俚。格辰光，倪搭耐两家头格闲话，赛过勿曾说。黑板浪写白字，揩脱。下转耐肯照应倪格，请到倪小地方去坐坐，请请客，碰碰和，绷绷倪场面，格是再好勿有；耐真正勿肯照应倪格，倪也叫呒说法。不过格个辰光，端午节要到快哉，倪末探脱仔牌子预备嫁人，勿做生意，故歇再要挂仔牌子做起生意来，格末真正尴尬头！"说到这里，章秋谷不觉喝一声彩道："好得很！这几句话儿，真是说得地道！"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早被苏青青一把拉住了道："耐倒好格！倪搭耐咦呒拨他冤家，啥事件耐要搭倪实梗混俏，倪末总算上仔耐格当哉！耐到底打算哪哼？"说着，又走到辛修甫身畔，握着他的手，亲亲切切的说道："辛老，倪末总算上仔别人家格当，对耐勿起。耐也勿作兴格嚯，耐自家想想看，阿有点心浪意勿过！上海滩浪好好里格人家人，上别人家当格多煞来浪！勿要说她堂子里向格倌人哉。倪老实搭耐说仔，故歇辰光，倪就懊悔也懊悔勿转格哉。不过嫁人是嫁人，要好是要好。嫁人格事体勿成功，倪两家头要好，是呒他勿成功啘。"辛修甫起先只说苏青青一定要扭结固结的，和他不肯开交，预备着许多决绝的话儿，要燥燥她的脾。不想苏青青不等他开口，先自大大方方的讲出这样一番说话来，心上也暗暗的赞她，倒不好再说什么。如今又听了这几句话儿，只觉得心上非但并不恨她，倒像觉得自己真个有些不是的一般。推开苏青青的手，微微笑道："算了罢，不用再提了。我们从此不提今天的事情。"苏青青回过身来，指着秋谷，把金莲在地下一顿道："才是耐勿好！"秋谷不去理会她的话儿，却对着她把一个大指一伸道："真正厉害！不愧是个头等名角。"苏青青想了一想，倒笑起来，口

中说道："俉笃格两个人，直头是少有出见格！阿有他两家头串通仔，合着一只靴子！"苏青青说到这里，面上也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不说下去。章秋谷和辛修甫听了，都笑起来。秋谷笑着走过去，拍一拍苏青青的肩头道："这样说起来，你这个靴子定是内城定造的上等京靴子！"苏青青听了，忍不住"扑嗤"一笑。自此以后，苏青青要嫁辛修甫的这件事儿，虽然被这位章秋谷平空打散，辛修甫同着章秋谷两个，却依然在她院中走动，一言表过不提。

只说章秋谷在上海住了几天，把汇丰银行里头的存款果然一古脑儿提了出来，回到常熟去，存在一个大昌当铺里头，把家事布置了一番，便又到上海来。原来，辛修甫见章秋谷到了上海，便再三再四的邀他仍到书局里头去，章秋谷便也答应。此番再到上海，却和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大不相同。陆丽娟和梁绿珠都不知到哪里去了。习凿齿再到襄阳，桓司马重来灞水；摇落江潭之柳，凄凉湘水之波。很有些儿沧海桑田的感慨。更兼看着自己这般境遇，椿萱凋谢，朋旧销沉。十年湖海之游，一霎邯郸之梦。司勋落魄，阮籍猖狂。感身世之无聊，抚头颅之如许，便不知不觉的郁郁不乐，黯然神伤。就是这样的过了几个月，忽然东方小松从广州解饷回来。一到上海，便先去看章秋谷。章秋谷见了东方小松，不觉心中大喜。良朋久别，知己重逢，自然有一番款曲。两个人畅叙了十多天，东方小松见秋谷郁郁不快，怀着一肚子的牢骚，便劝他同到广东去玩一趟。秋谷也为着广州地方，是个最先通商的口岸，又是南洋群岛的门户，本来心上很想去游历一趟，听东方小松邀他同去，心上十分高兴，便一口答应。又和辛修甫说了，要告几个月假，到广东去。辛修甫挽留不住，只得由他自去。章秋谷又荐了贡春树暂时代理书局里头的事情，自己便同着东方小松到广东来。

到了广东地方，休息了几天，东方小松备酒和他接风。席间的陪客，除了几个同乡候补官之外，有一个实缺潮州府知府程梅

谷程太守，现充法政学堂监督，是个进士出身，和东方小松是极要好的朋友。久已听得东方小松说起这位章秋谷先生的大名，和秋谷谈得十分合式，秋谷看了这位程太守生得丰采出众，气概非常，两只眼睛炯炯的光芒直射，知道不是个寻常人物，便也肃然起敬。到了明天，程太守便托了东方小松致意，要请章秋谷当个总教习。章秋谷起先不肯，只说："我是到这里来游历一下的，至多不过几个月的勾留，何必多此一举。"当不起程太守再三再四的敦请，东方小松又劝他道："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到学界里头去阅历一下也好。到了要回去的时候，你只顾辞了馆地回去，他也决不能勉强留你的。"秋谷听了，一想不错，便也点头答应。自此以后，秋谷便把行李搬到法政学堂去，每天三四点钟的课程，倒也不觉得辛苦。

这一天，秋谷方才完了课程，正想要到东方小松那里去，忽然家人传进一个帖子，说水师提督黎绳甫黎军门来拜。秋谷听了，心上觉得诧异，接过帖子来看了一看，心上想道："这位黎军门听说在广东声名很好，虽然和我同乡，曾有一面之识，却向来没有什么来往，怎么忽然纡尊降贵的拜起我来，这是什么原故？"想着，便叫那家人出去，请黎军门在花厅上坐。自己换了衣服，立刻出来。见了那位黎军门，不免大家要说几句套话。原来这位黎军门知道章秋谷是个江南名士，所以先来拜会。章秋谷一面和黎军门说话，一面细细的打量这位黎军门，只见这位黎军门生得虎头燕颔，猿臂狼腰，声若洪钟，目如闪电，真是个桓桓名将，矫矫虎臣；那谈吐举止，更是高华名贵，俊雅无俦。秋谷看了，心上暗暗的赞叹。更兼这位黎军门没有一些儿官场里头的习气，也不摆什么架子，和秋谷谈了一会，觉得甚是契合。直谈了一点多钟方才走了。隔了一天，秋谷少不得要去回拜。黎军门接着，又谈了好一会，便约秋谷明天在他衙门里头吃饭，秋谷应了。

到了明天，差不多十点钟还没有到，黎军门便来催请。秋谷

到了那里看时，见东方小松也在坐中，其余的客也都是些素来相识的同乡。一个姓杨的杨安之，也是个江南名士，书画俱精，却是黎军门那里的文案。有两个姓江的，却是同胞兄弟。一个叫江伯临，一个叫江仲吉，都是广东候补知府，也都少年英俊，倜傥不群。还有一个姓陆的陆善卿，也是江苏人。只有一个姓戚的戚珍三，却是个四川人。当下大众寒暄了一阵，相让坐下。黎军门讲起他自己平生的战绩来，如何如何的冲锋打仗，如何如何的运筹克敌，讲到紧要的时候，讲得意气飞扬，须眉欲动。大家都不觉叹羡一回，黎军门也谦逊几句。一会儿酒菜排齐，大家入席。黎军门的厨夫，是广东全省第一个烹调名手。烹调出来的肴馔十分精致。大家吃着，一个个都赞赏不止。一会儿酒过三巡，食供五套，江仲吉便道："闷酒无味，我们何不行个酒令消遣呢。"秋谷道："我的性情，素来不爱行什么酒令。你想，好好的吃酒，何必要来呕什么心血，绞什么脑汁！还是拇战觉得爽快些儿。"说着，黎军门点头称是。大家拇战了一回。江仲吉定要行令，便行了一回"席上生风的"射覆。大家吃了几杯酒，黎军门道："我们如今把射覆的字儿，分作上下两截。须要依着上下的次序，不准颠倒，还觉得耐些寻味。"大家听了，都点头道是。东方小松便说了一个"布"字，一个"沙"字。杨安之想了一回，一眼看见江伯临面前有一盘彩蛋，心上便明白了，便射了一个底下的"达"字。东方小松点一点头，大家一笑。戚珍三和陆善卿听了，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便问道："你们覆的覆，射的射，可好讲给我们听听么？"东方小松道："我是把一个'蛋'字，分作两截，一个'疋'字，一个'虫'字。上面的'布'字是布疋，下面的'虫'字是虫沙，他射的下面一个'达'字，是'虫达'，汉高祖功臣中之一。"说到这里，江仲吉便道："我给一个你射，看你射得着射不着？我的上下两个字儿，就是那京戏《翠屏山》里头'杀山'两个字儿。"东方小松听了，想了一会，却想不出。江仲吉道："你吃一杯酒，我

和你说了罢。”东方小松果然干了一杯。江仲吉把手指着案上一盘芥酱道：“上面是霜华杀草的‘杀草’两个字，下面是‘介山’两个字，是个‘芥’字。”东方小松听了，便连忙斟了两杯酒，放在江仲吉面前道：“你先吃还了我一杯酒，再罚了一杯酒，我再和你讲话。”江仲吉哪里肯吃，嚷道：“难道我这个覆得错了么？你先讲出我的错处来，我再吃酒不迟！”东方小松道：“你这个‘杀草’的两个字虽然可以用得，但是这个‘芥’字拆了开来，上面的草头是不成字的。我早已想到这个‘芥’字，为着不妥当，所以没有说出来。快快的把这两杯酒，给我吃下去。”江仲吉起先还不肯吃，只说这个草字头是草字的古体。小松道：“我们是在这里射覆，不是在这里考据古学。你抬出古体字来也不中用！”江仲吉说他不过，只得一口气把两杯酒灌了下去。

第三个就轮着章秋谷，秋谷却低着头，好似想什么心事的一般，直至小松叫他，方才抬起头来，随口说了一个，却被黎军门射着。接着大家都轮了一次，杨安之道：“这个令也没趣得很。”秋谷道：“你们要行有趣的酒令，我倒带着一副酒筹在这里。本来是一个朋友托我作的，后来这个人到关东去了，这副酒筹刚刚带在这里，行起来却很有些味儿。”众人听了，便问是什么酒筹？秋谷道：“这副筹上都刻着《石头记》上的人名，下面刻着四六评话，应贺应罚，也都注在上面。”众人听了，都大喜道：“你快去取来，我们行个新酒令也好。”秋谷听了，便叫家人回去，把箱子里头的一副竹筹立刻取来。家人去不多时，果然取来送上。大家争着看时，只见一个大大的竹筒，装着满满的一筒竹筹。虽然是竹的，却雕得十分精致。众人要去拔出筹来看时，秋谷拦住道：“预先看过了没有什么趣味，我们慢慢的抽就是了。只是你们既要行这个令，却要推我做个令官，大家听我的号令行事。”众人道：“这个自然。”秋谷便把这个竹筒放在中间，口中便道：“我是令官，该应自令官左首的人行起。”东方小松正坐在秋谷左首，便揎拳掳袖的掣了一

枝出来。口中说道：“要掣一个好的，不要受罚才好！”大家争着看时，只见筹上刻着几行字道：

史湘云　豪情弱质，侠骨柔肠。楚山缥缈之云，湘水萦洄之恨。玉山颓倒，香留芍药之茵；宝月温存，春入蘅芜之梦。　得史湘云者，合席皆贺两杯，自饮两杯。量洪者，与湘云对饮一杯。如座有宝玉，宝玉应为湘云斟酒，除贺酒外，再与湘云对饮一杯；遇宝钗、黛玉，与湘云对饮一杯。

秋谷看了，笑道：“你抽着了史湘云，却没有什么累赘，不过吃几杯酒就是了。”方小松道：“这个时候，横竖没有宝玉在这里，我吃过了三杯酒就是了。”秋谷连忙道：“这个不能，要等大家抽齐了才算的，如若不然，那先抽的人岂不是占了便宜，迟抽的人岂不是吃了亏么？”大家听了，都点一点头。第二个便是杨安之，掣出一枝筹来，众人大家看时，只见刻着道：

薛蝌　千里京华，三年荆棘。花空散雨，絮不沾泥。裙布钗荆，宜室宜家之梦；吹箫引凤，式金式玉之音。得薛蝌者，合席皆贺一杯，自饮一杯。座中有贤内助者，与薛蝌对饮一杯。遇宝钗、宝玉，与薛蝌对饮一怀；遇薛蟠亦与薛蝌对饮一杯。如座中有夏金桂，作怒容不饮。

第三个便是戚珍三，恰恰掣着了薛蟠。上面刻着道：

霸王雅号，壮士雄风。河东之狮吼无常；郭外之南风不竞。貂裘走马，章台杨柳之云；鸳锦缠头，绮阁湘桃之月。　得薛蟠者，合席不贺，自饮一杯。惧内者与薛蟠对饮一杯。遇宝钗、宝玉，对饮一杯，遇夏金桂当低眉承睫，亲敬三杯，薛蟠自陪一杯。如遇柳湘莲，应饮酱油一杯，并受打三拳。

戚珍三道：“这个虽然累赘，只要座中没有柳湘莲、夏金桂就是了。但是这个吃的一杯酱油，是个什么道理？”秋谷笑道：“这

个酱油是那苇根下泥水的替代品，你难道不知道么?”众人都哄然笑起来，都说这个替代品想得很好。第四个就是主人黎军门。伸手掣了一枝筹出来，戚珍三一眼看见，便嚷道:“完了。完了!”众人大家连忙看时，原来奇巧不奇巧的，黎军门刚刚掣着了柳湘莲，众人都不觉哈哈大笑。只见上面刻着道:

酒人唐突，怒挥子路之拳；凤女离魂，愁洒荀郎之泪。高情照日，侠气凌云；万金宝剑，纵横秋水之光；满目春愁，撩乱绣鞍之影。 得柳湘莲者，合席皆贺两杯。自饮一杯。习武者与湘莲对饮一杯。遇宝玉、秦钟，对饮一杯。遇尤三姐受罚一杯。

黎军门看了，笑道:“这倒很爽快!”第五个便是陆善甫。刚刚掣了一枝出来，自己一看，便呸了一口，要仍旧放进筒去，早被黎军门一把抢了过来。大家看了一看，不觉又笑起来。原来这个陆善甫刚刚掣着了夏金桂。上面刻的按语道:

香囊叩叩，未销真个之魂；鸳梦沉沉，推出窗前之月。芳心无主，春色难销。薰衣理鬓，长窥宋玉之墙；撩雨拨云，愿作陈平之嫂。 得夏金桂者，合席不饮。夏金桂受罚一杯。有外遇者，与金桂对饮一杯。遇薛蟠作怒容，默饮三杯；遇宝玉作媚态，对饮一杯；遇薛蝌作媚态，牵衣握手，亲敬三杯。薛蝌不饮，金桂作媚语自饮。

大家看了，都笑道:“这个令儿很有趣味。今天我们倒要看看陆善翁的媚态如何!”陆善甫和戚珍三都发急道:“怎么今天这个令儿专专的和我们两个人作对，这是个什么道理!”大家听了，又笑个不住。第六、第七就是江伯临、江仲吉兄弟两个。江伯临掣着了李绮。是大家公贺一杯，自饮一杯。遇李纨、李纹、邢岫烟、薛宝琴各对饮一杯。江仲吉掣着了柳五儿。是大家公贺一杯，自饮一杯。遇宝玉、芳官对饮一杯；遇林之孝家的，当受罚一杯，俯

首低眉安坐不动。江仲吉看了笑道:“只要巴着章秋谷不是林之孝家的,我就不怕了。”临了儿秋谷吃了一杯令酒,伸手掣了一枝出来。大家看时,只见刻着道:

探春　轻盈二八,正当瓜字之年;霹雳一声,飞出巨灵之掌。明明如月,婉婉当春。东风红杏,移来上苑之花;凤阁鸾台,嫁得金龟之婿。得探春者,公贺两杯,自饮一杯。有功名者,与探春共饮一杯;官至一二品者,与探春对饮合卺双杯。遇宝玉、宝钗、黛玉,对饮一杯。

秋谷看了,笑道:“这真真是作法自毙了。”座中的几个客人,刚刚都是广东的候补官,黎军门又恰恰是水师提督,秩居一品。秋谷只得和众人对饮一杯,又和黎军门对饮两杯。笑道:“这个令官吃亏得很!”秋谷过了令,便是东方小松的史湘云。座中只有章秋谷和黎军门两个酒量大些,便三个人大家照了一杯。又轮着杨安之的薛蝌,大家公推黎军门和东方小松两个是有贤内助的,两个人便吃了一杯。第四个戚珍三的薛蟠,大家都说杨安之和江伯临有些惧内,要他们两个人吃酒。他们不肯吃,便也只得罢了。秋谷便拿起席上的酱油碟子来,倒了满满的一酒杯,要戚珍三吃。大家都望着他笑。戚珍三皱着眉头,勉强吃了一口,几乎要吐出来,便道:“我情愿多罚几杯酒罢!这酱油委实的难吃!”大家听了,又都笑起来。秋谷哪里肯依,道:“酒令严如军令。你一个人不遵令,别人就要不服令官的号令了!”戚珍三没奈何,只得咽着气,把一杯酱油吃了下去,众人看着笑个不住。第五个黎军门的柳湘莲,习武的人只有秋谷一个,便吃了一杯。黎军门又走过去,把戚珍三背上轻轻的打了三下。第六个轮着陆善甫的夏金桂。大家都知道章秋谷和杨安之、东方小松三个都是有外遇的,派着他们都吃了一杯。戚珍三便走过来,恭恭敬敬的敬了陆善甫三杯,陆善甫笑了一笑,被章秋谷罚了一杯,说要作怒容,不准嘻笑。戚珍三的酒敬过了,便该陆善甫去敬杨安之。陆善甫作难了一回,知道强

不过去，只得斟了三杯酒，笑盈盈走到杨安之身旁，拉着他的手把酒杯放在杨安之唇边。杨安之果然作出怒容，推开不饮。陆善甫又把第二杯酒送过来，斜着眼睛盯了他一眼，杨安之只不开口，坐着不动。陆善甫便取过酒杯，刚要吃时，秋谷在旁说道："你这个眉语，要好好的做。做得不好，是要罚的。"陆善甫便把双眉一动，望着杨安之，把眼睛飞了一转。秋谷看了，不觉喝一声彩，大家也都叫起好来。

这一席酒，直吃到日色平西。这个酒令，直行了四五转，行出许多笑话来。大家都十分高兴，尽欢而散。章秋谷同着东方小松一同回去。东方小松便问他道："你既然不爱酒令，为什么今天这般高兴起来？"秋谷道："这里却有一个道理。万一个将来有人把我们的事情编成小说，这个酒令的一门却是少不得的。我不过和那做书的人，预备一个地位罢了。"

隔了几天，又有几个同乡公请章秋谷，在紫洞艇上为他接风，这个紫洞艇，差不多就是西湖的游船一般，里面却是一色紫榆嵌螺甸桌椅，锦帏绣幔，布置得簇簇生新。又叫了许多广东本地倌人，和几个外省马戏班子里头的姑娘前来陪酒。秋谷看那些广东倌人时，只见一个个都是宽衣博袖，大脚花鞋，面上搽得雪白的一脸铅粉，连嘴唇都搽得白了，却没有一些儿胭脂，好像《三上吊》里头的缢鬼一般。更兼体态生硬，身段倔强，见了人理都不理。秋谷见了，把舌头伸了一伸。又看那班马戏班子的姑娘时，只虽然有一两个略略生得好些，却没有一些儿身段架子。比起上海的倌人，大不相同。正是：烟波万重，苍茫上海之槎；风月清宵，惆怅江南之客。自此以后，章秋谷便暂住在广东。还有些广东的官场笑柄，嫖界奇闻，在下做书的也来不及一一登载。这部《九尾龟》小说，却就在这里算个总结的了。

策　　划：百姓藏书编委会
主　　编：王　伟
责任编辑：马　威
　　　　　刘　伟
　　　　　刘　辉
封面设计：阙　王



ISBN 7-5059-3205-5

9 787505 932050 >

ISBN 7-5059-3205-5/I·2424

全套定价：500.00元